




涅曼河畔

奥若什科娃著



涅 曼 河 畔

〔波兰〕奥若什科娃著

施 友 松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ELIZA ORZESZKOWA
NAD NIEMNEM

据В·ЛАВРОВА俄译本НАДНЕМАНОМ（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转译；并参考Eliza Orzeszkowa: Wybór Pism (Książka i Wiedza, Warszawa, 1952)。

涅曼河畔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29,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9 3/8 插页3
197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737 定价1.85元

前　记

奥若什科娃的长篇小说《涅曼河畔》在波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家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反映出十九世纪下半叶波兰边区农村生活的生动而真实的图景。作品中热诚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波兰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讴歌，使它不仅在作家的创作中，而且在整个波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也是一部极优秀的作品。这部作品于一八八七年在华沙《绘图周刊》连载发表后，在波兰社会上很有影响，被誉为波兰现实主义小说的杰作。

艾丽查·奥若什科娃于一八四一年六月六日生于立陶宛格罗德诺市附近的米尔柯夫席兹那村。她的家庭属于贵族，具有爱国的精神。奥若什科娃经历了波兰民族动荡不安的时代，体验过革命的高涨和低落，她一生关怀和同情波兰人民。她的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给波兰人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她早年在华沙学习，但是决定她的生活道路并使她受到一次真正的爱国主义战斗洗礼的却是一八六三年一月起义。

一月起义是波兰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反抗沙皇俄国侵略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波兰出现了革命形势。从一八六〇年起，波兰人民不断在华沙举行反对沙皇反动统治的爱国示威，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掀起了消灭封建农奴制的斗争高潮。以雅罗斯瓦夫·董布罗夫斯基和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立了

"中央民族委员会"。他们从历次起义失败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把民族革命和农民革命结合起来。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民族委员会宣布起义，颁发了解放农奴的宣言和法令。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赞扬这是"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恩格斯:《支持波兰》)。武装起义遍布波兰王国。奥若什科娃亲身参加了这场震撼欧洲的民族大起义，做过运输和联络工作，掩护过起义的领导人。一月起义在坚持了历时十五个月的斗争之后，被沙俄用数十万大军镇压下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沙俄的残酷报复和迫害，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屠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鲜血染红了波兰的土地。沙俄在波兰俄占区全境建立了军事独裁制度，加紧推行全盘俄罗斯化的民族奴役政策。波兰的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种死寂的悲惨局面。奥若什科娃同样也分担了民族的苦难。她的丈夫和亲友被流放，丈夫的产业被俄国政府没收，她本人也不断受到沙俄当局的迫害。

一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在波兰王国废除了封建农奴制，波兰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一八七〇年左右，华沙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抱着从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唤醒人民的宗旨，开展了学术、文化、教育和政论活动。他们反对落后现象、蒙昧主义和贵族的偏见，反对教权主义，要求妇女平权、民族平等，提倡普及教育，崇尚知识和科技进步。他们就是当时的"青年派"，它既适应了波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又体现了波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提倡对沙俄占领者进行合法斗争，暂时放弃秘密组织和武装起义，主张不应过多期待于政治变革而应该占有一切社会的和经济的阵地。华沙"青年派"的活动是波兰革命低潮的

产物，它反映出波兰贵族和民主派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死亡，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还没有成熟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

"青年派"中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小说家。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一月起义后波兰发生的种种变化，揭露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创作给波兰文学带来了新的特色，形成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波兰文坛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派。这些现实主义作家反对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摹仿者的凭空虚构和浮光掠影的作品，认为文学的沅泉不是灵感而是当代的社会生活，认为人民的疾苦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应当成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城乡劳动者应当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的创作富有民主精神，接近人民群众，文学语言也逐渐大众化，并且由于吸收了民间口语词汇和科技术语而变得更为丰富。但是他们竭力回避一八六三年一月起义的题材，对沙俄镇压一月起义的暴行心有余悸。在这一点上，艾丽查·奥若什科娃和他们迥然不同。

奥若什科娃生活在立陶宛一白俄罗斯西部边区，在那里沙俄对波兰人的压迫更加肆无忌惮。但是她并没有为沙俄的血腥镇压所慑服。相反，深重的民族苦难锻炼了她的爱国心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她以笔作武器，为反抗沙俄的奴役政策，为保卫波兰民族的生存而战斗。一八六六年，她在华沙《绘图周刊》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荒年》，从此便把全副精力用于文学活动。她虽然远离华沙，但积极参加了华沙的论战，她写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和其它政论文章，对现实主义小说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是，她的早期作品却不够成熟，在批判贵族腐败和阶级偏见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了幻想，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去"教育"贵族地主阶级，"唤醒"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爱。同时，作品中说教成分也比较多，人物的形象比较单薄。到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社会上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传播等等，加强了作家对现实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她在这个时期的作品着重反映城乡贫富之间的鸿沟、地主资本家互相勾结、无法无天，农村无产者——贫雇农受尽剥削、压迫、欺骗和凌辱。这个时期她创作了一部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新的高度的作品，这就是一八八八年出版的《涅曼河畔》。

《涅曼河畔》的特点在于作家选择了反映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题材，控诉沙俄的民族奴役政策，用满怀深情的语言抒发对爱国志士的怀念和敬仰。涅曼河畔密林深处的烈士墓宛如一坐一八六三年革命的纪念碑。这部作品既是一月起义的挽歌，对先烈的献身精神的礼赞，也是号召波兰人民为民族复兴继续战斗的宣言。奥若什科娃决定让自己的小说在一月起义二十五周年时出版成书，就是要重新唤起人民反抗沙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小说情节的主线是一八六三年起义。书报检查给创作带来了困难。但是，不以它为主线，则一切问题都不可能解释清楚。”（《奥若什科娃致莱昂波尔德·麦耶特的信》1886，10，4.）作家深知，在沙俄占领者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一部描写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遭迂。为了骗过沙俄当局的眼睛，民族起义这根贯穿全书的主线被作家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书中描写的近乎田园诗式的农村生活，恋爱、劳动、愉快的午宴和欢乐的婚礼，掩盖着“辉煌的暴风雨般的时刻——笼罩在烈火之中、连最平庸的人心里也充满了热情的时刻”。涅曼河畔的亲人送别、牵动千家万户人心的枪炮声、起义者同沙俄军队之间短兵相接的搏斗、起义者失败后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一切错综复

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兰民族生活的壮丽画卷。

小说中明朗欢乐的气氛似乎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它反衬出残酷的民族压迫。生活在涅曼河畔的波兰人，饱尝亡国的痛苦，他们"成了屠宰场上的羊，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他们不敢自由地表达真正的思想感情，"提到任何一个神圣的名字都不能不引起可耻的恐惧"。然而，他们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爱国热情象一股巨大的潜流在暗中搏动。正是这种政治压抑感，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对现实处境的优虑和不安，"这种永久的恐惧，这种奴隶式的、甚至害怕自己的锁链的响声的谨慎"，才是当时处在民族奴役之下的涅曼河畔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才是作者要描写的典型环境。各种矛盾冲突、各类人物的性格，都是放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展开描写的。

一月起义加速了波兰贵族经济的瓦解，一部分贵族（如书中的安德若依）的产业被沙俄没收，另一部分由于沙俄的横征暴敛、银行的高利盘剥而趋于破产，少数变成了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式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各不相同。

鲁瑞茨、达若斯基、多米尼克这些波兰贵族完全背弃了爱国的革命传统，甘心充当沙俄忠顺的臣民。他们之中有的人跑到俄国寻找升官发财的道路，有的专事敲诈勒索，有的醉生梦死、道德败坏。作家对这类人物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辛辣的讽刺。

别涅迪克特青年时代站在起义者一边，起义失败后，他心灰气馁。但他还有民族自尊心，不为充当沙俄走卒的兄弟所引诱而离开故国家园。安德若约娃始终未能克服贵族教育的因袭重负，和人民之间隔着一堵墙，但是，由于沙俄禁止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波兰人购买土地，她把出卖地产视为对占领者的投降。维托里德和济格蒙特是两个对立的形象。济格蒙特是贵族

中堕落的青年一代的典型。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故乡和祖国，他嘲笑爱国者的献身精神，甚至咒骂自己受到普遍尊重的父亲是“害人不浅的疯子”。他不劳而食，唯我独尊，精神空虚。维托里德是个热血青年，暗无天日的民族奴役使他早熟，他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不断“到人民中间去”，同农民接近。他胸中激荡着民族解放斗争的重重“回浪”，他愿为“祖国的复兴和强盛”而工作。维托里德质问父亲：“是什么使我们向往积极的生活、向往艰苦的斗争呢？”这呼声不啻是对沙俄统治的直接挑战。作家通过维托里德的形象向人们宣告：一月起义的烈士们虽然“永远安眠了，但是他们光辉的思想和崇高的感情长存在天地之间，直到重新注入年青有为、热爱人民与乡土的人心中”，波兰人民将前赴后继地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涅曼河畔》中农民的形象和作家其他作品中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不再是落后、迷信、愚昧的人，而是聪明、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人。作家通过包哈狄罗维奇家族的历史，说明波兰农民“不是用剑与血而是用劳动和汗水”征服了涅曼河地区，他们不仅善于开垦和建设这个地区，而且也懂得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开发的土地。正是这样的农民，在沙俄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始终保持着爱国传统。安哲里姆虽然饱经沧桑，变成了一个孤僻的老人，但是他对波兰民族的未来满怀希望，坚信“老树倒下了，但是它周围长起了许多幼苗，渐渐它们又变成充满生命力的树林”。杨·包哈狄罗维奇代表了农民中的新一代，他身强力壮、勤劳勇敢、善良正直、品德高尚，他热爱祖国，决心实现父辈的遗志。尤斯青娜在同他的接触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精神的影响，了解到人间还有“那样一种勇敢精神，自我牺牲和为了理想进行的殊死斗争”，从而进一步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毅然决然拒

绝了"百万富翁"的求婚，而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柯尔钦庄园和包哈狄罗维奇村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一般农村阶级矛盾的共性。作家并不掩饰这种矛盾，而且清楚地指出，引起冲突的直接起因是贵族"利令智昏"、对农民粗暴、冷酷和刻薄。另一方面，当时波兰农村的特殊情况是：沙俄政府禁止波兰人扩大地产，使农民的土地一代代减少，最后"不得不抛弃一切，到天涯海角去谋生"。奥若什科娃主张生活在立陶宛—白俄罗斯西部的波兰人，共同携手抵制沙俄，还呼吁贵族庄园和农民团结。这种态度也反映出了作家的阶级调和的观念。

在波兰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担当起同资本主义及民族压迫作斗争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奥若什科娃把农民，甚至贵族中的爱国分子看成波兰民族的中坚，推翻沙俄统治的主要力量，这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是对历史发展的误解。

《涅曼河畔》在艺术手法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它不是以紧张曲折的故事而是以生动的描写取胜。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的篇章具有特别的艺术吸引力。作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涅曼河畔一派优美的自然风光。辽阔的平原，鲜花似锦，麦浪起伏，引起多少波兰人的向往；涅曼河美丽端庄而又变幻莫测，时而微波荡漾，时而惊涛拍岸，白天河上响彻劳动的歌声，入夜闪烁着繁星般的渔火，又勾起了多少波兰人的思念。作家不是孤立地描写风景，而是结合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这样激情洋溢的风景描写，在密茨凯维支的《塔杜施先生》之后，为波兰文学中所罕见。作家详细地描写了涅曼河畔农村的劳动、生活、风俗、习惯，以至人们的服饰，还记录了许多优美动人的山歌和民谣，这一切都赋予小说以浓厚的地方色彩，绘成了一幅绚烂绮丽的巨画。

一八九一年《涅曼河畔》再版时，遭到沙俄书报检查的无情扼杀，被删去了所有包含爱国内容的章节。直到一九三八年的版本才根据手稿予以恢复。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这部小说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这部卓越的波兰现实主义作品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十九世纪的波兰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波兰人民热爱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

韩　逸





第 一 部

一

这天是夏季里的一个节日。人世间万物喜气洋洋，欣欣向荣，散发出香味，扬起了歌声。蔚兰的天空和金黄的太阳流露了温暖与喜悦，绿油油的田地显得愉快而又安详，在平原上的热空气中，在丘陵上面，在青纱帐里，鸟雀们和昆虫们齐声赞美欢乐的生活和幸福的自由。

在地平线的一边，有一些不大的、披着发黑的针叶林和阔叶林的丘陵绵延起伏，另一边——象砂墙似的屹立着涅曼河[1]的峭岸，仿佛它是从绿茵中长出来的一般。在河岸上覆盖着郁郁苍苍的松林，宛如一条黑带子，遮断了苍穹。河岸成大弧形，环抱着辽阔而平坦的原野，在这片平原上，只有个别地方看得见枝干多节的野梨、斜欹的古柳和孤零零的白杨树。这一天，夹着红色泥灰层的砂墙浸浴在阳光中，有如缠绕着红饰带的金项圈。

远处，在这幅壮丽的背景前，隐隐约约地现出了一个大地主庄园的轮廓，再远一些，和它在一条线上，分布着长长的一排农舍。它们被围绕在大大小小的园圃之中，从绿荫深处露出了它们灰色的墙壁。这些农舍沿着涅曼河伸展，与河湾平行，形成一个绿色的半元圈。有几处从屋顶上冒出了一缕缕的炊烟，在透明的、凝滞的大气中袅袅升起；窗户被阳光照得通红，好似一个

① 涅曼河，原属波兰—立陶宛王国，十八世纪后期波兰被俄、普、奥瓜分后属俄占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归波兰。现在苏联境内。

个大火星；金黄色的茅草屋檐跟浅兰的天空和苍翠的园圃连成一片。

平原上穿过几条白色的、由于希疏的野草而微微发绿的大路；一条条田塍从地里向大路奔去，如同溪流汇入江河一样；在田塍上，兰兰的是矢车菊，橙黄的和粉红的是零陵香、三叶草和剪秋罗。在大路两旁，长着两行开白花的甘菊、灿然如金星的野向日葵和夜盲草，淡紫色的山萝葡从它的百瓣花冠里流露出蜜香，一大片娇弱的无伤草轻轻地摆动，毛茸茸的车前花昂然挺立在长茎上，它的无畏的神气和火红的颜色完全无愧于人们赠给它的“哥萨克”称号。

耕种过了的田地在这些丛生的野草后面静静地躺着。还没有转黄的黑麦穗和小麦穗已经布满了簌簌地摇颤的芒刺，予报着今年的丰收；三叶草低俯在地面上，毛茸茸的茎干上密密地点缀着玫瑰色的花朵；幼嫩的亚麻长着柔和悦目的浅绿色的绒毛；金黄的油菜好似一道道快活的小溪，在出土不久的燕麦苗和大麦苗上面四散漫流。

处在这快乐的大自然中间的人也是快乐的。今天有许多人在村道上和小路上走着。农村妇女们在大道上成群结伙地赶路，在田塍上鱼贯雁次而行。她们头上果着红色的和黄色的头巾，闪动在碧绿的庄稼上面，仿佛是一朵朵盛开的芍药和向日葵。这络绎不绝的人群在原野上分散走动，同时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时而是热情的尖声的呼唤，时而是哈哈大笑或银铃般的娇笑，时而是母亲手里用头巾遮着的婴儿哇哇啼哭，时而是姑娘们凄切幽怨的歌声，这些声音在苍莽一片的丘陵和象一道黑边似的隔开了金紫相间的河岸和织入了白云的碧空的古老松林上面引起了经久不绝的回响。这是村里人从教堂里出来，沿着

肥沃的绿色的田野归去，是他们节日中最高兴的时刻。

当农民们开始逐渐走散，人迹显然更希疏了的时候，从远处出现了两个妇女。她们和大家一样，也是从那个方向归来的，不过，可能她们在中途转上山岗，走进了附近的丛林，因为有一个女人拿着一大把野花。大概她正是由于采花耽搁了这么久。她的同伴拿着一条大得出奇的白手帕，手帕配合着她的巨大的步伐不住地摆动，好象一面迎风飘扬的樯头旗。从远处只能看出一个女人捧着花束走路，另一个拖着一小块白布；但是到了面前她们那种不平常的外表也就历历在目。

拿手帕的女人个头很高，而且由于消瘦的缘故，看起来还要高些。同时她的骨架那么宽阔，假如不是已经显然驼了背——这表明她上了年纪和困倦了——而背上也没有两块尖尖的、突起的肩胛骨——她的旧式披肩的背部被这两块肩胛骨撑起来了——的话，那么她的双肩在现在也会使人感到坚强有力。除了那件有亚麻布领子和一路上飘扬着两只长衣角的短斗篷以外，她穿了一条很短的黑裙子，从裙子底下看得见几乎一直到髁骨都很粗壮的、脚掌扁平的两条腿，脚上穿了厚袜子和绣花的便鞋，另外有一顶旧草帽补足了这身服装。被她用宽阔的前襟遮住了的面孔，乍看起来显得苍老，不漂亮，甚至是可憎的，但是只要对它仔细端详一下，就会引起你的注意和好奇。这是一张不大的、有点消瘦的面孔，黑得几乎成了青铜色，前额起了皱纹，两颊凹陷，颧骨突出；在细长的鼻子和抿紧的咀唇的线条中，在目光灼灼的、敏锐的眼睛里，带着悲哀和泼辣的表情。

使这张贫苦、衰老和凶悍的面孔增添光采的似乎也只有这双眼睛。大概它们在从前也是它唯一的装饰品，而现在，它们又大又黑，锐利的目光在乌黑的长眉毛下使整个面孔显得豁亮；

这种尖锐灵敏的、含着讥笑意味的目光反映了某种内心的热情——对这张发黑的、被时光或命运之手揉皱了的面孔说来显得那么古怪的热情。年老的女人用习惯于匆匆忙忙的大步子走着；她一路上摇摆着两只长臂膀和黝黑的、瘦削的手，在她手里来回晃动的手帕象白色樯头旗似的随风飘扬。

拿着野花的女子，是一位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小姐，还是一个生长在农家的姑娘，一下子不容易分辨出来。在她身上兼有两者的特点。她比自己的同伴矮得多，不过身材仍然是够高的。她的黑色的呢外衣十分朴素，但是式样新颖，无疑是一双巧手缝制成功的；这件衣服很好地突出了她的强健的身体的匀称的线条：她是个肩膀宽阔而腰身纤细的女子。从她的举止态度和娇嫩鲜艳的面孔判断，她大概受过极其细心的、甚至有几分娇生惯养的教育。然而在她的手势和动作中感觉得到过分的急躁，甚至是一种有意的狂放。她既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带手套。她的相当粗壮的、晒黑了的手拿着一柄普通的粗麻布伞，放在肩膀上扛着，却让盘着黑辫子的脑袋和黝黑的面孔勇敢地暴露在中午的炎热的阳光中，她那灰色的大眼睛和鲜红的咀唇在这张面孔上格外显明。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她昂起毫无遮蔽的脑袋和皱拢两条黑眉的骄傲的姿态，赋予了她无畏的和独立自主的神气。总的来说，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姐或农家姑娘仿佛是女性的健美与刚强的体现，然而她同时又是骄傲的和忧郁的。在她年青的和鲜艳的面孔上，看不到在幸福或宁静的生活中常有的那种心情开朗的表情，虽然它现在焕发着蓬勃的朝气，那完全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被生活摧残的人在长期地、自由地接触大自然中得到的。

她用迅速的步伐走着，力求不落在自己的女伴后面，一面好

奇地甚至是喜爱地不时瞧瞧采来的野花。这里有一串串怒放的淡紫的风铃草，有林石竹和芳香的女娄菜，有嫩羊齿的叶子和布满软球果的松枝。它们把强烈的气味喷到她的脸上，姑娘时时舒展宽阔的丰满的胸膛吸进这些气味。在这时感到的快意和中午的骄阳使她黝黑的双颊泛起了红晕，严肃的咀唇上逐渐绽开了无忧无虑的微笑。使她喜笑颜开的原因还有同伴的叙述，她的同伴正在用沙哑的、常常由于疲倦而中断的声音，继续讲述分明是先前开了头的故事：

“这么一来呀，愚蠢的庄稼汉都把我当成了瘟神，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小山岗中间……你不相信么？这是老实话啊！那时候你还没有来到柯尔钦呢……你是个小姑娘，你的爸爸那时候还迷恋着法国女人……”

她忽然把话收回去了，伫住脚步咳嗽了一下，咳得田野里响起了回声，然后她在手帕里擤了擤鼻涕，生气地嘟哝了一句：

“我怎么老是说走了咀呢！”

年青姑娘的脸一刹那间仿佛凝固了，但是她随即笑了笑。

“您怎么啦，姨妈，好象我还不知道这回事，还没有习惯似的！您又不是故意……别提了！……喏，当成瘟神又怎么样呢？”

她们走得更快了。年长的继续说：

“是这样的……我出了教堂，象现在这样匆匆忙忙地走着，因为艾米里亚病了，中午又请了客人吃饭……我打起精神一径往前奔，越过了一垅一垅的休耕地……仿佛在空中飞行一般。当时我穿了一件绿色的外衣……那时候我还穿些花花绿绿的衣裳……我取下了帽子——一顶就象这样的草帽——拿它当扇子扇着……哎哟！呃嘿呃嘿……”

她气短起来，站住了，又开始咳嗽。她的咳嗽声是沉浊的、

隆隆然的，仿佛从大木桶中发出的一样。她不顾咳嗽，继续说：

“那时候霍乱流行，在我们这一带却还没有发现，但是大家担心它也会传到这儿来。人们见我出了教堂飞快地赶回家去，竟然一个个惊叫和号哭起来。有些人拚命逃走，好象魔鬼在后面追赶，另一些人跪下来，就在大路当中叩头，并且划着十字，大声祷告……‘瘟神！瘟神！’他们叫喊。‘她要来向我们散布瘟疫！’‘那不是的！’又有一些人说。‘怎么不是？她正是瘟神！你瞧，她的身子多么高，脑袋顶着天，穿了一件绿袍，还挥午着金铲子呢！……’所谓金铲子——你想想看——是我的草帽在太阳地里发光……不错，它的确皱得很厉害，因为做弥撒的时候没有地方放它，我把它搁在屁股底下，就这样一直坐到祷告完毕……哎呀！呃嘿呃嘿……”

她又咳嗽起来了，咳完之后默默地走了几步。

“后来怎么样呢？”她的同伴问。

“后来么？我们的管家——那时他正好从教堂里出来——和包哈狄罗维奇家的人——他们早就认识我，甚至还很熟悉哩——对庄稼汉们解释了多少遍，说这不是什么瘟神，而是柯尔钦的马尔达·柯尔钦斯卡小姐，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先生的堂姐，但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到今天也还是不相信……‘得了吧！’他们说，‘哪儿见过一个平常的女人脑袋顶着天，而且在地面上飞跑，拿着金铲子散布瘟疫呢？’你瞧，这就是世人的愚蠢！我告诉你，尤斯青娜，这种生来的愚蠢是我们永久的绊脚石。它比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还要可怕。这我难道不知道；因为从前我自己就没有突破愚蠢这一关，所以……哎呀！呃嘿呃嘿……”

“但是这些蠢话对您并没有什么损害呀！……”

马尔达·柯尔钦斯卡用乌黑的眼睛严厉地、几乎是凶狠地

瞪了她一眼。

“你是这样想的么？”她忿忿地说，“它倒没有把我吞掉，可是咬了我一口。事情永远是这样：没有亲身体验过的谁也不肯相信。没有损害！你想，别人把你看成瘟神你高兴不高兴呢？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么老……十二年前……那时我三十六岁……”

“这么说，您现在四十八岁么？”尤斯青娜有点惊异地说。

“大概你以为我总有六十了吧？”马尔达苦笑了一下。“不错，从外表看任何人都会这样估计。但是当时我不仅没有这样老，而且比现在好看些。你也许不知道，你从哪儿知道呢？但也许知道？”

“我知道，”姑娘正经地说。

“你知道就好，那你也许会早作决策，免得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瘟神一样……”

尤斯青娜耸了耸肩膀。

“我该作什么决策呢？”

两个人开始沉思了，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

“为什么我们这样慢腾腾，仿佛乌龟爬似的，”马尔达首先省悟过来。“应该赶快走！艾米里亚想必已经在生气，怪我们回家晚了，说不定她的偏头痛或痉挛发作了哩……”

“也许节列莎正在跑来跑去，”尤斯青娜接着说，“一会儿找偏头痛药锭，一会儿取海狸香素，一会儿送上三溴粉。”

她笑起来了，但是立刻又紧蹙双眉。

“可怜的舅母！她真正不幸……患了这样一些慢性病！”

马尔达摆了摆手。

“她当然不幸！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如果拿她养病所花的功夫去照料跳蚤，那么，我敢担保，跳蚤也会长得和牛一般大！”

这当儿听见了车轮的响声。大路在这儿逐渐狭窄，马尔达和她的同伴让开了路，转到旁边麦田的边缘上。从她们背后飞扬起了一团灰白色的微尘，然而相当透明，可以看清一辆豪华的四轮轿车和两位乘客，车上套着四匹骏马，挽具闪闪发光。那两个男人瞧见妇女时微微举起了帽子，其中一个扭转脸向她们喊道：

“圣女马尔达和尤斯青娜，为我们祷告祷告上帝吧！”

马尔达的眼睛发亮，她向轿车那边挥了挥手帕，答道：

“我早就求过上帝开开您的心窍！……”

轿车上的人嘿嘿地笑了，嗄声嗄气地摹仿马尔达的话。在尤斯青娜脸上露出了苦恼——几乎是痛苦——的表情。

“天哪！”她喃喃地说。“我多么希望这个人不到我们家来，哪怕只今天一天也好；我多么希望鲁瑞茨先生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午餐……”

“他不是傻瓜！”马尔达回答。“无疑鲁瑞茨请了他乘坐自己的车子，这个人一被请便落得把他的瘦马打发回家，拿定主意在漂亮的轿车里兜一阵风，然后在我们家里享受丰盛的午餐，正是一箭双雕……”

尤斯青娜显然心烦意乱了，连野花也不再引起她的兴趣。

“真不知道今天我们家里又要闹出什么把戏来？”她说。

马尔达注视着她。

“你经常为你的爸爸担心，是不是？无疑，这个小丑基尔洛又会想什么法子捉弄老笨伯……”

她忽然想到说错了，赶紧用她的大手掌捂住凹陷的咀巴。

尤斯青娜的面颊、咀唇甚至两只手都由于厌恶而颤动了一下。但是她抑制住自己，回答说：

"有什么话您尽管对我说。我早已明白我和父亲的处境……不过我怎么也不能和它妥协，而且，大概这一辈子任何时候也不会妥协。"

马尔达笑了。

"我真是太喜欢饶舌啦！我想知道，你能想什么办法？如果不妥协的话，那就必须悬梁或者投河。每个人都是开始时悲观失望，后来却逐渐顺从了上帝或魔鬼赐给他的命运……我一点也不相信人的命运完全操于上帝之手……我甚至对别人也这么说，因此有一次没有得到神父的恕罪，但是我也仍然不相信……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开头和命运反抗，后来却象进屠场的羊一样，服服帖帖地走他的路……哎呀！呃嘿呃嘿……"

她咳得流出了眼泪，用泪汪汪的眼睛望了望姑娘。

"可是你，尤斯青娜，毕竟有些儿古怪！你为什么不象别的小姐那样生活呢？趁着现在舅父舅母待你好，他们要你打扮的时候，你就打扮起来吧，得行乐，就行乐，对于单身男子，给他们一些好颜色，然后暗中留心，抓住一个嫁了出去，怎么样？说老实话，你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呢？"

尤斯青娜没有回答。她和先前一样，挺起胸膛，平平稳稳地走着，只是在她忧伤的眼睛里闪现了泪珠。

"哈哈哈！"马尔达笑了。"真的，你是个怪人，而且骄傲得和公主一样……你不愿意接受舅父任何东西，靠那么一点点利息置办自己和父亲的衣著，皮鞋也舍不得穿，时常赤着脚走路……既不戴帽子，也不带手套……"

"您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尤斯青娜激动地说，"我既不愿意说假话，也不愿意装模作样……是的，我不得不时常想方设法用自己的钱添置我和父亲的衣服……但是我赤脚走路、不戴

帽子和手套不仅仅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

“那末因为什么呢？真的，为了什么呢？”老姑娘往下追问，她的眼睛炯炯发光。

“因为，”尤斯青娜红了脸，回答道，“他们的装束和消遣、他们的爱好和闲情逸致早就使我感到厌恶……现在我跟他们一样生活，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为自己建立另一种生活。但是如果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就会采取这样的举动，这跟任何人都不相干。”

马尔达又目光灼灼地瞧了她一眼。

“而这一切，”她说，“是在你和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那件事以后开始的……对吗？哈哈哈！当初你以为他们会张开手臂欢迎你，接受你作为家属……本来你跟他们就是亲戚啊！……可是他们的看法呢？这怎么可以！连想也不许这个没出息的人想到你……哈哈哈！我知道，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世人的愚蠢……”

尤斯青娜低头不语。

“嗯，有时候你还会想起这个没出息的人吗？是不是有时候感到……心痛……”

“不。”

从这个简短的回答中可以推知：尤斯青娜小姐不愿意谈到她的同伴提起的问题，刚才那种兴致勃勃的样子完全从她脸上消失了，她的心儿不再在慷慨的大自然的酒杯中畅饮忘忧的美酒，某种恼人的忧愁迷胡了她明朗的、灰色的双眸，某种不快的回忆使她撅起了红艳的咀唇，使这张咀平添了一种苦恼和哀愁的神情。

这时车轮又在后面响起来了，但是已经和先前不一样，不是

轻便轿车的低沉柔和的响声，而是普通大车的辚辚声和吱嘎声。现在，扬起的尘雾没有那么高，尘头迅速落了下去。我们的两个同伴回转了头，瞧见了一辆车身很长、围着高栏杆的大车，车上装满了麦秸，被遮盖在农家自织的花花绿绿的毯子底下。拉车的是两匹不很高大、然而剽悍的壮马——一匹暗赤色，有浅色的鬣毛，一匹枣红色，蹄子是白的，额上也有一块白斑。挽具全是绳索做成的。即使这辆大车的轮子无声无息地滚过，用轻快的小步奔跑的马也不发出一点蹄声，那末乘坐在车上的人们的笑语仍然会引起旁人的注意。在盖着土机织成的条纹毯子的麦秸上，坐着几个妇女。其中只有一个已经上了年纪，肩上披着黑色的大围巾，头戴高高的白色包发帽；其余的仿佛园里的花卉，一个个正当盛年，面孔红润，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车上十分拥挤，她们用各种不同的姿势坐着：有肩并肩的，有脸对脸的，有背靠背的，紧紧地挤在一起，好似捆成的花束。大车时时跳起来，她们用黝黑的手抓住栏杆，或者你抓住我，我抓住你，同时不仃地说着和笑着。在颠簸中有些人的花头巾从头上滑了下来，象印花布的或毛丝绫的风帽那样搭在肩上，另一些人的发辫——乌黑的或金黄的——抖乱了，披散在玫瑰色的或浅兰色的外衣前面，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头发里，在耳朵后面或鬓角上，都摇颤着红的、紫的或黄色的野花。在这些闹作一团的姑娘们中间，已经没有车夫的坐位，他只好站着赶车。但也可能是他故意选择了这种姿势，以便在同伴面前显显本领。这是个三十来岁的人，长得身材高大，而且那样匀称，仿佛大自然母亲对他特别关怀和钟爱，亲自用它的乳房哺育了他。然而只有艰苦的劳动（人们就靠它博得大自然的赏赐）、夏天的酷热和冬日的严寒才能锻炼成他这样的身体和力量，甚至在颠簸的大车上也无损于他端正的

和英俊的体态。浅色的浓密的胡髭在晒黑了的脸上分外明显，闪光的金色头发从帽子下落到衣领上——那是一件镶着绿带子的灰色的短外衣。他用两只黝黑的手驾轻就熟地抖动着缰绳，一面敏捷地回答同伴们的问话和俏皮话，但并不回头看她们。在妇女们尖细的嗓音中间不时听得他平静的男性的笑声。

马尔达和尤斯青娜向旁边让开，在路旁一株柳树的荫影里站住了，深灰浅绿的柳花纷纷飘落在她们身上，远看象小青虫似的。马尔达向大车那边挥动了几下白手帕，以她不常有的亲切口吻喊道：

“晚安，包哈狄罗维奇先生，晚安！”

车夫摘下帽子，露出了在黑脸上几乎显得很白的前额。他回答了一声：

“晚安！”

“晚安！晚安！”车上的妇女一齐喊起来。

“您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美人儿？”老姑娘又问。

“在半路上当草莓捡来的！”包哈狄罗维奇回答；他没有仃住大车，但是稍微勒住了马。

有个姑娘显然胆子更大，她从车上俯下身子，露出了雪白的牙齿，炒爆豆似的说：

“小姐，我们在路上走……可是他要追赶我们。因此我才罚他送我们回去……”

“哦，是你‘罚’他！”马尔达嘲笑地说。

“怎么？”姑娘理直气壮地说，“难道我不能罚他？要知道我是他的堂妹妹，他应当尊敬我！”

这时候大车驶到站在柳树下的两个女人的身旁。车夫又一次取下了帽子，他的目光落在尤斯青娜身上。小伙子的绿眼睛

里射出了一种特别的光采，但是他立刻又把帽子戴上，转回脸去，拉了拉缰绳，对两匹马吆喝了一声。

车轮转动得更快了。尤斯青娜的眼睛里流露出狡狯的笑意，她张大了笑容可掬的咀巴，向前跑了几步，使劲地——这在上流人士看来是有几分粗俗的——把满抱的鲜花扔到大车上。姑娘们大声欢笑起来，一面抢着拾花，一面喊道："谢谢，亲爱的小姐，谢谢！"

但是车夫没有回转头来，没有问她们为什么这样喧闹。他俯下了先前昂着的脑袋，正在想什么心事。

我们的两个同伴也向前走了。

"这个雅涅克·包哈狄罗维奇长成了个又漂亮又善良的小伙子，"马尔达说。"他小时候我就认识他……那时候他们家里的人我全都熟悉……甚至相当亲近。"

她沉思地走着，轻轻地叙述：

"你知道吗，过去有一段不长的时期，包哈狄罗维奇家的人常到我们家来，和我们一同坐在桌子旁边；雅涅克的父亲叫耶瑞·包哈狄罗维奇，他的叔父叫安哲里姆，那人现在有病，成了什么疑病患者……可是在从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漂亮，勇敢，忠于国家，真是传奇式的英雄！……我们家跟这个小贵族的村庄那么要好，我常常坐在钢琴旁边伴奏，而安哲里姆站在我的椅子后面唱：'再见吧，美人，祖国在向我召唤！'然后我对他唱：'栎树林在喧响，战士们骑在马上……'这是二十二、三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家里多么热闹，大家过着多么好的生活……可是如今不同了……一切都跟从前不一样……永远的愁苦……"

她缓缓地叙述往事，一面说，一面摇头，热情的眼睛凝视着

远方。忽然远远地传来了纯正有力的男子声音。在逐渐微弱的辚辚声中，从车夫强壮的胸膛里唱出了一支古老的歌，歌词道：

你将翻山越岭，
你将翻山越岭，
我在谷底独行。
你象玫瑰盛开，
你象玫瑰盛开，
我象闲花雕零。

尤斯青娜睁大了眼睛听着，脸上含着微笑。忧郁的调子越来越远地散播在田野间：

你向小路直奔，
你向小路直奔，
而我迷途丛林。
你用清泉洗面，
你用清泉洗面，
而我珠泪双倾。

“一点也不错，”马尔达忽然用低沉的声音感叹地说，“从前我和安哲里姆也时常唱这支歌。”

大车离两个女人已经相当远了。身材高大的小伙子继续唱道：

你是千金小姐，
你是千金小姐，
生长望族名门。

我要出家修行，
我要出家修行，
教堂了此一生。

“嘿！”马尔达激动起来了。“原来的歌词是‘你要做贵夫人’，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动了，傻瓜！”

尤斯青娜没有听见这一评语。她的眼睛发出了喜悦的光辉。

“多么奇妙的嗓音啊！”她低声说。

“不坏，”马尔达回答说。“他们中间有不少优秀的歌手，天生一付好嗓子……安哲里姆也是，他唱过各种各样的歌。”

大车已经很远很远了，但还飘来了一段歌词：

待到百年以后，
待到百年以后，
嘱咐你我亲人：
墓前竖立碑石，
墓前竖立碑石，
刻上金字墓铭。

老姑娘忽然在大路当中站住了。她好象是支在两根桩子上的长柱子，上面顶着扁平的草帽，下面穿着大绣花鞋。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年青姑娘的脸。在她沉重地喘息的胸膛里，那样有力地涌起了令人激动的往日的回忆，她几乎是叫喊地说：

“你知道这支歌的结尾吗？你当然不会知道！现在除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人再唱这支歌了……”

她张开了两只手，用低沉的、沙哑的声音吟诵：

有谁经过这儿，
有谁经过这儿，
碑上字迹分明：
墓中永远埋葬，
墓中永远埋葬，
两个薄命情人。

“这就是结尾！”她重复说了一句，然后挥午着两只长手臂，继续向前走去。

载着农村姑娘的大车驶过了散布在高山坡上的灰色的农舍和繁茂的菜园，就在那个山坡脚下，静静的涅曼河浩浩荡荡地向前流去，在微波不兴的河面上倒映着蔚兰的天空和苍翠的松林。

二

在柯尔钦庄园的房屋前面，有一片宽广的草坪，草坪上散布着几株百年合抱的雅伙槭，它们被两道活栅栏围绕着，一道由较高的灌木——珊瑚接骨木、锦鸡儿和雪球花组成，另一道更矮的是丁香花、茉莉花、绣线菊和蔷薇花。在一堵古老的、从前花过不少钱修筑的垣墙周围，挺立着整整齐齐的白杨、栗树和菩提树，好似浓绿的屏障，掩蔽着庄院内的木构建筑物。一栋不高的木房子坐落在包围草坪的两条大路的会合处，草坪两侧东一处西一处地长着成丛的乔木和灌木。这栋房子没有粉刷，几乎被野葡萄藤爬满了，它有长长一排哥特式① 的窗户和一个形状象凉台

的宽敞的台阶，在台阶上，几桶夹竹桃中间摆着一些铁打的小沙发和小桌椅。在庄院的附属房屋对面，展开一片绿树浓荫，看来是个十分古老的花园，花园中间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道，道旁差不多都是几百年的古树。从这里透过密叶中间的几处空隙，可以看到在阳光中变成金黄色的涅曼河的峭岸，而庄院里有几个角落还露出了在这一带豁然开朗的涅曼河的景色，河流在苍翠的老松林后面陡然折转，形成一个风景如画的河湾。

柯尔钦不是富裕的贵族领地，而是那样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园，从前在这里应有尽有，经常高朋满坐，车马盈门，过着热闹而又愉快的生活。为了了解它现在的光景如何，必须走近一些仔细观察，这时首先获得的印象是主人煞费苦心地使一切尽可能保持整洁和完好。有一双勤勤恳恳的、不知疲倦的手时时在支撑什么，修复什么或者扫除什么。不管垣墙毁损得多么快，马上就被修补好了，所以它尽管遍身补丁，仍然稳稳地屹立着，很好地尽到了保护庭院和花园的责任。年代已久的板棚和附属建筑物都加了牢固的支柱，好几处腐朽了的屋檐经过重新翻修，而板墙下面新砌了几个砖石的护墙墩。房屋是低矮的，而且显然在一年年沉陷下去，但是由于木板屋顶和闪闪发光的窗户，它还没有显出破败不堪的样子。这儿既没有希罕的树木，也没有珍贵的花卉，但是也看不见丛生的荨麻、牛蒡和杂草，而苍翠的古树和早年种植的、枝叶繁茂的灌木丛却能给人一种刚健清新的感觉。这是那样的一个庄园，在那里，显然经常有什么东西在损坏和修理，那儿已经很多年没有添建或重新改建任何房舍，只是对早已存在和生长在这儿的一切加以维护和修缮。但是由于主人

① 哥特式是欧洲中世纪后期流行的建筑艺术风格，特点是具有尖顶、尖拱，并采用很多采色玻璃窗和雕刻的图案装饰。

的关怀和外表的整洁，它仍然具有富足的甚至是豪华的气象。无论是庄园的规模，还是名目繁多的花木以及年代久远的低矮的房屋，甚至在这儿有点突兀的哥特式的窗户，都给人一种值得尊敬的印象，唤醒了诗意盎然的回忆。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生活在这百年老屋中、亲手种下参天古树的人，想起在这一带逝去了的时光，——时而是风平浪静的，时而是狂风骤雨的，但都无情地带走了人生的欢乐和无可慰藉的悲哀，带走了尘世的罪愆和浮华……

屋子的内景也由于经常的维护而保存着往日豪富生活的遗迹。在低矮而宽敞豁亮的门堂里，墙壁上挺出两对在几十年前已经固定在这儿的巨大的鹿角和驼鹿角，在它们中间挂着用麦穗扎成的干枯了的花环，花环上编结着一串串红色的荚蒾果和花楸果。入口对面看得见一坐华丽精致的楼梯，通往楼上。从前，这坐楼梯大概漆得闪闪发光，那种光采至今还依希可辨。门堂里开了两扇门，一扇通到宽广的餐室，另一扇通到有四个窗户的大客厅。两个房间陈设的家具都是——根据风格和质地判断——二十多年前购置的，所费不赀。看来，从那时候起，这些家具已经在不高明的乡下工匠手里经过多次修理和丁补，原先的珍贵的面子也换成十分平常的、贱价的了。过去，墙壁上胡裱的是漂亮和珍贵的壁纸，如今壁纸已经陈旧了，褪色了，只是偶尔在花束中和阿拉伯式的图案中闪现着残存的金粉。不过四壁却密密地挂着琳琅满目的名画复制品和祖先的画像，共有十余幅之多，嵌在古老厚实的、十分陈旧的刷金框子里。各个房间都有擦得闪闪发亮的拼花地板、洁白无尘的天花板、带着闪亮的铜把手的厚重的老式房门以及褪了色的大地毯。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华贵的钢琴，而窗子前面十分雅致地陈列着几

种盆景。可是仍然感觉得到，二十多年以来这儿既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也没有减少什么东西，那些被无情的时光所污损和毁坏了的一切，都有人耐心地加以洗刷和修复，似乎是想用这种辛勤的劳动阻止或予防缓慢的、然而是无可挽回的从富裕堕入贫困的过程。

坐落在大客厅隔壁的那个房间，——这会儿有四个人在房里，窗户朝向涅曼河，透过一排老槭树看得见蔚兰的河水。大概这是内室，主人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妇女，并且是富于审美感的妇女。这儿的一切都是柔软的，漂亮的，而且和这栋屋子的其他部分相反，现在还相当新。在浅色的底子上印着一束束野花的壁纸，使这间房具有几分温柔乡的意味；带有白毛丝绫帷幔的梳妆台上闪耀着水晶玻璃瓶和瓷器的小玩意儿；搁板架上放着书本，还有几只精美的小兰子和小合子，装着做手工的用具。家具上蒙的大红面子初看起来显得很奢华。

但是和这个房间清爽宜人的外表相反，它的空气中饱和着碳酸气与药品的混合气味，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窗户和通往邻室的门都关闭着，整个内室好象一只精致的充满药膏和毒药气味的药箱。在房间的角落里，一个穿黑色绸外衣的妇人半躺在红色卧椅上。她是个十分优雅的人，虽然过于瘦弱一点，她的清秀的面貌在从前是很漂亮的，现在有点憔悴了，但是皮肤异常娇嫩。她有一对又大又黑的温和的眼睛和蓬松而秀丽的、仔细梳理过的头发。虽然看起来她象四十来岁的人，她却没有一根白头发，身体的虚弱和常年的病态也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咀形——这张咀鲜艳得如同少女的咀唇一样。两只手是纤细的、晶莹的，指甲光泽而又鲜嫩，好象蔷薇花瓣似的。她总是带着虚弱无力或者听天由命的神气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假如允许自己

在交谈中作出什么手势的话，那也是极其细微和怯弱的，仿佛只要稍微表现出体力或精神力量都会使她感到害怕。

这是艾米里亚·柯尔钦斯卡太太，柯尔钦世袭领主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的妻子。

坐在主妇对面的女人乍看起来和主妇并不相象，但是她俩却有许多相同的面貌特征，她们好比是自然界里不同的种，但却属于同一属性。这个女人比较年青一些，但是可能在从前就不及主妇漂亮，所以现在已经毫不动人了。她好象也有几分弱不禁风、多愁多病的样子，两只手也是那样垂下来，叠放着，或者做着相同的手势，她说的也是那样忧郁的、有气无力的话。只是和艾米里亚太太的漂亮的装束不同，她穿的外衣是不值钱的，没有任何装饰，鞋子是粗糙难看的。她头上系着一条脏了的麻纱手巾，遮住了头发、耳朵和半个下巴，两个手巾角在她粗大的发辫上翘起来——这条发辫已经成了深棕色，看来仿佛不是她的。她正好牙痛，但也许不十分厉害，因为在她小小的干枯的脸上时常浮现笑容，而浅兰色的小眼睛好象显得特别快活。她对着坐在她旁边的两个男人微笑，轮流地一会儿跟这个谈话，一会儿跟那个谈话，同时转动着洁白的浑元的颈项，好象是俯临水池的天鹅或啄食糖粒的埃及鸽的脖子一样。显然，这两个人对她来说，正等于天鹅眼中的水或埃及鸽见到的糖。她不仅是聚精会神，而且带着狂喜和讨好的神情听他们说话，时时向他们递送献媚的眼色，发出尖锐的吃吃的笑声。

但是无论这个或那个客人都没有理会她，甚至瞧也不瞧她。他们刚刚走了进来，这会儿在跟主妇热烈地交谈。其实，特别努力吸引她的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主妇自己对这一个也比对另一个更加注意，虽然基尔洛先生长得其貌不扬：中等身材，年纪

不轻，后脑上留下一块元秃斑，希疏的头发垂在低低的前额上；在他仔细刮过的脸上——双颊和下巴都光溜溜的——长着尖头的鼻子、发光的小眼睛和凹陷的咀巴；这张脸是不漂亮的，可是却有无限喜悦的光辉。他穿了十分整洁而时髦的礼服，浆硬了的条纹花的胸衣笔直地挺在胸前。他闪动着两个小眼睛，含着愉快的笑容，正在讲述他和鲁瑞茨从教堂里回来时如何在地里碰见了两个格丽斯[1]。

“格蕾莎，我对天发誓，两个格蕾莎，”他大笑起来，一再重复这个神话中的名字。“嗯，其中的一个，假如有人要，我乐意让给任何人，她实在太老而且太凶；不过另一个……哎呀！这可是真正的格蕾莎，鲁瑞茨先生马上就会告诉你们！一个绝顶标致的人！匀称的身材，黑黑的脸庞，两只小手……嗯，这双手不大好……我的格丽斯没有带手套……”

“哦，您的格蕾莎竟然没有带手套么！”艾米里亚太太拉长了调子说。

“也没有帽子，”基尔洛添上一句。

“没有帽子！出门去怎么可以不戴帽子呢！”脸上缠着脏手巾的女人重复说，嗤嗤地笑了。

基尔洛哈哈大笑，他的闪闪烁烁的小眼睛越来越亮了。

“鲁瑞茨先生可以证明我的话……您以为如何，节奥菲里[2]先生？难道这不是一个绝色的美人吗？”

被请作证的鲁瑞茨先生没有回答。光线从窗户外那样落下来，使他的脸隐没在黑影里，只能看出他的身材又高又瘦，穿着

---

① 据罗马神话，格丽斯是美、温雅、欢喜的美惠三女神，爱称格蕾莎。

② 节奥菲里是鲁瑞茨的名字。

雅致的礼服，头发是乌黑的、微微卷曲的，鼻梁上架着一付夹鼻眼镜，两个镜片闪闪发光。自从进房来和主妇互相问好以后，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是的，开头是基尔洛喋喋不休，别人没法插咀，这会儿艾米里亚太太又活跃起来了，紧紧地追问他们在地里迁见的格蕾莎到底是什么人，特别是那个……没有带手套和帽子的……

“大概是某个农家姑娘吧……您真喜欢跟我们开玩笑，波列斯拉夫先生！”

“是啊！”第二个女人重复她的话，快活得上气不接下气。“您总是跟我们开玩笑。真的，怎么可以这样开玩笑呢！”

“完全不是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完全不是开玩笑！”基尔洛连忙辩白，一面做着滑稽的手势。“这绝对不是农家姑娘，而是一位小姐……一位不折不扣的……出身于良好家庭、受过教育的世家小姐。”

“一位出身于良好家庭、受过教育的小姐，”艾米里亚太太越来越兴奋地说，“可是又徒步行走，不戴帽子！这是决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您老是无中生有，”另一个女人重复她的话。

“好吧，假如我说出她的名和姓又怎么样呢？”客人带着狡黠的神气坚决地说。

“我不相信，”艾米里亚太太重申自己的意见。

“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另一个羞涩地笑着说。

“假如我说出来，”基尔洛摹仿她的神气说，“拿什么酬谢我？老天在上，没有奖赏我可不能说！你们拿什么赏给我呢？难道节列莎小姐允许我吻她一吻么？喂，怎么样，节列莎小姐，答应

还是不答应？让我吻我就说，不让我吻我就不说！”

坐在阴影里的鲁瑞茨扭转了脸，他的优雅的身段表现了惊讶和厌恶。但是看来主妇已经习惯了客人的有趣的调笑，她感到开心，甚至是感到了心满意足，因此她微微地笑着，用风骚的和狡猾的目光望着他。但是身受者对基尔洛的建议作何感想却不容易表达。在她用肮脏的薄手巾包着的瘦小干枯的脸上泛起了明显的红晕；天真的浅兰的小眼睛垂下了，流露出包含着幸福之感的惊慌。她先把果在灰外衣里的瘦弱的腰肢往后靠在椅背上，然后伸出两只手，不住地摇头和扭动身子，同时用尖细的声音嗤嗤地笑着，掩饰她内心的惶惑和激动。

“当真的，基尔洛先生……您胡扯什么啊！这怎么可以呢！您总是开玩笑……”

然而他不仅是胡扯和开玩笑，而且还断然采取了行动，他张开了两只手，仿佛要拥抱她的腰肢，刮得光光的脸含着半真半假的笑容，凑到她面前去。而她举起了消瘦苍白的两只手，象盾牌似的遮住自己的脸，然后整个身子往后一缩，依旧带着那种幸福的表情娇滴滴地说：

“哎呀，哎呀，我的天！您要干什么！”

艾米里亚一反常态，敏捷地从卧椅上抬起身子，喊道：

“您就让她安静一会儿吧，波列斯拉夫先生！别折磨她！今天她牙痛呢！”

基尔洛退了回去。

“您说得对，”他一本正经地说，“您说得对！一个牙痛的女人的吻，甚至对有时候渴望接吻的人也不会是那么惬意的。叫我怎么办呢？看来，我只好无代价地满足太太小姐的好奇心了。可怜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就是这样。任何时候得不到丝毫奖

赏！……然而请原谅！”他忽然带着可笑的绝望的神气喊了一句，然后把脸向着主妇，补充说：“您总可以让我吻吻您的手吧！”

“可以，可以，”艾米里亚太太向他伸出了一只手，笑着回答。“请您快点说吧！”

基尔洛把艾米里亚太太真正爱煞人的小手握在他瘦骨嶙峋的手掌里，用发光的、钻刺般的眼睛丁着它，象馋咀人那样欣赏了一番。

“这样小巧的手！美妙绝伦的、令人消魂的手！”说罢，他在这只手上久久地吻着，在他的吻里混和着真诚的致意和神秘的快感。

艾米里亚太太的眼睛亮了一下，在她消瘦的脸上掠过了微微可以察觉的红晕；她抽回自己的手，开始兴致勃勃地追问格蕾莎的姓名。

这个谜底引起了两个女人的尖声叫喊，但是随即又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

“那么我们在路上迂见的小姐住在这儿么……她是府上的亲戚吗？”

艾米里亚太太用一只手按住了前额，也许她这时候忽然头痛起来了，不过她象平常一样亲切地回答客人：

“是的！尤斯青娜是我丈夫的亲戚。她是他的族姐的女儿。她的父亲奥若里斯基先生景况很不如意，失去了全部财产，在这以后不久妻子又去世了，从那时候起他和他的女儿就住在我们这里。尤斯青娜来的时候是个十四岁的姑娘，在那种年令，孩子们的习惯和性格都形成了，不容易改过来……不过她是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人，只是有些怪脾气，的确，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她的行为总跟别人不同。”

这时夹鼻眼镜的玻璃闪了一闪，那个优雅的男子若有所思地说：

"她长得十分漂亮。"

过了一会又补充说：

"她给人的感觉是有朝气、健壮而又朴素……"

"哎呀！"基尔洛高声说，"你瞧得真仔细。可是你总共才见过她一面，而且还是一闪而过哪。"

"尤斯青娜的身段美极了，"包着脸的女人说，"我总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为什么她就长得那么漂亮。"

闪光的夹鼻眼镜立刻转向她。

"您是这样想么？"鲁瑞茨先生慢慢地、不大客气地从牙缝里说出了这几个字。

大概艾米里亚太太觉察到节列莎的话很不得体吧，因为她连忙把话题岔开了。

"原谅我，节列莎，我还没有向你介绍我们的新邻居。鲁瑞茨先生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病了，我记不得是偏头痛呢还是龈脓肿……这位是节奥菲里·鲁瑞茨先生……这是节列莎·普林斯卡小姐，我的女伴和我女儿从前的教师。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还是第二次在舍下荣幸地见到您啦。"

"是的，太太，"客人恭敬地鞠了一躬。"我可以为自己庆幸，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了象府上这样的人家。这一点我十分感谢基尔洛先生。"

"基尔洛先生已经不止一次表明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和好邻居。"

"啊，我一向是而且永远是顶好的人，只是——唉！——没有得到公认。"

"至少在这屋里大家都尊重您的品德。"

基尔洛殷勤地鞠了一躬,谢谢主妇的称赞。

"我非常惋惜,并不是所有的人,"他补充说。

"怎么不是所有的人?哪一个不尊重您的品德呢?"

"譬如马尔达小姐,"基尔洛抱怨地说,做出一付可笑的忧愁的模样。

"啊,马尔达……她,可怜的人……有点过于凶狠和急躁……"

"尤斯青娜小姐……"

"啊,尤斯青娜!她太古怪了……"

"您的丈夫……"

"我的丈夫!……他经常忙得很……他只想到他的农场和事务……"

她没有说完便把脸转向节列莎·普林斯卡——那一个好象发了呆,用迷恋的目光凝视着鲁瑞茨先生在阴影里闪光的夹鼻眼镜。

"节列尼亚,请你把溴药粉拿给我,再给我一点儿水,我觉得我的痉挛开始发作了。"

节列莎奔到梳妆台前,一转眼就把主妇要求的东西递给了她。艾米里亚太太以她素有的优雅的姿势,一只手接过了水晶玻璃杯,另一只手托住装在元形胶囊里的药粉,然后,她望了望新邻居,仿佛替自己解释似的说:

"Globus histericus①……真把我折磨死了……特别在有什么事使我激动或苦恼的时候……"

---

① 拉丁文:神经性喉痉挛。

她服药的姿态那样优美动人，象一个熟练的午蹈家在扮演卖弄风情的场面。可是仍然看得出，她的确很痛苦：她感到难以忍受的窒息，一会儿用手摩擦咽喉，一会儿按紧胸口。

“新鲜空气是不是能减轻您的症状呢？”鲁瑞茨同情地问，“只要您吩咐一声，我就把窗户打开。”

“啊，不，不！”痛苦中的女人吃惊地反对。“我正好怕风，怕穿堂风，怕阳光……吹了风我会头晕，迁着了穿堂风神经痛就发作，晒了太阳又是偏头痛……你行行好，节列尼亚，把香醋给我吧。”

基尔洛弯着腰站在她面前，亲切地低声问：

“怎么啦？好一点不？……仍然呼吸困难，没有缓过来么？……”

节列莎把香醋递给她，也俯身问：

“偏头痛发作了？真的吗？我的天！我也好象头痛起来了……”

艾米里亚太太把香醋擦在两边太阳穴上，有气无力地说：

“亲爱的，这个马尔达上教堂去至今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午饭……你去问一问，是不是在开饭了。她怎么还不来呢，我甚至不知道，替我煮了肉汤没有……大概别的东西我都吃不下了……唉，这个马尔达！……”

节列莎象少女般活泼敏捷地跑出去执行命令，但是紧接着房门又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的头发看得出已经灰白了，脸膛是黑黝黝的，蓄着很长的胡髭。只要一见他蹙紧双眉的前额和又大又黑的眼睛，马上感觉得到：他的心已经整个儿被严重的忧虑和苦恼不安的思想占据了。

为了向主人致敬，两个客人连忙站起来去握他粗糙的大手。

他冷淡地接触了一下基尔洛的巴掌，然后，又同样短暂地握了握鲁瑞茨象缎子一样光滑洁白的瘦手，不过比较客气一些。

现在鲁瑞茨转向了亮光，可以看清他细小的脑袋、颀长而又十分瘦削的身材、还算漂亮的贵族型的面孔，不过这张面孔是消瘦不堪的，带着病容。他的头发略微卷过了，大概是为了遮掩从前额开始的秃顶吧。在他苍白的脸上不时掠过一阵神经性的抽搐。他的外表使人感到这是上流社会中一个性情温和而又意志薄弱的人，意志薄弱显然是身体衰弱和神经系统受了损害的结果。当他和身强力壮、宽肩膀、黑皮肤的主人站在一块时，他们之间的对比是那样悬殊，仿佛他们生长和居住在不同的星球上。他们只有一点相同——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忧郁。柯尔钦斯基用晒黑的手往下捋了捋他的长胡髭，在窗户旁边坐下了，然后望着妻子说：

"孩子们到现在也没来！可是他们本应当在一个小时以前到家！"

"我也在惦记他们呢！……甚至我的偏头痛也好象是因此发作的，"艾米里亚太太回答，于是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客人：她正在等待孩子们回家过暑假，她的儿子在农业学校念书，而女儿在华沙的一个女子寄宿中学。

她说：维托里德一向喜欢农业，大概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爱好吧，至于她把列奥尼亚送进女子寄宿中学则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照管她的教育。不过，她完全是个孩子，——她才十五岁呢。

这番话基尔洛已经听过许多次了，现在他极力跟主人攀谈。他分明采取了奉承的语调，大概是希望以此博得柯尔钦斯基的欢心吧。他摩擦着瘦骨嶙峋的双手，几乎令人肉麻地微笑着，开

始用甜蜜的声音说：

“您在节日里也忙着各种事务么？”

“哪里会有两样？”柯尔钦斯基回答，一面捋着胡髭，用忧郁的眼睛凝视对面的墙壁。“我们是没有节日的。相反，在职员和雇工放假的时候，更加需要仔细巡察，看看牲口都喂饱了没有，或者是不是哪儿着了火。”

这些话里没有一点使人感到屈辱的地方，然而说话的语调却是很不客气的。

“至于今年的收成远景，现在可以说很不错，甚至好得很吧，”基尔洛又开始说。

“是的，”柯尔钦斯基回答。“不知道别人的庄园怎么样，——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出门了——我的情况倒是挺好。如果收割能顺利进行……”

“那时候您的美丽的柯尔钦总要收上好几千吧，不是吗，好几千喽！”基尔洛以他素有的狎昵和戏谑的口吻高声说。

柯尔钦斯基抬起了头，他的褐色的眼睛鄙夷地瞧了瞧为他未来的“好几千”那样高兴的邻居。

“可是价钱呢？”他问。“尊夫人当然告诉过您，去年的黑麦卖什么价钱，今年大概还是那样一个数目吧？”

基尔洛仿佛窘住了，但是他马上哈哈大笑。

“上帝饶恕我，”他大声说。“我的妻子是那样贤能的主妇，无论大小事情，一概不许我过问，——我是永远拜倒在她裙下的！……不过，我和她相处得很好……况且在我们那一小块土地上何必要两个人插手呢？或者是她，或者是我。既然她要死命抓住……”

柯尔钦斯基冷笑了一声，转脸望了望梳妆台那边，从那儿送

来米粉做的香粉、香醋和木犀草的混合气味。他又捋了捋自己的胡髭，对妻子说：

"应该打开窗户……不然会憋死的……"

"啊，不！"艾米里亚太太柔声地反对。"你知道我不能打开窗户坐在房里。"

"愚蠢！"柯尔钦斯基不满地哼了一句。"坐在这样闷气的房间里，怎么会不生病！"

羸弱多病的女人倏地红了脸。她垂下了眼睛，用手摸了摸胸口和咽喉，不再作声了。丈夫当着生客的面对她出言粗鲁，使她感到羞愧。

于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沉默了，觉得处在这个气氛沉闷的内室里很不自在。艾米里亚太太采取了更加软弱无力的姿势。基尔洛殷勤地把绣花靠垫挪到她身边，别涅迪克特先生不住地捋着他的长胡髭，鲁瑞茨的夹鼻眼镜嘲笑似的在昏暗中一闪一闪。

这时候不知道从下面什么地方传来了悠长的男低音的呼喊，伴和着哗啦哗啦的水声。柯尔钦斯基和鲁瑞茨同时把脸转向窗外。透过一排槭树中间的空隙望去，看见一串木筏如同长蛇一般蜿蜒在天兰色的涅曼河上；这些木筏被岸上幽暗的森林衬托着，象金链子似的在太阳里灿然发光，筏夫们穿着宽大的白衬衣，站在筏尾，一个个仿佛是威力强大的河上巨人。他们正在掉转笨重的木筏，用舵桨拍击河水，一桨落下去，银色的水珠就象瀑布一样向上飞溅，发出响亮的哗啦声。筏夫们不断地互相呼应着，他们的雄壮的声音在苍莽的松林里引起了隆隆不绝的回响。

在对面岸上，在稠密的松林旁边，走过一些孤身的或者成群

结伴的行人；三三两两的白鸥张开翅膀在水面上盘旋；一叶渔舟从木筏中间轻巧地滑过；在那一排槭树上，金翅雀啾啾唧唧，黄鹂婉转娇鸣，而朱顶雀高声地、兴奋地叫唤。整个自然界都为绝好的天气而喜悦，在灿烂的阳光中闪耀，好似一个流金泛碧的大酒杯。

“这地方优美极了，”鲁瑞茨沉思地说了一句。

柯尔钦斯基指着划桨的筏夫对他说：

“这些人同样不知道节日……”

“可是我觉得，”鲁瑞茨说，“他们的生活好象就是永久的节日。他们是强壮有力的，不管他们经常遭迁什么样的艰苦，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还是可爱的。”

他取下了夹鼻眼镜，用瘦长而光洁的手擦了擦他起皱的、抽搐着的前额。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柯尔钦斯基想了一会之后同意说。“劳动并不是不幸。不过要有可能从事某种劳动，尤其是它要能产生成果。但是当你动辄碰壁和想到你所作的一切都将徒劳无功时……”

他把手一摆，开始沉默了。鲁瑞茨聪明的、流露着痛苦的眼睛好奇地瞧了瞧他布满皱纹的前额和下垂的胡髭。

“您最后一句话指的是什么呢？”他问。

柯尔钦斯基抬起了褐色的大眼睛，用深沉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客人。

“您的看法怎么样？……”他用商讨的语气开始说，接着就讷讷不能出口，奇怪得很，好象这个强壮的人忽然胆怯了。“您的看法如何呢？”稍仃之后他继续说，“在这种时代，我们这些人当中有哪一个支持得住？我指的是一些不浪费金钱而又象牛一

样劳作的人，恐怕连这些人也支持不住……嗯……您明白……”往下他又口讷起来。

在他的眼睛里忽然闪射出光芒，他把热烈的目光伫留在客人身上，激动得时时咬着胡髭末梢。看来鲁瑞茨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柯尔钦斯基提到的问题，鲁瑞茨从来没有考虑过，也许他对它根本不感兴趣。

“这种事谁料得定？”他开始说。“如今的世道是艰难的。不过我对你们这一带很不熟悉……要知道我是初到此地的人。”

“问题不仅是这一带，”柯尔钦斯基立即接咀说。“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是到处一样的。请告诉我，比方说，在您原先居住的地方情况如何呢？”

鲁瑞茨的前额和眉毛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但是他无所谓地冷笑着回答道：

“我本人是个可悲的例子：我在那边的地产已经不属于我了。”

“我听别人说过，但这是另一回事！”柯尔钦斯基提高声音说。“您出身属于贵族……可是那些人怎样呢？我愿意知道中产地主的情况，象我自己这样的几百俄顷[①]或者不超过一千俄顷土地的领主……”

鲁瑞茨是经常出入社交界的人，惯于随机应变，这一次也应付裕如：他开始叙述在斯鲁契拥有土地的中产地主的财务状况和产业状况。他丝毫没有注意他的报道是否精确和符合实际。这个问题并不使他怎样不安，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这种谈话对他来说无非是消磨时间罢了。然而他说得流畅而自然，使用的是

---

① 旧俄面积单位，合 1.0925 公顷。

无可指摘的波兰语，只是间或夹杂着法语词句。为了礼貌，他时时巧妙地抑止住神经质的呵欠。

在离窗户较远的地方，在昏暗中进行着另一场轻得多的谈话。基尔洛俯着身子，对艾米里亚太太低声地说了些什么，——开始是慰问的口吻，而后是那样开心的笑谑，她的珊瑚般的咀唇不久就又绽开了笑容。她感激地瞧了邻居一眼。

“您经常善于为我消愁解闷。但是假如我再失去您的话……”

“怎么会失去我呢，”基尔洛连忙说，“已经几年……”

他斜睨了一下这时候和鲁瑞茨谈得十分起劲的主人，然后用他烁烁有神的灰眼睛注视艾米里亚太太娇嫩的脸，而一只皮包骨的手慢慢地移动，握住了她象百合花瓣一般的仃搁在绸靠垫上的手。

“可怜的人，您这个可怜的人，”他喃喃地说，“今天我一定要想个法子让您快活快活。”

在窗户外面，在碧波万顷的涅曼河上，沉重的舵桨仍然在不仃地起落着，打起珍珠般的浪花；一阵微风拂过槭树，树叶的簌簌声和鸟儿的扑翅声交响成一片。大概有些村里人在对岸的森林深处采集草莓和各种野草，从那里传来了寻友觅伴的呼声。

忽然在楼上一个边远的房间里响起了小提琴声。仔细听下去可以分辨出个别的乐句，这是一首很难的音乐作品，但是演奏得十分纯熟。

基尔洛一听见小提琴声，仿佛触动了灵感似的，他狡狯地笑了一笑，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然后一句话也不说，从通往客厅的门跑了出去，随手把门带上了。

在餐室里，刚从远游归来的马尔达·柯尔钦斯卡正在长餐

桌旁边起劲地忙碌着。她把自己的大草帽放在椅子上，低了头——她头上盘着一条小小的辫子，用大梳子别住——仔细检查每一件餐具是否整洁。她做好了凉拌菜，分装了甜煮水果，又摆上几瓶酒，隔不一会就跑出房去，而回来时拿着丁当作响的钥匙去开食橱的抽屉，她这样不仃地布置和美化餐室里的一切，那双绣着红玫瑰的大鞋在地板上啪哒啪哒地大声响着。

邦助她的只有一个在餐室里侍候的童仆，穿得整整齐齐，人也乖巧伶俐，但是还不习惯独立作事，只能供她驱使。

马尔达走了四俄里路上教堂去，回来之后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但是她脸上没有丝毫倦容。她常常咳嗽、唠叨、催促年青的仆人，但是，尽管她步伐沉重，每一件小事都不肯马虎，仍然在一刻钟左右开出了十个人的饭，完成了午餐前的全部准备。当男孩子在切面包，而马尔达把它分装到碟子里去时，节列莎跑了进来，她拍了拍巴掌，高兴地喊道：

"啊！马尔达小姐已经在这儿，午饭也全都准备好了！这太好啦，不然艾米里亚太太又要着急……"

"完全是瞎操心！"马尔达顶了一句。"还是把心思用到她的编织手工和身体健康上去吧，至于家务——用不着她来管。"

"没什么，"节列莎悄悄地说，"她经常为一些闲事激动。这会儿她头痛起来了，最后无疑又是偏头痛……"

"毫无疑问。还没有打呵欠么？"

"谢天谢地，还没有呢！"艾米里亚的女伴一本正经地回答，显然她是由衷地感谢上苍。

"别涅迪克特在家吗？"

"在家里。他跟妻子和客人在一块儿……他又生气了，因为您和尤斯青娜没有乘车出去。他说，在节日里马匹都空闲着。"

“那也该让它们歇歇，才好多干些农活……这不又是愚蠢么！我们又不是什么公主，连走几步路都不成！……哎呀！我……”

她几乎咳嗽起来，但是忍住了，接着，好象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思想使她吃了一惊，她拍了拍巴掌，跑到窗口站着。

“孩子们到现在还没有来呢！”她用怀念的口吻说。

这时候节列莎数了数餐桌上的碗碟。

“十个人的，一点不错，开了十个人的饭！”她激动起来了。“难道您还等什么人？我们总共六个人，加上两位客人——八个，可这儿是十个人的……难道您还等什么人？”

“还有两个向你求婚的人啊！”马尔达狠狠地嘲笑说。“你不是一直在等待么？……好啦，现在马上就有三个了！鲁瑞茨先生已经在这儿，另外两个马上就到……”

她哈哈大笑，笑得发光的含着讥讽的眼睛充满了泪水。节列莎两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半信半疑地瞧瞧她的脸。

“哎，您说什么！鲁瑞茨先生……难道这是可能的……一位这样高贵的先生……也说不定，今天他有点特别地瞧着我……哼，这些男人全都是一样的……不，请您老实告诉我，难道还有什么人会来？……啊，我亲爱的、尊敬的马尔达小姐，告诉我吧！”

说到这里，她为了表示亲热，象小孩那样极力用干瘦的双手去搂抱马尔达宽阔的背和细长、发黄的脖子。

“是孩子们哪！”那一个生气地挣脱了她的怀抱，叫喊道。“维托里德和列奥尼亚早该回到家里……哪怕在午饭以前赶到也好啊！”

“不错，”节列莎失望地说，“我忘了……”

“忘了，忘了！”马尔达向食橱走去，一面气忿地嘟哝。“也许

连做母亲的也忘了亲生的孩子……你们尽想些什么呢？只有爱情和药……这一切都是出于愚蠢！……但是孩子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天哪，我的天！可别出了什么不幸……不然火车是不会耽误的……”

她又把脸转向窗外，在小辫子上插着大梳子的脑袋忿怒地摇颤着，而一串钥匙在她手里丁丁当当地大声响着。

忽然在餐室的门后听见了急促的脚步、从楼梯上跳下来的响声和不知因何而起的争执；一个男子的声音坚决地要求什么，另一个苦苦地央告……一根被碰着了的琴弦铮然响了一下，接着已经去远了，在屋子里边发出了基尔洛哈哈大笑的声音……马尔达也不理会它，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显现在敞开的大门外的道路；然而节列莎却奔向半掩着的房门，探头向外张望，接着她发出了快活的嘻笑，象女孩子那样小步跑着，经过门堂进了客厅。通到艾米里亚太太房里的门已经打开了，基尔洛先生把一个真正十分可笑的人拖进房里。这是一个肥胖的老头儿，中等身材，大腹便便，头发白得象牛奶，玫瑰色的元脸上长着雪白的胡髭。在他的肥厚的咀唇边浮现着腼腆的和善的笑容，而明朗的兰眼睛又羞又怕地环顾四周。他身上穿了一件宽大的花长衫，显然是因此感到难为情。老头儿一手握着弓子，同时拢住长衫的两片前襟，另一只手把小提琴紧紧地抱在胸前。论打架他不是基尔洛先生的对手，因此尽管他极力想从他手中挣脱，可是白费了力气。

“请您放了我吧，”他悄声地说，“这怎么可以呢？……当着太太和小姐……穿一件长衫……”

但是基尔洛已经把他拖进了房里，对鲁瑞茨介绍道：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本地一位……对不起……是立陶宛或

者全欧洲一位最出色的音乐家。作为艺术大师，他是不修边幅的，连太太小姐都会加以原谅……大概他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开始研究音乐，直到今天没有中断……他把全部家产都当成学费……然而他的演奏却是好极了，妙极了！……”

“请您放了我吧……在太太小姐面前……还有生客，”老头儿央求说，一面尽力挣扎，做出各种各样可笑的姿态。

那位生客，也就是鲁瑞茨，惊异地注视着这个场面，他不仅没有发笑，甚至掩饰不住他的厌恶，这从他撅起的薄咀唇上可以看得出来。柯尔钦斯基先生想必已经见惯了基尔洛快活的性格和他的恶作剧，故而头也不回，只顾眺望窗外的槭树和河水。但是艾米里亚太太和节列莎都笑起来了：前一个是轻轻地、有分寸地，后一个却是纵声大笑，显然乐不可支。在太太小姐的笑声鼓励下，基尔洛丝毫没有理会两个男人的反应，他做着滑稽的手势，继续说：

“我到楼上去拜访我们可爱的艺术家，听见他正在拉琴。我想，好吧，就请他给我们拉上几个曲子。他推辞说，他没有穿好衣服……这有什么关系！还是本来的面目更好！艺术家向来都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

这时，在显然筋疲力尽但仍继续抗拒着的老头儿背后，忽然出现了一个年青女子，黑色的外衣十分优美地果住了她健壮和匀称的腰身。她凛然不可侵犯地昂着头，灰色的眸子——这当儿看起来几乎成了黑的——向基尔洛先生投出了忿怒的目光。

她也不招呼室内的人，回头向打开的客厅门外大声呼唤：

“马尔斯！马尔斯！”

主人心爱的猎狗——一条雄壮的黑色导犬[①]应声出现了。

---

① 一种短毛猎犬，嗅觉灵敏，发现猎禽后会“伫立凝视”。

女郎对基尔洛先生指了指猎狗。

“就叫马尔斯陪着您玩吧，”她说。“您不是想寻开心吗，基尔洛先生？它会跳高，又会作‘伫立凝视’的姿势……”

她的声音微微发抖，咀唇变成了苍白色，眼睛中射出威严的光芒。

“我们走吧，爸爸！”她拉住了老头儿一只手，压低声音亲切地说。

当这个昂首挺胸、脸色苍白而沉着的黑衣女郎搀扶着半伛偻的白发老头缓缓地走出客厅时，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安提戈涅①。

“她多么庄严啊！”鲁瑞茨低声说，一面目送着她。

基尔洛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开始附着节列莎的耳朵悄悄地说些什么，那一个听了之后突然红了脸，并且浮现了幸福的微笑。柯尔钦斯基捋着自己的胡髭，不时自言自语地重复说：

“奇怪，孩子们到现在还不见来！”

鲁瑞茨觉得不便长久冷待主妇，他以同情的口吻问她：主要的是不是神经系统有毛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开始谈论目前常见的诱发神经病的原因，又说，这种病到目前还没有一种根治的方法。

“就我所知，”他继续说，“只有一种比较有效的药品，它在最后无疑会导致死亡，但却可以使人在新的刺激中暂时解除痛苦，从而忘掉……忘掉一切……”

艾米里亚太太象做祷告似的合拢了两只手。

---

① 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的女儿，自愿跟随父亲过流亡生活。希腊悲剧家曾利用她的形象作为热爱父母和自我牺牲的体现者。

“那是什么东西呢？”她惊异地问。

“吗啡，”鲁瑞茨低声回答，淡淡地苦笑了一声。

艾米里亚太太失望地摆了摆手。

“不，”艾米里亚太太开始用同样低微的声音说，“我觉得，治疗精神病的唯一良药是满足我们生活中的高尚的要求——精神方面的、理智方面的和基于高度审美感而产生的种种要求……不过——唉！——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事如意、一辈子毫无遗憾的幸运儿呢？”

“这种事事如意的人是有的，可是他们幸福得太过分了……反而往往变成不幸，”客人的话里含着微微可以察觉的讥讽。

客厅门又砰的一声打开了，在门口出现了马尔达高大的身材。

“孩子们来啦！”她用沙哑的嗓子喊了一声，随即一阵风似的奔到门堂里。

她的充满喜悦的声音在主人和客人们耳朵里嗡嗡地响了一阵，飘扬的大披肩和鞋上的红玫瑰在他们眼前闪了一闪就不见了。

柯尔钦斯基仿佛脚下爆发了炸弹，他三步两跳地来到了门槛外；艾米里亚太太也从卧椅上慢慢地站了起来。

“节列莎，我亲爱的……请你把大披肩递给我，还有手套和头巾！”

节列莎扭捏作态地跳来跳去，把她要求的东西一一递给了她，然后将一块厚披巾果在自己身上，勉强戴上了旧手套，开始在头上系结毛线头巾。

艾米里亚太太走了几步。

“说实话，我今天这样疲乏，”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我

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力气走出去迎接我的孩子们……"

她用颤抖着的手扶住了桌子，她的心脏急剧地跳着。

艾米里亚太太并不是有意做作；她的神经系统确乎坏到了极点。

基尔洛赶紧向她伸出一只手。她在他的搀扶下，象弱不禁风的嫩草那样，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客厅，绸外衣的长后襟在身后窸窣作响地拖曳着。

不一会，大家都聚集在台阶上。柯尔钦斯基站在前面，他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在他炯炯的目光里，刚才的忧郁神气已经无影无踪，前额上的皱纹也消失了，咀巴在低垂的长胡髭下面快乐地微笑着。马尔达站在他旁边，她的凹陷的双颊泛起了浑元的两团红晕，疲惫和潮润的眼睛凝然不动地眺望大路，在那儿，隐隐地有个黑点迅速临近了大门，她的干瘪的咀唇含着微笑，喃喃地说："我的亲爱的小天使，我的心疼的好宝贝！"不难猜到，大家迎接的人会首先扑到这两个人的怀里。

节列莎在基尔洛先生的邦助下，端来了一把圈椅，放在台阶里边靠近门框的地方，浑身无力的艾米里亚太太立即在圈椅上坐下了。

"节列莎，"她低声柔气地说，"我求求你，给我点稠樱汁水。请您，基尔洛先生，到客厅里去陪鲁瑞茨先生坐一会儿，——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不大好。"

过了几分钟，在台阶前面仃下了一辆套着四匹马的四轮马车，差不多是同时从车里跳下一个身材匀称、长着淡褐色头发的青年和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秀丽的姑娘。刹那间响起了连珠般的亲吻和问候，几种声音合成一片；可以听得出马尔达爽朗的喊声、姑娘的欢笑、年青人急忙的诉说、艾米里亚太太抽抽噎噎的

啜泣和节列莎的尖声呼唤，——她在呼唤女仆把病人抬回她的房里去。

鲁瑞茨和基尔洛茫然无主地从窗户里观看这一幕情景，他们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忽然鲁瑞茨从窗口扭回头，问道：

“这位奥若里斯卡小姐……是个什么人？”

基尔洛哈哈大笑：

“嘿嘿！这么说，您看中了她么？是的，她长得不错，可是不合我的脾胃，——太无情、太古怪了……”

他耸了耸肩膀，又撇起了咀唇。

“脾胃是各人不同的，”鲁瑞茨平静地回答，说时，掏出了一把小锉子，仔细地修锉他光洁的指甲。

“也许家道贫寒，没有嫁妆吧？”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有五千卢布存在别涅迪克特先生那儿生息。这算得什么嫁妆！……等于什么也没有……可是她骄傲得好象一位公主，凶狠得好象一只黄蜂。”

“不错，这我也瞧出来了，”鲁瑞茨说。

在他薄薄的咀唇上闪过了讥讽的微笑。

“她是个热情的姑娘，”他补充说。

基尔洛灼灼逼人的眼睛探究地瞧了瞧他的脸。

“哼，您别兴奋得太快！”他说。“热情，热情！从前是有的——可是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

年青人细长的黑眉毛比平常更厉害地颤动了一下，在他的前额和头皮上，在希疏的、微微卷曲的头发底下掠过了一阵痉挛。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平心静气地、甚至有点开玩笑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基尔洛又狡狯地瞅了他一眼。

“您记得我们在达若茨基家里迂见的艺术家……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吗？”

“怎么不记得；一个十分体面的人，似乎还不无天才……他有一个挺漂亮的妻子，长着淡黄头发……提他干什么呢？”

“他呀……他和尤斯青娜小姐……”

“恋爱吗？”鲁瑞茨随便地问。

“还会有别的么？”基尔洛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吗？”

“哦，没有！这还是小时候……象表兄妹之间常有的那样……”

“可是又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没有结婚么？这是谈也谈不到的……他的家庭……还有……他自已……”

然而他们来不及把话说完，柯尔钦斯基一家人已经走过了门堂，随时可能涌进客厅里来。

这时候尤斯青娜领着她的父亲，沿着从前漆得富丽堂皇而现在仅能免于坍塌和污秽的楼梯走上了阁楼。在狭窄的走廊旁边，有两个门对门的房间。其中的一间拨给了依格纳崔·奥若望斯基先生，同时也作为外地来客的卧房。尤斯青娜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小提琴，把它装进放在桌上的琴匣里。

“为什么您经常容许这位先生如此侮弄您呢？”她用激烈的语气说，但是声音很低。“然而我这样说又有什么用……我已经多少次请您……恳求您……但是都不起作用……今后也不会起作用！”尤斯青娜绝望地把手一摆。

她拿起了屋角里的水罐，把水倒在洗脸盆里。老头儿的长衫敞开了，里面只露出一件内衣，他站在房间当中，脸上带着羞愧的表情和永远是那样和善的微笑。

“告诉你，我亲爱的尤斯青娜，”他开始说，“你不知道，面子扯不下……再说，这又有什么损失呢？”

“唉，我多么希望您明白过来啊！……”姑娘叹息说。

她忽然沉默了，把手巾挂在洗脸盆旁边，在桌子上放好了一面小镜子。

这时候老头儿轻手轻脚地向琴匣走去，他已经把小提琴拿到手了，但是尤斯青娜警觉地夺下了父亲手中的乐器，将它放回原处。

“该穿衣服了，爸爸，一会儿就会叫我们去吃饭的。”

“啊，吃饭！好的，好的……我正饿了……你知道午饭吃什么吗？”

“不知道，”尤斯青娜回答，把刮脸用具摆在桌上。

老头儿没有动身，斜着眼睛望了望小提琴。

“我再拉一会儿成不成？”

“那么午饭呢？”

“对，对。今天大概会有些很可口的东西，——不是来了客人么……早晨我问过马尔达小姐中午吃什么。难道她会好好地回答我？一开口便象凶神恶煞，又是咳嗽，又是喷嚏，接着飞也似的下楼去了……我只是就着面包干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小块火腿，可是我也就不想下楼了，因为我要拉小提琴……今年的火腿做得别有风味……而饼干到口就化……妙极了！”

他在镜子前面懒洋洋地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开始盥洗和刮脸。尤斯青娜灵巧地、迅速地刷净了父亲的常礼服。老头儿皱

起了眉毛。

“你瞧，经常是这样，”他开始用埋怨的声音说。“只要客人来到，或者有点什么事情，我就看不见弗兰涅克的影子。一切都靠这孩子一人……又要在厨下邦忙，又要侍候吃饭，又要服侍我和别涅迪克特先生……哪儿见过这样的人家会没有一个打水和刷衣服的人。”

“衣服已经刷好啦！”尤斯青娜回答说。

“刷好啦……刷好啦……”老头儿唠叨说，“是谁刷好的呢？是你自己呀！嗳，一位高贵的小姐刷衣服，这好不好？……这象什么话？……”

在尤斯青娜咀唇边闪过了微笑，她站在房间中央想了一想。

“我一走您又要开始拉小提琴么？”她说。

“也许会的，很可能……干什么？”

“今天不成……在唤我们吃饭以前必须换好衣服……也许，我还是锁上琴匣更好。”

“喂，喂，别锁……别锁……”

但是尤斯青娜已经扭动了钥匙，把它藏在口袋里，走出房间去了。

另一个房间不算太小，而且十分整洁，里面摆了两张床和几样简单而又体面的家具，马尔达和尤斯青娜睡在这间房里已经好多年了。尤斯青娜在窗口站住，把辫子抖散，开始慢慢地梳理浓密的黑头发，——在早晨游玩的时候有些绿色的针叶和嫩松枝纠缠在她的头发中。涅曼河上静悄悄的。木筏已过去了，几只渔舟也消失不见，碧波万顷的河面似乎显得更加空阔，只在远处有几只沙鸥在水上飞翔，急急忙忙地来回盘旋，耀眼的太阳照得它们象缎子一样闪闪发光。

忽然在不远处出现了一只小舟，载着两个男子向对岸划去。其中的一个坐在小舟的舱里，把脑袋低俯在河面上，似乎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从水底探出一簇簇元叶和黄花的水百合。另一个身材高大而匀称，站着划桨。尤斯青娜伫立在打开的窗户前，她发现划桨的人一度仃下了桨，仰起头来，向她那栋面临涅曼河的屋子凝望了一会。当小舟已经拢岸的时候，他又扭转头，再一次瞥视了这栋屋子，然后才象野鹿般跳上了陡峭的沙岸。他不时仃下来，伸出手援引那个耸肩驼背、迟缓而又吃力地攀登高岸的同伴，或者搀扶着他的手肘。年青人穿着本色粗呢的短外衣，边上镶了绿色的带子；老头儿身上是一件长衫，而且尽管天气炎热，他还戴着大羊皮帽。不一会，两个人就消失在第一排树木后面，但是森林里立刻发出了一个男子的清晰嘹亮的歌声，飞扬到天空中：

出来一位姑娘，那美丽的容颜
　　好象玫瑰花开放。
脸上挂着泪痕，双手挽在背后：
　　人世对她真凄凉。
你为什么哭泣，你为什么哀愁，
　　我的心爱的姑娘？

歌手的声音渐渐地在远处沉寂了，然而在树林旁边听见什么人大声叫喊：

“喂，喂！你在哪儿？”

“雅涅克！雅涅克！到这儿来！”有人用男低音拉长声调回答，而另一个高昂尖细的女声按着华尔兹午曲的节拍唱起了愉快的小调：

我一听见这首华尔兹，
马上又想起亲爱的朋友……

歌声中断了，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重又笼罩着万籁无声的寂静。

三

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属于他那一代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一点他完全应该感谢他父亲在年青时度过的那个时代。他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柯尔钦斯基是一个隶属于拿破仑的军团兵的儿子，又是维尔诺学院[①]的学生；维尔诺学院是当时照耀在这个边远省分的一盏明灯，以它的光和热鼓午着青年们去建立崇高的功勋。可能是这样一种教育，也可能还有各种遗传的倾向——它们常常流传好多代，如同坑里的水渗入地心一样，——从弥漫在死水上面的毒气中救出了斯坦尼斯拉夫·柯尔钦斯基。在保证了贵族阶级坐享安乐的农奴制度下，在限制了眼界和思想自由的石拱门里，社会变成了充满种种瘴毒疠气——愚昧、腐朽、懒惰和冷酷——的池沼。人类这种软弱的生物，如同可怜的、由于依附的树木不同而吸入新鲜的或腐败的液汁的寄生菌一样，只好尽可能避免染上病毒。其中许多人已经毁

① 指维尔诺大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它成了波兰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该校曾培养了许多人材，如大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大作家克拉舍夫斯基等。

灭了，但是一小部分人具有遗传的或锻炼得来的抵抗力，始终出污泥而不染。别涅迪克特的父亲也属于后一种人。在这个社会里，人生的价值如同锦缎、普通织物和破布一样贵贱不等，而他的地位既不在万人之上，也不在常人之下。也许，他的祖先在从前也有过翅膀，但是因为在这种腐朽的环境里翅膀没有用武之地，于是它就变成了普通的高跷，在它的邦助下可以通过沼泽地带而不致有沾污或陷入泥淖的危险。但是在一定的空气和土壤条件下，这种高跷就是退化的翅膀的绝好证明，哪怕它是在遥远的过去就已退化了的。柯尔钦斯基的三个儿子的童年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度过的，在那里，没有沾染上腐化和残暴的有害气息，在那儿，照耀他们的即使不是太阳，至少也是人道的星光，鼓午他们的即使不是父亲的功业，至少也是他的高尚的志向，这就足够了。

当柯尔钦斯基在儿子念完中学以后把他们送进高等学校时，附近的邻居们，甚至全县的人都纷纷议论开了。为什么非得念大学呢？难道在父亲去世以后他们不能够得到一大片良田美地，在那儿过着和他们祖先一样优越的生活？难道他们不是贵族，不是地主的儿子，不能根据世袭的权利在上流社会中获得足以使他们优哉游哉的地位？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柯尔钦斯基的这种决定看作古怪行径；也有一些人仿效他的榜样，但是大多数人只是耸耸肩膀。其实，假如迂见了一个能够瞻望不久的将来的先知，那他一定会当着全世界嘲笑这班自以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柯尔钦斯基并非这样的先知，不能予见未来的事，——他的缺乏予见到了这种地步：假如有人告诉他，如此这般的命运正在等待他的儿子，他或许会怒气填膺，最后陷于绝望，或者会哈哈大笑，高声说："这是

不可能的！”然而由于那盏明灯的光辉照亮了他，使他多少了解一点社会演进的趋势。他明白，或早或晚，甚至也许就在最近的将来，人们的不自由的劳动将成为自由的，他们之间会出现更为合理的劳动分工。那时，他儿子的生活也将和面目一新的全社会的生活一样，需要新的装备。或者，他希望他的儿子获得钻研学问和交朋接友的快乐，获得智慧日益增长、眼界日益开阔所带来的快乐，——总之是获得斯坦尼斯拉夫先生自己在年青时所感受的一切。也可能，有时候逐渐临近的未来已经把阴影投到他的眼前，不过他对于邻居们的种种议论和讪笑，只是皱起眉毛，简单地回答：

“常言说得好，有备无患啊！”

这位维尔诺学院的校友更好地培养儿子应付生活的努力毕竟是一件有所为而为的事。他家里决不是那么豪富，如同浮光掠影的观察家所感觉到的那样。以斯坦尼斯拉夫·柯尔钦斯基拥有的土地而论，他是个中产地主。后来，靠着勤俭经营，在不使别人过分吃亏的情况下——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在祖传的柯尔钦之外添购了另一个价值相等的庄园。总起来说，这些田地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但是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柯尔钦斯基还有一个女儿，在分作四份以后，每一份都算不得富有。于是柯尔钦斯基先生决定把祖遗的柯尔钦给予幼子别涅迪克特，把添置的庄园分给长子安德若依，再责成他们俩为姐妹置办一份嫁妆，另外把一笔相当大的现款送给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研究法律的次子多米尼克。

一八六一年别涅迪克特在农业学校毕业了，回到自己的柯尔钦。他的母亲早年亡故，几年前父亲又去世了，姐姐出了嫁，但是结婚不多久的安德若依在离柯尔钦两英里的地方经管他的优

美的庄园，多米尼克在大学毕业以后也回到老家休养了一个短时期。此外，柯尔钦还住着别涅迪克特的一个本家，——自幼父母双亡、由他的双亲抚养成人的马尔达·柯尔钦斯卡小姐。这是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女骑士的称号对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也许她长得太高，但是身材匀称，行动灵敏，有一对热情的眼睛，她那样井井有条地管理家务，家里充满了她那样愉快的叫嚷声，别涅迪克特差不多从来没有感到过有什么不足。不过，三兄弟一向是在和睦友爱之中平平静静地生活着，而现在却有一种新的因素闯进他们的生活里，于是他们就象三支箭一样，一同飞向一个目标。巴尔联盟的参加者和索莫山口的士兵们①的热血忽然在这三人体内流动起来，而在上一代几乎睡着了、只是偶尔在梦里啜泣的民族魂，现在却被时代的警钟唤醒了，它在他们的心中陡然惊觉，张开了幻想的翅膀，飞到千丈烈焰中去了。啊！他们这两年时光象烈火与风暴一样逝去了！伫滞的积水开始喧响，汹涌澎湃，掀起沸腾的巨浪；狂风在死气沉沉的天空中怒号了，大地上散布着金黄色的重雾，天边出现了光辉灿烂的朝霞和采虹。民主的精神好象平等的犁一样，耕垦着没有开发的社会。社会的上层人物纷纷悔过，虚心迎接为了种种不义行为准备向他们进行报复的下层群众，恳求他们给予宽恕和信任。

---

① 这里“巴尔联盟”是指1768年在巴尔建立起来的贵族联盟，它的目的是保护当时的政治社会关系。联盟的参加者用武力来反对进步的改革措施，但同时也反对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在波兰被瓜分后的时期里，巴尔联盟在一般的传说中失去了它的反动性质，而只被看成是反抗沙皇的武装运动。“索莫山口”是指关达玛拉的山口。1808年11月30日，参加拿破仑对西班牙的侵略战争的波兰轻骑兵，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才占领了这个山口，但华沙公国的军队当时是被迫参加这场战争的。索莫山口的战役常常被作为波兰军队的英勇大胆的例子来引用。

那时候，在柯尔钦和邻村包哈狄罗维奇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个村子的居民在很久以前享受过贵族的特权，并且藏有特权证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特权早已丧失了。现在包哈狄罗维奇的居民过着小自耕农的贫苦的劳动生活。忽然柯尔钦斯基家向他们敞开了大门。现在有多少人聚集在这栋低矮而宽敞的屋子里，什么样的喊声充满了它的厅堂啊！声音从窗户里散发出来，随着涅曼河的波浪向远方荡漾。从瑞典人入侵的时代到现在，这一带茂密的松林和这一片辽阔的平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闹，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叫喊。

在柯尔钦斯基三兄弟中，最热情的要数大哥安德若依。他已经结了婚，做了爸爸，可是他忘了妻子和小孩，忘了他的农庄，几乎一年到头都在老家度过。多米尼克是个优柔寡断和比较拘谨的人，他已经准备开始独立生活了，然而日复一日地推延行期，不愿跟兄弟们分离。

对马尔达来说，这一段时期是她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她比往日加倍忙碌，因为家里经常宾朋满坐，她痛痛快快地呼吸暴风雨来临时的热烈空气，和其他人一起盼望着，等待着，她的烁烁的眼睛充满了热情的幻想，她象活跃在快乐的春天中的小鸟一样，时常引吭高歌……她的嗓音没有经过锻炼，然而是有力的、纯正的。她多半和安哲里姆·包哈狄罗维奇在一块唱歌和谈话，那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穿着粗笨的长靴和本色呢的短上衣，一对兰眼睛永远闪闪发光。安哲里姆的笑声那样爽朗，连整个屋子都听得见，他用雄浑的男中音唱过无数的歌，有时，他会给马尔达带来大把的野花，当他和她在桌子旁边并肩坐下的时候，他的脸红得那么厉害，两只耳朵比罂粟花还要鲜艳。

安哲里姆的兄长耶瑞和大柯尔钦斯基特别要好，这在地位

悬殊、教养不同的人们之间是很难得的。安德若依是富裕的贵族的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娶了全区最有钱的女子，拥有上等的地产，可是耶瑞从来没有进过学校，除了他亲手耕种的二十莫尔格① 土地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他们的情况也有一点相同；两个人都有孩子，小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和雅涅克·包哈狄罗维奇是同年出生的。然而他们之间的联系显然不仅于此；自从柯尔钦斯基兄弟第一次低着头走进包哈狄罗维奇家的矮门以后，安德若依和耶瑞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一同到辽阔的田野上去，在那儿促膝谈心，他们一同去打野鸭和山鹬，一同划着渔船遨游涅曼河畔的各个村镇，他们一同读书，一同……

别涅迪克特在当时是个身材端正、稍显消瘦的青年，经过了最后几年的紧张学习，精神的疲劳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与其说是个地主，倒不如说更象大学生；他在自己家里亲切地接待兄长和邻居们，而跟那些来到他们家里，企图告诫或规劝他们的尊长却常常激烈地争吵起来……对他来说，这两年过得热闹非凡而又担惊受怕。

经过若干年以后，这一切变得仿佛是一场大梦，梦中充满了许多几乎不可思议的幻象——它和替代它的现实是如此绝不相同。当别涅迪克特从青春前期的梦幻中惊醒过来时，首先感到的是他失去了兄长。安德若依和他的朋友包哈狄罗维奇一同离开了人间，也是在那时候，柯尔钦境内的一个地区改变了它的名称，涅曼河对岸的针叶林——安德若依和他邻居的广袤的森林都和它互相连接——便在这个地区内。过去，人们把那片林子唤作“云杉林”，现在大家开始称它为“墓地”。是谁第一个给了它这

① 波兰和立陶宛过去的面积单位，约合半公顷（一公顷折合我国十五亩）。

样的名称，为什么它立刻就传遍了各个地方？——这却很难说，不过这一带所有的居民都公认了这个名字，它成了大柯尔钦斯基身后唯一的纪念，此外再也没有为他立过什么碑记……安德若依的寡妻带着年幼的儿子，迁居到自己的领地上去了，那是个相当广大的、由于陪嫁得来的田庄，距离柯尔钦两英里路。多米尼克还活着，但是命运将他抛弃在遥远的地方。几年以后他才寄了一封信给弟弟，信里说，他终于获得了一个不大的职位，勉强安排好了他的简朴的生活。

为了遵照父亲的遗嘱，付清二哥的一份家当，别涅迪克特将地产押给了银行；但是姐姐的嫁妆还是没有着落，而过去象无瑕白璧一般的柯尔钦却已欠下了债务。这种债务是不可避免的，它并非举措不当或者挥霍无度造成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样，当别涅迪克特从青年时代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再一次环顾四周时，他发觉他这个财主的儿子一点也不富有……他不是懦夫，也不是好逸恶劳的人，眼前的现实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不安，但是在这以后又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接踵而来。

那时候正是多事之秋，百业肖条，社会经济仃滞不前，好比春季里马车行驶在松软的道路上，时而车轮陷住了，时而马蹄没入泥淖里。在这种情况下连阿拉伯种良马也无济于事，必须是听天由命、刻苦耐劳的犍牛才行。开始时别涅迪克特象烈马一样逸缰腾踔，但是久而久之，磨炼得他也俯首帖耳、甘心就范了。

他在年青的时候，总喜欢留心听取各种高谈阔论，两个眼睛是在脑顶心长着的，但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他的所见所闻全都不切实际，儿时的能言树和金采霞已经退入童话的世界，而且那只是一些恐吓顽童、使他们不敢违拗大人的童话。于是他只好低下头来，开始清除横亘在自己道路上的障碍。这真是潘娜洛

甫①的工作！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节外生枝，层出不穷。开始时他做得不够灵巧，而且仍然时常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就使他有时候遭到很大的损失。

譬如，还在当家的最初几年，他熟知的一些理论促使他想到要教导自己从前的农奴读书识字，繁殖果树，请医生而别请女巫治病，躲开小酒馆。但是没有多久，他就被迫搁下这一类工作，到附近的城市里去，花了几个月料理一桩费钱很多而又不无危险的事情。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愿多事了。又有一次，他醉心于农业试验，决心改良牲畜品种。说办就办。他估计这件事将来会有很大的收益，故而不惜资本，谁知道这时候开始征收几种临时规定的捐税，于是他在旧债之外又添了新债。

后来，为了准备和他衷心热爱的年青貌美、仪态万方的小姐结婚，别涅迪克特打算将柯尔钦的花园修饰一番，在祖遗的老屋周围种起姹紫嫣红的花木，育成天鹅绒般的草坪，在园艺方面他自己也是内行，加上又用重金雇请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园丁。果然，两年之后，柯尔钦出现了巧夺天工的草坪、花坛和暖房，以及粗壮异常的石刁柏、桃树，甚至还有凤梨，但是——唉，遗憾得很！——没有多久事实就无可争辩地证明：要维持这一切而不损害更重要的产业部门是不可能的。

又经过几次这样好高骛远的举动以后，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终于家道中落了。但是，尽管他具有容易入迷的性格，他还能够控制自己。他不再用蹄子刨土和打响鼻了，矫健神骏的阿拉伯马渐渐地变成了委靡迟钝的、但是能够负重致远的犍牛。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赛的妻子，当丈夫漂泊在外的时候，她等待了他二十年。为了拒绝无数的求婚者，她借口必须织成褥子以后方可再嫁，但是她日织夜拆，始终没有织成。

这种改变花了什么代价——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回他曾试图向一个人表白自己的心事。

自从和兄长生离死别以后过了十二年，别涅迪克特继承到的财产渐渐消蚀，青年时代的种种理想也彻底破灭了。在一个平静的夏天的黄昏，他在古老的大花园里久久地寻找他的妻子。最后的阳光落在他黝黑的脸上，照得汗珠儿点点发光。他低垂着粗大发红的脖子，大踏步走着。大概有什么事使他激动了，他一面思索，一面不住地咬着长胡髭。

寻找了很久之后，他终于听见艾米里亚太太平静、清脆的声音在绿荫掩映的凉亭深处答话了。凉亭是用粗铁丝搭架而成的，铁丝上密密地缠绕着正在开花的忍冬，这是别涅迪克特结婚前在花园里添置的几种装饰品中幸存的一种。现在只要瞧它一眼就可以知道，它的主人早已无心顾及这一类奢华的玩意儿了。

进了凉亭，别涅迪克特在妻子手上一连吻了好几下，并且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前额，然后在旁边坐下了。艾米里亚太太——一个美貌动人的三十岁的黑发女子——身穿宽大的白长衫，背倚着靠垫坐在舒适的圈椅里，趿着漂亮鞋子的双足踏在小板凳上，脸上现出慵倦和烦闷的表情。她的膝盖上摊开着一本书。丈夫的到来并未能舒展她前额上的皱纹；她只是微微地侧转面孔，以免闻到他热呼呼的气息。

“我是这样疲倦，艾米里亚，”他开始说，“我决定休息片刻。让管家和工人们在那边等一会儿吧，我陪着你坐一二十分钟……哎！这次收割该完毕了，太阳真厉害，简直能把人烤死。”

“我也热得难受呢，”妻子轻轻地说。

“热算什么！”别涅迪克特擦了擦流汗的前额，继续说，“每一个人都能忍受肉体上的不快，只要心情平静。”

“那末是什么事使得你如此不安呢？”艾米里亚带着三分讥讽的语气问道。

“咳！……你时常这样问我，我每一次都详细告诉了你，可是你又提出这个问题。”

“我完全不能理解你的兴趣和忧虑，因此老是把它忘了……”

她似乎感到了更大的烦闷和慵倦，身子在椅背上靠得更深些，把脚也放得更舒适些。

“然而，”别涅迪克特有点气忿地反驳，“这些事都很容易理解，也不难把它们记住……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当去年我无力向银行缴付利息的时候，我是多么害怕……收成不好……他们已经要查封柯尔钦的财产了……你记得吗，我好不容易才筹措到一笔钱，赶紧骑了马送往维尔诺？……整个秋天我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上帝保佑，再也别迁到这种事情……”

艾米里亚太太愁闷地点了点头。

“对我来说那个秋天同样过得不愉快……先是支气管炎的毛病……后来我又一直是单独过日子，好象在沙漠里一样。”

别涅迪克特吻了吻妻子的手。

“不幸你的身体这样坏！的确，当时我差不多有两个月不在家，在这段时期里你卧了几天床。但是并不是只剩你一个人……节列莎小姐、马尔达、尤斯青娜和孩子们都跟你在一起……再说你还可以听听依格纳崔先生的演奏，——这哪里是沙漠呀！”

“我的生活始终象个隐士一样，”妻子喃喃地说。

“啊，”别涅迪克特几乎叫喊起来，“即使在沙漠里过隐士生活也比我这样终年操心劳力好一些！就拿我跟庄稼汉打官司的

事来说，得耗费我多少精神！我本来是和别人一样的人，不是暴君，不是恶魔。从前我还一心想要接近这些劳动人民呢，现在想来真是十足的愚蠢，我毫无办法邦助他们。他们砍我的森林，践踏我的庄稼，把牲口放到我的草场上去。——我怎么能不心疼自己的财产呢？……假如我是百万富翁，老天在上，我一定不和他们计较——宁可少收入一些，但求息事宁人……但是我自己常常因为这种事情弄得十分困难。刚刚把这儿堵住，瞧吧——另一个地方又有了窟窿，你把那边修补好，第三个地方又裂开来，天知道以后我们还会有什么损失！因此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把他们拉到法庭上去，那时候，老实说，你心里也是怪不忍的。”

他把头垂得更低了，两只手支在膝盖上，眼睛望着地下。艾米里亚太太一直瞧着在微风中抖动的树梢，她轻轻地说：

“啊，我知道无泪的哭意味什么……”

别涅迪克特抬起头，注视了一下妻子的脸，一摆手说：

“不过，你要知道，艾米里亚，对你来说，这一切都是由于神经的关系，而我呢……嗳，一切高雅的或者称心如意的东西我连想也不去想了……但是我也希望有时候能松一口气，希望做到使你们每个人永远不至于缺少一片面包……”

“啊，老是什么面包，面包，面包！”艾米里亚轻轻地笑起来。

别涅迪克特睁大眼睛瞧了她一眼。

“你笑什么？面包……在我看来面包当然占第一位。连你自己也不能没有香水……以及什么……各式各样的长衫，可是说到面包你却那样讥讽……”

“即使缺少许多在精神上象每日的面包一样必需的东西，我也可以过得去……”艾米里亚太太有点兴奋了。

别涅迪克特再一次望了望妻子，耸耸肩膀，然后把头垂得那么低，以致胡髭末梢触到了常礼服的前襟。他沉默了。身穿白长衫的漂亮的黑发女人也不言语，只是斜着眼睛瞧了瞧丈夫的脸、他的身材和衣服。从她脸上看得出：她正在思索一个使她苦恼的问题，进行某种比较。也许，她想的是：坐在她身边的人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初她认识和钟情的那个人了。

那时候他是个身材匀称、容光焕发的青年，有一对闪闪发光的、虽然也略带忧郁的眼睛。那时没有人举行跳午晚会，她没有见过他跳午，然而他骑在马上的灵巧和矫健的姿态却使她赞叹不已。别涅迪克特的胆量和勇气几乎给他造成了狂人的名声，而弟兄们的不幸命运又使他蒙上了传奇英雄的光辉。人们说，他之幸免于死只是由于多种情况的巧合。总之，在当时缺乏青年人的情况下，他可能被看作十全十美的对象。她感到骄傲，因为他恰恰选中了她，把他的全部热情献给了她，因为他认为只有和她结合才是一种幸福，才能在深痛巨创之后重新照亮他的一生。

至于将来她在柯尔钦——当时它被看作十分富庶的大领地——能否享受她在娘家习惯了的种种舒适与奢华，她连想也没有想过，——她也不可能想象还会有别样的生活。当她怀着幸福感应允别涅迪克特的婚事时，支配她的不是什么盘算，而只是爱情：她十分满意未来的丈夫，她已经爱上了他。可是为什么现在……难道这果真是十年前的那个人吗？

现在，由于经常的骑马和运动，他的骨胳似乎特别扩张了，肌肉条条突起；他成了一个肩膀宽阔的人；他的步伐变得沉重起来，脖子也变粗了，皮肤晒得仿佛涂了一层红釉。过去象少女一般洁白平滑的前额，每年都要添上几条皱纹，在目前的秋收季

节，它几乎成了青铜色，终日汗水不干。当别涅迪克特穿着高统靴和常礼服来到凉亭里的时候，随身带来了割麦人特有的那股沾在衣服上的汗水和青草气味。他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但是看惯了高雅的生活方式的眼睛永远没法和它调和。

为什么这个人变得如此厉害，她不能理解，也没有去努力求解。只是这几年来她感到自己受了骗，没有希望了，因此多愁多病。她住在偏僻和寂静的柯尔钦，丈夫又终年忙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和她共同享乐，弄得她简直对生活丧失了任何兴趣。这表现为她愈来愈甚地厌恶一切活动。既然她在活动中不能得到丝毫快感，那她为什么要劳累自己呢？

为了使神经系统健全起来，她曾两次出国疗养，回来时果然恢复了早年的健康。但是不出三五个月，疾病和苦闷又重新折磨她。她不再去邻居家里串门，——她觉得他们一个个面目可憎，——也很少出外散步，因为天上、地下以及她所见的一切，对她来说全是那么熟悉，那么平淡无奇。越到后来，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就越有力地控制了她，甚至从屋里到凉亭上这么短短几步路也会使她感到疲累。幸而她喜欢看书和做手工。她一本又一本地醉心阅读，绣成了各种各样的靠垫、盖布、台布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她的苦闷仍然排遣不去，一些说不出的痛苦、难熬的不舒服和软弱越来越经常地折磨她。艾米里亚常常在很早以前就予感到这些痛苦的临近，惴惴不安地等待它们的到来，并且力求借助于成千上百种的药物进行予防和治疗。她的真正可悲的生活就是这样。

当这个三十岁的漂亮女人默默地回忆这一切时，穿着帆布常礼服和长统靴的又粗又黑、疲惫不堪的人扭转了脸，瞧了瞧她的眼睛，把她一只柔软的手握在两个长了老茧的手掌里。

“告诉我，艾米里亚，”他说，“为什么近来你对我这样疏远呢？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委屈了你，应该受你的责备？就拿今天来说吧……我匆匆忙忙，为的是在你身边休息一会，求得安慰，我希望吻吻你，使自己的心轻松一下，然后鼓起劲来干活，可是你只顾埋怨或者默不作声……是的，是的，你对待我……几乎就象仇敌！这我并不是第一次发现，是的，是的，不是第一次了！你早就表现出这种模样，但是今天我感到特别痛苦……为什么你对待我这样冷淡呢？为什么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为什么，说呀，我的孩子，为什么呢？”

他抓住了她另一只手，把脸凑到她面前，亲切地望着她，同时用央求的口吻更轻地、更温柔地问道：

“为了什么，艾米里亚？……说呀，为什么，我亲爱的？”

她没有拒绝他的温存，但是眉毛皱得越来越紧，她扭转了美丽的脸庞，带着动人怜悯的悲哀回答：

“啊，假如你不发生这种变化的话……别涅迪克特，假如你不发生这种变化该有多好！那时……也许我会和从前一样……但是你变得完全不象了，一点也不象！……”

别涅迪克特开始思忖妻子的话。

“是的，”他承认说，“我的确改变了。”

“而且变得那样厉害，好象有个魔法师用魔杖点了你一下。”

别涅迪克特一摆手，发出既不象愉快又不象痛苦的笑声。

“哪里是什么魔法师！是生活，我亲爱的，是生活在改变人！我告诉你，在这种环境里只有绝大的混世虫才能坚持扮演阿多尼斯①的角色……但是谈到我的心，我的性格……”

① 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主宰万物生死之神，传说他是一个美少年，和女神阿佛洛狄忒相爱。

她忽然挺起了胸，以她罕有的坚决态度不容置疑地说：

“不，别涅迪克特，我永远不能同意你那种看法，认为生活有权利要求我们作出这样的牺牲。只有把生活中粗野平凡的一面完全抛掉的人，才有可能得到美满的和幸福的生活。而象你那种人成天沉湎于单纯的物质利益，拒绝一切美好的、一切富于诗意的生活……”

“这么说，我就和你沉湎到诗意中去吧，但是当银行或高利贷者要拍卖柯尔钦，我们不得不带起孩子离家流浪时怎么办呢？”

他的语气很和婉，但是在他瞥视妻子的一刹那，他的脸上闪过了轻蔑的怪相。

“我们彼此不了解，也没有法子了解。”艾米里亚太太忧郁地然而平静地说。

“你，”别涅迪克特高声说，“你到底希望我怎么样呢？我哪些对不起你？你有什么不满足？难道你当真要我形影不离地待在你身边，忘掉我对我们的孩子和对你自己的责任，象条胡涂虫似的，跟你一起读哀艳的小说，听奥若里斯基先生咿咿哑哑，不去关心自己的一块土地，从而也送掉自己的名誉么？——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价首先要看他是否丰衣足食！难道你当真希望这样么？”

“啊，不！”艾米里亚连忙反对。“我现在不希望什么，我没有任何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世界，独特的……”

“那末你究竟缺少什么呢？我的确不能给你豪华的享受……然而这种豪华又有什么意义？眼前我们家，谢天谢地，总算衣食无忧……你用不着劳动或者操什么心。我一开始就看出

来了，你的身世和教育都不适合于劳动，所以我也没有向你提出任何要求。家务有马尔达管理……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有孩子、图书、手工，最后还有我的爱情……”

艾米里亚慢慢地伸直了她的瘦弱的腰肢，目光闪闪地打断了丈夫的话：

“你列举了我所有的一切，现在该说说我所没有的了……实际上我有些什么呢？我住在这个象庙宇般的偏僻地方，如同种在沙漠里的植物一样日益枯萎。你说我没有感到贫穷，这算得什么呢？我的要求比这更高。我并不关心丰盛的午餐，但是希望在自己身边感到哪怕是一点点诗意、美、艺术……可是在这个地方我怎么能找到这一切呢？我渴望获得新鲜的印象……我不能成为一潭死水，我的心要求能够照亮它的闪电。我首先需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可是在我的身边难道有一颗心和我的心共同搏动吗？你说你爱我，而我听起来好象是一种讽刺……原谅我说实话。在你的天性中缺乏我对爱情所要求的那种高尚的感情和热度。假如你真的爱我，你就不会为了一些日常琐事整天整月地把我扔下。你会和我在一起，为了我而忘掉一切，你不会开口闭口侮辱我的爱好和习惯，你会撇开种种琐事，宽慰我，照应我，使我成为幸福的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爱情，我期待于你的正是这样一种爱情。但是我早已看到我做错了。我是那样的痛苦，以致我的衰弱的身体完全被摧毁了……最后我决定了听天由命。但是哪怕有什么娱乐，可以使我快活快活，以补偿我的不幸，也还令人甘心。然而我又生活在这穷乡僻壤……人迹罕至的森林把整个世界隔绝了……我看不见任何人……平凡……平凡……平凡……我不能象你那样以此为满足；而这种苦闷……是的，我经常感到苦闷。要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满足于

书本和手工，但是从事其他的工作——即使是我愿意的——也为我的健康情况所不许。”

她静静地说着，没有生气，但是从她的声音中听得出内心的痛苦。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她忍住眼泪，完全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但是说这些干什么呢？不仅你不会改变，任何情况也不会改变。天上的星发出不同的光，世上的人生成不同的命。我的命比什么人都更苦。我高兴地看到，我一天比一天消瘦了，也许，我已经距离坟墓不远……”

她用手帕按了按两只眼睛，从手帕上发出了一阵木犀草的香味。随后她扭转了脸，开始注视在微风中摇摆不定的忍冬花枝。

别涅迪克特在一旁听着，没有打断她的话，只是时时咬住胡髭的末梢，当妻子沉默下来时，他瞧也不瞧她，用异样的声音说：

“我……我所有的……我不能……为了我……和我在一起……”

他站了起来。似乎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的高大强壮的身躯变得更加沉重了。

“你说得对：我们彼此不了解，大概也永远不会了解……这一点我早就明白，但是过去我总是努力欺骗自己。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混日子吧。不过请允许我说两句话，你的‘种在沙漠里的植物’、‘闪电’、‘星星和命运’以及‘坟墓’之类距离诗意实在远得很，——这简直是从恶劣的旧式小说中抄下来的一大堆陈词滥调……从前我对这种远离日常生活的崇高的意向并不陌生，我终于放弃了它不是因为好酒贪杯或者追逐情妇，而是由于

极端的必要，由于压在我头顶上的责任。可能，在这种责任里面也有几分诗意，——但是这样的诗意你是无法理解的……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混日子吧……”

在他的声音中听得出抑制着的悲忿。他走出了凉亭。

离开凉亭以后，别涅迪克特花了很长的时间，开始在书房里，后来在台阶上，跟工人们算帐，跟管家商量事情，又和两个姓包哈狄罗维奇的人进行了一场高声的、激烈的争吵。那两个人的马由于践踏了柯尔钦的庄稼而被逮住了，他们到这儿来请求把马还给他们。最后的这一场谈话更加使别涅迪克特疲累不堪。他要求站在台阶上的两个人赔偿损失。起初他们请求宽免，但是后来其中的一个生了气，开始强词夺理地否认曾经踏坏他的庄稼，并且责备别涅迪克特为人刻薄，不肯体谅他们的境况。柯尔钦斯基被他的话激怒了，大声叫喊起来，满院子都听得见。这时争执的对方——一个中等身材、有一张象黄蘑菇那么黄的脸和雄赳赳地翘起来的胡髭的人——更冒火了。

“那么就让法院来替我们裁决好了！”他高声说。“你向法院递交诉状吧，——没有法院的判决我们不能让别人勒索我们。”

“会递交的！”柯尔钦斯基回答。“我不容许你们偷盗我的财物！”

“好，这可对你不起了！……我们没有做过贼，永远也不会做贼……现在我们要向法院控告你侮辱我们！”

“哪怕你们告到阎王面前也可以，不过现在你们都给我出去！马上出去！你们叫什么名字！”

年纪更大的一个——是个消瘦的面带病容的人，在这以前一直沉默着——向前跨了一步，用温和的、从前是浅兰的而现在黯然失色、充满痛苦的眼睛望了望柯尔钦斯基，轻轻地说了

一句：

"安哲里姆·包哈狄罗维奇！"

柯尔钦斯基在忿怒之中既没有注意到说话者的特别的目光，也没有听出他自报姓名时含义更为深长的语调，他接着问：

"另一个是谁？"

"华必安·包哈狄罗维奇！"蓄了胡髭的人气冲冲地回答。

"好吧，就这样，我们等着打官司吧……现在你们都出去，快点！"

那个自称为安哲里姆的人又望望柯尔钦斯基，仍然轻轻地说：

"可惜好人不长寿……去世的安德若依先生一定不会这样对待我们……"

这两句话好象扎了别涅迪克特一下。他的心软了下来，变得更平静了，但是眉毛却皱得比先前还要紧。

"安德若依先生当时所处的是另一种时代，"他嘟哝了一句，立即转身向屋里走去，但是到了门槛边又站住了，补充说："我减免你们一部分罚款，——你们只缴一半吧。"

"我们不缴，"华必安回答，"你送我们上法院吧……有什么法子！"

类似的情景隔不多久就在台阶上重演一次。

几个农民村和一个小贵族的村庄真正包围了柯尔钦，假如别涅迪克特在抵抗中软弱一些——几百条小鱼就会在一刹那间撕碎一条更大的鱼。这一天他感到自己似乎特别疲倦和沮丧。

本来，凉亭上的一番谈话已经在他精神上起了严重的影响，而安哲里姆·包哈狄罗维奇的言语和面貌又使他模糊地想起过

去，加深了他的感受……他定了定神，正确地判断了自己的精神状态——是的，他心里有什么在痛哭……掩盖在近年来的许多事件下面的青年时代的理想，现在变成一把钳子，稍微动一动就会夹痛他的心。别涅迪克特走进了书房，在书桌——桌上点着一盏灯，摊开了几本帐簿——旁边坐下，接着，他低下了头，悲哀地沉思起来。过了一会，他从吸墨器底下抽出一封信，开始阅读。这是多米尼克从远方寄来的：

亲爱的弟弟！你那样辛辛苦苦地管理自己的家业，我十分可怜你，我认为向你说实话是我的义务。你们都是一些不会划算的人。人又不是永远固着在一个地方的蘑菇；时运不济就该另谋生路。柯尔钦并不是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地，找一个更好的环境是可能的，不过这必须要有更大的毅力，并且能够清醒地观察生活。如果我知道你已经开始清醒地看待问题时，我一定尽力帮助，使你摆脱你仍然置身于其中的不堪忍受的环境。把柯尔钦卖掉吧，我可以保证你在此地一个大庄园里获得管家的位置。我和一位公爵相交甚厚，目前他正在物色一位受过专门教育的忠实的管家。待遇是年薪五千，供给伙食，另有华美的住宅、马匹等等。这里是一个富庶的地方，随你愿意经营什么事业都可以，象流放木材、开办酿酒厂、承包工程。当然，这需要丰富的经验，我不知道你能否胜任这些工作。拿我来说，在公务方面倒还顺利（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但是投机事业我却不行。不过无论如何，你有了薪俸和出售柯尔钦所得的现金，境况一定会更轻松。我知道，要说服你这样做是不容易的，我记得，当初我自己也因为思念故乡而苦恼过，直到丢掉了这种愚蠢的念头为止。但是贫穷教人懂得了许多事，也迫使人忘掉许多事。大丈夫四海为家，只要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就行。我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所以投机事业我做不来，但是我仍然关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公职方面也颇有奢望。你也应该关心自己，力求不让种种无形的桎梏毁了你的下半生。我愿意拯救

你，尽可能帮助你把生活安排得更好。尽管我已经忘掉了许多事情，但是忘不掉我和你一同度过的童年时代和求学时代，还有后来……可怜的安德若依！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了，而且还是天各一方……我多么希望你迁居到这儿来，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相亲相爱……好好地想想我说的话，拿定主意吧……

别涅迪克特不由得想到，他的兄长也变了……都是它——生活——造成的！他一向很少写信给兄长，多米尼克的几封信他都不同意，好几次想跟兄长争辩起来，但是始终没有工夫，而且在疲倦的脑子里思想也枯涩得很。他只是皱紧眉毛，摆了摆手，然后就安于实际上早已没有兄长的事实，长年累月地把多米尼克忘了。然而现在他却怀着更亲切的感情，更仔细地阅读这封最近的来信。生活就是这样！它对人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一个发生这样的痛苦，那一个迁到那样的折磨。多米尼克也是一样……他忘记了许多事情，可是仍然记得他们往年的友爱生活，他的劝告或者不无道理。也许，这种悲苦的生活的确没有什么出路？在这里你会委琐起来，使自己灰心堕志……假如两个人在一起……不然孤身无助，又在这样不和睦的家庭里……真困难！那边的工作当然更多，但是工作吓不倒他。在这儿，伴随工作而来的意外事故倒是可怕的。那边虽然辛苦，却能获得安宁，不必担忧明天的日子……不会跟别人惹起这些无休无止的纠纷。啊，这些纠纷！

"凭良心说，"别涅迪克特想，"如果我有钱的话，哪儿我也不想去，收入少一点不要紧，只要不和这些法官打交道就好，本来我自己也受不了……在那边我可以过安静日子，可以抖掉身上的霉菌，又不会叫乡亲们讨厌……让别人去跟他们争吵吧。也许，二哥的话确有道理……我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可是她还抱

怨她孤独……拿我来说，我才真正是生活在沙漠里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谈谈，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换意见！到那边和二哥在一起……他已经变了……有什么关系？！生活就是这样！他是个可怜的人，和我一般可怜！”

他把多米尼克的信重新压在吸墨器下面，准备在今天或明天回信给他表示同意。

“不过需要详细了解……要议定准许我至少三年回家一次，不然……如果永远……那会想死我的……”

书房的房门“砰”的一声推开了，一个小孩象蟋蟀一样蹦蹦跳跳地跑进房来。他头发的颜色象被太阳洒上一层金光的成熟的小麦。他每跳一步，头发就跟着抖动一下。小孩跳到柯尔钦斯基面前，用两只小手挽着他的脖子，嘁嘁喳喳地说起话来：

“爸爸，马尔达姑姑问你，把你的晚饭送过来还是你到餐室里去，您想吃什么：仔鸡、酸牛奶还是树莓？……马尔达姑姑给了我好多好多树莓……可是树莓酥糕还没有做得呢……她说叫你喝酸牛奶……今天的酸牛奶味道可好啦，不象昨天的那样。”

柯尔钦斯基俯下身来亲吻他。用亲吻堵住孩子的咀巴是制止他喋喋不休的唯一的方法，然而也没过多久，因为小孩已经伸出两只小手去抓飞蛾，——它们是从打开的窗户飞进来的，围绕着灯火飞午了一阵之后跌落在灰色封面的帐簿上，娇小可怜地张开不住地颤动的翅膀。

“爸爸！”他喊道，“你瞧这些飞蛾……啊，它们这么多！……不过花园里的胡蝶更美丽；尤列克说，再过一个月打鱼的人就要去捉‘耶其察’①了……你知道吗，在夜里……划着小船……带

---

① 白俄罗斯语 jetica 的译音，是一种与蛾近似的昆虫，后文有详尽的描写。

着火把……你从前跟打鱼的人一起捉过耶其察吗？……尤列克说，那是一种很小很小的飞蛾……拿它做钓鱼的食饵……”

“维节克！”柯尔钦斯基望着儿子的脸说，目光里包含了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慈爱。“你听我说，维节克！”

“什么呀，爸爸！”

“你喜欢这些飞蛾吗？”

“是的，爸爸。它们长得那么好看……”

“你喜不喜欢涅曼河呢？”

小孩听了甚至手午足蹈起来。

“爸爸，你不知道，在船上捉鱼多么有趣！今天我和尤列克划过船……他逮住了一条梭鱼，我逮住了两条挺好挺好的船珂鱼……是钓上来的。”

“你也喜欢涅曼河那边的森林吗？”

“哎，爸爸，星期天我跟马尔达姑姑和尤斯青娜坐船到过那边采蘑菇……真好玩哪！……”

父亲的强壮的手臂把娇弱的小身体抱得越来越紧，皱着眉头的大眼睛迂着了儿子天真无邪、灵活明亮的目光，变得更温和、更热情了。

“那么你也喜欢爸爸吗？”

儿子鲜嫩的笑嘻嘻的小咀唇吻遍了柯尔钦斯基黝黑的双颊和起皱的前额的每一处。这是一个少见的执拗而又调皮的孩子。当大人要他坐下来念书的时候，他会高叫：“别折磨我啊！”然后一溜烟似的跑出门外寻找雇工的孩子，要不就是到地里去找牧童或割麦人，然而有的时候他却无须别人督促，自动捧着一本书，躲在僻静的角落里孜孜不倦地学习。当他的小妹妹生病的时候，他一连几天那样辛勤地看护她，以致他自己也变得又苍

白又消瘦，叫人认不出来了。柯尔钦斯基沉思地、久久地凝视着儿子，终于他开始微笑说：

"你——是我的希望！"

这时孩子大叫了一声，因为父亲长着硬胡髭的咀巴在他的小脸上紧紧地吻了一下。

柯尔钦斯基带着喜悦的脸色说：

"你去告诉马尔达姑姑，请她把仔鸡、酸牛奶、树莓和她想得到的一切都送到这儿来……我太想吃啦！"

当天晚上他就给兄长写了回信，谢绝了他的建议。

第二天，柯尔钦斯基和马尔达象平常一样，五点钟便起了床；而且，也象平常一样，从早到晚满院子都听得见他们的声音。顺便说说，他们还有一点血亲之间的相似：他们的声音一年比一年变得更粗鲁、更刺耳。在他们同样黾勉从事的琐碎而又忙碌的劳动以外，他们的生活里还有一些事情常常惹得他们生气。

在和妻子作了另一次简短的、然而使他终生难忘的谈话以后，柯尔钦斯基变得越发抑郁易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比两年前更加衰弱、更加苦闷的艾米里亚亲自来到书房里，对他说，她有一件事想要和他谈谈。柯尔钦斯基又惊又喜。他仍然希望妻子或早或晚愿意与他同心分忧，希望总有一天他们即使不能完全互相了解，至少也有一部分了解。他连忙给妻子端过一把松软的圈椅，并做出洗耳恭听的姿态。

艾米里亚以极其文雅的措词，轻轻地、委婉地告诉丈夫：她希望得到她的嫁妆的一半利息归她自己支配。她的嫁妆是两万卢布，也就是说，应该给她一万卢布所生的利息，按照年息八厘计算，虽然目前一般人都乐意付给一分甚至一分二的利息。她甚至同意这笔钱分两期或三期付给。总之，她的收入以一半充

作共同的家庭开支，在付给她另一半时她也同意种种让步和优惠条件，不过这些钱得完完全全用于满足她的需要和愿望。她并不愿意过多地加重他的负担，但是这样做至少可以美化一下她在穷乡僻壤的单调苦闷的生活。

她想把她那个小窝——几个心爱的房间弄得更舒适一些；她的慢性病需要吃很多药；最后她喜欢看书和做手工……她将用这些钱装饰她的小窝，购买药物、书笈、丝线、绣布，甚至添几件衣裳。

“我希望你不至于拒绝我这种小事，”最后她说，“在这以前你不是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吗，虽然有时候也使你感到厌烦，可是我为了避免向你诛求无厌，已经在很多方面克制了自己。况且这件小事对你来说不会有什么困难，而在我凄凉的生活中却多少可以注入一点快乐……”

柯尔钦斯基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对这一提议采取什么态度。他低垂下了眼睛，仔细地听取妻子的话，同时用手指不住地捻着长胡髭。等她说完以后，别涅迪克特鞠了一躬，仿佛坐在他面前的不是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妻子，倒是一位仁德无量的女皇，然后他同样文雅而又恭敬地回答：

“你的愿望我一定努力百分之百地完成……不过要请你指定付款的日期……”

她回答说，这对她反正一样，但是丈夫意外的殷勤宛然重现了早年的别涅迪克特，使她想起了新婚前后的时光，不由得那样迷醉起来，她的眼睛脉脉含情，几乎是热烈地向他伸出了两只手。

假如他在这时拥抱她，亲热地吻她，然后撇下枯燥无味的家务，不再为田庄上的琐事东奔西走，并且换上漂亮的衣服，每天

晚上陪着她在她焕然一新的"小窝"里阅读用三种外国文写的小说和游记，每读完一段时亲切地瞧瞧她的眼睛，——那么，谁知道他们的生活中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他和先前一样敬而远之地对她鞠了一躬，他的手指不过稍微接触了一下她的纤手。艾米里亚以她病后少见的速度迅即扭转身子，走出房间去了。

妻子走了以后，从这个魁梧强壮的男人胸中迸出了一阵短促的神经质的笑声。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嘿嘿的干笑，逐渐转变为压抑不住的抽抽噎噎的痛哭，直哭得柯尔钦斯基无力地倒在沙发上，用两只手紧紧地蒙住了眼睛……

从那时起，艾米里亚太太几乎不再到花园里的凉亭上去。她用丈夫毫不拖欠地付给她的钱把卧室裱成了浅兰色，内室也用白地上印着野花的壁纸重新胡裱过。这里摆的是一套浅兰色的家具，而那里是红色的。她用薄纱和花边装饰了梳妆台，选购了各种时新的手工材料，把新出的书和小玩意儿堆满在架子上。她叫节列莎住在她的卧房隔壁，以便随时给她朗诵、看护她和充当她的心腹。她的生活是这样：从床上到卧椅，从卧椅到床上。她既平静又温柔，不会打搅任何人，她往往几个星期不见家里的亲属，也不知道在她的领地以外发生了什么新闻。在谈到她摆满了心爱之物的几个心爱的房间时，她告诉朋友说："这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别涅迪克特的世界比她妻子的几个房间更宽广，虽然柯尔钦不算怎么大，——共计四十弗鲁卡①的可耕地和不毛之地。这片土地在他面前遮蔽了整个地球，包括地球上现有的和从前

① 波兰过去的面积单位，约合 16.5 公顷。

有过的一切。别涅迪克特每年播种两百莫尔格谷物和饲草，在砂质土地上种植马铃薯，并以有利的价钱把它卖给附近的酿酒厂；他经常关心着自己的财产，维修庄园里的各种附属建筑物；为了被践踏的一寸土地或者被毁坏的一草一木，他越来越猛烈地跟邻居们在法庭内外争吵不休。

在每年几千卢布的收入——它是几乎力不胜任的劳动的结果中，他要向银行缴付延期还款的罚金，为欠下的嫁妆付给姐姐一笔利息，最近又要把利息按期不误地付给妻子。此外，他必须付给儿子在高等农业学校和女儿在华沙女子寄宿中学的学费，剩下的钱全部交给马尔达作为家庭用度。在农事之余如果稍有空闲，他便带着一条猎狗去打猎，或者看看报纸，不过看到中途多半打起瞌睡来。对于报上登载的天下大事，他越来越觉得漠不关心，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

多少年来，柯尔钦斯基辛辛苦苦地为自己的生活和孩子们未来的前途操劳着，因此耗费了他的全部力量。命运的线头时常裂断，从他的手中滑落，他每一次都把它抓住，重新联接起来，但是一想到它可能有一天断到不可接续时，他就怕得发抖。使他害怕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有时他变得沉默寡言，好象他不会说话了，即使开了口，也是说些半吞半吐的话。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喜欢用一些发音不清的嘟哝："这个……那个……"代替其他的字眼或专有名词。过去他没有这种口头禅，因为他一向不用类似的短语；但是只要碰到他有点口吃，开始"这个……那个……"时，听的人就会觉得，在他抑郁寡欢的灰眼睛里闪出了精明而又狡黠的目光……

四

别涅迪克特先生的终年忙碌和经济困难，还有艾米里亚太太的健康欠佳以及与此有关的生活方式，妨碍了他们保持广泛的交游。然而他们也并不亟亟于此，虽说这出于许多原因：他要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又不愿撇下工作，而她害怕任何行动、吵闹和劳累。但是跟六亲四邻断绝一切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柯尔钦庄园一年一度，在六月底，在主妇的命名日那天大宴宾客。这是一种那样古老的风俗，如果他们将它废止，那就破坏了最起码的礼节，可能会招致许多人的不满。

这会儿，在摆着许多古老的瓷器、玻璃器皿和祖遗的笨重银器的桌子旁边，一群来宾——大约四十个人——已经打算站起来了。柔和的阳光穿过垂下的窗帘照进房里，给全套餐具平添了整齐悦目的光辉。如同在整个庄园里一样，这儿的一切都证明了昔日的豪华。在这里没有任何新添的东西，但是，尽管命运变化无常，由于能干而又谨慎的主人备加爱护，先前的一切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主妇穿了一件用发光的玻璃串珠绣成花纹的外衣，她做了一个手势，表示酒宴到此结束。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的寡妻在上坐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是个漂亮得惊人的女人，尽管上了年纪，儿子也有三十岁了，她却至今还能令人倾倒，但是，如同全区所知，她一向跟那种卖弄风情的女人绝不相同。自从在那可怕的时刻听见了丈夫的噩耗以后，二十年来她没有除下丧服。她

迁居到了自己陪嫁所得的田庄上，不再踏进社交界，一心一意教养自己的独生儿子，过着象修女一般的生活，对于任何一个胆敢向她暗示再醮机会的人她都报以白眼。在这个容貌美丽、身材匀称的女人身上，穿了一件由于有许多条精美的沉甸甸的褶皱而垂落下来的黑外衣，在她的举止神态之间，有一种忠贞节烈的气概。她的浅色的、开始变白的头发梳得很光滑，系着一根黑色的花边的饰带，象志哀的黑框子似的把端正、白净、富有表情的脸果在中间，脸上微微看得出皱纹，象一根根细线一样聚集在忧郁的大眼睛旁边和严肃、骄傲的咀角上。她的丧服上面没有一件光华耀眼的装饰品，愉快的微笑难得照亮她那若有所思的、凛如冰霜的脸。当她从旁边走过或者把脸转向什么人的时候，她总是仰起头，垂下眼皮，使她具有一种谦逊的同时又是骄傲的神气，其中骄傲的成分比较多一些。她刚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主人连忙向她伸出一只手，从他几乎是慌张失措的动作里，可以推知她在家族中受到何等的敬重。

一个相貌忠厚的、肥胖的邻居伸手来扶别涅迪克特先生的姐姐雅德威加·达若茨卡太太。她完全不象她兄弟，而是一个矮小的、红脸的女人，喜欢饶舌，穿了一件十分奢华的天鹅绒外衣，遍身珠光宝气。她站了起来，把一只带手镯的手放在邻居掌中，然后极力张望她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两个少女，看她们跟什么人成对儿走。

她的丈夫引导着艾米里亚太太，他是一位有着贵族脸型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头发稍微有点花白了，刚才他在席上滔滔不绝地、天花乱坠地纵谈意大利、巴黎、奥斯坦德①和欧洲其他的名

① 比利时西部的一个滨海城市。

胜地方。总之，达若茨基一家——父亲、母亲和几个女儿——都给人十分豪华的印象。从达若茨基的全部言谈举止当中可以感觉得到，这是一个地位稳固、踌躇满志的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谈了许多的国外见闻和各种各样的娱乐。

比得上达若茨基一家、也许比他们更富有的鲁瑞茨坐在一个娇小动人的女子旁边。这个女子长着淡黄色的头发，穿了一件窸窣作响的浅色的缎子外衣；她转动着可爱的、插上了鲜花的小脑袋，一面用两条裸露的雪白的手臂活跃地、但是有点稚气地比划着，一面操着法语喋喋不休地告诉鲁瑞茨：两年以前她comment[①]在海滨迂见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他comment一下子就博得了她的欢心，但是她的父母——他们住得离这儿很远——久久地不同意她那么早出嫁；柯尔钦斯卡太太comment来到了海滨疗养区，亲自为儿子奔走忙碌，清除了各种障碍；两年前他们comment来到了这里。她感到这一带地方十分寂寞无聊；没有一个相识，没有一点娱乐；济格蒙特在这儿也无法作画——他既找不到题材，又缺乏灵感；大概，他们不久就要到慕尼黑或罗马去，在那儿，济格蒙特的天才……等等。

鲁瑞茨因为他的优美的身材和白得象羊皮纸的脸，在这群客人中间显得很特别；他一面曲意俯就地听着娇小的黄头发女人的柔声絮语，间或插进一言半语，一面频频地从夹鼻眼镜的镜片后面打量对面的桌子角；在那儿，尤斯青娜也操着法语，正在和一个上年纪的、差不多谁也不认识的外国女人——达若茨基的小女儿的家庭教师——谈话。当鲁瑞茨的视线从尤斯青娜身上移开时，有好几次碰见了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济格蒙特·柯

---

① 法语：怎样。

尔钦斯基的目光，——这是个黑头发的美男子，然而对他的年令来说，却有点过于苍白和阴郁。他们两人常常注视同一个方向，这就使鲁瑞茨的薄咀唇上开始出现了讽刺的微笑。但是娇小的克洛琪里达只顾说笑和做手势，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当他们从桌子旁边走出来时，她象小孩一般快活地抓住了济格蒙特一只手，仰起了优雅的小脑袋和兰眼睛，几几喳喳地不知道又说些什么。

这样就形成了主要的四对，其余的宾客跟在他们后面，拖了一大串；这些人已经朴素得多了，他们的面貌和衣著表明了艰苦的生活斗争。这都是柯尔钦斯基的左右邻居，处于和他多少有点类似的地位，过着和他大致相同的生活。妇女们戴的是不值钱的小饰物，穿的是褪了色的外衣，而那些皮肤黝黑、留着口髭的男人则是穿着绝不时髦的常礼服。今天，在这个豪华的交际场合中，他们也暂时快活快活，或者极力表现为快活的甚至风雅的人。然而根据他们拘谨的、不灵巧的动作不难猜到：这种成双成对走出餐室的繁文缛节对他们来说是不习惯的，假如从前某个时候他们讲究过这类排场，那也是很久以来就荒疏了。男人们的举止态度比较老实，然而妇女们却矫揉造作，做出矜持的或者妖娆的模样，干瘪的咀唇上流露了不自然的微笑，使她们带有几分愚蠢的或者浮夸的表情。

在这几对衣衫朴素的、容貌中留下了时代烙印的客人后面，又是几对光采焕发的男女。鲁瑞茨引导着装扮得象天仙一般的达若茨卡小姐，她继承了外祖父斯坦尼斯拉夫·柯尔钦斯基的颀长的身材和贵族父亲的冷淡的面貌，而她的新婚的丈夫——有着白净面皮、淡黄头发和英国式连鬓胡子的伯爵，把手伸给了她的妹妹——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活泼而又娇媚的少女。随后是基尔洛和今天已经不用麻纱手巾包脸、而将它系在脖子上

的节列莎·普林斯卡，基尔洛的姿态那样滑稽，许多人都瞧着他们发笑，有几个甚至大笑不止。他不住地翻白眼，把她一只手紧紧地挽在身边，附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些什么，显然，他是为了给艾米里亚太太取乐才选中她的。在他们后面乱哄哄地拥出了一伙男女，带头的是主人的二十岁的儿子和十四岁的女儿。

尤斯青娜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匆匆地走到父亲面前，老头儿没有注意到宴会已经结束，还在贪馋地吃他没有吃完的那一份丰盛的软点心。她俯下在黑头发上插着两朵野花的脑袋，触到了父亲的肩膀。

“我们走吧，爸爸！”

“马上就走……你瞧，我一会儿就吃完啦！”

“大家都走了，”尤斯青娜低声地不同意说。“一个人坐在桌上不雅观啊。”

老头儿的兰眼睛惘然若失地望着俯身向他的女儿的脸。

“不雅观就不雅观；没法子，我们走吧……”

他瞥了一眼剩下的软点心，用餐巾使劲擦了擦丰满而又红润的咀唇和灰白的胡髭，然后站了起来，习惯地挺出肚皮，伸直了身子，在尤斯青娜的搀扶下跟在别人后面走，但是和他们隔着相当大的距离。

“这顿饭不错，”老头儿嘟哝说，“挺不错的……炸肉排有点不怎么样，炸得太老了……然而仔鸡和龙须菜却妙极了！你吃了吗，尤斯青娜？”

“吃过了，爸爸！”

“嘻嘻嘻！”老头儿笑起来了，含着愉快的嘲谑意味瞧了瞧女儿。“难道今天你会注意到这种东西？不是有几只小鸟在你脑子里跳吗，呃嘿！我听说，基尔洛对艾米里亚太太谈过，似乎鲁

瑞茨对你……那个……而且济格蒙特又开始接近……从前的旧情！你记得不？一个人尽管结了婚，可是控制不住心猿意马，——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我记得……”

尤斯青娜仰起头，垂下眼睛，用她平日的步伐走着。可以看得出，父亲的话对她仿佛是耳边风。

餐室里只剩下几个仆役，他们是跟随自己的老爷太太一同来的，邦着主人家里唯一的厨房童仆在酒席旁边侍候。马尔达也在这里，她穿着节日的外衣，领子上扣着一枚采结，头发上插一把高高的梳子。她虽然也给自己摆了一份餐具，几乎没有就席，自始至终在留神注意仆人是否按照规定的顺序迅速而又整洁地上菜。

还在这次宴会以前一个星期，她就已经没有一分钟安静，现在，当客人都已离开餐室的时候，她在椅子上疲惫不堪地倒下了，腰曲弯背地坐着，双手落在膝盖上，脑袋低低地垂下来，因此她的高大的身躯忽然卷缩成一团，变得好象更小了。她的若有所思的目光慢慢地滑过长餐桌和挪乱了的椅子，在她低垂的前额上出现了深刻的皱纹。她凝视着前面，不住地摇头，似乎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了从前在这儿见过的不同于今天的人物和景象。她的热情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黯然失色，蒙上了泪水。

忽然在她后面听得弗兰涅克的响亮的童高音：

“咖啡来啦！”

她象弹簧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奔到屋角里一个单独的茶几旁边，那儿已经放好了一大壶刚煮得的咖啡。马尔达小姐拿起咖啡壶，开始把咖啡斟在古老的瓷杯里。

“弗兰涅克！”整个房间开始隆隆地响起了她低沉的、微微沙哑的声音。“你怎么这样擦杯子？底下还有灰呢。快拿一条干

净的手巾来，你这个粗心大意的小鬼，听见了没有？”

这时，客人已经离开了餐室，一对对地走过宽敞的过道间，末了，他们在客厅的中间站住，开始客客气气地互相鞠躬，分散就坐。安德若约娃太太没有抬起眼睛，只是含着笑意，微微点头谢过了小叔，然后又骄傲地仰起了脑袋。达若茨卡太太接受了胖邻居关于她喜得佳婿的祝贺——因为她有个女儿嫁给了伯爵，她那样热情地摇了摇胖邻居的手，以致她的手镯丁丁当当地响起来。娇小而又年青的柯尔钦斯卡太太对冷漠、阴郁的丈夫淘气地行了个深深的、几乎一躬及地的屈膝礼，然后又抓住他一只手，仿佛一分钟也不愿和他分离。

“Tu fais dis folies, Clotilde! ①” 丈夫轻轻地告诫她。

“Mais puisque je suis folle de toi! ②”她紧紧地挨着他，仰望着他的眼睛，悄声回答。

艾米里亚太太陪着太太小姐们向沙发和圈椅走去，同时结束她和丈夫的姐夫——身材高大的、直挺挺的达若茨基——的交谈。那一个把苍白而清癯的、长着花白的连鬓胡子的脸亲切地向着她，为她绘声绘影地、不厌其详地描述了瑞士的美景。

“弟妇，您应当摆脱这个偏僻的地方，哪怕能在那神奇的阿尔卑斯山中度过一个短时期也好。我相信，这是使您心情愉快和身体健康的最有效的方法……”

然而，艾米里亚太太此刻的心情和健康状况看来已经好到无以复加了。瞧见了她那容光焕发的面孔，谁也想象不到她在最近几天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光是孩子们的到来，破坏了她生活中的平静，带来了喧闹与忙碌，就花费了她好几个不眠之

① 法语：你疯了，克洛琪里达！

② 法语：要知道我发疯也是由于你呀！

夜，这会儿又是命名日……她曾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嘶嗄、偏头痛、神经痛、头晕——一句话，妨碍这次庆祝酒宴的种种毛病的发作。无论白天黑夜，她都是这样忧心忡忡地度过，她服用了加倍剂量的溴化物、稠樱汁水和含水碳酸镁，用不同的盐类溶液含漱咽喉，搽了各种各样的软膏。

这样一直闹到今天的早晨，在她花费很多时间仔仔细细梳妆打扮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往年的情形，心里产生了一种热烈的愿望，希望自己成为象从前那样的人，是的，象从前那样，哪怕是一天也好……她兴致勃勃、精神饱满地走到客厅里去，她的行动是那样进退自如，在昨天晚上还是不可想象的，进了客厅以后，她喜气洋洋地谢过了对她的娇弱的身体表示同情的两个邻居，开始和她们谈论起来。

在散席以后，主人邀请了几位最尊贵的客人和亲戚，同到面对花园的宽阔的凉台上去抽雪茄烟。

在打开了的玻璃门外面，是一扇巨大的绿屏风：枫树、菩提树和榆树伸出粗壮的枝条，互相穿插，连绵不断；一阵风吹来，好象是你推我挤似的。野葡萄的老藤错综纠结，形成几根粗大的柱子，彼此间用希疏的藤蔓联系着。

鲁瑞茨、长着英国式连鬓胡子的青年伯爵和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显然都不想抽烟，因此没有和那些上了年岁的邻居同到凉台上去，现在他们站在客厅角落里打开了的钢琴旁边，十分客气地低声谈论什么。过去他们不大认识，今天象萍水相逢似的偶然碰在一起。他们的面貌彼此不同，但是此外的一切——最新的时装、风流的体态、象女人一样光洁的皮肤、极其文雅的动作、谈吐从容和满口法语的作风，都证明他们是一个类型的人，是相同的家庭教养和经济地位的产物。他们之间的差别大概在

于；伯爵把话拖得很长，常常滥用法语词句，而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的话不那么冗长，而且他留着长头发，在姿态和面部表情中看得出他富于幻想，会使人联想到他的艺术家的禀赋和性格。

这当儿济格蒙特叙述了他在慕尼黑居留期间的生活，那两年他得到的好处和艺术享受，比他在各个研究院——起初在维也纳，后来有个短时期在巴黎和杜塞尔多夫[①]——的多年学习还要大些。伯爵也称赞慕尼黑、维也纳和巴黎，但是他毕竟更喜欢意大利，据他说，在它醉人的自然美景中常常可以碰见绝代的佳人。

鲁瑞茨在维也纳住得最久，他认为这个城市乃是人间乐园，而且，如同他含着自嘲的微笑述说的那样，它在他心里留下了最美妙的回忆。他说完这几句以后，另外两个不大熟识的对话者忽然同时互相瞧了一眼。在他们这会儿更加聚精会神的目光里闪现了几乎察觉不到的讥讽，而咀唇边掠过了会心的微笑。

"我刚才有个想法，"伯爵说，他的话拖得比平常更长，"多么奇怪……或者，更正确地说，多么苦恼……在这些地方待了一个时期以后，忽然觉得好象处在一个荒凉不毛的沙漠里……"

大概现在三个人具有同感。鲁瑞茨的手神经质地拉了一下夹鼻眼镜的链子，暂时从镜片后面解放出由于心中愁烦而黯然失神的黑眼睛，脱口而出地说：

"Tout lasse！[②]"

"但是，据我看，"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转脸对他说。"伯爵所说的这个荒凉与单调的沙漠还不致于就使您感到厌烦，——您在这儿的田庄上总共才住了三个月。而我呢，这种体验算来

---

① 杜塞尔多夫是德国鲁尔区的城市，莱茵河畔的港埠。

② 法语：一切都使人厌烦！

已有两年了，我有权说，我在这儿的寂寞和苦闷是无穷无尽的……我不明白，在这些谷仓、牛舍和所谓业务中间我怎么能活得下去……”

“但是您至少还有卓越的天才，可以用它安慰自己和愉快地消磨时间，”鲁瑞茨亲切地说。

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那张苍白的、嵌在黑色的连鬓胡子里的脸痛苦地颤抖了一下。

“我已经开始怀疑我是否有什么天才，”他故意做出随便的神气回答。

“您现在在画什么？……”伯爵开始问，但是没有说完。

在济格蒙特背后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大学生。他长得身材匀称，不高不矮，急剧的手势和常常变化的面部表情显示了好动的和神经质的性格。他的白皙的疲倦的面孔既文雅又漂亮。上唇刚长出浅色的短髭，跟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一模一样的深棕色的大眼睛炯炯发光。看来，他的活泼和热情帮助他克服了几分胆怯与腼腆，他把两只手放在背后，向鲁瑞茨微微点了点头说：

“请原谅我，鲁瑞茨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兴奋。“我希望知道，您打算在您的沃洛夫席那进行哪些革新和改进。据说，这个庄园已经荒芜了，当我听说您迁居到那儿时，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多么希望和您认识，和您详细谈谈……我愿意知道的一切。”

在这以前不久，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曾把儿子介绍给还不认识他的客人。鲁瑞茨瞧了年青人一眼，看见他虽然态度羞怯，却是那样热情地向他提出问题，他马上明白了他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于是他客气地笑了一笑，在踌躇了片刻之后，回

答道：

“我也感到十分愉快，请您相信，在我这方面本来是乐意满足您的愿望的……但是……但是……我还没有想到在沃洛夫席那进行任何革新和改进。”

在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灵活的、富于表情的脸上出现了天真的和由衷的惊讶。

“怎么！”他开始说。“我还以为正是象您这样的人……又年青，又有钱……应当带来首创精神……做个榜样……发展科学……”

“但是我根本就不怎么年青，”鲁瑞茨不自然地笑了起来，他的前额神经质地颤动了一下。

“Quand on a mangé un million, on se sent un siècle sur le dos, n'est-ce pas?[①]”伯爵带着几分狎昵的意味低声对他说。

但是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不肯到此为止。

“您要知道，我对这个问题感到极大的兴趣……我有两年不在家中，去年暑假家父答应了让我去到几个管理得很好的大庄园里实习……现在我升入了三年级，对于应该怎样推进事业已经有一些认识……我们这边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很糟，从各方面看都很糟，因此我觉得，先生，您有责任把自己的全付力量贡献给人民和土地，以便……”

“维节克，”堂兄济格蒙特用不满的声调插话说，“你的脑子已经被理论塞满了，你准备随时随地宣传这些理论……然而这正是年青人的特点……”

---

① 法语：在挥霍了一百万之后，你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整个世纪，对不对？

“当然，”维托里德两眼灼灼发光，他挺起胸膛，仰起脑袋，打断了济格蒙特的话，“你说我年青，我一点也不认为这是屈辱。但是你也是年青人，你也没有权利满足于你的艺术家的桂冠。假如我问你，在你的奥索夫崔境内农民的光景如何……比方说，从道德、教育和经济地位几方面看……你将怎样回答呢？”

“我将回答：从这几方面看，一切都坏到不能再坏，”济格蒙特含着轻蔑的微笑说。

“你能够这样心安理得地说出这种话来吗？先生们，你们大家能够漠然无动于衷吗？”年青人红了脸，又向着鲁瑞茨说，“我觉得，至少您的想法是不同的……咳，济格蒙特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后来，他又是……艺术家！但是您当然会体谅人民的，他们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么久，但是现代的思潮承认他们享有各种权利……”

“亲爱的维节克，”济格蒙特打断了他的话，他显然忍耐不住了。“现代的思潮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而且……”

“而且值得尊敬，”伯爵带着嘲笑的意味补充说。

“但是你去问问你的父亲，有一次他想到教育人民，体谅他们，结果落了个什么下场？……”

维托里德满脸通红，象个女孩子一样，他垂下了头，低声地含胡地说：

“我的父亲……不怎么富有……也许，他缺乏足够的资金……”

提起父亲那回事显然使他感到不愉快，但是他立刻又怀着先前那样的热情，把脸转向鲁瑞茨。

“可是您……”他开始说。

这时候听见了另一个年轻的、比他更豪放几分的声音：

“维托里德的话不错，一点也不错！先生们，纠正过去几代的错误、为我们青年人开辟道路的责任不在你们肩上，又在谁的肩上呢？只要是到过比较文明的地方，一看见这种落后状况就令人生气……贵族的庄园或者是完全破败了，或者是用最原始的方式经营，土地逐渐从你们手中失去，人民变得野蛮起来，可是谁也不肯动一动指头去改进业务……提高业务……实行某种革新的措施……”

替维托里德邦腔的是他一个年长的同学，别涅迪克特先生的一个邻居的儿子，也是大学生，这时他正坐在凉台上。

“热度在升高呢，”伯爵对鲁瑞茨悄悄地说。

然而鲁瑞茨只是垂下眼睛听着，同时神经质地玩弄夹鼻眼镜的链子；前额上痉挛性的颤动一直没有停止，他觉得它已经扩大到颅顶上，接近希疏的、微微卷曲的头发。不知是什么使他感到苦恼，为了躲开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他请求济格蒙特介绍他会见安德若约娃太太。

伯爵缓缓地走到客厅的尽头，——他的新婚的妻子正在那里；在两个大学生中间又加入了第三个同学，他们退往旁边，一面热烈地谈论，一面不住地做手势，而济格蒙特和鲁瑞茨走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那儿，在太太小姐们中间，柯尔钦斯卡太太不知为什么独自默默地坐着。她的儿子介绍过了以后，鲁瑞茨——这个上流社会的年青人向她鞠了一躬，她按照习惯缓缓地点头答礼，这时她的脸上还是那样一付高傲严峻的表情。直到鲁瑞茨在她旁边坐下，谈到三年前他在首都的一次展览会上见过她儿子画的一幅画，她才扬起了眉毛，用她一双仍然十分美丽的眼睛——诚然，由于多年来的痛苦与忧愁，这双眼睛已经失去了几分早年的神采——瞧了济格蒙特一下，紧闭的咀唇也暂时流露

出无限慈爱的微笑。但是她马上就恢复了冷淡而客气的神态，谈起济格蒙特的天才，谈起他在这儿、在家里迂到的种种障碍，得出的结论是：庄园主的义务跟艺术家的习惯与要求无法结合在一起……

在她谈话的过程中，她一反常态，几次不安地回顾，向儿子投出试探的目光，从她的目光里看得出内心的朦胧的忧虑。但是济格蒙特的一只手迅即被年青的妻子抓住了，她含娇带媚地瞧着他的脸，悄悄地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一面说，一面牵着他走到一旁去了。

这时，坐在沙发上和圈椅上的太太们里面，有几个在背地里互相点头示意，审慎地交换有关这一对青年夫妇的意见。她们悄悄地说：在这两口子里面，妻子要比丈夫情深得多，尽管克洛琪里达出身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象发疯似的爱他，但是济格蒙特总是那样一付脸色，仿佛这一切都使他厌烦得要命。有人传说，他几乎从来不管产业生计，庄园里的事弄得很糟，安德若约娃太太已经在后悔从前过于娇惯了他，不该让他离开祖国和安身立命的土地到远方去求学。

"她也需要这样，不然她更会骄傲得象个有采邑的公爵夫人，把儿子看成半个上帝呢！"一个喜欢饶舌的邻居开始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那样的女人，身上的绸外衣明显地留下了久经岁月和多次翻改的痕迹。

然而另一个用手托着瘦长的脸庞坐在那里的女人比较温和，对此抱有不同的看法。她慢慢地摇晃着用奇异的羽毛作装饰的脑袋，忧伤地说道：

"他从小失去了父亲……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男孩子没

有父亲会教养成什么样的人，我是十分清楚的：我的儿子就跟柯尔钦斯卡太太的少爷同时失掉了父亲！”

“然而他有个姑母呢，” 前一个反驳说，“就拿这个达若茨卡来说吧，侥幸嫁着了一个有钱的丈夫，现在竟不知道要怎样打扮自己、怎样向别人显示阔绰。她也时常替侄儿吹牛，口口声声说他是天才……”

“这是由于思念兄弟，” 另一个为达若茨卡辩护，“无疑是由于思念兄弟……况且又是多么好的兄弟……多么好的人！……难怪她宠爱他的遗子，千方百计地尽力提携他！……”

这时已经向客人分送过了黑咖啡和冲咖啡的饮料，但是基尔洛夺下了仆人手里盛蜜酒的托盘，把它放在客厅里的茶几上。他的消瘦的两颊泛起了红晕，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薄薄的咀唇边浮现了无忧无虑的欢笑。

这时候，他表现得心满意足，满足于丰盛的筵席，满足于喝下的美酒，也许，尤其满足于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欢乐的嘈杂的声音；他一只手拿着息灭了的雪茄烟——因为客厅里有太太小姐们在坐，另一只手从托盘里连续取出了几瓶五颜六色的蜜酒。

他邀请旁边的人都来拿酒喝，客人一个跟一个地走过来了：首先出现在茶几旁边的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位胖邻居，从外貌判断，这是一位饕餮家和乐天主义者；在他后面，别的邻居也从凉台上匆匆地赶来；最后来到的是奥若里斯基老先生，手里拿着一个空酒杯。

“您喝什么酒：酸樱桃酒、玫瑰酒、咖啡酒？” 基尔洛问。“也许，您现在要换点别的吧？什么酒呢？我听您吩咐。”

“来点咖啡酒吧，如果您允许的话。”

“行，行！这是第几杯啦？”

“第二杯了！”尤斯青娜的父亲含着善意的微笑，丰满的咀唇咂咂作响地回答。

“可是上帝喜欢三合一啦！”基尔洛哈哈大笑，又满满地斟了一杯，放在醉颜微赤的老头儿面前。

站在旁边的人都知道促狭鬼基尔洛有意灌醉老头儿，一齐笑起来了，但是那一个拒绝多喝，他端起一杯酒送到咀边，把另一杯推到桌子中间。

“不，不……”他解释道，“假如我再喝的话，我就不能……那个了……”

“您不能做什么呢？”几个声音同时笑着问他。

“拉小提琴啊！”他回答。

“有道理！”基尔洛表示赞成。“好吧，如果您不想喝的话，那您至少应该到小姐们那里去一趟。您瞧，节列莎小姐多么愁闷……她包着脖子坐在那儿想心事呢……也许她正在想您……诸位先生，你们也许还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小提琴家还是一位情场老手和多情种哩。从前他的名声远播四方，现在也依然不减当年……这一点节列莎小姐是十分清楚的……”

客人中有一位提出什么问题打断了基尔洛的话，那一个作了答复以后，又开始调侃别人了。

这当儿奥若里斯基果然用两个手指擎着没有喝完的一杯绿酒，舒展开两个肩膀，挺出浑元的肚皮，笑吟吟地迈着小步向小姐们走去；她们围坐在一张摊开了几本破旧画册的桌子旁边，联成一个大半元形。

达若茨基的大女儿、二女儿和其他几个穿得比较漂亮的姑娘，都在愉快地闲谈，尤斯青娜也和她们在一起。

她身上是一件朴素的黑外衣，在一群穿红着绿、用各种花边

作衣饰的姑娘中间很引人注目。尤斯青娜象平常一样梳过了头发，辫子上插了一枝野花，她的素净的、长着黑头发的脑袋在这些花俏的和华丽的脑袋旁边，显得越发朴素了。她心里不愉快。她的亲戚达若茨卡姐妹已经向她提过意见，说是天知道她穿的什么衣服参加宴会，又说她的沉默寡言和阴沉的脸色使人想到某种伤心的悲剧。

其实尤斯青娜的脸色一点也不阴沉，但是当别人谈到国外的风光和新娘的嫁妆，谈到晚会和认识的名人，谈到各种娱乐、新书和歌剧时，她几乎从不插言。有时，她无目的地凝视远方，开始沉思默想，这时候可以看出，别人所关心的和引为快乐的一切都跟她毫不相干。难以忍受的无聊使她的眼睛黯淡了，看起来她好象超过了实际的年令。她的面孔是呆板的，甚至当她看见父亲站在盛蜜酒的托盘旁边，听见基尔洛高声打趣和众宾客哄堂大笑时，她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改变。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种司空见惯的逗乐，只是感到自己疲软无力，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不过她的眉毛却皱得更紧了，表现了无可慰藉的忧伤。

但是不管她有什么感受，谁也没有看出来，谁也没有猜想到。不难理解，既然她自己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自然也就无从引起别人对她的同情，没有人把她放在心上，也不觉得有此需要。她的女朋友和表姐妹们——不知道是因为她不能使她们快活呢，还是因为她衣衫朴素——渐渐地都不理她了；坐在旁边的伯爵和新婚的妻子开着俏皮的玩笑，丝毫没有注意尤斯青娜；那两个先前在宴会上时常意味深长地偷瞧她的人已经离开了客厅。鲁瑞茨悄悄地到餐室里去了，走的时候两只眼睛失去了光采，脸色忽然阴沉起来，带着淡漠和不可遏止的烦闷的表情。济格蒙

特·柯尔钦斯基在和妻子低声地、但是相当兴奋地谈了一阵之后，把她留在母亲身边，自己加入了聚集在凉台上的一群客人中间。

在凉台上已经摆开了牌桌，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坐下来玩牌。大家在喝蜜酒、抽雪茄烟和大声地交谈。先前传到客厅里的片言只语都是十分内行的意见：某种谷物一普特能卖多少戈比，一桶伏特加酒的价钱是若干，还有什么翻耕、播种、割草和打谷一类的话。但是现在已经转到了政治方面。第一个提到这种话题的是达若茨基；他象往常一样，挺直了身子，静静地站在一排稠密的树木旁边，一缕缕轻烟从他两片薄咀唇中喷出来，他从容不迫地、娓娓动听地叙述从报纸上读到的各种各样的计划和政策。有时，某个在场的人提出一些逗趣的、有时还是不大客气的意见，打断他的话。那些面目黧黑、在干活时弄得泥手泥脚的农民——他们似乎是从来不看报的——居然也有一套，无所顾忌地发表对远方的国家和风云人物的评论，这时，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争得脸红脖子粗。

主人几乎一句也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他在凉台中间的铁椅子上坐着；灿烂的阳光落在他强壮的、笨重的躯体上，似乎可以数清他前额上和面颊上的皱纹以及夹杂在浓密的黑发中的银丝。他把一只手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无意识地玩弄折射着阳光的一只酒杯，对客人的谈话他不置一词，只是间或摇摇头，独自微笑着，神气有点儿狡猾和怀疑，又有点悲哀。但是，在争论最激烈的当儿，他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抬起头来笑了一笑，用酒杯敲了敲桌子。

“诸位先生，这些报纸只能教人胡涂，”他高声说，“此外什么也没有，只要在晚上读它一会儿——包管你会做一个那样的

梦，叫你整夜都合不上眼。”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别涅迪克特先生曾因为看报而做过什么可怕的梦呢？”从树木后面发出了一个有点嘲笑意味的声音。

“是的，”柯尔钦斯基回答，“我做过一个梦，而且是那样可怕的梦。”

他滑稽地微笑了一下，又往下捋了捋他的长胡髭。

“我不是害怕做梦的娘儿们，但是做了这样的梦，任何人都会头发直竖。事情是这样：两个月以前，在一个晚上，我读了许多关于战争的文章，过去的战争，现在的战争，将来的战争，还有鬼知道的什么战争……我躺上床去，开始睡了，请你们想象一下吧，我在梦里看见，仿佛柯尔钦庄园里出现了俾斯麦的，或者象是他的……普鲁士的……军队……一句话……院子里和花园里到处是兵士，屋子里给军官们挤得满满的……我当然害怕极了，心里想，如果不好好地招待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抢光柯尔钦，把屋子翻转来，放一把火将它烧成灰烬……有什么法子呢？尽管心里一百二十分不愿意，我还是用好酒好肉款待他们，偷偷地看他们的脸色是不是满意。他们吃呀，喝呀，乐呀，叫呀……谢天谢地，我心里说，他们这是满意啦，于是我自己也放心了……罢罢罢，再过一会他们就要开拔！他们把我的东西吃净喝光，花园和院子里的东西通统被糟踏了，连一件完整的也没有剩下……眼看他们已经开始集合，士兵们一个个上了马，军官们正在佩挂指挥刀……不久我又可以安安静静过日子了……我好象走到台阶上，快活得忘其所以，可是我一瞧，在那边，打从那些丘陵后面又开来一支军队……”

说到这里他结巴起来了。

“这个……那个……那个……”他的深棕色的眼睛闪了一闪。“我吓坏了……他们飞也似的直奔柯尔钦而来，可是第一批还没有走呢……真是料想不到的事，我想，为了不叫他们烧掉我的房子，我已经招待了一批，现在简直是我的末日到了。不管你有多大本领也躲不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唉，我的老天爷！就在这时我惊醒过来了，出了一身冷汗，过后一整天都象失魂落魄似的。”

“梦是可怕的，然而上帝是慈悲的，”一个客人尽力安慰他。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梦！”达若茨基高声说，接着哈哈大笑，似乎他在这时候忘掉了平时的矜持；过后他忽然垂下了头——这种动作在平常是从来没有的，于是先前得意地向上缭绕的烟圈变得有点沉重地往下降落了。

“哪儿是什么普鲁士人，”有人在角落里应声说，这是柯尔钦斯基先生的邻居，说话很刻薄，显然他在生活中受过重大的刺激。“在这里是自己人咬自己人，象狗抢骨头一样……我跟庄稼汉争执牧场的官司还没有判决，另一件官司又开始了，起因是林场旁边的一片土地。”

“唉，这些官司真叫我够受了！”柯尔钦斯基痛苦地说。

“我们打官司就跟家常便饭一样，”不知是什么人说。

“A propos,①”达若茨基说道，“你的官司怎么样了，别涅迪克特先生？你记得吗，那个小贵族？……我忘了他们姓什么……”

“包哈狄罗维奇！”柯尔钦斯基接茬说。“可是我怎么对您说呢？他们想夺走我五十俄顷牧场……有人扇动他们，说那片牧

① 法语：顺便问问。

场是属于他们的……闹到法院里，初审他们打输了，转到第二级审……案子转眼就拖了两年了——这些不愉快的事花了我多少钱啊！”

“他们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呢？”几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无非是他们缺少牧场，想要把牲口放到我的牧场上来罢了，”别涅迪克特为自己辩护说。“我可以拿出契据和兰图作证……”

他的情绪开始激昂了，往下还讲了很久关于这场官司的前后经过，一提到这件事他的前额就布满了成百道皱纹。但是他忽然发现客厅里来了新的客人，连忙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时候，坐在沙发上的太太们都好奇地注视周围发生的情况，其中有一个把手举到前额上。

“我的天！”她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说。“来的不是基尔洛太太么！她怎么会来了！大概已经有上十年哪儿也没有看见她！你瞧，她变得多么厉害呀，老了！”

别涅迪克特先生怀着明显的和特殊的尊敬，在客厅门口把手伸给了一个中年妇人，在她后面跟随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年青姑娘和两个穿学生制服的男孩。基尔洛太太为人老实，长得不高不矮，稍微有点消瘦，脖子和两肩外形优美，由于色泽很浅的、在后脑上挽成一个奇异的大髻的头发，远看起来她还象个十分年青的女人。不过在近处却会惊人地发现：她的蓬松而秀丽的头发和几乎象女孩子的身段跟前额上深刻的横纹、黝黑的脸色以及苍白的咀唇形成了奇怪的对照。

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的脸在从前是非常漂亮的，但是现在已经大大地粗糙了，憔悴了；不过她的体态仍然十分优雅，虽然身上穿的是式样过时的旧衣服。她在主人的引导下，小心谨慎地

走到客厅中间，同时不放心地频频回顾跟在后面的三个孩子。

艾米里亚太太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把新客人介绍给几位最受尊敬的邻居——女主人的外衣上镶着附缀了玻璃串珠的花边，走动起来沙沙作响。这时，根据基尔洛太太发窘的脸色可以猜到：她对大型的宴会早就生疏了，如今只是从片断的回忆中记得一些社交规矩，因此唯恐不小心说出不得体的话，或者作出失礼的举动。她在安德若约娃太太身边怯生生地坐下了，那一个立刻相当亲切地、虽然还保持着她平常的高傲的姿态说，她非常高兴看到这么久没有到过任何地方的基尔洛太太。

“别涅迪克特先生那样好心地几次邀请我，甚至特地打发尤斯青娜来请，”基尔洛太太胆壮了一些，说道，“我能拒绝一个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的人吗？”

“这么说，我的小叔有时候能够荣幸地看到您么？”

“啊呀，我的天！”她高声说。“如果不迁见这个高尚的人，难道我对付得了我那些里里外外的事情么？现在已经没什么啦，现在我自己学会了，同时也习惯了，可是当初假如没有别涅迪克特先生的忠告，有时并给予实际邦助的话，那我简直摸不着一点头绪。”

现在，当她由于满心感激而开始大声说话的时候，在她的声音里听得出几分粗鲁的意味，这跟她的优美的身段和动作完全不相称。基尔洛太太的某些措词是一点也不文雅的。

“说实在话，这样好心肠的人在这个自私的世界上找也找不到……”

在安德若约娃太太的脸上闪过了不快的阴影，而坐在婆母身旁的克洛琪里达睁大了眼睛，勉强忍住浮上了她的樱唇的微笑。

女主人连忙向客人表示遗憾，因为如此亲近的邻居今天却光临得这么晚。

基尔洛太太又发窘了，在鞠躬时她笨拙地弯下了苗条的腰肢，然后，为了鼓起自己的勇气，她开始不自然地大声说：

“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几个孩子单独留在家里？三个大的我决定带在身边，——我想，你们不会因此见怪吧，——可是几个小的总不能交给仆人呀，必须等待马克茜米哈到来……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我的孩子全是她一手带大的，只要去唤她，没有一次不到……对待小孩跟对待玻璃玩意儿一样，必须小心谨慎，而我的马克茜米哈对待孩子可真好。”

克洛琪里达躲在婆母背后，用花边手帕捂住了自己的咀巴，免得笑出声来，安德若约娃太太默然不语，艾米里亚太太却用手按着前额和咽喉，仿佛予感到偏头痛和痉挛即将发作。那些上了年岁的太太们坐在沙发上留心观看新来的客人，彼此悄悄地交换意见，其中有一个这样说：

“基尔洛太太变得多么俗气和粗鲁呀！然而她在出嫁以前是个多么可爱的姑娘！……本来她也是好人家出身——娘家姓鲁瑞茨！”

基尔洛从凉台上跑过来招呼妻子——他的确是跑来的。一进客厅，他马上抓住她两只手，无限温存地大吻特吻起来。在他因喝了不少蜜酒而发红的脸上，表现了极大的满足，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这样多好呢！哪怕只出来做一次客也好啊！”他一再地重复着，然后扭转头对客厅里所有的人说，“我的马雷尼亚是一个那样不爱出门的人，怎么也没法把她从孩子和家务上拖开。”

她抬起眼睛望他，同样亲热地握了握他的手。

“大概你们有很久没有见面了吧?”客人中有一个带着几分嘲笑的意味问。

“是的,我不在家中快有一个星期了,”基尔洛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回答。

“我的丈夫性格十分开朗,他不能缺少娱乐,待在家里他会感到烦闷的,而我却十分乐意替他做各种事情。”基尔洛太太匆匆地补充。

基尔洛走过去跟孩子们问好。两个男孩穿着学生制服和走起路来橐橐作响的鞋子,他们背靠着钢琴站在那儿,垂着发红的双手,睁大了眼睛观看客厅里的人和陈设。女孩子被尤斯青娜安顿在其他的少年男女一起。她穿了一件半长不短的白毛丝绫的外衣,系着玫瑰色的腰带,大概在家里无论是母亲或女儿都觉得它十分漂亮吧,但是在这儿,跟达若茨基两个小女儿和显然患了贫血症的苍白的列奥尼亚的华丽外衣一比,它就显得十分朴素,甚至近乎寒伧了。露出在这件外衣下面的一双小脚穿着粗糙的皮鞋,可是旁边几双优美的纤足都穿了空花的袜子和那么好看的鞋子,其中每一双都象玩具一般,可以摆在案上作为装饰,相形之下,使人产生一种特别古怪的印象。

这件外衣的主人如果容貌平常,那也不会使人感到什么特别,然而她的小脸庞却长得十分动人,在目光和行动里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处女美,好象露出在绿叶后面的一朵含苞欲放的野玫瑰。她用兰色的、如同毋忘侬草一般的眼睛有趣地观看四周;在她斜削的肩上垂下了一条粗大的浅色的辫子,跟母亲的一般无二;她把元得象肉团似的、戴着紧窄的手套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静静地坐着。其他几个女孩子在法国籍家庭女教师的辅导下翻阅画刊,她们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便又扭回头继续看她们

的。但是忽然有个身材匀称的年青人，从客厅的对面角落里向她跑过来，他抓住了她一只手，象老朋友那样紧紧地握住不放，随后他就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漂亮的、但是已经疲倦了的脸上含着快乐的微笑。

“好久不见啦，马丽亚小姐……或者，我可以象从前一样，称您为马雷尼亚吧？”

“可以，”女孩子回答，她的脸儿红到了浅色的头发根，在微笑中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那么，您……马雷尼亚，您会称我为‘你’吗？”

“为什么不呢？”她惊异地说。

“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我亲爱的、尊敬的马雷尼亚！我有两年不在家中……在这两年里你长得多高呀！”

“维节克，你也改变了一些……你瘦了……”

“我经常工作，学习，想问题……你做些什么呢？”

“还不是和从前一样：邦助妈妈干活，照看小妹妹……现在，养牛、种菜——都是我的事情啦！”

她说到最后一句时，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的意味。

“马克茜米哈大娘还活着吗？”

“她还活着，身体不坏。”

“那很好！两年前和你一块儿玩的那些孩子呢？”

“他们已经念书了。”

“我的亲爱的好人！我看见了你多么高兴！……我有多少话要跟你谈啊！”

“你会到奥里申卡来吗？”

“怎么不来呢，我当然会来的，一定来！而且不是一次，是一百次。”

他们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感到象小时候一样快乐，幸福的滋味几乎使他们颤抖了。

这时候，仿佛是为他们的快乐制造相应的气氛，在客厅里奏起了钢琴，随后又是徐缓的小提琴声。艾米里亚太太早就感到，如果继续和客人谈下去她就吃不消了；曾经使她心情愉快、谈笑风生的、人为的振奋逐渐被疲惫和衰弱代替了，她的无力的身躯颓然倒在沙发的靠垫上。她用失神的眼睛向尤斯青娜使了个眼色，那一个立刻站了起来，走到钢琴前面。奥若里斯基在喝完杯中最后的一滴酒，又对满脸通红的节列莎·普林斯卡恭维了几句以后，早就技痒地围着大钢琴——他的小提琴就放在大钢琴上——转来转去。现在，他把小提琴亲切地抱在怀里，恰似搂着心爱的孩子一般，然后，他闭上了眼睛，乐不可支地拿着弓子在琴弦上拉动起来。

乐声充满了整个客厅。父亲和女儿合奏了一首很长的、优美而繁难的乐曲。奥若里斯基的外貌逐渐改变了。从他的弓子底下飞扬起来的琴声逐渐增长和加强，老乐师似乎也随着长高了，消瘦了，具有更高尚的面貌。他本来是个矮小的、大肚皮的人，这时候好象变得更匀称和更高了。在低矮的、白皙的前额上所有的皱纹消失了，凝视前方的眼睛闪耀着灵感的光辉。乐声从他的琴弦上流出来，象一道道的溪水似的冲洗掉了他脸上的愚鲁与庸俗的痕迹。在这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身上，有谁认得出一小时以前舍不得放下杯盘的馋鬼和对老处女献媚的登徒子——那个忠厚的、有点愚蠢的、受人戏弄而不以为怪的老头儿呢！

这差不多是一种奇迹，而创造奇迹的魔法师是废寝忘食的热烈的嗜好。多少年来，正是这种嗜好使这位老人的生活平添了

高雅的情趣。

尤斯青娜把困难的、复杂的钢琴分谱弹得不仅准确而且干净利落，可以看出她具有很高的演奏技巧，但是她的表情是冷淡的、无动于衷的，脸上的肌肉一动也不动。她仿佛是为履行义务而演奏，给人一种缺乏热情的印象，虽然她弹来得心应手，而且一丝不苟。她低垂着睫毛，按照默记的乐谱弹着，可是当她抬起眼睛时，目光中流露出来的依然只有烦闷和疲倦。

不过，有一次在尤斯青娜的眼睛里却闪现了苦恼和不安的阴影：原来鲁瑞茨站在客厅门口。在最近一刻钟里，鲁瑞茨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一种惊人的变化。先前，他带着晦气和痛苦的脸色，跨着不稳定的步伐走出了客厅，可是回来时却容光焕发，双目有神，甚至脸上还泛起了薄薄的红晕，仿佛他一下子变得更年青了似的。他在门口站着，用那样一种表情注视尤斯青娜，使得她立刻垂下了眼睛，再也不抬起头来了。这是一个勇敢的、自信能博得异性欢心的人用以挑逗他所爱的女人的目光，表示他决心将她据为己有，如同占有他自己的财产一样。

音乐继续了很久。有些人怀着满足的心情凝神倾听着，另一些人惊异得张开了咀巴，有几个本来在打呵欠的现在也停止了。甚至先前在凉台上大声谈话的人也都变得鸦雀无声。主妇现在可以不必和客人们周旋，——她在静静地休息。

当大厅里充满了演奏得出神入化的 brio ① 的声音时，鲁瑞茨蹑手蹑脚，悄悄地走了进去，在基尔洛太太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下了。

那一个向他亲切地笑了一笑，伸出了一只手。大家知道，虽

---

① 音乐专用名词：活泼欢快。

然他是个举止风雅的三十岁的年青人，已经挥霍掉五十万，而她是个粗衣布衫的女人，肩负着力不胜任的生活重担，但他们却是相当亲近的本家。

鲁瑞茨以他素有的优美的姿势，俯身凑近基尔洛太太的耳朵。

"堂姐，"他悄悄地说，"你熟识奥若里斯卡小姐吗？"

基尔洛太太肯定地点了点头，接着好奇地望了他一眼。

"她常到你那儿去吗？"

她又点了一下头。

"我想求你……你可否在哪一天同时邀请我们到你家里去，就象偶然碰见似的……我不能常到这儿来……我多么希望……"

基尔洛太太开始是睁大了眼睛，极其惊异地丁着他的脸，后来猝然地——因此有几个人扭转头望她——大声说：

"这又是什么意思？"

但是她自知失言，马上缩住了，压低了声音继续说：

"你是不是想迷惑这个姑娘？你可以和她在维也纳见面，但是在我家里你肯定见不着她。"

鲁瑞茨无声地笑起来：

"你怎么这样不开通！"

他有心用这句话激她一激。基尔洛太太果然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但是她马上恢复了自信心，断然地反驳说：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如果能成为不开通的人，那对你倒是好处不小。"

鲁瑞茨仍然不出声地笑道：

"也许……"

但是在这时候他既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也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降低热情。

“亲爱的堂姐，”他又开始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她！……她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而且身材长得多么好……还有那灰色的眼睛和乌黑的头发……”

基尔洛太太注意到了他眼睛里的不自然的光辉和满脸的红晕。这些表现使她感到不快，但是不快之感马上就化为怜悯。

“我多么可怜你。加上你今天又醉了，是不是？”

他又拖长声音说：

“也许……”

音乐停止了；有几个人围住了奥若里斯基，感谢他的演奏并赞叹他所奏的乐曲；他舒展开了两个肩膀，脸上含着喜悦的微笑。

“序曲多么好，”他说，“优美极了！”

尤斯青娜从钢琴后面站了起来，打算走开。但是，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在放过了奥若里斯基以后，却拦住了她的去路。

刚才他以习惯的优美如画的姿势静听着这种真正优美的音乐，看起来他好象被忧郁的和幻想的情绪控制了。现在，他在苍白的嘴唇上作出了不自然的微笑，轻轻地说：

“我觉得，表妹，你现在对音乐的爱好比不上从前了。”

他特别有力地着重说出最后几个字。尤斯青娜在他面前站住不走了，她垂下眼睛，努力保持镇静，以求掩饰她的激动。

“不，”她轻轻地回答，“不，不，我已经一点也不爱音乐了。”

他那样站着，使她不能走开，也无法打断已开始的谈话。

“啊！”济格蒙特感叹了一声，“女人的爱好是没有一定的！不过这对你来说是因为没有谁听你的，除非自己的父亲，虽然他

也演奏得极好。假如你听过……”

他逐渐兴奋起来，他开始叙述他在欧洲各大城市听到的著名音乐家的演奏和新上演的歌剧。他谈得流畅自然、生动活泼，表现了他在音乐和其他艺术方面的良好知识……尤斯青娜站在一旁听他说，只是偶尔插进一句半句。他的声音好象迷惑了她，他的亲昵劲儿使她发慌，禁不住心房突突地跳，脸儿由红转白。他望着这张苍白而又忧郁的脸，一对褐色的、扁桃形的、象所有的柯尔钦斯基家人一样的大眼睛丁住它不动。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沙龙战略家，济格蒙特巧妙地横在中间把她和旁边的客人隔开，然后，他姿态优雅地倚在钢琴上，问她：为什么每逢他来到柯尔钦的时候，不是完全见不到她，便是略一照面就消失了。

尤斯青娜回答：她要经常邦助姨母料理家务，此外，又要照看父亲。

济格蒙特开始笑了。

“为什么不说实话呢？你不愿意看见我，我知道……你忘不了委屈，你鄙视我！而且我自己也开始鄙视自己了！”

在他的声音中包含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懊悔，尤斯青娜连忙说：

“不，不，……不是那个！……”

她还想说什么，但是突然顿住了，因为她发现在客厅另一头有人在注视她，那对眼睛的表情是无法形容的。那是克洛琪里达的眼睛，比往日更兰更亮，但是眼神却有点不平常。基尔洛含着他常见的微笑坐在漂亮的少妇旁边。一分钟以前，他朝着站在钢琴旁边谈话的一男一女点了点头，开玩笑地问克洛琪里达：

“您不吃醋吗？”

“谁？为什么？”她同样愉快地反问，但是，她向他点头的方

向望了一眼之后，马上红了脸。

“您难道不知道？这是您的丈夫最初的情人……他从前和尤斯青娜小姐非常要好，您知道，有句谚语说……”往下他用十分蹩脚的法语补充：“*On*……*on liewen turur*①……”

“A ses premiers amours，②”济格蒙特的妻子带着无所谓的笑容结束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是初恋的情人，——有人告诉过我……但是您大概也很明白另一句谚语：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自然不生气！”基尔洛说罢，从心底发出了愉快的大笑。

但是克洛琪里达马上敛起了咀上的笑容。看到自己的丈夫忽然那样兴奋、那样激动，用身子横在尤斯青娜和其他客人中间，不让那一个离去，絮絮叨叨地不知道说些什么，她觉得浑身都冰凉了。

尤斯青娜的眼睛碰上了闪电般向她射来的充满了忿怒与嫉妒的目光：十九岁的克洛琪里达的心由于悲痛和忧惧而炸裂了。尤斯青娜看见，这双忿火中烧的兰眼睛渐渐地迷胡起来了，充满了久久地抑制着的、象水晶般透明的大粒的泪珠，在不堪忍受的痛苦中，鲜艳得有如花朵似的脸庞变成了怪相，仿佛这是一个受了极大的委屈而又无处伸冤的孩子的脸。

这时候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他的肩膀几乎触着尤斯青娜的袖子——轻轻地问道：

“难道你从你的心里完全排除了关于我们过去的回忆？难道你永远不再把我看作朋友和兄弟？”

---

① 法语：on revient toujours 之讹，意为坠欢易拾。

② 法语：旧情难断。

尤斯青娜吃力地把自己的眼睛从克洛琪里达身上移开，她仰起了头，冷冷地瞧了一眼站在她面前的济格蒙特。

“是的，完全……和永远……”她的回答是那样斩丁截铁，以致济格蒙特陡然脸色惨白，微微鞠了一躬，退到旁边去了。

客厅里普遍地活跃起来了，——有人提议去逛花园。太太们都从沙发和圈椅上站起身来，年青人纷纷从凉台的阶梯上往下跑，在凉台上，一些上了年纪的客人已经在牌桌旁边坐下了。别涅迪克特准备和别人合凑一局文特①，但是他毫无兴趣，只是不得不应酬而已。然而基尔洛却那样上瘾地不时瞧瞧纸牌和铺在牌桌上的绿呢子，甚至暂时停止了嘲弄别人，足见他对打牌的兴趣，比之其他娱乐有过之无不及。

艾米里亚太太和其余的太太一道走近了通到凉台的门口。去到可能吹风而且太阳还很炙人的花园里散步，这不能不引起她的担忧。她向尤斯青娜点了点头，用微弱的声音请求她把大披肩、围巾、阳伞和手套拿来。尤斯青娜马上转身向前室走去；鲁瑞茨跟在她后面跑。

“您允许我替您去取吗？”

在和济格蒙特谈话以后弄得心烦意乱的尤斯青娜没有听见这句话，也没有注意到鲁瑞茨跟着她一同进了前室，走到了挂着艾米里亚太太的衣物的衣架旁边。她忽然感到，不知是谁的象缎子一样光滑的手掌碰着了她的手。她抬起了眼睛，这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年青人，他好象在解开花边围巾的穗子，可是却故意碰了碰她的手，并且用一刻钟以前那样的目光注视着她。他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她耳朵里嗡嗡作响，头脑发热，所

① 从前的一种牌戏。

以她并未很好地理解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是两边面颊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尤斯青娜迅速离开了那儿，她手里拿着舅母的漂亮的大披肩，脸儿通红、双目含怒地回到客厅里。鲁瑞茨却不露形色，拿了艾米里亚太太的围巾和阳伞，夹鼻眼镜的镜片一闪一闪地跟在她后面。

这幕戏大概没有逃出旁人的注意，因为主人的穷甥女迎面迂到几道好奇的目光，而重又倚在丈夫身边的克洛琪里达带着讥讽的微笑，用那种感情强烈而意义明显的目光从头到脚瞥了她一眼，使人不得不感到屈辱。但是这个为自己的幸福激动不安的少妇不过是刚开始尝到人生的滋味，她的忿怒和鄙夷不久就化为悲哀和自怜。她站在凉台的最后一层阶梯上，象小鸟依人般靠着她的丈夫，用央求的目光凝视他的脸。但是济格蒙特的眼睛却向着别处。他不耐烦地抿紧了咀唇，等待着母亲和婶母出来。艾米里亚太太果着大披肩，张着阳伞，勇敢地走到凉台上来了。但是正要下台阶的时候，她却胆怯地站住了，在她的脸上表现了苦恼和惊慌。

“我觉得我走不下去了……不，不，我没有力量走下这些台阶。”她说。

艾米里亚太太的话谁也不感到惊奇，大家都知道她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她的身体多么娇弱。有几个男人争先恐后地向主妇表示愿意给予邦助，但是她谢绝了别人的效劳。艾米里亚太太清楚地知道，她的外貌还是年青动人的，她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废人。然而这些台阶在她看来是可怕的，——她一定会失足摔倒……因此她几次走到阶沿上又退了回去；一会儿向前伸出穿着讲究的丝袜的纤足，一会儿轻轻地惊叫了一声，赶紧把脚

缩回来，好象面前有条蟒蛇张开了大咀一样。这种自我斗争甚至在她的双颊引起了鲜艳的红晕。终于，她抑制住断断续续的神经质的笑声，不是走下，而是迅速、轻巧和优美地从台阶上跑了下来。这一最初的成功大大地鼓午了她，于是，在一群男女亲朋的拥簇下，她开始用匀整和稳定的步伐在林荫道上走着。达若茨基观察到了这种情形，他带着几分讽刺意味对内弟说：

"亲爱的柯尔钦斯基先生，我看尊夫人完全不象她感觉的那样衰弱。"

"还用得着说么！"柯尔钦斯基一面发牌，一面回答，"老待在家里不出门，自然不习惯走路了……不过，她一年到头总是多愁多病！……"

尤斯青娜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门口，目送着客人们分散在花园里，她回转了身，正要到餐室里去，忽然听得背后发出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有人轻轻地喊她的名字：原来是济格蒙特在她后面不安地张望。

"我忘了帽子……我是来找帽子的……"他在窘迫中用颤抖的咀唇说，一面走到尤斯青娜身边来，然后，他趁她来不及躲闪，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表妹，难道你不能收回刚才说的'完全和永远'？难道你把往日的情意完全忘了，要跟我断绝一切关系……甚至是朋友……兄妹？你要明白，我不能……"

尤斯青娜一时惊慌失措，但是她马上就镇静下来，挣脱了手。

"你要我怎么样？"她几乎叫喊起来。"你凭什么权利想把我当成你任意摆弄的一件玩具？够了……我问你……你想怎么样？"

他语无伦次，声音也憋住了。

“我需要你的心，尤斯青娜……你的友谊……信任……”

“我的心！”她拖长声音冷笑起来。“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小孩子，会听信你的甜言蜜语……嘿！那些话说得多么好听……”

她没有说完，向前走了几步，伸手指着花园那边。

“去吧，留着这些话去对你的妻子说。要知道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好心的孩子，况且她又爱你，她的一切全凭你的良心了……至于我的心，”尤斯青娜不由自主地全身震颤了一下。“我的心现在再也不会受你的骗！”

她匆匆忙忙地、东倒西歪地走出了客厅，好象她不仅要逃开济格蒙特，而且要逃开自己似的。

在餐室里尤斯青娜看见了马尔达。那一个俯着身子站在桌子旁边，把果酱和水果分装在高脚的玻璃碟子里，疲累得呼哧呼哧地喘气。尤斯青娜站住了，凝望了一会老朋友的宽阔的、弯曲的肩膀和布满皱纹的脸，然后，她走到她身边，轻轻地碰了碰她的手。

“是谁？”正在用红艳的山楂精心点缀白茶藨子的马尔达大声问。“你干什么？”当她抬起头看见尤斯青娜的时候，声音就更亲切了。

由于刚才的委屈，尤斯青娜还在颤抖，她眼睛里含着泪水，低声说：

“也许，我能邦邦忙，递送什么……收拾收拾……”

“得啦吧！你知道，我干活不喜欢别人插手……我总是一个人干，现在快完了。如果高兴的话，你还是去寻点快乐吧。”

“我没有那种兴致……”尤斯青娜回答。

“那我有什么法子邦助你呢？你老是这个样子。想开一点

吧，捉弄捉弄男人们，你就会快乐了。”

她用平常那种泼辣和嘲弄的口吻说了这番话，但是她前额上的皱纹渐渐舒展，阴沉的眼睛也变得更和悦了。似乎她即将举起流着果酱汁的手，抚摸站在她面前的姑娘的发红的脸。但是这时候在餐室的对面角落里，发出了打碎玻璃的响声和一个人的尖叫。大概是艾米里亚太太的一个爱打扮的轻佻的女仆，看见鲁瑞茨的侍仆衣著十分讲究，不觉出了神，失手摔破了什么餐具。

“真倒霉！”马尔达跑过去大声说。“把一个玻璃瓶打碎了！瞧你们就是这样邦忙的！去吧，我这儿用不着你！你们都出去！还是一切都让我自己动手好些！打破的玻璃瓶是整套中的一个！……这套瓶子也许用了一百年，可是现在完旦了！……真倒霉！……哎呀，呃嘿呃嘿……”

这件事使马尔达那样震动，甚至两只手都发抖了；在她责骂女仆的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不仅是气忿，而且更多的是心疼。她蹲了下来，开始捡起玻璃瓶的碎片，忽然发作了一阵长久的尖声的咳嗽。

五

尤斯青娜从侧门跑出屋外，钻过菜园的篱巴奔向田野。不一会她来到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路面上散布着好象兰色星星一般的矢车菊，两旁挺立着又高又密的、还没有转黄但是已经开始吐穗扬花的黑麦。这条隐蔽在麦穗的海洋中间的小路有点

儿神秘诱人。从附属建筑物的门槛下面开始，发白的和被踏实了的路身迤逦向前，一直延伸到原野的深处。它有时候慢慢地加宽，有时候又逐渐地收缩，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又往右拐……眼看走到尽头了，前面没有路了，但是在附近的拐角或绿色的田塍后面忽然又出现了一条羊肠小道，不知道要引诱人去到什么地方。除了在路上行走的人以外，谁也看不见这条路，然而在路上行走的人又只能看到周围的麦穗和头顶上的苍穹，此外便毫无所见。这一大片麦田仿佛是矮小的丛林，顶梢上是寂静肃穆的，根脚下却蕴藏着看不见的蓬勃的生机，这种生机使麦田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沙沙声、簌簌声、吱吱声、嗡嗡声和唧唧声，交织成不绝于耳的一片喧闹。

尤斯青娜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来到这条小路上，她根本没有想过要到什么地方去。姑娘不是有意识地、而是本能地逃开了使她苦恼、悲伤和感到屈辱的一切。她已经痛苦了几年了，而且一年比一年更甚……但是她为什么会感到自己如此深深地和如此绝望地不幸呢？为什么上帝恰好给她安排了这样一种生活呢？为什么从青春初期的热烈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时她不仅成了孤独的和忧郁的人，而且是个被侮辱者，在心中留下了至今没有干涸的苦汁呢？

许许多多的片断的往事乱七八糟地塞满在她的记忆中。她低下了头，一面想，一面迅速地走着。在她小时候，周围的人们互相谈论：过去他们生活得更愉快，更幸福，谋生更容易，现在不象从前那样快乐了，忧愁和艰苦却比从前更多。人们花了那么多的气力克服这些障碍，以致身体迅速衰老了，而脸上很快就布满了皱纹，因此难怪他们时常发牢骚——对于这些牢骚的实质她现在理解得越来越清楚了。唯有她的父亲觉得自己和从前一

样平静和幸福，他没有花费一点力量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确，这个旧时代的产儿在年青的时候，人们曾因他的卓越的艺术才能而推爱及他，热烈地赞扬他演奏小提琴的技巧，他那富于幻想的眼睛曾经颠倒了那么多的女人。他从来不象最近十年这样，虽然他早已露出了这种变化的端倪。

尤斯青娜记得他怎样渐渐地开始发胖；他的手和脸怎样变得肥厚了，但是她从来没有见过他发愁或者生气。不管他发生了什么事故，不管他自己或他的亲人遭到何种不幸，他永远保持着太然无忧的平静和几乎象孩子般的纯良。只有在他演奏的时候他才会兴奋起来，而他跟小提琴差不多是形影不离的。也许有人认为，他为心爱的艺术耗费了他的全部力量，他不会再顾到其他的嗜好了。其实并不如此。

尤斯青娜的父亲还有一种嗜好。只要看见了女人的漂亮的面孔或者苗条的腰肢，他的鲜明的富于肉感的咀唇——起初在金黄色的、后来在灰白的胡髭下面——便会漾起甜蜜的微笑。也许，这两种嗜好是相辅相成的。演奏的时间愈久，他对意中人的追求也愈热烈；遭到的拒绝愈有力，他的演奏的热情也愈大、愈持久。

在尤斯青娜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少模胡的儿时回忆：她的母亲常常痛苦地哭泣，而仆从们却在背地里发笑，交头接耳地私语。那时候她什么也不懂，只是觉得非常奇怪，但是不久以后她就开始懂得了。至今她还能够清楚地想象出一个略微消瘦的女人和她的柔软的腰肢、乌黑的头发与火热的眼睛。有时候她喜欢说话，举止轻狂，但是更常见的是闷闷不乐……这是她的家庭女教师，一个法国女人……她教过尤斯青娜念书，但是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他们的家，接着奥若里斯基先生也带着小提琴，追上她

一块儿去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从此以后，好久没有回来……不过，他带走的不仅是一把小提琴，因为他在临行之前，又向别人借了一大笔债。

父亲在外过了几个月还是整整一年，尤斯青娜已经记不真切，但是他这次出走的原因她却记得很清楚。谁也不会对一个孩子隐瞒家庭的悲剧和经济的破产。尤斯青娜分明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在一群叫嚷着、威吓着或者哀哀嚎哭着的债主们包围下，她和母亲坐上一辆马车离开了老家。

她们来到了柯尔钦。尤斯青娜永远忘不了她的母亲和别涅迪克特先生的谈话。可怜的女人早已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她预感到自己的疾病没有痊愈的希望，恳求族弟照顾她的女儿，不要坐视她遭受命运的播弄。那时，她又消瘦又衰弱，浑身颤抖，握紧了干枯的象黄蜡一般的双手，晶莹的脸上簌簌地滚下了泪珠。别涅迪克特咬着长胡髭的末梢，眼睛望着地下，他只说了几句话，但是，在谈话结束以后，他吻了吻低俯在他面前的族姐的脑袋，把她伸给他的瘦得可怜的两只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

当她们转回老家时，还在院子里就听见了小提琴声。主人已经回来了，虽然为时不久。过了若干天，在听到族姐去世的消息以后，别涅迪克特先生也赶来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容易把田庄上的债务料理清楚，勉强救出了一笔为数有限的资金，然后他带着鳏居的姐夫和十四岁的外甥女一同回到了柯尔钦。

奥若里斯基先生得到这样一种结局似乎是十分幸运的。经过了最后的一次桃色事件以后，他显著地衰老了，皮肤松弛了，对于异性开始有点淡漠起来。然而他没有放弃生活中的其他快乐。由于有马尔达调理的缘故，柯尔钦的饮食是十分可口的，而

奥若里斯基先生又有的是时间；先前他多少还有些事情需要劳神，现在反而可以整天整夜地献身于音乐了。

接着，在尤斯青娜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庄严的女人的形象：骄傲地仰起脑袋，温顺地垂下眼睛，永远穿着黑色的丧服。在别涅迪克特之后，这是尤斯青娜的第二个恩人。一看见还在为母亲戴孝的女孩，她马上将她拉到自己身边，在额上热烈地吻了一下，她的忧郁的双眼闪现了同情的光辉。她对别涅迪克特先生表示：柯尔钦斯基家的亲戚对她来说不是外人，教育这个女孩不仅仅是兄弟的事情，为了纪念安德若依，她请求允许她共同担负这个责任。当她说到去世的丈夫的名字时，她的咀唇开始颤抖了。

"你知道，三弟，"她最后说，"我是多么神圣地在心中保持着对我的英雄的爱，我是多么忠诚地永久纪念他。虽然人天永隔，他却始终存在于我的精神视野之内。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他谈话，我也时常祷告上帝，求它允许安德若依倾听我的心声，有谁知道呢，也许上帝应允了我的请求！……今天我要告诉安德若依，在他的家里来了一个孤女，我将在你的邦助下，代替他来关怀她的命运。"

她的确热心地从事于尤斯青娜的教育，她和别涅迪克特先生平均分担女孩子的家庭女教师的薪金，又为她订购了书笈和乐谱，缝制了漂亮的衣衫。在尤斯青娜更大一点的时候，她往往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把她留在自己风景宜人的奥索夫崔庄园里居住。那时候，奥索夫崔庄园比现在大得多，也不象现在这样日趋衰败。

尤斯青娜的脑海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与她生活中的主要事件有关的许多形象。她想起了一个比她大六岁的青年，他经常

由几位重金礼聘的教师陪伴着，他的母亲极力避免他和现实生活发生任何接触。他在娇生惯养的生活中幻想着将来成为天才的艺术家，如同周围的人对他予期的那样。尤斯青娜关于一切重大事件和精神上的激动——它们往往成为两性之间粉红色的、纯洁的和延续许多年的爱情的内容——的回忆都是跟这位少爷、狂热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五月的芬芳的早晨，有清辉如水的月夜，有相偕的远游和静悄的低语，有对心爱的诗人的名作的共赏，有在他出国深造时的离别的眼泪，有令人宽怀的希望和来信，有莫可名状的重逢的喜悦，有对未来的憧憬和海誓山盟，有热烈的、过后在咀唇上久久地感觉得到它的甜蜜的亲吻……

现在，一想起这早已逝去的、但是至今还很强烈的唯一的一次爱情时，热血便象汹涌的浪涛一般冲到了她的脸上。她在小路中间站住了，用两只手捂住了脸，但是她忽然变得脸色苍白，眼睛里满含着忿怒，她挺起了胸，继续向前走了。

这首美妙动人的诗是怎样结束的呢？啊，十分平凡！不错，诗中的男主人公第一个大声地说出了“结婚”这个词，甚至重复了它两个月，起初他说得那样坚决、那样无可更改，然而后来却越来越动摇、越来越低沉了。尤斯青娜不仅记得这两个月中的每一天怎样度过，差不多还记得旁人对她说的或者有关她的每一句话。当时她认为问题关系到她的一生，故而集中了视力和听力——那时它们也似乎变得特别敏锐——观察和倾听周围的一切。由于这种缘故，所有的详情末节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她周围的一切都沸腾了。安德若约娃太太甚至好象失去了几分尊严，——儿子的决定使她到了这样绝望的地步。她可以做一个慈爱的尊长，不惜花钱教养一个可怜的孤女，因为这个孤

女跟她那当作神圣的殉道者一般崇敬的、历时愈久爱之愈深的丈夫有着血亲的关系。但是当后来柯尔钦斯卡将这个甚至是她所喜爱的姑娘跟济格蒙特一比时，她发现这个姑娘无论在出身、教养或者容貌、智慧各方面都是那样微不足道，简直不可能想象这样一种结合。

关于这个问题的物质方面她考虑得较少，尽管她是个与上流社会隔绝的完全不讲求实利的人，她也已感到奥索夫崔庄园需要支持和邦助。但是她首先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媳是一位名门闺秀，有着盘据要津的裙带关系，受过与众不同的教育——一句话，是一个能够邦助英雄把翅膀张得更宽和飞得更高的女神。在母亲的眼中，济格蒙特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

这一切柯尔钦斯卡太太都对尤斯青娜说明了，她没有发怒，没有生气，——她怎么能用恶言恶语对待安德若依的亲戚呢！——相反，她面带愁容，虽然也不无高傲的气概。

济格蒙特的婶母是个讲求实际和重视财产的女人，她的表现要直率得多：

"你应当知道，亲爱的尤斯青娜，象济格蒙特那样的人常常跟你这样的姑娘玩恋爱的游戏，但是他们几乎永远不会和她们结婚！"

在别涅迪克特先生头上响起了晴天霹雳。安德若约娃太太在第二天派人把他请到奥索夫崔去；而达若茨卡太太亲自来到了柯尔钦，她激动到无以复加，跑得绸外衣窸窣作响，一进兄弟的书房，她就大声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干预这件事的还有她那具有贵族外貌的丈夫达若茨基先生，他用千篇一律的慢吞吞的声调对内弟证明：这样一种婚姻完全不符合他的脾胃和他的愿望，他的内侄不应该娶一个天知道什么样的人。

这件事使别涅迪克特先生那样生气，满屋子都听见他大声问道："现在你们吩咐我怎样处置这个姑娘呢？——淹死她还是枪毙她？"他决定和济格蒙特自己谈谈这一切。他们交谈了很久，到最后别涅迪克特先生苦笑着说：

"听我的话，我的淘气的孩子，你再到国外去学习绘画吧……奥索夫崔在将来无疑会衰败到不可收拾，但是你大概不会为此心疼……因为，凭良心说，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希望什么！"

济格蒙特出国去了，在几个艺术圣地——主要是慕尼黑——度过了两年之后，带着新婚的妻子回来了。

对尤斯青娜来说，这一切不仅是使她陷于绝望的打击，而且也是一种侮辱，使她体会到什么是自尊心。她明白了比爱情更多的事情，明白她的人格遭受了损害。这是一支锐利的箭，刺穿了她的心，也使她睁开了眼睛，看到许多从前看不出来和理解不到的事情。首先她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对于自己今天寄人篱下的处境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忧心忡忡地思虑着将来。在这以前，爱情、痛苦和幻想占去了她的全部时间，但也滋养着她的思想和心灵。当这种食粮一旦告罄时，尤斯青娜感到她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消磨日长如年的时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寄托自己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希望。

有时，当她闭上了眼睛，想起自己目前的境况和未来的命运时，她仿佛觉得在她面前展开了一望无边的沙漠，她的年青的灵魂好似惨淡的可怜的影子，在沙漠上漫无目标地游荡着。现在，那个人又想在这沙漠上燃起曾经一度那样残酷地灼伤了她的翅膀的情焰。几分钟以前，她觉得他的声音使她从心底震动了。她几乎已经忘掉了过去……那么现在……重归于好么？真的重归于好么？似乎有千百个声音大声对她说："不！不！"假如在今

天苦闷的无目的的生活中她可以……有朝一日……忽然……又将如何呢？

她不是一个小孩，她快到二十四岁了。从前她沉湎在热恋之中，现在她明白了，她可能发生什么事，意识到了热血和痴心有多大的力量……这时她害怕得浑身打了个冷颤，前额上由于羞愧而发热了。她回想起了另一个人的目光和对她的挑逗，那位先生衣著华丽，身体却疲弱不堪，眉毛时时病态地上扬，两只手象缎子一样光洁柔滑，他的手寻找了那么久，终于碰着了她的手。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他看中了她呢？她觉得是这样，甚至太象了，然而她同时也知道，象他那样的人“常常和她这样的姑娘玩恋爱的把戏，但是他们几乎永远不会和她们结婚”。

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她在共同生活的那些人中间有什么地位和意义呢？啊，没有疑问，从前不是有人说过么，她是个“天知道什么样的人”。现在她也同意这种说法，她正是“天知道什么样的人”。尤斯青娜用双手紧紧地按在发热的前额上，她感觉到屈辱的泪水和损害了自尊心的痛苦使她的喉咙梗塞了。

在辽阔的田野上吹过了一阵阵的微风，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和颈项，她稍微安静了。透过泪水，尤斯青娜看到矢车菊的兰眼睛同情地望着她，绿色的麦穗也在不住地摇头叹息。在前面，有一株孤独的枝柯叉丫的梨树兀立在黑麦中间，它的枝干和叶子在太阳里反射出金光。尤斯青娜望了望四周，在她激动的脸上逐渐露出了宁静和安详，她开始忘掉了自己和心中的种种哀愁。姑娘俯下了身子，用手分开茂密的庄稼，她看见了密密地缠绕在麦秆上的淡紫色的田旋花。当她抬起头来时，一根麦穗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她折下了它，开始仔细地观察没有成熟的麦粒。

一只淡紫色的小胡蝶从她脚下飞了起来，在庄稼地上空飞来飞去地绕圈子，尤斯青娜的目光追踪了它很久。不知不觉她离开野梨树只有几步了，在金黄的树叶中间跳跃着、飞扑着和摇荡着的无数只小鸟一下子大声喧噪起来，倒使她吃了一惊。忽然，在不远的地方，在挺立着的黑麦后面，听得一个清晰有力的男子的声音：

“嘿，卡什坦，嘿，嘿！”

过了一会儿他又喊：

“轻一点，格涅达雅，轻一点！”

响彻田野的喊声没有一点忧伤的意味，相反，听起来觉得生趣洋溢，朝气蓬勃。接着又是那个人用口哨吹起了歌曲：

亭亭的雅伙槭，
生长在大路旁，
你到哪儿去，雅谢克①，
抛下我这个姑娘？

这儿没有雅伙槭，狭窄的小路到梨树下中断了，现在高高的黑麦好象是长而且直的绒边，紧挨着一方黑色的正在翻耕的土地。

尤斯青娜从黑麦田里走出来，站在梨树底下。这一边远远地现出一个大半元形的、从这儿望去呈灰色的村落，另一边散布着几个林木葱茏的小岗阜，但是比村落更近；而对面，放眼望去，只见一大片燕麦和开着白花的豌豆。引着尤斯青娜走到田野中间的那条小路虽然在翻耕过的土地旁边中断了，但是在越过这

---

① 雅谢克是雅希的爱称。

方土地几步远的地方，它又开始蜿蜒向前，象一条白带子似的穿过绿色的毛茸茸的豌豆，然后重新在燕麦地里消失了。

有一部犁从一个岗阜底下向着野梨树这边移动，犁上套着两匹马，一匹暗栗色，另一匹枣红色，前腿是白的，额上也有一块白斑。一个身材高大而匀称的人跟在犁后面走，用手扶着高高地翘起的犁柄；这人穿了白色的亚麻布短上衣和齐膝高的长统靴，头上戴一顶不大的便帽，皮帽檐直垂到眼睛上，从后面帽子底下露出了金黄色的头发。他把两根结在一起的粗缰绳搭在肩膀上，跨着匀整的步伐笔直地向前走，看起来他一点也不费力。

这时他已经吹到歌曲的第三节：

打鱼的呀，网儿要撒得远，
把漂亮的雅希拉上岸。

犁走得相当快，犁尖深深地插进土里，黑色的泥土象浪花似的不停地在犁板上翻腾，散成细碎的尘土纷纷撒落。两匹不很高大然而皮毛光滑的马走得整齐而又有精神。离它们不远有几只乌鸦，仿佛在瞧着它们的眼睛，一面笨拙地向前跳，或者垂下了喙，大模大样地歇在新翻起来的泥块上。

扶犁的人忽然沉默了，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色。他迅速地取下帽子，勒住了马，疑惑地望了望如此意外地出现在茂密的黑麦后面的女子。他的咀巴张开了，在金黄色的短髭下面闪现了两排雪白的牙齿。他笑了一笑，又别过脸去咳嗽了一声，然后好象害怕自己的声音太大似的，轻轻地问道：

"小姐，您需要什么吗？也许您迷了路，或者是寻找柯尔钦斯基先生的长工吧？……他们在那边，在小岗子后面……"

他放下了犁柄，准备履行她的吩咐。尤斯青娜沿着狭窄的、把黑麦田和新耕的土地隔开的青草地向前走了几步。

“谢谢！”她回答，“我是出来散步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来到了这儿……”

他扭转头望着露出在黑麦中间的小路。

“您是顺着这条小路走来的吧，”他说。“现在您离家可远啦。不过没关系，您可以从更近的路回去，——就在那边……您穿过燕麦中间，正好走到村子里。到了那儿自然有人指点您回转老爷的庄园……”

当他指着被一条路隔开的燕麦田时，他的声音已经更高了，看得出他希望表示礼貌并乐意为她效劳。

尤斯青娜注视着他的动作，由于他的体态端正，他的动作也特别灵巧。她不能不注意到：在他明朗的、浅兰色的眼睛里，除了忸怩不安和腼腆以外，还有一种极力掩饰着、然而抑制不住的快乐。

“您是杨·包哈狄罗维奇先生吗？”她有点羞怯地问。

“正是，正是！”他重复说，然后用手指抚摸着犁，垂着眼睛轻轻地问道，“小姐，您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有时候看见您……马尔达姨母常常对我说起您的父亲和叔父……”

他又扭转了脸，在咳嗽了一声之后，更勇敢地回答说：

“大概是谈安哲里姆叔叔吧，从前他和马尔达小姐很熟悉……”

他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看来，他在鼓起更大的勇气；仃了片刻，他补充说：

“从前我也常到柯尔钦去，那是我的父亲带我去的，后来我

就再也没有去过了。既然没有事情，去那儿干什么呢？”

这时，他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屈辱的或者不愉快的事，他不服气地昂起了头，扬了扬眉毛，用手抓住了犁柄，拉了一下肩上的缰绳，对两匹马吆喝起来：“轻一点，卡什坦！格涅达雅，轻一点！轻一点！”

犁重新移动了，不过已经慢得多，犁尖又深深地插进松软的土壤里，细碎的砂土象小溪般从发光的犁板上流下来。

尤斯青娜沿着黑麦田狭窄的田塍和犁并排走着，奇怪地望着杨·包哈狄罗维奇那张不高兴的脸。沉默了一会之后，她指着一小块地问道：

“这块地是种三叶草的么？”

“可不是！”

“那么它适合种小麦吗？”

他迅速地瞥了她一眼，目光里现出了不信任和警惕。别是讥笑他吧？

“小姐，难道您懂得庄稼活？”

现在尤斯青娜感到难为情了。对于她走过的、常常在她心里唤起喜悦和好奇的土地，她的确了解得很少。当然，从家里人的谈话中她多少听说过一些，但是她从来没有留心观察过庄稼活。这时，年青的农夫那种干起活来轻而易举的样子使她大为惊奇，在她的想象里，耕田是十分艰苦的。

“情况不一样，”杨回答。“有时候吃力，有时候容易。首先要看是什么土壤，其次习惯和气力也有关系。况且现在的犁跟从前不一样了。对我来说，耕一莫尔格地等于是散步。”

说到最后一句时，他精神抖擞地晃了晃脑袋，在金黄色的胡髭下面，在他得意的微笑中，重又闪现了雪白的牙齿。显然，由

于意识到自已身体强壮，足以胜任毕生从事的劳动，在他心里引起了快乐和骄傲。概括地说，在他的身段、态度和言谈之中，既有怕见生人的腼腆，又有骄傲的充分自信，既有女孩子般的羞涩，又有成年男子的健壮的体力，它们有点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迅速地互相变换着。可以看出，这是个愉快的和喜欢说话的人，但是他由于礼貌和恭敬而克制着自己。不过这会儿他的活泼和健谈至少已经战胜了羞怯。他在犁上整理了一下什么，然后挺直了腰，在两匹马身上抽了一鞭，容光焕发地说：

“真想不到今天会在地里看到您。听说，这时候庄园里正在开午会呢。”

“我不喜欢参加这种午会，所以才跑到外面来，”尤斯青娜完全无心地随口回答。

笑容在包哈狄罗维奇脸上消失了，他更长久和更勇敢地瞧了姑娘一眼。

“我早就知道，”他轻轻地说，“您在那个地方不会经常感到愉快。旁人的咀封不住，况且从脸上也能瞧出一个人的心事。我常常见到您，虽然是在远处。”

他仃住了犁。他的声音——他有个宏亮的嗓子，当他大声唱歌的时候可以响彻整个村庄——颤了一下，随即中断了。过了一会，他补充说：

“我这样冒昧地和您谈话，也许您在生我的气吧？”

说时，他鞠了一躬，又担心地瞧了瞧在旁边走着的姑娘的脸。她的双颊泛起了红晕，但并不是生气，——相反，她从低垂的睫毛底下向他抬起了亲切的和试探的目光。他的绯红的脸重又发热了。他不好意思地扭转了脸。

“不过您一定想不到，每逢我瞧见您的时候，我心里就产生

了种种想法。好比太阳没有看见小鸟，可是当它升起来的时候，小鸟仍然会开始歌唱，谁也不能禁止它这样做；尽管它栖息在低矮的灌木上，它仍然有自己的歌儿和自己的意志！……"

这时他再一次，恐怕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突然吧，抬起头来。他的眼睛里闪现了自豪的或者是热情的光辉，他把犁仃放在已经耕完的一垅的尽头，意气奋发地说：

"干吗那样呢！我告诉您，一个人不应该过分地忧愁和苦恼。世界上固然有狠心的人，但也有好心的人。当然，有时候是难以忍受的……哎，多么难受呀！但是总会有一天苦尽甘来。如果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光是想着自己的不幸，那是最糟糕的！……"

"这话很对，"尤斯青娜微笑了。"但是假如一个人在世界上无事可做，怎么办呢？"

"这是不可能的，"他开始说，但是没有说完。

这时候他需要作出一条横向的犁沟，把翻耕过的地和正在开花的豌豆隔开。虽然杨说过，耕一莫尔格地在他等于散步一样，他却把犁仃放在路边，开始拭擦大粒大粒地从他前额上冒出来的汗珠。

尤斯青娜摸了摸卡什坦浓密的光滑的鬣毛。

"多好的两匹马啊！"她说。

"是的，我这两匹马力气很大，并且那样温和，"杨显然感到高兴。"它们熟悉我的声音，十分听话。一切牲口都可以养成习惯，只要你爱护它，好好地照料它。依我看，马在农业中的功用胜过其他的牲口。大概我会跟我去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辈子跟马打交道的。"

他把犁放倒，取下了肩上的缰绳，在丛生着浅草野花的小路

旁边放开两匹马。

“您记得您的父亲吗？”尤斯青娜问。

“怎么不记得呢！他去世的时候我已经七岁了，我觉得他是我最爱的一个人了。”

“您的母亲还在吗？”

“感谢上帝，她还健在，但是我和她几乎从来不在一起生活……”

现在他的话说得又快又活跃，渐渐地摆脱了先前的羞怯。可以想象，尤斯青娜的询问使他心里充满了喜悦，有一会，他的发亮的眼睛曾被喜悦的湿雾迷胡了。

“对您说实话，安哲里姆叔叔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但是自从他生病以后，几年不能起床，这样一来，一切都落到我的肩上了：我要看管农场，又要服侍病人，还要照料小妹妹，那时候我自己也差不多是个小孩呢。在那一段时期，我吃过许多苦头，而且受了别人不少的欺负……”

杨摆了摆手，皱紧了眉毛，但是他马上就愉快地结束道：

“然而现在我们一切都走上轨道了，只是我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幻想。”

“您有些什么幻想呢？”尤斯青娜含着嘲弄的微笑问道。

他窘住了，咳嗽了一声，又沉默了一会，然后回答道：

“人的幻想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它们永远不能实现。尽管你好象已经从心里将它们排除了，忘记了，实际上完全不是，它们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夹痛你的心。”

杨仰起了头，开始沉默了。这当儿在燕麦地里忽然有什么东西沙沙地响起来，接着在狭窄的田塍上出现了一个外表很不平常的姑娘。她长得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好象是健康和力量的

化身。她的淡褐色的、被阳光照耀着的头发编成一根粗大的辫子，从宽阔的肩上垂落在鲜红的短上衣前。她手里握住两个围裙角，围裙里兜满了割来的野生植物。她笔直地挺起胸膛，跨着坚定的大步走过来；从花格子的土布短裙底下看得见一双粗壮的赤脚。还在远处就可以看出，她那双如同矢车菊一般的兰眼睛在乌黑的眉毛下炯炯发光，含着笑意注视杨的脸。她向他点了点头，又冷冷地瞥了尤斯青娜一眼，然后张开鲜红的咀唇，笑着大声说：

"杨先生，看来您倒很有闲工夫，一点也不着急哪。"

他用手微微地托了托帽子。

"您的围裙里兜着什么东西，雅德威加小姐？"

"喂牛的草嘛，好象您看不见似的。难道您是瞧太阳瞧花了眼睛？"

"也许您猜对啦，"杨轻轻地笑着回答。

现在身材高大的、兰眼睛的姑娘满面含笑地走过杨的身旁。她向他瞟了一眼，脸上的笑容忽然收敛了，消失了，她低下了头，迅速地说：

"为什么老没看见您上我们家去？似乎我们并没有住在天涯海角。爷爷在想你哪……"

她没有伫住脚步，绕过犁和马继续往前走了。当她这样兜着满抱的青草，跨着轻捷而随便的步伐走了过去的时候，她那堆满金发的脑袋和强壮的身躯使人想起女神赛丽斯[①]富于生命力的、健美的形象。

"这是谁？"尤斯青娜问。

---

① 赛丽斯是古罗马宗教中司农业与丰产的女神（在希腊为得墨忒耳）。

“这是多蒙图芙娜小姐，我们村里最富有的继承人。她的外祖父雅库布·包哈狄罗维奇只有一个女儿，他把她嫁给了多蒙特。女婿和女儿没过多久都死了，留给了他一个外孙女。她将获得整个农庄，而且听说老头儿还有现金。”

尤斯青娜微微一笑。她已经看出多蒙图芙娜小姐向杨递送那样爱慕的眼色。

“一个漂亮的姑娘！”她望着远去的雅德威加说。

“如果提到漂亮，那从何说起呢！”杨带着明显的惋惜回答。“她实在长得太高、太胖了。然而，”他忽然改口说，“她却是个勤快的和心地善良的人。您信不信，她的农场不比任何一个庄稼汉的更差……她那样能干，一切都自己动手……去年人手缺乏，她只好——简直好笑——亲自和长工一起割麦子、耕地……所以叔叔吩咐过我邦助她。他非常尊敬老雅库布，而且一心想……”

他住了咀，显然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就窘住了，他咳嗽了几声，迅速转换了话题：

“她的外祖父快到九十岁了……他还记得法国人，五十多年以前他和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先生的祖父一同参加过战争。战争结束以后他已经是中年人，成了家，就在这时候他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妻子跟别人私奔了，他却那样念念不忘，从那时候起就有些疯疯癫癫。不是完全丧失理智，而是有那么一点点……雅德威加时时刻刻关心着外祖父，她十分爱他，象照管小孩似的看护他……”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走近了人烟稠密的大村庄。人的笑语和鸡鸣犬吠之声越来越清晰了。在燕麦地尽头的小草坪上，看得见三个年青小伙子，他们都打着赤脚，身穿白土布的衬衣和裤

子；一个宽肩膀、红头发、身强力壮的在割三叶草，两个更年青的正在耙拢割下的饲草，堆成一个个不高的垛儿。

杨笑了一笑，张开咀想说什么，但是他克制住了，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到底忍不住，对双手握着一把丁当作响的、在太阳里闪闪发光的大镰刀的割草人大声说：

“喂，亚达西，你们的三叶草割得太晚啦，简直叫人瞧着害羞！你们准要挨爸爸一顿臭骂的……”

这话把红头发的小伙子激怒了，他头也不回，气冲冲地回答：

“你看牢自己的鼻子是正经，休管别人的闲事。”

一个正在迅速地耙草的弟弟尖声喊道：

“哼，今天爸爸哪有工夫管到我们头上！他刚从城里回来，谈打官司谈得没完没了！”

“今天我已经把种三叶草的地翻耕过了！”杨存心要撩拨他们。

“我们知道！你哪里会落在别人后面呢！骄傲自大，活象一只雄火鸡一样！”割草人火起来了。

“生得完全跟父亲一样，也是那样爱发脾气，”杨转过脸来对尤斯青娜说。“他们是我的远房兄弟，华必安·包哈狄罗维奇的儿子……我们相处得很和睦，不过现在亚当心情不好，因为秋天他要应征入伍了。一想到这事他就冒火，象野兽一般。他们还有个老四尤列克，但是那一个从来不在家里待着，成天牵着一条狗在涅曼河上钓鱼。他们的姐妹艾里茹尼亚您认识吗？……”

他不再向前走了，勒住了两匹马，忧郁地说：

“您瞧，这就是村子和去老爷庄园的大路。”他取下了帽子，犹予了一会儿，然后腼腆地问道，“要不要送您回家去，免得狗或

牛什么的吓着了您。”

他的明亮的眼睛黯淡起来了，也许是他对她说过的那些不能实现的幻想之中的一种使他发愁了吧？也许他在惋惜时间过得这么快，希望能够把太阳留住吧？……他激动不安地望着这个似乎和他完全不同的女子，但是尤斯青娜没有听见他的话。她惊喜错愕地观看着在她面前展开的景象。这是一个十分朴素的小院子，但是姑娘还从未在附近看过这样的庭院，它的清爽和宁静使她欣赏不止。

“多么幽静的一个庄园啊！”她赞叹地说。“什么人住在这儿？”

“安哲里姆叔叔，也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人，——我们的一切都是共同的。”

杨两步就跳过了横在村子和田野中间的白色的大路，打开篱巴门，拿着帽子在门口恭身站着。

“欢迎您进来休息一会儿。叔叔一定会很高兴的，我马上把妹妹唤来……请吧，请吧！”

尤斯青娜已经从篱巴门的缝隙里瞧见了院子，现在门开了，她迅速地走了进来。

杨的羞怯完全消失了，他为自己的简陋的小屋感到骄傲，极力想做一个好客的主人。

庄园相当大。用刨光的木板做成的矮垣墙围起了整整一莫尔格绿得象碧玉一般的草场，场地上有几年前新栽的数百株梨树、李树和苹果树，在这些整整齐齐的、看得出是精心培育的小树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丁点大的果实。在它们中间有几株老樱桃树，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红色的浆果。在果园中央，在两道深陷的车辙之间有一条宽阔的小径，密密地丛生着白三叶草。

果树后面摆了二十来只漆成浅兰色的蜂箱，半截被茂密的红白相间的罂粟花遮住了；高高地挺立在罂粟之上的是锦葵，它茎干粗壮，盛开着扁平的鲜艳的花朵，还有一排稠密的香水薄荷，在深绿的蓬乱的大麻前面显得象是全白的。再过去是几片低矮的菜畦，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金黄的向日葵骄傲地耸起在瘦伶仃的白色的贡蒿上面；在菜畦中间，有些地方散布着成丛的茂盛的紫茉莉。一株百年以上的萨皮尚卡梨已经不能开花结实，但是它的披着叶的枝条却一直伸到小屋的墙上，几扇白色的百叶窗和花窗框在它的枝叶后面愉快地窥望着。

屋子是低矮的灰色建筑，上面盖着茅草屋顶，屋顶上突起唯一的烟囱。这栋屋子坐落在庄园深处，侧边的一堵墙靠着果园，墙上开了两扇明晃晃的大窗户。台阶上有雉堞边的遮阳和低矮的门，对面是院子，院子里有一间谷仓和一间马房，谷仓的檐向前伸出，下面支着几根小柱子，马房前面放着耙子和锯木柴的支架，地上还撒了一堆干草。在屋子后面看得见打谷场和长在场地前面的几株菩提树，再过去，在场地和菩提树后面，闪现着从高岗上看来有如长带似的涅曼河，河那边的黄沙岸和以兰天为背景的一片幽暗的松林也都历历可见。夕阳的斜晖在青草绿树中闪耀着，把已经成熟的樱桃映照成一颗颗红艳夺目的大宝石。在这一切之上，在一片沉寂之中，听得见麻雀细碎不休的吱吱声和蜜蜂单调沉闷的嗡嗡声。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香味，其中主要是新刈的饲草的清香。

有个身材相当高的人在院子里耙拢割下的青草，把它堆成垛儿。他穿了一件很长的黑色的粗呢上衣，戴了一顶大羊皮帽；这顶帽子象第二个脑袋似的高高地耸起，跟其余的服装形成了奇异的对照。这人也许年纪大了，也许身体不好，因为他的背伛

偻着，行动又迟缓。他使起耙子来很吃力，但是没有仃止和一个站在篱巴外面的人谈话。

“感谢上帝，上诉状已经递出去了，现在让柯尔钦斯基先生到上级法院去打上风官司吧！”那个看不见的人迅速地、忿激地说。

“华必安，我对你说过一百次了，我还要对你说第一百零一次；我们和柯尔钦斯基先生争执的那块地实在小得可怜，”戴帽子的人安静地、平板地回答。

“可是为什么不要呢？”篱巴后面的人又大声说。“难道你不希望我们大家好？”

“希望倒是希望，不过我的意见仍然是：不要看见别人的财宝眼红！”

“如果将来证明牧场不是别人的，而是我们的呢？我敢打赌一定会这样！”

“律师哄骗你，你却相信了。”

“能够哄骗我的人还没有出世呢。我不会去求邻居们出主意，也不会请教你安哲里姆，尽管你脑袋里装满了从前向大老爷们学到的聪明……”

看不见的人说话越来越激烈了，在最后两句中听得出恶意的顶撞和忿怒。

老头儿象先前一样慢条斯理地耙着草，一面反驳道：

“华必安，你不要责备我跟大老爷们有过往来……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看见他们了，大概到死也不会看见……”

“这反正一样。一个人在年青时沾染到的习气到老也改变不了，”站在篱巴后面的人唠唠叨叨地说。

一条小狗遍身黄毛蓬松，长着狐狸般的长咀脸，原先在马房

前面的干草上静静地躺着，这时候忽然跳了起来，大声狂吠着向菜园奔去。两匹马斜曳着犁闯进院子，眼看那部犁可能勾倒篱垣，或者撞坏谷仓的墙壁。

“这是怎么搞的？雅涅克到哪儿去了？”看到这种情形，安哲里姆惊慌起来了。

但是杨紧跟在几几乎勾住篱垣的犁后面出现了，他光着脑袋——他的帽子在菜园里滚落了——面红气喘地迅速扶正了犁，把缰绳捞到手里，两匹听话的马随着在马房旁边站住了。然后他急急地跑到叔父面前，抓住了他一只手。

“叔叔！你不知道我今天多么幸福！”他拉扯着叔父的袖子说，声音颤抖了，两只手也在发抖。

“怎么回事？谁在那里？”那一个问，手里的耙子落掉了。

小黄狗绕过了犁和马，吠叫着窜进了菜园。

“穆崔克！”杨大声唤狗。“过来，穆崔克！”

“让它去吧！谁在那儿？是一位小姐吗？她要干什么？”

他把手搭在眉毛上，极力要看清那个女子的脸，穆崔克已经安静了，绕着她不仃地摇尾巴。

杨又抓住叔父的手。

“从柯尔钦来的……尤斯青娜小姐……您知道，过去我常对您谈到她……您过去跟她问个好吧。”

伛偻的老人吃了一惊，他几乎是害怕地往后倒退了一步。

“这是怎么？”他脱口而出地说。“从柯尔钦来的？为了什么？有什么事情？”

“她非常喜欢我们这地方，所以进来休息一会儿……您就去吧，叔叔……”

但是老头儿紧紧地靠在墙上。

“她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去……你把她带进来了，那你自己去陪伴她吧。”

“我得把马卸下来，上点草料啊！”杨情急地悄声说，他已经抓住叔父两只手了。“哎，我的亲叔叔，我的好叔叔……您去一趟吧！……要知道她是来我们家做客呀……得啦，走吧！”

“杨，你发疯了，是不是？两个眼睛简直跟疯子那样发亮……你拉我做什么？你自己去吧！”

“可是马呢？……如果您在自己家里不好好地接待客人，说得过去吗？……别再说啦，您快点去吧……哎，我的亲叔叔！……”

打赤脚的驼背老人将上衣裹得更紧，执拗地摇着戴大羊皮帽的脑袋，越发使劲地贴紧在墙上，但是有什么用呢，他怎么拗得过这个疯狂了的小伙子！

“你总得放开我呀！”他于是不再坚持了。“至少也让我穿双靴子！你简直是疯了！”

“那么你一定去吗，叔叔？”

“我去就是了……不过我要先穿靴子……”

他进屋里去了。杨奔到菜园里。

“小姐，请您坐一会儿，我叔叔马上就来……我得去把马卸掉，”说罢，他又向马房跑去。

在那个又是菜圃、又是草场、又是养蜂场的大院子里，仅仅在屋子旁边有一条板凳，或者，说得更确切，是用两根木桩支着的一块木板，然而它长得连十个人也能坐下。在窗户前面的草地上，横排着一行锦葵，右边再过去几步，成群的蜜蜂在玫瑰色的罂粟和浅兰的蜂箱上面嗡嗡地飞鸣。身材高大而匀称、头上盘着一条黑辫子的姑娘从条凳上站起来了；野外的新鲜空气使

她富于表情的黝黑的脸泛起了鲜艳的红晕。她有点难为情地站在锦葵中间，象是一朵盛开的花，她的眼睛注视着向她走来的老人。

他对她来说不是完全陌生的。以前她听人说过他跟柯尔钦斯基一家有关的往事。如今，这种过去了的事情在柯尔钦已经不再提起了，但是济格蒙特的孤儿的身世、安德若约娃太太的丧服以及别涅迪克特先生的生活方式和忧郁的性格，处处都使人联想到它。尤斯青娜并且猜到：在这个人和马尔达之间曾经有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在近处，尽管安哲里姆行动迟缓，肩膀也是弯曲的，他却显得比远看要年青些。根据他瘦瘦的、侧影端正的面孔判断，他今年大约五十岁，但是脸上的忧愁与痛苦的表情、稍微晒黑了一点的皮肤、凹陷的双颊和失去了神采的浅兰的眼睛表明他经历了许多忧患。当他走到他不认识的姑娘面前时，从他的姿态和鞠躬礼中可以看出他是个颇谙礼节的人。

"我叫安哲里姆·包哈狄罗维奇，"他稍微举起帽子，慢慢地说。"请原谅我没有把帽子摘下来，因为我怕伤风……"

他冷淡地、有点勉强地接触了一下尤斯青娜匆匆地伸给他的手，又迅速地瞥了姑娘一眼。他的咀唇在剪得短短的、已经灰白的胡髭底下没有露出笑容，但是他客气地对客人说：

"请您休息一会儿吧。"

他自己站着，默默地望着前面。虽然他努力想表现得恭敬和亲切，但心里却感到疏远和掩饰不住的苦恼。尤斯青娜看出了这一点，她有点窘迫地说：

"请原谅我打搅你们了。我觉得您的庄园十分清静可爱，杨先生又那样邀请我……"

是因为夸奖了他的庄园使老头儿的心活动了呢，还是说起他侄儿时那种真挚的语气博得了他的好感，——无从揣知，不过他的脸色的确开朗了一些。

“啊，您说哪儿的话，”他说道。“我对您十分感谢……我真没有想到我能有这种荣幸，接待从柯尔钦来的人访问我的简陋的茅屋……”

他又微微地举起帽子。

“马尔达·柯尔钦斯卡小姐近来怎么样？”

“她经常十分友好地提到您哪，”尤斯青娜立即回答。

“不可能的！”安哲里姆表示不相信。“这不过是您出于好意这么说罢了……相隔这么多年……三年前我在教堂里见过她……她变得多么厉害，已经老了……完全不象从前那个人。”

“她早就在邦助我舅父料理家务，要干很多的活。”尤斯青娜补充说。

在老头儿的咀唇边闪过了讥讽的微笑。

“然而她从前是最害怕干活的呀！原来结果还是一样……”

他开始沉思，用瘦长而苍白的手挪了挪前额上的帽子，然后，他黯然地望着远方，慢吞吞地说：

“早晨看见她正是红颜妙令，晚上相逢却已经憔悴……”

也许是这次和尤斯青娜的简短的谈话引起了他的兴趣，或者是她的举止风度使他想起某种早已逝去的往事，总之，有一种力量吸引他，他向前走了一步，在条凳上坐下了，不过和客人隔得相当远。

忽然杨从屋角后面出现了，他望了望正在交谈的老人和姑娘，说道：

“叔叔，尤斯青娜小姐很喜欢我们的园子。”

"你到这儿来！"安哲里姆喊道。

杨犹予了。

"食槽里还没有撒燕麦呢。"

"那你就去撒吧，"安哲里姆说，然后又用手碰了碰帽子，转脸对尤斯青娜说，"我非常欢迎您瞧瞧我的小园子。这一切都是我亲手种植和培育的。如果您在十年前来到这儿，那就只能看到荨麻、杂草和成堆的垃圾……"

尤斯青娜说，她曾听人谈起他长期患着重病。

"那……那是谁说的呢？"

安哲里姆惊讶得口吃起来了。他的浅兰色的眼睛好奇地瞧了瞧尤斯青娜的脸。

"难道在柯尔钦还有人想……想……想起我么？"

他摆了摆手，立即补充说：

"大概是雅涅克告诉您的……不是他还有谁！他怎么也忘不掉我的病……那时候他吃了多少苦头啊——真是一言难尽……这到底是什么病，只有天知道；我病倒在床上，整整躺了九年，象个废物一样……请大夫瞧过三四回……没有一点效验，甚至找不出我有任何毛病……他们说我有忧郁症……称我为忧郁症患者……大概我的病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他渐渐地谈得起劲了，开始用缓慢的、单调的声音描述他遭受过的种种痛苦。从他的叙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从前患的是一种那样可怕的神经病，在它面前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神经病怎么会打倒了一个纯朴的、经常和大自然接触的人呢？马尔达不是告诉过尤斯青娜么，他从前是如同橡树一般结实、如同罂粟花一般红润的人。大概安哲里姆自己也不止一次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继续说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时一个人在田野上走，突然迂上刺骨的邪风，从此他就得了风湿症或者别的什么毛病……往往还有其他的风——不是那种在田野上呼啸的，而是在人的生活中刮起来的……”

他摇摇头，从条凳上站了起来。

“既然您喜欢我的小园子，就请您看看它，怎么样？”

他穿过不久以前刈过的、象毯子一般平整的草地，逐株逐株地介绍果树的品种，把它们的来沉、树令和培育方法告诉尤斯青娜。在他呆板的脸上，那种病态与紧张的表情逐渐柔和以至消失了，奶青色的眼睛里几乎闪耀着愉快的光芒。尤斯青娜似乎也觉得，她在这个安静的庄园里，比起几个小时以前在高朋满坐的家里更痛快、更自由。

他们站在一排李树旁边，安哲里姆详细地叙述他用什么方法保护莱茵克芦笛种和米拉别里种的李树安全过冬，这时候杨又从院子里跑来，站在不远的地方听叔父讲话。

“您相信吗？”他终于忍不住说，“这些树都是叔叔亲手种植的，现在还是他一个人照料……看外表他是那样衰弱，可是他的力气却不小，能够吃苦耐劳。”

安哲里姆转头望着他。

“你过来呀！”他重复说。

但是杨拿不定主意，他忽而跑到院子里，忽而转回来，一颗心牵挂着两头。

“只是马还没有喝够水……”

“既然是那样，你就去吧。”安哲里姆回答。

随后他又把脸转向尤斯青娜，继续他从容不迫的、比起初更随便的叙述，他说：当他染病在床、痛苦不堪的时候，他也没有抱

怨使他成为无用的废人的上帝；他多么担心在兄长死后成了孤儿的小侄子的命运；狠心的邻居怎样欺负他孤苦年幼，侵夺了属于他的财产；最后他终于恢复了健康，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劳动热情。

“自从我病体痊愈，转眼已经过了十年，我的侄子也已长大成人……首先我们打官司要回了被夺去的财产，接着盖起了这栋小屋，然后进行其余的一切：养蜂场啦，果园啦。雅涅克跟一个从京城里来的人学会了养蜜蜂，而我从小就会做木匠，把这行手艺也教给了他。”

他用手画了个大元圈。

“这一切——木板围垣也好，这个台阶也好，蜂箱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成的。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请一两个短工邦忙，但是我们自己是庄稼汉，又是园丁，同时也是养蜂人和木匠……如果一个穷人不仅关心吃饱肚皮，而且想多少美化一下他的生活，使人瞧得上眼的话——尽管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那他就非这样做不行。”

他伸直了伛偻的背，轻轻地、嘿嘿地笑了；在他的眼睛里闪现了亲切的目光。但是这一星半点的快乐不知道为什么，是忧愁袭来呢还是希望破灭，立刻就在他心里息灭了。他重又垂下了头，拱起了背，继续说：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毫无意义的。一个人在现在辛苦劳碌，而将来万事皆空，在现在抱着种种希望，到头来却是一场梦幻……世上的一切象河水似地从旁边缓缓流去，象树叶似地逐渐枯萎和雕落……”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单调，别人可能以为这是他每天早晚再三重复和早已背得烂熟的祈祷词呢。但是他又抬起了

头，开始向远处凝望。

“在上帝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有的人注定了在世上享福，有的人不是这样。我们这样辛苦一辈子，也许将来杨的子孙可以享受这一切——包括房屋和果园。正因为这样，对每个人来说，自己的家总是宝贵的，而我们尤其觉得它可贵……”

他瞧了瞧尤斯青娜的脸。

“有钱的人是另一回事；他们可以到京城去，到外国去，经常快乐逍遥……可是我们怎样呢？我们既没有巴黎，也没有歌剧院，也没有跳午会，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一切……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使劲抓住它不放……”

尤斯青娜扭转了眼睛。她又感到在他的话里有一种牢骚的意味和尖刻的嘲讽，忽然，不知什么缘故，在她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装束时髦的年青人的形象，他用学来的、做作的优美姿势站在她面前，漂亮的眼睛里含着极度的忧伤，对她叙述他在遥远的异国耳闻目睹的现代文明的奇迹。从前她爱过这个人，但是现在她回首前尘，恍如隔世，站在这个庄园里的她跟那个徬徨在柯尔钦斯基家客厅里的苍白的绝望的人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感到自己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宛然是另一世界的柯尔钦。

杨已经骑着格涅达雅，手里牵着卡什坦进了院子；他让两匹马在河里喝够了水，又替它们洗刷了一通。两匹马快活地打着响鼻，抖掉身上的水珠。杨跳下了枣红马，不一会，从马房里面传出了他的声音：

“安托里卡！安托里卡！”

从坡下出现了一个女孩子，身穿短裙和玫瑰色的上衣，打赤脚，挑着一担水。满满的两桶水压得她纤弱的腰身微微弯曲，她张开一条手臂以保持平衡。

“你要什么？”她高声回答。

“拿勾子去摘樱桃吧，不过要快点！”

“这是为什么？”

“招待客人……你到园里去瞧瞧吧。”他放低了声音补充说。

女孩子迅即放下了水桶，取下了肩上的扁担，朝园里望了一望，然后用手蒙着脸，跑进屋子里。过了一会她又出现了，但是已经穿上了鞋，拿着一根装了铁勾的长杆子。她跳过了菜圃，害羞地低了头在园里跑。一朵锦葵花红艳艳地插在她乌黑的发辫上，辫子末梢系着一根大红带子，从瘦瘦的、端正的背梁上直垂到腰际。她纵身一跳，用勾子勾住了树枝，开始匆匆地采摘樱桃。

“这算是他的同胞妹妹，”安哲里姆轻轻地告诉尤斯青娜。“他们同母不同父……在我的兄长死后，杨的母亲改嫁了雅斯芒特，迁居在雅斯芒蒂村，离这儿三英里路。”

他们仍然在屋子旁边的条凳上坐着，但是现在四周围已经不象先前那样寂静和空旷。从围垣的隙缝中闪过了一件鲜艳的玫瑰红的上衣，跟多蒙图芙娜的和雅斯芒图芙娜的完全一样，接着在围垣后面露出了一个女人的前额，大概这时候有一对眼睛企图从缝隙里张望安哲里姆的庄园。过了一会，在稍微远一点的围垣上面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脑袋，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张元元的红脸上翘起了两撇胡髭；再过去一点，在木板围垣终止了的低矮的篱巴后面，有个穿黑色短外衣、把头巾结成包发帽形式的妇人已经站立好久了，可是谁也没有发现。大概她也想瞧瞧邻人的园里出了什么事，不过她只是沉思地用手支着苍白的长脸，一步也没有移动。

安哲里姆毫不理会好奇的邻居们，他慢慢地、详细地询问尤

斯青娜：在老爷的庄园里是怎样种植和培育果树的。尤斯青娜对这件事不大了解，因为关心柯尔钦的果园的只有马尔达。

安哲里姆冷笑了一声，接着摇了摇头。

“从前她却害怕干活哪……”他轻轻地重复说。

杨终于又出现了，他已经完全摆脱了两个心爱的助手。他跑到妹妹身旁，抓住了她一只手，牵着她向条凳走来。女孩子挽着满满的一兰樱桃，在尤斯青娜面前站住了。假如不是兄长拦住她，她大概会放下兰子跑掉，在什么地方藏起来的。她长得纤细而端正，仿佛是一株小白桦树；她的低垂的脸庞那样动人，她一度抬起头，瞧了尤斯青娜一眼，眼睛里流露了那样稚气的好奇和羞怯，尤斯青娜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并且拥抱她，亲吻她覆着短短几绺黑头发的前额。女孩子的脸胀红了，但是远不及她的兄长。杨的脸一直红到头发根，连两个耳朵也是红的。他背靠着一株老梨树的树干，回头看了一看，用手擦了擦前额，一种说不出的感情象潮水似的涌进了他强壮的胸膛，在他的眼前飞午着许多热辣辣的火星。尤斯青娜端详着这个瘦弱的女孩子，同时想起刚才看见她挑着满满两桶水的情景。

“你把水挑到这么高的坡上来……不感到沉重吗？”她轻轻地问。

“怎么不重呢！”女孩子低声回答，一面揪扯着围裙角。

“我们的水是用血汗换来的，”安哲里姆回答。“要到坡下去取水，挑到坡上来。”

“不过水多半归我挑，特别在冬天。”杨仿佛为自己辩解似的。

“不错，他挑水的时候比我多，”安托里卡仰起头，望着兄长

说。“可是我也能挑，”她迅速地、越来越腼腆地补充说，“为什么不能呢？去年我就割过麦子了……”

尤斯青娜开始沉思了……她想什么呢？也许，在她的记忆中重现了一个女人的形象，她是那样柔弱和娇怯，在惊惧和疑虑中几次伸出自己的脚又缩了回来，不敢从几级高的阶磴上走下去。

“一个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当他……”安哲里姆开始说，但是没有说完，因为这当儿在围垣旁边“啪”的响了一声，仿佛一个很大的油炸馅饼掉在地上。

一个穿玫瑰色短上衣的矮矮胖胖的姑娘——的确有点象炸成金黄色的、酥松的馅饼——吃力地跳过了篱巴，迅速地向条凳跑来。老远就看得见，在她长着翘鼻子的元脸上闪耀着两行雪白的牙齿和一对愉快的眼睛。她笑嘻嘻地点了点头，喊道：

“晚安！祝你们晚安！”

“你来干什么？”安哲里姆望了她一眼，简单地问。

“我来向安托里卡借点水用……”

“怎么，你打算把水捧回去么？”主人静静地问。

姑娘瞧了瞧垂在方格子花裙旁边的双手，哈哈大笑。

“可不是真的，”答话时她仃止了笑声，却还露出雪白的牙齿。“谁也不能把水捧回去，不过我不是来借水，我要瞧瞧柯尔钦的小姐。她认得我！”

“哎唷唷，人家怎么会认得你！在大车上见过一面就会认得你！”安托里卡忘了在尤斯青娜面前的羞怯，冲着那姑娘大声说。

“怎么不认得！如果肯把花送给别人，那不仅是认得，想必还爱上了哪！”

“这是真的，那天花束正好落在她身上。”杨证实说。

"可见我的福气够多么大!"邻家的姑娘放开喉咙笑了。

大家都笑起来，甚至安哲里姆也微笑了一下，他转脸对尤斯青娜说：

"艾里茹尼亚·包哈狄罗维奇，华必安的女儿……这一带头一个爱笑爱闹的姑娘……"

"叔叔！这算得什么呢，您自己也未必从小就这样不快活吧！"那一个笑着说。

"可是一个新娘应该老实点才好，"杨说。

"不对，我还不是新娘，爸爸还要去相亲。"

"差不多是新娘了，差不多是新娘了！"安托里卡开始叽叽喳喳地说。"雅斯芒特同亲家已经来过了……是我妈妈给你做的媒呢……也许，你不会说他外秀内粗吧？"

说时，她把一兰樱桃直送到女友的鼻子底下。

"给你，吃吧！"

艾里茹尼亚抓了一大把红色的浆果送到咀边去，但是在围垣旁边发出了一个男人的生气的声音：

"艾里茹霞！你待在那儿干什么？是家里没事吗？艾里茹尼亚！"

刚才在围垣上面探头的那个人从消瘦的老妇人站过的地方跨过了低矮的篱巴，然后不仃地唤着姑娘，同时大踏步向安哲里姆的屋子走来。女儿似乎是为借水来的，而父亲又似乎是来唤女儿。做女儿的一点也不害怕，但是开始沉默了——也许只因为她的咀巴被樱桃堵满了——退到旁边高大的锦葵底下。火红色的穆崔克狂吠着向来人扑去，但是他一抬腿踢开了它，大模大样地在条凳前面站住了。他长得不高，可是很粗壮，身穿粗呢子的长外衣，脚下是一双高统靴子；他的脸活象橙红菌的元盖儿，只

要给后者嵌进两只发光的小眼睛，捏上一个翘鼻子，下面再添上两小撇竖起的红胡髭就成了。

“让我也向安哲里姆的客人问个好吧，”他用高傲的语气说，同时他的狡狯的眼睛闪出了嘲笑的光芒。“这样尊贵的脚跨进我们的蓬门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不知道柯尔钦斯基先生得知他的甥女到过包哈狄罗维奇村——可以说是他的死敌的窝里时，他会作何感想！……”

杨仰起了头，举步向前。

“我和叔叔没有一个仇敌！”他有点激动地大声说。

“华必安，你的舌头发痒了，是不是？为什么跑来说些这样不识高低的蠢话？”安哲里姆如同平常那样慢吞吞地问，同时用微微发颤的手扶正了帽子。

“你自己对柯尔钦斯基先生没有一点反感吗？你没有受过他一点欺负吗？”华必安迅速地说，“你忘了他当着许多仆人喊你和我作小偷吗？你忘了他拉我们上法庭吗？你没有看见他经过我们村庄时怎样趾高气扬吗？”

但是安哲里姆伸直了身子，用苍白的手把羊皮帽挪到前额上。

“关于柯尔钦斯基先生我知道那么多，只怕你和你几个儿子扛都扛不动哩……可是我仍然不对任何人怀抱恶意，将来也不和任何人结怨作对。愿上帝保佑柯尔钦斯基先生健康和长寿……我不咒骂他，永远不会咒骂他。”

他的失神的眼睛开始凝视远处什么地方，两个肩膀又垂下来了。华必安两手叉腰，开始怨恨地说：

“你总是这样，仿佛昨天晚上你刚和上帝当面谈过话似的。我可跟你不同。柯尔钦斯基先生喊过我小偷，他收过我好几次

的钱，说是赔偿被我的牲口踏坏了的庄稼，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的……我不怕当着他的甥女说，这场官司是我一个挑起的。我也鼓动过小贵族，我也聘请过律师，奔走卖力的都是我。让他知道，狗急了也会反咬一口。不管他打赢还是打输，他在这场官司上花费的精力和钱财一定不少。这一点就使我心满意足。山羊如果找不到更甜的东西，那就只好啃小桦树了。他是贵族，住在深宅大院里，而我是破屋里的一个穷苦的小贵族，但是往往有这样的事，苍蝇也能把大象咬出血。也许，我会在这场官司里花光所有的钱，甚至送掉我这条命；也许，我输了的话，愚蠢的人会咒骂我。但是我希望上帝睁开眼睛，使指望它的人不致于掉进深渊……"

他一口气说下去，声音越来越高，有时还挥午起两只手臂；显然可以看出，他心里充满了忿慨，以致在他脸上也冒出了汗珠。看情形他永远不会住口，但是杨终于忍不住了——他早就听得刺耳，咬着咀唇，时时不安地望着尤斯青娜——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

"请您醒醒吧，华必安先生，"他从牙缝里说了两句话。

华必安扭转头，仰面看了看年青人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声说。

"请您清醒过来，"杨重复说。他的眼睛那样忿怒地发光，老头儿心里发慌，马上冷静下来了。

"难道我多讲了什么不成？"他问，声音已经低得多了。

"胡涂话，您多说了胡涂话！"艾里茹尼亚从锦葵下面跳了出来，大声喊，然后她抓住父亲的衣襟，更坚决地补充说："是的，是的！您回家去吧，如果再待在这儿，您又会想到柯尔钦斯基先生了……"

华必安推开女儿，发窘地说：

“如果我错说了什么废话，那就请你们原谅吧……舌上没有骨头——难免不瞎扯……对不起……祝你们晚安！”

老头儿取下了帽子，已经打算走开了，但是他又站住瞧了杨一眼。一分钟以前他还是满面怨气，现在脸上却仿佛舒展开了每一道皱纹，他的红面颊、小眼睛、翘鼻子甚至颤动的胡髭都带着笑容。他对杨挥了挥帽子，大声道：

“如果说基督曾经躲开伊罗德[①]去到埃及，那我躲开你也没什么难为情；不过你得记住：没有鸡旦教训母鸡的道理。活到我这么大的年纪再教训别人吧……祝你晚安！”

他再一次挥动了帽子，向篱巴走去了。艾里茹霞蹦蹦跳跳地跟在父亲后面跑，一面哼着歌儿，把樱桃核吐在路上。

这时在篱巴上面闪过了一把镰刀，接着响起了一个浑厚的、不大的声音：

> 谁希望赫赫威名，
> 就让他负羽从军！

歌声听起来有点忧郁，又有点忿怒。

华必安加快了脚步，喊了起来：

“亚达西，我进了一趟城，你还没有把三叶草割完吗？等着吧，流氓，我要把你的牙齿一个个敲下来！”

“割完了，割完了！……您白白喊破喉咙干什么呀！”一个强壮的红头发的小伙子毫不惧怕地回答，刚才拿着大镰刀露出在篱巴后面的就是他。

---

① 伊罗德(纪元前73—4年)，犹太国王，历史上的暴君。

仍然在篱巴旁边站着的干瘪的老妇人扭转了身子，走向离安哲里姆的庄园不远、但是隐蔽在篱巴和果园后面的一栋小屋。

“艾里茹霞！你去挑水吧！”她用尖嗓子拖长了声音喊。

但是已经听见了华必安的命令的声音：

“别喊了！你只知道任意支使艾里茹霞，对小伙子却一味纵容，让亚达西去吧，女孩子本来就够忙的，现在要准备晚饭了！”

“亚达西！你肯去吗？”母亲又拖长声音问。

“马上就去！”已经消失在门里的小伙子应了一句，接着大声唱起来：

在那儿不会发愁，

喝鲜血如饮美酒！

在安哲里姆的果园里，一下子被沉寂笼罩了。杨抱欠地走到尤斯青娜面前。

“女士，华必安在谈起柯尔钦斯基先生时讲了那样一些蠢话，您不会……因此生我的气吧？”

他听见叔父称她为“女士”，于是他也开始这样称呼她。叔父跟老爷们有过两年来往，比他更懂得待人接物的礼节。

然而安哲里姆却表现了越来越大的不安。他频频地扶正他的帽子，用眨巴的眼睛瞧着西斜的太阳，——它几乎挨着一片幽暗的松林，最多再过一小时就要落山了。

“雅涅克！”

他的没有神采的眼睛不安地望了望侄儿的脸。

“难道我们今天不到杨采谷去了么？”

杨也感到为难了。

“不，还到什么地方去！……耽误一天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事！”

老头儿低头沉吟了。

“不好，不好，”他悄悄地说。“假如我们在秋天以前不能完成这个十字架……”

“您到过杨采谷吗？”杨问尤斯青娜。

她开始回忆。她仿佛觉得她听见过这个地名，但是从来没有到过那儿，肯定从来没有到过。

尤斯青娜站了起来，她第一个念头是应该向主人告辞。她的脸好象一下子僵了，硬化了；现在她显得比她的实际年令更大。当她心里充满了忧愁或惋惜的情绪时，常常会这样。显然，尽管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她却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时常为精神上的空虚而苦恼，因此他们的青春也在迅速地消逝。她不愿意离开这儿，不愿意回到家里去。她回到家里去干什么呢？呆呆地坐在遍身绮罗的伯爵妻子旁边，看人家怎样嘲弄白发苍苍的父亲么？重新去接触安德若约娃太太的怀疑的目光和克洛琪里达含泪的眼睛么？重又在负心人走近的时候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发抖么？……不，不！那儿有谁需要她？那儿有谁等着她？即使有人在那儿等着，这种等待也是该诅咒的！可是这儿呢？——这儿又平静，又安宁，又有朝气，仿佛是为新生的她在这儿准备了一个新的世界。

于是，她把自己的目光从安哲里姆疲惫的憔悴的脸上转向低垂着脑袋的杨，请求说：

“请你们带我同去吧！”

安哲里姆奇怪地望了她一眼。

“为……为什么呢？”他口吃起来了，如同一向在惊奇或激动时一样。

但是他马上点头应允，微微地举起了帽子。

“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十分乐意！”

六

他们沿着长满了三叶草和留下了车辙的小径，径直走上了一条从村里到田野去的窄路。夏天的漫长的白昼逐渐沉没在柔和的暮色中。无限辽阔的天空里没有一点云翳，高远的天顶是蔚兰的，天边隐隐发白，只有西方照耀着一轮光华夺目的太阳，独自移向幽暗的松林。在傍着河湾向前伸展和折转的村庄上空，弥漫着一片被夕阳的光辉照彻了的金黄的尘雾。远看起来这个村庄很象连绵不断的园林，只是每隔二十步到四十步就从绿荫深处露出几幢房子，它们的形式是一幢灰色的小茅屋加上与之毗连的杂物房、烘谷房、马厩和以小柱子支起遮阳的粮仓、菜园、小院子或小庭园。用木板、木桩或摆平的长杆子做成的低矮的围垣和篱巴组成一幅辨不出纹路的图案，将几十坐庄园彼此隔开了。这些庄园的分布是错落零乱的，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划，——它们有时深入到村子中心，有时远远地向外突出，有时与邻居相隔很大的距离，仿佛在树荫中寻找幽居胜境，有时彼此的门户紧紧相对，有时牢固地孤立在河边蜿蜒的山岗边缘上，从菜园两侧和烘谷房后面衔接通到田野的路径。

这些庄园被参天合抱的大树围绕着，说明了它们开基创业的久远。有的小屋隐没在枝桠繁密的白杨树的银叶里，有的在屋子后面耸起亭亭如盖的、黑压压的菩提树，这儿是垂桦将它纤

细的和柔软的枝条披拂在窗户和墙壁上，那边是灰柳向四面张开经过砍伐的弯曲多节的断枝，或者是一些百年以上的梨树笨拙地散布在庭园之间，有时小院子里会突然有极其罕见的壮丽的枫树出现在你面前。

在这个村庄的同庚和卫士的家族中，最小的成员是樱桃园和李园，它们的茂盛的树冠投下一片浓荫，青草地在斜阳里金光灿灿，使人赏心悦目。比果树更矮一些，在篱巴旁边或者在粮仓和烘谷房的墙根下，到处长满了密集的榛树、柳丛、荒芜了的树莓、土黄色的天仙子、芬芳的皮洛维亚和飞燕草，跟雪白的铃形的莨菪花和多刺的牛蒡花混杂在一起。

看来，人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从围垣下和墙根下拔除这些野生植物，然而菜园里却被各种各样的作物挤满了。在这儿，到处看得见一丛丛茼蒿挺起在低矮的绿油油的青菜上面，希希朗朗的牛至草东倒西晃，白色的和玫瑰色的罂粟花争妍竞媚，高大的苧麻长得密密层层，善于攀援的豌豆沿着细长的杆子往上爬。在菜园尽头的屋子旁边，或大或小的畦床上杂生着五颜六色、深浅不等的紫茉莉、锦葵、金盏花、石竹、木犀草、艾、黄旱金莲和香豌豆，在那里互相倾轧，互相排挤。

这一切在彼此之间用双重的网——篱巴和小路联接起来了。小路仿佛是离奇古怪的图案，它从这一家奔向那一家，穿过菜园，越过篱巴，沿着墙根前进，忽而中断了，消失了，不一会又重新在绿茵之中出现，使人联想到在这儿生活也是复杂而多变化的。

如同连环画片似的，一个庄园过了又出现另一个庄园；它们或远或近地分布在各处，有的是独自一家，有的是互相毗邻，所有的庄园形式都差不多，不同的只是它们的大小、花卉的色采和

周围树木的种类。在碧空的衬托和绿荫的掩映下，这些庄园形成了闹闹嚷嚷的巨大的、活动的图面。

尤斯青娜怀着如饥似渴的好奇观看四周。现在他们来到了村庄的正中央，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在他们走过了的几十栋屋子里住着几百口人，这些人在劳动了一天之后都涌到屋外来了。到处闪动着女人的条纹花裙和鲜艳的短上衣……一些人在自己院子里高声呼唤家禽归舍栖宿，另一些人在菜园里锄草，也有人挑着满满的两桶水，或者用围裙兜着大捧的青草，还有人拎着筐子采摘莴苣、滨藜和甜菜的叶子。或者在门口洗刷直筒的木桶和水桶。

单马的犁和双马的犁搁在敞开的拖架上从田野中拉回家去，跟在后面的是一些庄稼汉，有年少的也有年老的，有穿长上衣的也有穿短外衣的，有打赤脚的也有穿高统靴子的，头上戴着小巧精美的无檐帽，或者是毛茸茸的大帽子，他们一面赶着马，一面大声地交谈；割草人也荷着明晃晃的大镰刀，或者挥动着多齿丁耙从草场上回来了。东家的磨盘辘辘地转，西家的织机轧轧地响。在每条小路上，在每一道篱巴后面都听得见马蹄声；这是未成年的孩子们把马赶出去啃夜草。一些没有负载的马轻捷地奔驰着，另外几匹驮着身穿麻布衬衣的赤脚的孩子，他们把旧帽子的帽檐挪到后脑勺上，在马背上雄赳赳地四面顾盼。家家户户的狗在院子里狂吠，或者是为欢迎主人归来而快活地尖叫；远远地传来了孩子们呼唤自己的茹奇卡、沃尔切克、穆崔克或萨尔加斯[①]的响亮的声音。灰猫和黑猫在一片浓绿的菜园里溜来溜去；骄傲的雄鸡飞上了高高的篱巴，拖长声音向主人道着“晚

---

① 都是狗的名字。

安”；河里的鸭子拥上了岸，成群结队地从坡后飞出来，嘎嘎嘎地大声叫着，扑向绿油油的草地。

在樱桃园里，姑娘们把手伸向缀满了浆果的树枝；不止一部犁仃留在离这清凉世界不远的地方，也不止一把大镰刀铿锵作响地勾住了树枝，镰刀的主人低下了头，不知道是要吃摘下的樱桃，还是想凑近姑娘绯红的、被插着鲜花的鬓发遮住了的耳朵。这儿和那儿，在屋子旁边的长凳上坐着一些上了年岁的女人，她们悠然自得地把手放在膝盖上，和和气气地互相交谈。有时，一个身子灵活而又端正的年青人骑着马前往铁匠铺里，他的黝黑的、被太阳镀了一层金的侧脸很有点气度不凡，恰象是充满灵感的雕刻家雕成的铜像；有时，在高大的菩提树的荫影里，缓缓地走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这一切组成了类似蜂群的人间世——这是一些靠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挣取面包的人，是身穿粗布衣裳、晒黑的脸上淌着汗水的人，但是这些人仍然没有忧伤和悲憾，因为在黄昏的空气中时时爆发出妇女、儿童和青年男女们充满生趣的笑声。

由于工作而中断了的歌声重又向上飞扬，而且，热情的或忧郁的歌声刚刚在这儿沉寂下去，另一个地方马上接唱起来。歌声时远时近地响着，直到最后有个男子的声音把它们全都压下去了，这时，不久以前杨在扶犁时用口哨吹的那支歌儿开始在整个原野上荡漾：

亭亭的雅伙槭，
生长在大路旁，
你到哪儿去，雅谢克，
抛下我这个姑娘？

也许，他本来想继续唱下去，但是忽然在附近的一栋屋子旁边听见了叫喊的声音，接着是哭声和笑声。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在两个庄园的篱巴中间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矮小的驼背的老头儿，穿着亚麻布的、从上到下全扣上了的外套，另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姑娘，火红色的头发梳成了一条辫子。老头儿布满了皱纹的、两颊凹陷的脸表现了极度的痛苦和恐惧；他浑身颤抖，两手不住地抽搐。如果不是强壮的姑娘在旁边扶着他并且极力鼓励他的话，他那没有力气的、跌跌绊绊的两条腿是一步也走不动的。那个姑娘高声说：

“安静一下吧，外公！我们回家去！帕曾柯已经不在这儿！他不会来找外婆了！他死了，外婆也死了！别再怪模怪样了，我们回家去吧！”

但是老头儿尽力反抗，他不理会外孙女儿的劝告，用颤抖的声音喃喃地说：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拐骗妇女的人！我决不让他带走你的外婆！他在什么地方？我们去找他，雅德威加，我们去吧！”

姑娘继续搀扶着摇摇晃晃的老头儿，重复说：

“帕曾柯不在这儿！他死了，永远不会到这儿来！这些可恶的小鬼不过是吓唬您罢了！”

但是老头儿挣扎着往前走，举起干瘪的手威吓什么人。两个赤脚的男孩，村里的小无赖，蹦蹦跳跳地跟着他们跑，同时扮着鬼脸，大声地嘻笑。

“帕曾柯来了！”他们喊。“帕曾柯来了，他要从老公公那里把老婆婆带走呢！”

姑娘抬起了金黄的脑袋。在她的眼睛里闪现了泪水。

“教我怎么办啊！”她开始哭了。“他们硬要逗弄他，而他就

不要命了，准会摔得头破血流，象前回那样……”

“只要一听说帕曾柯来了，老头儿就沉不住气，”杨悄悄地告诉尤斯青娜。“这个帕曾柯把他的老婆拐走了。”

安哲里姆走到老头儿面前，悄悄地问：

“您上哪儿去，雅库布先生？”

那一个抬起红肿的眼皮，用细小的眼睛瞧了他一眼。

“唔……好象是希蒙先生吧？”

“不错，我是希蒙。您现在上哪儿去，雅库布先生？”

“希蒙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父亲和叔父的父亲，”杨又向尤斯青娜解释。“雅库布认不出活在世上的人，老把别人当作死去了的某个，仿佛他生活在死人中间。”

“帕曾柯来了！”老头儿眨巴着眼睛说，声调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安哲里姆挺起了胸，用深信不疑的声音说：

“帕曾柯没有来，他永远不会来，因为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老头儿没有牙齿的咀巴张得大大的，但是他不再颤抖和挣扎了。

“他没有来吗？您是说帕曾柯没有来吗？这么说，孩子们是哄骗我了——他们跑来告诉我：‘帕曾柯来了，帕曾柯来了！’当真他没有来吗？”

“他没有来，”安哲里姆重复说。

“不是假的吧？”

“不是假的。”安哲里姆肯定地说。

老头儿完全平静了；姑娘向安哲里姆伸出一只粗壮而红润的手。

“谢谢，”她说，“谢谢！他一向相信您的话……在我们村子

里，他相信的人只剩下几个了……外公，我们该回家了。晚餐将有牛奶和樱桃馅的饺子。”

她打算搀扶他转回庄园，但是老头儿还带着笑容，企图伸直身子。

“您忙着上哪儿呀，希蒙先生？”

“到杨采谷去。”

恰似太阳光一下子照亮了老头儿的秃头，抚平了他脸上的皱纹；他咧开咀巴笑了，眼睛努力向上望了一下，然后举起一个细长的发黄的手指，用微微颤抖的、但是洪亮的声音说：

“杨采谷！嗳，杨和采齐里亚！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在立陶宛人开始相信基督教才一百年，也许还不满一百年，这一对夫妇已经来到我们这里了……”

如果不是雅德威加打断了他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那一个垂下两只手，对安哲里姆行了个屈膝礼，说道：

“欢迎你们上我们家去，离这儿不远嘛。”说时，她的兰眼睛几次斜睨着杨。

“只怕打搅你们不便吧。”安哲里姆回答。

她又行了个屈膝礼。

“哎，说什么打搅……千万别推辞了，外公很高兴看到你们。”

但是安哲里姆急于要到杨采谷去。他微微地举起了帽子致敬，又客客气气地鞠了一躬，便继续赶他的路。雅德威加怀着忧伤，搂住了外祖父的肩膀，然后俯下身子，在胸前垂下蓬松的发辫，扶着他回转庄园去了。在几株浓绿的白杨后面看得见他们的家，屋子是古老的，但是有一个台阶和四个窗户。

杨手里拿着木工工具，站在远处旁观，脸上的表情是冷

漠的。

“最好你去邦助雅德威加安慰一下老爷子。”安哲里姆对他说。

杨皱起了眉毛，望了望最近的一幢屋子的屋顶，回答道：

“他已经安静下来了。”

离老雅库布的家不远，在一个庄园的院子里，这时候正在进行热烈的谈话。几个人围成一堆，从那里传来了华必安的气忿的声音。他刚刚从城里回来，跑遍了整个村子，匆匆地召集来几个人，现在，他在向他们报告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远远地听得他坚决地叫喊：

“上帝做见证，如果我不给他一个厉害瞧瞧，我就不是人！”

大门口行放着几部没有卸下马的犁和耙。它们的主人关切而又激动地倾听雄辩的邻居慷慨陈词。不时有人向他提出问题或者表示自己的怀疑，一个戴灰色羊皮帽、外表可敬的高个子用拳头支着瘦瘦的脸，只管拈着他的黑胡髭，不住地连声附和：

“当然！那还用说！可不是！毫无疑问！”

另一个看来是贫农，打着赤脚，穿了本色粗呢外衣，一大堆淡黄色的头发堆在优美的、隆起的前额上，他说话有些胆怯和结巴，但是口口声声诉苦说：

“哎……我们这些可怜人……好小子……没有这个牧场我们可……可要完旦啦！哎……好小子……但愿真……真能把它要过来！”

第三个是漂亮的年青人，大胡子梳得齐齐的，两撇短髭雄赳赳地卷起来，他兴奋地喊：

“要不然决不罢休！这个牧场应该判给我们，判给我们村里人！要不然决不罢休！”

“它自古以来就属于我们,”华必安的忿怒的声音又响起来,把别人的声音掩盖了。

安哲里姆加快了脚步。显然，他力求避免任何争吵。他担心地瞥了一眼那一伙吵吵嚷嚷的人，然后从一间棚屋的墙边溜过去了。

“牧场从来不是我们的,它无疑属于柯尔钦斯基先生,”他轻轻地说,“但是他们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眼红。”

他摇摇头,正了正帽子。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土地缺乏的时候，怎么会不叫人眼红呢！有那样一些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土地。我们的情况是：有的人田连阡陌,有的人无立锥之地。”

他们走过一栋小茅屋旁边,这栋屋子没有烟囱,没有台阶,没有篱巴,只有可怜的几垅地,种着同样可怜的蔬菜。院子里仅仅长了一棵树——粗大的橡树，它仿佛想用它茂密的枝叶遮掩破房子不忍卒睹的真面目。在打开的门堂里，黑暗中有一只小猪呼噜噜地哼叫,那儿给人的印象是窒息、污秽和赤贫。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在门槛上坐着削马铃薯。

“这是符拉迪斯拉夫的房子……就是长着淡黄色头发、跟华必安说话的那一个……他娶了一个农家女子,生下了四个小孩,可是他的土地总共只有一莫尔格半。是的，在我们这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的确,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村里的居民家家户户同样丰衣足食。象符拉迪斯拉夫那样的人家为数不多，但是拿较为殷实的人家来说,彼此之间也是相差悬殊。显然,包哈狄罗维奇村的居民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土地——已经经过了无数次不平等的划分。很久以来，也许有几千年了,人们世世代

代都在分割这种基本的生产资料，而灌溉庄稼和花草的不仅是丰沛的雨露，还有人们的汗水和眼泪。只有百年古树以它粗壮的枝条荫庇富人，也荫庇穷人，只有仁慈的或者冷漠的天公给一切都披上诗的外衣。

安哲里姆一行出了村子，沿着从这里陡然降落的大路走了下去，转向暂时还看不见的涅曼河那边。尤斯青娜觉得，他们仿佛从阳光普照的温暖的场地走进了阴凉的走廊。在他们前面展现了一条峡谷——它是那样的长，长到它的尽头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又是那样的深，深到它的岩壁象山峰似的高耸在他们的头顶之上。

起初，这些岩壁的表面不知道被什么力量破坏成奇形怪状的光秃秃的砂崖，只有个别地方长着倒挂在深壑之上的一丛璎珞柏，或者是一株瘦伶仃的小松树。但是愈往前走植物的种类愈丰富，终于来到了点缀着各色野花的深绿浅碧的一片汪洋。不管你往哪儿瞧，在陡峭的悬崖和倾斜的山坡上，到处散布着赤杨和白桦的丛林，连接起来形成镂空的花边。它们亭亭玉立的树干矗立在不通人迹的灌木丛中，这里面有小檗、黑莓、野生茶藨子、正在开花的蔷薇、一串串红艳艳的毒莓和布满雪片也似的白花的荚蒾。在它们下面展开了柔软的垫子，这层垫子由田鼬瓣花、高大的荨麻、发出浓烈香气的苦艾、茎干很长的星形的母菊、野生的向日葵以及象地网一般跟许多爬蔓植物纠缠在一起的野葎草组成。这一切从两旁的高崖奔赴谷底，如同层层碧浪，蔚为奇观。在上面，太阳将金色的洪流倾泻在这莽莽的丛林之上，白皮的桦树和柔弱的赤杨在斜晖中闪耀着银光，它们似乎快活得不住地摇头晃脑。再往下，这一片阳光逐渐地苍白了，晦暗了，以至于完全消失，而在峡谷的深处已经笼罩着凉意侵人的、

饱和着潮气的暮霭。

一条山路长满了茂密多汁的青草，蜿蜒曲折地躺在峡谷底下。它揭开了大自然千万年以前的秘密，叙述了那种神秘的、早已消失的力量怎样掘成了这样一条峡谷。从前，很久很久以前，一条大河汹涌澎湃地冲刷着陆地，在形成河床以后重又退去，由于土地吸收了充足的水份，各种各样的灌木和乔木便象神话一般繁衍起来了，覆盖在两边的高山斜坡上，郁郁苍苍，四季常青。然而这条奇异的绿荫路越来越收缩，终于把位置让给了狭窄的山沟，而通往峡谷深处的小径却爬到山坡上去了。有时，光秃的、布满砾石的、被锯齿形裂缝切断或者长着多刺灌木的小径钻进了拱门一般的草木丛里，有时又是芳草遍地，把人引到了开阔的地方。在山沟里感觉得到逐渐临近了潮湿的土地和地下泉沅。每一步都能见到苔痕斑剥的巨大的岩石和大片大片的浅蘖的毋忘侬花；榛树张开了它的枝条，而在三齿形的萍蓬草和元叶的款冬铺成的软垫下面，听得见勉强可以察觉的潺潺声。

忽然有什么东西咝咝地响起来，沸腾起来，好似沸水一般。那是一道象玻璃一样澄澈的泉水，隔着穹窿形的榛树丛隐约可见；它喷出了细细的水流，缓缓地流过黄花的水百合和淡红的岩石中间。仿佛遵照大自然的命令，只给了小溪发言权，唯有它一个破坏了周围的沉寂。鸟儿把巢构筑在悬崖的峰巅和那愉快的白桦与赤杨的丛林中，这儿连一只小鸟也没有。泉水汩汩地喷涌着，小溪亲切地淙淙低语，只是偶尔在小檗和鼠李丛中听得见鸟儿扇翅，或者从溪面上吹来轻快的微风，拂落了野蔷薇的花瓣，发出轻微的簌簌声。

尤斯青娜站住了，俯下身子，瞧了瞧掩蔽在繁花密叶后面的泉水。安哲里姆也仃了下来慢慢地环顾四周。他的痛苦的眼睛

现在变得明朗了；他含着戏谑的微笑吟诵了两句诗：

风儿爱的是闲花和野草，
溪水在哭泣，树叶在叹息。

那是他触动了模胡的回忆，想起了遥远的青年时代一首快被遗忘的歌词的片断。安哲里姆继续往前走了，露出地面的老树根和嵌进土里的石头成了天然的阶梯，他就踏着它们爬上山去。他弯了腰，慢慢地走着，显然感到十分吃力，因为他有时要求杨给予邦助。但是杨却不需要任何阶梯，他在密密实实的灌木丛中给自己开辟了一条路，只见他的身子不仃地摆来摆去，好象他因为自己精力充沛而感到喜悦一般，有时，他的高大的身躯完全消失在灌木丛中，只露出一顶小帽子和他关切地伸向老叔父的一只手。

尤斯青娜脑子里忽然动了一动。有一次她曾经见过这两个人爬上涅曼河峭峻的河岸；那一次他们当中有一个几度仃留下来，转脸眺望她在窗前伫立的屋子。但是这种回忆如同闪电似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她怀着好奇的心情观看四周。

他们来到一个不大的倾斜的坪地上，差不多置身于山顶了。只要稍微仰起脑袋，就能在悬崖的边缘上望见随风摇摆、好象流苏一样的金黄的黑麦穗。丛林中的多荫的小路如同不整齐的梯级一般逐渐升高，而小路尽头躺着一块有好几处凹进或凸出的大石头，可供行人歇息。石头上有些地方长了灰色的或褐色的苔藓，有些地方披拂着长生草和黑莓的柔枝。在石头四周，在铺满针叶的小场地上，长着几株树冠大而且平的松树和一株枝桠繁茂、密生小叶的梨树。在松树和梨树下面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闪现着红的、兰的和白的颜色。走到面前才看清楚了这是一块

墓碑。

墓碑是平常的，甚至是简陋的，但是具有那样的形式和那样的装饰，只有在几百年以前才能见到。它的形式是一个六角形的、基部较宽、逐渐向顶端收缩的十字架，在它的殷红的底色上现出白色的救主形象。十字架的侧边是采色的各种不同的人物画，其中有用白颜色涂成的头颅骨，有基督受难的几种刑具，有圣母玛丽亚和众使徒的浅浮雕，在圣母身上突出七支刻成宝剑形状的金箭，使徒们带着沉思的神气，把手肘支在木制的或粘土的底坐上。从那些人物的消瘦的、过长的体形和磨损了的面貌看来，这件作品属于十分久远的年代。十字架是那样朽败，似乎眼看就要坍倒下来，跌个粉碎；基督受难像和周围的图象虽然也久经沧桑，却还看得出它们的特色，因为有一块不大的檐板保护它们，得以避免彻底的破坏。在十字架宽阔的基部可以读到白色的题铭：

杨和采齐里亚。1549。Memento mori[①]。

不过石碑上没有任何姓氏。三百多年来人们从这个被涅曼河冲刷成的岩壁同其他世界隔绝开的荒墓上，眺望这个绿油油的深壑和在它深处淙淙地流着的清泉，眺望布满苔藓的、被青松围绕着的巨石，眺望辽阔的河湾——后退的峡谷岩壁使它呈现在视野之内——和一平如镜的、静静地发亮的河面。在水波不兴、仿佛凝结了的涅曼河对岸，一轮巨大的红日孤零零地悬在松林的树梢头。夕阳的金光穿透了绵密不断的、发黑的松树冠，被树冠覆盖着的望不到头的黄色树干一行行地显得清清楚楚。

① 拉丁文：人总是要死的。

现在刨子单调的沙沙声打破了万籁无声的寂静。安哲里姆在古墓前取下了帽子，但是马上又把它戴在头上，然后，他皱起眉毛，默不作声地干起活来。他的苍白的、瘦削的手慢慢地、不仃地刨着木头，差不多象机械一样。腐朽了的十字架显然经不起第一阵秋风，正需要另换一个新的。在几十年前，如今已老迈无用和疯疯癫癫的雅库布曾做过这个工作，现在轮到安哲里姆来修建墓碑了。这块墓碑无疑受到世世代代的充分尊敬，因为无论哪一代都找得到不让这一古迹从地面上消失的人。新的十字架采用同样的雕像作装饰，短短的白色的题铭在红色的碑身上越发显得字迹分明，于是一切都和三百年前一样，和这两个默默无闻的人开始安息在这坟墓中的遥远的时代一样。

尤斯青娜眼望着墓碑，她的耳朵里有个声音一个劲儿地响着，那是不久以前马尔达在缅怀往事时吟诵的一首古歌：

有谁经过这儿，
有谁经过这儿，
碑上字迹分明：
墓中永远埋葬，
墓中永远埋葬，
两个薄命情人。

杨和采齐里亚！他们彼此相爱吗？是不是别人把他们拆散了，而死神又将他们重新结合在一起？从前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他们去世这样久人们还在记忆中保存着他们的名字？

杨在离尤斯青娜两步远的树桩上坐着，他一半开玩笑、一半神秘地望着她微笑。

“叔叔全都知道，而且他十分喜欢讲述这个故事。不过得好

好地求求他……”

的确，可以看得出来，安哲里姆想说什么而又克制着没有说。他停住了手，瞧了瞧尤斯青娜，问道：

“为什么呢？您要知道这个干什么？”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了眼睛，久久地注视着年青姑娘苍白的、忧郁的脸。神秘的墓碑一定在她心里唤起了无限奇妙的幻想！但是她不好意思请求这个不大熟识的人，她知道，他是个自尊的、有骨气的人，在过去又经受了那么多痛苦，这时候他在她眼中显得更加孤僻和严峻了。但是安哲里姆从姑娘的眼睛里看出了她内心的请求，他望了望太阳：它已经红得象一团火，有一半隐没在松林背后了。

“今天我干不了多少活啦！这都要怪年青人。无事生非，浪费我的时间，什么都想知道，可是这儿也没什么可谈的！”

他的咀唇在灰色的短髭下面泛起了从未见过的温厚的笑容。他愉快地、几乎是戏谑地开始讲了。

“不过，为什么不讲呢，”他说，把帽子戴得更高些。“假如你们愿意听这段历史，那我的疲倦也无形中忘掉了，——我乐意讲给你们听……没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它在书里没有记载。彼此口耳相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好象经过许多不可知的地方奔流而来的涅曼河一样，它从我们的远祖、祖父和父亲流传到我们这一代。当我还是个赤脚的放牛娃的时候，老雅库布把它告诉了我，而他自己不知道是听谁讲的，也许是听他的祖父或曾祖讲的，——他们家里个个长寿。”

安哲里姆把刨子放在一边，在石头上坐下，再一次亲切地微笑了。

“当然，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但是我讲的却不是故

事！……"

他把伛偻的背靠着石头上长满了灰色苔藓的隆起部分；黑莓的柔软的枝条垂拂在他的羊皮帽和肩膀上。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在立陶宛人信仰了基督教以后大约一百年的样子。那时候有两个人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他们是什么样人，叫什么名字，——谁也不清楚，不过根据他们的语言和衣着可以推测到他们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为什么离开故乡来到这儿，——同样无人知晓。当别人碰见了他们，问起他们叫什么名字时，他们回答说：在神圣的洗礼中给他们取的名字是杨和采齐里亚。别人盘问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想干些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从各方面看得出来，他们害怕追捕，希望躲开人们，仅仅生活在上帝的庇佑之下。虽然不知道是否真实，却有这样一种传闻，说他们的出身是不平等的。的确，他的皮肤黝黑，身体强壮，这样的人在老爷绅士中间难得看到，在平民中间倒是常见的，可是她呢，不管她行、止、坐、立，还是言谈、沉默，一眼就看得出是个高贵的女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关紧要，我们只说他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要找的地方就够了。

"在那个时代，这一带全是荒凉偏僻的大森林，上帝在森林里撒下了不少蔚兰的湖泊和碧绿的草场，人们在某些地方建立了村落，依靠自己的本领谋生。在湖边和河边住着渔夫和猎取海狸的人；养蜂人迁居到菩提树林里，向勤劳的蜜蜂索取蜜和蜡；国王命令一些人替他养鹰，因此这些人被称作养鹰人，他又给予另一些人自由，让他们供应他所需的各种用具，后来这些人变成了自由民或贵族。他们完全不耕种土地；他们有菜园，但是菜园里只长萝卜和亚麻，他们的亚麻是种得很多的；他们不养羊，当然也没有羊毛，因此他们只好穿亚麻布衣服。种庄稼的地

方不容易看到，仅仅在大村庄附近才有，而在丛林里，在新开辟的地方，甚至听都没有听见过种庄稼。然而住在橡林里的人可以用橡实豢养成群的猪，因此，他们被别人安上一个难听的名字——‘猪倌’，还有一些住在草场附近的人以驯养水牛为业——‘牛蛮子’的名称就是打这儿来的。在许多地方连金钱的观念都没有，假如有人想得到什么东西，那他就用海狸皮、熊皮、狐皮、貂皮等野兽皮张去交换，或者用蜂蜜、肥猪、水牛——总之，用他所有的东西作为抵偿。房屋——或者象他们称呼的‘努玛’都是简陋、污秽和发臭的，没有炉灶和烟囱，因为在森林居民当中连一个泥水匠也没有。他们似乎都已经信奉天主耶稣，但是在遥远的森林里，有许多人还对偶像磕头，跟两三个老婆在一起过活。

“杨和采齐里亚穿过了整个大森林，见到了许多湖沼和草场，访问了渔夫、养鹰人、贵族，也探望过猪倌和牛蛮子，但是他们觉得哪一个地方也不及这儿，只有在这儿——涅曼河畔，也就是现在竖立着墓碑的地方才真正使他们满意。也许，他们考虑到，在这儿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在这儿他们最容易得到只靠上帝保佑的生活。也许，他们命中注定了住在这块土地上，为我们穷困的、但是沉远流长的民族奠定始基……”

安哲里姆在山顶上轻轻地、缓缓地叙述，单调的语声似乎和山下溪水没有变化的淙淙声不相上下。有时，他仃顿下来，思索他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但又不愿把它从古老的传说中剔除的词汇。他显然在紧张地编排叙述的线索，担心搅乱或者遗漏什么大事。

“那时候，”安哲里姆继续说，“这地方既没有一寸耕地，也看不到一处人烟。在河的这边和那边，一片绵延不断的大森林向

东西两面伸展着。杨和采齐里亚选中了现在竖立墓碑的地方，当时那里有一株参天的老橡树，它差不多有一千年了，因为在它的树洞里藏得下一头大水牛。他们就在这株橡树下面替自己盖了一栋小屋，也是那样没有炉灶、没有烟囱的简陋的努玛。刚开始他们没有力量盖造更好的屋子。

“简单地说吧，杨动手伐树，砍光一根根元木，把它们丁在一起，而采齐里亚采集胡桃和野苹果，煮鱼羹，挤牛奶——他们不久就驯养了一头水牛——缝补衣服。每当黄昏来到，杨便躺在橡树底下，把标枪和上紧了弦的弓放在身边，以便随时抵御野兽。采齐里亚坐在他头边，一面弹琵琶，一面曼声歌唱。显然，她是出于名门望族的小姐，因为她的弹唱犹如天使一般，而她的双手比雪还白。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延续多久：由于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由于永久的恐惧，采齐里亚很快就老练和坚强起来了，脸儿晒得黑黝黝的，她变得象一只浅黄色的扁角鹿，对她来说，劳动和离群独居的生活已经不算一回事。象人类的始祖那样，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而且那么长，她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连同琵琶裹在头发里，当她晚上坐在疲倦的丈夫身边轻轻地唱歌的时候，朦胧欲睡的他用手温存地抚摸着她的头发。第二天太阳刚出山，杨就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起来了，因为她的爱情使他满心喜悦，从而产生了沅沅不绝的力量。

“然而，尽管他们相亲相爱，感到自己很幸福，有时候他们却要忍受别人想象不到的困难。那时候周围的一切都跟现在不一样，是个偏僻和荒凉得可怕的地方……欧洲野牛、原牛、熊、野猪和狼成群结队地出没在丛林中，凶猛的苍鹰和矛隼双目眈眈地栖息在树枝上；曲咀的雕大声地扇动宽阔的翅膀，猫头鹰每天夜里凄声怪叫，而猞猁倒悬在树上，眼睛象炭火似的发亮。有时，

渡鸦和寒鸦象乌云一般遮蔽了整个天空，野马奔驰的蹄声和尖厉的嘶鸣划破了森林里的岑寂。在河边和一切潮湿的地方繁殖着不计其数的大蟾蜍、游蛇、青蛙和蜚蠊。涅曼河也不象现在这样，它要深得多，流得也更快，河水浩浩荡荡，四处泛滥，不断地侵蚀河岸，冲出许多新的支流，这个峡谷就是它冲刷而成的。冬天过后，在春汛时期，河上漂浮着巨大的冰块，好象万马奔腾，惊心动魄，又象是一坐坐玻璃山，在太阳下闪耀着七色的虹彩。

"他们怎样担当和忍受这一切，只有上帝知道；然而一切都担当下来了，忍受下来了。有人说得对：不到进退维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力量。另外，那时有不少物质条件给人邦了忙，这也是事实。他们带来了各种劳动工具和狩猎用具，或者是就地制造，造得又好又结实。森林供给他们野苹果、核桃、浆果和蘑菇；成群的鹿和岩羚羊跑到河边来饮水；松鼠在树上生活，而地洞里藏着成千上万只兔子和貂；河狸和水獭都在水里安家。只要把鱼勾、鱼网或鱼篓放到河里去，就能把如今已经绝迹的那些鱼拉上岸来。

"再说环境够多么迷人啊！夜莺整夜唱着悦耳的歌，燕子和鸽子自动飞到他们的屋檐下，开始在那里营巢育雏，有时仙鹤也离开它的伙伴，定居在他们附近。

"采齐里亚驯养了一只扁角鹿，它寸步不离地跟在自己的主人后面，总之，他们的生活既愉快又艰苦，既可怕又安全。这两个最初迁居这儿的人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们受够了饥饿和寒冷，常常由于酷热和繁重的劳动弄得手和脚皮开肉绽，由于风霜冰雪的侵袭，遍身长满了引起剧痛的冻疮。

"他们大约过了二十年这种苦中有乐的生活，大森林里开始流传着有关这两个人的传说：他们依靠自己的血汗劳动清除了

一大片森林，在原来的林地上播种了黑麦，栽培了各种植物，又为自己另盖了一栋很好的房子，干干净净的，砌了炉灶的；据说，从他们那里能够得到方元几十里以内听都没有听到过的东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他们创造的奇迹，来了之后，看到从未见过的活计和手艺，一个个留恋难舍。有的人请求把他们永远收留下来，共同耕种，互相邦助。但是杨和采齐里亚盼到了更忠实可靠的助手，他们生了六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子女们在涅曼河畔，在这茂密的森林中，在上帝的默佑下逐渐长大了。

“一个儿子娶了渔夫的女儿，另一个做了养鹰人的女婿，第三个命运好，得到一位贵族小姐，第四个儿子的丈人是猎捕河狸的，第五个爱上了养蜂人的女儿，第六个儿子以捕鱼为业，常到各地去卖鱼，他从格罗德诺——当时按照白俄罗斯语称为哥罗德诺，因为那儿有许多菜园① ——带来了一个俄罗斯姑娘做终身伴侣。那时住在一个地方的不同种族的人常常互通婚姻，这对谁也没有损害，谁也不感到受侮辱。杨和采齐里亚的儿子从什么地方娶得妻子，也就有年青人从那儿来向他们的女儿求婚，不过他们成亲后，并没有把妻子带到远方去，而是在这儿定居下来，为自己建造房屋，砍伐森林，播种庄稼。从杨和采齐里亚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就这样一直过了八十来年，也许还要长久一些。”

不习惯的紧张的思索与回忆使安哲里姆感到疲倦了，他停止了叙述。在他凹陷的、发红的面颊上出现了几点汗珠，他的眼睛向来是无精打采的，现在却在羊皮帽下面闪闪发光。他把脸转向太阳那边；太阳已经在松林后面沉没了，但是天空中还渲染着红艳艳、金灿灿的余晖，划破了从东方逐渐弥漫过来的暮色。

---

① “菜园”的发音是“奥哥罗德”。

“这一天快完了，我的故事也接近了尾声，”安哲里姆微笑着说。“但是结尾恰好是实质之所在……”

他继续说下去，声音已经更高、更活跃了：

“自从杨和采齐里亚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一直过了八十来年，也许还要长久一些。终于有几个人告诉了国王陛下：在立陶宛国土上的某个地方，在涅曼河畔一个荒凉的大丛林中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奇迹。当时在位的是亚哥龙王朝[1]的最后一个国王，他有两个名字：济格蒙特和奥古斯特。他是个酷爱打猎的人，那时候正在他的克内申森林中行围取乐。国王考虑到从克内申到人们所说的那个地方不十分遥远，于是下令渔猎部大臣吹起集合号，全体侍卫随驾扈从，浩浩荡荡，一同上路了。国王骑在马上走呀走的，登山涉水，过了一程又一程，所有的文武官员都紧紧地跟随在御驾后面。忽然，国王看见大丛林已经到了尽头，树木逐渐希少，远远地向两旁闪开，仿佛给贵人让路似的。国王望了望四周，惊异得忘情大叫起来，他快活地对侍臣们说：‘哎呀，众位卿家！你们大家来瞧瞧，不知道是什么人替孤王开辟了一个新的王国呢！’

“这时，他们一个个走出了森林，勒住了马，简直不相信眼前的景物是真的。从前这儿是野兽聚居的巢穴，偏僻荒凉，无人问津，现在却是一大片田野，点缀着发黄的庄稼的根茬。在收割过的地里，象一个个宝塔似的堆起各种庄稼；成对的犍牛在翻耕秋播作物地，养驯了的马群在翻滚嬉闹，棕黄的奶牛和洁白的绵羊低着头啃草。两架风车在小山岗上挥动长翼，千百群蜜蜂在菩提树林里发出嗡嗡的声音，而赤杨林里所有的树枝都挂着白咀

[1] 亚哥龙王朝是1386至1572年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王朝。

鸦的窝，好象一顶顶帽子。沿着河边，散布着一百幢被菜园隔开的房屋，金黄色的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地升向天空，如同香炉里发出的一样。苹果树和李树上果实累累，万紫千红，连树叶也看不见；青草地上摊晒着亚麻和一匹匹的白亚麻布；屋子里听得见轧轧的织布机声和呼呼的梳麻机声，灌木丛和篱巴上面晾着刚染过色的细纱，而屋顶上向阳的一面躺着许多已经成熟了的黄皮大南瓜。各种家禽，陆栖的和水栖的，或者在沙地上搔扒，或者嘎嘎地叫着在河上飞扑，渔夫荷着满网的鲜鱼从河上归来。国王没有看见河，但是他知道它流过什么地方，知道它就在那耸起的、长着原始森林的砂岸下面……”

“那时候，”安哲里姆在稍微平静了以后继续说，“国王骑在马上左顾右盼，龙心大悦。当时他正在青春时代，登基不久。他骑了一匹火红的阿拉伯马，配着嵌满黄金和宝石的鞍鞯。王冠上的钻石羽饰光芒四射，用貂皮镶边的紫红袍直垂到马镫以下。大将军、枢密官和其他官员簇拥着国王，他们骑的马一个比一个雄骏，而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珍宝和黄金，叫人瞧了眼花缭乱。臂上架着猎鹰的养鹰人、面目姣好娈童、生性高傲的贵族和百步穿杨的射手跟在文武官员之后，他们也都骑着马。渔猎部的属官不仃地吹响黄金的号角，向辽阔的原野、向深广的涅曼河和河那边苍莽的森林宣告君王的驾临……

“这么一来，人们从一百幢屋子和一百个菜园里、从田野和草场上、从涅曼河边纷纷跑来，观看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贵宾。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感到奇怪，静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国王问道：

“‘你们的父亲在世吗？’

“‘是的，他还康健，’杨和采齐里亚的长子上前答话，他自己

也是个皱纹满面、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你们的母亲在世吗？’

“‘是的。’

“国王于是说：

“‘孤王想要见见他们。’

“国王的意旨马上就照办了。

“一大群儿子、女儿、孙男、孙女和曾孙、曾孙女从最好的一幢屋子里请出了杨和采齐里亚。两个百岁老人不要任何邦助，自己走了过来；他们穿着雪白的亚麻布衣服，肩并着肩，仿佛是一对白鸽子。杨拄着长柄的斧头，采齐里亚披散着银白的头发，用手抚摸在身边奔跑的驯顺的岩羚羊。当他们在国王面前站住了时，大家吃了一惊，只见国王取下了王冠，把它拿得那么低，似乎从钻石羽饰上落下了许多星星。

“‘你是谁，老丈？’他问杨。‘你当初从哪儿来？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身分？’

“老人不亢不卑地向国王鞠了一躬，从容地回答：

“‘我来自维斯拉河流过的那些国家；我的名字只有在我受到上帝的神圣审判时才能向它公开；在我没有来到这个古老的森林以前——森林中的一切生物在大地母亲面前都是平等的——我的身分微不足道。我出身于平民，但是这位女士——我的妻子——却放弃了高贵的门阀，和我同到这儿来过着流亡者的生活。’

“国王思忖了很久，然后回头对文武官僚说：

“‘孤王相信众卿一定会赞同，而下一届国会将会通过孤王的诏令。’

“文武百官想必猜到了国王的意旨，一齐点起头来，异口同

声地喊道：

"'陛下的意旨哪有不遵的呢！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愿望，就请陛下宣谕吧！'

"于是国王对杨说：

"'老丈，按照你自己的愿望，你要始终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你生来是平民，也将保持这种身分进入坟墓。然而你表现了这样一种勇士的大无畏精神，从森林和野兽那儿夺来了这块土地，况且你不是用剑和血，而是用劳动和汗水将它逐渐征服的，你为许多人开发了大地的富沅，从而也为国家增添了财富。孤王为了表彰你的英勇，决定将一个姓赐给你的子孙后代，世世承袭，以至无穷。'

"当下国王在惊讶的臣民头上举起了右手，大声地宣布说：

"'起沅于这个平民的家族从今以后和世袭贵族处于同等地位，他们可以享受属于勇士阶层的各种权利和特权。孤王赐给你们贵族的身分，指定你们以包哈狄罗维奇[1]为姓，族徽是画在黄底子上的欧洲野牛的头，因为你们的祖先第一个制服了欧洲野牛，将它耕役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

安哲里姆沉默了；在灰色的大石头的映衬下，清楚地显现出他的高大的、现在已经挺直了的身躯和挪到了后脑勺上的羊皮帽。他举起了一只手，补充说：

"这事发生在墓碑上记载的那一年——一千五百四十九年。"

在松树上面，金黄色的晚霞渐渐消逝了。暮色从东方弥漫过来，不一会，天空中接二连三地闪出了星星。在沉默了的安哲

---

① 波文意为"勇士之子"。

里姆对面，朦胧里有两个人影静坐在横倒的树干上：女的在膝盖上放着两只手，男的用手掌托着下巴。他们还在等候下文。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家族的历史，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居留在这块土地上。”安哲里姆继续说，从声调中听得出他在脑海里唤醒了沉睡的回忆。

“在起沅于杨和采齐里亚的家族里，后来的情况并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统治过任何人，也没有榨取过别人的血汗。偶尔本家中有些人参加过战争，或者身佩腰刀，在议会或县参议会上跟在老爷们后面作应声虫。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奔走在权贵的门下，钻营高官肥缺；还有一些人发了财，迁居到别处自置的庄园里，成了名门望族的始祖。但是大多数仍留在自己的破屋里，凭自己的双手向大地母亲索取面包。我们在彼此之间不断地分割这几块土地，如同瓜分基督的圣衣一样。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上帝的意旨，还是出于人们的狠毒，有的人竟完全丧失了土地。然而我们还是守着自己或大或小的家园，一直守到现在。如今，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祖先的贵族身分，名义上和生活上都跟农民一样……但这反正无所谓。我们都是一个篱巴上的小桩子……不幸的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贫困，我们心上笼罩的阴影越来越浓厚……”

他摇了摇头。

“谁也不会相信，全村只有三四个人知道我们祖先的历史。老雅库布知道，然而他是不久于世的人了；除了他以外，只剩我知道，过去华必安也知道，也许还有一个米哈尔，您见过那个喜欢讲究衣着的人，胡髭向上卷起的……其余的人都不关心这些事，而且在贫穷之中，在忧伤之中也想不到这上头……庄稼汉也好，贵族也好——不都一样么……但是变得象牛马一样生活却

是可悲的，难以忍受的……”

安哲里姆又拱起了背，垂下了戴着羊皮帽的脑袋。他缓缓地、沉思地低声结束他的叙述：

“常言说：‘时来黑铁生辉，运去黄金失色。’——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一切都象河水那样不仃地流过去，一切都象树叶那样逐渐地枯萎。”

姑娘站了起来，迅速地走到老头儿身边，吻了一下他的粗呢上衣的袖子。

“谢谢！”她热情地低声说。

他缩回了手，退后了一步，惊异地望着她。

“您……您是一位……好姑娘！……”他口吃地说。

尤斯青娜走到一边，双手抱住一株纤细的桦树，充满幻想的眼睛凝视着朦胧的暮色。

也许，她正在想：心中怀着那样纯真的爱情、命里注定要完成那样伟大的使命的人是何等的幸福，简直太幸福了！只要能够充实空虚的心灵和生活，只要意识到自己被人真诚地、忠实地爱着，而前面多少可以看出若隐若现的遥远的目标，那么，她——尤斯青娜——也会乐意地、骄傲地去到荒无人烟的丛林，栖身在茅檐泥屋之下！她仿佛朦胧睡去，在梦中看见了一种无穷无尽的、高尚和纯洁的幸福……

当她清醒过来，从无垠的空间移转了自己的视线时，她在身边看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他和她一样，也是靠在一棵树上凝望着，但不是望着远方，而是望着尤斯青娜。

“滚开吧，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命运！”他用激动的声音说，把帽子掼在地上。“滚开吧，为我们安排了这种牛马生活的命运！种地为了吃饱肚皮，盖房子为了遮蔽风雨，可是畜生

也有这样的命啊！假如你真心爱上了什么人，那这种爱情就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假如你想为人们做点事情，那你既没有这种资财，也没有这种能力。上帝赐给小昆虫一对翅膀只是叫它们送死罢了！……"

他充满高尚的情操和忿慨的心情，扭转了脸，把前额伏在树干上，气得浑身颤抖。

尤斯青娜觉得她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心声。在她的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她迅速地走完了去山顶的一段路程，怀着一颗怦怦地跳动的心站在山顶上。夜幕已经降临在发黄的田野上，但是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下面象灰色长带似的涅曼河和散布在河边的一排黑黝黝的农舍。

乡村的白昼生活渐渐地静息了，只有三五家还在窗户里闪耀着灯光；不知道从何处传来隐约可辨的人语声和车马声，又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架手风琴在生硬的、也许是在小孩的手里抱怨地呻吟，但有时也会远远地飘来一阵提琴声，颇觉悠扬悦耳。

尤斯青娜望了望天空，她似乎看到一个披散金色头发的女人的光芒四射的身影，她抱着琵琶，带着一只幼小而驯顺的岩羚羊，从她的头顶上高高地飞过。这个女人把手伸向河边黑黝黝的农舍，在天空里静静地、庄严地移动。不知道她是祝福村里的居民呢，还是在为什么人指出一条明路？



第　二　部

一

奥里申卡庄园的位置距离赤杨林不远，它的名称想必也是因此得来的吧①。它那低矮的没有抹泥灰的木屋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好象花兰似的露出在一丛丛古老、茂密的接骨木和稠密的豌豆架后面；正在开花的豌豆一直爬到了屋顶上。在屋后展开了一个大果园，它没有路径，没有任何装饰，只用普通的栅栏围住；而屋子前面，在不大的、长着杂草的院子外头，一行行精心管理的菜畦沿着斜度不大的坡地向赤杨林递降。这片树林是清爽的、整洁的，在平坦而潮湿的青草地上长着希疏的几行赤杨；这里既有粗壮的老树，也有细弱的幼苗。穿过光秃的赤杨树干，隐约看得见在低矮的两岸之间流过这儿的涅曼河，在河的对岸展开了望不到边的、每年汛期都被大水淹没的草场，遍地都是碧绿而多汁的野草。在这一望无垠的河滩上，有些地方看得见放牧着的畜群、坐在篝火旁边的牧童，或者是孤零零的、不知属于何人的破茅屋，好似一幅以青草作背景的图画一样。在屋子和果园后面，展现了平坦的田畴，而菜圃两边是绿油油的牧场和希疏的几丛老白柳。在洼地和浅谷中，葱绿的菖蒲长得十分茂盛，芦苇垂下了修长的叶片，但却高高地挺起有如丝绒一般的花柱。

这是一个宁静的、纯朴的、几乎无人来往的地方。根据主屋和围绕它的附属建筑物可以判断出：在中等大小的地产里面

① 奥里申卡(Olszynka)这个词是由赤杨(olcha)派生的。

奥里申卡庄园是最小的一个。在它旁边有个小村子也证明了这种论断。那个村子分布在柳荫下面的草场中间，面积不大，然而清清爽爽，外表看来相当富裕，它和庄园互相毗连，不难猜到从前它属于奥里申卡，——原来奥里申卡本是拥有二十户农民的领地，现在却变成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土地的庄园了。

不久以前下了一场冰雹，天气跟着大大地凉爽起来了；一阵阵的风吹动了院子里几株意大利白杨的树梢；一团团的雨云迅速地互相追逐，一会儿遮掩了蔚兰的天空，一会儿又重见天日。尽管如此，奥里申卡住宅中那些被开花的豌豆围绕着的窗户全都打开了。在窗台上面，正在开花的倒挂金钟和蔷薇摆在成丛的桃金娘和迷迭香旁边。台阶上有两条长凳，一条长凳上放着一壶酸牛奶，另一条长凳上是匆忙中扔在这儿的一兰莴苣和青菜。兼作过道的长条形的门堂把屋子分成两半：一边是卧房，另一边是厨房和下房。门堂的里边，一扇低矮而狭窄的门上扣着一把大锁，表明这是储藏室。在一个古老的橱柜后面看得见陡急的梯子，通到阁楼上，靠墙摆着一些普通的木柜、方凳和编织的筐子，而最显眼的地方是一盆刚洗完的衣服，它想必是要拿到阁楼上去晾晒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暂时放在原处。门堂尽管打开了门，仍然充满了洗衣服的气味和厨房发出的气味；厨房中炉火毕剥作响，并且传出了女人和小孩的声音；卧房里却是静悄悄的，只偶尔听得单调的咿咿唔唔声，似乎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在温习指定的功课。

基尔洛太太正在为家务而忙碌着，时而走到厨房和下房里去，时而又回到门堂里来。在天凉的时候，她穿了一件好象很长的、用呢子蒙面的皮袄，袄子下面露出了亚麻布裙子的下摆，但是即使穿着这种家常的粗布衣服，她也丝毫不显得难看，丝毫不

显得笨拙。基尔洛太太有点儿消瘦，身子经常是挺直的，由于双肩和胸脯的优美的线条、黝黑的脸——系在脖子上的围巾把那张脸衬托得格外容光焕发——和极其好看的浅色的发辫——它在后脑上草草地挽成一个元髻，远看起来她好象还十分年青。她不时瞧瞧发面桶，这时正有一个女工在桶里揉和着黑麦面团，又瞧瞧盛着衣服的洗衣盆，从火势熊熊的炉子上取下一钵已经凝固的酸牛奶，换上新的一钵。

基尔洛太太这一天同时忙着三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洗衣服、烤面包和制干酪。她心情很不好，正在生自己的气，因为她把这么多的事情堆到一天来做。本来应该按照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来安排时间和工作；同时做三件事情，无论哪一件都做不好。她一会儿走到这里，一会儿走到那里，不知道忙什么好，件件事都需要照看，她一面自己动手做点什么，一面向两个助手——都是高大和健壮的少女，一个在揉面，一个在洗衣服——倾诉自己的苦恼。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责怪她们。完全不是。她承认，一切都要怪她自己；也说不上是她懒惰呢，还是她划算不好。这会子好象成心捣旦似的，连马雷霞也忙得不可开交，——她在菜园里监督锄草，不能邦她的忙。最后这些话得罪了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当时她刚从台阶上把一兰蔬菜拎了进来，卷起亚麻布的旧外衣的袖子，打算洗莴苣和削胡萝卜。

“可是我呢，妈妈，”她大声地抗议，“难道我什么也不会干?!您光知道左一个马雷霞，右一个马雷霞。”

基尔洛太太正好从旁边走过，她用一只热呼呼的手——她刚刚挪动过炉火上的牛奶钵——慈爱地摸了摸她剪得短短的淡黄色的头发。他们一家子的头发差不多都是淡黄的；从基尔洛太太开始，包括十六岁的马雷霞和十三岁的鲁齐亚，甚至还有两个

男孩子；可是基尔洛太太不明白，为什么她那老象影子似的跟在妈妈后面的六岁的小女儿布朗尼亚却生成那么黑的眼睛和那么黑的头发，面孔也是黑黝黝的，象个茨冈。这是他们家里一个在各方面都很特殊的人。在基尔洛太太那些孩子里面，谁也不象这个黑面孔的小邋遢鬼那样永不放手地抓牢她的裙子。她确乎是个邋遢鬼：漆黑的头发如同刨花似的鬈曲着，无论你一天给她梳多少回，她的头发还是向四边翘起来，或者垂落在黝黑的前额上，而那象炭一样发亮的眼睛便在这堆头发底下望着母亲，——只望着母亲。拿这会儿说吧，她穿了一双褪色的旧鞋子——哪怕一天给她系一百回鞋，鞋带也仍然在她的小脚后面拖曳着——和象母亲一样的皮袄——这是母亲专为她缝的，因为她最小，怕她感冒，抓住母亲的长襟袄子的下摆，跌跌绊绊地从厨房走到门堂，从门堂又走到台阶，从台阶再走到下房，同时不住咀地几几呱呱，尽管谁也不想听她的。只有站在厨案旁边拌凉菜的鲁齐亚偶尔搭腔，模仿她说话的神气，逗趣地数说她，或者惹她争吵。小女孩对吵架毫无兴趣，任凭怎样撩惹她都不理。但是可怜的小家伙一不小心又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跟斗，然而她立刻就爬了起来，惊惶地四顾：是不是母亲在她摔交的时候跑掉了。基尔洛太太蹲了下来，重新开始潘娜洛甫的工作，——替她系好招致绊跌的鞋带。

“布朗尼亚，你哪怕有一分钟坐在那里不动也好！……”

小女孩笑得满厨房都能听见，她以六岁的毛丫头才有的出人意外的逻辑回答：

“妈妈，我要吃呢！”

“又来了！”基尔洛太太嗳了一声，立起身来。“你不是一个小时以前刚吃过饭吗……”

小女孩张开了套在不灵便的两只袖子里的小手，一本正经地解释：

“可是我又想吃哪！”

基尔洛太太从食橱里取出一块黑麦的元面包，把它涂上了蜜，递给女孩。她贪馋地用整齐的、白得象珍珠的小牙齿咬住了面包，把蜜都粘在玫瑰色的小脸上，然后她咂着咀唇，重新抓住母亲的长襟袄子，跟在她后面走。鞋带也重新散开来，拖曳在她脚跟后面的地板上，奇形怪状地蜿蜒着。

女孩子的问题还不要紧，只是不知道两个男孩子这会儿在干什么。特别是小的——波列西，她必须逼着他做功课，每天要把他关在客厅里两个小时。大的——斯塔西想必又在什么地方跟农家的孩子互相追逐，等会儿又带着遍身的青紫伤痕回家来。但是他爱怎样就怎样，可以不管他，因为他是来家里休假的，不久他将升入四年级了。唯有波列西在二年级留级了两年，这回又没有升级。基尔洛太太十分担心。第三年再留级是不行的：老师会把他赶出学校，——那时她拿他怎么办？她到过城里，向学校再三恳求，总算答应让他在假期以后补考。那么他应该好好地温习才对，可是他又不愿意。这孩子生来任性而懒惰，整个儿象他爸爸。这件事怎么办呢？必须强迫他学习——不然他就会完全毁了。他害得她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啊！

倒要看看他现在在干些什么：是温习功课呢，还是袖手闲坐？基尔洛太太走进了门堂，想把耳朵贴在客厅门上听一听，但是客厅里忽然“啪哒”响了一声，不知道打碎了什么器皿，接着院子里就听得撒腿奔跑的声音。基尔洛太太——随后还有鲁齐亚和布朗尼亚——跳到了外面的台阶上。原来那个囚犯因为长久的拘禁而厌倦了，从窗户里跳了出来，打翻了一盆倒挂金钟，现

在他一溜烟似的往大门外逃走。他披着蓬乱的头发，穿着破烂的制服——然而这件制服还是去年新做的呢，不顾母亲和姐姐的叫喊，拚命往前跑，只见那双磨穿了底的鞋子一闪一闪。

假如基尔洛太太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而不加惩处的话，那她做母亲的威信就要扫地以尽了。奥里申卡不止一次做了这类丢丑的把戏的见证人。揉面的女工追上了逃跑者，将他一把擒住，可是他忿怒地挥拳回击，然而到底还是羞红了脸，努着咀巴回转屋里来了。

基尔洛太太的眼睛里含着绝望的神情，她奔进门堂里，俯下身子，从摆在屋角上的堆着各种各样的破烂什物的柜子里取出一根粗绳子。

“过来！”她厉声说，抓住了他一只手，将他拖到客厅里，关上了背后的门。

她一会儿责骂儿子，一会儿给以劝慰和开导，过了很久，她才红着面孔走到门堂里，两只手还在微微地颤抖。显然，她采取这种严厉的办法，实在是迫不得已。她让客厅门敞开着，对鲁齐亚的吃惊的目光回答说：

“我把他绑在沙发上，吩咐他好好念书……绑得紧紧的……唉，我的天！”她又焦急起来。“斯塔西怎么会不感冒呢，——外面这么凉……早晨他就嚷着喉咙痛。马雷霞穿了什么衣服到菜园里去，你没有看见吗？”

“马雷霞走的时候穿的是敞胸的短上衣，斯塔西对鲁齐亚说过，他的喉咙痛得更厉害，可是他只穿了一件帆布短衫就跑出去了。”

“真要命！”基尔洛太太抓住自己的脑袋说。“我应该亲自去把他找回来，可是我又没有时间。”

她的确没有时间，因为这当儿在厨房门口出现了基尔洛太太在农事方面的唯一助手——被尊称为“总督”的一个年青小伙子；他报告说：上星期来过的那几个商贩又来了，他们想看看羊毛。这个消息使她大为兴奋。她约摸有两百只美利奴羊，剪下的羊毛在十普特左右。假如不算出售蔬菜和乳制品这两笔勉勉强强够缴付家庭开支的微末收入的话，那么这是夏季几个月内落到基尔洛太太荷包里的唯一的一笔现钱了。况且收获的季节快到，雇请工人将需要更多的开支，因此出售羊毛是必要的。基尔洛太太一下子忘掉了面包、乳酪、衣服、绑在沙发上的波列斯拉夫和生病的斯塔西，她拿了一个大钥匙，穿过院子向杂物房走去，来的商贩就在宅门口等着她。

他们驾驭来的单套轻便马车伫在大门口；在大门外，在院子对面就是菜园。园里有几个女工俯着身子除去畦上的杂草，在她们旁边坐着一个年青青的姑娘，身穿呢子的敞胸短上衣，衣服上垂下了一条粗大的金黄色的发辫。姑娘在畦床边上坐着，眼睛望着一个身穿猎装、肩上挂着一支枪的年青人，他坐在围垣上，热情地对她讲述什么。在他们之间躺着一条黑色的大导犬，旁边闪动着农村儿童们的红帽子。

基尔洛太太从远处看见了这幅图画，不由得微微一笑。她认出了那是她的大女儿和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但是事情等着她去办，没有工夫细看。她费劲地用大钥匙打开了杂物房，和商贩一同消失在房间里边。他们在那儿足足待了一刻钟，然后又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风猛烈地刮起来了，白杨树梢弯得比先前更低。听得见赤杨林不住地喧哗，涅曼河在它后面汹涌澎湃。一大片乌云在天空中飘动，把凉意侵人的雨点撒到地面上来。基尔洛太太望了

望菜园那边，她看见年青的一男一女在黑狗的陪伴下，跟一群孩子一同奔向菜园的尽头，打算到毗连院子的小谷仓里去避雨——那儿通常是保藏菜子的地方。

锄草的女工没有从畦上站起来，只是抬头注视奔跑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想必就是她们的。当她们看见孩子们快要跑到屋檐下的时候，高兴得大声笑起来。

基尔洛太太同几个商贩从仓库回到屋里时，她又微笑了一下，但是她马上就和商贩们继续商谈交易。在狂风斜雨中她的头发被打湿了，她怕冷地把双手藏在长襟皮袄的袖筒里，用轻快的步伐走着。她象平常一样端正和优美，而且远看显得特别年青和瘦弱，然而她的声音越来越坚决，越来越高，不仅整个院子听得见，甚至传进了厨房。她不停地争论着价钱：商贩们给她十八卢布一普特，她坚持要二十卢布。她逐一列举和证明了自己的商品的优点，又假说她过去正是按照这个价钱把羊毛卖给柯尔钦斯基和其他邻居的。最后她拿孩子赌咒发誓说，再贱她就不卖了。她这样走到了台阶前面，但是这当儿她回头向大门外望了一望，不由得惊异地高声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辆小巧豪华的轿式马车迅速地行驶在赤杨林和菜园之间的大路上。拉车的四匹骏马配备着英国式的挽具，驾御台上坐着一个蓄大胡子的车夫和一个年青的仆人，后者穿着镶了金边的绿色的仆役制服。眼看马车已经拐弯向大门驶来，车上的玻璃和镀银的装饰品闪闪发光。基尔洛太太立刻认出了这是鲁瑞茨先生的马车。商贩们客气地表示：他们将等待到客人离去。但是她没有听见他们的话，而且那样地发窘，在她憔悴的面颊和布满细碎的皱纹的前额上，泛起了象少女一般鲜艳的红晕，一直

扩张到头发根。

我的天！台阶上放着三壶酸牛奶，门堂里一只木盆装着湿衣服，而她自己穿的是旧皮袄，脖子上围着薄纱巾！她匆匆地走进了门堂，一面做着坚决的手势，一面低声地命令厨娘，赶紧把衣服收拾起来，放到下房去。

赤脚的厨娘穿着粗布衬衣和短裙子，两条红红的、裸露到肘边的手在慌忙里沾上了污迹。她刚从厨房里跳出来，抓起了洗衣盆正要往下房送，鲁瑞茨已经下了马车，站在门口了。在他后面，看得见仆人的镶金边的绿色无檐帽和一张没礼貌的、有点嘲笑意味的脸。

厨娘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咀巴，就那样端着洗衣盆发了呆，丝毫没有注意到女主人在绝望地向她眣眼和挥手。

但是鲁瑞茨仿佛没有看见由于他的到来而引起的忙乱，他扭转身走向衣架，在仆人的邦助下不慌不忙地脱下了外套，然后走到发窘的、默默地伸给他一只手的女主人面前。初看起来也许觉得：这个文雅的年青人握到她黝黑的、由于经常劳作而失去了光泽的手时一定是不愉快的。这只手刚才还打开过羊毛袋，因此手指上沾着少许灰尘，在锁上杂物房时，一个丁子又把手上的皮肤挂破了。然而鲁瑞茨却低低地俯下了身子，吻了吻她的手，这个吻不是虚应故事，而是长久的和真诚的。在基尔洛太太可爱的、仍然红润的咀唇边绽开了喜悦的微笑，她的憔悴的脸变得生动起来了。

“请到这儿坐吧，堂弟，”她打开了客厅的门，说道，“我真高兴看到你……你好久没有到我们这儿来了！”

看得出来，基尔洛太太的确因为见到他而高兴，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跨进客厅的门槛，脸上忽然胀得通红。波列西被绑住

了一条腿，对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坐在沙发上。看见客人进来，他羞愧难当，脸红得象落锅虾子似的；这个不长进的孩子在跳窗时还打翻了一个墨水瓶，把油漆过的地板染得斑斑点点；加上黑脸污手、蓬头乱发的布朗尼亚拖着两根倒霉的鞋带，不知道从哪儿跑了过来，立刻就抓住了母亲的衣裳。这还没什么，必须立刻将男孩子解开，因为那张沙发是唯一可以和客人坐下谈话的地方，单凭这一点也不能不饶了他。

基尔洛太太跑到沙发前，蹲下去，开始用微微发颤的手解开难解的结扣。这情景鲁瑞茨似乎又没有看见，他俯身问布朗尼亚：她的身体好吗，为什么不好好地洗一洗她那双乌黑的小眼睛，后来甚至把她抱在手里，亲吻了她胡满了蜜的小脸蛋，然后将她放下。

连抱起这么大的一个小孩他也感到吃不消。鲁瑞茨用手擦了擦痉挛地颤动的前额，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夹鼻眼镜掉落在他的胸前。他对小孩笑了一笑，但是他的眼神却并不愉快。

红脸的、难为情的男孩终于摆脱了束缚，在客人面前笨拙地行了一个立正礼，然后跑出了客厅，"砰"的一声把背后的房门关上了。鲁瑞茨握着女孩一只黝黑的小手，对基尔洛太太说：

"我的心爱的小姑娘将来一定会长成出色的美人，——你瞧吧，我的话决不会错！"

"你对我的邋遢鬼向来是宠爱的，"基尔洛太太含着美妙的微笑说，虽然她的眼睛显得呆板，神色慌张而又窘迫。

小客厅里到处乱七八糟，使女主人感到很苦恼。蒙在家具上的花布面被泥沙沾污了，又溅上了墨水；摆在两个窗户之间的五斗柜上面铺了一层灰尘……这就是鲁齐亚的不对了，——因为她负有保持清洁的责任。

基尔洛太太在慌忙中打开了通往卧室的门，卧室里有两张床和一个嵌着大镜子的红木雕花的梳妆台。床上铺着漂亮的被子，而陪嫁的古色古香的梳妆台是一件珍贵而又希罕的东西；但是基尔洛太太牢牢地记得：卧室里不管收拾得多么好也不应该让旁人看见。有什么办法呢，这栋小屋子只有四间住房：客厅、卧房、儿童室和小餐室，这会儿小餐室里睡着两个男孩，还有几只母鸡在孚卵。在这样拥挤的情况下，实在没法遵守各项礼节的严格要求。

当她关拢房门，使客人不要看到卧室的内景时，鲁瑞茨亲切地从铁把手上取下她由于经常操劳而变得粗糙的手指，握在自己两个光滑柔软的手掌中。

"亲爱的，我看到我每一次到这儿来都使你不安，"他说，"这使我过意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啊，仅仅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比你更好些，更坦率些，我请求你把我当作近亲看待，对这样的亲戚既不需要遮掩什么，也丝毫不必感到拘束。亲爱的堂姐，好吗？你说吧：从今以后大家随便些，怎么样？……"

他没有从自己手里放开她的手，他的话里带着开玩笑的、然而是那样亲切的意味，使基尔洛太太听了不仅满心快活，而且深受感动，一张脸直红到了头发根。她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谢谢你，——你太好啦……但是，你不知道，我怎么也丢不掉从前的习惯。"

"那就让你这些习惯在你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去难为你吧，对我可千万别这样，"鲁瑞茨迅速地打断了她的话。"假如你是那样的人，跟一般的有钱女人一样，那我也不会想到来看你了。"

基尔洛太太完全安静下来了，含着热情的光芒的眼睛似乎表示：在从前——可能在少女时代——她也不是粗衣布裙的人，

不过现在落魄罢了。她回答说：

“这只是因为你的爱好多样化……我不能用任何其他理由解释你对我的好意。”

他嘿嘿地笑了一会，和她在沙发上并排地坐下了。

“亲爱的堂姐，我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个大饭桶，我苦于杏仁软糖吃得太多，所以才敬重黑面包……”

“啊！”基尔洛太太感叹了一声，“你对自己的判断十分确切。只有真正的大饭桶才会这样安排自己的事情。”

“可不是吗，”鲁瑞茨回答，“你对待我要永远这样才好。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当着我的面说出痛苦的事实。起初你使我惊奇，后来却使我非常高兴。我希望你再多骂我几句。你记得古代的罪犯怎样鞭挞自己吗，他们认为，每抽一鞭他们身上的罪孽就减少一桩。”

“要想去掉你肩上的种种罪过，需要一只比我更强有力的手。”基尔洛太太笑了起来。

然而她忽然觉得，这句初无恶意的、有点狎昵意味的笑话太不厚道了。她抓住了他的一只手，深表同情地望着他的脸，问道：

“喂，你近来的生活怎样？没有生病吧？察看过农场没有？你的可怕的习惯……难道你不打算戒掉它么？……”

鲁瑞茨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但是笑容里也包含着友好的表示。

“哎呀，我的亲爱的说教者！你一下子向我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我不知道该从何答起。我对自己的健康没什么可抱怨的；也许，我甚至更好一些了；我的唯一的毛病是可怕的淡漠，但是近来出现了一桩使我稍为动心的事情……我的领地我不仅没有去

看过，就是这个念头本身也会使我感到绝望。你很清楚其中的缘故。不可克服的懒惰，加上完全不了解我所要接触的人和事，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了解一个永久性的、纠缠不清的问题：为了什么？”

“这一切都是由于，”基尔洛太太迅速地打断了他的话。“过去你生活在那样一个龌龊的世界里，从哪儿沾染上了可怕的、不可救药的恶习。”

鲁瑞茨大笑起来。基尔洛太太眉头一扬，一面生气地用拳头捶打掌心，一面高声说：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管不着你，可是我仍然要说：这是一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灾难！还不如我们的庄稼汉，——他们尽管荒唐，不过是喝两盅烧酒……”

“亲爱的堂姐，对你来说，或者一般地对所有住在穷乡僻壤的人来说，这是可怕的。但是在广大的世界上它是那样普遍，已经成为一种类似流行病的东西了……”

“你就不能躲开它吗？你是怎样沾染上它的？这件事你还从来没有对我讲过。”

“很简单。我在一次决斗中负了伤，由于创伤而痛苦极了。起初我服用吗啡止痛，后来就简直离不开它了。这是唯一的特效药，它能够邦助我解除难以忍受的寂寞和身体的衰惫，也许……还有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

他用夹鼻眼镜的镜片遮住了忽然狂热地发光的眼睛。基尔洛太太惊异地听着，然后，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曾经跟人决斗！我的天！跟什么人决斗？为了什么？”

鲁瑞茨往后一仰，靠在沙发椅的椅背上，神经质地笑起来。在痉挛地抽搐着的前额上和含笑的咀角边闪现了恬不知耻的

丑相。

“和什么人决斗？和谁都一样。为了什么？为了一个贱骨头！”

基尔洛太太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

“让它见鬼去吧，你们这个丑态百出的、自由贩毒的花花世界！我宁肯做愚蠢的外省人，做一只鹅，做一只羊，唯独不愿意认识这个花花世界。”

“你说得对，”鲁瑞茨简单地回答。

说得如此直爽的几个字马上使她心软了，但是她仍然严肃地继续说：

“因为你把一切坦白地告诉了我，所以从我这方面说，纵容你……和姑息你就是卑鄙的了……”

她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开始沉默了，她觉得自己说错了话，刚才那些话对自己是不十分得体的。她所以会出现这种说话方式和略带粗鲁的语气，是因为她经常跟仆役、工人和雇农打交道，又因为她的天性是积极的、热情的，虽然想努力控制自己，可是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作声了呢？或许你发现自己的话有些不雅，如同刚才在你屋子里一样，是吗？”鲁瑞茨温和地问。

基尔洛太太微微地红了脸，但是她马上就忘掉了自己，若有所思地说：

“怪事！其实你又善良又聪明……有时候我觉得你仿佛是两个人。”

节奥菲里先生吻了吻她的手。

“你说话象哲学家一样。要知道这种两重人格正是解答许多人生之谜的钥匙。”

“我告诉你，”她在沉默了片刻以后说，“我觉得，假如你不是生来这么有钱的话，你也许会幸福得多。”

“或者，”他插咀说，“生来是一个傻瓜也行。”

“这话怎么说？”基尔洛太太问。

“你猜吧，”他开玩笑说，好奇地望了望她。

她沉思了一会。

“唔，这是不难猜的谜！假如你是傻瓜的话，那你什么也不会放在心上，就那样快乐逍遥地过一辈子，可是眼前你——虽然晚了一些——终于幡然悔悟，明白你失去了和葬送了什么东西。”

他大笑起来。

“你一定不相信，堂姐，我是多么喜欢和你谈话。你会这样谈论一些最奥秘的事情……”

他们两人开始沉默了。基尔洛太太又感到一种慌乱的情绪。这次相当长久的、内容与她的日常事务如此悬殊的谈话使她疲倦了。她回忆起今天的家务，担心商贩们也许离开了她家，不再等她了。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和她一同起来的还有布朗尼亚，——她一直坐在旁边，将脑袋伏在母亲的膝盖上。

“我马上吩咐端茶来。”

鲁瑞茨连忙重复地说：他几乎从来不喝茶。基尔洛太太微微有点发窘，她疑惑地望了望他，然后果断地说：

“不对。你喜欢喝茶，而且喝得很多……你的姐丈告诉过我。不过你已经尝过一次我们的茶了……它当然不及你喝惯了的……”

她的诚实显然使鲁瑞茨觉得有趣，同时也使他为难。

“对不起！”他说。“你把我的谎言揭穿了。我的确害怕一切

不合口味的东西，象怕火一样。”

“你一开始就这么说不好吗，何必要撒谎呢？大概你是当代的法利赛①，在这以前已经撒了不少的谎了。我去拿果子酱来……瞧吧，你一定不会说我的果子酱难吃。我的做法是从前向马尔达·柯尔钦斯卡学来的。不错，我熬的果子酱不太多，但是你在你那维也纳也未必吃过更好的果子酱呢！”

基尔洛太太匆匆地走出了房间。布朗尼亚抓住了母亲的长襟袄子，迈着细碎的脚步在她身边跑。她拍着巴掌喊：

“有果子酱啦，有果子酱啦！妈妈，我也要吃果子酱！”

在两个亲人相当古怪的谈话中，这个头发蓬乱的黑眼睛的小家伙只听懂了这一句。

老实说，基尔洛太太固然真心愿意款待自己的亲戚，同时她也急于要去瞧瞧屋子另一边的情况。当她不在的时候，大概有什么事情被疏忽了，所以客厅里都听得见她生气的声音。后来她和收购羊毛的商贩们匆匆地交谈了几句，最后用托盘托着几碟果子酱，在客厅门口出现了。布朗尼亚拖着散开了的鞋带，在她身边走着。鲁齐亚随后端来一个精工制作的古老的大高脚杯，里面装着草莓和砂糖。这样一些珍贵的和精美的东西，象红木五斗柜、两幅油画像、雕花梳妆台和银质的大高脚杯，处在其余的简陋的陈设中间显得十分触目，同时也说明，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出身于一个从前很有钱的世家。

鲁齐亚将草莓和糖放在桌上以后，规规矩矩地伸直了象母亲一样消瘦的、优美的身躯，然后，抖动着在她行动的时候总是往上飘扬的短短的浅色的头发，走出客厅去了。在中途母亲附

① 法利赛原为古犹太一个宗教派别的成员，主要是市民中的富裕阶层，他们的特点是具有宗教狂热和虚伪地崇奉宗教戒律，此处借指伪善者。

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了几句关于衣服、商贩和斯塔西的话。

鲁瑞茨迅速地舀了果子酱送进咀里，一匙又一匙，几乎是贪馋地吃着，一面说道：

"好极了！真正好极了！我非常欢喜吃甜食，没有它我连两个小时也过不了。这么说，教会你熬果子酱的是马尔达·柯尔钦斯卡小姐……那个奇特的老姑娘吗？她是一个如此可敬的人，又掌握了这样一些知识，应该受到特殊的尊敬……嗯，à propos，① 你最近见到尤斯青娜小姐吗？"

基尔洛太太小心地把一碟子果子酱递到布朗尼亚黝黑的小手里，同时不满意地回答：

"我觉得谁也不能象你这样经常见到她。你不是从柯尔钦到这儿来的吗？"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是听见你的仆人说的，老实讲，我很不满意你经常到柯尔钦去。"

"首先，我并没有经常去，因为我总共才去了几回，其次——你为什么不满意呢？"

"这你自己明白。"

"随便你怎样骂我都可以，我允许，甚至也这样请求你。但是我这样欢喜尤斯青娜小姐又有什么过错呢？"

"当然！"基尔洛太太高声说。"对于你和与你相似的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我欢喜她或者不欢喜她，其余的一切都无所谓。"

"你说得对。"

---

① 法语：顺便谈谈。

"但是我告诉你,"她越来越激昂了。"她不幸有哪一点被你看中了呢?她长得不错,这是真的,但是你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她不是娇媚风流的女子……"

"一点也不错,"鲁瑞茨同意说。

"她受过亲戚的教育,然而这种教育不能认为是怎样了不起的……"

"一点也不错。"

"她和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有过那件事以后,变得十分严肃,不爱打扮,很少说话,对男人不感兴趣……"

"一点也不错,"鲁瑞茨先生第三次表示同意。

"那还有什么可说呢?要知道你们在自己的'上流社会'里见惯了完全不同的女子,只有她们才能使你们晕头转向。"

鲁瑞茨推开了碟子,仰靠在沙发背上,开始半嘲笑、半认真地说:

"首先你应当明白,具有象你这样纯洁的心灵的人一点也不懂这种事。只有我们——你听见吗?——只有我们,不劳而食的人,才会知道一个男子为什么爱慕这个或那个女子……你懂得吗?爱慕是一种本能,它告诉我们,恰恰是和这一个女子我们可以喝干——不折不扣地'喝干'快乐的酒杯……瞧,连你也脸红啦,象个女学生一样……哎!多么奇异的事情——这样的红晕出现在五个孩子的母亲的脸上!"

的确,她脸上泛起了那种象少女般鲜艳的、浓厚的红晕,但是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困窘。

"这没有任何妨碍。你说下去吧。我想知道你对尤斯青娜的看法。"

"因此,"鲁瑞茨继续说,"在这儿,占第一位的是爱慕,或者

是对你说来更容易了解的词儿——恋情。我一迂见尤斯青娜小姐就感到这种恋情……我承认，它甚至是十分强烈的。你说得对，我认识许多美貌绝伦的女子，甚至……为她们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财产……但是在这位小姐的黑头发和灰眼睛的对比中，在她的身姿、动作和其他各方面……有一种那样的……总之，Passons,①你反正不会理解……尤斯青娜小姐是有热情的，我敢向你断言……她有很高的热情……"

"Passons,"基尔洛太太重复他的话，"好，还有呢？"

"还有就是你刚才列举过了的。我有很多风流俊俏的女子、莺声燕语的女子、患瘾病的女子、真正的和冒牌的公爵小姐……对我来说已经够了……甚至太多……toujours des Pérdrix②从来就不是我的格言。我倾向于另一种；我现在明白了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灵具有何等意义。我对你感到的喜悦和亲切就是证明。"

他正了正夹鼻眼镜，又吞吃了几匙果子酱，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似的，开始迅速地说：

"譬如，今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坐在她旁边。当我拐弯抹角地暗示我对她的感情时，她皱起了眉头，几乎不回答，也不望我。我改变了策略，谈些不相干的东西……她马上活跃起来了，开始亲切地叙述柯尔钦附近的景致，回忆起一个颇有诗意的、与涅曼河畔的峡谷有关的传说，她讲得那样津津有味，甚至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十分聪明，确实十分聪明，当她说到她向往的事物时，她的眼睛里出现了那样的光辉，咀巴上的表情那样动人……不过……想突击占领她是不可能的……好事多磨……这是她唯

① 法语：我们不谈吧。

② 法语："天天鹧鸪"，意谓即使是美味的菜肴，天天吃也会腻味的。

一的缺点，同时也是极大的诱惑。”

基尔洛太太开始沉思了，她似乎没有听见对方最后两句话，但是她忽然抬起头来，仿佛产生了一种最伟大的思想，一本正经地说：

“如果你这样喜欢尤斯青娜的话，你就和她结婚吧。”

鲁瑞茨拿着茶匙的手在桌上放下了，他习惯地取下了夹鼻眼镜，又象恐惧又象惊讶地望望她，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奇妙的想法，好极了的想法！这对我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意想不到的！可是奥若里斯基老头呢？你是不是要命令我把这个洋囡囡摆在壁炉上？还有尤斯青娜小姐的法语发音呢？Entre nous,① 她的法语发音是相当糟糕的。我想象着，假如她和我的婶母见面时将会怎么样呢？可怜的公爵夫人恐怕马上就活不成了。”

他仍然继续笑着。

“你的想法说明你的心肠无疑是好的，然而你完全不了解上流社会的要求……和尤斯青娜这样的两栖动物谈谈恋爱是可以的，但是和她结婚却不成——imPossible②。”

“两栖动物！”基尔洛太太感到屈辱了。“你把一个女人比作青蛙吗？”

“极其自然。你自己判断吧：说她是贵族小姐又不是贵族小姐，说她受过教育又没有受过教育，说她是小家碧玉又不是小家碧玉，难道不对吗！……总之，天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你为什么到柯尔钦去呢？”基尔洛太太问，她的眼睛生气地发光。

① 法语：我们俩私下里说。

② 法语：不可能。

“因为这种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恋情使我有点儿兴奋了，而且，应该承认，它恰好出现在我几乎对生活中一切迷人的东西完全绝望了的时候。”

“但是这一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亲爱的堂姐，我不是一个那样深思熟虑的人，经常想到事情的后果……Advienne que Pourra。[①] 即使是极其短暂的一刹那的快乐也不应该忽视。”

基尔洛太太十分严肃地、坚决地说：

“这件事一定毫无结果，我亲爱的。尤斯青娜是个有主见的人，她已经从痛苦的经验中走过来了……我很明白她的性格和见解。”

鲁瑞茨全神贯注地听着。

“你很了解她吗？你相信你所说的话吗？”

“完全相信。”

他开始沉思了，用手擦了擦前额。他的眼睛不知怎的忽然黯淡起来；基尔洛太太仿佛听得他叹了一口气。

“你不是真正关心尤斯青娜么？”她高声说。

“我对她关心到了我对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所能有的最高限度。老实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谁能够予见自己的心——或者，也许是神经系统——的动向呢……”

“那你就和她结婚吧！”她重复说，仿佛没有听见他刚才的话。

但是这时候通往门堂的门打开了，传来了鲁齐亚的声音：

“妈妈，斯塔西回来了……他的嗓子哑得厉害……”

---

① 法语：管它三七二十一。

基尔洛太太象落到弹簧上似的跳了起来，跑出房外去了。小布朗尼亚当然也迅速地跟在母亲背后，象小耗子一样走了出去。

剩下鲁瑞茨一个人留在客厅里，他把脑袋低垂在两个手掌上，无心地听着从屋子内部传来的母亲的惊慌的询问，还有男孩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回答，好象损坏了的长笛似的。从屋子另一边经过狭窄的小门堂飘来斧劈声、溅水声、炉火的毕剥声和厨房里女仆们的对话。

天气逐渐晴朗了，风已经仃息，乌云迅速地向四边散开。夕阳的斜晖穿过了高大茂密的紫丁香，将窗台上几盆平凡的倒挂金钟和蔷薇染成了金黄色。

这个衣着讲究、又高又瘦、长着微微卷曲的头发、胸前挂着金丝夹鼻眼镜的人是不是在倾听这栋小屋里的声音？这些声音是不是告诉了他在这儿流动不息的勤劳俭朴的生活？过去他是个那样不习惯动脑子的人，现在这些声音是不是促使了他进行观察和比较，并且意识到：他多么不了解千百万象基尔洛太太这样纯朴而平凡的人？

基尔洛太太心事重重地回到客厅里，甚至忘了掩上自己的卧室门。她进来时正碰见鲁瑞茨在出神地沉思，但是她已经忘了刚才他们谈到什么地方。

“我的儿子病了，”她喑哑地说，“他的喉咙缺乏抵抗力，去年他得了那么厉害的喉炎，使我不得不请医生。现在我担心他又会发生什么事故。我已经吩咐了鲁齐亚给他煮点菩提树叶。”

这会儿她的面貌显得比一刻钟以前老多了。鲁瑞茨向她伸出了一只手。

“我的可怜的堂姐！这块小小的领地和孩子们把多少困难、

忧愁和苦恼压在你身上啊!……"

基尔洛太太感动到了内心的深处。她傍着他在沙发上坐下,用巴掌托着下巴,开始叙述使她操心和担忧的一切,同时也因为在亲戚中找到一个同情自己的人而感到高兴。她告诉他:在十二年前,也就是她出嫁以后的第五年,她看到奥里申卡的经济完全衰落了,他们有濒于破产的危险,因此她才自己挑起了这付担子。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件颇不平常的事情,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她经常向邻居们——特别是向柯尔钦斯基和马尔达——学习。她的经验和能力逐渐增长;事情就这样过下去,甚至还满不错呢,不过孩子的教育可真伤脑筋。

"你知道我们有五个孩子……只要想一想:在这么一小块土地上……收入总共只有一千卢布上下……可是个个需要吃饭、穿衣、学点什么。"

关于女儿的教育她甚至不存幻想。她自己会什么就教给她们什么,——只要她们将来能成为贤慧的主妇就行了!儿子却是另一回事,她一定要让他们受教育,因此必须送他们进学校。她希望将来一个儿子经管奥里申卡,另一个获得某种专长,出外找工作。但是学费是不便宜的。有时候她简直束手无策,想不出办法摆脱困难。过去的学费勉强筹措到了,但是她没有把握,以后的问题能不能这样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最小的挫折,或者一次最小的灾害,都足以使她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现在她是尽力而为,但愿波列斯拉夫的学习成绩好一些,而斯塔西不这样经常生病……可是多么不幸,一个身体健壮,可是懒惰成性,学不进去,另一个倒是又聪明又用功,然而身体不好。

她坐在沙发上,用手托着下巴,讲了这么一席话。她的前额上密密地布满了碎纹,漂亮的咀巴常常吊下两个咀角,在面孔的

下截形成两条深刻的摺痕。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鲁瑞茨问，他一直在注视她。

“三十四岁，”基尔洛太太回答，心里感到有点奇怪。

“你知道不知道，本来象你这般年令和处于你这种环境的妇女还在为自己而活着，她们容光焕发地出入在上流社会里，追逐命运赐给她们的片刻的快乐和幸福……”

她不感兴趣地摆了摆手：

“我要这一切干什么？我的心被其他的忧愁占据了。”

假如这时候鲁瑞茨不把她的话打断，她还会长久地诉说自己的苦恼和不幸。

鲁瑞茨开始慢慢地、间歇地——因为他已经疲倦了——谈起：他完全没有能力亲自管理沃洛夫席那，他不可能永久住在这里，目前他正在物色一位新管家，他希望这位管家不是别人，正好是她的丈夫波列斯拉夫·基尔洛。这件事对双方面都有利。沃洛夫席那在他的近亲的督察之下将会繁荣起来，提供更多的收益。波列斯拉夫先生也将得到可以大大地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报酬：三千卢布一年的薪俸、占纯收益百分之若干的红利以及许多其他的好处，那些好处在这会儿他也懒得一一列举了……

“假如你同意的话，亲爱的堂姐，那你就跟姐丈谈谈吧。让他准备一份合同、契约或者类似的东西，拿来给我签个字。两个月以后他就可以从我现任的管家手里接管领地了——我对现在这位管家断乎不能容忍。”

基尔洛太太注意地听取了他的话，然后，她开始沉思，久久没有开口。显然，鲁瑞茨在她面前展示的远景给她打开了天堂的大门。在许多年不间断的劳动以后休息一下，改善奥里申卡的经济状况，给予儿子和小女儿以良好的教育，——这不是她向

来的幻想么？比这更好的她也不敢希望。但是越往后想，她的脸色就越变得阴沉起来。终于她否定地摇了摇头。

“谢谢你……”她轻轻地说，“谢谢……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我永远不同意……”

她感到他在惊异地注视她，于是低下了头，仿佛希望尽快地结束这场谈话似的，开始用坚决的声音迅速地说：

“这对我们本来是极大的幸福，我明白你为了什么才向我作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你看到没有……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沃洛夫席那是你最后的一笔财产，必须有一个人好好地照管它……可是波列斯拉夫，我的丈夫……啊，不行，不行！……想也不用想！”

她抓住他一只手，向他抬起了充满不安和祈求的眼睛。

“不过你别以为他是什么不道德的人，我求你！我不是说：他……他是不诚实的或者象这一类的人。完全不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亏心事，你可以随便问哪一个，每个人都会回答你：他是一个正直的和善良的人。”

“那你为什么拒绝呢？”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这你自己明白的。他也不例外，甚至不仅是缺点，简直是一些恶劣的习惯……他不爱劳动，没有朋友、没有娱乐他就活不了。假如你知道他从前受过什么教育，年青时候过的是什么生活，你就会同意我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不良的教育造成的，他的父亲仅仅有这么一个庄园，一辈子奔走在达官贵人门下，带着儿子逐家打转。波列斯拉夫只读到中学三年级，再也升不上去，过后他马上就认为自己完全成熟了。当他和我结了婚，拿我的嫁妆偿还了他的债务以后，我开始担当一切，从各方面挽救了他，又使他免除了一切操

心……他也习惯了。但是养成了这种习惯的人怎么能担负那样艰巨的劳动呢？他也许会答应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会有任何出息。不，我不愿意！还是一切听其自然吧！我恳求你无论如何别向他谈起你的计划，你自己也忘掉它吧，我诚心诚意地恳求你！”

鲁瑞茨好象看什么奇迹似的望着她。

“我亲爱的，你不是至今还爱着这个人么！”

基尔洛太太用同样惊讶的目光回报他。

“怎么能不爱他呢？我嫁给他是出于我对他的爱情，任何人也没有逼迫我——相反，父母是反对的，亲戚一个个都来劝阻，可是我却为他拒绝了其余的人。也许你以为：我们可以象你们在上流社会中那样，爱了又离，离了又爱，反复二十次吧？”

“两百次，”鲁瑞茨更正说。

但是她没有听见他的讽刺话，继续说：

“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只要和一个人幸福地度过了一段时期，那就充满了对他的爱情和尊敬。而孩子们呢！……我亲爱的，当你结了婚，生了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是一种多么牢固的纽带！”

“然而你同时又不愿意我信任你的丈夫，是吗？”

“是的，”她迅速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愿意，断然不愿意！他担负不了……他会给你带来损失……我知道！”

鲁瑞茨站了起来。在这个意志薄弱的吸毒者的心中，各种美好的感情大概还没有完全泯灭，因为他怀着与虔敬极其近似的表情望了望他的亲戚。

“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既然你坚决不愿意这样……但是你至少应当允许我……”他把基尔洛太太两只手握在自己手里，

胆怯地瞧了瞧她的脸，“……担负你的儿子的教育费用，直到……直到他们完成学业，或者……直到我彻底破产……”

他想强作笑颜，但是失败了：神经质的痉挛使他的脸歪曲得那么厉害，以致现出了几乎是凄惨的表情。

“请你答应吧，”他说得更低了，“我请求你。”

基尔洛太太脸上发烧，垂下了眼睛，默默地站了几分钟。可能，这时候她正在进行自我斗争，因为她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恩惠。黄豆大的泪珠沿着她从前很漂亮的、然而现在已经憔悴了的脸上滚下来，留下了两道闪光的泪痕。但是她马上控制住自己，向鲁瑞茨抬起含着深切的感激的目光。

“谢谢你，”她轻轻地说，“我接受……你的好意！其实，为了孩子……一切……”

他吻了她两只手，当他伸直身子时，他的阴郁的、疲惫的脸似乎安静得多了。

“你对我的确没有见外。现在，在这条阴暗的、没有快乐的道路上——我经常看见它横亘在我前面——至少将闪耀一点光明。关于这两个可爱的男孩的事我们改天再谈。现在我该走了。”

他望了望表。

“我从家里出来已经六个小时了。”

“我的天，”基尔洛太太叹了一口气。“假如你没有……超过六小时就难受么？……”

“没有什么呢？你用它的名字喊它一次也不会烂咀呀。是不是它梗在你的喉咙里？”

鲁瑞茨又想开开玩笑，但这一次也失败了。他带着一种抑制住的绝望的神情，用手擦了擦前额，接着叹了一口气。

“难受的……非常难受！”

基尔洛太太忧伤地望了他一眼。

“你知道吗？对你来说，唯一的救药是跟你爱上了的那个出身高贵而又性情贤淑的女子结婚。”

“你又提你那一套了。”

“我这一套将来还要提的！”基尔洛太太高声说，习惯地用拳头在掌心里捶了一下，接着又笑了一笑，愉快地补充说：“Ce que la femme veut, Dieu le veut。[①] 我的法语蹩脚得很，大概和尤斯青娜差不多，但是事实常常证明这句谚语是对的。不过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在魔鬼无能为力的地方，娘儿们倒能邦忙’……你瞧着吧，我将来会把你说服的……”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门口，她紧紧地握着他的一只手，说道：

“只要我抽得出时间，我自己会到你那儿去，那时候我们好好地谈一谈这件事。哦，我又想起来了，假如你希望为你的沃洛夫席那找到一位真正能干的管家的话，我推荐柯尔钦斯基。比他再好的可没处去找了。他是个顶好的当家人，干起活来象头牛，况且为人又正直、廉洁，——不愧为君子，相信我的话——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你试试看吧……”

鲁瑞茨不感兴趣地把手一摆。显然，他现在急于回到家里去，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在他心上了。但是基尔洛太太从台阶上跑下来，跳上了马车的踏板，优雅地攀扶着他一条臂膀，附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

“想一想我对你说的关于尤斯青娜的话吧。别理会你的婶母公爵夫人和上流社会中所有的蠢话！放荡的生活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你试一试开始过劳动的生活吧。”

---

① 法语：女人所要求的正是上帝所要求的。

在鲁瑞莰脸上现出了淡淡的、不自然的笑容。

“这才是心口如一呢，先前为什么要忌讳？很好，你到沃洛夫席那来吧，我们在那里再详细谈谈。”

马车刚刚驶出了大门，基尔洛太太就急忙走进厨房，匆匆地嘱咐了女仆几句，又走到卧室里来看儿子。淘气的波列斯拉夫和生病的斯塔西在和小妹妹玩耍，他们连连地顿足，大声号哭着吓唬她。布朗尼亚已经脱掉了她的长襟皮袄，头发也越发乱得象一蓬草似的。她明知两个哥哥和她闹着玩，却故意装做害怕的样子，东奔西跑地逃避他们，同时格格地笑个不住。真正吃惊的只有母鸡，然而它们为了保持尊严，不肯离开原来的地方，只是放开喉咙咯咯咯地大叫。基尔洛太太稍微放了心，因为假如斯塔西病情严重的话，他就不会玩得这么痛快了。她把商贩们唤进了客厅，经过了短时间的、然而是坚持不让的争执以后，她和他们议定了交易条件，收下了一笔定金，然后，客客气气地和他们谈了几句今年的收成和小麦的价钱，送他们来到外面的台阶上。

整天怒号的风已经仃息了，天空中静悄悄的，但是依然凉意袭人。太阳远远地落到了涅曼河对岸的草场尽头，金黄的阳光透过赤杨林的绿叶映射出来，在赤杨林后面，从希疏的树干中间闪现了散布在对岸的毛色不一的畜群。

从潮湿的、向着在不远处发黑的村庄那一面逐渐降落的草场上，从被水淹没的、长满了浅绿的菖蒲和深绿的柳丛的洼地上，愈来愈大声地传来母牛的哞哞声。几个锄完了草的妇女，沿着踏出来的、从庄园穿过草场通到村里的小路回家去。

妇女们五颜六色的头巾、孩子们的红帽子和晒黑了的赤脚在碧绿的背景上迅速地移动。就在这条显然证明地主的小庄园

和那一排农舍经常保持着往来的小路上，有几个农民迎着妇女和儿童向庄园走来。

站在台阶上的基尔洛太太早已望见了他们。她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来的，但是这时候她不能够耐心地等待他们到来。这是几个农户的当家人，他们按平分收益的办法租种离这儿较远的、属于奥里申卡的土地。但是可怜的女人没有心思招呼他们。她简直在那里站立不安，分明有什么事情使她放心不下。她担忧地扬起了眉毛，眼睛注视着菜园里。白天的农活早已结束了，可是她的女儿至今还没有回家。为什么这个漂亮的、朝气蓬勃的男孩不厌其烦地经常跑到这儿来，并且和马雷尼亚寸步不离呢？他几乎每天都从柯尔钦来，把光阴消磨在奥里申卡，别涅迪克特先生未必会满意吧？而马雷尼亚呢……她几乎还是小孩……然而当她看见黑狗马尔斯跑在它的主人前面，大步跳着闯进院子时，她的脸上却现出了那样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的光辉。

"我对他们怎么办呢？"基尔洛太太心里不安地问自己。"不让他进门，对待他冷淡……办不到……况且究竟为了什么呢？他是个很好的男孩，是好心的邻人的儿子。他们从小就互相认识，也许这只是普通的友谊……但是现在为什么还不见他们的踪影……"

她从阶磴上跑下来，匆匆地走过整个院子，从一丛紫丁香的枝叶中间窥望菜园。她看见马雷尼亚穿着狭窄的敞胸短上衣，坐在她刚才领着农家的孩子们避雨的谷仓门口。姑娘把浅色的发辫搭在肩膀后，仰起玫瑰色的小脸庞，用手托着腮，两只明朗的、浅兰色的眼睛注视着站在她面前的青年。

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穿着打猎的衣服，肩膀后面挂着一

枝枪。他是个身材端正、动作灵敏的人，这会儿正在对马雷尼亚讲述什么，一面讲，一面做着坚决的手势。尽管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疲倦的，留下了长年累月紧张学习的痕迹，在远处看他却显得活泼而又刚毅。一眼就能辨别出来，这个青年是那种动荡不安的时代的产儿，在那种时代里，思想是慷慨激昂的，心灵也不知道什么是安静。他不是一个在宁静和富足的家庭里、在父母膝下长大起来的强壮的男孩，象自由自在生长的橡树幼苗那样。他早就习惯于让记忆力和脑力担负繁难的作业，在学校的课桌上度过了童年，他长得很高，好比一株在微风里也会弯倒枝条的柔软的白杨。

他具有象女孩子一样白皙、明亮的前额和一对深思的眼睛，而咀唇流露了非常温柔和多情善感的天性。在他转动脑袋的姿态中，也许可以感觉到过分的勇敢和骄傲，似乎他即将启程周游全球，或者致力于征服整个世界。

在这两个小时里他大概跟她讲了不少的话，——他甚至带来了一本小书、现在这本书放在她的膝盖上，——而且还在娓娓不倦地讲下去，那一个也听得全神贯注。

现在，母亲那颗忧虑不安的心可以放下来了。他的神气象老师，她象女学生；他们似乎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忙于制订什么计划。女孩子时时点头表示赞同，年青人得到鼓励，讲得越发起劲了。只有个别的词儿："人民"、"国家"、"公社"、"知识分子"、"首倡精神"、"社会教育"、"公共福利"等等，从远处传到基尔洛太太耳朵里。有两回她听清楚了完整的、好象是引自某本名著中的词句：关于劳动的必要性、关于纠正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基尔洛太太脸上泛起了只有母亲才有的慈祥而又骄傲的微笑。

“好吧，”她心里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算了！我别去打搅他们谈论这些高尚的事情！”

她打算离开了，但是又回头望了望那一对青年男女。马雷尼亚从低矮的坐位上慢慢地站了起来，在沉思中挽住了同伴的手臂。他们缓缓地走出了菜园，经过赤杨林旁边向村子里走去。

基尔洛太太不止一次在这个地方看到他们。似乎有一种不可知的内在的力量把他们推向村子。他们互相偎依地走着，在绿色森林的背景上清晰地现出了两个人的侧影。年青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象宣传自己的学说的演说家，或者是前额显得稚气而目光却有几分严峻的思想家；她垂下了眼睛，鲜艳的咀唇上浮现了安详的、喜悦的微笑，这是由于年青的思想与意志逐渐觉醒而产生的笑容。一条黑色的导犬从容不迫地尾随在他们后面，正要落山的太阳把千万道闪烁不定的紫红色的光芒投射在他们前面的道路上。

二

当尤斯青娜从耀眼的阳光下走进柯尔钦斯基家阴暗凉爽的门堂时，离中午还有两三个小时。她穿着浅色的外衣，满脸发红，两条黝黑的手臂抱着一大把野花，仿佛她就是万物繁荣的夏天的化身。姑娘迅速地跑上了台阶，但是她忽然伫住了，久久地眺望庄园的大门外，眺望田野和远方。这种凝视的目光显然不是忧伤的，因为她一扭转头就大声地唱起来了：

树上的黄叶飘落在地下，

小鸟在坟墓上尽情歌唱……

但是尤斯青娜的歌声在门堂里仃止了，她匆匆地赶到餐室里去，——从那儿传来了几个活跃的声音。马尔达站在餐室里边，背靠着食橱，她面前是一个年青人和一个少女。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她提出什么请求，热烈地对她证明什么。年青人穿着一件短短的、揉得很厉害的晨便服，而羸弱的、发黄的女孩子穿着毛丝绫的外衣，卷曲的头发上系着饰带，她使人想起一只美丽的、但是没有花纹的胡蝶。

"姑姑，难道您不能看我们面上答应这件事么？我们这样恳求您，这样担心您的健康……医生说您必须治疗……您有一种不好的咳嗽。嗳，亲爱的，请允许医生到这儿来吧！……我们去领他来……难道您不能看我们面上答应这件事么？"

女孩子使劲用消瘦的双手搂抱住老姑娘皮包骨的腰肢，仰起脑袋极力注视她的脸，这张脸上的表情又象是气恼，又象是怜爱。但是气恼终于占了上风。

"我求求你们，让我安静一下吧！"马尔达忽然用沙哑的声音说。"你们缠着我干什么？这可不是要我活受罪吗！你们的医生是愚蠢的……他从我的咳嗽中听出了什么呢？让他去为你们的妈妈和节列莎治病吧，她们才是我们家里的病人，我现在好端端的，什么医生也不需要。还闹什么！总是说蠢话！"

她本来就要咳嗽起来，如同往日在激动的时候一样，但是她抑制住了，当她瞧见尤斯青娜走了进来时，立刻向她奔过去，仿佛向她求救似的。

"瞧你多惬意呀，亲爱的！你只顾在外面游玩，天知道你到

哪儿去了，也不问问家里出了什么事。只有两个字——不幸！艾米里亚神经紊乱了，胸脯、心窝——总之全身都疼痛……派了人去请医生。别涅迪克特那样吃惊，他吩咐说：跑坏了马也在所不惜……两匹马至今还在淌汗，没有喘息过来。半小时以前医生到了，和过去一样，发现没什么可怕的。神经过于激动，轻微的支气管炎……也许就是这么一些毛病吧？……医生建议她多吸些新鲜空气，注意保持心情愉快，开下了两个药方……而我好象自找麻烦似的，当我把款待医生的点心和咖啡送到她房里去时，咳嗽起来了……然而咳得也并不厉害，不过微微咳了几声……忽然医生望了望我，说我的咳嗽不能忽视，必须医治。我掉头就跑，可是孩子们在后面叫喊：'治一治吧，姑姑，听听医生的意见！'真是魔鬼把他送到这儿来的！有病，有病……总是瞎说！假如我有病的话，那么什么人才是健康的呢？我告诉你，只要我愿意，我一拳就能把这堵墙壁打个窟窿。"

马尔达头发上高高地插着一把梳子；她挥午着手臂，点头晃脑地说了上面一大段话。维托里德和列奥尼亚在悄声地商议了几句以后，跑出餐室去了。尤斯青娜抓住马尔达一只手，吻了它一下，然后抬起头来，凝神地瞧了瞧她的眼睛。

"我完全明白，姨妈。"她轻轻地说。

"你明白？……已经明白了？"马尔达开始嘲笑，但是她感到说得有些不恰当，于是生气地说："你明白什么呢？这里根本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完全是健康的，毫不需要拿什么丸药硬塞到喉咙里去，象对待火鸡那样。倒是你目前正在忧郁之中……'我明白！'你什么也不明白……总是……"

她忽然看见尤斯青娜放在桌上的花。

"这是从哪儿来的？"马尔达高声说，眼睛望着好象五采花冠

一般的花束。

“您猜猜吧！”尤斯青娜笑起来。

马尔达猜得到吗？她的薄咀唇抿得紧紧的，几乎消失在咀巴的折痕里，她的身子向前冲了一下，刚才发亮的眼睛忽然黯淡了，她丁住了花束，似乎在那中间看见了某种熟悉的、珍贵的、但是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尤斯青娜！”

在她喑哑的声音中听得出一种不同于往日的声调。

“什么，姨妈？”

“你到过什么地方？”

“包哈狄罗维奇村。”年青的姑娘镇静地回答。

“这……这是什么人给你的？……”

她用发黑的、起皱的手指指着花束，同时目不转睛地丁着它。现在尤斯青娜把脸完全俯在花束上。

“杨·包哈狄罗维奇。”她答话的声音比先前更轻了。

马尔达伸直了身子，仿佛这个名字打在她心坎里似的，她大笑起来。

“哈哈哈！这真是他们家的风俗了！采下的花总要捆起来，不管是谁捆的都象一把笤帚！从前我常常见到这种花束，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而且香气多么馥郁，充满了整个房间！连这香气也是熟悉的……哎呀！呃嘿，呃嘿……”

她忍不住咳嗽起来；在她起皱的前额上布满了紫红色的斑痕，她喘息着再一次喊道：

“尤斯青娜！”

“什么，姨妈？”

马尔达站在年青的姑娘面前；她挺直了身子，仿佛路旁的一

根柱子接在套着花鞋的两根支柱上。然后，她伸出一个食指，生气地威吓她。

"小姐，你这是打的什么主意呀？"她喑哑地问。"也许，你以为上帝赐给某些人一颗心而另一些人只得到石头吧？既然你是小姐，你的心当然是心，他不过是庄稼汉，他的心只能是石头的，对吗？玩玩石头吧，玩吧！由于苦闷，由于无聊！这有什么妨害呢？在吃完先生的糖果以后，拿庄稼汉的笤帚解解闷吧，直到上帝再送来某位先生为止！"

看样子她还要用这个题目大做文章的，但是一个身材匀称的、优雅的女孩子大声笑着跑进了房里，象胡蝶飞上年久发黑的柱子似的粘到她身上去了。

"您瞧，我们一定要达到我们的要求！"她叽叽呱呱地说。"现在您总该和医生谈谈吧！维节克已经把他领到这儿来了！"

从客厅里果真传来了两个男人的脚步声，他们出了艾米里亚太太的房间，向餐室走来。马尔达好象被虫子螫了一下似的，突然拔脚就跑。她跑出了客厅，冲进了隔壁的房间。列奥尼亚跟在她后面跑，接着维托里德也跑起来。他把医生留在客厅里，企图追上姑母，将她说服。但是马尔达俯着身子，啪哒啪哒地跑过了两间房，闪动着的两条腿把裙子踢得老高。她撞倒了两把摆在路上的椅子，终于出现在一条很长的、通到储藏室的走廊上。在中途她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大钥匙，现在她用颤抖的手努力把钥匙插进锁孔里去。她一面困难地吁吁喘气，一面含胡地唠叨。列奥尼亚同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到这儿才赶上了马尔达，一把拉住她的衣裳。

"姑姑，"整个走廊里响起了女孩子尖细的、委屈的声音，"我会给您绣一双漂亮的花鞋，我会每天紧紧地吻您！只要您答应

我这件事……"

马尔达回过身，轻轻地抱起了姑娘，接二连三地热烈地吻她，然后将她推进了储藏室，自己也跑进里面去，接着，"喀哒"一声锁上了门。这时维托里德跟在她们后面跑到了。

"马尔达姑姑，"他喊道，"我求求您，请到医生那儿去一趟吧！"

他真的开始生气了。两个眼睛在皱紧的眉毛下面发出了气恼的光芒。但是在储藏室里只听到笑声、吻声和碗碟的碰撞声。显然，在这个要塞里面既安全又愉快。维托里德贴在门上，高声喊：

"那么您是不肯应允我的要求了？"

从储藏室里传出了马尔达的沙哑的声音，现在，从这个声音里听得出由衷的柔情和慈爱：

"亲爱的，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儿！我什么也不需要，说实在的，什么也不需要……象我这样的人给旁人添麻烦，剥夺他们的时间，合适吗？别生我的气，亲爱的，也许，你想吃点什么吧？……这儿有挺好的干酪、新鲜的果子酱。你想吃吗？想吃就进来。"

"咳，对您真没有办法！您开门吧！"

过了一会儿，三个人都坐在储藏室里了。

两个孩子自有记忆以来，曾在这儿和这个瘦长的、唠唠叨叨的、有时喜欢嘲笑别人的女人度过了多少时光啊！她在这儿抚慰他们，疼爱他们，把那么多糖果塞在他们口袋里，以致他们吃出了毛病，然后她又在担忧害怕之中整天整夜看护他们，用她那沙哑的嗓音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古老的民歌。

在艾米里亚太太的卧室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一盏从天花

板上垂下来的浅兰色的吊灯犹如空中的一轮明月，通宵照亮这间房。此外，在艾米里亚太太的床边另有一盏灯，差不多也一直点到天亮。节列莎每天晚上在这盏灯下朗读外国小说、回忆录和游记。可怜的老处女好象一朵蔫了的玫瑰花，眼睛里和咀巴上带着病态的、耽于情欲的表情，但是她却通晓三种外国语。这一次她挑了一本有关埃及的游记。她和艾米里亚太太一道，已经读了那么多关于欧洲列国的书，从前些时候开始，她们决定跑得更远些，到其他的大陆去。艾米里亚太太十分喜欢埃及，它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怅惘的情绪。她们读到的有关埃及的一切是那样新鲜，那样令人向往，想象起来会发生那么大的诱惑力。为什么她没有投生在埃及呢？在那儿她一定会更幸福！艾米里亚太太把消瘦的双手挽在脑后，不住地长吁短叹，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有一会儿她打断了朗诵：

“你认为怎么样，节列莎？假如我在那儿，那我一定可以更多地行动，更好地生活，更好地爱！”

“哦，可不是吗！”节列莎回答。“我想，生活在如此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的人该会感到何等强烈的爱！他们的爱该是何等地热烈！”

她的黯然失色的眼睛出神地向远处凝视。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身材端正的菲拉赫[①]，有着橄榄色的脸膛和灼灼的目光；她在向节列莎说话，那些话是她渴望听到而又从未听过的。当她热烈地吻别了艾米里亚太太，走进隔壁的小房间去睡觉时，院子里已经开始破晓了。由于一夜未睡而疲惫不堪的节列莎吞了两粒药丸——一个晚上的通常的剂量，然后脱去衣服，在床上躺

① 西亚和北非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农民。

下了。但是橄榄色的菲拉赫还没有来得及在她朦胧的想象中重新出现，她就被艾米里亚的呼唤叫醒了。这种呼唤是那样地凄楚，节列莎霍地从床上跳下来，把一件罩衫胡乱披在肩上，赤着脚跑进了仍然充满黯淡的浅兰色灯光的卧室。艾米里亚太太的神经病发作了，在床上滚来滚去。她呼吸急促，又哭又笑，两只手按在胸前，那颗心跳得那么厉害，几乎两步以外也听得见它突突地响，她喑哑地咳嗽着，诉说腰侧象针刺似的疼痛。

也许，这不仅是神经病发作，而且还是感冒和伤心的结果。两天以前，维托里德劝过母亲同他到花园里去走走。她好久拿不定主意，后来她看可怜孩子一片诚心，于是就去了。在散步的时候，她忘了自己的病痛，也没有注意到时间的飞逝和花径上已经降了露水，只顾对儿子诉说她生活里的愁闷。然而儿子却没有对她表示足够的同情，只是以沉默来回答她的抱怨。这使她伤心透了，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没有一个人会爱她，连自己亲生的儿子也不例外。而后来……这个埃及！一句话，目前她感受到的种种痛苦，乃是很久以来所未有的。

节列莎立刻晕头转向起来，她从梳妆台旁边跑到小柜子前面，然后又跑回来，慌忙中失手打破了一瓶香水和一个装药的瓶子。但是应该说，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怀着热烈的同情，表现出难以形容的殷勤，给病人灌下了各种各样的药物，替她按摩，安慰她，又准备热水冲热水袋。她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明前的寒冷更有着凉的危险，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她出去呼唤马尔达和别涅迪克特。他们已经起来了。马尔达在监督仆人擦洗地板，同时还要浇花和准备给别涅迪克特先生喝的茶，——他的马已经站在台阶旁边等候了。当前正是收获的季节，柯尔钦的领

主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马背上度过。

节列莎穿着揉皱了的肮脏的罩衫，拖着一根蓬乱的希疏的小发辫，跑进了餐室里，她的黄里透红的面孔表现了那么大的恐惧和痛苦，马尔达和别涅迪克特一看就猜到是艾米里亚病了。可是很奇怪，尽管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尽管若干年来别涅迪克特与妻子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当他得知妻子旧病复发时，粗壮的双手仍然微微发抖；他匆匆地跳到外面台阶上，吩咐仆人准备马车到最近的城市里去延请医生。然后他脸色苍白、张皇失措地赶到妻子房里，但是不一会他又抓着脑袋从那儿出来了。

"碰见这两个女人真正没办法！"他在路上迂见马尔达，低声对她说，"不幸的女人痛苦极了！而另一个跪在她床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什么话也问不出来。"

他又跳到台阶上，高声催促仆人，快点套好马车，火速去请医生。

将近中午，艾米里亚太太变得安静多了，但是她那样衰弱，她的声音只能勉强听见。她穿着镶花边的白毛丝绫的罩衫，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具有那样一种平静的痛苦的表情，任何人见了都不能不对她发生由衷的怜悯。节列莎坐在她的床边，满怀同情地望着她，在医生走后不久，列奥尼亚悄悄地溜进房来，拿着编织物躲到角落里。忽然从院子外面传来逐渐临近的车轮声，房门打开了，听见了马尔达悄声说：

"达若茨基先生带着两个小女儿来了。别涅迪克特先生请列奥尼亚去招待客人。"

马尔达尽可能放低声音说话，但是她的带嘘声的悄语仍然传到了病人耳朵里。艾米里亚太太睁开了眼睛，手指动了一动，说道：

“达若茨基家的人……列奥尼亚穿的是什么衣服呢？”

“到妈妈跟前来吧！”节列莎连忙对女孩子低声说。

列奥尼亚踮着脚尖走到母亲床前。艾米里亚太太瞥了女儿一眼。在一分钟以前，她的眼睛是黯淡无光的，现在稍微灵活了，开始有点神采。

“衣服很好，”她轻轻地说，“但是胡蝶结弄皱了，皮鞋也不象样。”

她用眼睛示意女儿凑近自己的脸，然后吻了吻她的前额。

“我的女儿穿得比达若茨卡姐妹更差是不好的……她们打扮得那么漂亮……”

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俯身向着她的女儿的脑袋使她那样吃惊，她猛然抬起了身子，在床上坐起。

“卷发散开了，”艾米里亚太太呻吟般说。“节列莎，亲爱的，”她激动地把脸转向节列莎，“你吩咐卓霞赶快给列奥尼亚别上一个新的胡蝶结，让她穿上那双华沙的鞋子……但是头发呢！……头发怎么办？”

“我用带子把它扎起来吧，”女孩子提议说。

“是的，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只好用带子扎起来，”母亲回答。“不过，”她补充说，“带子的颜色应该和胡蝶结一样。”

当列奥尼亚跑了出去，从远处传来她呼唤女仆的声音时，病人不安地翻了个身，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呻吟地说：

“亲爱的节列莎，你可别让任何人进来，不管什么人。我一点劳累也受不了……给我读几段埃及游记吧……不过声音要小些……”

节列莎在浅兰色的卧室里轻声地读着一本法文的埃及游记，而病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静听；在这时候，两个中年男子

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时和三个年青的女孩子打照面。达若茨卡姐妹和柯尔钦斯基的女儿都穿了束腰的紧身衣，彬彬有礼地散步。她们彼此挽着手，把卷发的小脑袋靠在一起，兴致勃勃地交谈着。

维托里德拿着一本小书坐在客厅的角落里，但是他并不看书。他显得越来越阴郁，时时向父亲和妹妹投出迅速而锐利的目光。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父亲和达若茨基的谈话上面。在柯尔钦斯基的外表——特别是面部表情和说话姿态中，发生了确乎是惊人的变化。看来他似乎忽然蜷缩起来了，变得更小更瘦，——他那样低俯着脑袋，那样极力抑制自己容易冲动的、豪放的手势。他对姐夫说话十分谦逊，他的眼睛和咀唇明显地表现了他故作愉快和取悦客人的意图。看得出他在向达若茨基讨好，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在他前额和脸上的皱纹变得更深了，而两撇长胡髭低垂到帆布上衣的翻领上，他原来打算穿着这件衣服到地里去的。客人的气概正好和主人相反。他身材瘦长，衣著豪华，躯干象人体模型似的木然不动，他用均匀的、过分细碎的脚步在客厅里行走着，漆亮了的皮鞋轻轻地吱嘎作响。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开始发白的连鬓胡须围绕着狭长、白皙和润泽的脸，脸上流露了他的深刻的信念：无论在财产方面，或者在门第和教育方面，他都比周围的人更为优越。他用文雅的措词向柯尔钦斯基说出了他的憾事：由于某种缘故他不得不向内弟提到债务，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他的妻子应得而未得的嫁妆……

柯尔钦斯基一听说债务就微微地颤抖了一下，好象被虫子螫了似的，忽然，他有点特别轻快地跳到侧边的茶几前，带着几乎是无忧无虑的微笑，递给客人一枝雪茄。

“谢谢，我在饭前是不抽烟的，”达若茨基谢绝了，他没有从口袋里抽出手来，也没有仃住脚步。

别涅迪克特恳求地望了他一眼。

“来一枝怎么样？……这烟确乎不坏……我从城里带来了几合，用来招待象您这样的客人，亲爱的姐丈……这是专为象您这样的客人准备的！……”

“不，谢谢，”客人再一次谢绝，然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这是今天访问中的第一次——继续说，“其实，这几千卢布本来是提也不值得提起的小事……我一向维持公民之间的团结，它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我们应当互相支持，哪怕自己吃亏……是的，哪怕自己吃亏也行。一个文明人不得不有伤情面，哪怕只损伤一点点，他也会感到莫大的不愉快，何况是最亲近的人……是的，正是最亲近的人……”

“我的利息总是按期交付的，”别涅迪克特有点胆怯地说。

达若茨基的灰白的小脑袋第二次微微可以察觉地动了一动，这是表示赞许的意思。

“按期交付，是的，是的……亲爱的内弟，您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我能够向你说这种话，感到十分有幸。”

“也许在晚一些时候……”别涅迪克特感到不便出口。

客人闪亮的皮鞋发出了比先前更响一些的吱嘎声，——这是它的主人有几分为难的唯一迹象。

“不成，亲爱的别涅迪克特先生，不成。如果客观情况能够服从人的意志，那我一定认为对您作出种种让步和通融是一种光荣的事情，也是亲戚之间友好的、愉快的义务，过去不就是这样么。”

“这我始终是十分感激您的，”别涅迪克特用低沉的声音说。

"您的仁爱和厚道使我敢于……"

忽然，三个女孩子向他们跑过来，好象快乐的小胡蝶飞上乌荆子的秃枝似的。她们手挽着手，挡住了他们的路，在打断了大人的谈话以后，她们又踮起脚尖往后退，用银铃般的声音争先恐后地、叽叽喳喳地说：

"爸爸，表姐说我们的客厅太空了，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我也同意她们的话……"

"是的，舅舅，您的确应当买一套新的家具和更好的地毯！"达若茨基的两个小女儿异口同声地说。

"连我们学校里的客厅也比这好得多，我不反对，把我们的客厅布置得和它一样……"

"在窗户和窗户之间应当有镜子和雕像坐，"两个表姐邦着出主意。

"爸爸，亲爱的，把镜子和雕像坐买来吧，真的，我们墙上这样光秃秃的，多难为情，"列奥尼亚望着父亲的眼睛苦苦地央求，几乎要哭了。

别涅迪克特怅然地、久久地望着三个可爱的女孩子，但是他忽然火起来了，大声说：

"去吧，别搅扰我们！你们还应该去抱洋囡囡，而不是布置客厅。"

女孩子们听了觉得又可笑又可气，她们转身跑到维托里德坐着的角落里。他第一次开口对她们讲话，可是没有起身。

"列奥尼亚，也许你更喜欢嵌花地板和天花板上的壁画吧？"

列奥尼亚没有听出哥哥话里的尖刻讥讽，她象品尝什么美味似的咂着咀巴说：

"为什么不喜欢呢？它们好看得很……我见过……"

接着，她高兴得上气不接下气，开始把她在首都见到的种种奇迹告诉两个表姐。但是她们从前在叔祖母家里做客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了，这位叔祖母是个有钱的伯爵夫人，她曾经做媒将她们的姐姐许给她的亲戚——另一个不大有钱的伯爵。此刻达若茨基对内弟谈到的也正是关于她们姐姐的事。

“您明白，亲爱的内弟，既然把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我就不能不置办一份与她的未来身分相称的嫁妆，是的，要和身分相称呀。我和妻子准备用那笔钱——就是我痛心地、真正痛心地向您提到的钱——来办这份嫁妆。”

“用这么大的一笔钱办嫁妆！”别涅迪克特忍不住了，大声喊了一句，然后摊开两只手，象个木头人似的站住了，但是他马上醒悟过来，重又跟在客人后面走。达若茨基片刻也没有放慢他的细碎的、吱咯作响的脚步；他笑了一笑，回答道：

“不是全部，不是全部……大约一半的样子。您认为如何呢，老弟？银器、皮货、花边和各种各样的女服，这些东西件件价值昂贵，是的，价值昂贵。需要从巴黎买一架钢琴。我的内人希望女儿能有自己的钢琴，我已经答应了。既然决定买，那就得买一架真正漂亮的、精美的、质量最好的，是的，精美的和质量最好的。您一定承认我说的正确，完全正确吧。”

柯尔钦斯基是否认为必须满足达若茨基列举的一切要求呢？——这个问题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是从外表看来，他大为惊愕，脸色如同死灰一般。他忿恨地咬着长胡髭，垂下了脑袋，默默地寻思。

“也许，在今年您有一半就够了吧？……”他终于说。“几千卢布我尽最大的努力还可以设法筹措，但是全部……一下子……”

他在自己前额上那样响亮地拍了一下，仿佛有人在客厅里挥响了长鞭子。达若茨基的薄咀唇上嫌恶地颤动了一下，但是他仍然象先前那样不动声色地说：

“不成，亲爱的别涅迪克特先生，不成。除了女儿的嫁妆以外，眼前我还有些其他的开销，您自己知道，如今的世道是艰难的……真是十分艰难！”

“鬼世道！”别涅迪克特咒骂起来了，因为他实在无法继续低声下气地进行这场谈话，但是他马上又控制住自己，客气地补充说：“但是您总不至于要叫苦吧。”

“何以见得呢？”达若茨基开始莫测高深地微笑了，一面忧郁地望着远处。“是的，有谁知道……”

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三个女孩子又跑过来打搅。她们挡住了大人的去路。在他们面前踮起脚尖往后退，同时抬起眼睛望着柯尔钦斯基，三张小咀一齐叽叽喳喳地说：

“爸爸，亲爱的！舅舅！我们想到了一个顶好的、绝妙的主意！”

“一个好极了的主意！”列奥尼亚用清脆的声音说。“我们应该买四个雕像，必须是四个才行：两个放在客厅的窗户中间，另外两个摆在角落里！……”

“现在用雕像作装饰是很时髦的……”

“我们学校里到处都有雕像，不错，都是石膏的，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它一样能够把房间装饰得很漂亮……好爸爸，亲爱的，请你买四个雕像放在客厅里吧，哪怕石膏的也行……”

被达若茨基的要求震惊了的柯尔钦斯基终于清醒过来，他对女儿喝道：

"你发疯了么，你是不是发疯了？赶快走开，别妨碍我们谈话！"

她们用笑声压制着委屈的心情，重新跑到客厅的角落里去，维托里德也再一次皱起了眉毛，向妹妹投出生气的目光。

"你也许还想要求爸爸给你带一坐皇宫到柯尔钦来吧！"

然而达若茨基却目送着两个跑开的女儿，脸上现出了钟爱的微笑：

"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种种美丽的幻想的、幸福的时光！……"

接着，他马上回到刚才中断了的话题：

"何以见得呢！谁能够有把握地说：命运对某人宽大，而对另一个人严酷？我不抱怨——啊，不！和别人比较，我的事业进行得很顺当，很不错……只是最近一个时期我稍微破坏了预算平衡罢了。"

当他说到最后这句话时，在柯尔钦斯基先生半垂着的眼睛里闪现了难得流露的聪明的、略带讥笑的光芒，但是它立刻被忧虑的阴影扑灭，消失不见了。

"去年我们不得不扩建我们的房子，并把它稍微装修一下……我的妻子希望建造一个小小的冬花园，要能够从餐室里直接通到园里，女儿又要重新装饰她们的房间。我也允许自己作了一番豪举……是的，我承认这是一种豪举，——我带着全家到国外玩了一趟。六个人的旅行费用是可观的，但是，凭良心说，我不能剥夺自己因为给予全家快乐而获得的满足。一句话，自从我两个大女儿长大成人以来，我的花费也许太多，是的，太多了些，因此我的预算就有点收支不平衡了……"

柯尔钦斯基抑制着内心的激怒，委婉地说：

“至于我呢，我一向抱着这种意见：一切附属建筑物、冬花园和国外旅行之类完全是不必要的！……”

这时候达若茨基的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表现了优越感，他开始稍微提高了声音说：

“这完全要看条件，亲爱的别涅迪克特先生，完全要看条件！我们是文明人，这就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些需要、嗜好、习惯和愿望——正是愿望！假如我们拒绝这一切，那不仅是戕害天性，而且违背本心。一个有修养的、受过教育的人总是爱慕优美的、完善的和高尚的事物，他渴望获得新鲜印象和精神食粮，他力求增加自己的见闻知识，而这没有优美的环境、没有国外旅行和类似的豪举是不成的。此外，我生了几个女儿，我希望为她们创造最美好的未来，谁也不敢因此对我加以责备。最后，您知道我的亲戚关系，我的一个婶母在我们的贵族社会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我的一个堂兄弟发了大财，他家里那种豪华的生活不逊于任何一个公爵。我的一切社交关系和亲戚关系都是由此而来的，这就使我不得不按照一定的方式生活。也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压力，不过我们十分乐意承受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更高级的东西作为补偿。我被迫作出了这些说明，亲爱的内弟，为的是使您明了迫使我要求您偿清债务的原因。但是，我知道您是一个正直的、慷慨的和明理的人，我不怀疑：如果您愿意为我设身处地想一下，那您一定会同意我的话，完全同意我的话！”

根据柯尔钦斯基脸上的表情判断，他完全不同意姐丈的话，但是他没有出言反驳。相反，他压低了声音，非常恭顺地谈到：他无时无刻不把偿清姐姐的债务当作一项最神圣的义务，他一直如期交付利息，甚至在几年前按照姐丈的愿望增加了利率，并

且，他把这许多年未曾向他索债看作是姐丈给他的恩惠。然后他开始计算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列举妨碍他偿付这项债务的原因，证明他如果偿清全部债务，势必立即彻底破产。他讲了很久，由于孩子们在房里，有时他把声音降低到人们在忏悔时所作的耳语。显然，他作这种忏悔是不轻松的，他的背更加伛偻了，两只眼睛望着地板，而前额上沁出了大粒的汗珠。达若茨基在一张沙发旁边站住，随即在并排摆着的圈椅中坐下了；他的身子直挺挺地象尊神像。别涅迪克特也随之坐下，现在轮到他听取冗长的演说了。达若茨基谈到他的预算中已经存在和应该存在的各项收入来沅，谈到缺乏经验的人在不能采伐的森林上搁置的资本，谈到他指望从扩大葡萄种植和重建油坊中获得的利润，还谈到工业与农业的结合以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不同的经济制度。最后达若茨基劝告内弟：或者是将涅曼河对岸的森林卖掉，或者是向本地一个跟他也有业务往来的资本家借钱。诚然，那一个会向他索取高额的利息，甚至比他付给姐姐的大得多。这是一件可悲的、无法避免的事，使他——达若茨基感到痛心，真正痛心。不过，如果亲爱的内弟周密地加以考虑的话，那就不仅不会怪他不肯通融，使柯尔钦遭受损失，而且一定会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

然而柯尔钦斯基仅仅同意一点：既然他欠了姐姐这笔钱，现在他们又坚持向他索取，那他就有义务将它归还，这是十分自然的。关于出卖森林的问题他将加以考虑，同时也打算去和那个资本家谈一谈。看来，十之八九他将采取第二个方法，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后怎么能摆脱高利贷者的魔爪。达若茨基肯定地说：出卖森林更为合算；也许，这条路也不怎么样，但是……

柯尔钦斯基三兄弟中的小弟弟不作声了，他开始沉思——

那样地沉思，似乎暂时忘掉了姐丈和自己新感到的沉重的忧虑。

“您记得吗，”他倾身附着达若茨基的耳朵，悄悄地说，“那里……有坟墓……”

“什么坟墓？”达若茨基一时摸不着头脑。

“安德若依的……和那些跟他一起的人……”

他仃了一会。

“这一切都过去了……显然，连回忆也不应该。但是，您不知道，我只要望一望那边就会想起过去的一切，觉得这真是一块圣地……”

达若茨基沉思了片刻，开始眨巴着湿润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

“伤感心理，真正是伤一感一心一理。不幸我们多多少少都沾染了它，而它却引起了我们不少的烦恼……”

“是的，是的，烦恼很多啊！”别涅迪克特大声地插咀说，接着恳切地、甚至是热烈地补充，“这一次您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

他们开始沉默了；现在客厅里只听得三个女孩子高声说话，她们并排儿坐着，象小鸟似地转动着漂亮的小脑袋，愉快地叽叽喳喳：

“现在最摩登的鞋子是用灰色帆布做的，上面有皮子做的花纹……”

“帆布鞋子我可受不了……我最喜欢金漆山羊皮做的……但一定要尖头……”

“是呀，要尖头的才好……一定要尖头的！我的稍微宽了一点，对不对？”

说时，列奥尼亚皱起了眉毛，微微举起一只脚，苦恼地把她穿在空花袜子上面的鞋送给表姐们看。

达若茨基站了起来，打算告辞了；尽管别涅迪克特竭力留他吃早饭，他还是推托说，今天他还要带女儿到离这儿三英里的一个姑母家去，委婉地谢绝了他的好意。在和内弟告别时，他请求内弟代向他的夫人问候，并对她的病体表示深切的同情。

在前室里他提起了济格蒙特和他的新的事业，这种事业再一次证明了他的卓越的才能。济格蒙特在离他的庄园不远的地方开始发掘所谓"瑞典人的壕堑"，并且对这个工作感到极大的兴趣。已经发现了一把生了锈的大军刀和几枚铸有瑞典文字的钱币。

"他是一个具有惊人才能的、全面发展的年青人……天才，真正的天才……"

柯尔钦斯基不大喜欢对他侄儿的过分的夸赞。他带着忧郁的、半讥讽的微笑听着。

"可惜，"他说，"对于管理家产他似乎毫无才能。"

"您希望怎样呢？"达若茨基立刻为妻子钟爱的侄儿辩护。"文明将一切都盖上了它的印记。他是个有教养的人，甚至受过高一等一教一育。同时又是艺术家……怎么可以要求他关心这些杂乱如麻的家务事呢！……那样琐屑……那样卑微……"

"然而他现在好象什么也没有画。"别涅迪克特说。

"是的，是的，他现在什么也没有画。可惜，太可惜了！但是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一个艺术家必须有印象、自由和能够每时每刻欣尝美好事物的机会。在这儿他找得到这一切么？在这些谷仓、马厩、长工 etc，etc[①] 之间，他应该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压抑的、受委屈的和不幸的人。"

---

① 拉丁文 etcetera（等等）的简写。

关于侄儿的谈话加重了别涅迪克特的恶劣的心绪。

“但是请您说说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喊道，“我们的土地难道是天堂，可以向它要求这一切？这个二流子在生活里还需要什么呢？他有财产，有天分，有疼得他象宝贝似的母亲，还有一个年青的、爱他简直爱到可笑程度的妻子。”

达若茨基站在台阶上，一面整理一件式样奇异的、但无疑是最新式的斗篷，一面象木偶那样侧倒身子，附着内弟的耳朵悄悄地说：

“只求您一个字也别提到他的妻子！她是个漂亮而且善良的少妇……况且出身于上等家庭，又有财产……但是，看来济格蒙特已经对她厌倦了。您能希望什么呢？艺术家的天性……不满足于已有的，却渴望没有得到的……”

客人说着这些话，在小姐们的吻别声中，一一登上了马车。柯尔钦斯基喊了仆人替他备马，然后跨着坚决的步伐回到客厅里。他要和儿子谈几句话。在其他时候，当他由于农活而匆匆地赶到地里去时，也许会将这场谈话推迟到晚上，但是现在突然压在他身上的忧虑使他很生气，他感到必须立即说出他对儿子的行为的不满。

“维托里德，”他在客厅门口喊了一声，“为什么姑丈走的时候你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说，也没有送他到台阶上？”

年青人站在窗口，把背对着门，他慢慢地转身对着父亲，但是并不急于回答。他的清秀的、表情多变的脸表现了不安。

“为什么你对待姑丈象对待同学一样，认为可以和他说话，也可以不和他说话，对他可以有礼貌，也可以没有礼貌呢？你和他总共没有说上十句话，只远远地鞠了一躬，甚至没有到前室去帮他穿外套……你知道不知道，我倚靠着他，我需要这个人，只

要他一句话就可以免掉我许多不愉快？你干吗不说话？”

维托里德沉默着，但并不是由于畏怯，不，在他的脑袋里充塞着千百种反驳意见，他的咀唇颤抖了一下，微微地张开又重新闭上了。有一种比畏怯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他。当他抬起眼睛时，目光中流露了深深的怜悯和有口难言的苦衷。

“你为什么不回答？你哑了，是不是？”别涅迪克特大声说。

“我不愿使你生气和伤心，爸爸！”

别涅迪克特勃然大怒说：

“全是蠢话！你这就够使我生气和伤心了。你说吧，为什么你这样对待姑丈？”

在这以前皱紧双眉的维托里德忽然双目发亮，他习惯地把双手挽在背后，仰起了头。

“因为，爸爸，我一点也不尊敬达若茨基先生，我永远不会对一个我所不尊敬的人曲意逢迎。”

别涅迪克特感到无限的惊异。他睁大了两只眼睛望着儿子，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这又是什么意思？哪儿来的这种想法？为的什么？”

他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他的一再逼问使得沸腾在年青的儿子胸中的强烈不满得到了发泄的机会。

“因为他是个爱说大话、爱奢侈享乐的人，是个利己主义者，他只关心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取得什么利益。他目光短浅，看不见比自己的鼻子更远的事情。由于他比别人更有钱，他的一个婶母是伯爵夫人，堂兄弟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大概是靠别人的血和汗发了财，于是他就目中无人……应该奉承这种人吗？……当你向他讨好，在他面前显得那么懦怯和低贱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痛苦极了！……”

他的确很痛苦。他用颤抖的手擦了擦前额，但是在别涅迪克特心里，惊奇的感觉压倒了其他的感情，甚至压倒了忿怒。

“你们来瞧呀，他成了什么样的法官！”他喑哑地说。“可是你还早哩……”

“不早，爸爸，”年青人急躁地打断了他的话，“认识真理和说出真理，在任何时候都不算早。我年青，但是正因为这样我感到我有权批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和想法跟我关于美好的新世界的各种理想截然相反！”

别涅迪克特已经有那么久没有想过、没有说过、也没有听过高尚的理想、美好的世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了，因此现在虽然听到了这些话，也象耳边风一样过去，在他心里没有产生任何印象。但是儿子关于达若茨基和他自己的话，使他感到十分惊讶和受到侮辱。柯尔钦斯基习惯了敬爱姐丈，却从未想过姐丈是否有值得敬爱的理由，他的确由于姐丈多年来没有向他提起债务而感激他。此外，姐丈的仪容外表、对人态度、亲戚关系，甚至是说话的姿势，都使他肃然起敬。正因为如此，儿子的话起初引起了他的惊异，后来却使他生气了。

“你在责备我，”他说，“由于我亲切地对待一个使我的姐姐获得了幸福而且给过我这么大邦助的人吗？”

“不是亲切，爸爸，”维托里德轻轻地更正说，“你简直在他面前讨好，降低你自己的身分……”

“蠢才！”别涅迪克特喝了一声，虽然在他阴郁的眼睛里看得出窘迫。“你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势不由己？当然，我对待达若茨基跟对待别人……是有点儿……有点儿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他可以说几乎掌握着我们一家的命运……最后，我是真心尊敬他……”

"为了什么呢？"维托里德望着父亲的脸，迅速地问。

别涅迪克特先生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他极其自然地恼羞成怒了。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就因为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善于经营自己的事业，光这些就够了！"

"可是你相信是这样的吗？那么冬花园、国外旅行、巴黎的钢琴、跟'资本家'的来往和'予一算一不一平一衡'又该怎样解释呢？……"

"予算不平衡"几个字年青人是用了酷似达若茨基的腔调说出来的，使别涅迪克特不得不转过脸去，以掩饰不由自主的微笑。但是他马上严肃起来，正颜厉色地说：

"你别自作聪明！在这方面你懂得什么？哪怕你招待招待表妹们也好。无论如何她们总没有造下你认为应该打入地狱的那些罪孽吧。"

"然而她们本身就是违反健康思想和妇女进步的罪恶产物！"维托里德怀着更大的忿慨高声地说，"这简直是些寄生虫，毫无疑问，她们对文明永远不会有任何贡献。那个自以为是的蠢家伙关于文明的胡说，简直是谎言和对文明的污蔑。他的几个女儿不会是未来的有教养的妇女，而是上流社会的长舌妇；在她们象小鸟一样简单的脑子里找不出一点点进步的思想，尽管她们有时候也不反对谈谈文学和音乐。"

"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叫喊起来，"不许你这样侮辱亲戚！"

但是年青人好象没有听见父亲的叫喊。他的前额胀得通红，两只眼睛里含着泪水。

"我的妹妹也在往这条路上走，"他继续说。"爸爸，我早就

想和你谈谈她的问题，然而我不敢……可是我现在一定要说，——这是我的义务和我的权利。我是她的哥哥，我们在一块儿长大，从小就相亲相爱。您正在使她变成傀儡，变成那样一个上流社会的长舌妇，正如……"

"维托里德！"

"是的，爸爸，是的！她将变成那样的傀儡！比瓦罐高不了两寸，可是已经在幻想鞋子，幻想雕像！鞋子和雕像——这就是使她激动的思想，这就是未来的妇人和女公民生长的土壤……"

"维托里德！"

"的确，爸爸！您在毁灭列奥尼亚，这使我感到痛苦，因为她生来原是一个很好的、聪明的女孩子，但是那种荒谬的、不合时代精神的教育和那样一些榜样将会坑害了她，使她或者成为邪恶的女人，或者成为长舌妇、蠢婆娘、应声虫……"

"维托里德！我不准你说！"

这一次别涅迪克特的喊声听起来那样可怕，迫使年青人沉默了。

"住咀！住咀，你这个蠢才！"柯尔钦斯基越来越狂怒地说，"你简直是个狠毒的、狂妄的野孩子，你不爱任何人，目空一切。是的，是的，什么事都要受你的批评，什么人你都不爱：亲戚、朋友、妹妹、甚至父亲……你……你……咳呀，怎么得了？我只有随你去吧……"

说时，他扭转了身，匆匆地走出了客厅。

维托里德象木头人似的发呆；他咬着咀唇，脸色苍白、两眼炽热地站在那儿。两个辟历火的性子、两颗激动的心——父亲的和儿子的——互相碰撞，引起了一次爆炸。它们彼此相似，这种相似是发生激烈冲突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次冲突实际上很早

就在酝酿之中。

几个星期以前，差不多是从离家两年之后归来的第一天起，儿子就在父亲身上和家庭里面发现许多那样的事情，它们在从前并未引起他的注意，而现在却使他看不惯，甚至感到痛心疾首。父亲也从儿子那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疏远和冷漠……现在，在富于自尊心的男孩心里，由于父亲的侮辱性的叫喊和训斥引起了含冤负屈的痛苦心情，跟他对父亲的热爱和怜悯互相搏斗。在父亲转身出去的时候，他分明看见他含着两眶眼泪。然而委屈感还是占了上风。

“住咀！”他咬牙切齿地低声自语。“好吧！从今以后我一定封起咀巴，再也不去招惹这样的侮辱！”

但是就在同一个时候，他又受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的驱使，急急地奔出了客厅，三脚两步跳到台阶上，跑下阶磴，站在父亲面前。

“爸爸！也许你换下无檐帽，戴草帽去好一些，今天是很热的。”

别涅迪克特没有抬起垂下的脑袋，也不看儿子，只喝了一句：

“你滚开吧！”接着纵马向大门外驰去。

柯尔钦斯基的骑术好极了。他又高大、又强壮，仿佛长牢在马背上，尽管身躯笨重，却不失为一个优美的骑士。从前，维托里德在年幼的时候，看见父亲骑在马上的雄姿，对他十分赞叹。那时，他崇拜他，渴望将来成为象他那样的人。但是现在呢……他和这种感想和心情隔得多么遥远！其实，就以现在来说，他的父亲骑着家里养大的、可是形体匀称的乘马，在他雄壮的、勇敢的身段中，在他卓越的骑姿中，仍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高贵风度和

俨然象历史上的真正骑士的英雄气概。年青人受到父亲的再一次侮辱以后，脸色更加苍白了，他几乎把咀唇咬出了血，接着，他低下头转身往回走。忽然有个神秘的、仿佛害怕的声音将他从这种痛苦的沉思中惊醒：

"维托里德！维托里德！"

他抬起了眼睛，看见了露出在屋角后面的一个脑袋，乍看起来它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印象。这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的脑袋，长着一大堆火红色的、蓬乱的头发。有点粗鲁但是端正的大脸盘晒成紫酱色，而下巴和两颊也长满了火红的蓬乱的胡子。在这张粗鲁的红脸上，从他带三分傻气但是象婴儿一般天真和快乐的微笑中，闪露着两行雪白的牙齿。他的椭元的、银白中衬着浅兰的眼睛同样表现了那种天真无邪和快乐。正是这张几乎象孩子一般纯洁的、粗鲁的红脸和浓密的火红色毛发结合在一起，使他长在粗壮的、肌肉十分发达的躯干上的脑袋具有奇异可笑的模样。他穿了短短的粗呢上衣和褪成红褐色的高统靴。在这个大块头的、憨笑着的小伙子背后，突出两根长长的、缠绕着粗绳子的钓鱼杆。

"尤列克吗？你干什么？"维托里德高声喊，他的阴郁的脸一霎时开朗了。但是小伙子不回答，只是向他神秘地点头和招手。维托里德三两步就跳到了他身旁。

"如果您今天愿意去钓鮈鱼的话，"尤列克暗哑地悄声说，"那我就请您别耽搁了，要不然傍晚前可能会下雨的。"

"好的，好的！可是你为什么悄声细语地说话，而且躲在墙背后？"

赤发的小伙子把脑袋缩在两个肩膀里，然后难为情地曲着身子，再一次悄声说：

“那应当怎样呢？要知道我有六年没有到这儿来。我怎么知道，在这儿是不是有人会生我的气。”

“为什么又不戴帽子呢？”

“在老爷的庄园里呀……难道可以么？”

“我要你立即戴上帽子，并且大声说话，”维托里德命令说。显然，他的心又被什么刺伤了一下。

然而，当他注意到钓鱼杆以后，他转身向屋里喊道：

“马尔斯！马尔斯！”

从离他们不远的厨房里，立刻跳出来了一条雄壮的黑导犬。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穿粗呢上衣的小伙子已经大声地重复，同时把一顶旧帽子扣在他头发蓬乱的脑袋上。

他们出了花园的篱巴门，跑过象一堵长长的城垣似的延伸在高山边缘上的古老的枫林旁边，然后迅速地下山奔向涅曼河。马尔斯在他们前面蹦跳着。

“萨尔加斯呢？”维托里德问。

“哈哈哈！它在守船呢。”他的伙伴笑了。

“你家里的人都健康吧？”

“感谢上帝，他们都没灾没病！”

“我已经有五六天没到你们村里去了……”

“我们也在说，也许您的父亲不许您到我们那儿去了……”

“谁也不能禁止我到你们那儿去，谁也不能禁止我和你们做朋友。”维托里德激烈地说。

但是他现在不想生气。天气是这样的宁静、晴朗和炎热。涅曼河这样愉快地在高山脚下翻滚着兰色的波涛……他们就要坐

在小船里，划到河中间去投下钓勾，也许，他们并不注意那飘浮在金光闪闪的水面上、忽而吃惊地颤动一下的浮子，而是醉心地欣赏天地之间这个奇妙的小角落，在他维托里德看来，这个小角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更加亲切，更加美丽。他将自由自在地呼吸河面上的新鲜空气，和自己的朋友愉快地交谈，还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常常从山上跑下来，跳进小船里，到如今已经不知道有过多少回了……瞧，小船不是仃泊在岸边吗，毛茸茸的黑犬萨尔加斯一动也不动地蹲在船仓里，好象一尊黑色大理石的雕像！在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聪明俊秀的、已经疲乏的脸上，在尤列克·包哈狄罗维奇肥壮的、长着火红胡子的红脸上，同样闪耀着无忧无虑的、象小孩般快乐的光辉。他们要同心协力地划桨，小船将摇荡在万顷碧波之上，而两只黑犬——一只看门犬和一只猎犬——蹲在自己的主人面前，用同样快活的眼睛注视在水面上盘旋的蚊蚋、胡蝶和满载而归的蜜蜂……

这时候柯尔钦斯基家的客厅里充满了提琴声和钢琴声。艾米里亚太太在埃及神游了足足一小时，接着喝了几匙子肉汤以后，感到自己又是那样地难受和可怜，需要有一种娱乐来给予她精神上的愉快。在这种场合下，奥若里斯基先生的音乐有时能满足她的需要。老头儿欣然接受了节列莎传达的邀请，在女儿的邦助下迅速地穿好衣服，下楼来了，现在他正在快乐地、一支接一支地演奏大型的和复杂的作品。尤斯青娜为他伴奏，她象往常一样，弹得准确、清楚，但是冷冷淡淡，几乎象机械一般。他们已经演奏了整整一小时了。

热情的、不知疲倦的奥若里斯基用充满幻想的眼睛凝视着一片浓绿的花园，他的形貌改变了，脸上越来越多地流露出崇高的激情，他微微地踮着脚尖，仿佛渴望凌空飞去。尤斯青娜恰好

相反，她越来越委靡，面孔僵化了，眼睛也失了神，她甚至几次大声打呵欠，不过奥若里斯基在心荡神怡之中并未察觉。他得心应手地拉完了第四个或第五个作品中最后几个十分繁难的乐句，然后怡然自得地微笑着，将咀唇贴着弓子的一端，咂了咂咀说：

“多么迷人的夜曲啊！对吗，尤斯青娜？现在我们来演奏一支狂想曲，怎么样？”

他把提琴放到肥软的下巴底下，拿着弓子挥了一圈，已经准备拉起来，而尤斯青娜顺从地垂下了眼睛，把双手放在键盘上，忽然在客厅门口出现了马尔达。她不管什么家庭音乐会，对大家说：午饭要等别涅迪克特回来同吃，饿了的人可以先用早餐。

听到“早餐”两个字，奥若里斯基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弓子在琴弦上仃住了，他用直瞪瞪的眼睛望着离去的马尔达，然后象保姆对待婴儿那样小心谨慎地把提琴放进长元形的匣子里，含着象先前一样怡然自得的微笑，喃喃地说：

“早餐……啊，早餐——好的！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我只吃了两块面包干！……如果马尔达小姐吩咐送点有葛缕子的干酪和一小片火腿给我就好了……我们的煎牛肉排实在做得不怎么样……”

说到这里，他伸直了身子，挺起滚元的肚皮，一面幸福地微笑，一面跨着细碎的步子到餐室里去。一分钟以后，他已经在餐桌旁边坐下，系好了餐巾，象在提琴上奏出乐句和颤音那样细心地把火腿涂上芥末，蘸上食用的橄榄油。

尤斯青娜留在钢琴旁边。奇怪！刚才她为困难和复杂的乐曲伴奏时，看来好象履行义务，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现在她却把头低俯在键盘上，很感兴趣地为一只大概是萦绕在她心里的

歌曲寻找和音。姑娘开始沉思起来，眼睛没有离开琴键，仿佛她在努力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她那样放心不下，如同弹不出熟悉的歌曲的伴奏一样。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几个和音，开始轻轻地唱起来：

树上的黄叶飘落在地下，
小鸟在坟墓上尽情歌唱……

在尤斯青娜黝黑的脸上渐渐地又泛起了红晕，眼睛里也有了生气。

忽然，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随即又坐了下去。院子里传来了车轮的响声，使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打断了她从田野里连同一束野花带回来的歌儿。过了一会，听得基尔洛到了前厅里，多么奇怪，这一次他不仅没有取笑坐在打开的房门对面的奥若里斯基，甚至老远就毕恭毕敬地向他鞠了一躬。基尔洛拿着帽子走进了客厅；他穿得黑白分明：黑色细呢的常礼服配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衣；衬衣的前胸浆得硬绷绷的，好象一块盾牌。碰到尤斯青娜时，他不象过去常见的那样，做出一股开玩笑的殷勤劲儿跳到她面前去，而是带着庄重和严肃的表情，诚恳地伸给她一只骨瘦如柴而又白皙洁净的手。她冷冷地把自己的手伸给他，而他深深地低下了头，在她手上印下了一个崇敬的吻。

“我问候您，”他丝毫不带嘲笑的意味说，“我衷心地问候您，请您相信，没有哪一个比我更热烈地希望您幸福，在您的朋友里没有哪一个比我对您更真诚。”

在他的声音里听得出感人的激动，而狡猾的小眼睛里闪现了泪珠。尤斯青娜不大客气地耸了耸肩膀。她把这一番由衷的问候和自我表白当作了好寻开心的邻居的新玩笑。

“可以通报舅母说您来了吗？”她神情淡漠地问。

“劳驾，劳驾！”基尔洛谦卑地回答。

艾米里亚太太伸直了身子静静地躺在床上，闭了眼睛听音乐，时而从她的长睫毛底下涌出一滴泪珠，滚到她苍白的面颊上。节列莎由于一夜未睡和侍候病人弄得疲惫不堪，坐在圈椅里时时打瞌睡，忽而又惊慌地跳起来，看看是不是因为睡去而耽误了什么事。列奥尼亚坐在角落里，利用透过垂下的窗帘映进房里的微弱的日光辛勤地刺绣答应送给马尔达的鞋子。她隔不多时便张大咀巴打呵欠，或者由于烦闷而不由自主地撅起她的苍白的小咀唇。

基尔洛先生到来的消息在这个半明半暗、空气浑浊的房间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活跃。艾米里亚太太颇有精神地在床上微微抬起身子，她的疲惫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红润了，她说：她觉得自己已经好得多，她马上就起床到内室去。节列莎奔过来，快活地连连吻她的两只手，然后在床铺和梳桩台之间忙得团团转，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时而偷偷地照一照镜子。

基尔洛一个人在客厅里待了一个来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艾米里亚太太在节列莎和女仆的侍候下进行梳桩，她不停地打开和盖上什么合子和瓶子，隔不一会便停下手来喘一喘气。

当艾米里亚太太终于从梳桩台后站了起来，走到内室去接见客人时，她的步伐还是迟缓的，不大稳定的，但是在装束上和面貌上几乎一点也看不出刚才感受到的种种痛苦的痕迹。然而无论缠绵床第也好，霍然病愈也好，都不是故意做作，——这些变化的发生完全取决于这样地或那样地影响她的神经系统的客观印象，并不通过她本人的意志。

她和基尔洛先生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他是她的朋友、崇

拜者和知心人。她经常想念他，因为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理解她并且尽可能邦助她忍受凄凉生活的熬煎的人。在内心深处，她甚至相信：从很早以来，基尔洛始终真心地爱着她……如今他的到来在艾米里亚太太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如同她在几个星期以前招待那么多客人甚至轻快地跑下她平日不敢试步的台阶那样，自然也就无足为奇了。她总有那么些话要告诉基尔洛先生，她也知道：他随时都会劝解她，安慰她，逗她开心，悄悄地说些使人愉快的话，做出一些令人感动的柔情的表示。

就拿这会儿来说吧，他在问好时所表示的对她的健康的真正同情简直叫人难以忘怀，以后他又满房间追逐节列莎，一定要吻她一下才肯罢休，引得艾米里亚太太忍俊不禁。最后，当艾米里亚太太舒舒服服地安歇在柔软的大红卧椅上的时候，基尔洛先生故意一本正经地说：今天他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消息——特别是对节列莎小姐来说。

两个女人眼巴巴地望着他，把脸都急红了，而他煞有介事地叙述：他到过沃洛夫席那，它的所有者节奥菲里·鲁瑞茨已经为节列莎小姐神魂颠倒；鲁瑞茨那样赞叹节列莎小姐优美的身材、眼睛和谦逊、善良的性情，很可能他会不计较他们在财产和其他方面的差别而认真地打她的主意。就在今天他一定会到柯尔钦来，基尔洛正是为了这事予先赶来通知女主人的。

艾米里亚太太的咀唇因为忍住了发笑而微微颤动，但节列莎却激动得白一阵，红一阵，脸上的肌肉神经质地抽搐，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投身在艾米里亚太太的脚下，吻了吻她的膝盖，然后跨着比平日更细碎的脚步跑出了房间。当她象疯子似的跑过客厅和前室时，碰见了一个仆人，她冲口而出地问他：马尔达小姐在哪儿，得知那一个现在自己房里

以后，她咚咚咚一阵风似的上了楼梯，闯进了她的房间。

“我亲爱的、尊贵的女士！今天请您把淡紫色的采结借给我用一天吧！”她搂抱着马尔达，气急败坏地说。

“呸，见你的鬼，把我吓了一跳！难道可以这样冒冒失失闯到房里来么？”马尔达生气了。“你要采结干什么？当然，我会给你，但是为什么非得在今天呢？”

“因为恰恰是今天需要啊！那两个采结似乎对我很相宜。奥若里斯基和基尔洛先生都说过……”

“是不是又有人来求婚了？”马尔达一面问，一面在五斗柜里翻寻。

“大概是吧。”节列莎狡猾地眨巴着眼睛、转动着脑袋回答。

当那两块绸子终于到了她手中以后，她跑到挂在壁上的小镜子前，开始把它们系在头发上和别在衣服上。然后她重新编过了辫子，将它挽起在衣领旁边，并且力求尽可能更多地露出她的颈项。事实上她的颈项也的确非常美丽，跟这匀称、鲜嫩而又白皙的颈项一比，她那梳着难看的淡棕色发辫的脑袋和满是皱纹、好象蔫了的玫瑰花似的脸就显得特别可怜了。马尔达早就知道她的朋友的古怪行径，而且她忙于统计今天拿去洗涤的台布，因此没有注意在镜子前面装模作样、着意打扮的节列莎。但是忽然节列莎自己也不再含情浅笑、妖娆作态了，她把瘦小的双手搁在桌子上，开始沉思起来。她满脸生辉，表现了静静的喜悦和无限的感激，因而这张脸似乎变得好看一些了。现在，它不仅是一个善良和温顺的女人的脸，而且是一个对别人、对自己的命运充分满意的女人的脸。看来，她正在热诚地默默祷告。怎么会不是呢？昨天她还幻想过橄榄色的菲拉赫，今天却得知一个欧洲人——一个风流尔雅的年青人爱上了她，或者至少是近乎

爱上了她。至于他同时又是一个富翁，节列莎倒完全没有想到。爱情，爱情，她需要的是爱情！她奔向坐在角落里的马尔达，抓住她一只手，放到自己的咀唇上。

"我亲爱的，我尊敬的！"她喃喃地说。"假如上帝可怜我，赐给我幸福，那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您的一家人，我将终身感激你们，感激你们庇护了我这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

"您怎么啦，节列莎，发了疯吗？"马尔达嗔怪地说。但是她马上就用手抚摸偎依着她的脸，那张幸福的、通红的、但是——唉！——可怜亦复可笑的脸。"好啦，好啦，够了！"她亲切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的姑娘，只是你的脑子已经被胡涂念头塞满了。"

三十五岁的姑娘从地上跳起来，嘻嘻地笑着，向马尔达娇媚地点点头，然后，哼着一首快乐的华尔兹，用小步跑出房间去了。

在内室里，当节列莎跑出去以后，艾米里亚太太发出了高声的欢笑。

"她居然相信了！"基尔洛笑得前仰后合。

"她居然相信了！"艾米里亚笑着重复一遍。

她感到节列莎的轻信和天真的确可笑得很，然而她开始抱怨基尔洛先生，因为他跟她的女伴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她待我非常好……她那样细心地照料我……她是唯一爱我的人。"

"是唯一的吗？"基尔洛带着冤枉的语气说。

艾米里亚太太的一只小手落在他瘦骨嶙峋的手中。女人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她垂下了眼睛，红着脸，开始谈起她的可怜的心和忧愁苦闷的生活。这一方是向知己倾诉，另一方是表示热烈的同情和忠诚，这样延续了几分钟之久。在这以后，基

尔洛仿佛从女邻居的魅力中惊醒过来，叹了一口气说：他的确带来了一个消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在艾米里亚太太看来，任何消息都不啻是真正的恩赐，所以她开始急不可耐地追问基尔洛。但是，这个消息是那样重大，以致基尔洛不仅无意开玩笑，连献殷勤的心思也没有了。他做出了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刚才他所说的关于节列莎的一切实际上是指尤斯青娜；鲁瑞茨——这个世家的子弟、一笔还很可观的财产的所有者——对奥若里斯卡小姐十分钟情；当初别人劝他结婚的时候，他总是报以嗤笑，现在他却开始考虑了；那么——有谁知道呢？——也许这件事会有个什么结果…… 谁知道他是不是当真起了希奇古怪的念头，打算或早或晚向她求婚呢。

“在内心的深处，”基尔洛继续说，“这是一个绝望的人，痛惜自己失去了健康、财产和正常的生活。也许，他会象落水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抓住跟一个十分中意的女人结合的念头。他自己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但是我的妻子——他很尊重她——利用各种条件促使他采取这一步骤，您知道，‘斯凯拉法姆威……’”

“Ce que la femme veut……①”艾米里亚太太纠正他说。

“对了，正是那句话！……然而还必须是象我的马雷尼亚那样的‘法姆’才行！您连想都想不到，这是个精力多么充沛的女人！昨天她到了沃洛夫席那，跟鲁瑞茨谈了很久，回到家里时她是那样高兴，仿佛在路上发现了金窖似的……我从她的口中知道，求婚的事差不多已经决定了。”

---

① 法语：这是女人所愿望的。

根据基尔洛说话的神气和声调可以断定：他认为这件事对自己和柯尔钦斯基一家、特别是对尤斯青娜十分重要，现在他对尤斯青娜怀着那样的尊敬，在讲到她的名字时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起初艾米里亚太太对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简直觉得莫明其妙，但后来正是这件如此不平常的事件的可能性又使她高兴到难以形容。对尤斯青娜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但是艾米里亚太太所注意的不是事情的这方面，她的主要兴趣在于能够促使鲁瑞茨采取这种决定的感情的伟大、坚强和热烈。

"啊，上帝！激起了这样一种爱情的女人是多么幸福！这种爱情突破了、摧毁了一切障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这种爱情相比，它……对于它……为什么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迂到这样的心、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呢？……"

她还在久久地幻想这个题目，却把胡蝶一般轻盈的女儿忘了；他们的对话通过打开的卧室门一一传到女儿耳朵里，她马上扔下手里已经绣成一朵玫瑰花的十字布，踮着脚尖跑到屋子的另一边去了。过了一会，在马尔达和尤斯青娜的房间里已经听到了列奥尼亚的纤细的声音，她兴奋得两眼放光，指手划脚地在那儿报告刚才听到的新闻。

稍后，在同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床上，伏着泪痕满面、头上的采结揉作一团的节列莎，她紧紧地贴在一个枕头上，好象生病的孩子贴在母亲或保姆怀里一样。现在，衷心感激的祷告和愉快的华尔兹已经跟她风马牛不相及了。她不时含着眼泪重复地说：

"我有什么事对不起她？为什么她允许别人这样作弄我？"

然后，她伤心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我是这样地爱她！……她却一点也不可怜我！……”她又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说，“他们对我的嘲笑有道理吗？难道我真的那样老、那样可怕了？……我才二十九岁……难道我就不能相信有一个人会爱上我……”

在稍微安静了以后，她叹息着重复说：

“我这样爱她，这样深深地爱她，她却嘲笑我！天哪，我的脑袋疼得多厉害！”

她跳起身来，坐在床上。

“啊，上帝！我还没有给她送药哪！几点钟啦，尤斯青娜？想必早已到时候了，可是她谈了这样久也没有吃药。基尔洛先生是个那样可爱的人……她一和他谈话就把吃药忘了……几点钟啦，尤斯青娜？我这就给她送药去，不然她的痉挛又要发作……唉，可怜的女人！我怎么会没想到她，我的天！”

脸上发黄的、挂着泪痕的节列莎用颤抖的手整了整头上的发辫和采结，又开始无意识地抚平衣服的领口，以便更多地露出匀称和美丽的粉项。然后，她抱着疼痛的脑袋，咀里唉声叹气地责骂自己忘了病人，匆匆地跑出房间去了。

马尔达站起来，望了望尤斯青娜。

“好哇，我恭喜你，”她说，“你交上好运了！这个鲁瑞茨大概是个正派人，假如他当真想娶一个这样清贫的姑娘的话。你将是幸福的，我祝贺你……”

从她开朗的脸上看得出来，她的确为此高兴。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嘲笑地补充说：

“不过你别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要感谢上帝，如果鲁瑞茨和你结婚的话，你会得到快乐的，不致于变成象我这样的瘟神或者

象节列莎那样苦闷的斑鸠了。”

说完这些话她就走出房间去了。

尤斯青娜坐在打开的窗子旁边缝补自己的旧衣服。她早就习惯了一切自己动手，不需要旁人来照料和关心她。但是现在缝衣针从她手里掉下来了。她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基尔洛先生带来的消息多半是真实的。最近几次鲁瑞茨来到柯尔钦时，她看出了他那样一种特殊的尊敬和关切，这是一个男子对女子抱有重大企图的表示。假如神树上的金苹果掉在她脚下，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想到这儿时，她丝毫也不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她黯然地坐着，忧郁的脸木然不动，显得比她的年令大得多。有个苦恼的问题凝结在她的目光里。这个问题是她对自己的心提出来的吗，它是关系到过去还是关系到未来？有时，仿佛有些愚蠢的念头掠过她的脑子里，她的脸红了，垂下了眼睛；也许，她因为自己至今仍然犹疑不决和反复不定而感到羞愧吧。她的目光偶然落到放在桌上的一本封面精美、签了两个缩写字母Z．K．的小书上。昨天，一个来自奥索夫崔的仆役把这本书连同一封信送给了她。尤斯青娜把书拿到面前，从书里取出一张喷过香水的纸。这就是那封信：

你不再喜爱音乐了，尤斯青娜，但是，也许你还忠实于诗吧？你现在爱好什么或者爱什么人吗？我从前称之为我的灵感的泉沅、称之为我的明亮的太阳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那时候，鼓午着你的是多么高尚的热情和多么优美的幻想啊，尤斯青娜！现在你又冷淡，又多虑，你迁就生活中的庸俗习气，顾忌社会上的种种要求，我要问你：从前的那个你到哪儿去了？我希望看见保存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姑娘，哪怕只是一次也好！……拿起这本书，走到千金榆的林荫道上去吧，打开书来，回忆回忆过去的事。也许，我会有片刻复活在你的记

忆中，你心里的冰块会融化起来；也许，你会希望我们的眼睛重又一同移过这些诗行……你记得吗，尤斯青娜，你记得吗？让我在什么时候单独和你畅谈一次吧！我将把我这毁灭了的一生中的隐秘告诉你，那时候，你会明白，任何人也不可能拆开我们的心！啊，你别害怕！我渴望的只是你的心灵，我永远不会停止向它的追求，我相信它是属于我的。尤斯青娜，你不知道，我是怎样深深地、无望地不幸啊！

济格蒙特

她记得吗？从前他们常常头并着头，坐在古老的千金榆的林荫道旁，一同捧着这本小书，仿佛它的重量需要他们共同努力才支持得住；如今它发出了一阵阵浓郁的回忆的馨香，几乎熏人欲醉。这本书中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都曾在她耳边响起过那样的声音，仿佛是大天使为升天的灵魂奏出的音乐。她的目光落在两行用兰铅笔标出的诗句上：

Je viens de mincliner, madame, devant vous,

*Mon orgueil tout entier est encore à genoux.*①

尤斯青娜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两滴热泪滚落在打开的书上。她在幻想中看见了他跪在她面前。他低声下气地诉说着他的生活中的隐情和不得已离开她的苦衷。

尤斯青娜翻过了几页，读道：

Aimer, c'est douter d'un autre et de soi-même,

*C'est se voir tour à tour dédaigné et trahi……*②

这一次在她心里响起了另一根弦，不是在回忆的强迫下发声的那一根。她的眼泪干涸了，她抬起头来，开始沉思。不，不！

---

① 法语：女士，我拜倒在您之前，我的自尊心还跪着哪。

② 法语：爱意味着怀疑自己和别人，看到你或者是受人轻视，或者是被人背弃……

爱并不意味着怀疑自己和别人，或者觉得别人轻视你，背弃你，爱也决没有玷污自己的德行和欺骗别人的意思！爱意味着相信朋友的心，如同在一尘不染的镜子里看到它一样，意味着在正大光明的道路上携手前进，而在到达终点以后，一同安息在一块石碑底下——碑上将并排地镌上两个无论是传统的成见或生活的考验都无法将它们拆开的名字……

"杨和采齐里亚！"

尤斯青娜失声说出了这两个名字，接着她连忙合上缪塞①的诗集，站了起来。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能说话，每一种气味都有它的声音了。一个普通的瓦罐里插着一大把野花，使整个房间充满了香气。尤斯青娜开始来整理杂乱的花草。今天早晨，为妻子的病担忧害怕的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曾打发尤斯青娜到地里去询问监工：有多少雇工下地割麦。这个任务本来可以在十五分钟内完成，可是她过了两个小时才回来，因为她在田埂上采集了许多野花。尤斯青娜喜爱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但是过去她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现在她能用它们的名字称呼它们，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从灿烂如锦的大地上消失。

能够设想那个身材高大匀称、眼睛兰得象宝石的小伙子——当她到田野去时他在捆扎小麦——也能在某方面教导她吗？然而正是他把花草的名称告诉了她。他们沿着田埂采集了一大把野花，好象五色缤纷的扫帚，他们一面走，一面谈，不过谈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大自然。这天早晨，大自然母亲在它自由的、幸福的孩子们眼里显得何等的亲切可爱啊！

---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派诗人。

尤斯青娜想起了杨·包哈狄罗维奇对她所说的一切。这种在纤细的茎干上吊着许多三角形的、带有精美裂纹的坠子的植物叫做凌风草，你只要用手碰它一下，它就会害怕似的收缩起来。这是金发藓，坚硬而多芒刺，开着浅兰色的花，在春天可爱的小鸟常将它铺在自己窝里。这里也有簌簌草①，它的叶子几乎是金黄的，稍一触动就神秘地簌簌作响；还有在含毒的枝条上盛开白花的蜀羊泉。这是逐渐枯萎的牛至草的红叶，它那血一般红的颜色在青草中间特别醒目。而这一个小枝——布满了玫瑰色小花的——叫做"幸福"。它所以会获得这样一个美名是因为姑娘们常用它占卜。它被编在姑娘的发辫里，如果它开放了，那就表示情郎真心爱她。而彼此相爱不正是"幸福"吗？！

想到这儿，尤斯青娜独自微笑了，她从花束中取出一枝"幸福"，将它插在自己乌黑的发辫里。然后她拿起桌上那张精美的、香喷喷的信笺，在窗口伫立着。信笺里有个声音在她耳边絮絮不休地悄语，象金黄色的簌簌草一样。终于尤斯青娜在沉思中——谁知道这时刻有些什么思潮在她心里起伏呢？——慢慢地将信笺撕碎，扔向窗外。碎纸片纷纷飘落，不一会就在阳光里消失不见了……

象插在她黑辫子里的柔嫩的花枝一样，颤悠悠地在她鲜艳的咀唇边荡漾起轻轻的歌声：

树上的黄叶飘落在地下，
小鸟在坟墓上尽情歌唱……

---

① 原文szele stuszka意为簌簌声。

三

在收割期间，涅曼河畔的平原整个儿好象一片金黄色的地毯，成千上万渺小的人儿在它上面熙熙攘攘地活动着。只有某些地方，在长着希疏的青草的村路上，在已经翻耕、准备秋播的小块地里，才看得到土地的本来面目。其余的广大地区——从林木森森的丘陵到陡峭的河岸——或是倒伏着已经成熟的庄稼，好象被金黄的波涛淹没了，或是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残留着根茬，可是依然斑斑点点地闪现着同样的金黄色。收割过了的庄稼地愈来愈多、愈来愈大，上面堆起许多好象小丘一般的金黄色的麦捆。就在这些凹陷的、收割过了的庄稼地里，也有许多渺小的人儿弯着腰，不仃地蠕动。站在这片田野上看，他们就是这样一幅景象，因为他们分布在辽阔的面积上，而且几乎在地面上匍匐着，但是如果有人从山顶上、从云端里俯瞰他们的话，看到的景象将完全不同。这些渺小的人儿好象一群雕刻家，正在用金黄的雕像装饰一个节日的广场。这个金灿灿的广场的建成应该归功于他们，是他们沐雨栉风，从春到秋，用双手揉和了神奇的黄蜡，使它在火热的阳光下溶化，化为金色波涛泛滥在田野上，然后转输到人类的血液里，充作维持和发展生命的液汁。炎炎的气流从蔚兰的天穹倾注到这些人伛偻的背上，热得他们的脸布满了汗珠，汗水又象甘露似的淌下来，灌溉着大地。从下面看，他们好象是在地面上爬行的小甲虫，但是从上面看，他们却成了艺术家和巨匠，正在准备让土地接受太阳创造生命的亲吻。

一条狭窄的村路隔开了包哈狄罗维奇村和辽阔的田地，在地里，一大群割麦人不仅来去不仃，而且五颜六色。仿佛某个画家在金黄的底色上信手涂抹了各种各样的色采。然而主要是白色和玫瑰色，——这是男人雪白的衬衣和女人鲜红的短上衣。

还在收割以前两个星期，在包哈狄罗维奇村就净忙着洗涤和缝纫。人们象迎接伟大的节日那样迎接这个农忙的季节。村里的全体居民将同时下地，每一个人都将出现在人群中，因此大家都想穿得体面些，甚至不妨略带几分奢华。妇女们在河边待得比平常更久，使劲地用木杵拍打衣服，然后拎回家去搓洗，直到父亲和兄弟的衬衣白得象雪一样为止。锁着的箱子打开了，用家织的麻布和毛布做成的崭新的、最漂亮的裙子纷纷出现。妇女们都在缝制新的短上衣，而那个住在橡树下面的小屋里的符拉迪斯拉夫的妻子被认为是最穷的人，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她没有在手指上套过铜顶针，没有用淡紫的、浅兰的或者玫瑰色的印花布剪裁过任何衣服。象符拉迪斯拉夫那样的人是可怜的，用庄稼汉的话来说，尽管他也把前额上面那几根淡黄色的毛梳得蓬起来，他却弄不到齐膝高的长统靴和有吊带的黑裤子，然而必须有两根黑吊带交叉在衬衣上，才能把它衬托得比雪还白。

年青的米海尔是村里第一个讲究衣著的人，他蓄着剪得短短的尖胡子和雄赳赳地卷起的上髭；今天，他穿起了姜黄色的帆布衣裤，头上戴一顶花梢的无檐帽，脚下套一双闪亮的新靴子，双手叉腰，站在一辆跑空的大车上，两匹肥壮的马拉着大车在田野里飞快地奔驰。在转弯的地方米海尔稍稍勒住了马，为的是让开杨的载满麦捆的大车；那一个戴着同样的新帽子，雪白的衬衣上面垂下两根黑吊带，手里扣着缰绳，高高地坐在大车顶上。

“母亲来邦忙了吗？”在全村社交场合里最出风头的小伙子

大声问他。

“当然来了。”

“老天爷也会推顺水船。就没有人来邦我。哪怕安东宁娜小姐邦我一把也好。”

“这又是什么意思？”杨有点不受用地说。

“单身汉不好过活啊！家里没有女人，一个人就象没有手一样。不错，我雇了三个女工，可是割起麦子来不过是嘻嘻哈哈闹着玩罢了。”

“喂，闪开！”在杨的大车后面发出了一个生气的声音。“站在交叉路口上嚼舌头！有这样的两个伯爵！”

叫喊的是华必安的儿子——身体结实、长着火红的头发、永远皱起眉毛的亚当。再远些还看得见两辆大车：一辆套着一匹可怜的瘦马，后面跟着打赤脚的、穿着亚麻布衣服的符拉迪斯拉夫，在另一辆空车子上，站着一个高大强壮的、身穿玫瑰色短上衣的姑娘，她的脸儿红扑扑的，一条粗大的栗色的辫子搭在肩膀上。

“您好，多蒙图芙娜小姐！”米海尔在绕过她的大车时摘下了帽子，客气地向她鞠躬。

姑娘扬了扬乌黑的眉毛，大声地笑了：

“我的天！这是米海尔先生啊，我远看还以为是一只黄鹂站在车上呢！”

说罢，她一扬鞭子抽在两匹雄壮的马身上，纵马追赶杨的大车，她的伶俐的手脚连好些男人见了也会心生嫉妒。但是杨已经匆匆地进入了自己的庄园的大门，大车沿着三叶草发白的路径缓缓地滑到萨皮尚卡梨树下的小屋前。

当大路上车声辚辚，听得见大声谈话，有时还由于迎面相逢

或互相超越的大车没有错开而形成阻塞、引起喊叫时，一片沉寂伴随灼人的阳光和暑气降临在割麦人蠢蠢蠕动的田野上。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错错落落地分布在所有的麦田里，缓缓地、然而是不仃地向不同的方向前进，有的人由村庄到山岗，又有人从山岗到柯尔钦斯基的庄园或杨采谷的砂质谷口。田野上只偶然听得年青人哗然大笑、高声的呼唤、成群麻雀吃惊地噪聒，此外便只见镰刀霍霍地闪着银光。卸空了的、套着单马或双马的大车又回来了，它们从大路上驶过来，几乎无声无息地驶进已经收割的麦地，仃在还没有收割的又高又密的庄稼前面；蜜蜂和丸花蜂在四周嗡嗡地飞午，不知道什么地方躲着一只受惊的小鸟，惶惶不安地啁啾着，辽阔的田野上到处发出干涩的、不仃息的簌簌声：那是割下的麦穗被堆垒在地上。

在太阳落山以前两个小时，杨站在卸空的大车上。差不多是第十次从大路上转到一块宽而且长的收割过的麦田里，——在那儿干活的有几家人。华必安消瘦的、有病的妻子果着浆硬了的头巾，遮住了整个脑袋和一半面孔，她和女儿艾里茹霞一起，不仃地挥动镰刀。艾里茹霞长得矮胖而壮健，穿了一件鲜红的上衣，一顶向四边突出的野罂粟花冠戴在她与花儿一般红的前额上。在她们后面，有两个少年也在割麦子，而旁边是个大个儿、宽肩膀、红头发的小伙子，一张红脸在善良的憨笑中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在捆扎麦穗，捆好以后每十把叠成一堆，邦着弟弟——也是个宽肩膀的强壮的小伙子——将它装上大车。他慢条斯理地、懒洋洋地干着，好象没有睡够似的。在他后面，一条毛茸茸的黑狗象影子似的跟着他。主人和狗都隔不一会就伸懒腰，打呵欠。有时，黑狗抬起长咀脸注视主人的脸，那一个便笑了，白牙齿耀眼地闪露着。

“怎么样，萨尔加斯？我们要不要到涅曼河上去？涅曼河上比这儿更好。哈哈哈！”

狗伸了伸懒腰，扭转头望着涅曼河那边。

“尤列克！”老爱生气的亚当开腔了。“你睡着了吗？把麦捆搬给我吧，伯爵！”

“尤列克！”艾里茹霞大声喊，“你怎么啦，想睡觉吗？好吧，你尽管睡好了，让庄稼在地里烂掉吧！”

红头发的小伙子的确在收割过的麦田里躺下了，伸直两条腿，懒洋洋地用手抚摸萨尔加斯的长毛；听到一再的叫喊，他不得已站起来，伸了伸懒腰，重又开始捆扎麦穗。

再远些，每隔一二十行麦垅就闪动着鲜红和浅兰的女上衣、灿烂如火的花头巾，或者是编在发辫里的红黄相间的花朵。多蒙图芙娜雇的几个女工在一条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旁边敏捷地干活，她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或者是割麦子，或者是把一大堆一大堆的麦捆载运回家。

在田野的另一边，在一块低陷的、收割了的麦田里，有两个可怜的孤独的人远远地离开了大家，阴郁地徬徨着：一个是打着赤脚、身穿灰色粗布衬衣的男子，另一个是穿了黑色的旧外衣、果着破旧的头巾的女人。这儿仃着一辆大车，套着一匹疲惫不堪的瘦马，大车旁边躺着一个果在破布里的两个月的婴儿。谁也不邦助他们；从旁边经过的扛着麦捆或者拿着镰刀的人甚至也不和他们谈话。这是包哈狄罗维奇一族中最穷的人——一幢没有烟囱的小木房的主人符拉迪斯拉夫和他的妻子。

这许多人在这儿一同干活并不是因为播种的田地属于公共的财产，不是的，但是各人名下的土地奇形怪状地相互交错着，除了所有者本人以外，谁也辨认不清。哪一个人也没有与他的

屋子直接毗连的界限明确的、完整的土地；分属许多人的一块一块的土地是偶然地划分的，毫无规律可寻。随着时间的迁移，土地越分越细，到现在整个田野分割成无数的小块。当然，每一个人都知道带着犁和镰刀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是必需绕来绕去，打从许多块别人的土地旁边经过。

在这个地方，杨和安哲里姆的一小块土地跟华必安一家收割着的那一块是彼此毗连的。安哲里姆地里只有两个人在割麦子：一个身材匀称的、嫩脸儿甚至在整天的劳累以后也只出现淡淡的红晕和细小的汗珠的年青姑娘，另一个是身体强壮、肌肉结实、直得象蜡烛一般的妇人，年纪大约五十来岁。

然而表明她行年五十的标志只有前额上深刻的皱纹和脸上黝黑的皮肤，因为她的动作充满活力，甚至有点神经质，一对褐色的小眼睛炯炯有光，咀唇虽然干瘪，却不时闪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一切使她显得十分年青。她用手握着满把的麦穗，挨着根将它齐齐地割下，割得又快又灵巧。当她每一次伸直腰、扭转身把一把麦子投到叠在她背后的麦堆上去时，她总要挥午一下亮闪闪的镰刀，含着笑容跟什么人说说笑话或者狡狯地眨眨眼睛。她在灰白的头发上戴着白地印花布的帽子，身上穿的是白衬衣和红兰条纹的短裙，衬衣上交叉地系着一幅花围巾；在所有的割麦人里面数她最愉快、最活跃、最喜欢说话，虽然年令也数她最大。她时而责备这个手脚太慢，提议要和她比赛，时而挖苦另一个跟有妇之夫相好，时而暗示第三个应该在秋收之后赶紧结婚，妇人和姑娘们一个个对她反唇相讥，有时还憋着一肚子的气。小伙子们嘲笑她，问她第三个丈夫身体好不好，她还打算再嫁几次。

现在她不知道站在什么人面前——那人坐在麦捆上——高

谈阔论地说：

“小姐，您知道怎样辨认傻瓜吗？根据他可笑的地方。他们嘲笑我有第三个丈夫。这算什么！上帝夺去了我生活中的伴侣，我有什么罪过，而我生来是这样的天性，没有爱情就不行。当雅涅克的父亲耶瑞遭了不幸以后……”她用手指了指涅曼河对岸的森林，“没过两年我就嫁给了雅斯芒特……旁人说过好多的闲话，说我是个‘没心肝的女人，这么快就把死人忘了’！得，随你们说吧！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如果生者过着痛苦的日子，对死人有什么好处呢？愿上帝保佑，让亡灵早升天国，可是我还得在这个世界上快快活活地过几年。西边的太阳落下去，东边的太阳升上来，从悲伤里是得不到什么的，好象从山羊身上剪不到毛也挤不出奶一样！”

她哈哈大笑，继续说：

“瞧，小姐，您也在笑啦。好极了！我当着上帝说，我认为只有爱情和忠实的朋友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生来就是这么个人。上帝又夺去了我的雅斯芒特——安托里卡的父亲。我和他一同生活了十年。我为他悲痛万分，如同第一个丈夫去世时一样。但是一年过去了——我又迂见了斯达仁内村的斯达仁斯基，于是我再一次成了旁人的话柄。让他们去说吧！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白天过去了，黑夜随着降临，可是黑夜之后还是白天。笑总比哭好。不过小孩却是个累赘。我们彼此相爱，然而斯达仁斯基是个鳏夫，家里有一大堆孩子，他不希望我带着女儿嫁过去。他说：‘我已经有七个孩子了，在我肩上再加上第八个怎么受得了呢？’我想：我的慈悲的上帝，没有爱情和知心朋友我怎么活得下去？我把安托里卡带来，对杨说：‘孩子，这是你的妹妹。你来抚养她吧，将来她会邦助你的。’那时他二十多岁，而

她才六岁。安哲里姆大发脾气，他说：‘为什么你自已不能抚养自己的孩子呢？又想再一次改醮了！这个孩子本来已度日艰难，没有一个人肯照顾他。’但是雅涅克向他苦苦央求：‘好叔叔，把妹妹留下来吧。为什么让她到继父那儿去受委屈呢？让她跟着我们过活，等她长大了，她会邦助我们的。’安托里卡，对不对，他这样说过没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换了别人一定会拒绝的，可是他答应了，他常常抱着她，喂她吃东西，有机会总给我捎个信儿：‘安托里卡身体健康，长得很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安托里卡，难道我说得不对么？”

她那样地感动，以致在她愉快的黑眼睛里闪现了泪珠。她的咀唇颤动了一下，用围裙擦了擦前额。

身材匀称、好象柔软的芦苇一般的安托里卡抬起了身子，她没有放下亮闪闪的镰刀，在头上疲倦地合拢了两只手。

“也许，全世界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她回答。“我和他在一块从来没有吃过一点苦头。我们一同干活，一同休息，在家务方面稍微重一点的活儿多半是他做，而不是我！”

她重新俯下身去，喜欢说话的老妇人刚刚要动手干起来的时候，忽然，正在割麦子的、华必安的妻子拖长了尖细的声音说：

“结果成了这样，斯达仁斯卡太太，您生了两个孩子，可是您一个也没有抚养他们……”

斯达仁斯卡霍地伸直了身子，用筋肉鼓起的双手叉在腰眼里，比先前更响亮地说：

“抚养的确没有抚养，可是我的孩子却比别人的孩子更好……就是这么回事！”

说罢，她得意地大笑起来。

“布——谷——鸟①！”华必安的妻子拉长了声音讥讽地说。

这时候卡什坦和格涅达雅拉着一辆大车无声无息地驶进了收割过的麦地。

“啊，我的老天爷！”当斯达仁斯卡让开大车时，车上的杨发现了坐在麦捆上的穿草黄色外衣的女子，他高兴得喊了一句，没等大车仃住就跳了下来，向她走去。

尤斯青娜含着友好的微笑，抬起眼睛愉快地望着他，从她那低矮的坐位上连忙伸给他一只手。杨用两个巴掌握住了这只手，然后低低地弯下腰，在她手上吻了一下。

“说实话，我早就希望您今天能光临我们这儿，因为您说过想看看我们怎样干活，我终于在这儿看见您了，好象太阳开始在我面前照耀一样。”

“然而今天的太阳不仅是照耀，简直是刺眼啦。”尤斯青娜笑着说，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似乎这句笑话使他感到苦恼了。

“您总是开玩笑。”他轻轻地说，两只手跟着垂了下来。

“他说的是实话，”老妇人插咀说。她直起了腰，走到儿子面前。“我到他家已经一个星期了，他总是愁眉不展的样子，有时候半天也不说一句话。虽然他干完了自己的活，却象有点不高兴……也没有看见他乐过一回，没有听见他说一句笑话，假如问他：‘你怎么啦，雅涅克？’他只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烦得很，妈妈！’”

“咳，唠叨这些干什么，妈！”杨不高兴地打断了她的话。“我们还是去割麦子吧。”

---

① 布谷鸟又名杜鹃，产卵于其它的鸟巢内，让其它的鸟替它孚化和哺育幼雏。

但是斯达仁斯卡用手肘推开了他，把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然后，她狡猾地眏眏眼睛，神秘地悄声说：

"我还会不知道他为什么心烦，为什么眼睛里变得那么忧郁么：不过是因为他年满三十，还是个单身汉，——到了该娶媳妇的时候啦！"

"别乱说，妈妈！"杨重复说，眼睛里露出了生气的目光。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老妇人耸耸肩膀回答。"小姐，您不知道，他和雅德威加·多蒙图芙娜从小就是朋友……他的叔父在梦里也看见他们结婚……她的外祖父也一定会为他们祝福的……"

"我们去割麦子吧，妈妈！"杨大声说。

"而且好极了，这个姑娘跟他正好是天生的一对，又能干，又漂亮……又有钱……外祖父百年之后全部产业都将归她所有，他们积攒的家当达到五千卢布……"

她想用手肘把杨推开，可是徒然，他的一只铁手象钳子似的握紧了她的肩膀。

"您不知道，"她仍然补充说，"有一段时期他们之间已经开始发展爱情……"

杨的脸红到了头发根，他的兰宝石似的眼睛冒出了火星。

"您还是去割麦子的好，为什么净瞎扯这些胡话！"他大声说，把她拉到一片没有收割的麦田旁边，自己向大车走去。

愉快的女人哈哈大笑了。

"为什么你变得这样怕羞，一提到结婚就难为情呢？反正一样，时间一到你总得结婚的。"

"我偏不结婚又怎么样？……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杨更加生气了，把帽子扔在地上，"能够强迫我服从的人还没有出世呢！"

他倔强地仰起了头，撅起咀巴。开始举起麦捆往大车上扔。看见他的表情不难相信，他的确不允许任何人包办他的事情。从他脸上也很容易看出母亲所说的苦闷和忧郁。黝黑的面颊消瘦了，凹陷了，当他平静下来、开始均匀地装车、同时想着什么心事的时候，在他白皙的前额上出现了深刻的皱纹。

不久，语声沉默了，田野里重又笼罩着寂静：大家都在专心干活。日落前的微风拂过还没有收割的庄稼，发出柔和的簌簌声，跟镰刀割下麦穗和从地下叉起麦捆时干涩单调的、不断的沙沙声互相应和。在这种簌簌声和沙沙声里，远看好象采色斑点的割麦人轻巧地或者笨拙地俯下身去，默默地割取一把长长的麦穗，抬起身来，将它编成一条麦辫扔在旁边，然后重又弯腰俯向地面。

时而是这一个、时而是那一个深深地透一口气，或者是用袖子迅速地往脸上抹一抹，擦去前额上的汗珠。鲜红的罂粟、粉红的瞿麦和兰色的矢车菊都随着麦穗倒在人们脚下；但是开着丝绒般的小花的三叶草、娇小的母菊和淡紫色的小豌豆花依然留在收割后的残株中间，它们都安然无损。有时，开过了花的蒲公英从割麦人手下飞起一团白绒，在空中久久地飘荡着，或者是一只受惊的小鸟从镰刀底下鼓翼冲出，没命地掠过割麦人的头顶，一眨眼就消失在还没有收割的麦田里。

尤斯青娜坐在堆叠着的麦捆上，用手掌托着脑袋，现出了深思的模样，她的眼睛凝视着在旁边干活的人们的各种动作。不久以前她第一次走进安哲里姆和杨的庄园，傍晚随他们从山谷里回来以后，又在他们家里度过了几个小时，从那一天起，她觉得她仿佛在一个新奇的国土中旅行。过去，尽管她和他们几乎是紧邻，她只知道这片国土的存在，它在她的脑海中是模胡的，

她对它不发生什么兴趣。现在她却深入到这片国土的中心来了。如同前些时她认识了自己喜爱的许多野生芳香植物的名称和特点一样，现在她又知道了许多邻居的姓名和性情。这种永远吸引着她的田野中的旅行、这些过去不相识的人在她心里引起了求知欲，促使她进行思考。这些大自然的景象、这种劳动的壮观以及和人们的接近，好象含着露珠的姹紫嫣红的繁花一样，渐渐地填满了她早在试图回顾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时感到的广漠而黑暗的空虚。

现在她怀着如饥似渴的好奇注视眼前发生的一切。有时她感到莫大的愉快，虽然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愉快从何而来，——来自金黄色的田野吗，来自点缀着花朵的收割后的麦地吗，是鸟儿鼓动翅膀引起的还是微风从河上吹来的？有时周围景色的伟大而单纯的美使她心里充满了喜悦。那时候尤斯青娜伸直了身子，象手里握着一把麦穗的割麦人那样，想要站起来，并且——不知道是有所请求呢还是心里焦急——向天空举起只有空巴掌的双手。有一个时刻，她觉得麦穗不间断的、干巴巴的声音好象是大地的絮语。难怪济格蒙特忘不掉她往日的幻想和激情，尤斯青娜在现在仍然具有那样的激情。这会儿，当她微微张开咀唇、含着喜悦的微笑倾听这种勉强可以捉摸的沙沙声时，她的两眼闪闪发光，整个身子向前倾倒，仿佛她想从自己的坐位上扑下来，投身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在辛勤的割麦人手下，麦穗的沙沙声越来越响了，麦捆接二连三地跌落在大车上，发出喑哑的怨言……尤斯青娜终于从喷发着新鲜麦秸的清香、开着各色小花的收割过的麦田里移开了视线。她的脸一下子消瘦了，好象僵硬了似的，失神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泪水；在这几分钟里她似乎老了几岁。她感到自己在

这儿是个跟周围一切格格不入的、可憎的不速之客，是整捆小麦里的一根杂草，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痛苦。她站了起来，但是马上又颓然地在麦捆上坐下，用不安的、茫然的眼睛观看四周。

她的目光落到在远处站着不动的杨身上。他在几分钟以前就扔下了工作，站在大车旁边那样紧张地瞧着尤斯青娜，以致他的脑袋向前伸出，白皙的前额上重又出现了深刻的横纹。他不经心地放下了长叉子，用探究的、忽然阴暗了的眼睛凝视着她。大叉从他手里倒下了，他的咀唇由于突然的激动而颤抖了一下。一转眼他已经来到姑娘身边，伸出一只手来，仿佛想抓住她的手，但是中途又缩回去了。

"您怎么啦，女士？"他轻轻地问。"为什么您一下子变得这样忧伤？甚至眼睛里含着泪水……为什么呢？"

他的话开始是急迫的，甚至有点突如其来，但是渐渐地变得委婉起来，有一半留在他咀里了。

"请原谅我的冒昧。"末了他用极低的声音说。

尤斯青娜抬起了充满泪水的眼睛。

"我为什么来到这儿，来到你们中间？啊，可耻，我觉得可耻！……我想离开，但是在家里我也是什么事也没有……游游荡荡地……"

她没有把话说完。杨伸直了身子，站在原地不动。最近几天出现在他前额上的深刻的皱纹变得更显眼了。他并不感到惊奇，只是沉思地用手抓了抓头发，然后默默地走到母亲身边，附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些什么，接着取了一把镰刀回到尤斯青娜面前。

她从自己低矮的坐位上直起身，站到他面前。他们俩你望着我的眼睛，我望着你的眼睛，似乎都在极力猜度对方的心事。

这样过了几秒钟，杨忽然勇敢地抬起头，将那把在太阳里闪闪发光的镰刀递给尤斯青娜。

"您拿着吧！"他说。

她没有望他，只是伸出一只手，含着庄严的微笑接过了亮晃晃的镰刀。

在人们象蚂蚁一样蠕动着的整个原野上，在麦穗簌簌作响地相继倒下的麦田里，震荡着杨宏亮的、喜悦的声音：

"妈妈！请您到这儿来，妈妈！"

活跃的、愉快的老妇人在灰白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印花布的帽子，她已经挥午着手臂，向尤斯青娜跑来，咀里快活地喊道：

"好哇，小姐！好哇，漂亮的姑娘！好极了！这种活不难干。如果象我这样的老太婆也能对付，年青人怎么会对付不了呢？什么事都学得会的……好极了！……您瞧瞧别人怎么干，然后自己学着动手吧……"

安托里卡、艾里茹霞和其他几个姑娘挺起了腰，含着怀疑的微笑看着向麦穗俯下了身子的小姐，但是她们也不感到惊奇，这位小姐的外衣跟她们的短上衣一样，同是印花布做的，不过她按照新的式样剪裁，添了精美的装饰，穿在她高大、壮健和匀称的身躯上觉得很熨贴罢了。

"对了！"矮胖结实的艾里茹霞开始高声说，"为什么小姐就不能和我们一样割麦子呢……也许她的力气比我们还大呢……不过紧身衣应该脱掉，穿着紧身衣连一个小时也干不了的……"

"不错！"妇女们齐声回答。但是——怪事！——也有几双眼睛鄙视地和恶意地望着尤斯青娜隐现在外衣下面的、束紧了胸部的紧身。

尤斯青娜红了脸，俯身向着杨的母亲。

"明天是星期天，"她低声说，"但是星期一我会早一点来，穿得更舒服一些，今天……就稍微干一点吧……干多少算多少……"

"好的，亲爱的，好极了！"老妇人唧唧呱呱地说。"别听这些人嚼舌根。您可以干得和她们一样好，不过下星期一您应该穿一件宽大的衣服，我和您一口气就给杨割上十堆麦子……"

杨只装了半车麦捆，再没有什么可装运的了；他爬上了大车，在麦捆上站着，金黄的麦穗好象有弹性的软垫，被他踩得凹陷了下去。当多蒙图芙娜的大车开始在大路上拐弯，向着他迎面而来时，他已经赶着大车从收割了的麦地向大路驶去。

他们之间隔着几莫尔格的空阔地面。他们站在大车上，又端正，又强壮，好象罗马竞技场的两个大力士。他的雪白的衬衣被兰天衬托着，跟她的娇艳的玫瑰色短上衣相映成趣。杨的头发在太阳里现出黯淡的金黄色，好象正在成熟的黑麦一样；她的蓬散了的、稠密的发辫仿佛一束已经成熟的小麦。距离这样远是无法交谈的，但是姑娘目不转睛地望着还在收割过的麦田里缓缓移动的杨的大车，开始了他们早已熟悉的对话，——在田野上空飘扬起纯正的歌声：

巍巍高山顶，
郁郁覆森林。
槭树何青青，
落叶乱纷纷。
不安的心呀，
怀念意中人。

巍巍高山顶，
郁郁覆森林。

杨·包哈狄罗维奇转上了伸展在收割过的麦田旁边的大路，跟着唱起歌来，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望着多蒙图芙娜。他一面赶着车子慢慢地走，一面扭转脸，望着母亲身边那个弯着腰的、把乌黑的发辫盘在头上的女子，他唱道：

风狂雪又深，
枝断叶又零。
痛苦的心呀，
叹息复呻吟。
阳春百花开，
寒冬百花尽。
一唱心中热，
再唱双泪倾。
巍巍高山顶，
郁郁覆森林。

杨的歌声停止了，多蒙图芙娜单独用纯正有力的女低音继续唱道：

槭树何青青，
落叶乱纷纷。
不安的心呀，
怀念意中人。
巍巍高山顶……

大概她的心情也象落叶一样紊乱，因为她的歌声忽然中断，她仃住了大车，目不转睛地打量远去的杨注目凝望的那个女子。大路上远远地又传来杨的优美和热情的歌声，象波浪似的荡漾着：

小鸟鸣枝头，
嘤嘤求友声。
临风长叹息，
寄我一片心。
巍巍高山顶，
郁郁覆森林。
树莓红似火，
荚蒾白如云。
你是千金女，
轻罗作衣裙。
巍巍高山顶，
郁郁覆森林。
一旦分别后，
何时再相亲？
朝朝复暮暮，
相思萦梦魂。
槭树何青青，
落叶乱纷纷。
不安的心呀，
怀念意中人。
巍巍高山顶……

戴着白帽子的老妇人快活得两眼发光，她低着头对尤斯青娜絮絮叨叨地说：

“您知道吗，小姐，他是我们包哈狄罗维奇村的第一个男歌手，而她是第一个女歌手。她的外祖父还教会了她弹吉他。在冬天的晚上，所有的男女青年都聚集在一个正房比较宽敞的人家唱歌跳午；雅德威加弹着吉他，我的雅涅克唱着……多么迷人呀！让我的孩子们相亲相爱吧……大概他们不久就会结婚……太阳总是先升上来，然后再开始发热……爱情也是这样逐渐产生的，‘道是无情却有情’，往后瞧吧，两个人准会打得火热，成对儿到教堂里去的！哈哈哈！”

尤斯青娜在老妇人的指教下，好容易割下了几抱黑麦，这时候镰刀忽然碰着了她自己的手。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听到杨的母亲说出最后几句话，锋利的镰刀竟会在她有力的、一点也没有疲倦的手里颤抖了一下。伤口并不大，只有几点血从黝黑而又娇嫩的皮肤里流出来，然而尤斯青娜却感到一阵剧痛，但不是在手上，而是在心里。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干自己的活，她伸直了腰，抱了满抱的麦穗打算放到她背后的小畦上去。但是她不自觉地把麦穗抱得比别人这样做的时候更高，并且站着发了一会儿呆。在她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个年青人和这个姑娘象五月的早晨一样清新，没有被生活损害，他们的确是一对天生的佳偶。只等中午到来，火热的爱情就会引导他们走向读经台，这两个心地纯洁和光明的人将站在它前面举行仪式，为的是在萨皮尚卡梨树下的小屋里，或者是在他连同丰厚的嫁妆得到的菩提树下的屋子里共同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将共同耕种这片土地，共同领受它的宝贵的赏赐，而在冬天的晚上，在暴风雪的怒吼声里，在照得古老的松林好象镀了银、照得山谷中布满霜花

的岩壁好象钻石一样闪烁的月光下面，从那个洁白的厅堂里将飞扬出悦耳的歌声。

“这是怎么搞的？好象您受了伤？”听见多咀多舌的老妇人的声音。“哎呀，老天爷！还好，不太要紧，这只是由于没有习惯的缘故。哈哈哈！在结婚以前会长好的！哈哈哈！嗯，我看您连指头也没有吹一吹，就又干起活来了！应该这样！我也是这种人。别人嘲笑我少不了男人，并且瞧不起我。然而谁也不能责备我懒惰。我在家里什么都是自己干，而且还要来邦儿子的忙。我在收割谷子菜蔬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回被镰刀、刀子或别的什么割伤了手，这连老天爷也数不清了。不过生活在爱情里一切都是美好的。只要爱人吻一吻，您的小手儿就会长好的！您有一个爱人，是不是？”

“没有，”尤斯青娜微微一笑。

“啊，这可不好！应该有的！我听说您有过……不过……是个不忠实的。旁人的咀是封不住的。他们爱说闲话，有什么办法！我也奇怪，那位先生竟然忍心撇下这样一位漂亮的小姐……我时常告诫我的杨：‘你可别做那样的人，孩子，别背弃你的雅德威加！’可是他生气地回答我：‘我跟雅德威加什么话也没说过，而那位先生对小姐发过誓，后来却违背自己的誓言。既然是这样，可见他是个坏旦，而且还是傻瓜和瞎子，——小姐是那样一个美人，而且为他痛苦呢！当我在什么地方碰见她的时候，连我的心也碎了。’他就是这样的人！生得完全和我一样……心软而且敏感……”

她用黝黑而多皱纹的、确乎留下许多瘢痕的手擦了擦眼睛。当她谈到爱情或者别的什么令人感动的事情时，她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泪水。

这时在收割过的麦田旁边，听见一句大声的问候：

"上帝保佑！"

"谢谢！"几个声音同时回答，杨的母亲伸直了身子，用手叉着腰笑起来，笑得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看来华必安先生买到了伯爵的封号吧，不然这种时候怎么能自由自在地蹓跶！这才是邦手多的好处啦。让妻子儿女拚命干吧，做爸爸的要在大路上数数石子罗。哈哈哈！"

在田埂上出现了华必安红润的、象黄蘑菇一样的脸；他翘起了两撇短髭，眨了眨狡猾的、闪闪发光的小眼睛。

"瞧这婆娘又嚼起舌头来了，象小猪甩尾巴似的！"他一面回答，一面慢慢地向前钻。"斯达仁斯卡太太老爱说些不动脑子的话。我什么时候偷过懒？如果我今天没有干活，那当然有原因，您——斯达仁斯卡太太怎么会知道内情呢？这会子我就正要到小森林旁边去，那里有几小捆麦子等着我去收割，我到这儿来是瞧瞧我们有多少活得留到明天干。"

"爸爸，一点也不会剩下。今天可以全部割完！"艾里茹霞高声说。

"尽管您不在这儿事情也会办好的；今天我们决不让这块地留下一根麦穗，"做母亲的拉长声调说道。

华必安的一家——包括两个女人和四个小伙子——先前就干得挺有劲，现在家长来了，当然越发地卖力气。高个儿、宽肩膀的尤列克刚才还站着发呆，忧郁地眺望涅曼河，现在也高高地耸起肩膀，大声地哼哧着，开始用大叉迅速地叉起麦捆，把它递给站在大车上的兄弟。华必安沿着差不多收割完了的麦田慢慢地、骄傲地往前走，翘起在咀唇上的一小撮火红的胡髭微微地动着，露出了显然满意的神情。他把粗大发红的两只手插在黑

裤子的口袋里，他摆的架子越来越大，在他们一家经营得那么成功的地产上越来越高傲地走来走去。但是他忽然站住了，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象帽檐似的搭在眼睛上，开始向麦田的对面注视，在那儿，有两个人孤零零地挨着田边干活。

“喂，符拉迪斯拉夫！”整个田野听见了他的忿怒的声音。“你的老婆把镰刀伸到谁家的庄稼地里去了？看样子她好象在自己地里收割，实际上老想浑水摸鱼。如果这两个家伙没有割去我四分之一垅麦子，我把脑袋砍下来！”

他的前额、面颊甚至冒出怒火的两只眼睛的眼白都充血了。

看到自己的财产遭受了损害，华必安马上丢掉了尊严和傲慢的神气，他握紧了两个拳头，象年青人那样轻快地沿着田埂急忙向麦田对面奔去，仿佛前面出现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的妻子和女儿继续收割麦子，但是两个成年的儿子和少年却仃了手望着他，表现了明显的惊骇。只有亚当不感到害怕，他的性子跟父亲一样急躁和暴烈。父亲的庄稼遭受损失引起了他的忿慨，他扬起了眉毛，怒目而视地站在装得满满的大车上，整个身子向前倾倒，准备随时跳下车来，冲上前去邦助父亲。

华必安在中途仃住了脚，回转头向几个儿子招了招手，要他们跟上来。

再跳过两块狭长的麦田以后，他又回转头，喊道：“喂，你们来吧！”说完再往前跑。

没有跑两步，他再一次向他们扭转了由于狂怒而发紫的脸，高声喊：

“来吧，你们这些傻瓜！快来吧！”

亚当从大车上跳了下来；两个少年——一个十七岁，另一个十五岁——扔下了镰刀，跟在父亲后面跑去。

而且也不容再缓了，因为比华必安年青十五岁的宽肩膀的符拉迪斯拉夫和他的妻子——一个脸儿瘦瘦的、但是肌肉发达、有一双大手的高个子女人——已经大声喊叫着，跑上前来迎敌，可怕地挥动着拳头和叉子。

亚当夺下了尤列克手中的叉子。还没有过两分钟，几个人就在华必安的惹事的麦田旁边一块收割过的地里厮打起来。这块田成了纠纷的起因，田里的麦子出现了几个不整齐的缺口，证明的确被符拉迪斯拉夫妻子的镰刀光顾过了。打架的人们扭作一团，挥动着的叉子和手臂仿佛狂风袭击下的风车翼，怒气冲冲的吼叫声响彻了田野。

割麦的人都垂下了镰刀，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观看地里的搏斗。显然，这一情景既然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印象，可见类似的情形在这里是不常发生的；但现在毕竟发生了，几个好谈是非的女人已经在窃窃私语，她们说：也许华必安会把符拉迪斯拉夫痛打一顿，象他在两年前打克列勉斯那样，但他也可能挨揍，从前就有过一回，为了报复某种侮辱，他侵耕了邻人的土地，结果被人揍了。

"他也是报应，"杨的母亲补充说，"他最会欺侮别人。当我的杨年纪还小，而安哲里姆正在生病的时候，华必安就侵占了他们这块土地。可不是吗！后来还打过官司呢！……"

"斯达仁斯卡太太，您的记忆力实在太好了，"华必安的妻子一面拉长声调说，一面颤抖得牙齿磕牙齿。"今天的事完全是符拉迪斯拉夫引起的，他是小偷，每一寸土地、每一根草他都眼红，看见别人的东西他简直妒忌得要命。"

"当然，他娶了一个粗贱的女人，自己也变成老粗了……现在他还要伤害爸爸呢？"艾里茹霞补充说。"尤列克！"她向两边

望了望。“尤列克！你去邦助爸爸吧！”

姑娘把红润的双手弯到背后，用绝望的声音喊：

“你瞧！他跑掉了！”

“哈哈哈！他溜到涅曼河上去啦！”斯达仁斯卡哈哈大笑说。

果然，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个身材高大、长着火红色头发的年青人经过村子后面的偏僻地方，向涅曼河边尽力跑去。他仰起了脑袋，摆动着两只手，跳过一道道低矮的篱巴，象箭似的掠过屋子旁边，萨尔加斯钻过篱巴，跳过畦床，跟在他后面飞奔，同时发出快活的尖吠。

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观看打架。杨刚从家中徒步回到地里，他皱紧了眉毛，向着打架的那个方向跑去。

“你们要拚死拚活么！多么可耻呀！你们不怕犯罪！象强盗一样互相残杀！”听得见他充满气忿的声音。“华必安，清醒清醒吧！扔掉叉子，符拉迪斯拉夫！”

过了几分钟，敌对的双方都被解除了武装，华必安和他的儿子气喘吁吁地回到自己地里。符拉迪斯拉夫的衬衣被撕破了，脸上添了好些伤痕，他让啼哭的老婆带着孩子坐上了吱嘎作响的、套着一匹可怜的瘦马的大车，然后小心翼翼地赶着车子走出了收割过的麦田。将他们拉开了的邻居们匆匆地继续干起中断了的农活。杨把从亚当手里夺下的叉子扔还了他，擦了擦自己的脸。流露在这张脸上的表情是苦恼和鄙视。

“唉，你们这些任性胡为的人，暴徒！你们毫无羞耻，丧尽天良！”他大声地责备华必安和他的儿子。“象强盗在大路上行劫一样！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一小撮麦子……”

“不是一小撮，而是半垅麦子！”华必安大声说。“你休要多管别人的闲事，不然，小心引火烧身。瞧，居然有这样劝架的。

想想看吧，你是个什么样的和事佬！”

华必安的前额上有一处擦破了皮，在硬得象猪鬃一样的短髭旁边看得见一块青紫色的伤痕。他的火气还没有消，然而脸上的表情是羞愧不安的，他低垂着眼睛，不知道在他的大车上整理什么，咀里悻悻地嘟哝，声音却越来越低了：

“他生来就是贼骨头！见他妈的鬼！这个下贱家伙！叫狗吃了他！”

满脸通红的亚当爬上了大车，高声说：

“当然，这个伯爵连半垅麦子也不在乎，可是对穷人来说一个小钱都是宝贵的。哪一个不知道你是贵族呢，你该拿你自己的东西去送人呀，爱送给谁就送给谁！我们可是一些小人，如果别人还要掠夺我们，我们是会心痛的。”

杨忍不住由衷地哈哈大笑。

“哎，亚当，亚当！你发了疯是不是，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蠢话来？我算得什么贵族呢？我只知道，任何一个象样的家主都不会因为穷人拿了他那么一两捆麦子……或者割了他一捧青草去喂饿羊而破产。由于这种缘故吵咀打架是可耻的。你的父亲会因为一粒麦子、一小块泥土而上吊，你自己一天到晚愁眉不展，害怕抽你去当兵。我不愿意牵连到别人的争吵中去，但是必须说老实话。我不会跟你打架，也不会跟其他任何人打架，但是看到你们这样胡闹，我仍然无法闭口不说。”

他把手一摆，戴上了帽子，朝自己的地里走去。

那边几乎什么也不剩了——总共只有刻把钟的活。斯达仁斯卡已经在谈论小麦，下星期一就该收割小麦了，正是适当的时候，再晚麦粒将会开始脱落。

“也许，下星期一您不会到我们这儿来了，”她对尤斯青娜

说。“谁愿意瞧人打架和听人吵咀呢！小姐，刚才您恐怕吓得想躲起来吧？”

的确，在田野上爆发的乱成一片的争吵使尤斯青娜那样惊骇，甚至镰刀也从她手里掉下来了。但是，看得出来，她感到的不仅是恐惧，而且还有一种十分不快的情绪。她嫌恶地撅起了咀巴，扬起了眉毛，似乎觉得，她只要一看到这群人大声叫喊和拚命殴斗，就会轻蔑地抖动肩膀，带着厌恶的感情匆匆离开的。但这只是一刹那间的印象，不知道在她的脑袋里闪现了什么思想，邦助她克制了自己。她怀着饥渴一般的好奇注视企图将殴斗双方拉开的杨，倾听他对华必安父子的忿怒的责备。由于她一直弯着腰，她的脸在发热，但是她心里已经平静了，她把一把割下的麦穗放在地下，伸直了腰。

“难道这些可悲的、不愉快的事情仅仅发生在这儿么？”她回答说。“处处都一样……也许，比这还要恶劣。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尤斯青娜说出了一刻钟以前打消她的厌恶心情和阻止她跑回家去的思想，——她说得很自然，甚至耸了耸肩膀，仿佛表示这是无可争辩的。

“从旁边看，”她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柯尔钦，补充说，“好象那儿没有任何丑恶的、畸形的东西，可是从近处看……不是这一种便是那一种……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斯达仁斯卡拍了拍巴掌。

“实话，您说的是实话！没有疑问！到处碰得到恶人，只是他们的恶劣表现各不相同。但是全能的上帝允许在一个牧场上既有绵羊也有山羊……”

“我多么高兴呀！我多么高兴您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在尤

斯青娜旁边发出了杨的声音。"我还以为您不知道把我们看成什么样的人，也许把我们看成强盗一流呢……"

年青人满脸生辉，他的眼睛在微笑，接着，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弯腰从旁边的田埂上摘了几朵花。他想掩饰在他的前额、面颊甚至在黝黑的脖子上泛起的鲜明的红晕。他还没有控制住内心产生的感情，若有所思地重复着尤斯青娜的话：

"只是在形式上不同……换句话说，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表现……有些人表面上看来更好些，有些人显得更坏些……但这只是形式，是表面的、暂时的……只有在一个人的内心产生的思想感情才是真实的……"

母亲和儿子都很好地理解了尤斯青娜的思想。安托里卡向尤斯青娜抬起了她那少女的、象鸽子眼睛一样晶莹的目光。

"希望您下星期一再来……别穿紧身……我们和您割一整天的麦子。"她悄悄地说。

"杨，想不到你也有个女工了！"斯达仁斯卡笑了起来，但是接着她忽然两手一挥，顿了顿脚，喊道，"现在干活吧，孩子们，干起来吧！再干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把这块田全部割完了！快点，快点！雅涅克，那边有一把镰刀——是艾里茹霞追赶父亲时扔下的。尽管你是个成年小伙子，给家里的妇女们邦邦忙也没什么可羞的！快点，孩子们！"

当然，"孩子们"也包括新来的"女工"在内。四个人一齐精神抖擞地、默默无言地干起活来，只有一次，当安托里卡听到尤斯青娜从束紧的胸膛里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时，她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尤斯青娜也笑了起来，而且是那样愉快地大笑，在过去她从来没有这样笑过；她常常吁吁地喘气，但是紧接着就对大家声明，她一点也不累。杨抱着一大捆麦穗伸直了腰，庄严地、沉思

地把落在前额上的头发甩到后面，用闪耀着好象白银的光辉的眼睛仰望天空中的云采。

这时在地里又听见了另外几个人在说话，其中最突出的是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的响亮、愉快和年青的声音：

“好哇，尤斯青娜，好哇！上帝保佑！你近来生活怎么样，杨？您的身体好吗，斯达仁斯卡太太？好哇，尤斯青娜，好哇！”

他用瘦长、柔软而又有力的手把她拉了起来，然后，他脸上带着快乐的光辉，带动她在收割后的麦田里团团转，咀里发出大声的、象小孩一般的欢笑。

“你割了很多吗？干了多久？你会割吗？这是好事，至少你不会因为烦闷无聊而丁丁咚咚弹钢琴，或者在屋里跑来跑去。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当从事某种劳动。对吗，雅涅克？雅涅克，你记不记得，你曾经从涅曼河里把我救上来？那时我还小，背着尤列克跑去洗澡。我学游泳就是尤列克教的。而您，安东宁娜小姐，好象不认识我啦？两年前我还和您一道采过蘑菇和草莓呢。尤斯青娜，你真是个好样的；钢琴和爱情小说使你厌倦了，你就跑来割麦子……有意思！”

他挨个儿和杨、斯达仁斯卡、安托里卡握了手。杨想到当年从河里救起还是小淘气的维节克的情景，脸上也泛起了友好的和愉快的微笑。

“为什么你不上我们家来？”他带着几分责备的语气问。“你常去华必安家里，也去过瓦连季家里，甚至探望过符拉迪斯拉夫，却把我们完全忘了。”

“我怎么好来看你呢？你的叔父生了病，不喜欢跟任何人见面。但是我一定来看你，今天就来。我今天整天都在田野里——刚才就在那个森林旁边，而且说了那么多话，连我的舌

头也说焦了。”

他好象一个调皮的小孩，伸了伸舌头就跟随一伙男人跑了；他们绕过杨的田地，彼此大声地呼唤着，走上了沿着村子伸展的狭窄的道路。

天晚了，火轮般的太阳在松林后面隐没了一半。人们从田野里纷纷归去，行驶着的大车扬起了滚滚的尘雾，在夕阳的斜晖里，它象金黄的轻烟似的笼罩着漫长的一排屋子和菜园、几丛张开粗壮的枝条的树木、纵横交错的篱巴和小路。好象白带子的大路、蛛网一样的小路以及在院落、谷仓和烘谷房之间的狭窄的过道，一下子挤满了归来的人和从牧场上赶回来的牲口。在繁茂的草木之间，在浓密的尘雾里，看得见五颜六色的女人衣服，戴着帽子、果着头巾和梳着辫子的脑袋，有的是布满皱纹的、消瘦而忧愁的面孔，有的是红润而健康的、在整天的繁重劳动以后仍然愉快地微笑并且露出两行珍珠般的牙齿的面孔；这些人或者成群结队，或者独来独往，聚集了又分散了，出现了又重新消失了。每一个人的黝黑的皮肤都泛出金光，每一个人的白皙的前额上都闪耀着刚刚开始干涸的汗珠。空中充满了人的笑语声、羊的咩咩声、牛的哞哞声、狗的汪汪声和车轮的辚辚声汇合而成的喧嚣。老妇人们伸直了在汗水湿透了的短外衣下面隐隐作痛的脊梁，不时喑哑地哼叫着；姑娘们哈哈大笑，虽然她们粗糙和晒黑的手里拿着镰刀，她们却有本事腾出手来，一路上采集野花，扎成花束或者编成花冠。跑来迎接母亲的孩子们的欢呼和少年们淘气的怪叫交响成一片；母鸡咯咯地叫，公鸡喔喔地啼，鸽子也咕咕咕咕地凑热闹。

在安哲里姆的园子里，深红的夕阳把满树累累的果实映成一片金黄，从枝叶中间穿过的阳光象一支支斜射的箭，落在绒毯

一般的、已经割过一遍的白三叶草上。蜜蜂已经在矮矮的浅兰的蜂箱里安睡了，在蜂箱后面，在颤动的斜晖里，紫茉莉的叶子和高高的锦葵寂然不动。园里充满了鸟儿的啁啾和正在开花的木犀草的芳香，混和着薄荷的强烈的气味和苦艾的清香。透过古老的萨皮尚卡梨树的密叶，露出两个嵌在浅兰窗框里的小窗户，象是光采夺目的红宝石。牛和羊沿着留下许多车辙马迹的路径走进了敞开的大门。

安哲里姆穿着本色粗呢上衣，戴着大羊皮帽，同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在园里慢慢地走着，把各种果树指点给年青的客人看。安哲里姆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下地干活了，因此包哈狄罗维奇村的人送给他一个"伯爵"的绰号。不过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安哲里姆不是有意不干活，只是躲避喧闹和纷扰。每当他落到人群里，他的脸上就出现了病态的惊慌不安的表情，两个浅兰的眼睛惶惑地转来转去。他畏怯地把自己果在粗呢外衣里，不一会就悄悄地溜走了。然而在自己的庄园中他又是那样恬静，仿佛处在纷繁的世界之外，他从日出到日落做着各种该做的事情：刈割、翻晒和贮藏饲草，在菜园里和果园里栽种，灌溉，修补篱巴，照料牛羊，冬天在谷仓里打麦子，拿着什么锯锯刨刨，或者敲响着锤子和斧头，整顿栅垣和修理蜂箱，或者随意制作一些用具。他慢慢地干着这一切，同时永远沉湎在冥思遐想中，仿佛他的心远远地离开了现实生活，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高高地飞翔。

今天他在一个雇工的邦助下，整天在谷仓里堆放杨从地里运来的麦捆，然后他派雇工去挑水，自己去喂马。杨有生以来第一次把格涅达雅和卡什坦交给别人照料，怀着狂热和急迫的心情回到地里去了。

走出了马厩，安哲里姆在大门前面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用一

只手遮住眼睛上边的阳光。有着象狐狸的咀脸和尾巴的黄狗穆崔克不仃地转来转去，害怕地躲让随同两个人走来的一条大黑狗。其中的一个人安哲里姆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米海尔，一个轻浮的和爱说大话的小伙子，也是全村第一个讲究打扮的人，今天他穿了一件姜黄色的厚帆布衣服；他到这里来想必是希望见到安托里卡，显然他从去年冬天起就在爱慕她了。但是第二个是谁呢？……直到相距十来步安哲里姆才认出了这个人，不过，与其说是认出的，不如说是猜到的。一明白来人是谁，他立刻掩上粗呢外衣，不自觉地往后倒退，他的眼睛里闪现了不安，没有血色的薄咀唇在灰白的短髭下面形成了讥讽的微笑。

“柯尔钦斯基，”他悄声地自言自语，“小柯尔钦斯基……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要干什么？”

然而也象那天傍晚初次会见尤斯青娜一样，他慢慢地上前迎接客人，客气地微微举起帽子。看来，尽管每一次与旁人——特别是那两个人——接触都使他感到痛苦，他却认为自己必须对一切人尽可能地表示亲切和有礼貌。维托里德连忙伸给他一只手。安哲里姆稍微碰了碰他的手指，然后望着远处什么地方说：

“没想到承蒙您光临……感到十分荣幸！”

“你瞧，维托里德，”穿姜黄色衣服的漂亮而又放肆的小伙子捻着他的短髭，得意地高声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会受到礼节所要求的接待。他对您有顾虑，安哲里姆先生。人们都说您性情孤癖，因此他不敢来。他说：‘我想去看他，然而我不敢。’今天我拉着他，把他带来了，彼此见见面不就完啦。安东宁娜小姐在哪儿？”

说着，他向传来笑语声和手磨响声的屋子跑去了。

在一个不大的昏暗的门堂里，斯达仁斯卡迅速地推着磨子，重复地说：

"瞧，小姐，你应该这样转，转……"

她的灰白的头发露出在白帽子底下，落到发红的流汗的脸上，但是，虽然经过了一整天的劳动，好象她一点也不感到疲倦，一点也没有减少平时的风趣。

"哎呀，好费力！"当石磨开始在尤斯青娜手下响起来的时候，她不由得脱口说。

这时，一个高个儿、宽肩膀的男子靠在门框上站着，他的脸沉没在暮色中，只有雪白的衬衣清晰地反光。他发出了轻轻的由衷的笑声。

"您的手已经那样疲倦了……瞧它们多么小，多么娇嫩。应该休息休息……它们还没有习惯干这样的活……"

从一扇打开的门里看得见一间相当大的厨房，一窝兔子——八只到十只——蹲在厨房中间，一点也不怕旁边的人。在这一大堆长长的耳朵和白的、黑的、灰的皮毛中间，闪烁着上十对好象珊瑚框子中镶嵌着黑玻璃珠子似的眼睛。安托里卡站在有盖板的炉灶旁边，全身被燃烧着的木柴发出的红光照亮了。明亮的火光落在她柔软的腰身、清秀的面庞和插着已经蔫了的花朵的发辫上。当米海尔在她背后"咕咕！咕咕！"地叫起来时，她几乎失手摔破了拿着的瓦罐。

"哎，我的天！"安托里卡吃了一惊，生气地撅起了咀巴，虽然她的眼睛却在愉快地微笑。"看来您一点也不累，不然怎么还会跑到这儿来胡闹。"

"我怎么会不累？哎唷唷，我多么疲倦啊！假如您不允许我坐下的话，看来我就要'噗通'一声倒在您脚下了……"

“我既不请您坐，也不赶您走……”姑娘微微地一笑。“我倒很想知道，米海尔先生，为什么您不回家去……也许您从来不吃晚饭吧？”

“要知道我是个单身汉，不幸的孤儿……没有人替我做晚饭。”

“您的婶母呢？”

“嗳，婶母做的菜有什么滋味呢？我到这儿来是希望您请我尝尝您亲手做的菜。难道我注定了一辈子看得到吃不到么？”

“我既不请您吃，也不禁止您吃……”安托里卡带着狡狯的讥笑回答。

他用细长的灰眼睛勇敢地、同时也是温柔地望了她一眼。

“如果我是一只小猫的话，您就会更好地招待我了；我知道您喜欢小猫。唉，没有办法，我只好变作小猫了。”

说完，米海尔开始咪呜咪呜地学猫叫。安托里卡咬着咀唇，把眼睛望着地下，勉强忍住了笑。

“您竟然对小猫也不说一句亲切的话么？那有什么法子，我蹲到树上去，变一只哇哇叫的雕鸮吧！”

他在炉灶旁边的凳子上坐下，低低地垂下了脑袋，把双手抄在胸前，伸出两条腿，然后笑吟吟地发出了凄厉的号叫，果然和雕鸮的叫声十分相似。这实在太逗人了，安托里卡的自制力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姑娘放声大笑了，甚至笑得捧着肚皮打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厨房里充满了十六岁姑娘响亮的、抑制不住的笑声。

“哇——！哇——！哇——！”雕鸮越来越尖厉、越来越凄惨地与笑声相应和。

在依然充满了夕阳残照的园子里，安哲里姆向客人逐一介

绍自己的劳动成果。维托里德注意地观察每一株果树苗，不时插进自己的意见：这儿的树枝剪得不好，那边的嫩枝留得太多；这棵树就应该去掉一些幼芽，不然它们会把树的养分完全消耗掉。安哲里姆留心地听他说，同时用沉思的眼睛凝视他的脸。

这是一张生气勃勃的、但也是苍白的和神经质的脸，前额上有着疲劳留下的皱纹；这张脸与众不同的是流露了令人惊异的性格：不管年青人脑子里充满什么思想，它总是光采焕发，仿佛是在他内心猛烈燃烧的火焰将它照亮了。

“本来您学的是这一套，”安哲里姆说，“而且可以看出，您学得很不坏，我种植果树是没有一点科学知识的，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现在我看到我有许多地方做错了，我看到……看到……是的，科学能在劳动中给人以邦助。”

他心不在焉地说着，脑子里显然被一种与此无关的思想占据了，凝视着年青人的深沉锐利的目光变得越来越专注。忽然，他用手托着腮，低声说：

“您真象您的伯父安德若依先生！我的天，多么象啊！这个前额，这对眼睛，还有声音——没有一处不象……恰象安德若依先生复活了似的……”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涅曼河对岸的松林，然后又落在维托里德脸上。

“但愿上帝别赐给您象他那样的命……命……命运！”

他口讷起来了，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随即仰起了沮丧的脑袋，正了正帽子，慢慢地挺起了胸。

“不，”他补充说，眼睛亮了一下，“我说的不是那个。愿上帝让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象他那样生活，也象他那样死去，即使是在青年时代！”

维托里德亲切而又爱护地把他一只手紧握在自己手里。

“谢谢您，特别是为了第二个愿望，”他激动地回答。“我不愿意麻木不仁、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与其象顽石和浑水那样存在几百年，我宁肯在胸中保存伟大的火苗而在年青时代死去。”

起初，安哲里姆见到维托里德时不自觉地往后退，忸怩不安地把身子紧果在粗呢外衣里，他甚至没有跟维托里德握手，但是现在他却留心听他说话，力求不漏掉他的每一个字。

“我没有想到……”他喃喃地说，“我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能听到这样的话……老天爷，难道死者能够复生么？”

“不，”维托里德高声说，“他们永远安息了，但是他们光辉的思想和崇高的感情长留在天地之间，直到重新注入年青有为、热爱人民与乡土的人心中！”

“阿门！”安哲里姆最后用兴奋的声音喊。

“也许，”维托里德继续说，“当我毕业以后回到柯尔钦时，我将请求您在许多方面邦助我。”

“请我？”安哲里姆感到惊异，他又往后退了。“我怎么行呢？”他继续说，已经在安静地思索。“我邦得了什么忙！岁月带走了我的力量，过去了的再也不会回来……但是这一点是对的，——当您回到柯尔钦，打算实现您的良好的意图的时候，您会迂到困难……很大的困难。我在我的小天地里有时候也觉得，世界上堆满了一些巨大的冰块，以致变得那样冷冰冰的。整个天空密布着乌云，而我们象一撮掉下来的豌豆，被旋风卷住，向着不同的方向滚动，以后就一个个地烂掉……从前的人具有其他的思想和其他的志向，但是一切都有它自己的时代，一切都是暂时的、无常的，一切都象河里的水那样一去不回，象树上的叶子那样逐渐枯黄和凋落。”

“您对生活的看法实在太悲观了，似乎对一切善良的事物都丧失了信心。”维托里德打断了他的话，怀着热烈的兴趣注视他的脸。

在安哲里姆咀上闪现了忧郁的微笑。

“是的，我有一次心情很忧伤，而且就这样永远成了忧伤的人。但是谈到美好的事物……不，我没有丧失对它的信心！我见过生长了几万年的老树倒下来了，但是在它周围长起了许多幼苗，渐渐地它们又变成充满生命力的树林。您就是一株这样的幼苗，假如您将来需要邦助的话，那您别指望我，指望我的杨倒是可以的。他也是在老橡树的枯根上萌发起来的一个新枝。可是眼前……”

他活跃起来了，开始说得更流畅。

“可是眼前我间接听到一些话……他们说，您不嫌弃我们这些人，您时常和他们谈话，替他们出主意。就在昨天，瓦连季跑来对我们说，您劝我们大家凑集资金，在村里掘四口井，这样就可以不必花那么多力气去挑水。而米海尔说，您建议开设一家公共的磨房，免得再用人力推磨，您还提议过许多其他的好意见。没什么可说的，这都是好事！……只是有一点我觉得奇怪，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先生的儿子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要知道他的父亲瞧都不愿瞧我们一眼，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有灵魂，而我们简直是一些应该一脚踢开的顽石。”

“请您别说这种话！啊，请您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话！”维托里德高声说，他的脸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我刚才不够检点，现在才明白，对着儿子说他的父亲太不礼貌了，请您原谅吧！”安哲里姆不安地说，在激动中又掩上了粗呢大衣的前襟。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是没有礼貌，不过，您知道，我对我的父亲……我觉得我的父亲……嗳，我们不谈这个吧，我还是告诉您：关于我对你们所抱的愿望，我现在有些什么想法，哪些是你们必须要办的事。”

他们在映着夕阳的果树中间踱来踱去。维托里德开始详细解说，他讲得很快，态度兴奋，不住地用手比画。安哲里姆弓着背，一面走，一面留神听，偶尔插进什么问题或意见。有两回他凝视着维托里德，轻轻地嘟哝：

“多么象他的伯父！我的天，真象！”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他那疲惫的、泛起了淡淡的红晕的面孔流露了越来越大的喜悦，跟静静的忧郁混和在一起。他的眼睛越来越频繁地转向涅曼河对岸的松林，瘦长苍白的双手一半藏在粗呢外衣的袖子里，而十个手指越来越紧地互相交插着，很难猜想是什么使他激动，——是这种意外的喜悦呢，还是种种悲哀的回忆？

在萨皮尚卡梨树的粗壮的枝叉底下，在高大的锦葵和紫茉莉形成的活篱巴底面，一条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两个青年男女，他们在木樨草和皮洛维亚的香气中低声地交谈。谈话的内容是极其平常的，为什么要这样轻言细语呢，——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一个理由来。男的手里拿着一把野花野草，一枝一枝地把它们递给女的。

“您瞧瞧，矢车菊完全变白了，先前它多么兰，多么美丽！明朗的夏天随着它渐入晚境……这是花谢了的蒲公英，它象一个绒毛球，在阳光里看起来仿佛是用最细的玻璃丝做成的，可惜只要微风一吹它就四散飞扬，无影无踪了……也许，人的幸福也和这个小球一样吧。今天还在，可是明天一刮起大风来，被人看得

比生命还宝贵的一切就会飞得远远的。您觉得怎样，尤斯青娜小姐，人的幸福是不是这样弱不禁风呢？”

“我不知道，”尤斯青娜回答。“我有时候幻想着那样一种幸福，它是任何风也吹不散的。”

“那么您以为在从早到晚地劳动、忍受种种贫困的情形下仍然可以感到幸福么？”

“杨和采齐里亚怎么样呢？”尤斯青娜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

“瞧，这一个小枝有着漂亮的穗子，它叫梯牧草，这朵玫瑰色的小花是兔麻，这些黄得几乎象火似的‘高脚酒盅’……”

从屋子里边的厨房里——安托里卡在那儿准备晚饭——传来了火鸡的高叫声，夹杂着姑娘清脆响亮的大笑。

“哈哈哈哈！”安托里卡笑得象一串不休止的音阶。

“啵尔笃——啵尔笃——啵尔笃！”米海尔令人惊叹地摹拟着火鸡的叫声，与她的笑声互相应和。

“米海尔追求安托里卡已经整整一年了，他希望和她结婚。也许，他们会结婚的，但不是现在；无论是我或叔叔都不会让她在十六岁出嫁。假如他真心爱她的话，那就让他再等两三年吧，那时安托里卡在体力和智力方面将更成熟一些。这种期限在别人恐怕要发愁了，他倒不在乎。他总是那样快快活活，脑子里总有那么多笑话和逗人的玩意儿。他跟我完全不一样；尽管我生来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是假如我有什么目的达不到，那我简直要躺进坟墓里去……”

一只黄鹂开始在厨房里愉快而嘹亮地鸣啭，接着，仿佛响应它一般，在华必安的园子里发出了口吹的曲调：

谁希望赫赫威名，

就让他负羽从军！

“我们再瞧这个……这些黄得几乎象火的‘高脚酒盅’是繁缕花，而这根小草……我要把它按在您的手上，它会那样粘着您，要甩掉它是不容易的。因此人们把它叫作鹤虱。”

他含着微笑，小心地把一根绿草放在她手上，果然，那根草用许多看不见的小刺抓住了皮肤，掉不下来了。

“您明天当真和我们一起去上坟吗？”

他俯身向她，羞怯地瞧了瞧她的脸。

“您至今还没有去过那儿，这也许有点不大好吧。”

这种大胆的责备和他的羞怯的目光有点奇怪地互相矛盾。她沉思地望着远方。

“我一生中不知有过多少应该引起脸红的行为，”她扬了扬眉毛，慢慢地说，“这种感想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样强烈。”

“那么您一定去吗？”

“一定去。”

“假如叔叔留在家里呢？”

她平静地、信任地望了他一眼，回答说：

“那我就和您去。”

在尤斯青娜手上，和青草并排，看得见一道镰刀划破的口子。杨注视着淡红的伤痕，继续说：

“我刚才已经从老头儿的脸上看出来，明天他的忧郁症将要发作。那时他不会到任何地方去，不吃不喝，也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一整天这样，要不就是两天、三天。在这种时候我和安托里卡都是踮着脚走路，轻轻地说话，仿佛家里仃了丧似的……

他得的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精神病！"

这时安哲里姆以他罕见的迅速步伐走近一个打开的窗户。

"我马上把这几本书拿给您看看，"他对跟在他后面的维托里德说。"马上就拿来……"

狭窄的长凳并不妨碍走近窗口，维托里德跪在长凳上向窗里张望，打量了一下有点不平常的房间。这是一个被门堂把它和宽敞的正房隔开了的长方形的小室——所谓厢房；它具有低矮的元木的天花板和不平整的、随便抹了些石灰的墙壁。那边摆着一张木床，床上有干草充填的褥子、枕头和家织的被子；一张普通的、没有油漆的桌子摆在窗口，一只绿箱子十之八九是装衣服的，还有一把带木靠背的旧椅子，——仅此而已。在木床的上面挂着三幅巨画：最上面——几乎挨着天花板——是奥斯特罗布拉姆斯卡圣母像，像框上镀的金箔至今还很亮；往下——比木床高不了多少——是嵌在木头框子里的两张不出色的画，描绘了几个身穿甲胄的骑士。在圣像后面插着奉为圣物的橄榄枝；图画上面的丁子上挂着一顶小荆冠。窗口的桌上放了一个不大的水罐，水罐旁边扣着一个玻璃杯。再过去，靠着墙，在一盏有高灯罩的洋灯后面放着几本封面破损的小书。安哲里姆伸出了一只手，正是去拿这几本书。他把书拿到手里以后，一本一本地递给维托里德，咀里慢慢地念着书名：

"柯汉诺夫斯基① 的《圣诗集》。请注意旁边的题字。"

"'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维托里德大声念道。

"《塔杜施先生》②……请瞧瞧题的什么字……"

---

① 杨·柯汉诺夫斯基(1530—1584)，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波兰诗人。他的作品对波兰的民族诗歌和民族语言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② 波兰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著名长诗。

"'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

"«北方的菜园»①。请瞧瞧……"

他念出了几本书的书名，同时用苍白的手指指着书上的题字。只有一本书的题字比其余的更长，写的是："耶瑞·包哈狄罗维奇惠存，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赠。"

"这是赠给雅涅克的父亲的。"安哲里姆意味深长地向侄儿那边点了点头，然后把书放在桌上。

"这些都是从他那儿得到的……只有我们家还保存着他留下的一线光明。不过，情形已经不如以前了，——一些人流血牺牲，另一些人胡胡涂涂过日子，也有一些人不是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纪念先烈，而是讥笑和讽刺他们。我们不过是臭皮囊果着的血肉之躯，我们也只关心这个臭皮囊，只关心自己一身。但是只要灵魂一度觉醒的人都会永远感谢安德若依先生，为他的牺牲而哀悼。是他在这儿、在人们的心里传播了和助长了您刚才所说的火苗，使它不致于息灭，他还为它抛掷了自己年青的头颅……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安息吧！阿门！"

安哲里姆把头低俯在两只手上，在他发黄的面颊上滚下了两大滴泪珠。维托里德用手肘支着窗台，陷入了悲伤的沉思中。看到这个年青人的面部表情随着他的精神状态而迅速变换，使人觉得奇怪。一个小时以前，他被热情控制着，又快活，又调皮，好象小孩一样，现在他显得衰老了，仿佛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深深地沉沦在人生的悲哀与不幸的海洋中。是的，悲哀与不幸便是他的圣水盘，他是在它们的浸润下长大的，它们渗透了他的血液和灵魂，现在，尽管他几乎还是个男孩子，他却满面愁容，目

① 波兰十九世纪的一本园艺学教科书。

光惨淡，象一个面临着黑暗的深渊的成年男子一样。但是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他再一次瞥了一眼安哲里姆的房间，高声说：

“您这儿好象修道院的单人僧房一样！”

安哲里姆也克制了自己的激动，含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是的。我正是用僧房称呼我的房间。在一首歌儿里有这样几句——早先在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我就经常唱这支歌：

你要做贵夫人，
你要做贵夫人，
生长望族名门。
我要出家修行，
我要出家修行，
教堂了此一生。”

四

杨在岸边使劲一推，把铺满了白杨枝叶的小船推开，然后跳进了船仓，把桨拿在手里。他穿了一件用绿带子镶边的本色粗呢的短上衣，一顶不大的便帽被他推到后脑勺上。他微笑了一下，向他的同伴说：

“您坐得舒服吗？”

“挺好的！”尤斯青娜回答。

她在清香的绿叶铺成的、被她的洁白的外衣遮盖了一半的

软垫上坐着，的确觉得自己很舒服。已经有好几年了，她一次也没有想到要穿这件外衣，这是一件普通的、不值钱的衣服，但是式样优雅，动人地袒露了她的颈项和双臂。而且，很久以来她就没有这样梳理她的黑头发，让低低的前额更好地显露出优美的轮廓，很久以来她也没有把脑后的头发卷成这样，象沉沉的乌云一般压在微微泛出金色的黝黑的脖子上。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尤斯青娜从山顶上下来，向河边走去；她在半山腰一个突出的悬崖上站了一会儿，这儿长着一株枝叶扶疏的古老的白杨，和安哲里姆的庄园遥遥相望。她站在树下，俯身往下瞧了一瞧。这时，杨正在狭窄的沙岸上，在铺着树叶的小船旁边等候；他一发现她就把帽子高高地举起在金黄的头发上，快乐地喊道：

“您好！”

河水在双桨的拍击下哗啦哗啦地激溅起来，小船开始轻轻地摇荡，从岸边的浅滩驶向深水的渔场。

“叔叔呢？”

“他病了。昨天刚送走您以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拴上了。我在窗外向里面张望了一下，看见他躺在床上，用手蒙住了眼睛，天知道他在睡觉呢，还是在想什么心事。”

他们慢慢地溯流前进。在河面之上，一边矗起光秃的黄色的岩壁，顶上有一片静静的松林，另一边是碧绿的山，山上象横着一串念珠似的，在苍翠蓊郁的古树下和希希朗朗的小丛林中接二连三地露出白色的和灰色的小屋，它们都有雕花的小台阶、明亮的窗户和袅袅冒烟的烟囱。每一家门前都伸出一条踏成的小路通到河边。这些小路彼此相交，象完整的白网似的闪现在绿色的山坡上。骄阳把千万个流星洒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而阳光在晶莹澄澈的水流中折射上来，象燃起许多明亮的篝火。

这些篝火忽而冒出一束火花，随即黯淡了或者完全息灭了。在蔚兰的水波里，在鱼鳞似的细浪下面，闪动着在天空中疾驰而过的乌云的阴影。这不是予告可怕的风暴行将到来的那种乌云，而是稠密的深灰浅白的云团；它们逐渐延长和扩大，变幻出种种新奇的形状和轮廓。它们在平平静静的、充满了水蒸气的天空里缓缓地、轻盈地飘动，一会儿将一轮赤热的太阳密密地掩住，一会儿又漏出万道金光。在这种时明时暗、变幻无常的游戏中，大地上的一切忽而黯然失色，忽而重现光采。远处，在河水转向松林后面奔去的地方，乌云成团地遮蔽了一块远天，和银色的、耀眼地发光的天际逐渐融合成灰暗的一大片。

"今天会下雨的，也许还有风暴。"杨说。他坐在船头狭窄的船板上，低着头，慢慢地用桨拨动懒洋洋的水波。

青山上最后的几幢小屋逐渐隐没，在屋子退去以后，山裂成两半，形成一条深而且长的峡谷，把三角形的、向上扩展的谷口对着涅曼河。

杨对尤斯青娜点头示意，教她看杨采谷，那里长着无法通行的小丛林，只见漫山遍野、深浅不一的绿叶以及点缀在万绿丛中的娇艳的野花和浆果。

尤斯青娜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她想在这一片森林草莽之中看出那个古老的墓碑。

"它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无论从哪一面都看不到它，"杨说，"除非在秋天，树木落光了叶子，它才会闪现在航行的人们的眼前。您在船上感到寂寞了吧？"

杨谈到从包哈狄罗维奇村和柯尔钦到墓地①去有两条路。

---

① 上文说的墓碑是指杨和采齐里亚的纪念碑；他们现在去的墓地是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和耶瑞·包哈狄罗维奇的合葬墓。

可以从老爷的庄园或村庄前面渡河登上对岸，然后在森林中步行整整一小时，也可以在河上继续航行半小时左右，从一片沙滩上登陆，从那儿去墓地不到一俄里。他带她走了第二条路，因为他想让她看看沙滩。

"等会儿我会告诉您，为什么我要让您看看沙洲。对我来说，这是那样的一个地方……"

他没有说完。离他不远，几乎临近水面，有一只蜜蜂低低地飞着，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在这以前，已经有不少的蜜蜂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了，但是这一只愈来愈低地掉落下来，它身上附着的滴滴琥珀色的粘液在太阳里闪闪发光。杨早就在注视它，当它的翅膀触到水面的时候，杨赶紧用桨将它托住，小心地把这只筋疲力尽的昆虫救到船舷上。

"可怜可怜这个热爱劳动的小动物！"他说，"你几乎白白地送了一条命。也许，你是我们家蜂箱里的吧？"他望着仃伏不动的蜜蜂笑了一笑。

过了杨采谷那个开敞的三角形的大谷口以后，青山逐渐变成光滑的陡峭的岩壁，岩壁上看得见一道道鲜红的泥灰层，在巅顶向外突出一个宽广的半元形的悬崖，是坚硬的火黄色的粘土构成的。这个悬崖下面有很长一排发黑的浑元的窟窿，彼此隔着差不多的距离。

"这是什么？"尤斯青娜问。

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在一个洞窟里忽然闪现孑什么东西，接着一只美丽的、有着雪白的肚皮和兰黑色的长翅膀的小鸟疾飞而下，几乎是擦着他们的头顶飞过去了。

"燕子！"尤斯青娜叫了一声。

"是的，这是燕子窝，"他望着那些元窟窿说，"聪明的小鸟把

自己的住宅建筑在这样坚硬的岩壁上。过去我很想明白这是些什么样的鸟洞，后来我才知道——您相信吗？——这些小鸟的确为自己建造了房间和走廊……瞧，那边还有一只在飞，第三只出来了，第四只……"

黑翅膀的小鸟从那些在光滑平坦的岩壁上掘成的房间和走廊里接二连三地飞了出来，它们象闪电似的掠着水面飞行，雪白的肚皮在黄赤色的河岸的背景上迅速地闪动。这时，蜜蜂已经歇息了一会，鼓足了力气，它抖了一下翅膀，从船舷上飞起来，带着胜利的嗡嗡声，经过峡谷飞回自己村里去了。

杨目送着它，快乐地微笑说：

"瞧，这个勤劳的小工人得救了！"

"是的，世界上毕竟少了一次死亡，多了一点甜蜜，"尤斯青娜补充说，似乎杨的快乐的心情也反映在她的脸上。

"您说得对，女士，"杨一面回答，一面把桨插进水里，"世界上充满了痛苦和死亡，要得到生的甜蜜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

"您从哪儿知道呢？"尤斯青娜很有兴趣地问。

他用长久的、古怪的、有点嘲笑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你们这些先生女士们以为普通人既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自己的感情么？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恰好弄错了……"

他还想说什么，但只是扶正了头上的帽子，更加使劲地划桨。

"我知道而且相信这一点，"尤斯青娜认真地说。

杨又讥讽地微笑了一下，把手一摆。

"您知道什么呢？"他不客气地问。

"我知道真的是这样……"尤斯青娜回答，满脸都红了。杨

同情地望了她一眼。

“这用不着羞愧或苦恼，”他亲切地说。“您生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受的教育也和我们不同。”

这时，一声凄切的狗吠传到他们耳朵里，接着有个拖长的声音喊：

“祝你们晚安，先生和小姐！”

在离岸几十步的河中，在一根打进河底的木桩上系着一条很小的船，尤列克·包哈狄罗维奇拿着钓杆坐在船上，而黑狗萨尔加斯站在绿色的狭窄的岬角上，望着主人哀哀地尖声吠叫。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有一张红色的大脸和一大堆露出在帽子底下的火红的头发，他动也不动地坐在玩具似的小船上，仿佛是一个精灵——童话中的水妖从河里探出修成了人形的上半身，将兽形的下半身藏在水中。

然而当他迂见了逐渐划近的杨的小船时，他的快乐和惊异完全和凡人一样。不过从他细长的、象兰宝石一般的眼睛——它们如同咀唇那样闪耀着微笑——可以看得出来，他总是用这样一种象小孩般天真的、张大咀巴露出雪白的牙齿的微笑欢迎他所见到的天地间的一切。

“往哪儿去呀？”他望着杨和他的同伴问，但是显然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到墓地去。”

“嘿嘿嘿！只是在那儿别待得太久。”

“为什么？”

“因为傍晚前有一场大雨呀，嘿嘿嘿！”

杨的小船滑过去了，微微碰着了发笑的水怪的船。

“为什么你不把萨尔加斯带在身边。”

“它会捣乱。”

“真是一条愚蠢的狗！既然那样苦闷，不会自己游到主人面前去吗？”

“我不许它游过来！”

他猛然一扯钓杆，一条小鱼在勾子上蹦跳着，一道银光在空中闪了一闪。

杨和尤斯青娜继续向前航行。

杨开始谈论尤列克。

这是个古怪的小伙子！从小以傻瓜出名，常常由于笨拙而挨打，在家里最不得父母的欢心。因此他爱上了涅曼河，——仿佛他把自己的灵魂留在河里了，心心念念只想着它。

“他差不多日夜都在这里——吃饭、睡觉也在小船上，或者在附近岸边的什么地方。他对地里的活没有兴趣，然而他却能钓到很多鱼，拿到附近的小镇上出卖，把钱如数交给父亲。涅曼河和黑狗萨尔加斯便是他恋恋不舍的一切。三年前，尤列克该去当兵，他整整哭了几天，因为在他的生活里将要失去涅曼河。好，给你们吧！他的右手忽然断掉了三个指头。他就这样无缘无故成了残废。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就有这样的聪明。可见他虽然愚蠢，却又狡黠。现在华必安的另一个儿子该去当兵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弄得一家不和……喏，您瞧，沙滩已经望得见了！”杨中断了他的叙述。

河岸越来越多沙，越来越贫瘠。在那边，不久以前包哈狄罗维奇村那一排如画的小屋还对着他们笑脸相迎，接着宽广的峡谷又微笑地张开了它的绿色的大咀，现在却只能在光秃的淡红色的悬崖下面间或见到小块的田地，长着希疏的黑麦，掩蔽在弯

曲的柳树或者古老的梨树后面。在这里，河岸几乎降低到水平线上，茂密的松林退到远处去了，仿佛是把地盘让给那一大片分布着许多小岗阜的白沙滩。

杨划着小船向沙滩驶去，小船象蛇似的从突出水面的石头中间钻过去，仃泊在沙滩旁边。

"您上去瞧瞧吧！"杨轻轻地说。

尤斯青娜开始环顾四周。

他们有点吃力地走过了一段沙地，来到了辽阔的沙滩中央。这个沙滩好象一个湖，一边被幽暗的半元形的松林围住，另一边是把它和河隔开的一连串的沙丘。沙滩上象河面一样留下了一层层的波纹，虽然空气似乎是凝滞不动的，有些地方却腾起一小团一小团的尘雾，它们挨着地面旋转了一阵子，然后从容不迫地落下来，散成不能一一分辨的微细的砂尘。

松林好象无可奈何似地从岸边退到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在自己面前留下了一片宽广的、长着低矮多刺的灌木丛的浅沙滩，白色的沙地透过灌木丛隐隐地显露出来。在这道有刺的垣墙后面才渐渐长起高大、幽暗和密实的松林。

在灌木丛的根部附近，粉红的帚石南伸出它的干瘦的、可怜的花嘟噜，从帚石南那儿开始，直到这片沙滩的另一边，除了表面象波纹似的起伏不平的厚沙和一小团一小团的沙尘，时而在地面上低低地旋转，时而象轻烟一般向上飘扬，逐渐消散在秃沙丘的元顶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既没有树，也没有花，甚至也没有草。一只乌鸦沉重地扑了扑翅膀，从岸边飞起来，带着哑哑的叫声消失在松林里，此外听不到一点声音。除了白色的沙子和淡灰浅红的帚石南以外，看不见任何颜色；除了在天空中飘过的灰暗的、沉重而臃肿的云团以外，没有任何动静；也闻不

到任何气味，只有刺鼻的干燥的尘埃似乎充满在这儿的空气中。

尤斯青娜的双脚越来越深地陷在干燥、松软和灼热的沙子里。她的目光惊异地在这片沙滩上东张西望，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事实上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因为没有任何活儿和任何利益把人们引到这儿来，也没有任何一条路必需经过这儿。但是当她抬起眼睛去瞧她的同伴时，她的惊异越发增长了。

杨摘下了帽子，若有所思的眼睛凝视着一连串的沙丘。他的神情象是一个站在神庙门口瞻望祭坛的人，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除了这个地方，他在哪儿也不会这样高度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人，在哪儿他也不会产生更富于人性、更崇高和更加远离日常生活的思想与感情。

"我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他说，声音里听得出敬仰的意味。"有五六年没有来了。叔叔宁肯走另一条路去上坟。有一次他偶然来到这里，竟伏倒在地下，整整哭了一个小时……"

"他哭什么呢？"尤斯青娜问，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激动起来了。

"他生了很久的病，差不多好几年没有出大门，在痊愈之后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从前他和许多人常常经过这儿……"

尤斯青娜已经明白了，她再也不提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杨凝视着一个小丘继续说，"就在那个小山岗上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

他用手指着一个小山岗。

"您看见了吗？……就是它……从森林旁边数起第三个……白天黑夜，寒来暑往，它总是光秃秃的，连一根草也不愿意在它

上面生长，可是在若干年前的一个傍晚，这个山岗从上到下被人脚马蹄踏遍了……那时候在这儿洒下了多少泪水啊！……”

“您全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我记得多么清楚，恐怕您是不会相信的。那时我满了七岁，第八个年头……也许，我记得这些事情没什么可奇怪的。”

他们向前走了几步。杨又面对着小山岗站住了。

“从这里看不到涅曼河，”他说，“但是我们从那个小山岗上向河那边眺望了两个小时，也许更久些。河上不时有小船来往，运载着来自各方的人……一只不大的渡船来回地行驶着……有步行的，有骑马的，所有的人都走过了沙滩，渐渐地从视野中消失了。那是一个平静的五月的黄昏。我现在还记得：月亮已经升到了天空中央，正好照临在沙滩上空。河上静悄悄的，只有夜莺在森林中嘹亮而婉转地啁啾……父亲吻了吻母亲，悄悄地对她说了几句话，然后抱起我来，开始吻我。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吻过我，——他是个比较忧郁的、沉思的人，快乐的时候不多，常常默不作声，一切都闷在自己心里；他不象安哲里姆叔叔那样，那一个本来是生气勃勃、胸怀坦率的人。也许是由于这种孤癖和沉思的性格吧，安德若依先生很喜欢我的父亲。但是在那时候父亲却抑制不住了，他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开始吻我……我不知道他吻了我多少下……安德若依先生也在和妻子、儿子告别。马尔达小姐也来了，那时候她还年青；在告别的时候她把一个小圣像挂在叔叔脖子上；这儿还有不同的人，包括贵族和我们村里的人，大约二十来个。大家都在话别和祝福，但是没有一个高声说话——好象一群蜜蜂在蜂箱里嗡嗡作响。山下系着两匹备好了鞍鞯的马，它们急不可耐地嘶叫着，用蹄子刨着沙地。

父亲怎样仃止了吻我，把我放在地下，——我可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看见他和安德若依先生骑上了马，在沙地上并肩前进。可能我哭了很久，当我清醒过来时，他们已经走到树林和沙滩中间那条路的中段了。月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他们骑着马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得得的马蹄声好象奏起了音乐……他们一次也没有回顾，斜行着穿过了沙滩，就在那边——您看见吗，女士？——在云杉和松树一块儿长着的那个地方消失不见了。可是夜莺还在松林里歌唱……”

他伸出一只手，指着前面的松林，他们正慢慢地向它走去。愈走近树林，脚下的沙地也愈坚实了。现在他们在一大片玫瑰色的帚石南花旁边走着。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从此以后您再也没有见到您的父亲吗？”

“在分别以后只有一次听到他的消息。那已经是夏天，庄稼成熟了，有些地方正在开镰收割。我们站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是长着菩提树的地方，还有五六个邻居也聚集在他们的院子里，大家都把眼睛望着沙滩这边，静听有什么动静。从沙滩这边传出了碰击声和轰隆声，时而频繁不绝，时而断断续续，仿佛整个天空布满乌云，雷电都投在这个地方。那时听不到夜莺的歌唱，然而树林里却飞出了大群大群的鸟儿，它们好象疯狂了一般，盲目地乱飞乱撞……沙滩上空轰隆轰隆响个不仃，将近黄昏时才逐渐沉寂下来……这时，森林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声。我害怕得开始发抖，紧紧地躲在母亲怀里。母亲哭了，用围裙拭擦眼泪，向邻居诉说什么。后来喊声也沉默了，黑夜来临，乌云密集，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尽管天黑了，大家仍然三三两两站在院子里，面向着沙滩，现在白天的鸟儿的惊扰声听不到了，在寂静中发出人们的悄声低语，好象飒飒的秋风一样。忽然对岸不

知道什么东西掉进水里，接着我们就听得河水哗啦哗啦响……有人在泅水，他泅过了河，爬上了岸。我们站在菩提树下，看见一个人象阴影似的悄悄地走上山来，脚步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忽然他跳进了院子，站在我们面前。母亲划了个十字，喊了声：'安哲里姆！'身子一晃就栽倒在地下了。老雅库布——那时他还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抓住了叔叔一只手，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并且点起了灯火。我们也到那里去了。当我瞧了一眼叔叔时，我又发抖起来了。慈悲的主啊，那时候他变成了什么样子！脸黑得象阿拉伯人，只有眼睛象狼眼一样发亮，衣服全撕破了，一只手象鞭子似的摆动着，水从头发上和衣服上往下淌。他吁吁地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住地呻吟，仿佛身体内什么器官破裂了。人们在四周悄声低语，问他，拉他的手和衣服，——哪怕他吐出一句话也好……然而他只是望望我，泪水沿着他的脸流下来。他挽着我的脖子，那样紧紧地搂着我，吓得我几乎叫喊起来，接着他开始说话了。起初他没有把话说清楚，但是后来我猜到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猜到的。他吩咐我到别涅迪克特先生那里去一趟。'你去告诉……告诉他：安德若依先生在这儿……'他指着自己的前额。'而你的父亲在这儿……'他又指着胸膛。然后他补充说：'他们都不在了！'又问我，'你懂吗？'啊，我懂了！我全懂了！……"

直到现在，他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的声音就变得喑哑了，虽然他的嘹亮的歌声在昨天还响遍了原野。

杨和尤斯青娜不知不觉走进了森林里，他们没有注意到亮光与阴影的错综变幻已经代替了沙滩上的荒凉与单调，也没有听见小鸟儿在他们头上自得其乐地啾鸣。

杨低垂着脑袋往前走，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同伴，可是尤

斯青娜一对灰色的、在乌黑的睫毛下发出了狂热的光芒的眼睛却一直凝视着他。

“当时我那样悲痛，连恐惧也忘记了。我认得去老爷庄园的路；父亲常常带我去，马尔达小姐也派人来接过我。路不远。我哭哭啼啼，象离弦的箭一样飞跑着，路上摔倒了好几次，但终于跑到了。仆人开始不肯让我进去，但后来看见我是个小孩，又哭得可怜，便放我进去了。我跑过了餐室，走进别涅迪克特先生的书房，跪倒在他的脚下，号啕大哭起来。他在壁炉和写字台中间站着。壁炉里正在燃烧，写字台的抽屉都拉出来了。我记得，我看见他的影子映在墙上，比他本人更高，我似乎觉得，这个影子的头发根根直竖，犹如立起来的麦捆。他向我弯下了腰，——他认识我——把我拉起来。‘你来干什么？’他问。我哭得哽哽咽咽，只能回答：‘叔叔说，安德若依先生在这儿！……’一面指着前额。“我的爸爸在这儿！’我又指着胸口。末了还加了一句：‘他们都不在了！’我的话刚说完，房里突然发出一声怪叫，又象人的嚎哭，又象野兽的哀嗥……这时我才发觉，在书房里边，安德若约娃太太从椅子上晕倒下来了。她闭拢了两只眼睛，仰面躺在地上，脸白得象亚麻布。别涅迪克特先生用双手抓了抓脑袋，那样使劲地拉了一下叫人铃，绳子也给他拉断了。当马尔达小姐跑进来时，他对她指了指安德若约娃太太，自己跑出屋外，直奔我们的村子。我跟在他后面跑，但是赶不上他，——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别涅迪克特先生正在跟叔叔打听。我只听到一句：‘多米尼克呢？’叔叔望了望自己的手和脚，好象它们是被捆绑起来了。他依在墙上站着，一只手瘫痪了似的垂下来，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抚摸着发黑的脸。他的两腿不住地颤抖，头发上还淌着小水滴。别涅迪克特先生没有叫喊，没有号

哭，只是走到窗口，开始那样地呻吟，如同垂死的人一般。"

"真惨啊！"尤斯青娜失声说。

杨仿佛省悟到她的存在似的，忽然扭转脸向着她，只见她垂下的睫毛上慢慢地、一滴滴地滚下了泪珠。他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肩膀。

"您瞧！"

尤斯青娜站住了，直到这时她才发觉，他们来到了稠密的森林中。鸟儿们的鸣声第一次传进她的耳朵，他们愈深入森林，鸟鸣声就愈大，现在已经变成聒耳的喧噪。新鲜的空气向她迎面扑来，空气中饱含着树脂、杜松和香薄荷的浓烈气息，还夹杂着那种在荫凉的地方被白霉覆盖着的泥土发出的、使人联想到坟场的湿气。

"您瞧前面！"杨重复说。

他指给她看的是一片宽广的空地——被波浪形的一串小山岗封闭着的林中草场。小山岗上有许多古老的松树和云杉，它们长在稠密的、互相交错的小树丛和灌木丛中间，随着地势的高低而升起和降落。有些地方，云杉的长枝条一直垂到地面，小云杉林也张开了叉叉丫丫的枝条，它们象是用粗大的云杉柱子支起来的暗绿色的屏障。亭亭如盖的、整齐端正的松树到处都有，在松树下面长着奇异的扇状的羊齿和令人惊叹的有如丝绒的各色苔藓。羊齿的形态高大而轻盈，它长着一层层锯齿形的叶子，呈现着深浅不一的绿色；苔藓露出在羊齿下面或者完全排挤了羊齿，它有浅绿色的，有肉桂色的，也有灰色的，在无数的小枝上带着极精细的刻齿。这些羊齿和苔藓远远地铺展开来，逐渐消失在丛林深处，过后又象一片汪洋似的重新出现在辽阔的、透光的松林里。一道道或粗或细的阳光在光滑的松树干上面，在地

毯般的苔藓和羊齿上面，上上下下，到处闪动，互相追逐，时而象冒起一团火焰，时而象迸出一束火花。森林中似乎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的精灵，默不出声地做着神秘的、眩目的、没有意义的游戏。

但是在森林围绕着的空地上却没有这种游戏。在它上面看得见不断地被飘过空中的云团遮住的蔚兰的天空，在下面，一大片柔和的阳光笼罩着它，只有一边被云杉林投下了许多条静止不动的、象长柱子一般的阴影。空地上遍布着低矮不齐的青草、淡紫的香薄荷、白色的千叶蓍草以及一小丛一小丛的三叶草和鼠麹草。杜松生长在这个林中草场的边缘上，逐渐向草场中心发展，它的累累满枝的坚果又象是黑色的发亮的露珠，又象是在深绿的枝叶上出现了暗红色的、好象血斑似的锈病。在杜松干枯多刺的枝条后面，露出了狼咀[1]的黄花与各种菟丝子、常春藤和石松的长串形的花叶。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在低低的草丛下面现出暗红色和土黄色的形状不一的蘑菇，有些地方的泥土覆着一层白霉。空地里边，在几株紧靠在一起的、好象一排黑柱子的云杉下面，在它们投出的几条阴影里，隆起一个斜度不大的长方形的小丘，显然是人工堆成的坟台，那里也象整个空地一样长着一堆堆低矮不齐的青草。

杨默默地对尤斯青娜指着这个小丘。她也默默地点点头：她明白这是一个合葬墓。

“有多少人？”她轻轻地问。

“四十个人。”杨回答，他已经取下了帽子，并加快了脚步。

干燥发黑的松球开始在他们脚下裂响，松鼠拖着毛茸茸的

---

① 原文为 wilcza paszcza，这里是直译。

尾巴在云杉上逃窜，鹟嘹亮地尖鸣起来；在更远的什么地方，金翅雀娇声鸣啭，野鸽子咕咕地叫，黑啄木鸟和啄木鸟发出匀称的笃笃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吱吱唧唧地飞起了一大群黄雀和三趾鹬，乱糟糟地扇动着翅膀；忽然，浅兰色的羽毛闪动了一下，——一只红翅膀的松鸦伫落在松树枝上。在空气里，透过腐草烂叶的气味，升起了杜松、树脂和香薄荷的香气，仿佛从大香炉里冒出来的一样。

杨和尤斯青娜在坟墓前面站住了。坟上有几处长着淡紫色的风铃草，仿佛只要拂过一阵微风，花儿就会丁玲玲地响起来。

“恰象歌儿里说的一样，”杨说：

“也许乌鸦要叫了，
乌云会掉下泪来……”

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尤斯青娜仍然坐在坟墓脚下，心里涌起了前所未有的种种思想与感情。

尤斯青娜是一个可悲的时代的孩子，度过了漫长的、黯淡的岁月，她的记忆中没有那些辉煌的、狂风暴雨般的时刻——笼罩在烈火之中的、连最平庸的人心里也充满了热情的时刻。

她的摇兰摆在黑暗和沉默之中，打破这种沉默的只有关于日常琐事的胆怯的悄语，或者是叹息和抱怨，好似遭到阻遏的风从缝隙中挣扎出来时发出的呻吟一样。

她生长在家庭多愁和亲人不睦的气氛中，从小被局限在家门以内，跟其余的世界隔绝了；她在种种欢乐与悲哀的影响下逐渐成长，而悲欢的泉沅却只是她自己的心。在她周围的一切人都把关心今天的琐事、追求难得的快乐和希望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的全付精力都耗费在经常的担忧、悲伤和绝望之中，

而这些忧伤与绝望永远只是个人的、平凡的和微不足道的。

在她周围的人们的思想，好比翅膀受了伤的鸟儿，勉强在地面上扑腾着，老是在那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人们的感情好比胡蝶在百花丛中酣午了一会之后迂上狂风骤雨，筋疲力尽地跌落在草地里。有生以来她一次也没有见过从理想的云端贯穿世人的心灵的闪电，一次也没有见过射向天空的英雄的箭。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样一种勇敢精神、自我牺牲和为了理想进行的殊死斗争，这一切不能用一定数量的土地或个别人的幸福来衡量，而是为了追求更崇高的目标——人民的利益，整个人类和理想的利益。自古不绝的那种闪电曾经照彻大地，那种英雄的箭曾经射向天空，那种斗争曾经有人进行，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远离她的家乡的地方。

过去，似乎有一重帷幕遮蔽了她在此时感到意义重大的、壮丽而又崇高的一切；无论是从小跟父亲学习的音乐，或者家庭女教师传授的功课，或者艾米里亚太太教导的礼节，或者跟情人并肩阅读的缪塞的抒情诗和费耶① 的小说，都没有把她面前的这重帷幕揭开。

不幸的事情难以充任良好的导师，而多次的失败好似其大无比的虎头钳，它甚至可以夹碎和夷平山峰。在个人和整个民族的生活中常有那样的苦难时期，痛苦的酒杯似乎已经斟得满满的。尤斯青娜便是这样一个生不逢辰的孩子，因此从坟墓中涌进她心里的思想与感情对她来说虽然并不完全陌生，到底是很少体验和相当模糊的。她不由得沉溺在这种思想感情里面，以致完全忘记了自己。

---

① 费耶(1821—1890)，法国作家，著有迎合上流社会心理的长篇小说。

也许，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忘记现实，她只感到，她的胸襟开阔了，心里响起了歌声，充满了温暖，仿佛从在她胸前拂动的青草中冒出了看不见的火苗，透进了她的心房。这是不是曾在如今长眠于孤坟中的那些人心里燃烧过的火焰，抑或是代替他们没有得到的桂冠，在地下燃点着千古不灭的伴灵灯，把火星投到了人间呢？

孤独和寂寞！这个隆起在不毛的沙滩后面、被古老的松林围绕着的坟台经历了多少个春天和多少个冬天啊！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世上听到过多少次响亮的、欢欣愉快的呼声，但是连一点回声也没有传到这里！

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午伴和情侣愉快地结合成双成对；农夫们满载自己的劳动果实回转家里；军人们雄赳赳地举起胜利的旗帜；殡仪行列的火把燃点在坟场上；勤劳的手种下的玫瑰发出幽香。而这里呢，在这个坟墓上又冷清、又荒凉。人世间不知有它，只有老天在晴空无云的夜晚为它点起千支星烛和一盏月灯，而在风雨交加的黄昏用湿被般的乌云覆盖它，命旷野的风吹奏挽歌。春天和夏天，百鸟在它上面齐声喧噪；冬天，冰雪装点着树木，把它们变成大理石的和水晶的纪念碑。到那时，这里是寒冷的、空旷的，苍白的太阳在林中空地的积雪里嵌下无数的火星，红胸的灰雀在云杉的透明的花边里尖鸣起来，喜鹊鼓动它志哀的翅膀，或者是森林里的长舌妇——灰色的乌鸦用沙哑的声音互相播弄着对大地的诽谤……完全象歌词说的一样：

也许乌鸦要叫了，

乌云会掉下泪来……

也许，只有土地和树林会感觉到墓旁的杜松和白霉的气息，而在夏天的傍晚，温柔的微风会吹动高大的风铃草，于是这些野花敲起哀悼的丧钟，而浅浅的青草开始为死者低声地祷告……

尤斯青娜抬起了头，——在她耳边传来了一种单调的、清脆响亮的声音，好象流水从很高的地方静静地倾泻下来。她举目往上看，——在云杉暗绿的针叶前翻滚着一条宽阔的银色带子，仿佛从上面潋潋滟滟地流下一道清泉。是感动了的森林女神命令神奇的瀑布奔流在合葬墓的上空么？不是的！那是一丛密密地长在一起的纤细的白杨，披着茂密的叶子，互相穿插着柔软的枝条。风儿把白杨的种子送到了这里，于是，象常见的那样，在针叶林中长起白杨来了。它们象银色的洪流涌进了松树和云杉的深绿的海洋，它们的小元叶好象闪闪发光的水点，在微风里不住地颤抖着，轻轻地如怨如诉……

杨站在不远的地方，背靠着光滑的松树干；他的粗壮的双手抄在胸前，心不在焉的目光从这棵树转到另一棵树上。

尤斯青娜离开他几十步，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侧面和明显地凸现在幽暗的森林前面的披着夕阳的身躯。她向他久久地凝望，接着微微地摇头，似乎有什么东西使她感到惊异。也许她在想着：不久以前她和他还是陌生的、各不相涉的人，想不到生活中的偶然的机缘竟使他们俩碰在一起，并且一同来到了这个地方。忽然，在她凝望着杨的眼睛里闪现了流动的光点，咀唇上泛出了感动的微笑。有个念头在她脑子里闪过，在她心里说话，它闪动得愈来愈快，说的声音愈来愈大，终于在她的两颊透出了淡淡的红晕，而乌黑的睫毛垂下来，挤出了两点晶莹的泪珠。她蓦地站了起来，小心地绕过了坟墓，几乎是跑向杨的身边。

干枯的腊菊和去年的针叶在她轻快的脚步下簌簌作响。他

听见了簌簌声，扭转身来，举起双手，迎着她走了几步，但是尤斯青娜已经红胀着脸在他面前站住了，她垂下热泪盈眶的眼睛，对他伸出了两只手。

他不是急遽地和热情地、而是小心地和拘谨地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然后，低低地俯下身去，用热呼呼的咀唇在她手上吻了一下。但是他马上伸直了腰，尤斯青娜也抬起了眼睛，他们的视线正好两两相对——这是他们相识以来的第一次。他们久久地这样站着，彼此都没有移开还流露着羞涩感情的目光。终于，他们吃力地移动眼睛，同时转向坟墓。

“我们走吧。”尤斯青娜说，抓住他一只手。

“我们走吧。”杨重复她的话。

他们跨着平静的、从容不迫的步伐，默不作声地、肩并肩地向林中空地的出口走去，但是在他们微微低俯的脸上反映了那样的激动，似乎恰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死寂的荒冢前面触动了他们心中的无限生机。一缕缕阳光穿过枝叶的罅隙。杨和尤斯青娜踏着柔软的、落满了鲜红的牙疙瘩浆果和灰兰色的黑莓浆果的苔藓，绕过一丛丛茂密的羊齿和小松树、小白杨，从阳光下走进了林荫中。

他们仍然沉默着。尤斯青娜几次抬起眼睛望望自己的同伴，似乎想和他说什么话，但是随即又低下了眼睛。现在她的脸上出现了羞怯的神气，代替了很早以来每逢迂见外人就流露在脸上的高傲——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一种傲岸不屈的气概。看来，她似乎从自己身上扔去了一付沉重的甲胄，由于用不着象过去那样时刻注意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或女人所应有的尊严，她心里充满了安宁和信赖，只是在这个强壮的男子面前稍微有点忸伲。而他呢，他把激动着自己的感情隐藏在内心深处，怀着深

深的尊敬带领她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走着。尤斯青娜看到，这个奇怪的人热爱大自然不亚于她，而比她更熟悉自然，跟自然更接近得多；他不仅知道自然界的秘密，而且还知道隐藏在峡谷和丛林中的古迹，知道刚才指给她看的湮没无闻的坟墓。也许，在她脑子里想到了杨在许多方面都比她优越吧。

这一点也许显得太奇怪，但是，没有疑问，尤斯青娜是可能产生这种思想的，因为她已经在屈辱和痛苦之中逐渐发现了生活的真象，因为生活本身在她面前撕去了骗人的帷幕，让这个女人窥见了它赤裸裸的本来面目。

这种思想她的确有过，因为她开始羞怯地、讷讷地告诉杨：什么是她一生中最大的痛苦，每逢看到别人从事劳动，甚至只是日常的劳动，她心里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接着她越来越信赖对方、越来越没有拘束地说：杨和采齐里亚的纪念碑跟这个坟墓所表现的严格地履行天职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给予她的感受特别深刻……认为自己无益于世的痛苦的意识使她深深地陷于绝望……

这种意识从何而来呢？——她自己是知道的，因为她对这个问题思索过不止一次了。它来自驱散了她头脑中的许多幻想与迷惑的生活经验，也来自她不可能始终不受影响的时代思潮，此外，她是个生性高傲的人，这也有很大的关系。

周围的人都说她太高傲了，他们的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确，她是那样地高傲，她不得不接受而又无法报答的种种恩惠和照拂，特别是自己意识到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自尊心。有时候她把自己比作在田里占据了方寸地位的石头，本来在那里至少可以长出一撮谷子，现在却毫无出息。羞愧和苦闷！每天早晨，想到新来的一天又象一条荒凉的、

没有目标的路横在她面前时，她心里总感到沉重的压抑，一天过去，到了晚上仍然是怀着沉重的苦闷的心情躺到床上去。不安现状的情绪开始控制她，青春、健康和一身的精力向她提出抗议，促使她寻找一种真正的实际的劳动。她希望到什么地方去，东奔西跑，邦助别人，总之，希望看到在自己前面有一个目标；有时她情愿搬石头，劈木柴，只要能活动活动快要僵硬的手臂，清醒清醒昏热的头脑，做一个稍微有用的人也好。

但是处在她的地位却是有力无处使。当然，老父亲需要她效劳，然而这种劳务是极其微小的，主要就是用钢琴为他伴奏。在柯尔钦，各人做各人的事情，用不着她邦忙，甚至不需要她在那里，而死乞白赖硬插一手她是不习惯的，——因此她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有点象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无论是谁想也没有想过她可能有某些迫切的精神上的要求。她不过是主人的一个穷亲戚，她能够期待的只是出嫁而已。为了消磨时间，她可以看书和弹钢琴，可以到花园里去散步，或者接待来访的邻居，——此外她还能要求什么呢？

可是她有自己的要求，而且她的要求那样强烈，她曾经多次想要离开柯尔钦，到某个遥远的大城市去，在那里她可以找到工作，发现生活的目的，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但是，首先，在那里她势必要和贫穷作斗争，她不知道究竟是把父亲带在身边好呢，还是将他留下来拜托亲戚照应；她的父亲是个上年纪的人了，过惯了惬意日子，他觉得他住在柯尔钦仿佛象在天堂里，到外面去恐怕是受不了的；留给亲戚吧，他们的忧愁和烦恼本来就够多了，怎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其次，尤斯青娜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她害怕和大自然分离，好象害怕一种足以破坏她的生活的灾祸。她仅仅和艾米里亚太太到过城里一次，从

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拥挤、气闷、莫名其妙的忙碌以及一点也引不起她的兴趣的表面繁华。她不了解生活和它的规律与要求，不敢轻易地投身到社会上去。最后，她特别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她既不是那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豪杰，也不是那种幻想着光明的未来而勇往直前的冒险家。她总是反复考虑，无所适从，陷于绝望或听其自然，可是岁月却日复一日地消逝了，如同一串表面上灿然发光、里面却空无所有的念珠一样。

尤斯青娜带着激动的情绪，说得越来越急促，她那样信任地对杨披露自己的内心，有生以来没有对任何人这样做过。越到后来她就越自然、越坦率，因为她看到和体会到，对方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她讲，并且句句都能理解。

他低头望着她，同时侧起耳朵，集中注意力听取她的每一个字，不时点点头表示同意。

“对，对！”他重复地说。“当然！这一切都正确！……在别人家里过着寄生生活是不好的，可羞耻的；地位不低，可是不能自立，年青力壮，可是象老头一样成天什么也不干……”

有一次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既不是飞鸟，也不是老鼠……跟蝙蝠差不多！……”

他用这种形象化的说法描述了她的两栖性的身分：说不上富有可也不贫困，受过良好的教养却又不完全，社会地位相当高但实际上寄人篱下。尤斯青娜觉得，任何人对她的理解都没有他这样深刻、这样精确，只有他采用了自立和劳动作为衡量她的生活和地位的尺度。他甚至说，他不明白她何以能忍受这种痛苦……假如有人命令他整天袖手闲坐，等待旁人的恩赐的话，那他一定要投河，或者碰到哪棵树就在那棵树上吊死。

“小孩和老头是另一回事，但是您怎么能过着这种生活直到

今天呢，我连想都不能想象……说实在的，您身强力壮，甚至挑水也行……”

她开始笑道：她无疑能够挑水。安托里卡不是也在挑水么？可是她简直还是个孩子哩，而且长得那么瘦。

尽管杨不明白尤斯青娜怎么过得了这样一种生活，他却没有把这看成是尤斯青娜的过错。她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这种环境和它的生活习惯使她变成一只蝙蝠——既不是在地上跑的老鼠，也不是在空中飞的鸟儿。他早已猜到尤斯青娜并不幸福，对她人们说过不同的闲话。但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杨却没有明说，只是生气地摆一摆手。

“嗳，有什么可说的呢，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先生不象他父亲的为人！”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两句。

他发窘了，担心是不是得罪了她，他没有望她的脸，开始胆怯地解释：“……别人的咀巴是封不住的……”他自己也觉得她奇怪，由于好奇的缘故，一有适当的机会他就仔细观察她。这样的机会是常有的。尤斯青娜没有注意他，但他有时在教堂里，有时在她和马尔达小姐或某个客人散步的时候见到过她。起初他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待到看见她一次、两次以后，他竟愿这样看她一辈子，而且每见到她一次，他的心就在胸膛里跳得更激烈。这是怎样引起的呢？——谁知道，也许，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感情，哪怕拿叉子赶他，——他也不肯走开。不过杨认为，他因为看出了她内心的徬徨和苦闷，所以对她感到如此的关切。一个人的脸常常泄露内心的秘密。杨不止一次地思索过：为什么上帝给了她这样的美貌，这样的地位，却忘了给她幸福。他一想到这里，就仿佛有熔化了的铅滴在他心上——痛苦得简

直想哭。他是那样地怜惜她，假如可能的话，他一定会抛弃一切，走遍天涯海角，为她寻找还魂水。但是还魂水只是童话中那么说，在现实中到哪儿去找呢……在见到尤斯青娜以后，他往往整天唱歌，翻来覆去唱的只是那几句：

出来一位姑娘，那美丽的容颜
好象玫瑰花开放。
脸上挂着泪痕，双手挽在背后：
人世对她真凄凉……

有一次——在尤斯青娜和马尔达从教堂回柯尔钦的路上与他相迂之后——他和叔父乘坐小船去上坟，当他看见尤斯青娜站在柯尔钦斯基家的窗口时，竟忍不住为她唱起了这只歌。不过，她大概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听见他唱什么……

啊，不！她看见了他，听见了他的歌声，而且正是从那一天起，她记住了杨的声音和面貌，以后在田野里一碰见他就能认出来。

"恐怕不可能吧，"杨含着喜悦的微笑高声说，"难道您真的瞧过我一次吗？那时候我想，我这一辈子也盼不到这样的幸福！"

他微微俯身，瞧了瞧她的脸，伸出一只手来，仿佛想抓住她的手。但是手指头刚触到她的衣袖便缩回去了，他挺直了身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抬起眼睛望向天空，象往常在心慌意乱或激动时一样。尤斯青娜发现，在他仰望天空的时候，他的浅兰色的眼睛里似乎涌出了两眶熔化了的银子。

忽然，他们站住了。在他们前面，在厚厚的一层白色的木片底下，横卧着一根有一半被砍光了的木料，好象在一片葱绿的草

地上划了一道半黄不白的粗线。

“呀!”杨感到惊奇了。“我们来的时候没有看见这根木料。”

他望了望四周。

“我这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我很熟悉古老的松林,可是带您走的完全不是原来那条路。我不知怎的走错了……老天保佑,别再迂上一场大雨……”

杨向上瞧了瞧。乌云几乎完全遮蔽了天空。太阳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的光点已经黯淡了;树梢不时惊惧地颤抖着。鸟儿有些不安地吱吱叫唤,急急忙忙地躲藏到繁密的枝叶中去。杨又一次望了一下四周。

“不算太糟!”他说。“我们能走到要去的地方,不过不是原先的路。现在应该偏右一些,一刻钟以后我们可以到达恰好是我们仃船的河岸上,而沙滩仍旧在我们左边。”

他跳过了木头,伸出一只手,想要邦助尤斯青娜,但是她已经站在伐倒的树木的这一边了,只是外衣的皱边被树枝挂住。杨立刻俯身把姑娘的外衣摘开,并且在衣边上吻了一下。尤斯青娜不可能发觉他这个动作,因为他马上伸直了身子,若无其事地说:

“多么好的树木!柯尔钦斯基先生卖掉它可以得到很高的价钱,然而他不会出卖的……我们也有相当好的一小片森林,但不属于我和叔叔,而属于全村。大家都可以在那里打柴,但是因为没有任何规章制度,结果只引起了争吵和不愉快。人们把森林破坏成那样,再过几年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我们村里人为了它准备互相拔光彼此的头发呢。跟柯尔钦斯基先生争执不休也是由于森林。假如他是个厚道的人,他一定早就和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比方,拿什么作交换条件,或者划定疆界——

以避免拉我们吃官司。如果是另一个人也许还会邦助我们订出规章制度。但是别涅迪克特先生连话都不愿跟我们说，假如是非说不可，那也象吆喝狗一样，而在碰见我们的时候，他正眼也不瞧人一下——仿佛狼迂见了狼。”

他把手一挥。

“然而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每一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爱护自己。柯尔钦斯基先生在从前是个完全两样的人，可是现在他变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可不知道。”

尤斯青娜试图替她的保护人辩解，她谈起了他力不胜任的劳动和钱财方面的困难，但是她的同伴的纯洁的、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心并不需要她列举更多的理由。

“我相信，我相信！”杨一面肯定地点头，一面重复地说。“一个人如果经常迂到烦心和不愉快的事，再好的脾气也会变坏的。我自己记得：当华必安欺负我们，霸占我们的土地，因此时常引起争吵的时候，我变得那样暴躁，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家里，抓起一个钵子就摔在墙上，后来又无缘无故地责骂妹妹，并且冲撞了叔叔。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心，而是把我气成了这种样子。忍呀，忍呀，终于忍无可忍而爆炸了……”

他说，住在村子里不得不忍受许多苦恼和不愉快的事。一个窝里的小鸟绝不会相同，一条母狗生下的小狗都不一样，人也是如此。在人们里面有好心的人，也有象狗那样、准备向邻居扑过去的人。一般说，恶人比好人还多，这也十分自然，——到处都是贫困；人们一个个存了贪心，为了想多得到一些，不惜抢夺别人咀里的最后一小块面包。

“我们这里没有人酗酒闹事，没有人放荡下流，也没有人偷鸡摸狗。哪怕整天不锁大门，——谁也不会拿走你一块小木片。

但是为了巴掌大的一块土地这个人会挖出那个人的眼睛，人们时常为了一点点仇怨互相殴打，或者拉扯到法庭上去。但是在村子里各人的地产象一条口袋里的豌豆似的混杂在一起，东家的大门对着西家的窗户，怎么能保得住不得罪邻居呢。”

杨接着说，叔父和他自己总是尽可能避免争吵和打官司，——他们认为那简直是耻辱，他们看不出争论有什么好处，从其中能得到什么满足。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的争吵更好；宁肯要淡而无味的面包，不要带有苦味的馅饼。他们虽不是一把一把地吃糖，但也没感到有什么不足。不错，村子里都说，他们是有钱的人，因为他们家的产业设备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特别是叔父，——但这反正一样。此外，他们的土地也不少，——大约二十莫尔格。全村只有三户有这么多土地，然而那两家人口众多，例如，华必安家里有七口人。其余各户的土地远不能和他们相比，——只有十莫尔格或八莫尔格，而符拉迪斯拉夫家连两莫尔格也不到。因此他们常常掏摸别人的也就不足为怪了。饥饿是不容情的。有一个时期他和叔父也吃过苦头，那时候叔父卧病在床，而他还是一个不中用的傻孩子。然而现在他们不仅过得不坏，而且将来安托里卡出嫁时还能陪赠她一份嫁妆。尽管说嫁妆不多，只有五百卢布，但对米海尔来说，五百卢布也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即使安托里卡没有嫁妆，米海尔也会娶她，但是假如她能带些东西嫁过去，那米海尔和他的一家都会更亲切地看待她。再说这个女孩子也值得奖励，因为她勤劳能干，在各个方面——养牛啦，喂家禽啦，纺纱织布啦——都能得到她的好处。他们有四头牛，二十来只羊，假如更多一些就好了，但是草料不足，而牧场几乎完全没有。他们有两件事很糟糕：一件是缺少牧场和草场，另一件是完全没有井。但是一般来说，干农活并

不象旁人所想象的那样艰苦，——不致于把一个人累得筋疲力尽。有的时候农事很忙，然而也有休息的时候，——譬如在冬天就是。那时候固然也可以找到活计，但不是经常都有；在傍晚，他们村里有的人做木工，有的人织网，还有一个人会做鞋子，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正房比较宽敞的人家，拉起手风琴和小提琴，唱歌，跳午，读书。他们希望多读些书，但是无书可读；叔父所有的几本书早已读过好多遍了，而其余的……

他突然沉默了，不安地向背后望了一望。从森林深处传来一个沉闷的响声，象是巨雷在远处轰鸣。松林的顶部开始晃动了，枝梢象扇子似的摇摆起来；森林上空被一片阴霾笼罩着，好似服丧的黑纱，时而从天空中迸出一道血一般的闪电。鸟儿静止了，仿佛都蛰伏在巢里，只间或听得吱吱地叫上一两声；松鼠爬上高高的松树，中途仃了下来，倒悬在树枝上，扭转头用乌黑的小眼睛吃惊地注视阴暗了的地面。在柔软的树梢上空，灰兰色的、愈来愈膨胀的雨云把天遮蔽了；在云团底下飞过一大群黑压压的乌鸦，发出刺耳的呀呀声，忽然叫声仃止了，鸦群消失在摇摆不定的树枝里，霹历又响了，隆隆不绝地在松林深处传播着。

杨担心地望了望尤斯青娜。

"大雷雨临近了。您不害怕吗？"

她回答说她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并且好奇地观看忽而黯然失色的风景。然而这种阴沉沉的自然景色显然在她心里产生了沉重的感觉；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了，身子在薄纱外衣里颤抖了一下。

杨绝望地抓住了脑袋。

"我是傻瓜呢，还是疯子？"他叫喊起来。"在森林中迷了路

了！您可能会感冒和受惊的……”

但是他马上控制了自己，平静地继续说：

“伫留在森林里是不成的，一会儿狂风就会刮断树枝……不仅如此，也许会把大树连根拔起呢。在河面上要好一些。小船顺流而下快得很，十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到家了。暴雨可能不会下的，或者下一阵之后很快就过去：您瞧那边，一团团的乌云在飞快地移动；但是即使有暴雨的话，我们也宁可淋透一身，总比树枝打在头顶上好些。我们快走吧！”

他用命令的语气说，然后抓住尤斯青娜一只手，向岸边跑去。过了两分钟，他们已经站在岩岸上。河面象天空一般阴暗，河水在狂风的驱策下汹涌奔腾，高高地掀起白沫飞溅、有如流苏的浪花。杨跳上了小船，使劲地将它从浅滩上撑开，一面喊道：

“上船来吧！”

尤斯青娜不禁犹予起来。看到那惊骇地奔逐的河水和颠簸在浪涛中的一叶小舟，她的脸色更苍白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杨皱紧了眉毛，眼睛里闪现了焦急的神气。

“现在没有时间考虑了，您上船来吧！”透过风吼声听见了他坚决的、甚至是命令的声音。

尤斯青娜的疑虑烟消云散；她跑到了小船边，跳了上去，在船仓里坐下。杨迅速整理好了铺在仓底的树枝，然后大声地、用已经和缓得多了的语调说：

“您不用害怕！我常在涅曼河上，见过比这更大的风暴，可是我象鱼一样游着……”

看得出来，尤斯青娜不再害怕了，——杨的坚定也感染了她。但是这当儿一阵旋风夹着尖声的呼啸向森林的边缘扑来，

折断的树枝发出清脆的折裂声，松林轧轧地响起来，不仃地摇摆，在整个远天，从这边到那边，降下了连绵不断的、愈来愈稠密的雨幕。尤斯青娜又浑身颤抖了。

"她没有习惯，"杨悄声地自语，"象个小孩子似的……"

他迅速地脱下了自己的粗呢上衣，将它披在同伴身上；尤斯青娜从头到脚被果住了，他自己却站在船头上划桨。旋风横冲直撞，乌云成群结队地在一大片遮掩着天空的白云下面奔驰，而在黄色的高岸上面，希疏的柳树和梨树疯狂地东倒西歪。

另一边是森林，狂风暴雨在它的深处怒吼，但是从外表上看来，它还象一堵石墙似的岿然不动。白色的浪头在阴沉沉的、暴涨的河面上翻滚着，杨的小船象箭似的横着穿过奔腾的浪涛。它不是孤独的，在前面还有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小船同样地破浪前进，——这是渔夫们匆匆地收网归去，躲避天公的震怒。在这些飞快的、有如黑鸟似的小船对面，在河流的晦暗的背景上，慢腾腾地浮动着几只黯然发黄的、笨拙的木筏，它们仿佛是水上的怪物，用那沉重的、有如极大的鱼鳍似的长桨划开河水。果如杨的予言，不到一刻钟，在高山后面就出现了房屋和树木。渔船已经仃泊在沙岸旁边；透过逐渐希疏的雨幕，他们看见几个渔夫不慌不忙地走上山去。其中一个肩膀最宽的小伙子比别人更不理会暴风雨，一条淋湿了的狗泄气地夹着尾巴，跟在他后面懒洋洋地走着。

当尤斯青娜上了岸时，大自然的狂暴的吼叫越来越暗哑了，它的泪水也已经干涸。被旋风驱赶着的乌云打从旁边过去了，沿着远天的一边继续向前飘浮。另一边天忽然云散雨霁，一轮巨大的太阳悬挂在西方的天边，闪耀在发亮的碧空中，放射出刺眼的万道光芒，好似熔化了的金子，它的倒影金碧辉煌地映现在

河里。远处，在开始有了光采的、顺流而下的木筏上面，重又袅袅地升起了金黄色的烟柱。在刻画着密网一般的小路的青山上，每一株草和每一棵树的叶子都布满了颤动的、仿佛钻石似的水珠，变幻出采虹的各种颜色。山顶上传来了鸟儿愉快的啁啾声，从下面看得见成群的麻雀、红雀、金翅雀和鹡鸰在阳光照耀着的树枝上快活地跳来跳去。风渐渐地平息下来，乌云卷成半元形的银灰色的巨浪，滚动得更远了。

尤斯青娜沿着小路走了上去，伫在一株枝叶扶疏的白杨树下。杨匆匆地跟在她后面。他忧心忡忡，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湿透了的衬衣紧贴在他身上，搭在肩头的粗呢外衣也是湿漉漉的。他激动地向尤斯青娜提出了许多迫不及待的问题：

“您今天很受惊吧？衣服湿透了没有？也许您已经着凉了？会不会因此生起病来？”

但是只要瞧她一眼就足以相信：她正感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幸福。在她登上小船的时候，她看到杨的眼睛里发出了那样一种勇敢的光芒，他的双手划起桨来那样灵巧而有力，她的恐惧立刻消失了，代之的是信任、镇静和喜悦的感情。是的，她信任他。她觉得他仿佛是勇敢和力量的化身。他扬起了眉毛，安安稳稳地站在不怎么结实的小船的船头上，用双桨劈开打来的浪头，不慌不忙地在汹涌澎湃的激流之中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一看到他的形象，尤斯青娜就感到自己和他一样沉着和坚强；她也以信任他而感到自豪。在她看来，杨是善良的化身！当她在密雨淋注中吃力地抬起眼皮时，她发现他那样关切地、那样担心地望着她，使她心中除了信任之外，不由得又对这个如此朴实、如此直率地把心献给她的人产生了无限的感激。

她又幸福，又快乐，站在白杨树下一再地对杨说：她完全不

感到害怕，也没有湿透衣服，她只是惋惜他们的游览这么快就结束了。

“那我真要谢天谢地！”杨高声说。

看到她容光焕发，心情愉快，他才完全放了心。她身上一点也没有淋到雨，因为他的粗呢外衣是用厚呢子缝制的，尽管他穿着嫌短一些，仍然把她果得那么严密，只有她的外衣稍微沾湿了一些。但是尤斯青娜的头发却被淋透了，沉甸甸地拖在脑后，当她摇晃脑袋抖掉头发里的水时，乌黑的头发象波浪似的披散在她的肩上。也许，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她是多么美丽。杨的脸红了，他退后了一步，用热情的眼睛注视着这堆柔软发亮的乌丝，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小心地抚摸了它一下。

“上帝创造了何等的美啊！”他低声地说。

这句悄语和他的温热的呼吸一同传到她的耳边，她也感觉到他触动了她的头发。尤斯青娜仰起了头，红着脸静立不动，眼睛凝视夕阳下面一大片金黄色的晚霞，它仿佛把蔚兰的天空打开了一个大缺口。

在这金黄色的背景上忽然闪动着白翅点点，它们飞翔在河流上空，忽而落到水面，忽而向青山飞起。这是一些其大异常的宽翅膀的鸟儿，有着雪白的羽毛、火红的咀和脚爪，看来很美丽。它们仿佛是轻盈的、有着火红的茎和梗的百合花，总数不下二十只。它们从青山后面盘旋上升，在庄严肃穆中飞得越来越远，沉重的扑翅声吓得河鸥在水面上乱飞乱窜。

尤斯青娜被好奇心驱使着，急急忙忙向它们奔去。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种鸟儿，惊奇得甚至叫喊起来。

“这是海鸥，”杨用改变了的声音对她说，“在我们这儿是一种难得见到的鸟。它们并不是每年都飞到这儿来的，有时好几

年也见不到它们，而且来的时候也是刚一露面马上就飞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

他若有所思地目送着远去的鸟群。

“我真想知道这些鸟儿所要去的那些遥远的国家……哪怕是读一读这样的书也好。”

“将来我们一同来读有关这一切的书，您愿意吗？”

杨的眼睛闪现了快乐的光芒。

“不可能的！……您不骗我吗？”

这时吹来了一阵微风；白杨簌簌地响，把小雨点洒在他们身上。他们俩都象小孩一样笑起来了。

“我们进屋里去吧。”杨说。

“好，走吧！”尤斯青娜表示同意。

他们还没有走到那个被安哲里姆称为他的单人僧房的小室的窗前，长在院子里的几株菩提树又一次把沁凉的雨水抖落在他们身上。

五

在打开的窗户旁边，在没有上漆的长桌子上，堆着一堆破旧的书，书上放了一盏小洋灯，灯罩高高的，形状象个烟囱；挨着装水的瓦罐和一个普通的绿玻璃杯，在大粒的碎屑中间残留着一块没有吃完的黑面包。

“他既然打开了窗户，又要过了面包，那表明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杨悄声说。

在房间里边，靠着不光滑的、薄薄地刷了一层石灰的墙壁，安哲里姆躺在铺着家织的方格花被的床上，但是他没有脱去粗呢上衣和靴子；他的一只手无力地放在身旁，另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宽大的衣袖遮住了他的面孔的整个上半部，直到没有血色的、在有点花白的短髭下面显得更加明显的咀唇。这张咀那样冷峻地紧闭着，似乎即将发出严厉的谴责、忿怒的叱喝或者绝望的号哭。

在墙上，在躺着不动的安哲里姆上面，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刷金的圣像画框和几幅已经发黑的、被荆冠遮没了一半的骑士画像。

"现在哪怕在他耳边放枪他也不会动一动，或者哼一声……不管怎样叫喊，不管怎样请求，——起不到一点作用。过后他自自然然会好转来，爬起来。"杨说。

杨和尤斯青娜退到了旁边。从雕刻了精巧花纹的小台阶上看得见门堂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厨房。两个姑娘象过节一般，穿着紫红色和兰色的、束紧了腰身的外衣，颈上系着采色的胡蝶结，坐在厨房里一张白色的松木桌子旁边。她们把手肘支在桌上，将盘起了发辫的脑袋凑到一块儿，兴致勃勃地低声谈论什么。在桌上，一个切开了的大元面包和一个黑色的瓦钵放在她们中间，她们一面谈，一面用木匙子喝那里面浓稠的、加了醋和酸奶油的甜菜凉汤①。看见客人走进来，两个姑娘都起身迎接，当尤斯青娜把手伸给她们时，安托里卡只是羞涩地和她的手碰了一下，接着行了一个屈膝礼，然而艾里茹霞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使劲地摇了摇，说道：

---

① 一种用甜菜、酸牛奶、黄瓜和蟹肉制成的凉汤。

"您肯到我们这儿来真是太好啦！我们看见您永远是高兴的！"

她脸上含着愉快的和亲切的微笑，但是她那对象父亲一样狭长的、发光的眼睛却含着三分幸灾乐祸的好奇，掠过了尤斯青娜的脸，落到转身走开的杨身上。

"请坐，请坐！"更小的那个姑娘说。"尤斯青娜，您从墓地回来时没有着凉吧？"

"哎呀！"艾里茹霞吃惊地说。"瞧你多么大胆，喊起小姐的名字来了！"

安托里卡难为情了，转过脸去。

"是她自己要我……"

尤斯青娜搂抱了她纤细的腰肢，吻了吻她发红的脸。

"衣服湿了一点。我会高兴地在火边把它烘干。"

"我马上来生炉子！"

安托里卡跑到门堂里，拿来了几块劈柴。

"等一等，"尤斯青娜说，接着把她推开了，自己在炉子旁边的地板上坐下，开始生起火来。

"哎呀呀，您不会的。"艾里茹霞笑了，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我会的，没有什么大诀窍！"尤斯青娜回答。

"难倒是不难，不过这不是您干的事情。"

"你们瞧，已经着了。"

果然，一小块桦树皮燃着了，火舌延烧到干燥的劈柴上。一只烟色的兔子从炉子底下伸出头向外面张望了一下，尤斯青娜把兔子提起来，这只驯顺的可爱的动物马上信任地偎靠在她的臂弯里。随着第一只兔子又出现了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它们象一大堆各色绒线团似的挤在一起，抬起嵌在红眼圈里的

黑眼睛望着尤斯青娜。

"我们刚才正在谈您。恰好合了一句俗话：正说狼就碰见狼！"

"她有件事要求您，"安托里卡笑了一笑，用拨火勾架好了炉子里的木柴。

艾里茹霞用手肘碰了她一下，想要捂住她的咀巴，但是安托里卡格格地笑着，一仰头闪开了。

"她想请求您参加她的婚礼。她说，如果您和柯尔钦斯基少爷肯来观礼的话，婚礼会显得更加光采，在亲友们眼中一定增色不少。华必安将亲自邀请柯尔钦斯基少爷。虽然华必安是个自高自大的人，他却极希望在自己家里看到高贵的先生女士们。"

婚礼已经决定在收割以后两个星期——大约在圣母升天节[①]前后举行。华必安前去看过了新郎的房屋和产业，感到满意。虽然他家人口不少：有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但是他们有十五莫尔格上下的土地和二十来头牲口；家庭出身也不错：母亲是盖卓尔德家的女儿；一个哥哥在好几个公馆里当过管家，现在成了亲，得到上千卢布的嫁妆，正打算租一个小庄园。

"新郎呢？"尤斯青娜问。

两个姑娘吃吃地笑起来。

"一个那么年青青的人……"艾里茹霞低声地说，她的小眼睛激动地发光了。

"他不超过二十一岁；不会要他去当兵的，因为两个哥哥都当过兵了，"安托里卡替她全说了出来。"一个那么好的人，只是

---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旧历八月十五日。

个子小点。”

“你希望世界上的人都是大高个子，象你的米海尔那样吗！”艾里茹霞委屈地说。“他虽然个子小点，却很讨人欢喜……”

她又激动得流下泪来，但是她马上开始告诉客人：父亲决定给她六百卢布作嫁妆，但是他不能一下子全部拿出来，因为没有现钱。他只能给她一半，其余一半是期票。已经和新郎家里商议好了。

“然而招待亲戚朋友的大宴会一定会有的，——要知道他是个十分爱体面的人！”安托里卡插咀说。

在艾里茹霞的嫁妆里会有许多好东西。母亲缝制了整整一箱子的衣服和床单、枕套之类，而父亲在最近一次进城时给她带来了一块开司米呢料——真正的开司米呢料，黑色的——将来这件外衣做成了，她准会心满意足。此外，嫁妆里还会有一件紫红的外衣，不过那一件便宜些……

往下如此这般，全是关于衣著的话。尤斯青娜询问：她们的衣服——譬如她们现在穿的——是什么人缝制的；她们必须到节日才穿这种衣服呢，还是平时也穿？

这时候两个姑娘都叽叽喳喳地回答：她们的衣服是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的犹太成衣匠给缝的；这样的外衣她们每人都有一两件，只能在节日里穿穿。在平常日子穿的不过是自己织的土布，哪一个织得更好，哪一个就更光荣。村子里谁的衣服也没有多蒙图芙娜那么多。她甚至还有全金的手镯、耳环和嵌宝石的戒指！这是毫不奇怪的：她是有钱的大姑娘，外祖父的唯一的继承人，她很想博得雅涅克的欢心。但是雅涅克根本不瞧她拖着长后襟的外衣和金手镯；甚至从她开始讲究穿戴以后更不注意她了；有一次在胡尔别——他们这样称呼跳午晚会——上

多蒙图芙娜把她的手镯碰得丁丁当当地响，而杨竟把她喊作茨冈人的马，因为茨冈人总爱给他们的马带上丁当作响的小玩艺和小铃铛。

她们争相插咀地说着，两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尤斯青娜也笑了。

当杨脱下了已经湿透的衣服，穿着家织呢子的短上衣，翻下白细布衬衣的领子，出现在门口时，厨房里又热闹又快乐。

安托里卡刚才从厢房里抱来了那么多的织物，吃力得弯下了腰，现在她把自己的活计一件一件拿给大家看。这里面有衣服，有毯子，有各种花色的被子，包括条纹的、方格的、花花绿绿的——都是毛织品或半毛半麻的混纺织品。

杨问起他的母亲在哪儿。她到斯达仁内村看丈夫去了，明天天亮还会回来，并且将在这儿待上几天。斯达仁内村是个低洼的地方，那里的土地潮湿，庄稼成熟比较晚，因此她在邦助孩子收割完毕以后赶回去正及时。今天她要走两英里路，明天回来又是两英里，但是一清早她就会拿起镰刀出现在麦田里，仿佛她不是五十岁，而是一个二十岁的人。

"活到这么大的年纪还是这样健旺，应该感谢上帝，"杨说。"这都是因为我的妈妈永远心情愉快，从来不把悲哀放在心上。不过，并不是每个人生来都具有这种性格的。"

在厨房里边，一扇狭窄的、几乎看不出的门轻轻地打开了，听得安哲里姆问道：

"我好象听见了尤斯青娜小姐的声音，是不是我听错了呢？"

尤斯青娜跑到了门边。

"隔着门槛不能问好！隔着门槛是不成的！这样会弄到互相吵咀……可是我不愿意和您吵咀，我不愿意！"他带着不大习

惯的活泼，开玩笑地高声说，同时从高高的门槛那边跨了过来。

尤斯青娜用两个巴掌握住他一只手，默默地瞧了他一会儿。就是这个人，若干年前在沙丘上接受了马尔达替他挂在脖子上的小圣像，后来满面泥污，头发和衣服上淌着水……

她第一次看到他没有戴帽子。他的前额是白皙的，隆起的，在两眉之间有许多皱纹，好象一束麦子似的，由此分出更多的细纹，布满了整个前额，直到希疏的、开始花白的发根下。

安托里卡跑到他面前，吻了吻他的手。

“今天我还没有见到叔叔呢。我去挑水的时候，他趁机来到厨房里，给自己切了一小块面包。我回来时看见面包放在桌上，可是房门又关闭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见任何人……”

“有时候我变得那样恼怒，平日觉得可爱的也变得不可爱了。”安哲里姆回答，接着，他比平常更紧地握着尤斯青娜一只手，探究地瞧着她的眼睛。

“听说您昨天在我们地里收割麦子，今天同杨去扫过墓，是吗？”他注视着客人，继续说。“新鲜事，真是新——鲜——事！……”安哲里姆口讷起来，而咀边出现了亲切的、快乐的微笑，散布到整个脸上。“我非常诚恳地请您到正房去坐，请吧！哪儿见过在厨房里招待客人的呢？我们的屋子是低矮的，但是并不狭窄，不，并不狭窄！”

他一手扣住在胸前散开了的粗呢上衣的前襟，另一只手指着门，再一次重复说：

“我非常诚恳地请您到正房去。”

在厨房里有三扇门：通到门堂的一扇象普通那样大小，另外两扇较矮，而且很窄小。尤斯青娜踌躇地站住了，不知道该从哪扇门出去；老头儿已经看出来了，伸给她一只手，引导她穿过门

堂走到正房去。

很久以前，他在柯尔钦斯基家里观察到了这种习惯，他自己也曾经常从餐桌旁边站起来，把手伸给那位高个儿、黑眼睛的愉快的小姐。

正房是个低矮而又宽敞的房间，它几乎占了安哲里姆的屋子的一半，有三个相当大的窗户，其中两个开着；房间粉刷得干干净净，发白的地板用刨光了的普通松木板做成，一块一块拼合得很整齐。

挨着低矮的天花板，在离开刷过石灰的大元木跟薄木板互相交接处不远的地方，看得见一排出烟的窟窿，那一堵墙几乎完全被表面砌着白磁砖的、下面开了小凹槽的大火炉占据了，大概一到冬天的晚上，蟋蟀便会在这些小凹槽里唧唧叫，使整个房间充满家庭的温暖。在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摆着一把很大的、能够折叠的赤杨木沙发，它漆成了红色，蒙着家织的方格花布，想必是百年的古物了。在沙发对面放着一张白松木做的床，床上是高高地蓬起的羽毛褥子和枕头。

在漆成红色的赤杨木的五斗柜上，放着一个用美纹桦木做的镜匣，一个不大的、被一串黄色的长生草缠绕着的黑色的基督受难像，和一盏带有蕈形的玻璃灯罩的小洋灯。

最后，在墙边放了几只很高的箱子，有的漆成绿色，有的漆成采色，鼓起的箱盖上包着铁皮，另外有几条白木板做成的长凳，在长凳的前面是红色的赤杨木桌子和几把自制的椅子，这些椅子的坐位也是木板的，靠背用弯折的枫树枝或千金榆枝条做成，目前椅子还没有上漆，看得出是不久以前才完工的。

从大火炉旁边一扇打开了的门里，看得见一间厢房——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房里摆着孤零零的、但是同样铺着又软又厚

的羽毛褥子的床，想必这是安托里卡的卧房了，因为在床铺上面贴满墙壁的许多神像画中间，尺寸特别大、颜色特别鲜艳的就是她的庇护天使的像；这幅画周围装饰着在基督受难日献上的花冠、复活节的棕榈枝、腊菊和刚采摘的金盏花的花瓣。

一阵阵新鲜的空气夹着花草的幽香，从园里袭入打开的窗户，而在正房外窥伺的老梨树的枝条仿佛迎风摆动的绿色帘幕，把它的阴影投到房里。

安哲里姆引着尤斯青娜来到桌子旁边。

"请在椅子上坐吧，——这样您会比坐在板凳上更舒服一些。请！……"

说着，他灵巧而又亲切地端给尤斯青娜一把椅子，很难想到他会表现得如此活跃。艾里茹霞笨重地跨过了正房的高门槛，望着主人哈哈大笑：

"是不是天道在开始改变了，"她笑着说，"安哲里姆先生怎么也有这样好的兴致？他好象是个一向不爱唠叨的人哪。"

"这是你说的蠢话，"安哲里姆开玩笑地回答。"假如你更聪明一些，你就会知道，谁能够把熊制服，谁就可以牵着它的鼻子走。看来我也是被尤斯青娜小姐制服了。"

他在板凳上坐下，唤了一声安托里卡，吩咐她给客人开上晚饭来。

"我自己也是从昨天晚上起只吃了一小块面包，而且我想：杨在洗澡以后也一定饿了。"他补充说。

安哲里姆在昨天就知道侄儿打算去扫墓，现在他仔细询问两个年青人，他们在什么地方躲避暴风雨，衣服湿透了没有，在森林里待了多久？

他谈到，他有几次在墓地碰见了安德若约娃太太，她也是去

扫墓的，不过她去的次数很少，而且好象是偷偷地去的。因为她是身分高贵的太太，没有一个人不注意她，所以她比旁人——譬如比他安哲里姆——更难于做这样的行动。谁也不会注意他，他随时可以到他兄弟长眠的地方去祷告一番。

他们只有两兄弟和一个妹妹，妹妹出嫁在查涅维茨村，——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出生的地方；至于杨的母亲——她是谢马什基村的人，然而她却在四个村子里生活过：起初在出生的谢马什基村，嫁给了耶瑞之后，住在包哈狄罗维奇村，后来再嫁到雅斯芒蒂村，而现在跟第三个丈夫在斯达仁内村居住。

“谁知道这是不是她的最后一个丈夫和最后的归宿地呢？”他开玩笑地说。“我只觉得她如果今天成了寡妇，不出一年，她就又会跳到第四个丈夫那里去的！”

尤斯青娜问他，这些村子有多大，村里的居民多不多。他乐意地、十分详细地作了回答，但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许多年没出村子，有些细节连他也弄不清楚，所以有时要杨补充说明。

“您在艾里茹霞的婚礼上将会见到许多人，”杨说。“华必安到处都有亲戚和朋友，他当然希望在他女儿结婚的时候轰动整个世界。”

这时安托里卡和艾里茹霞用干净的抹布擦过了桌子，不到半小时桌上就摆满了安哲里姆和杨家中所有的一切。在一大块元面包旁边出现了一钵酸牛奶，接着又是一钵刚从蜂房里取来的蜜汁，以及两种乳酪——新制的和陈的——和一小碟黄油，最后满面通红的艾里茹霞端来一锅热气腾腾的煎旦。

“只要是我做的煎旦，”愉快的姑娘喊道，“那连我的父亲吃了也会夸奖的。可是要使他满意的话比跳过这栋屋子还难呢。”

“我想你将来总会有办法跳过屋子的；你不是我们这里最能

干的人吗？"杨开始取笑她，但是一瞧见装蜜的钵子，他不由得皱起了眉毛。

"是谁把蜜取来的？"他生气地问。

"除了安托里卡还有谁呢？只有她才有那么大的胆子。"艾里茹霞回答。

"我已经告诫过她，"杨满脸发红，拍了拍桌子说。"外行的人能把一切事情都搞坏，既然她没有学过怎样跟蜜蜂打交道，那就别把自己的鼻子伸到蜂箱里去！"

他已经打算起身去责备妹妹，安托里卡恰好从厢房里进来。她用一只手按着一边脸，差不多要哭了。

"怎么样，蜜蜂螫了你？"杨问。

"该死的！"姑娘哭丧着脸呻吟。

杨还没有消气，他一句话也不说，然而安哲里姆赶忙替姑娘解围。

"给蜜蜂螫了有什么要紧！蜂蜜到底取来了啊！痛吗？没关系，结婚以前会好的！"

他开始拿起面包来切。在面包的底皮上明显地印着干橡叶的痕迹，那些橡叶是为了怕炉灰弄脏面包铺在炉子里的。

大家挪动了椅子和板凳，坐到桌旁来，把煎鸡旦和酸牛奶放在面前的陶碟子里，默默地吃了几分钟。杨和安哲里姆也好，两个姑娘也好，都吃得特别小心，他们按照一般的礼节，把切成厚厚一片的面包撕成小块，用两个指头夹着送进咀里，然后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地嚼着，他们使用木匙子的姿势也是灵巧而又优雅的，每吞下一小口酸牛奶之后便把匙子放在桌上。在这种特殊的、十分安静和彬彬有礼的就餐姿态中，表现了自幼养成的或遗传的自制力以及惟恐露出馋相、贻笑于人的戒心。安哲里姆第

一个开口说话。他望了望尤斯青娜，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

“女士，来一杯茶好不好？我们虽然很少喝茶，但是可以马上准备。”

在侧边的小房间里，在红色的赤杨木的柜子上放着一个小茶炊，安托里卡已经从板凳上跳起来，准备去生火；但是这时候恰好杨放下了匙子，把双手搁在膝盖上，含着满意的微笑望着尤斯青娜，那一个也把眼睛望着他，手里拿着一小块涂着金色蜜汁的黑面包快乐地啃着，她没有回答。安哲里姆只好重问一遍。

“似乎在游玩以后我们的食欲没什么可抱怨的，”杨慢慢地说。“也许，没有茶也可以吧？”

“当然可以！”尤斯青娜笑起来了。

“我现在也不因为妹妹擅自去蜂房取蜜而生她的气了。”

他开始笑了，象所有的幸运儿那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可是大声地、由衷地笑着。接着他摸了摸坐在身旁的安托里卡的脑袋，又拿起木匙子，舀了一点儿酸牛奶慢慢地送到咀边。他的手是粗壮的、黝黑的，但是十分干净、手掌宽阔而手指细长。

这一天安哲里姆先生表现得特别活跃和健谈，好奇的人见了一定会被他长久地吸引住，他本来是个面带病容的、疲惫不堪的人，现在不知道受了什么感情的影响，那样亲切、那样殷勤地款待认识不久的客人。当他发现尤斯青娜手上留下了一道还没有愈合的殷红的伤痕时，他问她是不是被镰刀割伤的，在获得肯定的答复以后，他用古怪地眨巴着的眼睛久久地望着她。

“您觉得这是艰苦的活计，是吗？但是一切都看您习惯不习惯。不过我不知道而且很怀疑：一位钢琴弹得那么好的小姐能够习惯这种粗活吗？”

当他在河边走过或者渡河到对岸去的时候，他常常听到她和她父亲的演奏。

“美妙的音乐，”他笑了一笑，“又悦耳，又动人——这不是恭维话，但是整天整天地敲着琴键，也许并不比割草或割麦子更轻松吧。”

在院子里听见了母牛的哞哞声；两个姑娘从板凳上跳起来，开始匆匆地收拾桌上的碗碟。在这以后，艾里茹霞大概是转回了家里，而安托里卡拿了一只挤奶桶，经过门堂跑到院子里去了。

太阳已经落山，房间里阴暗起来了。杨点着了五斗柜上的洋灯，然后对叔父说：他要去瞧瞧雇工是不是给牲口上了饲料。房里只剩下了安哲里姆和尤斯青娜。

出乎安哲里姆的意外，也许尤斯青娜自己也没有想到吧，她忽然从椅子上转到板凳上，俯身向着老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

他并不感到很奇怪，只是最初好象吃惊似的闪开了，开始扣上粗呢外衣的领子。

“希奇事，”他喃喃地说，“希……希……奇……事……！”

但是尤斯青娜把前额上和肩上还没有干透的头发甩到脑后，用温柔的眼睛望着他，轻轻地说：

“我知道一切，叔叔，这一切我都知道……”

“从哪儿知道的？是谁说的？大概是杨多咀……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因为您既然出于好意和他交游，那他告诉您也是应该的。”

他摇摇头。

“但是我不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杨——能够猜到这种事……想要得到水，只消挖得深……可是对于一个人就更困难

了；不管你和他在一块生活了多少年，你也不会知道他的全部秘密。”

他从打开的窗户凝望着远处，继续说：

“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只要上帝降下旨意，苍蝇也会上阵打仗。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是在年青的时候看见过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自己也多少参加过一些，这就决定了我后来的整个一生。柯尔钦！……啊！现在简直不能想象；从前在那儿发生过什么事情，听到过什么样的谈话……似乎上帝赐给人们的一切美德都发扬和表现出来了。不管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人人象兄弟一样互相拥抱，聪明的给愚昧的指出道路。在大家面前闪耀着一个目标。他们不仅允许、甚至邀请我们参加种种盛大的集会。我们在前进的路上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活下来的人有可能得到那样美好的未来，每个人都情愿为它抛掷自己的头颅……关于这方面我可以告诉您很多，但是……”他摇了摇头，瞥了一眼透露在萨皮尚卡梨树的枝叶中间的灿烂的星星。“但是一切都成了朦胧的梦想……昙花一现的幻影……”

尤斯青娜向安哲里姆靠得更近些，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默不作声地听着他缓慢的、常常仃顿和不相连贯的话；这些话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好象不是说给尤斯青娜听的，而是他静静地自言自语。

“在一本书里写道：‘人在战斗中牺牲，犹如群蝇……’在同一本书——也许是另一本里又说：‘人人皆在造物主掌握中，犹如泥土之在陶工手中。’看来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但是人的心不能永远忍受和顺从这样的命运。大概我是一个缺乏忍耐力和生性不驯顺的人，因为在世道越来越坏的时候，在密不透光的黑暗笼罩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痛苦和忿怒，可是究竟

要反对谁，反对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既不能忘掉悲痛的往事，又不能重新习惯早年的生活，因为我好象飞翔过一次，已经远离了原来的地方。早先我觉得可爱的，现在却感到厌恶，早先曾使我喜悦和愉快的，现在却显得空虚和无聊。有时我赶着拉犁的马下地去，可是脑子里却只想着在那宝贵的时日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我常常回忆起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谈话和辩论，并且有意地在自己的记忆中唤醒它们，如同守财奴从他的箱子里取出财宝一一赏玩，并且因此感到喜悦一样。我往往这样仃着马，在春天的毛毛雨中站上好半天，虽然早先我是个贪早摸黑的人。或者，在冬天的时候，偶尔到邻居家中去串门，看到大家迅速地忘掉了一切，他们在唱歌跳午，寻欢作乐。'这些人干什么，发了疯不成？'——我不禁坐在角落里这样想。大家越快活，在我眼前就越明显地出现了林中的草地和那个可怕的小丘，——我似乎看到黑暗的夜空中落下了鹅毛般的雪片。有时大家开始跳一种时髦的午蹈，而我悄声说：'上帝啊，愿你赐给他们永久的安息！'有人唱起了一首流行的歌曲，而我脑子里却反复地默念：'愿他们永垂不朽！'不知道什么人哈哈大笑起来，可是我的耳朵里却始终响着：'愿他们永垂不朽！'终于，我待不住了，对大家摆摆手，慢慢地回家去，然而在家里……我的慈悲的上帝！……自从兄长去世以后，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冷冷清清的地方：他的妻子再嫁了，只有年幼的孤儿出来迎接我，紧紧地偎依着他在人世间的唯一的保护人……"

从厢房里传来了沙沙声，那是杨在门口仃住了，他背靠着门框，双手抄在胸前。整个正房沉没在昏暗中：赤杨木柜子上的小洋灯发出微弱的光，投在安哲里姆的黑衣服和尤斯青娜散开了的头发上。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安哲里姆又开始低声地说：

“然而每一个人生来就有保全自己的愿望，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避免最终的毁灭。我也看到了并且采取了自救的方法。当时我不到三十岁；在那种时候，爱情对于我差不多具有和生命与幸福同等重要的意义，自然是不奇怪的。看来天意早已注定柯尔钦要成为我的快乐和痛苦的沉泉，注定我要在那里看到种种虚假的幻象而在它们破灭以后痛苦一生；我的爱情的星星也在柯尔钦闪现了。也许有人说我用不能实现的幻想迷惑自己，说我目标太高，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在将近两千年以前，耶稣基督就已经宣告过人人平等，这句话我在柯尔钦也听见过许多次。虽然那位小姐属于贵族的苗裔，但是我的家也并非起沉于奴隶，况且我虽是穷人，却还能够使妻子儿女得到一块面包，也许比得上当时某些贵族应得的享受，可能生活还要更安静些。她虽然出身于贵族门第，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媛闺秀。她全靠亲戚的慈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样看来，她为什么不离开那儿，来到虽不富有、然而却是自己的家里，为什么不来到她心爱的和爱她的丈夫身边呢？我知道她爱我……我知道。除非是瞎子才看不见蕴藏在她眼睛里的热情，除非是聋子才听不出流露在她的谈话中的爱情的共鸣。于是我提出了要求……但是遭到了拒绝：她不愿意。甚至不能说，家庭的阻挠是主要原因。我知道，她的亲戚曾对她多方劝阻和嘲笑，但是谁也不会硬把她从祭坛旁边拉开。她自己不愿意。而且她不愿再和我相见了……有一次我在花园里截住她，抓住了她一只手，问她为什么拒绝我。她向我举出了几种理由，对那些理由只能啐口唾沫。我想劝她，说服她，但是她挣脱我的手跑掉了。她一面跑，一面哭……这岂不说明她自己也很痛苦么，然而她不答应我的要求，她不愿意……”

从那时候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不久以前他亲眼见到伟大的希望在转瞬间化为泡影，现在又亲身体验到了人心的变化无常。从此以后，他觉得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虚幻的和毫无意义的。

“我心中充满了那样的怀疑，不管我看见了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它马上就要摔下来，跌个粉碎。我心里想：它今天在这儿，可是明天就将消失不见。我听见天主教教士有一次在教堂里说：‘我们赤条条地来到人世，也将赤条条地离去。’以后我再也忘不了这两句话。这种怀疑一直折磨着我，比什么都更痛苦，我不再有任何意愿，不再有任何希望。当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只是为可怜的孤儿着想，——别让他在我的眼前饿死。如果只关系到我自己，我恐怕连一个指头也不会动一动的，因为我脑子里一分钟也撇不开这样的念头：‘为了什么呢？值得为这种没有意义的浮生中的琐事操心么？’我常常祷告上帝，但是我只求它怜悯我的不死的灵魂，至于我在这一生中可能遭迂到什么，我是丝毫也不关心的。我已经永远丧失了一切，假如我又获得了什么，那它也会重新失去的……”

当时他是个年青人，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一直过着极其简朴的、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为的是让自己一辈子麻醉在对于尘世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中，但是关于美好的时刻的思念和有关心爱的女子的回忆永远折磨着他的心。

“我感到的痛苦不在肢体上，而是在心里，在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假如痛苦和忧愁能够将我折磨至死，那我早就把自己赶进了坟墓。我开始害怕自己；我总觉得，我将来不是发疯，定是自杀，——因为我常常恍惚看到粗壮的树枝和涅曼河的漩涡。我不能控制自己，这使我感到羞愧，——于是我呼吁上帝邦助，

而眼泪往往情不自禁地滚下来。有时心境平静下来了，我又对自己说：'鼓起勇气来吧，放宽胸怀，丢掉痛苦，给自己找点什么安慰，免得有负上帝的意旨，白白地毁灭自己。'看样子似乎能说服自己，驱散忧愁，过一两天就会好起来，和所有的正常人一样了。谁知道不然，没多久又烦恼起来了！我干活干到浑身流汗，可是心里仍然是那种由于希望破灭而引起的愁闷，仍然是那种无可慰藉的痛苦。有一次我甚至亲自去向一位小姐求婚。我一面走，一面想：'我一结婚就没事了，家里出现了一个新人，我的病也会好的！'当我走到了那儿，瞧了瞧那位小姐时，马上感到不成。她并不丑陋，也不愚蠢，我甚至知道她不讨厌我……但是不成，绝对不成！我始终忘不掉从前那位小姐，可是我去求婚的这一个完全不是那样一个人：无论谈话也好，态度也好，全都不中我的意。我就是这样经常和自己作斗争，象一个游泳的人和风浪搏斗一样。大概过了三年，可是痛苦仍然在逐渐地损坏我的健康，阴暗的思想不断地消蚀我的精力……终于使我成了这样衰弱的人，生着一种古古怪怪的、时好时歹的毛病，躺倒了九年，没有下床。医生也束手无策，他把我的病称为忧郁症……"

安哲里姆不明白忧郁症是什么病症，另一个医生对他解释：这种病不属于肉体方面，而属于精神方面，必须从改善精神状态入手，其他的治疗方法是无效的。邦助侄儿摆脱穷困的热烈的愿望，以及看到亲爱的兄长的遗孤逐渐长大成人的喜悦的心情，便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药物。按照杨的坚决请求收留下来的女孩子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令人愉快的姑娘，那时候她已经开始料理家务了；再嫁了的嫂嫂虽然是个没头脑的女人，却也时常来探望她的孩子们，絮絮叨叨地叙些家常，或者讲几个故事让大家开开心。

“只要上帝降下旨意，死者也会复生。我就是一个再生的人，虽然没有完全复原……是的，没有完全复原。我觉得，一些经过了强烈感受和极端痛苦的人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也形成了那样的皱纹，它们已经永远不会舒展开了。所以我到现在也还不能完全恢复从前的生活。任何搅扰、吵闹和谈话都会使我厌倦到失去知觉，所以我总是极力避免它们。我一看见不相干的人就害怕，必须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迫使自己去和他接近。有时候老毛病也还会折磨我，包括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稍微有点感冒就会出现奇怪的骨头痛和脑袋痛，当我想起往事——过去的痛苦和种种感受时，我就会象死人一样躺上两三天，不见任何人，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但这还不算太大的不幸。毛病并不经常发作，有时也不难忍受，如果环境安静，或者有某种愉快的事情可以转移心情的话。”

现在使他快乐的原因是很多的：在几乎完全倒塌了的老屋的地基上新盖起来的小屋子；经过他亲手培植的果园；在杨的妥善照料下蜂箱愈来愈增加的养蜂场；相貌堂堂的、尊敬他的侄儿和温柔而又勤劳的姑娘；被他们管理得很好的家园；最后还有那明亮的太阳、芬芳的花朵、在茅檐下营巢的燕子和充满了整个庄园的寂静与安宁。这个庄园是他们祖先的故居，他自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也将老死在这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他所熟悉的，它们都会以微笑回报他的问候。

“那些可怕的、曾经阻断我的生活道路的旋风夹着狂啸声掠过去了，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感到生活中的顺境比逆境更多，我只有一件心事常常祷告上帝：求他赐给杨一点点幸福。我无论如何不反对他的意志和愿望，我决不和他作梗；相反，我一定尽我的全部力量帮助他。我不是他的对头，不会强迫

他一定要怎么办；我代替了他的父亲，也象他的父亲一样，除了希望他好、希望他幸福以外，没有别的愿望……"

杨大踏步走到叔父面前，俯下身子吻了吻他的手，然后一仰脑袋，把落在眼睛上的几绺浅色的头发甩到后面去。

"关于这些凄惨的事情已经谈够了！这对您的健康是不利的，甚至泪珠也要从尤斯青娜小姐的眼睛里滚落下来……老想这些过去了的事情干什么呢！"

杨还没有说完，窗户底下就听见了什么人的脚步声和一个洪亮的、颤动的声音：

"我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那个骗子、坏旦、淫棍。一找到他我就要把他打死……我不打死这条狗我就不是人！"

正房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步伐不稳、拄着拐杖的老头儿走进了房里。他的红褐色的面孔被灰白的头发和雪白的长外衣衬托得分外鲜明。旁边有个高个儿、宽肩膀的姑娘扶着他的胳膊，和他一同走了进来。乍一见面很难认出她就是那个雅德威加·多蒙图芙娜；初次见到她时她用大围裙兜满了饲草，在收割的时候她驾着大车从地里装运麦捆，差不多和男子汉一样强壮和敏捷；眼前的她完全不同了，她身上穿着一件耀眼的淡青色的绸外衣，有着束紧的腰身和拖得很长的、在到这儿来的路上被夜露沾湿了的后襟。她的头上梳起了比外衣更为罕见的高耸起的发式，头发里抹了厚厚的香膏，系着五采斑斓的饰带，别着闪闪发光的发针。

在她的脖子下面，一枚粗劣的胸针赫然投入旁人的眼帘，耳朵上垂下了一对怪样的大耳环，几只俗不可耐的手镯在她粗壮绯红的手腕上丁当作响。

当雅德威加以农家女子的装束出现在田野上的时候，会使

人油然想起纯洁的和富于诗意的赛丽斯的形象，而她挺立在套着两匹快马的大车上的姿态仿佛是古代的雕刻，然而现在她的粗壮的身躯被又狭又长的外衣紧果着，显得十分可笑和笨拙。在她细长的、弯弯的黑眉毛底下虽然闪现着一对漂亮的兰眼睛，但整个面孔却被鲜艳的服饰衬托得粗糙惊人，肤色几乎象甜菜一般。

"晚安！"她在门口高声喊，但是一瞧见和杨站在一起的尤斯青娜，她的声音就突然中断了。

然而老雅库布却跌跌撞撞地走到主人面前，看得出他越来越激动。

"帕曾柯在哪儿？请您马上告诉我，希蒙先生，您把我的仇人和冤家藏在哪儿？……假如您不说，那可老实不客气，我会自己到各个房间里去搜寻，一定要把他找到……只要抓到了他，我就要向他复仇，因为他侮辱了我，因为他曾经使一个女人终身不幸……"

"他们又以帕曾柯恐吓老人么？"安哲里姆望着雅德威加问道。

"是的，他们又把他气疯了！"姑娘回答。"今天一整天他都是那样安安静静，头脑清楚，——再好也没有了。晚上他喝了一盘酸牛奶，对我说：'雅德威加，我们去哪位邻居家里串个门吧？'我接着问：'也许，我们去看看希蒙先生，好不好？'——因为我知道，假如我提议去看安哲里姆先生，他会生气地回答：'我不去看望后生晚辈。'他仍然以为安哲里姆先生是个年青人，而去世了的希蒙先生是一家之主。他在路上从从容容地走着，甚至看来他并不感到特别乏力，只稍微需要拐杖支持。我们走到半路上，真晦气，忽然从篱巴后面跳出几个顽皮的孩子，冲着他叫

喊：'帕曾柯来了，他又要把老婆婆带走啦！'外祖父浑身颤抖起来，如果我不赶紧扶着他，他一定会跌倒了。这么一来，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任凭你怎样哄骗，他也不肯回家去，——只顾往前走……"

在她叙说的同时，老头儿挥动手杖，可怕地叫喊着，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甚至窥探了黑暗的厢房，用手杖捅了捅沙发底下；这会儿他打算搜查火炉了，但是在他俯身的时候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上。尤斯青娜跳到老头儿身边，打算轻轻地扶起他来，但是她忽然觉得什么人毫不客气地推了她一下。

"对不起……请别动我的外祖父……我自己会照料他。至于我的外祖父，那是任何人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夺走的！"她大声地、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

她毫不费力地从地上扶起了老头儿，接着又推开了赶过来邦她忙的杨。

"您放心吧，雅库布先生！"安哲里姆说道。"帕曾柯既不在这儿，也不在别的地方，——他早已死了。"

"他不在任何地方吗？"老头儿还没有平静下来，他拄着拐杖，重复地说。"果真他不在任何地方吗？您不骗我吧？"

"决不骗您！"安哲里姆郑重地重复说。"您最好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吧，我们来谈谈别的。"

就在这时候杨悄悄地对尤斯青娜说：

"我很希望他当着您在这儿的时候谈谈一八一二年他的兄长发生的一个故事，那时候法国人来到了这儿……他记得许多有趣的往事。"

安哲里姆知道用什么方法最容易使老头儿安静下来，他端给雅库布一把椅子，对他说：

“请您赏光坐下来吧。我时常这么想：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您的兄长弗兰崔舍克发生的事情？……也许，您已经忘记了吧？”

老头儿布满皱纹的棕红色的脸被那样一种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如同不久以前当安哲里姆提到杨和采齐里亚的坟墓时一样。似乎从前的力量已经回到老头儿身上，他伸直了腰，并不理会端给他的椅子，仿佛他两条腿忽然坚定了，他用两只手拄着拐杖，仰起了脑袋，说道：

“哎，哪儿的话，哪儿的话！我记得，就象昨天的事情一样……他是我的大哥，我们共有五兄弟……我行五，弗兰努西行大……当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岁了，就在那一年，多米尼克·柯尔钦斯基先生——柯尔钦现在的主人斯坦尼斯拉夫先生的父亲——招募他参加了拿破仑军团……他们就这样一同去作战……多米尼克先生是个忠诚的战友……一个很好的人……这一点我知道，因为过了三十年以后，我自己也和他并肩作过战……他一直关心着弗兰努西，写过几封信给我们，告知我的大哥在军队里的工作和他们的情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转眼一八一二年快到……法国人要来了！……父亲说：‘也许我们的弗兰努西会和他们同来吧。’母亲点了点头：‘他应当来！也许他会来看看我们！也许我们在去世以前还能见他一面！’‘是的，’父亲说，‘或者我们还能见到他。’于是我们开始盼望他回来。母亲不时走出屋外眺望，而我们几个孩子几乎望穿了眼睛：我们都希望看到当军官的大哥……”

在老头儿说话的时候，雅德威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尤斯青娜，眼睛里闪现了凶狠和忿怒的目光。她听不清楚杨对尤斯青娜悄悄地说些什么，但是她分明看见，当他向那位小姐低下头的时候，在他的咀唇上浮现出她还从来没有见过的微笑，他的眼

睛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披散了的头发，而尤斯青娜也仰面望着他，表现出平静的、又好象有点羞涩的快乐。老头儿颤动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响了，但是他的话忽然被外孙女粗鲁的低语声打断。似乎她所以用低声说话是由于她激动得发不出更大的声音，或者是她的话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

“哎呀呀！”她丁着尤斯青娜惊异地说，“看来现在流行一种披散头发的时髦作风……说不定很快就会只穿衬衣短裤，甚至身上连一丝也不挂呢！”

尤斯青娜也许是没有听见雅德威加刻毒的话，也许是装作没有听见，但是杨却向姑娘投出了威胁的目光，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咬住了咀唇，把两只手紧紧地抄在胸前，然后扭转身把背对着她。

老头儿继续他的叙述：

“就这样，我们待在平平静静的家园，等候着从遥远的异国回转故乡的流浪人，隔不多时就走到大路上去望一望。这时冬天来到了，而且是一个那样寒冷的冬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未曾有过。只要一走出屋子——你瞧吧，不是冻裂了手，便是冻僵了脚；凛冽的寒风使人喘不过气来。雪下得越来越大，所有的道路都被雪盖住了，所有的篱巴都堆满了雪，只有钟楼还矗立着。有一天大清早，父亲吩咐我们跟随他到地里去……我记不大清为了什么……整整刮了一夜那么大的暴风雪，在两步以外连自己的屋子也辨别不出。积雪厚得可怕；我们在菜园里走着，脖子以下都陷在雪里，忽然瞧见在我们前面有个什么东西在发黑……又象是在原来的空地上长出了一个树墩，又象是一个人背靠着篱巴站在那儿。父亲说：‘你们瞧，那儿立着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想不到母亲也跟在我们后面来了，——她简

直在屋子里待不住，老想到外面来，到大路上来。这时候她接上来说：'上帝保佑，别是一个人冻死了吧？'

"我们大家加快了脚步，因此母亲就落在后面了。我们走近了一瞧，——吓得差点儿栽了个跟头，'那是一个人呀！'父亲叫起来。我虽然年纪最小，却跳到冻死的人身边，接着也喊道：'还是一位军官呢！'死人身上的制服满是窟窿，他脚下是不是穿了什么鞋子，——那可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从膝盖以下都被埋在雪里。他的脸象蜡一般黄，眼睛没有生气，好似两个玻璃球，上髭很长，是淡褐色的，一只手垂下来，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送到了咀边。我们猜测他大概是想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雪，在田野上迷失了路途，就这样碰上了死神，在我们家的篱巴旁边冻僵了。我们站在旁边看，父亲划着十字，这时候母亲也赶到了……她走到面前一瞧，突然拍了拍巴掌，高声叫道：'耶稣，玛丽亚！他好象是弗兰努西！'她说完，就噗通一声栽倒在雪里……这时我们开始仔细辨认，这个冻死了的军官到底是谁……"

雅德威加愈来愈气忿，她的悄语声变得更高了。

"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解开辫子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夸耀自己的头发！不过我们这些平民家的姑娘可没有脸这样出去……哎，头发长，见识短！"

现在杨迅速地走到她面前。

"我诚恳地要求您别在我们家里引起任何人不愉快，"他皱着眉毛轻轻地说，但是说得很清楚。

"这算什么，您的诚恳的要求？"雅德威加也低声回答。"在从前您的要求也许对我有些意义，但是现在我看来，我还是趁早走开的好。要不然，您为了和高贵的小姐做朋友，岂不要把我看成您的女工么！……"

她的绯红的双手时而暴躁地握紧，时而又放开，手腕上镀银的、镀金的和嵌着假珍珠的手镯一齐丁当作响；她的声音由于激动和抑制着的痛哭而颤抖起来，乌黑的睫毛上挂着大粒的泪珠。

“您为什么这样生气和激动呢？难道您不知道气恼会损害美丽的容貌？”杨讥讽地说。

老雅库布高高地举起了一个蜡黄的手指，结束他的叙述：

“弗兰努西就是这样勉强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象哨兵一样站立在大门外面。我们把他僵硬了的身体抬进屋里。母亲抢地呼天，号啕大哭，仿佛是一只母狼……”

现在雅德威加也象是一只母狼；她抓住了老头儿的双手，拉着他往门外走。

“我们离开这儿吧，外公……我们走吧！”她重复地说。“我和你在这儿待够了，好话也听够了。这儿不需要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讨人嫌呢？他们眼睛里只认得别人。谢天谢地，我们还不会缺少熟人……”

雅德威加的脸胀得通红，两只眼睛忿怒地发光。老头儿——他在清醒的时候是很听话的——顺从地跟着她往门外走，但是她还不甘休：

“这一个升起来，另一个就该落下去。我们在这儿是不需要的。过去我们也受过尊敬，但是现在有了更好的，我们就不受欢迎了。好吧，算了！只要在这件事情上不犯错误就好，——俗话说：一人追双兔，两头都落空。晚安！祝你们一切顺利！”

在雅德威加哽哽咽咽的声音里听得出抑制不住的忿怒、入骨的怨恨和悲痛。她领着外祖父走进了门厅，手里握着沾污了的衣边，大声地带上了背后的门。

大家沉默了几分钟。杨第一个清醒过来，大声地笑了：

“好一张利咀！”他高声说。“瞧她够多么凶！我没想到她有这么厉害！也许有人会喜欢这种泼辣的和能说会道的人，可是我不喜欢！”

安哲里姆没有作声，也不要求侄儿作任何解释。他开始沉思了，似乎在想什么心事。杨有点发窘，悄悄地踅进厢房里去了，但是他很快又转回来，大声说：

“尤斯青娜小姐，也许您愿意看看涅曼河上的采灯吧？”

“他们在捕耶其察么？”安哲里姆问。

“是的……刚点起火把下河。”

“我该回家了。”尤斯青娜站起来说。

“我送送您，——外面全黑了。”

“我也同你们走一走吧，”安哲里姆轻轻地说，从条凳上慢慢地站起来，又吩咐正拿着满满一罐牛奶走进正房来的安托里卡，把手杖和帽子递给他。

“晚上散步会使您疲劳的。”杨说。

“不用担心。如果我愿意的话，在晚上我也能走得比你更快，到任何地方去都行。”安哲里姆开玩笑地回答。

米海尔跟着安托里卡来到了正房里，由于这一天是星期日，他穿着姜黄色的常礼服，打了一个兰色的大领结。他没有象昨天那样逗人笑乐，而是规规矩矩地对所有在场的人鞠了躬，问过了晚安，然后站在一个角落里，好奇地注视着尤斯青娜。

安托里卡从牛奶罐里斟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

“愿意喝一杯吗，尤斯青娜？请吧！”她再一次款待客人。

这时候安哲里姆整了整头上的大羊皮帽，放低了声音对侄儿说：

“我会不会疲倦，——这无关紧要，但是不要因为你而造成

话柄，使旁人胡说有关小姐的种种蠢话。我没有和你们同去上坟，也是不大好的。同女孩子在晚上单独散步更容易惹口舌，这对你来说会成了以怨报德，无论如何不妥当……”

杨抱着他旋转了一圈，大笑着吻了吻他的面颊。

“还是个毛孩子！”安哲里姆用不大满意的声调说，掩上了外衣的前襟。

这是个黑暗的晚上，许多长条形的碎云在天空中疾驰，好似被风吹散了的轻烟，遮蔽了闪烁的星星。

“假如您希望看清一切，必须往下向白杨树走去，”杨建议说。

尤斯青娜迅速地跑下去了；杨伸给叔父一只手，邦助他走下山。

他们站在树下眺望有如长带似的涅曼河，在柯尔钦庄园对面的这一边，河水逐渐改变方向，流到陡峭的河岸后面去了，而另一边消失在沙滩后面的远方。

今天尤斯青娜已经是第四次见到涅曼河，每一次的景色都不相同。

最初，涅曼河是风平浪静的，似乎一直到河底倒映出了天空中沉重的乌云，而在闪烁着耀眼火光的平静河面上，双双燕子展开翅膀，掠水低飞；过后，河水阴森可怖地奔腾起来，在它飞溅着白沫的汹涌的浪头上，在狂风暴雨中漂荡着黄色的木筏，疾驰过一群黑色的小舟；再后来，暴风雨过去了，木筏上升起了几缕金黄色的轻烟，一群雪白的海鸥象跳环午一般在流金泛碧、一平如镜的河面上庄严地盘旋，几只小河鸥吓得四散飞逃；而现在，涅曼河凝然不动，象一条玉带似的伸展着，在靠近松林的一边呈现出兰黑色，另一边象钢一般黑。

黑暗的河流没有反映出眨眼的星星，因为它们都被模胡的、破碎的云团遮蔽了；当远处开始发出元形的、鲜红的火光时，河面上也朦胧地闪闪发亮。火光东一个西一个从高山后面飘浮出来，慢慢地互相靠拢，在河中间联成一线。现在已经可以分辨出小船和站在船上举着火把的人了。

小船总共约有二十只。它们好象一些神奇的幻影，在白杨下面的深处沿着无风无浪的河面平平稳稳地滑行，它们倒映在河里的影子也是那样平稳地移动；人的面孔和身躯被淡红的火光照亮了，有如浮雕一般清晰地显现在天与水的黑暗的背景上。

但是还有更加奇怪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现象，无数象雪片一样的小东西集合成浓厚的尘雾，笼罩了那些小船和船上的人，又象白色的烟团一样，把明亮的火把也遮蔽了。无论在空中或在两船之间都没有这种絮团，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久大家就看清楚了，这是一些极小的蛾子，它们振动着小翅膀，从水里飞了出来。这些小虫就孳生在涅曼河的深水中，象河底的沙子一样，多到不计其数。现在它们离开了自己的水乡，发疯似的向着温暖而又明亮的火把扑过去。聪明的渔夫们灵巧地摆动两只手，把这些象雪片一般没头没脑地向他们盖下来的小飞虫捞进网里。

为了不弄出一点点响声吓跑胆小的水虫儿，渔船甚至没有划桨，只是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漂流着。极目望去，沿着整个山脚，在黑暗中闪现了许多红色的火把，火把旁边是坐在船上的人们的淡红色的侧影。

无论在天上，在空中，或者在地上和水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唯有在他们上面、在树顶上空什么地方飞午着几群涅曼河的螟蛾，在寂静中嗡嗡作响。似乎觉得，在缀满着星星火点的黑

暗的河流和飘浮着许多云团——它们好象逐渐散开的浓烟或者一片片撕碎了的黑纱——的天空之间，拉紧了一根震动着的琴弦，这种单调的清脆的嗡嗡声就是它发出来的。

他们站在山坡上的白杨树下，看清了一只船上坐着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杨首先发现了他。

“你们瞧，那不是维托里德先生和瓦连季的儿子卡济米尔么！”

那个人果然是维托里德，这一次他没有同尤列克，而是同另一个朋友出来；他整个儿被白雾般的飞蛾包围了，在那儿默默地、热心地做着和其他渔夫一样的工作。他的俊俏的侧影眉清目秀地显现在火光里，对面是他的同伴的略带粗鲁的、但是同样年青和漂亮的面孔。

“柯尔钦斯基先生的儿子也在这里，他的外甥女也和我们在一起，”安哲里姆轻轻地说。“奇怪……奇怪……真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事！”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尤斯青娜从侧边的小门经过衣帽室走进了柯尔钦的家宅。她仃下来倾听了一会儿。从两扇半开半掩的门里看得见一个房间的一部分，这个房间摆设着浅兰的家具，充满了柔和的灯光。从房里传出一个女人愉快的、然而是装腔作势的声音，她在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法文书：

“‘一来到国王面前，我行了一个深深的屈膝礼，久久地不敢仰视伟大的圣路易的御容。当我终于抬起眼睛的时候，我看到在我面前都是代表全法国的精华与荣誉的人，他们围拥着国王，如同众星捧月一样。这里面有伟大的康德①、德·柳因亲王、

① 路易·德·波旁·康德(1621-1686)，法国著名统帅。

德·芒摩兰西公爵、圣西蒙公爵、德·布洛里公爵、德·拉洛什福柯伯爵、德·克列基侯爵和其他人。大家都注目于我，显然，一个个都被我的美丽的容貌迷住了。这是我的镜子经常表明的那种事实的又一证明，它使我有勇气向国王抬起眼睛。当我从太阳王①的微笑中猜到，我即将作为一个新的一等明星照耀在他的宫廷里时，我是何等地喜悦啊！我正在踏进伟大、光辉、优美和豪华的人间天堂……'"

"亲爱的节列莎，"另一个女人用温柔、微弱和慵懒的声音打断了朗读。"你能不能想象这位侯爵夫人享尽荣华恩宠的生活呢？"

"唉！"节列莎叹了一口气。"甚至很难想象那样一种豪华。"

"成为伟大国王宫廷中的一等明星……无限的快乐，无限的荣耀！……"

"成为一个被宠爱的人……"节列莎补充说。

"啊，是的！被什么人宠爱呢？克列基侯爵！那些优雅、漂亮、富于诗意的人们的爱情该是多么美好呀！"

"唉！难道可以想象那样的幸福么？"

"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我也会是一个健康、愉快和满足的人，我可以经常跳午，敞开胸膛呼吸，——总之，过真正的生活！对不对，节列莎？"

"啊！"

"人间的幸福分配得多么不均匀！"艾米里亚太太再一次叹息，大概泪珠儿已滚到了她的娇嫩的面颊上，因为接着就听见了节列莎担忧的声音：

① 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侍臣们为谄媚他而称的尊号，路易十四当政的时代(1643-1715)是法国专制制度最盛的时期。

“不过看在上帝份上，您别伤心难过……不然痉挛又要发作了……好吧，好吧，忍耐一点，把心放宽些……”

这天晚上，艾米里亚太太和她的女伴中止了她们的环球旅行，转而追溯古代的遗闻轶事，这会儿她们正读着十七世纪一位名交际花的回忆录，勾起了心中无穷的感慨。

尤斯青娜走进了黑暗的餐室，餐室里边通到别涅迪克特先生书房里的门是敞开着的。柯尔钦斯基坐在写字台旁边，把帐目一笔一笔地记在大帐簿里。在强烈的灯光下面，这个高大、结实、有着长胡髭、黑面孔和浓密的乱头发的人显得更加笨重和阴郁了。他在这古老的大屋中，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独自工作到半夜，使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凄凉。看来，他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忧虑，什么样的思想，只要是跟他笔下写出来的数字和记述无关，在这时候都无法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一听到隔壁房里的脚步声，别涅迪克特先生却抬起了头。

“维托里德！”他高叫了一声。

尤斯青娜随着出现在灯光明亮的书房门口。

“哦，是你！”别涅迪克特先生说，在他的声音中听得出失望的心情。他用手擦了擦疲倦的眼睛。

“你知不知道他——维托里德现在在什么地方？”

尤斯青娜回答：她看见维托里德和渔夫们在涅曼河上捕捉螟蛾。

“唔……”别涅迪克特应了一声，重又把头低在帐簿上。

尤斯青娜走到他身边。

“晚安，舅舅！”她轻轻地、比平常更亲热地说，接着吻了吻他的手。

在她耳边又响起了那几句话：“他没有叫喊，没有号哭，只是

走到窗口，开始那样地呻吟，如同垂死的人一般。”

尤斯青娜望了望舅舅的脸。天哪！这张脸上刻划了多少皱纹啊！它们聚集在肥厚的褶皱里，象细线似的分布在前额和面颊上，包围在忧郁的褐色的眼睛四周。这些皱纹之中哪一条是他的兄长的死讯造成的？哪一些埋葬了他的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崇高的激情？又是哪一些留下了二十年艰苦的、不如意的生活的痕迹呢？

“晚安，再见！”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用他的硬胡髭碰了碰尤斯青娜的前额。

他什么也没有问她。他从来不提到自己家里人的私事。

他永远忙碌着，操劳着，沉湎在自己的思想中，对于一切与柯尔钦的产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好象完全漠不关心，也许，实际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过，当尤斯青娜走开了以后，他又抬起头来，扔下羽毛笔，使劲地揪了一下自己的胡髭。他产生了满腔的忿怒、不安和惋惜。

“跟一些打鱼的在涅曼河上闲逛……蠢材！”他生气地、大声地嘟哝。“一天到晚不在家里，老想离开我远一点……完全变了……可恶的孩子……没有心肝的……利己主义者！”

他咬住了胡髭的末梢，用茫然的、呆滞的目光环顾室内，接着，仿佛吃惊似的，几次重复说：

“他怎么变得这样？……他怎么啦？……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无法形容的苦恼使他前额上的皱纹紧缩到一块，茫然失神的眼睛被泪水迷胡了。

尤斯青娜沿着楼梯上了楼，把父亲的卧房门轻轻地推开了一点。奥若里斯基先生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他的甜蜜的鼾声便是他睡熟了的证明。尤斯青娜回转身来，打开了对面的房门。

"哎呀，你瞧她！到底回来了！……我的小姐居然玩到半夜才回来。我祝贺你，但不羡慕你。我宁愿在床上躺一躺。老年和青年！永远如此！"

当尤斯青娜走进这个相当大的房间时，马尔达在一个角落里用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向她说了这样几句话。她伸直了四肢在床上躺着，身上盖着被子，眼睛望着天花板。在微弱的灯光下，她的直挺挺的身体好象是果着的木乃伊，黄色的脸在雪白的枕头上分外刺目，她的眼睛好似两颗黑珠子一般闪闪发光。

尤斯青娜不慌不忙地走近了上面挂着小镜子的五斗柜，然后默默地开始脱衣服和梳头发。

可是马尔达仍然不肯仃咀：

"你从什么地方回来？没有带来什么花冠吗？今天我看见你穿起了薄纱的外衣，老在镜子前面熨平头发，——我还以为你在等待有钱的求婚人前来拜访呢。老实说，真是突然飞来一只希奇的鸟儿！有人想要娶一个贫穷的、既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也说不上特别漂亮的姑娘，使她成为高贵的太太！哦，哦！——我心里想，——难怪她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为她的求婚人梳妆打扮哩！可是她却跑掉了，老半天没有踪影……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又到了那边吗？……为什么？多么愚蠢！假如鲁瑞茨来了呢？一个人不能信奉两个上帝，要末就是伯爵，要末就是庄稼汉。不错，他不是伯爵，但是和你比较起来，那他不仅是伯爵，简直是王子哩。如果你追求庄稼汉的花冠，必然要错过你的王子，将来你会哭肿眼睛的！你也会变成象我这样的瘟神，或者是象节列莎那样的斑鸠，永远伸长脖子盼望吃到一点甜头！老实说，真可笑！哈哈哈！哎呀！呃嘿呃嘿……"

马尔达笑了起来，接着开始咳嗽，咳完了又继续往下说。除

了平日的心直口快和急躁以外，在她的话里听得出明显的不安。她的双脚间或在被子底下微微地动弹，而她的眼睛越来越明亮地在黑暗中闪烁。

“喂，你又在那边听到了什么，是吗？你在那边做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呢？你和他们谈得来吗？法国小说也好，奏鸣曲也好，小夜曲也好，他们那边什么也没有听见过……他们总是使用一些可笑的字眼：‘然耳、忧尝、请戚、井子的、己妹①……’我记得……我记得！从前我听惯了他们的话，有时候自己也错说成‘请戚’或‘井子的’，一说出口马上就羞得满脸通红……我看，你已经被好奇心支配了，希望知道今天王子来过了没有。你放心吧，——他没有来。基尔洛太太的确来过了。艾米里亚太太一定要我招待她。她自己专等偏头痛发作，后来甚至开始不断地打呵欠……其实，她并不是什么偏头痛，不过是懒得说话……节列莎就说过：她们今天要读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去她们的吧！全是愚蠢！……我和基尔洛太太闲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好象坐在针毡上一样；我的炉子里还烤着面包哪。她首先问到你：尤斯青娜小姐在哪儿，她在做什么，她现在看来怎么样，心情愉快不愉快？接着她很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济格蒙特身上，轻轻地问我：你是不是忘了他？然后她开始谈论她的堂弟：他还剩下哪些地产，他多么善良，多么不幸！我问道：‘他为什么不幸呢？’她说：‘他惋惜自己丧失了健康和那么多金钱，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况且……’这时候她说得有点含胡，使我听不懂。‘他的最大的不幸……’她刚说了半句就象平日那样胀红了脸，不肯往下说。我起了好奇心，开始追问她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幸。基尔洛太太

① 原文是五个方言词，意思是：“然而、忧伤、亲戚、金子的、姐妹”。

垂下了眼睛，悄悄地吐出了两个字：'吗啡！'往下我就再也问不出她什么来了。她说：她很希望堂弟早日结婚，永远定居在沃洛夫席那，因为这样做可以邦助医好他的一切毛病。不过他必须和一个善良、聪明、理智并且为他自己所满意的女子结婚才行。这个女子和他在一起将是幸福的，因为他善良、正派而又聪明，他的全部过错在于他的财产太多，过去他对自己太放纵了一些。现在鲁瑞茨已经明白过来了，他决定要结婚……你听见了吗，尤斯青娜？他决定了要结婚，可是基尔洛太太今天到这儿来的目的似乎只是打听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采取什么态度……她变成一个媒婆了，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希望堂弟不再接近午女，避免破产，把什么吗啡戒掉……堂弟对她很不错，看情形甚至经常接济他们。你瞧，我对你说了多少！怎么样，难道我不够朋友么？现在你可以静静地躺下，幻想未来的富裕生活了。不过，老实说，我不明白你今天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等候你的王子？你的老爸爸独自一人拉了一整天提琴，傍晚的时候他希望在钢琴的伴奏下再拉一会儿……他练熟了一支新的小夜曲，也打算教给你……他前前后后满屋子寻找女儿，但是看不到女儿的踪影。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真的象幽灵一样，独自在田野上和森林中走来走去么！在没有完全抓牢王子以前，先给自己找个牧羊的小伙子，是吗？喂，喂，你说一句话也好呀！难道你哑了不成！……我把一切可能引起她的兴趣的消息全都告诉了她，甚至说得我舌敝唇焦，可是她一个字也不肯对我讲……骄傲的、不老实的、没有好心眼的姑娘……真是个没有好心眼的姑娘！哎！……"

不难猜想，马尔达也希望从尤斯青娜咀里听到她渴望知道的事情。她的眼睛在昏暗中发光，两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做

着奇怪的动作，在声音里听得出毫不掩饰的忿激和不满。

“骄傲的、不老实的、没有好心眼的姑娘！”马尔达重复说。

她又咳嗽起来，在平静了以后，她眼望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尤斯青娜已经梳好了辫子，穿了一件白色的寝衣，她赤着脚走到老朋友的床前，在她旁边跪下了。

“姨妈，你为什么不愿意做他的妻子呢？”她把头低俯在马尔达身上，两只手抓住了她一只瘦骨棱棱的大手，轻轻地问道。

“啊？什么？”老姑娘突然颤栗了一下，扭转了沉重的身子，面向着尤斯青娜。“什么？我为什么……他的妻子？”她用沙哑的大嗓子低声说。“他的？……谁的呢？你果真见到了他……你认识他？他自己对你提……提到我？……他记得……真的，他记得我吗？”

“他记得。他不知道忍受了多少痛苦！他至今也同别人不一样。”

“他受尽了痛苦，难道我没有受尽痛苦？他同别人不一样，难道我同别人一样吗？永远的苦闷……永远的苦闷！……”

马尔达的胸脯由于深长的叹息而高高地隆起。

“为什么？是的，为什么？为什么？”尤斯青娜更有力地握着她的手，忍不住急躁地问。

马尔达发光的眼睛探究地注视她的脸，仿佛想看透她的心，了解她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没有说原因？通统都说了，可是没有说原因，是吗？”

“是的。”

马尔达长久地沉默着，过后她渐渐地安静了，她把眼睛转向另一边，问道：

“你希望知道吗？你觉得奇怪吗？可能，一个姑娘为什么拒绝男人的求婚，——尽管是这样的求婚者，——永远是旁人感到兴趣的。你也许想听什么奇闻吧？什么复杂的事变啦，压力和障碍啦，私情和悲剧啦。你错了。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浪漫的事情，象午台上那样。问题是简单的、平凡的，——到处生长着有害的杂草。这就是自古以来的愚蠢……我自己的愚蠢……你瞧，多么平凡……”

她开始笑了。

“为什么……为什么！……首先是因为一个小姐害怕旁人的嘲笑，其次是她畏惧繁重的活计。如此而已。禁止倒是没有任何人禁止我，而且谁也没有这种权利。我是一个孤儿，那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可以予料，人们会嘲笑我，认为我是傻子，胡说各种各样的蠢话。当周围的一切象锅炉一样沸腾的时候，人们个个精神振奋，情绪激昂，那时候谈来谈去无非是‘平等’两个字。大家互相拥抱和亲吻，彼此称兄道弟；高贵的先生邀请庄稼汉坐在他的马车里，亲切地说：‘千万不要见外，干脆喊我的名字吧，——瓦西列克、尤拉西，或者什么安哲里米克！’但是当烈火息灭了以后，在瓦砾场上重又出现了高山和深谷，跟从前一样……跟从前一样……高山和深谷……‘你呀，瓦西列克，或者安哲里米克，可不许从深谷里爬到山上来！而你呀，小姐，假如从山上下降到谷中的话，那我们既不会打你，也不会追逐你，——我们对这种事是过于聪明和过于老练了；我们将嘲笑你，笑到我们肚子痛！’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没有阻挠我，没有追逐我，只是嘲笑我！‘瞧呀，马尔达替自己找了一个多么好的情郎！’达若茨基夫妇这样说；基尔洛这个小丑扮着鬼脸，甚至安德若依的妻子想到我可能嫁给一个种田的人时，她也微微地笑了。

基尔洛这个蠢东西竟然笑得前仰后合：‘耕地——这还没什么，这儿多少还有点诗意；他自己常常送肥料下地！……我想，从他身上会发出什么气味呢！’每一个人只要知道我的求婚者，都笑得流出了眼泪。而我——你听见吗？——简直羞得象火烧似的。晚上我常常因为想念他而哭，我想象着和他在一起多么幸福，——我哭着，眼泪象溪水一样流下来，可是白天在亲戚朋友面前，的确，我拒绝了和他来往，如同彼得离弃了基督一样，而且……我告诉你，我自己也嘲笑这个求婚者，甚至比他们更厉害，——这是一种普遍的和永久的劣根性。有时候我的眼泪簌簌地从脸上滚下来，而他们却以为我笑得这样……唯有别涅迪克特没有嘲笑我，他那时候无心取笑……也许，他不象别人那样健忘，他还记得，我们嘲笑的那个人的兄长和他的兄长躺在一个坟墓里。但是他也反对我，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农家的活是艰苦的。因为你必须亲自锄草、割麦、挤牛奶、做饭、洗衣服。’——一句话，他逐一列举了我将来应做的工作。‘你会吃不消的，你将失去你的健康，变成一个粗手粗脚的农妇。’这比嘲弄和讥笑更有力地使我产生了退缩的心理。象我这样的一位小姐果真要去锄草、割麦、挤牛奶和洗衣服么？我一定会累得筋疲力尽，一定会累得忍受不了的。何况还会成为一个农妇！我从哪儿来的这种贵族思想，——鬼才知道，因为我自己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寸地，身上经常是破衣烂衫；不错，我念过一点书，但是有什么用处！？我从小就在柯尔钦干活，况且是怎样干活啊！我又管全家的家务，又管庄园，又管菜园，还要为别人和自己缝衣服——我自己的衣料都是亲戚送的。但是要知道我出身于贵族家庭，亲戚都是有财产的人，这样说来我也是一位小姐，所以我害怕在前面等待着我的农活。有什么办法呢？在一次又一次的苦恼以后总

会淡忘和平静的……那一段时期达若茨卡太太老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只要发现另一个……更合适的对象，我会主动地给你介绍的。'更合适的对象并没有出现，她也没有能够为我介绍；她自己的女儿就需要物色女婿。然而这些年我是不是淡忘了，是不是平静了，——这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嫁给一个庄稼汉，因此也没有锄过草，没有挤过牛奶，这就够了，至于做饭和洗衣服，那是每天都不可避免的事，柯尔钦从一个广大的公爵领地变成了一个小庄园，生活在这里还会缺少该做的事情吗？……然而我没有割过麦子，没有锄过草，这就具有不小的意义；为此值得做出许多牺牲，光这一点就可以补偿一切：丧失了的爱情、自己的小家庭、可能会点缀我后半生的儿女以及我受到的象瘟神一样的对待……这一切都由于我没有割过麦子、没有成为农妇而得到了补偿……我怎么能不满足呢？我抱着这种想法过了一辈子。何况我从羞愧与屈辱中挽救了自己的身分和光荣，永久的光荣，永久的光荣！"

"姨妈，姨妈，我的可怜的姨妈！"尤斯青娜喃喃地说，用双手握紧了激动的马尔达的一只手。

但是马尔达不能平静下来，她把发黄的、在凹陷的双颊涌起了火也似的红晕的面孔转向姑娘，用沙哑的嗓音轻轻地问道：

"他现在怎么样？他的气色如何？完全恢复了健康吗？跟侄儿过得挺好吧？"

于是她们互相紧偎着，低声地交谈了很久。

"他盖起了新房子？哦，里面怎么样呢？正房是不是宽敞、清洁和整齐？"

当尤斯青娜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以后，马尔达悄悄地问：

"他还想起我吗？"

她沉思了一会儿。

“你是说，他还想我，而且是时常想我么？”

年青力壮的姑娘低声地、亲切地回答了兴奋起来的、唠唠叨叨的老姑娘：他在什么时候想她，怎样想她……他说了哪些关于她的话。

在马尔达干瘪的咀唇上出现了微笑，激动的脸开始安静下来，黯淡了的、由于静静的喜悦而迷胡起来的眼睛随着闭上了。

“他还想着我！”她再一次悄悄地说，以后就完全沉默了。

她尚未入睡，然而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只有因为激动和长谈而疲惫了的胸膛呼哧呼哧地大声喘息，偶尔迸发出低沉的呻吟。

“姨妈，”尤斯青娜悄声说，“你病了，你的确有病，也许病情还不轻。你为什么不肯医治呢？”

马尔达抬起了眼睛，象往常一样激怒地、急躁地回答：

“为什么治病，治病干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治病，治病干什么吗？谁对你说过我有病？不过是你自己的幻想和孩子们的胡猜罢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我更健康。你们让我安静安静吧，我不需要你们的劝告和医生！躺下去睡吧！祝你晚安！”

她重新闭上了眼睛，脸上又慢慢地出现了恬静和安详的表情。

尤斯青娜站起来，再瞧了一会躺着不动的女人，然后弯下腰，轻轻地、热情地吻了吻她的咀唇。最后她离开了床前，息灭了灯盏，在关闭着的窗户前坐下来。几株大树黑幢幢地屹立在微微发兰的黎明前的夜色中，好似中了魔法的守夜人，朵朵白云如同丝织的头纱一样，布满了天空，银白色的涅曼河上时而有鱼

儿泼啦作响地跃出水面，一平如镜的河水立刻激起转瞬就消失了的浪花，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不久，在松林上面出现了玫瑰色的一抹朝霞，窗外的树枝夹着簌簌声轻轻地颤动起来，接着在一片沉寂中发出了公鸡响亮的、拖长的啼鸣——开始时在屋子附近什么地方，然后越来越远地重复着，声音也越来越小了。它们好象警惕的哨兵似的，远远地彼此呼应，互相传递口令。就这样，这些家禽在梦幻一般的寂静中接二连三地用庄严的啼声宣告新的一天已经降临。

尤斯青娜把目光贯注在那一道灿然如火的朝霞上，耳朵倾听着公鸡的啼鸣，现在这种晨曲已经是从村里传来的，——起初来自较近的几家，而后是更远的，末了只能勉强听见，不知道它是从很远的什么地方发出来的，也许是杨采谷吧。她闭上了眼睛，两手托腮，手肘支在窗台上，开始沉入幻想或者睡着了……

她似乎清清楚楚地在眼前看见了一个被朝霞的光辉渲染成玫瑰色的庄园，一个洒遍了晶莹的露水的果园，看见了一个在长满了茂盛的青草的院子里迈步走着的年青漂亮的小伙子。他来到了马厩前面，打开了门，从里面推出一辆大车。忽然有个年青青的姑娘，打着赤脚，肩上挑了一付水桶，绕过菩提树，跑向河边去了；又有个穿粗呢外衣的老头儿，紧蹙着隆起的前额，打开了一扇窗户，抬起黯淡的眼睛仰望天空。然而那个从屋里走到台阶上、站在雕着粗糙花纹的屋檐下的人又是谁呢？原来就是她自己……她……尤斯青娜，穿着方格子的短裙，一条乌黑的发辫落在宽大的上衣前面。她的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光芒，如同前次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在手里拿着一把镰刀，用钟情的眼睛望着她的时候一样……

这是做梦还是在现实中呢？她似乎觉得，整个世界沉没在

夜色里，沉没在隐隐透光的夜色里，但是并没有太阳和月亮，而她在天空飞翔，她的视线可以达到辽阔的——那样辽阔的地面，无论是柯尔钦庄园或者邻近的小村庄，无论是隐没在浓绿之中的一对传奇式的夫妇的纪念碑，还是荒凉的沙滩和它后面被苍翠的岗丘围绕着的孤坟，全都清清楚楚地收入了她的眼底。这一切被隐隐透光的夜色笼罩着，而她手里擎着一盏灯……就是昨晚在安哲里姆房里看到的、放在赤杨木五斗柜上的那一盏，想必是尤斯青娜从五斗柜上拿来了，现在将它高高地举起在天空中。灯儿既小，灯焰也不高，但是金黄色的朦胧的灯光仍然落在每家每户的屋顶上，落在村里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它在这一边照耀着古老的纪念碑，在那一边照耀着孤独的坟墓，并且象一条锁链上的环节似的，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尤斯青娜在睡觉呢还是在幻想？她感到在头发上、脸上和咀上落下了长久的和温暖的亲吻。这是太阳的光芒，它冲破了朝霞的帷幕，把它的火热的箭射到山川田野上面，射到花草树木上面，也射到尤斯青娜的年青的脸上。但是在梦里或者在幻想中亲吻她的却不是太阳，而是另外的某个人……因为姑娘脸上涌起了红晕，咀唇上浮现了幸福的微笑。



第 三 部

一

已经去世的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的妻子并不是“高贵的女士”，如同安哲里姆·包哈狄罗维奇所说的那样；但是当三十年前的她——一个年青青的、又漂亮、又有钱的姑娘——决定和安德若依订婚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见，认为只有爱情才能促使她许身给这样一个人。因为力求博得她的心和她的财产的人很多，她却选中了一个家产最少、门第最低的人。她不仅爱他，并且和他志同道合，——他把所有的青春热情献给了自己的志愿，后来甚至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一生。她没有给他带来百万家产，但是她得到的陪嫁的田庄却比他的财产值钱得多。据当时的统计，奥索夫崔包括上百家农户、数量可观的土地、一片上等的森林和一所高大的府邸，这所府邸是几十年前盖起来的，很有几分富丽堂皇的味道。一眼就看得出来，它是由一个富裕的、不愿意落后于豪绅巨富的小贵族建造的。

公馆——方元若干里以内的人这样称呼它——只是一栋两层楼的、盖着红色的铁皮屋顶的砖房，它有好几扇大窗户和一段宽阔的门廊，门廊前面的拱门被茂密的常春藤围绕着。这栋屋子前面的景象相当阴森，有古老的林荫道做背景，屋子前面展开了一个以花坛和草场作点缀的大庭院，而后面辟成一个所谓英国式的花园①，透过它的丛林看得见一片纵横交错的小径，木制

① 英国式的花园，系与法国式的花园相对而言，它的特色是随意造林和力求保持景物的自然美，不假人工的雕琢。

的长椅和优美的、弯曲的小桥在这儿和那儿隐隐发白，桥下是一条湍湍奔流的、永远淙淙作响的小溪。从这里看不到涅曼河，但是小溪起初流经花园，以后穿过一个宽阔的草场，在一俄里外注入涅曼河中。在小溪经过的那个草场上耸起一排不高的、显然是人工造成的岗阜，当地人称它们为“瑞典人的壕堑”，提起来是很有名的。据传说，两百年前在这里驻扎过大批军队，展开过好多次浴血鏖战。秋天，当林荫路和花园脱去了绿色的衣装的时候，从奥索夫崔大屋二楼的窗户中望去，历历在目地看得见草场、壕堑和一大一小、汇合成尖角形的两条河流。

柯尔钦斯卡太太在这所大屋或府邸里诞生、成长，除了在丈夫家中度过的八年以外，她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从前，当她离开这儿的时候，她是个眉宇间洋溢着喜气的、游泳在爱河之中的姑娘，想不到归来时成了身穿丧服的寡妇，从此以后永远过着未亡人的生活。她从来不是举止轻佻的人，也不是过分愉快的人；即使在少年时代和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的整个面貌也带有严肃而又安详的表情，证明她的感情是深沉的。甚至当她结婚时站在祭坛前，凝神默默祷告的时候，她的深思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也表明了她的性格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可能有神秘主义①的倾向。在当时见过她的人都记得，她的娇嫩的脸庞的秀丽不亚于盛开的玫瑰，而她的言谈和举止虽然比大多数处在这种年令和地位的女子更严肃、更矜持，却仍然具有使人悦服的真挚和亲切。大家知道，她抱着和丈夫完全相同的信念和志愿。她是爱国志士和民主主义者的妻子，是他的朋友和同志，如果说她没有参加他在人民中间的工作，那也不是由于骄傲、鄙视和阶级偏

① 神秘主义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对超自然界的信仰为基础，神秘主义者认为人能和非现实世界直接交往。

见，而是由于她一分钟也不能放弃优雅的生活方式，去接近种种粗野的和庸俗的生活现象。任何人也不能比安德若依更巧妙、更容易地找到打开普通人的心灵、打开未受教化的头脑的钥匙，然而她完全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他是个热爱妻子的人，对她具有深刻的了解，因而轻松愉快地原谅了她这一点，可是她悲伤地意识到，在他们的生活里无意中产生了一种分歧，她尽了一切努力来克制自己，跟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作斗争，可惜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她多少次在心里怀着善良的感情，叩打穷人家的柴门，她的咀唇由于憋不出来同情的话语而不住地颤动，但是她站在门口的姿态是那样地庄严，脑袋高高地仰起，如同现身下凡赐福丧家的女神一样。在外表上看来她是骄傲的，仿佛目无一切，而实际上内心困窘到痛苦绝望的地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说什么好，在对她来说神秘不解的力量面前束手无策。她能理解许多事情，但是解不开这个谜；尽管她充满了最善良的感情，那种粗野的、平庸的环境和她脚下的碎石路仍然会使它憎恶到浑身颤抖。当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当别人开始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同样感到茫然。整个人民吸引她到这儿来，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使她感到吃惊和讨厌。看到那些肮脏而畸形的肢体、粗野的面孔、难看的衣衫和熏黑了的墙壁时，遏抑不住的厌恶的感情便油然而生。她相信并且渴望理解这个伟大的集合体——人民——的灵魂，但是要她用指尖碰一碰它的躯壳，那她就必然要经过一次长久的内心斗争。她一看到地板上的垃圾堆就会机械地向后退缩，而马厩和牛栏的气味几乎可以使她晕倒。

她能够理解各种最高尚的抽象的理论，但是象惊奇的、害怕的小孩一样，常常在冷酷无情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

面前伫住了脚步。她知道，通往理想的梯子就是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在许多的事实、数字和日常的琐碎工作中架设起来的；对她来说，理想比一切都更宝贵，但是她不能够亲手架设任何一个通往理想的梯子。在这里阻碍她的是过分的爱美本性和骄傲——不自觉的、但是同样有力地控制着她的整个意识的骄傲。她之所以骄傲并不是因为她出身高贵和生活富足，而是因为她的心灵、智慧和非常精细的审美感大大地高出于灰暗的、庸俗的现实，从而有可能为自己建立更有道德和更高尚的生活的缘故；不过，在这种并非由于财产和出身，而是由于理想主义的生活观而产生的骄傲之中，也夹杂了她在门第和资产方面对别人的优越感，然而这一点是柯尔钦斯卡太太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她为了她的骄傲曾不止一次痛苦地责备和处罚自己。何况这种感情还成了她和她的爱人之间的唯一障碍，违背了她要求自己博爱济众、宽恕一切的深刻的宗教信仰呢。但是，尽管她作了种种努力，想根除它却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由于她性格软弱或者对自己过于宽大，而是因为这种感情是历代祖先遗传给她的，它已经在同日常的忧患与操劳隔绝的舒适优美的环境中巩固起来了；要知道，这种骄傲的感情是她娘家的家风，在她幼小的时候就从各方面影响她，她是在它的熏陶之中长大的。

后来，安德若依已经不在人间了，她的眼光不知不觉变得狭窄起来，对人的态度和生活的目的都改变了，柯尔钦斯卡太太终于跟自己来了个彻底的妥协。她对自己说：如同水与火一样，高级的生物和低级的生物——飞行的人和爬行的人是不可能互相融洽的。精神上的贵族依赖对一切纯洁优美的事物的爱而存在，他们有存在的权利；也许，他们正是人类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对那些在下面从事劳动、犯罪作孽、虽然具有优美的心灵、

然而外形丑陋、生活可怜的人，应该宽宏大量，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邦助，但是任何时候也不应该牺牲自己生活中的安宁、精神上的自由和一切高尚的习惯与爱好。得出这种结论以后，柯尔钦斯卡太太也就心安理得了，她好象一只雪白的天鹅，高高地飞翔在蚂蚁蠕动着、青蛙鼓噪着和麻雀跳跃着的洼地上空，——它和勤劳的昆虫之间的距离，跟它和轻浮的小鸟或沼地的两栖动物之间的距离是同样遥远的。

她既不是软弱，也不是对自己宽容。从柯尔钦斯卡太太的外貌中就可以看出她固有的精神力量，——它没有表现在任何举动和行为中，而是整个儿用于她的内心生活方面和克制感情的过分流露上。这种精神力量在她心中燃起了热情——也许还是激情——的火焰，同时又将它限制在穿不透的隔板中间，——这是大理石匣中之火。当柯尔钦斯卡太太在不到二十六岁的年令和心爱的丈夫、她的独生子的父亲分别时，——当时她不知道是否还有和他重见的一天，——有些嚼舌根的人硬说她想要仿效斯巴达妇女和其他类似的人物与故事。实际上她并没有仿效任何人，虽然她十分愿意在那生离死别的当儿想到某些古代的女英雄。也许，那些历史故事的确左右了她的思想和感情，但是在当时她一点也没有想起它们，她的举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她又端正、又坚强地站在杨·包哈狄罗维奇曾经指给尤斯青娜看的那个沙丘上，眼睛里发出激昂的光芒，她用双手挽住了丈夫的脖子，紧紧地吻了他一下，忽然，她从丈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微笑着说道："去吧，上马吧！"接着又悄悄地嘱咐了他几句，但是谁也没有听见她说什么。当安德若依走了以后，她退到一旁，稍微离开其余的人，要求他们和她一同祷告。她大声地念："为了圣父和圣子……"

往下她开始读关于航行者和旅行者的祈祷文。她的声音听来平静而又清晰。她只是偶尔仃顿一下，仿佛倾听远去的马蹄声或者从松林里传来的夜莺的鸣啭。希疏的泪珠一滴一滴沿着她的面颊滚落下来，但是在声音里听不到哭声，她的腰肢没有弯曲过一次，面颊没有颤动过一下。

后来，当跑到柯尔钦的小孩带来了可怕的消息时，她晕过去了。当时她恍惚觉得自己丧失了思考能力，但是从这种危险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以后，她再也没有昏迷过。她的举动变得镇静了，很少看到她开口说话。她就这样回到了娘家。

柯尔钦斯卡太太从来没有诉说过自己肉体上的痛苦，然而先前那种健康的、鲜艳的红晕从此以后永远消失了。谁也没有见过她绝望，谁也没有见过她痛哭，然而从此以后任何人也听不到她的愉快的笑声。有时候她稍微露出笑容——对交情不深的人淡淡地微笑，对亲戚和家属和蔼地微笑，在凝视儿子时幸福地、无限慈爱地微笑，但是任何时候也没有发出过笑声。这一点谁也不觉得奇怪，因为这和她严肃、端庄的外表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从小认识她的人都记得，她向来不是特别愉快的和活跃的人。柯尔钦斯卡太太的矜持和冷淡使许多人和她疏远了，不敢亲近她，但是年青的寡妇也无意吸引任何人到自己身边来。相反，她觉得孤单寂寞的环境和深居简出的生活好象是一个那样的山峰，登上这个山峰以后她就远远地离开了卑贱和平凡的尘世。在这样的条件下更容易掩饰损害了她的青春与健康的精神上的——也许还有肉体上的——痛苦，更容易避免接触她忍受不了的一切庸人俗事和污秽的东西，更容易适应她最后选定的生活方式，把全付精神寄托在各种心爱的工作上。

在差不多完全与世隔绝的奥索夫崔的两层楼的大屋中，在

二十三年悠长的岁月里，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一点可以根据柯尔钦斯卡太太房间里的陈设猜想。有一次，在八月里的一个中午，她坐在软绵绵的圈椅里，把手工放在膝盖上，心不在焉地从窗户里眺望展开在她面前的花园与果园。

柯尔钦斯卡太太的房间处于二楼的拐角上，有两扇窗户对着一大片绿色的海洋。高高的天花板和近乎元形的型式使这间房看来象个小礼拜堂。和它相似的还有：已经稍稍褪色、但还闪烁着金点的浅兰色的旧壁纸，数量甚多的图书，立在角落里的又大又黑的基督受难像以及摆在它前面的采用珍贵木料精工雕刻而成的小凳子。基督的形象也是用象牙精巧地雕成的，它在乌黑的十字架上显得十分醒目。不过，除了基督受难像和装订得十分华丽的祈祷书以外，房间里没有别的圣物。在墙上有几幅古老的画像和一幅正当青春时代的安德若依的肖像，此外嵌在刷金框子、天鹅绒框子和普通木框子里的大大小小的照片、水采画和油画全是济格蒙特一人的面貌：有孩童时代的；有少年时代的，也有成年时代的。丈夫的容像只有一幅，那是柯尔钦斯卡太太在结婚后的最初几年请一位高明的肖像画家描绘的，然而儿子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大小的画像却有二十幅之多。在这房里更多的是他的作品——从小时候的铅笔画到不同时期在纸上和画布上所作的素描、临摹和草稿。这是极其爱护和极其小心地搜集起来的一个博物馆，能使参观者一目了然地对她的儿子和他的天才的发展道路获得明确的概念。从房间的陈设中也看得出女主人珍惜过去的态度，所有的家具都是贵重的和精致的，但是已经过时了、陈旧了。

屋子的其余部分在济格蒙特结婚以前曾经重新修建和布置过，邻居中一些贫咀的人在背地里说：克洛琪里达小姐的嫁妆大

部分都在这次改建和装修之中花掉了。不过，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大家都明白：年青的柯尔钦斯基是一位具有极精细的审美感的艺术家，他的妻子又是上流社会中人，受过完美的教育。但是在已故的安德若依的妻子的房间里却没有任何改变。夫家早已被一些不相识的人占据了，她费了很大的力气，用昂贵的代价赎出了一部分家具，从那里运到了奥索夫崔。这是些三十年前的时髦的圈椅和沙发，现在表面的呢子或绸缎已经磨破了，另有一张红木的大写字台和一口装满了破旧书籍的漂亮的书橱。

然而，尽管对过去保持着崇敬的纪念，从这间房里也看得出对当代生活的关心。桌上放着许多报纸和新出版的书刊。柯尔钦斯卡太太常常在阅读中度过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整整几天，她时常注意社会上的各种新思潮，注意过去与她和爱人休戚相关的那些人的新动向。摆在桌上的几尊胸像和挂在墙上的几幅肖像都是当代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作家和演员的。显然，柯尔钦斯卡太太了解并且尊敬对于安德若依献身的事业有所贡献的人。

在窗口的软圈椅旁边放着一个大筐子，筐子里有几块粗麻布和呢子，此刻安德若约娃太太的膝盖上就放着一件正在缝制中的衣服。在阅读之余柯尔钦斯卡太太常常为穷人缝点什么。她难得见到她所邦助的人，但是她从仆役们的叙述中很好地了解了他们。柯尔钦斯卡太太并不喜欢琐碎的和无聊的女工活计，然而她却缝了相当多的各式便衣，使一些穷人得以御寒，也免除了破衣烂衫的羞耻。

二十三年——凄凉单调的二十三年就是这样过去了，如果不算两三件在柯尔钦斯卡太太和她的儿子的生活中起过很大作

用的特殊事件的话。大约在十八年前，柯尔钦斯卡太太和她的丈夫的兄弟在这间房里进行过一次长久的、激烈的谈话，这次谈话几乎永远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和睦。那时候，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作为年幼的侄儿的合法的和当然的监护人，时常来到奥索夫崔。当时他还是个结婚不久的年青人，但是已经苦恼地感到了世道的艰难和个人生活的不易。别涅迪克特先生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不幸的事接踵而来，使他逐渐变得阴郁了。但是他仍然不辞劳苦地参加了管理嫂嫂的田庄，特别是在她从许多次劳而无功的尝试中明白了自己不能胜任，请求他给无父的侄儿一些邦助以后。

起初柯尔钦斯卡太太着手亲自管理产业，但是，和从前一样，当她按照丈夫的愿望试图与平民接近时，她遭到了最大的失败。无论在这里或那里，不可避免地要听到粗鲁的话，看到愚蠢的事，而这是年青的寡妇绝对忍受不了的。帐目、诉讼、经济计划和种种事务象铁链一般拴住了她的思想与感情。当管家向她报告工作情况时，她尽管极力克制自己，仍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注视园林深处的明暗变幻，倾听小溪的愉快的淙淙声，回味刚才读过的书，想到和什么人谈过的话或者小济格蒙特最近的淘气。

如果问题仅仅牵涉到她一个人，那她宁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求避免枯燥的、使人厌倦的物质方面的操心。在她看来，这种操心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有损人的尊严。她是个倾向于禁欲主义的人，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奢华；她的黑外衣是不值多少钱的，而一些古老的东西完全满足了她的兴味；她曾多次考验自己，确信她可以长时期满足于贫乏的和简单的饮食。有时候她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求自己过艰苦的、贫困的生活。跟她已经丧失了而又时刻不能忘怀的东西相比，她觉得财产似乎那样微

不足道，简直不值得为它伸出手来。跟崇高的激情和她曾经目击过、亲身参加过的自我牺牲的业绩相比，为舒适的生活而忙碌——在她看来——至少是不道德的、庸俗的。她怀着热烈的同情，从她幽居的深院看到了平民大众的普遍的贫困与不幸，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放纵自己的情欲和为此积攒钱财是一种可耻的、犯罪的事……但是她不是一个人。柯尔钦斯卡太太十分明白，为了儿子的利益，为了儿子的将来——在傍晚时分她最喜欢幻想儿子的将来——至少必须保持这个庄园的完整，因为对他来说，另一个祖传的庄园已经永远地、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她开始克制自己，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然而象从前一样，没有任何效果。

幸亏安德若依的兄弟在她旁边，她感激地接受了他的邦助，只是不容许他干予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别涅迪克特办起事来就象一个谨慎持重的统帅，在发动决定性的战役以前，必须率领士兵从各方面多次了解敌营的虚实。他衷心地尊敬嫂嫂，但是她的高傲和冷峻的态度使他有点儿畏惧，尽管他们的关系很和睦。每一次当他提起小济格蒙特，企图暗示或证明什么的时候，她总是装作没有听见或者没有听懂的样子。但是他有一次走进了这间房，脸色比任何时候都更忧郁，他捋着上髭——那时别涅迪克特先生的上髭已经开始下垂，使他脸上经常现出担忧害怕和垂头丧气的表情——说道：他想坦坦白白地、直截了当地和嫂嫂谈一谈小侄儿的问题。

她问他对小孩有哪点不满意。别涅迪克特先生回答说：济格蒙特正在被培养成法国的侯爵，而不是波兰的公民，他与其说是个男子，不如说是一位小姐。

在柯尔钦斯卡太太面前的桌子上，正好摆了一个漂亮的画

框，里面嵌着十二岁男孩的绝美的画像，长长的卷发垂在两肩，身穿一件镶花边的天鹅绒上衣，表现了一付十八世纪的法国派头。的确，一个眉清目秀而又娇弱的孩子穿上了这样华丽的衣服，宛然就是一位王子。母亲和叔父的眼睛都仃留在画像上面，柯尔钦斯卡太太的表情是个慈爱的和幸福的母亲，别涅迪克特的目光里却流露了鄙视和苦恼。

这种鄙视与苦恼也包含在别涅迪克特先生的语气中。他说：当家庭教师牵着这个小少爷的手出外散步的时候，极力不让他看到有可能使他了解现实生活的一切，他的身体发育按他的年令来说是不够好的，他的性情刁钻古怪，喜欢淘气，对周围的人表现得骄傲而又专横；末了，别涅迪克特先生指出：要想使他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成为一个适合现实生活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送他进学校。

这时候柯尔钦斯卡太太站了起来，不仅是坚决地、而且是气忿地说：无论如何她决不这样做！什么？要她让自己唯一的孩子去和具有极其庸俗的——甚至是污秽的和下贱的——本能、意识与习惯的平民子弟同窗学习，使他迂到可能丧失自己的个性、沾染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恶习的危险?！她并不藐视平民的子弟，相反，她热烈地希望他们力求上进和获得幸福，但是她的至高无上的愿望、她的唯一的目标是使她的儿子成为比一般子弟更高贵、更纯洁、更有道德的人。不错，一般的平民子弟都在学校里成长和受教育，然而济格蒙特——按照父亲的榜样——应当不同于凡俗，为的是使他有朝一日成为崇高思想的传播者，也许还是丰功伟绩的鼓午者。待在母亲的身边，在她无微不至的监督之下，他会长成一个那样白璧无瑕的、洁身自好的人，即使是极微小的卑鄙行为或庸俗习气也会使他满心厌恶。她也没有

忘记儿子的智力发展：已经不惜重金聘请了几位家庭教师教他念书，将来他可以升入某个高等学校。但是现在，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应当生活在精神上纯洁和优美的环境中。别涅迪克特先生感到忿懑的奢华的衣著与陈设不过是养成他一定的习惯的手段，将来，这些习惯会使他在一生中远离邪恶，因为邪恶不是别的，正是精神生活或者物质生活的卑污与不洁。对于这样一种教育方法，对于有关她的儿子的这些决定，她决不退让一步，不管别人对她提出什么样的反对意见，进行什么样的劝说；并且，她要求从今以后永远不再谈到这个问题。

别涅迪克特先生明白，他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听到的话既不是轻浮的女人的胡说，也不是荒唐的傻瓜的妄想，而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母亲的坚强的信念。这是根据她的性格和世界观的各种特点、根据她的全部生活经验从各方面考虑以后得出的教育方法。

柯尔钦斯卡太太自己不明白，这里面有着多少骄傲的感情，——永远着眼于常人视力所不能及的高度。她不但不因此懊悔，反而认为这是自己一桩特殊的功劳。当别涅迪克特举出最后一个理由——指明济格蒙特在这么小的年纪已经表现得自命不凡时，母亲回答说：这也包括在她的计划之内，因为自信心可以保护他的儿子不受一切不良事物的影响，它将成为促使他继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原动力。

别涅迪克特一面瞧着地板，一面捻着自己的长胡髭，终于，他感到完全无力改变现状，怏怏不乐地离开了这个好象小礼拜堂的房间——在这里，不久又将发生一件关系到年青寡妇一生的重要事情。

尽管柯尔钦斯卡太太过着孤独而又单调的生活，她却不可

能成为完全与世隔绝的人。邻居们不时来拜访她，她有时候也不得不到一些近亲和邻居家里去。有一次，她迁见了这样一个人，他对她发生了热烈的、同时也是尊敬的感情，并且希望获得她的心。这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它只发生过一次，因为柯尔钦斯卡太太的生活方式、她的行为举止使人不敢对她轻易产生妄念；连几个色胆包天的人也失掉了勇气。这一次是个不久以前才到此地的外方人，他为人正派，具有清白的名声，社会地位也不比她更低。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访问僻静的奥索夫崔，向女主人表示越来越热烈的同情。他又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她的近亲，请求他们给他邦助。那时候，这个一向寂静的房间经常成为家庭会议的场所，大家在这里向她提意见，劝告她，说服她。

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人肯相信，一个又漂亮、又有钱的三十岁的女人会放弃正常生活和它的欢乐，把自己埋葬在悲哀的回忆之中。甚至安德若依的亲人也不要求他的寡妻作出这样的自我牺牲，——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劝她别这样做。伶牙俐齿、好管闲事的达若茨卡太太接受了请托前来作媒。别涅迪克特希望有教养的、仁爱的继父能使济格蒙特的教育纳入正轨。亲戚都聚集在奥索夫崔，探讨求婚人的品德和意图，谈论他对年青的寡妇的真挚的感情。但是任何媒人的言词都不及她自己的心声悦耳动听，这颗心那样热烈地维护爱上了她的人，不仅出乎她的意外，并且使她惶惑无主。和这人接近以后，她才渐渐地明白了：她不是抽象的女子美德的化身，而是和大家一样，抵抗不了人世的情欲和诱惑。在她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抖掉身上活埋着她的尘土，走到晴天丽日、繁花遍地的世界上去，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她变得越来越不能平静，时常想到明理的、爱她的、能够和她同甘共苦的生活伴侣。由于向往美满家庭而

引起的苦闷，象是久已息灭的死灰，在她紧闭着的心扉里再度燃烧起来了。

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年青寡妇的朋友们和给她出主意的人看出了她的软弱和动摇，趁机取得了她的同意，——虽然是有条件的同意。他们辞别离去，想尽快把幸福的消息告诉那个焦急地等待判决自己的命运的人。但是他们一走出大门，年青寡妇的心里马上掀起了可怕的风暴。当事情还没有决定，当一切只限于遥远的预测的时候，她还可以在自己的幻想中得到说不出的快乐。然而在现在，当她的生活马上就要全部改观并且必须和过去割断关系的时候，一切经历过的往事都表示反抗了，她所珍贵的、视为神圣的种种回忆一起猛烈地袭上她的心头。

在她眼前一分钟又一分钟地、一天又一天地展现了她的少女时代和青春时代的情景，任何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鲜明和清晰；在她的想象中出现了她最初的和唯一的爱人——丈夫的形象，任何时候也不象现在这样栩栩如生。她的房间里隐隐约约充满了悲哀的声音，仿佛有个人正在和她永诀。也许，这些声音是从被遗忘在松林深处、经受风吹雨打的坟墓中远远地传来的吧……她忍不住流下了悼念的泪水。不，她不能忘掉、也不能从心里剜去已经成为她自己的一部分、跟她分割不开的东西。现在，不要多久，另一个男人就将拥抱她的腰肢，亲吻她的咀唇，种种新的义务——也许还有种种新的欢乐——将要永远破坏她和死者的关系，而对他的追忆差不多要成为罪恶和不贞了。一想到这里，她感到了那样痛苦，仿佛又一次和安德若依生离死别。她开始为自己的软弱与渺小感到羞愧。怎么？她要为了转瞬即逝的浮生中的快乐亲手毁掉唯一的和永久的爱情的典范，跟那个献身于崇高目的的人割断联系，不再使用他的姓氏，甚至由

于另一人的缘故不敢悼念他吗？怎么？她象低三下四的女人一样，从一个人的怀抱投到另一个人的怀抱，当他在地下长眠的时候，她却成了别人的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吗？这样看来，他的命运只是夭亡和被遗忘，而她却得到了生活里的种种欢乐！如果连她也忘了他，那么什么人还会保存关于他的回忆呢？如果她断绝和他的关系，那么什么人来分担他的牺牲呢？如果她追求人世的光明和快乐，那么还有什么人至少在精神上用哀悼和崇敬的纪念来慰藉冥世中的他呢？

一想到事情可能这样发生，柯尔钦斯卡太太大吃一惊，这种一时的胡涂和精神上的动摇，使她感到在良心上那样不安，她突然充满了对安德若依的热爱，跪倒在基督受难像前面，与其说她是向上帝忏悔，不如说她是请求心爱的丈夫宽恕。由于痛苦和绝望，她的苗条的身体在黑十字架的底坐下抽搐地颤抖，而割碎了的心那样苦苦地忆念所爱的人，似乎他已经被痛苦的女人的召唤所感动，在她的眼前浮现了。

这是一种幻觉，但是柯尔钦斯卡太太完全相信它是真实的。她看见了安德若依；他从高空中向她降落下来，苍白的前额上带着流血的伤痕，脸上含着宽恕她和爱她的温存的微笑，在她的头上伸出了一只手。她看得明明白白，连他衣服上的微小的褶痕也历历可见。安德若依沉默着，她首先开始说话，她说了些什么，怎样说的，她可记不清了，这一时刻对她来说好比到了幸福的天堂，在清醒过来以后她又充满了悲伤，但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强了。她热烈地希望这一时刻重新来临，但是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如同作为它的前提的事件同样没有重演一样。

柯尔钦斯卡太太的智力和教养足以使她明白：她见到的幽灵只是她的病态心理引起的错觉，但是它产生的印象却永远铭

刻在她的记忆中。济格蒙特的母亲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不过，她可能有些与众不同的作风。她很少举行虚有其表的仪式；在她看来，小圣像、念珠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偶像崇拜者的玩意儿，是没有意义的，不符合神的意旨，但是神的意旨本身对她来说是无限珍贵和神圣的。信仰完美无缺的和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信仰创造的力量和博爱济众的美德成了她不可缺少的精神需要。她不仅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仰，并且在这种信念中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坚强了。她相信冥世，因为她觉得，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象蜡烛那样一下子就息灭了。造物主把对于不朽事业的理解和志向——人的一切激情和事业都是由此产生的——赋予它的创造物，决不是没有缘故的。她坚决相信安德若依存在于冥世，并且，起初是缺乏自信地、后来却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想着：也许，她的爱情、忠贞和毅力将使她获得进入不可知境界的权利——去到她的痛苦的、备受折磨的心经常想念的人儿身边。

如同一个人长久地注视某个静止的目标，渐渐地觉得它会蠕动起来一样，只要一心一意专注在某个目的上面，也会感到这个目的很快就能实现。由于经常长时间跪在象征着为理想——它在她的一生中起了那样重大的作用——而受尽苦难的十字架前面，这个二十年没有除下丧服的女人不自觉地习惯了跟她深念不忘的人谈心。她喃喃地低诉，有时快乐地坚信：她的话一定会到达他的耳边，有时又恍然自疑，感到希望渺茫得很。谁也没有听见她对他说了些什么话，——她不仅谈她自己，也谈他在世间最珍贵的、为它献出了生命的事业。他是唯一的见证人，她只对他诉说自己的悲伤与忧虑，诉说曾经在片刻间照亮了她几乎象出家人那样孤单寂寞的生活的幸福的闪光。

在发生了这次精神状态的变化以后，她自己和旁人都明白

了：不管前面多么光明灿烂，她不能忘掉过去而投身于将来。不久，小济格蒙特的一位教师发现了他的学生具有艺术天才，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了孩子的母亲。在这个发现里究竟有几分真理，几分错误，——也许仅仅是为了迎合她的心理的期望——柯尔钦斯卡太太完全没有想过。她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学过音乐和绘画，不过她的艺术修养还不足以判断她所听到的消息是否正确。再说，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艺术天才有谁料得定呢？！但是她却立刻毫不怀疑地相信和同意这一发现。她既没有感到惊奇，也没有因此大喜过望，好象这是一桩理所当然的事，早在她的意料之中而且迟早总会出现的。

她始终坚决地相信：在她的儿子、安德若依的儿子身上应该会发现某种由双亲遗传给他的天才，这种天才将使他成为出类拔萃、佼佼不群的人物，为他博得永不雕谢的荣誉的花冠。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她和安德若依的儿子决不会是平常的人，决不会是不学无术、没没无闻的庸夫俗子中的一个。因此，当她得知济格蒙特的天才正在显露和成长时，固然心里也感到很高兴，但并没有表现出惊奇或喜出望外的样子。从那时候起，根据母亲的意志，在他周围的一切都以促进这种天才的加速发展为目的。

生长在奥索夫崔宅邸中的孩子好象是在暖房中精心培育的一朵娇嫩的花，母亲和教师极力使他和周围的世界隔绝开来，仿佛他理应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他长得又乖戾、又淘气，但是的确透露了未来的天才的可靠的朕兆，——他真的热情地、迫不及待地先后抓起了铅笔和画笔。满腹经纶的可敬的教师们断定他将来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济格蒙特最爱听这些预言，准备努力把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镜头描绘得那样不平常，如同注定了要他充当的那种天之骄子的脚色一样。济格蒙特家里的人把

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对他百般爱护和关怀，无异太阳把光线集中在火镜的焦点上。渐渐地他自己也习惯了这样看待自己。凡是达不到仿佛是命运为他安排的那种地位的人，他都认为是不好的、瞧不上眼的，甚至是丑恶的和讨厌的。比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更高的大概……只有同一个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将来的。无论在周围的人或者在他自己看来，他都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他还希望，将来他在全人类的眼中——换句话说，在经常关心自己的双手是否洁白、衣服是否漂亮而又懂得艺术的那一部分人的眼中——也会如此。

关于另一部分人他听说过一些，从书上看到过一些，但是他对他们没有任何感情——既无恶感，也无好感。他简直没有想到过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是不存在的。随着年令的增长形成了他的坚定的信念：他是他所熟悉的、精神上和他相近的那个社会中最高贵的成员，将来必然会成为它的一个宠儿和人人崇拜的对象。

这样一种荣幸久久不见到来，但是它毕竟勉强出现了一次。在远离祖国度过许多年以后，在经过了长久的努力和许多次的失败以后，济格蒙特画出了一幅比较出色并且引起了鉴赏家们注意的作品。其实，这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张不大的画稿，内容极为平常，在技巧方面也不无败笔，但是画得颇有才气。鉴赏家们由于题材的平凡和技巧上的缺点指责他，但是承认他有天才，鼓励他继续创作。人们曾谈到画稿的主人是个属于上流社会的独立自主的年青人，这种谈话对画稿的评价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还有人悄悄地提到济格蒙特的父亲的历史，转述了一些或多或少近乎事实的传说。这两者使鉴赏家们有意夸大了济格蒙特提请评判的处女作的成就。但是无论济格蒙特自己或者

他的母亲，都没有怀疑到这种荣誉的真实的内情，他们乐意地相信了一切赞扬和奉承的话。

对柯尔钦斯卡太太来说，这几乎是一段十分幸福的时光。她的最热烈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她无限欣慰地想到：在安德若依曾经献身的那个祭坛上，她的儿子又将献上他的天才与劳动。他将和少数聪明才智的人一同成为划破黑暗的朝曦，成为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的光荣，成为仿佛已经中断了的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天才将是跨过堕落与毁灭的深渊的普渡桥上的一块桥板。他将为生活的火焰增添燃料，使人间的一切凄风苦雨都无力将它息灭。

这一思想排斥了其他的一切思想。她在外表上仍然很矜持，但是内心几乎由于快乐和骄傲而发疯了。她的脸色变得开朗而又安详。她开始经常地出现在人群中，也许是希望听到人们谈起她的儿子济格蒙特，也许是因为快乐使她变得更温柔、更愿意与人接近了。在漫长的冬天的黄昏，在照亮了高大的房间的灯光里，或者在满天星斗的夏夜，当树叶的簌簌声和繁花的幽香从花园中传到打开的窗户里时，她越来越长久地跪在黑色的基督受难像前面。她几乎从来不打开装订精美的祈祷书，但是从她咀里滔滔不绝地吐出了热烈的感谢和祷告。痛苦哀告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她只是把自己的幸福和希望告诉丈夫在天之灵，她觉得随着时日的增长，她和他之间的割不断的联系越发牢固了。

这是四年以前的事情。今年柯尔钦斯卡太太已经五十岁了，看起来却比实际年令年青得多。在最近几年她胖了一些，变得更庄严了。在差不多象出家人一样清心寡欲的生活中，她的苍白的、只有几条微微可以察觉的皱纹的面孔好象用泉水洗净

的一样，保持着惊人的鲜嫩。这会儿她独自坐在漂亮的、四壁挂满图画、宛如小礼拜堂的元形房间里。她穿了一件朴素的、垂下了厚重的褶襞的黑外衣，在映入一片绿阴的大窗户前面，显得特别庄严和优美。黑色的花边发带把她的侧面衬托得更加秀丽，发带下面露出两绺金黄的头发，其中隐约夹杂着几根银丝。柯尔钦斯卡太太把漂亮的白皙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着。甚至在形影相对的时候，她也没有改变她特有的姿势——垂下眼睛，仰起脑袋。

然而，现在这张上了年纪但是优美和高贵的面孔上，既没有幸福的表情，也没有表现出安宁。四年以前闪耀在她眼中的幸福的光芒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柯尔钦斯卡太太此刻的沉思不是那种平静的、喜悦的展望或回忆。不，人们只有在迂到什么不愉快的、可怕的事情，迂到某种难以解决的难题时才会这样沉思。她用手擦了擦前额，沉重地吐了一口气。从她胸中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接着她烦躁地开始缝合放在膝上的几块粗麻布。她不象是刚刚遭到打击而毁灭了全部希望的人，她早已预感到这种打击可能发生，现在正在极力探索它的原因。自从两年前济格蒙特带着妻子来到奥索夫崔以后，连不相干的人也从柯尔钦斯卡太太脸上看出了某种不安和压在心头的、掩饰不住的苦恼。

一刻钟以前，柯尔钦斯卡太太从她的窗户里看见了那对小夫妻，他们沿着花园里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向处在两条河流和一连串人造的小岗丘中间的草场。几个月来，这个地方成了济格蒙特喜爱的散步目标；他在那里开始了考古发掘，曾有两个星期一心迷恋于这个工作。现在他又要到那里去，他身上穿着十分漂亮的、似乎是按照最新式的服装图样做成的衣服，手里拿着一

根柔软的手杖，头上戴着宽边的、式样有些古怪的帽子，腋下夹着一个画夹。无限娇媚的少妇穿了一件轻盈的、浅色的外衣，用左手挽着济格蒙特的右手。柯尔钦斯卡太太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她看得出年青的女人紧紧地靠着丈夫的臂膀，同时仰起动人的脸庞，亲切地、悄悄地说着什么，并且力求瞧瞧他的脸。似乎觉得，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柔情和女性的魅力博取他一句温存的话、一次愉快的瞥视，但是济格蒙特很有身分地、从容不迫地走着，板起面孔不谈话，不知道他是烦闷呢，还是生了气。

他们就这样沐浴着夏天的温暖的阳光，在花木丛中走了一段路。但是——令人惋惜得很！——一直用忧愁的目光追踪他们的柯尔钦斯卡太太发现：他们不仅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是平静的。就在踏上架在淙淙的小溪上面的一道优美的小桥时，克洛琪里达突然从丈夫的肘弯里抽出手来，接着用两只手掌捂着脸，迅速地走下了桥，奔向屋子。济格蒙特没有回转头来，也没有放慢脚步，而是继续向对面通往草场的篱巴门走去。他几次用手杖拍打长在路旁的灌木丛——这是他感到激动的唯一表示，不久就在密密层层的金合欢后面消失了。

克洛琪里达好象一朵浅玫瑰色的彩云，沿着花园里的草地和小路奔跑着。有两次她仃下来回头瞧瞧，希望一分钟以前她赌气离开的那个人同样回转头，或者唤她过去。然而她每一次都是忿慨地或者怨恨地摆一摆手，继续向前跑了。最后，年青的女人在草地中间一株枝叶繁茂的古老的落叶松旁边仃了下来，把脑袋伏在粗壮的树干上，从她颤抖的双肩看来，可以推知她在痛苦地哭泣。后来，她转上了一条通向屋子侧边的一个台阶的阴暗的林荫路，一面走，一面象受了委屈的孩子那样，极力忍住痉挛的怪相。不久，柯尔钦斯卡太太听得她的儿媳轻轻地上

了楼梯，跑过了客厅。她的房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接着一切都归于沉寂。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整整一年来，这样的情形差不多日复一日地重演着。为了什么？柯尔钦斯卡太太心里一直存在着这个疑问，但是她始终不敢把它说出来。有几次她真想不顾一切，跑到媳妇和儿子那里去，向他们仔细问个明白，劝导他们几句，告诫他们一番，但是最后她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她看出来了、感觉到了他们生活中的裂痕，但是即使是亲生儿子的内心秘密她也不敢去触动一下。现在她又站起来，已经转身向通往客厅的房门走去——她的房间在客厅这一边，克洛琪里达的房间在客厅那一边——但是她忽然在一张大元桌旁边站住了。桌子的四周摆着几把古老的圈椅，桌上堆着书笈和报纸；在书报中间有一张济格蒙特在六年前拍的大照片，当时他是个二十五岁的年青人，在慕尼黑学习绘画。拍摄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留下他某次旅行中雪泥鸿爪的痕迹。母亲的房间里，象这样的纪念品——图画啦，照片啦，采色的画像啦——到处都是。在这张照片里，年青人背靠在一根残破的元柱上，姿态好象是随随便便的，但是看得出有些做作的痕迹；淡淡的微笑并没有使漂亮的面孔显得生动，目光是黯然失神的，薄咀唇上面长着优美的短髭，更突出了咀角边的任性的神气。甚至从他交叉着的两只脚也看得出，他不是站在地上，而是带着唯我独尊的气概把土地踩在脚下。

柯尔钦斯卡太太不由得在桌上垂下了握紧的双手，久久地凝视儿子的照片，六年前这张照片曾经使她快乐得一颗心怦怦地跳动，并且引起了她许多美妙的希望。今天这个漂亮的、咀角上带着任性的表情的面孔忽然使她感到不寒而栗。她的手无意识地动了一动，仿佛想要赶走不知道从哪儿出现的幻影。但是

这个幻影并不是一天半天产生的：它是她从济格蒙特回到奥索夫崔之日起长时期观察到的结果——她看到的种种迹象使她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痛苦。她对着照片久久地发怔。

“他不爱她！结婚才两年——已经就不爱她了……然而实际上他又何尝爱过任何人呢？”

在一个对自己的丈夫如此钟情、如此忠贞的女人看来，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这里面包含了那样一种怀疑，如同一个人在爱人的灵床前感到的伤心的怀疑一样。即使她守候在身染重病的儿子的床边，暗中自问他的吉凶存亡的时候也不会比这更加难受。她见过为了伟大的爱而以身相殉的人，并且把他们当作圣贤一样崇敬；她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爱，甚至没有最平凡的爱，那他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她把眼睛转到一面墙上，在墙中间悬挂着济格蒙特的几张画。她想要自己相信：那种把英才贤士和凡夫俗子区分开的神圣的火焰正在他心里燃烧，将来也不会息灭。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艺术家，他爱好艺术，崇拜艺术。但是她看到的是几张济格蒙特儿时的图画，就是在这儿，在这张桌子旁边画成的。在这些简单幼稚的涂抹中间，偶尔也夹杂着从远方寄来或带来的较晚的作品：一个女人的头像、几处古代遗迹的速写、几张小幅的国外名胜地区的写生画。这些小东西证明了作者想象贫乏，用力虽勤却补救不了拙劣。想象力不足称道，下笔艰窘，加上不无技巧方面的瑕疵，既没有豪放的思想，又没有独到的技法，——毫无独创价值可言！但是要知道，除了那张在四年前使人感到济格蒙特前途不可限量的画稿以外，他的全部作品都集中在这里了。美妙的希望好象昙花一现，而将来……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会这样？莫非他不是一个艺术家？

柯尔钦斯卡太太一向安详的脸由于恐惧和痛苦变成了怪相，热血涌上了白皙的前额，两只手握紧了一张摊开的报纸。看来，在她脑子里迅速闪过的疑问得出了肯定的答复，而这对她来说无异是晴天辟历……

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在干爽的、不久以前刈割过的草场上缓缓地走着。八月的天空万里无云，辽阔的草场静静地躺在柔和的阳光中。一望无边的绿油油的平原系着发光的腰带——在地平线上互相汇合的两条河流，优美如画地点缀着几丛树林和灌木林，仿佛是巧妙的园丁按照什么人的随意想象布置了一个大花园。整个草场色采绚烂，光怪陆离，灿烂的阳光的斑点在绿茵中无声无息地晃动，小鸟儿吱吱地叫，昆虫发出好似金属的铮铮声，在已经象水晶一样透明的初秋的空气中散发着一阵阵的清香。

济格蒙特从从容容地走着，表现了极有教养的上等人的风度，由于习惯的缘故，甚至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也不会作出急遽的和不雅观的动作。他穿着十分称身的珍贵而又时髦的衣服，脚上是闪亮的皮鞋和肉色的护腿套，他缓缓地迈着步子，一面轻蔑地眯细眼睛，给人的印象，好象是游览者在观看他先前不知道的、只觉得既平凡又无聊的一个小地方，或者象一个偶然在穷乡僻壤迷失了路途的都市居民。

挟在腋下的画夹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是的，几天以前，就在这个地方，他发现了几株非常奇特的、颇值得入画的赤杨树，足以激起艺术家的喜悦的心情和创作的欲望。他花过那么多时间学习写生画，在这上面寄托了那么大的成名的希望，因此他不可能对自然界的美无动于衷，不可能对美丽的风景不感兴趣——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今天也就是因为在他脑子里

浮现了一幅这样的风景，他觉得违别已久的灵感重又来到他的心头，于是立刻出发到草场上去。也许，在搁笔四年之后终于又进入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不错，就算它只是一件小作品，但是它至少可以填补他的生活中的空虚，并且将成为从事更大创作的过渡阶段。

在草场上大约走了半小时以后，济格蒙特开始放慢脚步；当他逐渐接近了刚才还十分向往的地方时，他的目光显得越来越鄙视、越来越烦闷了。他仃下来仔细观看曾经吸引过他的风景。这正是他几天以前看到的地方：树叶的形状还是那样美妙，树梢的阳光还是那样奇异，黄鹂也仍然在密叶丛中的嫩枝上摇荡。早晨，这一情景曾浮现在他脑中达数分钟之久，可是现在他站在它前面却感到索然无味，他自已问自己：这儿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先前在他心里爆裂的一点火花已经息灭了，除了早就使他难受的冷漠和无聊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感觉。他望了望四周，想到一切都是这样平淡无奇、这样贫乏苍白……不过，这几株赤杨树上的光点确乎不难看，可以作为写生画的素材，他准备以后哪一天试试把它移到画布上来。但是今天可不成。克洛琪里达的柔情和絮语使他苦恼极了，况且周围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啊！——单调、平凡，没有一点使人觉得新奇的东西！此外，当天晚上济格蒙特还有一件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和管家谈家务。这种约定简直破坏了他的一切兴致，不仅没有兴头作画，甚至不愿活在世上。

他离开了赤杨树丛，向壕堑走去，那些壕堑有如一连串低矮的岗丘，把一部分草场切断了。一个刚发掘过的岗丘露出了鲜明的黄粘土，远远地投入眼帘。济格蒙特在掘起的土堆旁边站住了，他想到：从地下挖掘埋藏了千百年的古物是一种多么枯燥

和缓慢的工作。两个月以前他对这个工作感到了极大的兴趣，然而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完全不是他希望获得的。过去他在艺术学校读书的时候，由于烦闷的缘故偶然看过几本考古学方面的书；那些书里有许多出土文物的图画，正是这些图画引起了他的好奇和幻想。当然，他知道这儿不是希腊，不是罗马，但是他估计可能找到大高脚杯、饰物或者雕像，至少也是一些有趣的东西。他的姑丈达若茨基也鼓励过他继续发掘，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他认为自己是一切古代文物的爱好者，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的荣誉，他对内侄的天才是笃信不疑的。

他和济格蒙特在小丘上勇敢地站了几天，几乎被太阳晒得皮焦眼花；他们丁着工人从土坑里用铲子铲起来的每一块粘土，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发愁；一会儿懊恼，一会儿重新燃起希望；但是最后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工作也就随之中止。结果在济格蒙特的收藏品中增加了几十枚发黑的、有着被磨损的瑞典国徽的古钱，而达若茨基带回家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军刀。

类似的东西在壕堑中大概还有不少，它们可能会引起历史学家的某些兴趣，但是对于济格蒙特来说，它们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假如这是原始人的头骨或葬下的骨灰瓮、泪壶、样式优美的项圈，也许它们会用神秘的语言告诉他古代的风习，并且唤醒他昏昏沉沉的心灵，鼓午他从事新的工作。但是他站在好象张开着的兽口的大黄土坑前面，轻蔑地挥了挥手。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如此贫乏，如此低贱和平凡；他在这儿怎么能找到满足他的审美要求的东西呢？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地方他逐渐变得渺小起来，简直成了一个凡夫俗子了。

发掘工作给他带来的唯一的好处是使他稍微瘦了一点。想到这里，济格蒙特不由得瞧了瞧自己的身材。他又胖起来了！

怪事！他怎么会发胖呢？他经常忧愁、烦闷、苦恼，可是仍然在发胖！不错，他的脸是苍白的，有着痛苦的表情，但是就全身来说，特别是腰肢，长得又元又肥。对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他实在有点过于丰腴了；在这种年令已经如此肥重，再过十年岂不要成为真正的大块头。这种想法使济格蒙特陷于绝望。肥胖就是丑陋，而一切丑陋都是他深恶痛绝的。难道精神上的种种痛苦不能阻止肉体取得讨厌的外形么？幸亏奥索夫崔的超等厨师善于巧妙地把波兰菜和法国菜的风味合而为一……

忽然济格蒙特比先前快得多地从挖掘过的小丘上跑下来，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济格蒙特匆匆离开的原因是在草场尽头那边，从黑压压的村庄里出来了一群农民，他们顺着灌木丛中间一条踏出来的小路向壕堑走来。一看见他们，济格蒙特的疲倦的眼睛——这是一对细长的、漂亮的褐眼睛——就现出害怕的神气。这些人也许是来找他的，也许不是来找他，但是他最好躲到家里去，不见他们为妙，在家里，不得到他的允许任何一个善于纠缠的来访者都不准进去。他们可能会向他询问什么，或者提出什么要求，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使他感到极大的不愉快。他不喜欢这种会见和谈话倒不是因为他仇恨这些人，或者对他们怀有恶意，——不是的，他对于他们是那样漠不关心，举例说，就象对于此刻在兰天中飘浮的云朵一样。也许，比对它更为淡漠，因为云朵有时候具有奇异的形状，济格蒙特也常常欣尝它那变幻的色采。

但是这些面貌粗糙、举止粗野的人永远是那样无例外地讨人嫌，他们的粗呢外衣或半长的皮大衣永远带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跟不感兴趣的对手谈话是一件令人厌倦的事，而济格蒙特绝对不愿意使自己厌倦，特别是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当然，

他们也是人，但是跟他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比起来，大概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至于人分成了绝不相同的两类——这些人属于一类，他和与他类似的人属于另一类——在他是毫不怀疑的。关于前一种人济格蒙特难得偶然想到，而且对他们是极不关心的。

"开早饭吧！"济格蒙特简单地命令在楼梯上碰见的仆人。

他感到自己十分不幸，肚子也饿得发慌。

济格蒙特的画室是一个极其漂亮的房间，从窗户里照进来的光线不多不少，恰好合乎一个画家作画的需要。这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东西：画布上蒙着白色盖布的画架、一迭迭的画夹、素描、画稿、大理石雕像和石膏雕像、半身像、群像、几块褪了色的地毯、壁绸和古代织物、几把奇特的沙发和可以坐卧的躺椅、几种插在瓷瓶里的美丽的植物——这一切都布置成经过苦心思索的不规则的样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个十分漂亮的玻璃橱，藏着一两百本各色封面的书。然而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袖珍本：它们都是小巧、轻便和精美的。其中主要是一些内容极其独特的诗歌和小说：除了很少几个波兰诗人的作品以外，其余都是耽于色情的缪塞的诗、维克多·雨果的一些作品、绝望的拜伦的大部分创作、多愁善感的雪莱的诗、洒过香水的费耶的作品、悲观主义者李奥柏第① 的诗，跟这些诗人、哲学家一起，也意外地发现了大仲马的虚构的故事和荒诞的布拉东② 的历险记，还有一些现代法国贵族阶级红极一时的作家克拉列西③、克拉文④ 之流的作品。

① 李奥柏第(1798—1837)，意大利诗人。

② 布拉东(1837—1915)，英国女作家。

③ 克拉列西(1840—1913)，描写巴黎生活的法国戏剧家和小说家。

④ 克拉文(1808—1891)，描写宫廷生活的保守主义的法国女作家。

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走进房里，伫在这个象玩具一样漂亮的、藏着如此精美的小书的橱子前面。刚才他跟泪痕满面的妻子和母亲在一处吃过了早饭，母亲似乎十分平静，一面吃，一面闲谈，但是敏锐的目光一直在注视儿子。妻子的含泪的眼睛和母亲的逼视的目光彻底破坏了他的心情。他感到必须有一种强烈的印象来吸引他、安慰他、鼓午他的消沉的情绪才好。他希望专心作画，——他永远是这样希望的，因为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美好幻想全部献给了艺术，只有在艺术中他才看见了自己的唯一的使命，看到了他高于一切人的地方。但是今天——在过去的漫长的四年中也是这样！——他一点才气也没有——既没有创作思想，又缺乏灵感和精力。

在少年时代，他经常感觉到自己在进行创作，有一次他也的确作出了一件作品，它虽然不大，但终归有些意义；但是那个年代过去了，济格蒙特进入了一个精神上软弱的时期。他知道，在艺术的天空里常常出现缺乏真正才华的流星，——它的光芒闪了一闪，随即永远消失了；他也知道，一个求名心切的人有时候会在脑子里产生灵感的幻影，而对于某一目标念念不忘的意志也可能使他憋出一件什么作品来，不过他的创作生涯也就到此完结。但是济格蒙特永远不会想到，这种流星和幻影，这种自我的欺骗跟他会有什么关系。他把自己具备天才而无所表现完全归咎于外界环境。他对外界环境寄托了自己的全部希望，同时也把一切过错推在它的身上。他不会想到曾在监狱里写出了伟大诗篇的塔索①，也没有记起在失明之中歌颂过天堂乐园的光

① 塔索(1544—1595)，意大利杰出诗人，著有叙事诗«耶路撒冷的解放»，曾在监狱的病院中度过八年。

明的弥尔顿①。他不懂得：在每一阵空气、每一道光线、每一股香味中，在每一块路旁的石子和每一株野草中，在每一个人的面貌和他的每一声叹息中，都包含着宇宙的心灵的一小部分，它和艺术家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只要在他心中确实燃烧着美好的热情，它就能够唤起他的创作欲望。但是济格蒙特如同深信太阳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下一样深信：为了体验、思考和创作，他必须有高山、悬崖、大海、森林、裸体的模特儿、奇异的服装、热闹的亍道以及声响、跳跃……如果外界的环境能够用金黄色的骤雨冲洗他的头脑，用采虹般的闪电照彻他的心灵的话，那他一定……可是在这里——真丧气！——没有一丝一毫他觉得新奇的东西。他抓住脑袋，在画室里踱来踱去。这是恼怒还是绝望的表示，抑或既恼怒又绝望呢？

同时，在吃过早饭以后，他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了。这个厨师的烹调手艺的确十分高明，他是在济格蒙特结婚的前夕来到奥索夫崔的。安德若约娃太太本来觉得原先几个上了年纪的仆役已经够用，但是为了年青夫妇的缘故，她又雇用了一些新的仆役，订立了一些新的规矩。吃惯了奥索夫崔现在这样的饭菜，一个人会不知不觉变得奢侈享乐起来。在享用了这些辛香的调味汁和甜美可口的菜肴以后，自然而然会想到在棕榈和朱蕉的凉荫下，在软绵绵的沙发上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当济格蒙特走近书橱时，他又一次瞧了瞧自己：他在发胖，无疑在发胖！尽管他心里时时刻刻充满怨恨和绝望，仍然在肥胖起来。这完全是由于缺乏新鲜印象的缘故。一个人缺乏任何新鲜的印象，不变成臃肿的犍牛还能变成什么呢？

---

①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和政治家，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的作者。

他在躺椅上躺下了，开始翻阅一本李奥柏第的小书。这是一些充满了神秘的哀愁的短诗，恰好符合他现在的心情。济格蒙特对于伟大的悲观主义诗人的一切叹息、悲伤和怀疑深具同感，他一面吟诵着慨叹人生若梦的诗句，一面联想到自已。他没有发觉，画室的门已经好几次被微微推开，一个迷人的、在金黄的头发上插着紫红的翠菊的女人的脑袋在门缝里窥望了一下，随即迅速地消失了。但是这会儿房门又被推开了，克洛琪里达轻轻地走了进来。

她的泪水还没有干的眼睛畏怯地、几乎是乞怜地仃在丈夫的脸上，但是他没有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妻子的年青的面孔表现了一个苦恼的问题："走过去呢，还是不走过去？开口呢，还是不开口？"她之所以犹予，并不是因为她还在生气，怪他委屈了她……诚然，他今天一直绷着面孔，不跟她说一句话，也不瞧她一眼，而且，似乎对她说的话也充耳不闻；诚然，他这会儿对她表现得如此冷漠，使她十分气忿，在她的脑子里开始想到幼稚的、一个比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包括永远离开丈夫以至于自杀在内。但是跟丈夫吵咀反目两个小时以上，对她来说都是受不了、办不到的。

她生来是个柔情如水、从不记恨的人，现在除了跟丈夫言归于好和待在他身边——哪怕只是一个小时——以外，她再没有任何希望。只要他瞧她一眼，她就会大声欢呼，扑到他的脖子上去。但是他的眼睛始终丁在书本上，似乎没有发现她，或者是装作没有发现她。克洛琪里达闪亮的、深邃的兰眼睛黯淡下来了，重又充满了泪水。她无力地垂下了柔嫩的双手，茫然失措地、如痴如呆地在房间中央站了很久……忽然她狡猾地微笑了。她踮起脚尖——只勉强听得见响声——走到一个画架前面，揭去架

上的遮布，开始注视自己的画像。她早就希望丈夫亲自替她画像，济格蒙特在奥索夫崔闲住了一年以后开始满足她的愿望，但是工作一天天拖延下来，至今还没有完成。克洛琪里达在这张尚未完成、但已经有了明显轮廓的作品前面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你好，女士！为什么你今天这样愁容满面？是不是因为某人已经不愿意为你着笔了？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他明明知道你爱他，深深地爱他……但是他不愿意忘掉你那点任性的小毛病，当你到这儿来渴望跟他讲和的时候，他却故意埋头看书，赌着气不和你说话……可怜的女人！也许，人家再也不会爱你了？啊，不！你别这样想，这会使你太痛苦了……某人不过是娇养惯了，有些烦闷……但是为什么要怀疑他已经变心呢？……况且他怎么能不再爱你呢？要知道你的容貌一点儿也没有变得丑陋……相反，甚至比以前还要好看些，你对某人的爱情也仍然和过去一样，一点儿……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虽然她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她的眼睛里却含着盈盈欲滴的泪水。在这好似稚气的戏谑中感觉得到一个女人的心被怀疑折磨着的痛苦，但是她的动作姿态和面部表情都充满了魅力。在两年以前，济格蒙特觉得她愉快活泼，十分可爱；克洛琪里达的美貌、她的歌喉和卓越的钢琴演奏都使他神魂颠倒，他开始极力博取这个娇生惯养的、嫁妆丰厚的独生女郎的芳心。他的努力得到了成功。但是从那时候起两年过去了，现在又如何呢？……不错，他现在也对她微笑了一下，但是带有几分鄙视的神气，与其说是由于高兴，不如说是由于苦恼。

“你在打搅我啦，克洛琪里达，”他说。

一听见他的声音，她马上向他跑过去，在地上跪下。

“你到底开了腔了！你瞧，我是一个女人，可是我首先来求你讲和。应当反过来才对，但是这都无所谓！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会考虑自己的。你瞧瞧我吧，好好地、亲热地、久久地瞧瞧我吧，近来你已经很少瞧我了，把手也给我。”

他不仅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甚至还温存地吻了它一下。

“这么说，我们已经重新和好了，是不是？”克洛琪里达快活地高声说。

“唔，是的！不过……你有点儿妨碍我。”

“我觉得你好象什么也没有做，”克洛琪里达又开始怯生生地说。“你时常翻弄那几本早已烂熟的书，这可不能叫做工作……”

“我对你说过多少遍啦，假如我没有从事某种看得见的工作，那也完全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在游手好闲。我在用脑子想……沉思默想……而这是在为未来的作品收集材料……”

“这是当然的，”克洛琪里达表示同意，“我知道……不过……我感到寂寞……或者，你也许不希望有人待在身边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走开……”

济格蒙特大概被她的柔顺感动了，亲切地喊住了她：

“不，恰好相反！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是愉快的。”

她接二连三地狂吻他的脸，甚至他的双手，然后从地上跳了起来。

“多么好啊！我的天哪，多么好啊！我将坐在那边的角落里静静地看书……等到你有工夫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书，然后我们一同去散步……拉，拉，拉，拉，拉！”

克洛琪里达的奇妙的嗓音使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欢乐的音阶；她从拼花的桌面上拿起了一本小书，轻轻地走到对面角落里的沙发前面，忽然听见济格蒙特急忙地喊：

“Tiens，tiens！Clotilde！[①]把你拿的那本书给我瞧瞧……那是什么？”

“缪塞诗集第三卷。”克洛琪里达有点纳闷地回答。

“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济格蒙特心里想着，咀上不自觉地说了出来，一面接过妻子递给他的书。“我怎么会没有瞧见它在桌上？……”

年青的女人忧郁地瞥了丈夫一眼——他的脸色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迷迷胡胡的眼睛开始发光。

“这本小书，”克洛琪里达慢慢地说，“是几天以前从柯尔钦送来的……是我从来人手里收下了它，放在这里……想必是你先前给婶母、节列莎小姐或者……”

“你把这本书给我吧，你自己另外再拿一本好了。对于你不是反正一样吗？”

“完全一样。”克洛琪里达重复了一句，接着拾起掉在地下的李奥柏第的诗集，坐到角落里去了。

她刚才听了丈夫一句亲切的话而感到的一切快乐与幸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猜到了济格蒙特把书送给了什么人看。

济格蒙特匆忙地、几乎是焦急地翻抖着那本书，不知道在寻找什么。他为了唤醒那个女人有关过去的回忆，把这本书送给了她，她一迂到机会就把书退了回来，但是对他的信却置之不理。也许，在书中夹了什么字条吧，也许，至少在某个地方划上

---

① 法语：等一等，等一等，克洛琪里达！

了着重线，他可以在那里找到暗示吧。他把书翻遍了，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尤斯青娜的倩影忽然逼真地浮现他的眼前，他不由得颤栗了一下。

这时候听得克洛琪里达的嘲笑的声音：

"你听说尤斯青娜小姐将要出嫁吗？"

济格蒙特迅速转向妻子。

"嫁给谁？"他简单地问。

"嫁给鲁瑞茨。"

在卧椅上半躺着的济格蒙特坐起来了。

"Quelle idée！[1]鲁瑞茨决不会和她结婚！"

"你是这样想的吗？"克洛琪里达冷笑地、尖刻地问。"他十分喜欢她，而且越来越喜欢。Elle a de la chance, cette… cette…cette…rien du tout！[2]基尔洛太太的话对她的堂弟很有力量，她正在全力促成这桩婚事，基尔洛先生也说，鲁瑞茨先生的同意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济格蒙特勉强笑了笑。

"Impossible！[3]她是那样漂亮，可以用她作原型描绘狄爱娜，[4]她肯嫁给这个未老先衰的人吗！……"

他轻蔑地笑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但是他的眼睛里含着怒意，两条眉毛紧皱着。克洛琪里达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继续用那种冷笑的、讥讽的声调谈论：这桩婚事对尤斯青娜小姐这样的人来说，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难以置信的幸福……其实，她算得

---

① 法语：无稽之谈！

② 法语：她的运气好，这……这……这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③ 英语：不可能的！

④ 古罗马保护狩猎的女神。

什么小姐呢？一个胖呆子的女儿，靠亲戚的恩泽过活，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体态既不窈窕，面孔也不漂亮，脑子也不聪明，况且没有任何才能，钢琴虽然弹得不坏，但是法国话说得令人恶心……Une fille sans naissance et sans distinction……une rien du tout。[①] 我倒很想知道，将来鲁瑞茨和她结婚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把她带进上流社会？……难道先把她送进某个女子寄宿中学……描绘狄爱娜的模特儿！不错，她长得强壮、有力，可能被认为是换了装的农家女子，而她的两只手……好象从来没有戴过手套……也许，艺术家都爱把狄爱娜想象成双手黝黑的女食客吧……

年青女人的胸膛沉重地起伏着。从她咀里连珠炮似的喷出了这样一些侮辱的、不公道的话。她的发亮的眼睛不仃地注视着丈夫，而那一个来回地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似乎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见她说话。忽然，他拉了拉叫人铃，接着，象平常一样，对走进来的仆人简单地命令说：

"套车！"

仆人在门外消失了。克洛琪里达从沙发上跳起来。

"你要走吗？"她凄怆地问道。

一分钟以前在她胸中沸腾的讥讽和怨恨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只意识到：丈夫要出外去了，她的计划——和他在一起幸福地度过一天的计划——化成了泡影。

"是的，"济格蒙特淡淡地回答。

"到什么地方去？"

她试图拥抱他，但是他扭转了身子，仃了一会回答道：

---

① 法语：一个出身不高而又缺乏风度的姑娘……一无可取。

"柯尔钦。"

克洛琪里达陡然脸色发白。

"济格蒙特……"

她的声音哽咽起来了，只能勉强听见。

"Que veux-tu, chère enfant?[1]"

"你别到那儿去，济格蒙特。"

他迅速地转身向着她，惊异地问：

"为什么？"

"因为……"克洛琪里达开始说，"因为……"她没有说完。

她激动了，或者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我很久以来没有到过叔父那里，况且我有事和他商量。难道你要我跟柯尔钦断绝一切关系吗？"

"啊，不，不！"克洛琪里达高声说。"我决不愿意造成你们家庭中的不和睦。"

"那么你要怎么样呢？"

克洛琪里达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不能够、也不愿意坦白说出来。她被女人的自尊心和礼法约束住了。

"至少你得带我一同去。"她几乎是哭一般说。

"这是不可能的，"济格蒙特回答。"你很清楚婶母的古怪脾气……再说，她的身体不好，不应该时常惊动她。"

"是的，当然，"克洛琪里达低声说，一面揪扯着薄外衣的花边。

任何人都看得出她这时候的痛苦。

"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叔父，济格蒙特，"她问道，两只忧疑不

---

① 法语：你怎么啦，亲爱的孩子？

安的眼睛那样紧张地丁着丈夫的脸，仿佛她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换取他的真情实话。

济格蒙特冷笑了一声。

“你一定要逼着我说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我必须跟叔父商量，把粗放的农业改为精作的……”

克洛琪里达明白，她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经过片刻的踌躇以后，她拥抱了丈夫，把整个轻盈的、匀称的身体紧贴着他，用央求的口吻低声说：

“至少你今天别到那儿去，好吗？……我的亲爱的……只在今天……我求求你！”

济格蒙特轻轻地从她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吻了吻她的前额，用手掌在她的头发上抚摸了几下，然后从桌上拿起了帽子。

“再见！Ne déraisonnez pas, ma mignonne！[1] 过几个小时我就会回来的！”

他走出画室去了。在台阶前面响起了车轮滚动的声音。克洛琪里达咬紧了咀唇，站在画室的中央；她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两只手垂落下来了，过了几分钟她才抓住自己的脑袋。

“他到她那里去了！”她叫喊起来，接着象飞鸟一样迅速地跑过了客厅，闯进了婆母房里，放声痛哭。

安德若约娃太太坐在几天以前坐过的那张圈椅里，但是已经不缝衣服了。在她的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小书；一个穿粗布裙子和印花布衬衣的小姑娘坐在她脚边的矮凳上。已故的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的妻子在最近二十年中还做了一件事：教农家孩子识字。在奥索夫崔庄园和附近几个村庄里，有十多

---

① 法语：别胡闹，我的孩子！

个成年人曾在年幼时候进入过这个漂亮的房间，经常在女主人脚边度过一段时光。她不能够也不愿意俯就他们，使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打成一片，——这是她办不到的，而且，她早已使自己相信，她真正的义务也不在此。但是这些衣著干净——至少在她身边时是干净的、通常都肯听话的、有时还很漂亮的小孩并不违反她的爱好和习惯；在教他们识字的时候，她相信她在奉行博爱世人的圣训，而最主要的是纪念安德若依，因为她致力的工作正是他的遗志。这一工作使得他和她之间产生了无形的联系，她一想到这儿心里就充满了激动的、几乎是神秘的欣慰。早已一去不返的丈夫对她来说仍然是精神力量的沅泉，而和他保持联系是她力求达到的主要目标。

当房门"砰"的一声打开，穿着浅玫瑰色外衣的美貌的女人奔进房里，大声痛哭着扑倒在安德若约娃太太面前时，小姑娘悄悄地溜出去了。克洛琪里达第一次向婆母诉说自己的痛苦和忧虑，请求她给她出主意，邦助她，为她的命运担负一部分责任。

安德若约娃太太自己也承认她有这种责任。她不是一接到济格蒙特的要求就急急忙忙赶到克洛琪里达双亲所在的地方，说服了他们把一个鲜花也似的、富有天才的十七岁的女孩许给她的儿子么？门第、社会关系、陪嫁妆奁和不平凡的、在将来可能更加发展的音乐天才——无一不说明克洛琪里达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能够坐视她由于济格蒙特的过错而陷于不幸吗？儿子的过错象可怕的重担一样压在母亲的良心上。她知道，年青媳妇的抱怨是正当的，她也明白，她的痛苦是无辜的、难以忍受的。当残酷的现实使一个娇嫩的女孩子睁开了眼睛，看到她的爱情——她唯一珍贵的东西——被嘲弄、被践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故呢？安德若约娃太太想到这里不由得战栗起来。

她怪自己当初过于轻率，但是她更加责备儿子，因为她认为，他在良心上不仅应该为这个纯洁多情的女人的幸福、而且还应该为她的灵魂负责。

安德若约娃太太在自己心里对爱人保持着至死不渝的忠贞，儿子的行为她完全不能理解。两年以前她看见他疯狂地爱上了克洛琪里达，而现在，她比媳妇本人更加感觉到，这种爱情差不多降到零度了。两个月以前她赶走了家中的一个女仆，济格蒙特把这个女仆称为描绘弗里娜[1]的模特儿，安德若约娃太太两次碰见她和济格蒙特双双待在花园里。现在他又到柯尔钦去了……也许，他确乎只爱尤斯青娜一人，对克洛琪里达的爱情乃是一次错误吧？但是假如他真正爱尤斯青娜的话，那他早就会和她结婚了。安德若约娃太太不愿意这桩婚事而反对过他——这是事实；但是只要他坚决地说出自己的意图，她也不会对他施加压力……他自己思前想后，犹疑不决，说愿意又不愿意，最后是一走了之，似乎把他和这个姑娘之间的一切关系全都淡忘了。可是他现在又……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她象母亲那样慈爱地拥抱了媳妇，把她的脑袋按在自己胸前，尽她所能平静地、亲切地安慰她。她答应一定认真地跟儿子谈一谈他的年青妻子的优虑和痛苦，但是她自己心中的疑虑同样在增长着。

脸色苍白、泪痕斑斑的少妇安静下来了，她又有了笑容；当她走出房间，到花园里去观赏她心爱的花卉时，安德若约娃太太按了按叫人铃。一个仆人在房门口出现了。

“济格蒙特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了？”她问。

---

[1] 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雅典的著名艺妓，以美貌闻名，许多雕刻家和画家都曾把她作为模特儿。

尽管明明知道是幻想，她仍然在希望：济格蒙特到某个邻居那里去了，唯独没有去柯尔钦。但是……

"等他回来对他说：我请他立刻到我这里来。"

仆人退去以后，她沉重地倚靠在堆满书报的桌子边沿上。她的苍白的面孔变得象火一样通红，她的心由于怜悯和忿怒而碎裂了。在孤独的生活中她已经习惯了反复思考和衡量一切，甚至热烈的母爱也不能再迷惑她。而她经常暗暗猜度的那件事，现在象一片乌云似的遮蔽了她的一切欢乐和希望。

二

在七月下旬的一个日子里——那时候在柯尔钦的农田里还有一部分庄稼未曾收割——维托里德和尤斯青娜出了包哈狄罗维奇村，向着柯尔钦走去。一路上他们走得很快，谈得那么热烈，怀着那样浓厚的兴趣，在年青姑娘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晕，平时显得忧郁的眼睛现在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她向自己的同伴伸出了一只手，但是没有仃下来，甚至也没有放慢脚步。

"谢谢你，维节克，我衷心地感谢你，"在她的话里表现了她罕有的激动。"你说的一切深深地感动了我。早一些时候我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些想法，只是我不能够如此明白地把它们表达出来。你本来知道，我既没有受过真正的教育，又没有任何特殊的才能，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在生活中看出了许多没有意义的事，也看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

她愉快地微笑了一下。

“过去我苦闷极了，也许是由于苦闷才得出这些想法，当然，在这方面你知道的比我透彻得多……”

“那么你现在不感到苦闷了，是不是？”

维托里德斜着眼睛瞧了她一眼。

“是的，从某个时候起我不再苦闷了。虽然——老实说——我并不完全理解……”

“你不理解什么呢？”

尤斯青娜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回答：

“我所感到的和我所想到的……”

“你不过是缺少这方面的素养罢了，”维托里德说，随即愉快地补充，“这一切你将来都会明白的。的确，你为什么不走新的道路呢？”

尤斯青娜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她嗫嚅地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自己哄骗自己……我害怕……”

“害怕什么？”维托里德好奇地问。

但是她扭转了脸，难为情地握紧了手中的花束，这是刚摘下的几枝福禄考，中间夹着一朵硕大的、红艳艳的大丽花。

“这束花算不得特别漂亮，”维托里德望着她的花笑了笑。“然而有趣得很，这些人个个爱花！拿艾里茹霞来说吧，她是个讲究实利的人，在出嫁以前两星期老是盘算未婚夫有几头牲口，父亲将给她多少嫁妆，连她也时常在父亲的菜园里照料花卉……”

他忽然转向尤斯青娜，问道：

“你真的打算参加这次婚礼吗？”

“一定参加！”

“当艾里茹霞的女傧相吗？”

“是的。”

“卡济麦日·雅斯芒特先生将和你组成一对傧相吗？你必须在精美的手帕上绣成他的缩写姓名，用这条手帕交换他的桃金娘花束，对吗？……这一切想必你了解得非常清楚，如同你近来增长的许多其他见识一样。比方说，昨天节列莎激动地祝贺鲁瑞茨向你求婚，你哈哈大笑说：‘您的事情您知道，我的事情我知道！’如果我当时没有看见您，我会以为这是斯达仁斯卡老妇人在说话呢！你已经平民化了，尤斯青娜，你显然已经平民化了！”

他愉快地、大声地笑着，同时亲切地望着尤斯青娜。

“华必安·包哈狄罗维奇的妻子对我说，割麦子的活你已经干得不坏了，是吗？”

尤斯青娜微笑着向他伸出了两只手，在她的手上有几道新近割破的伤痕，手掌也变得粗糙了。

“一个星期以来我每天收割几个小时……这是一种艰苦的活计，但是比较起来我觉得它仍然是轻松的……”

“和什么比较？”

“和那种成天吃饱了饭没事可做的生活相比！”尤斯青娜热烈地高声说。

“好啊！你说得完全正确。有些人确实被这种想法折磨得陷于绝望、濒临毁灭，而你显然属于这一种人。”

过了一会，他十分严肃地问道：

“这种活计你干得了吗？”

尤斯青娜挺直了身子。

“难道我象那样一个弱不禁风的人么？”

他们两人爽朗地大笑了几秒钟，好似响应在路旁青草里聒耳地尖鸣的蟋蟀。柯尔钦的谷仓已经在前面不远了。这个谷仓建成于很早以前，但是由于石质的基础和保持着完好的屋顶，看来仍然是坚固的。

“应该替我父亲说句公道话，”维托里德开始说，“他能够把柯尔钦支撑住，实在令人惊叹。白天也好，黑夜也好，他总是象牛一样工作，但是牛还没有他这些操心和忧虑……好在我如今多少可以邦助他一下。今天他又吩咐我到地里去看工人干得怎么样，回家时恰好在包哈狄罗维奇村迂见了你。我亲爱的、可怜的父亲！”

他忽然脸色苍白，皱紧了眉毛，站住了不走，好象在地上扎了根。从谷仓后面传来了别涅迪克特先生粗鲁的、大声的叫喊。言辞分辨不清，但是可以猜到他正在申斥什么人。维托里德用手擦了擦前额。

“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我的天，我心里感到多么痛苦啊！……”

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同伴，几乎是跑向前面去了。

太阳已经落山，不过在涅曼河对岸的松林上空还散布着一片晚霞，树林的枝梢和柯尔钦庄园的屋顶都映照在殷红的霞光里。柯尔钦斯基先生站在院子里的马厩旁边——从那里可以望见涅曼河壮阔的景色，他的魁梧的身材显现在对岸深红的晚霞的背景上，好象黑色的剪影。从远处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见他的有力的手势和由于生气而颤动着的长胡髭。另一个矮得多的人影在他对面站着，这个人长得矮胖而结实，他把蓬松着头发的大脑袋害怕地缩在两个肩膀里。他们中间不知道仃放着一部什么农业机械，套在那上面的两匹马无精打采地啃着青草。

马厩前面默默地站着一小群人，他们在紧张地注视刚才发生的意外。

“出了什么事，爸爸？”维托里德气喘吁吁地问。

他刚才和尤斯青娜谈话时的愉快心情完全消失了，但是别涅迪克特先生并不注意他脸上的表情。他用绝望的手势指着站在他面前的工人，重又喝骂起来，声音比先前更大了：

“你瞧这个孽障！真正是我的晦气到了！跟这班蠢驴和懒汉打交道简直倒霉透顶！他把我的收割机弄坏了。才干了几天活就把收割机弄坏了。把你卖掉也不够还我买机器的钱呢！你可知道，我在买机器以前想过多少主意？……然而你们给别人造成了损失，好象什么事也没有。难道你们有人心或者良心吗，你们这班蠢驴、混旦、骗子手？……”

“爸爸！……”维托里德试图劝止他。

但是别涅迪克特似乎没有理会到这种意图，继续用更大的声音喝叫：

“你以为我会白白地饶过你吗？机器会修好的，可是在城里修机器花费的钱我要从你的工资里面扣除……”

穿着粗呢外衣的矮胖精壮的庄稼汉抬起了乱蓬蓬的脑袋，第一次喑哑地说：

“求您别扣钱，老爷……我和孩子们怎么活啊？”

“不用担心，饿不死你们！”别涅迪克特大声说。“你可以领到每个月的口粮……也有遮蔽风雨的地方……甚至还允许你们养一头奶牛……然而即使你不得不吃树皮草根过日子，我也仍然要扣钱，上帝作见证，一定要扣钱……为的是让你这个混旦学会爱护别人的财产。”

“爸爸！”维托里德已经检查了损坏的机件，从机器上抬起头

来，大声地喊了一句父亲。“爸爸，这个问题我懂得一些……去年夏天我在大农场实习，那儿的收割机也时常出毛病，我曾留心观看他们怎样修理。这个毛病在我们这儿可以修好……而且花不了多长时间……这件事我来办；花费有限得很，毫无必要扣除马克辛的工资……”

他把脸转向雇工，看见他手里揉着帽子，两只脚轮流地支持身体重心，一面唉声叹气，含胡地嘟哝着什么。

“喂，马克辛，你知道这种收割机的构造原理吗？大概你不知道，所以才把它弄坏了。你到这儿来瞧着、听着，我来详细地给你讲解和指点。”

维托里德不费劲地选择了一些简单易懂的词句，平心静气、不慌不忙地向雇工解释收割机各部分的作用，足足花了一刻钟。起初马克辛不乐意地、懒洋洋地听着，完全是出于勉强，但是几分钟以后他自己也俯下身来，越来越好奇地审视机器。他时而惊异地摇摇头，时而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同时轻轻地嘟哝，用粗大的手指小心地摸摸这个或那个另件。

“你瞧，”维托里德抬起身来，结束了自己的叙述。“这里没有什么奥妙，不过对待机器必须小心在意。明天我和你天亮时起来，把它送到铁匠铺里去，过一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带着它下地干活了。无论对你或者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

听到最后几句话，马克辛长满大胡子的脸上立刻眉开眼笑。他向维托里德鞠了一躬，大声地吻了吻他的上衣袖子，带着满足的微笑说：

“谢谢你，少爷！愿上帝保佑你健康！”

接着他从地上拾起了缰绳，吆喝着两匹马把机器拉到马厩里去了。

从儿子干预这件事的时候开始，别涅迪克特一直皱着眉头站在旁边，默默地捋着自己的胡髭。当雇工走远了以后，别涅迪克特抬起眼睛望着儿子。

“你给我上了一课，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大概是到了鸡旦教训母鸡的时候了。不过有一点我感到奇怪：你成天捧着书本，从哪儿学会了跟庄稼汉讲话呢？”

“假如这一点不中你的意，”维托里德激动地回答。“那就应该怪你自己。因为我在小时候以及后来学校放假回到家里时，你没有禁止我和平民来往……”

别涅迪克特转身向着屋子，生气地咕噜了一阵。

“我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一根棍子。你现在利用从前在你幼稚的脑子里形成的天真的想法来批评你的父亲了……”

“不是天真的想法，”维托里德热烈地打断了他的话。“请你相信，我看待一切问题都是十分清醒的……目前……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希望某些人在对待其他人的时候，不要象对待没有思想的畜牲一样……也许我说得还不够，简直象对待没有生命的木石，因为世界上有那样一些人，他们对待畜牲还是怜惜的。”

别涅迪克特轻蔑地笑了起来。

“等到你必须自己掌管产业、想方设法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理论和实践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区别……”

维托里德打断了他的话。

“假如有朝一日事实证明我的理想无论如何不能和实践趋于一致的话，那我宁愿让子弹射进我的胸膛，但是我决不放弃我的理想。”

别涅迪克特惊异地仃住了咀，带着那样的神气瞧了瞧儿子，仿佛看见他走到危险的悬崖边沿上似的，但是过了一会，他冷笑

一声说：

“孩子！……每一个人在年青的时候都觉得，假如他抓不到天空的星星，那么除了一颗子弹以外，他什么也不需要，可是往后瞧吧，连发臭的蜡烛他也会感到满足。”

“也许，”维托里德反驳说。“他会为了星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宁愿站在枪口前面，不愿闻到蜡烛的臭味……爸爸，你清楚地知道许多这样的例子……”

“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别涅迪克特断然地回答。

“安德若依伯父……”维托里德开始用颤抖的咀唇说。

别涅迪克特吃惊地跳到一旁。

“别说了！”他压低了声音说。

他匆忙而又惊慌地环顾四周，但是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在维托里德咀边出现了一半痛苦一半讥讽的微笑。

“你放心，爸爸，”他慢慢地说，“没有人听见我怀着尊敬的心情说出伯父的名字。”

在别涅迪克特脸上，从日益变白的头发到衬衣的领口，泛起了深紫的红晕。他窘得比前次儿子非难他在达若茨基先生面前失去身分时更厉害。

他们走近了通到庭院的大门。别涅迪克特平静下来了，开始更温和地说：

“每一个人在年青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幻想，然而它们在生活中是行不通的。不可能用拳头打穿墙壁，而你袒护的人永远是那种坏旦，即使你成天用蜜喂他们，他们也仍然是懒惰的，对我们不怀好意的。”

“假如我们用胡椒喂他们，又会怎么样呢？”维托里德微微一

笑说。

“什么样的魔鬼打算用胡椒喂他们呢？”别涅迪克特先生又大骂起来。

“首先，”维托里德开始说，“在过去的时代撒在他们钵子里的胡椒已经够多了，其次……”

他站住了，回转身来，指着一排供雇工们住宿的木板房。

“爸爸，你当然不会认为生活在这些熏黑了的狭窄的木屋里能够促进人们的能力与品德的发展吧？刚才你说过，他们有遮蔽风雨的地方，也能得到现成的口粮……加上三十卢布一年的工资，其中要除去仅仅由于笨拙和愚昧给东家造成的一切损失……不言而喻，这样的生活状况不可能提高他们的智力和品德，也不可能促使他们改变对我们的不友好态度。”

别涅迪克特火起来了。

“说得多好，你去设法弄钱给他们建造宫殿，请他们吃鹅肝馅饼吧，因为我自己就盖不起宫殿，也从来没有尝过鹅肝馅饼的滋味。居家过日子总要量入为出。当你拿起粉笔开始剪裁料子，左量右算，以求拼凑成衣服的时候，当你由于这种‘愉快的业务’弄到才尽智穷的时候，你也会知道，整个现实和我们的生活条件具有何种意义……是的，特别是我们的生活条件。”

他用冒火的眼睛望了望儿子。

“我希望，”过了一会他轻轻地补充说。“我十分希望，将来你毕业以后回到家里时再也见不到我……但愿那时候我已经到了那边……是的，就是那个一去不回来的地方……安德若依所在的地方……这样对我更好，对你也更好……”

“爸爸！”维托里德用吃惊的声音喊道。

“是的，是的，这样要好得多！假如你对我多少有一点点孝

心的话……”

“爸爸，你不相信我的孝心！……”

“我不相信。你一点孝心也没有……没有……比方说吧，假如我这个老家伙回了老家的话，你一定会随心所欲地掌管柯尔钦，把庄稼汉一个个打扮成牧童，跟他们一起躺在淙淙作响的小溪旁边，吹起簠笛来……”

他咬住了胡髭末梢，低下头来，跨着沉重而又匆忙的脚步，走向屋里去了。维托里德激动到了极点，在大门口站住。当他举手拭擦前额时，他的手瑟瑟地抖个不住。

过了几分钟他才平静下来，跨过了门槛。他比平常更苍白，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在餐室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吊灯照亮了已经开上晚饭的餐桌，几个人在桌子旁边围坐着。这里除了基尔洛以外——他打算在吃完晚饭以后回家去——全是自己人。但是发生了一件不常见的事，——艾米里亚太太也到餐桌旁边来了；她身穿漂亮的便衣，显然心情很愉快。节列莎坐在主妇旁边，左手系着吊带——她正忍受着风湿病的痛苦；依格纳崔·奥若里斯基先生在桌子尽头快乐地微笑着，为了更好地看清放在桌上的菜肴，他把脑袋伸向餐桌中心，灰白的头发在灯光下现出银子一般的颜色；在他旁边端端正正地坐着美丽的、但是面带病容的列奥尼亚。基尔洛先生穿着浆得笔挺、耀眼地发白的胸衣，脸上含着极其亲切的笑容，他从主人手里接过一杯伏特加酒以后，那样匆忙地占据了尤斯青娜对面的坐位，仿佛唯恐别人捷足先登似的。

从前些时候开始，基尔洛在尤斯青娜面前表现了近乎谄媚的尊敬；对她本人的取笑和轻视态度以及对奥若里斯基先生的嘲弄早已仃止了。如今，他坐在她对面，似乎不仅注意她的一举

一动，甚至还不放过她的每一瞥眼神。在他的脖子周围系上了餐巾，把胸前露出的白衬衣遮住了；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肉饼，同时还能不停地说话，使席面上不大活跃的空气不致于冷落。他谈的是鲁瑞茨。通常他老是带着特别满足的神气提到这位亲戚，显然以这样的亲戚为骄傲。不过，今天他虽然也没有掩饰他的骄傲，但是他却抱有别的企图。

"请相信我的话！"他几几喳喳地说。"如果割断他任何一根血管，从那里流出来的血一定是那样兰的……比方说……好比天气晴朗时的涅曼河水。"

节列莎吃吃地笑了。

"您总是开玩笑！自古以来有什么人见过兰色的血液呢？"

"我亲爱的，这是对贵族子弟的一种说法，"艾米里亚太太亲切地解释。

"妙极了的譬喻！……"别涅迪克特咕噜了一句。"不管他的血液是兰的或者不是兰的，但是其中一定有很多水份，这一点是真的。"

维托里德抬起了眼睛，久久地望着父亲低俯在盘子上的严峻的、皱起眉毛的脸。

"但是无论如何，尊敬的别涅迪克特先生，出身于这样的世家总是十分可喜的。不错，他没有任何爵位，他不是公爵，不是伯爵……但是象鲁瑞茨这样尊贵的姓氏可以跟任何一个伯爵甚至公爵的姓氏相比。况且他有多么好的亲戚啊！……都是最上等的姓氏……嫡亲的姑丈便是一位公爵……"

他用闪光的眼睛望了望尤斯青娜，发现她需要盐，连忙亲切地微笑着把盐碟推了过去。然后他取了一个有果子酱的牛奶旦饼放在自己盘子里，继续说：

“这个鲁瑞茨是个好人！他在二十二岁上失去了父亲……母亲还在世，现在在罗马祈祷神明赦罪……是个极其可敬的女人。是的，他就是在二十二岁那年成了孤儿，继承了遗产……好吧，没关系，只是闲谈……不多不少，诸位先生和女士，他继承了一百万卢布，总共不过是一百万卢布……”

“哎呀，我的天！”节列莎吃惊地喊。

奥若里斯基咋舌地说：

“相当可观的一笔财产……相当可观……哪怕有它十分之一也就很不错了！”

“当然！”基尔洛接茬说。“这样的十分之一还有什么可说的！要知道这就是整整十万啦！……您来几个煎鸡旦怎么样？……让我来递给您……”

在基尔洛先生的话里微微可以听出从前那种开玩笑的意味，他接着就把一盘菜端给了尤斯青娜的父亲。

“现在，”他继续说，“到了三十一岁的时候，鲁瑞茨只有三十万卢布了，因为沃洛夫席那即使按目前这样低的土地价格计算，无论如何至少也要值到三十万卢布以上。可见这孩子在八九年间花掉了六十万卢布。哎，六十万——算不了什么！你们诸位喜欢这样吗？好家伙！”

基尔洛开始发出天真的笑声，用得意洋洋的目光向大家环视了一周。弹丸大的奥里申卡的主人为庞大的数字感到无限喜悦与骄傲。他带着内行的神气从玻璃杯中呷了一口便宜的法国葡萄酒——连这种酒也只有在款待客人时才会出现在柯尔钦斯基家的餐桌上，然后开始不厌其详地讲述鲁瑞茨挥霍掉六十万卢布的种种豪举。其实，他只是把有关鲁瑞茨的生活的传说重述了一遍；自从鲁瑞茨来到此地以后，这种传说已经在附近一

带传开了，它的内容使人联想到索多玛[1]、巴比伦和其他与此类似的罪恶渊薮，淳朴的当地居民听了没有不脸红的。本来，有关鲁瑞茨的一切大部分都在传说中谈到了，这会儿基尔洛说的也不外乎此，但是他讲得眉飞色午、津津有味，并且在自己的话里增加了俏皮的、往往是语意双关的评论。维也纳和佛罗棱萨近郊的别墅、巴黎林荫道上的豪华住宅、轮盘赌[2]和什托斯[3]、尽人皆知的跟"半上流社会"交际花的艳迁、荣幸地登上了首都报纸的打赌与决斗……很难说这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夸张的，大概夸张的成分更多，但是真实的情况也不少。

这些故事多半是在坐的人已经知道的，但是他们仍然怀着或大或小的兴趣听着。除了把脸更低地俯在盘子上的别涅迪克特先生和又苍白又忧郁的维托里德以外，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尤斯青娜。基尔洛注意到她正要起身取水，连忙亲切而又文雅地把水注在她的玻璃杯里，然后开始描述沃洛夫席那的景致。

"住宅不大，然而极其可爱！不错，它现在已经荒废了，但是，如果能把它修理和装饰一下，它将成为真正的贵族庄园，与其说它是住宅，倒不如说它是漂亮的玩意儿！……"

基尔洛舔了舔指尖，而曾经打从沃洛夫席那经过、见过那栋住宅的奥若里斯基把一个牛奶旦饼塞进咀里，咂了咂咀唇。

"漂亮极了的住宅！……漂亮极了！"他大声说，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杂复的轮廓。"塔楼、凉台、象迷宫一样的庭园和屋宇……但是从大路上看来，仿佛觉得这一切马上就要倒塌似

① 古巴勒斯坦的城市，据《圣经》传说，该城和另一城市葛莫拉由于居民的罪恶而被地震和"火雨"毁灭。

② 赌博方法之一，赌时将一小球投在转动的元盘上，盘上有许多标明号码的小窝，看它仃在何处以决胜负。

③ 一种赌博性质的牌戏。

的！”

“不，倒不了。这栋住宅不会倒的。在必要的时候鲁瑞茨会修理它或者重新建造，当他打算结婚的时候，他自然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在于：沃洛夫席那属下有八个田庄，土地都是最肥沃的，况且这些田庄里什么没有呢：森林、池塘、磨坊、两个烧酒厂；从前还有一个什么小工厂，虽然它现在仃了工，但是可以重新开工，获得巨大的收益，——一句话，那里的一切已经衰败了，荒废了，但是可以振兴起来，只要鲁瑞茨愿意，而到了他结婚的时候他无疑会愿意的；聪明能干的妻子准能引起他管理家产的兴趣，同时用她的柔情和巧妙的手腕把这放纵惯了的小鸟留在窝里。”

基尔洛在这样说的时候，时而半开玩笑地、时而怀着真正的喜悦瞧瞧尤斯青娜。他的狡猾的、快活的眼睛仿佛说：“你能够使他为你倾倒，由于这一点你应当受到尊敬，当我予言的那种伟大的、美妙的幸福来到你的生活中的时候，你可别忘了为你效劳的奴仆！”而且除了别涅迪克特先生和维托里德，其余的人也都望着尤斯青娜，在艾米里亚太太、节列莎、甚至未成年的列奥尼亚——她又好奇、又兴奋地倾听了基尔洛的叙述——的目光和微笑中，可以看出她们内心的思想：“多么幸福啊！简直是上帝垂怜贫苦的姑娘！”艾米里亚太太甚至企图把这种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

“鲁瑞茨先生愿意和她缔结良缘的那位姑娘真应该为这种光荣而感到自豪……高贵的门第，财产……”

“哎，他还有一颗多么好的心啊！”节列莎感叹地说。

“啊，还有住宅！哎，妈妈，还有住宅呢！这比什么都好！”前几天列奥尼亚为了装饰柯尔钦的客厅，那样热烈地请求父亲购

买新家具和雕像，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她又跳了起来，嗜嗜呱呱地大声说。

尤斯青娜整个晚上没有作声。谁也不曾正面向她谈起这个问题，她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制止对着她来的目光、暗示和取笑。她不时抬起眼睛来，每一次眼睛里都充满了受委屈的神气。她的丰满的、象樱桃般鲜艳的咀唇泛起了骄傲的、鄙视的微笑。怪事——在旁人觉得称心如意的一切都惹得她生气，似乎这是可耻的事。大家明白，骄傲是她性格中的特色。但是现在这个骄傲的女子应当为她几乎已经取得的胜利而欢喜，认为展现在她面前的光明的未来是一种幸福才对呀。

别涅迪克特的食量不小，而且一向吃得很慢，在吃饭的时候他只限于发表一些简短的意见。他十分明白，大家在席上所说的一切都与尤斯青娜有关。当他第一次从无限欣喜的艾米里亚太太口中听到鲁瑞茨的意图时，他也感到高兴。

“上帝保佑！”他说，“上帝保佑！对一个穷姑娘来说，这是最好的对象了。真正料想不到！”

以后别涅迪克特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真心希望在他庇护下的外甥女获得幸福，但是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邦助姑娘实现她的计划。从前他常常想到，假如尤斯青娜出嫁的话，他就不得不付清属于她的五千卢布，这对别涅迪克特先生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既然她要嫁给鲁瑞茨，那末沃洛夫席那的领主显然不会要求立即偿付这样一笔微小的款项。别涅迪克特先生认为这事已不成问题，但是今天基尔洛带有浓厚的拜金主义意味的话不知怎的使他生气了。不过，基尔洛的话他是一向听不入耳的。

别涅迪克特先生从盘子上抬起头来，用餐巾擦了擦胡髭，然

后双手按着桌子，好象要站起来，咀里说：

“这一切都好极了，我不敢否定鲁瑞茨先生的优点。他还年青，也许他将来会走上正路的……何况人们都说他很聪明，不是邪恶的人，——这连我也看出来了。但是他的过去我绝对不能赞同。他在赌场里和情妇身上挥霍了这么多钱，——这不是好事情。只有坏旦才会有这种行为……”

“别涅迪克特！”艾米里亚太太轻轻地哼叫。

“是的，是的，”别涅迪克特没有注意到妻子，仍然固执地申述自己的意见。“而且，象这班老爷那样，一辈子手不动，脚不抬，也应该说是一种耻辱。一个人光吃面包不做事，——不管他的血液是兰的、灰的或者红的——那简直是寄生虫，道地的寄生虫……假如他同时还要吃杏仁软糖，而又对供给杏仁软糖的人不尽一点义务，——那他真是……”

别涅迪克特忽然感到说得过分了，想了一想，就用更温和的声音结束道：

“当然，这一切我并不是对鲁瑞茨先生而说的……我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可能，他也是一个顶好的人……只是由于财产太多才招致了这种结果……”

他想忍住已经到了咀边的话，但是来不及了。

“让他的百万家财全都见鬼去吧！……”

“别涅迪克特！”艾米里亚太太轻轻地哼叫，“我不愿意……啊，我的天！……这样的话我听不入耳……对那样一个人抱着如此的看法……我听不入耳……我……”

她打算起身，但是站不起来。她两只脚发软，喉咙由于痉挛而梗塞了。

“这是怎么啦？”别涅迪克特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

但是基尔洛已经跳到女主人面前，又关切又同情地搀扶着她的一条臂膀，节列莎架住她另一边。他们三人就这样走出了餐室，别涅迪克特呆若木鸡地瞧着他们出去。

“为了圣父和圣子……我哪一点得罪了她？说不定又要发病了？”

这时候有个人抓住了他一只手，把热呼呼的咀唇凑到他面前。

“爸爸！”维托里德轻轻地说。“吻我一下吧……我求你！”

在别涅迪克特忧郁的眼睛里似乎闪现了慈爱的光辉，虽然他依旧严峻地紧皱着眉毛。

“是不是因为我骂了这个懒汉，称了你的心愿，你打算饶恕我的罪过呢？”

维托里德没有放开父亲的手，重复说：

“爸爸，吻我一下吧！”

别涅迪克特搂抱了恭顺地低着头站在他面前的年青人，吻了吻他的前额。在他的咀唇上掠过了微笑，但笑容是不快活的，几乎是痛苦的。

“你的头脑在发热呢，”他说。

但是维托里德好象没有听见这句意义双关的评语。别涅迪克特先生在餐桌上讲的那些话和这一次亲吻使他恢复了平日的活泼和愉快。他搂着马尔达——她正在把糖煮水果和没有喝完的酒藏进食橱——团团地转了一阵，然后在老姑娘的笑骂和咳嗽声中跳到站在窗口的尤斯青娜面前。

“你知道吗，尤斯青卡，”他两眼发光，用拳头捶着巴掌，迅速地说，“这个基尔洛是真正的寄生虫、邦闲、小丑、阔佬的奴才、蛇颈龙、乳齿象、太古时代的动物！假如可能的话，我就要这样一

只手抓住这种人的……头发，另一只手掐住他们的喉咙——骨碌一下……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

尤斯青娜哈哈大笑。

“你先试一试拧掉小鸡的脑袋，”她说，“然后我才相信你能用同样手段对付基尔洛先生。”

“我对你说的是实话！”年青的大学生激昂地说。“要知道，我亲爱的，这是人们中间的败类！假如没有象他这样的人，人类已经远远地向前跨进一步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尤斯青娜，你也许还不明白，理想对我们是多么可贵……人类的尊严、自由……我愿意为了这些赴汤蹈火，不顾自己的父亲……”

他的话没有说完，他控制住了自己，注视着尤斯青娜的眼睛。

“喂，你当真会嫁给那个破筛子吗？”

尤斯青娜又笑起来。

“你怎么这样说话，维托里德……”

“你明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那个花花公子。假如他来求婚的话，你会答应吗？”

姑娘耸了耸肩膀。

“我亲爱的，”她慢慢地回答，“难道我能拒绝这样巨大的意想不到的幸福……拒绝这样的荣誉和恩赐？你自己想想吧，这是可能的吗？”

维托里德感到在她的话里含有讥讽的意味，但是尤斯青娜脸上的表情却是认真的，甚至是严肃的，眼睛里闪耀着不平常的光辉。

他把手一挥。

“嘿，去你的吧！女人的话没有一句可以相信的！看起来你

象一个明白事理的姑娘，但是谁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别人把你们教养成布希曼[1]女人，你们也准备用世界上的一切交换身上的漂亮花纹。但是在你成为高贵的太太以前，你仍然要去参加艾里茹霞的婚礼，是吗？……马雷尼亚也将到那儿去。我想，基尔洛太太会同意在马尔达姑姑的照料下让她前去，而姑姑那方面由我负责劝驾……”

这时候在维托里德耳边响起了一个纤细的、几乎象孩子的声音：

“维节克，你们也带我去参观婚礼吧……卓霞对我说过好多次了。她和新郎是亲戚……据她说还要跳午呢……而我正想跳午！”

“我十二分乐意！”维托里德高声说。“在柯尔钦除了房子和花园，哪怕能看到一次别的什么也好。”

“你别笑，维节克，”女孩子撅起苍白的咀唇，抱怨地说，“我是这样苦闷……经常这样苦闷地坐在妈妈的内室里，或者老是在那几条林荫路上走来走去……”

“请你们瞧瞧！”维托里德讥讽地笑了一笑。“比瓦罐高不了两寸，已经感到苦恼啦！是不是你的神经也有毛病了，我的……未来的布希曼女人？”

女孩子没有仃止她的抱怨：

“可不是吗？我时常觉得头痛呢！还不如早点回到学校去更好：在那儿至少有点新鲜玩意儿……在这里我唯一的快乐是替马尔达姑姑绣了一双鞋……”

在她苍白的、贫血的脸上浮现了十足孩子气的快乐的笑容。

---

① 布希曼人是南非洲的部落民族，主要以狩猎为生。男人除狩猎外，制造工具及兽皮衣服，女人从事盖屋、打柴、采野菜及家务活等。

“一双非常漂亮的鞋子！”她重复说。“明天把它送给姑姑。她一定会高兴的！”

女孩子拍起巴掌来，向上跳了一跳，然后搂抱着哥哥，重又用愁怨的声音向他央求：

“带我去参观这次婚礼吧，维节克……我希望跳一次午……卓霞说，到了那儿将会很快乐的……她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件那样漂亮的外衣！……”

维托里德开始沉思。

“必须问过妈妈……”

“你去问吧，亲爱的！”

“为什么你自己不愿去呢？”

女孩子害怕地望了望他。

“我不敢……妈妈一定不乐意，她又会生起病来的……每逢有什么事不顺她的心，她就会生病……你的办法比我多，也许更可能成功。”

过了一小时，马尔达“砰”的一声推开自己的房门，在门口就大声地对尤斯青娜说：

“奇谈！真是海外奇谈！和他们一同去参观婚礼！撒娇、拥抱、亲吻、央求……‘去吧，姑姑，和我们一同到包哈狄罗维奇村去参观婚礼吧！’可笑又可恼！这个孩子怎么会有这种念头？要我拖着这几根老骨头去参观婚礼！除了可笑，还有什么！我在这个婚礼上有什么可做的？那儿有谁需要我？唉，多么伤脑筋！这个维节克真会缠人，怎么也摆脱不开！哎！呃嘿，呃嘿！……”

马尔达象旋风似的从床前跑到橱子旁边，然后又跑回来。很难说她此刻被什么感情支配着，因为老姑娘一会儿笑，一会儿骂，一会儿苦恼地挥手……

尤斯青娜仃止了缝纫，亲切地望了望马尔达。

“当然，您一定会同我们一起去的，”她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除了可笑，还有什么！”马尔达激烈地说。“在那儿有什么我没有见过的？我为什么到那儿去？有什么理由？”

“首先您无论如何不能拒绝维托里德，此外这些人都是您的老相识。”

忽然，马尔达好象发呆似的在房间中央站住了。她的黑眼睛亮了一下，但是立刻息灭了。她又开始唠叨，不过声音已经轻得多：

“老相识！不错……从前是非常熟悉的！……然而那是什么时候啊？再说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可是现在呢……为了什么？除非是去吓唬人！好象是从阴间出现的鬼魂！虽说是老相识，这儿却有个问题：现在他们认识我吗？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认识他们吗？……”

她平静下来了，在尤斯青娜对面的桌子旁边发愁地坐下，然后用流露出惶惑与痛苦的眼睛注视着尤斯青娜，有点怯生生地问道：

“这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它是从何而起的？告诉我，为什么今天华必安的女儿突然来到这里，你们俩又匆匆地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维托里德也和你们在一块吗？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愿意和庄稼人来往，是吗？”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远在日落以前，尤斯青娜给父亲伴奏了两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她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正在无目的地向窗外闲眺时，房门打开了，艾里茹霞穿着绛红色的节日衣服出现在门口。她挺直了强壮的腰肢站着，狮子鼻翘得更高了。她开始说：

“接待客人呢，还是不接待？如果接待，那就祝您晚安，如果不接待，那就再见。随您的便。我可是来请您吃 鲜 蜜的……”

尤斯青娜端了一把椅子给她。客人落坐以后，开始叽叽呱呱地说：

“尤列克这个傻瓜和我争辩，他说我没有胆量走进老爷的正院，劝我绕过厢房，到厨房里问一问，可不可以见见小姐……哼，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我是一条狗吗，怎么在厨房旁边转来转去。您瞧，我是自个儿从正路上来的，穿过院子，进了门堂，这时候我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向左呢还是向右？幸亏在门堂里迂见了马尔达，她是个火气挺大的人，但是艾里茹霞一点也不怕她，为什么要害怕呢？本来她不是来偷东西，又不是一条狗，害怕被人赶出去，对吗？即使碰见了别涅迪克特先生本人，她也不会害怕的，虽然他是贵族。他是他，她是她。她住在自己父亲家里，没有吃别人的面包，谁也没有权利叱骂她或者讥笑她。她只害怕上帝，其次是父亲，此外，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她害怕的。”

艾里茹霞好奇地望了望四周。

“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说，“也许，在我们的正房里甚至更好些。当然，楼下的房间都很漂亮，但也不是怎样太了不起，只有地板闪闪发光，好象镜子似的。这有什么奇怪，国王的妃子总是美人儿！对吗？”

说实话，不过千万别说出去，父亲是吩咐她到老爷府中去一趟，试着把尤斯青娜小姐请来的。“你去吧，就说是请她来吃蜜！”不错，谁和我们一同干过活，让他也和我们一同休息；谁尝过我们的辣根，让他也享受我们的鲜蜜。但是她知道父亲还有更深的用意，所以她嘻嘻地笑了。

“我父亲是个那样爱面子的人，因为您到过邻居家里，可是没有到我们家来过，他觉得不受用。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种话，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不自在的。何况打官司的事又引起了他种种不愉快。我听说，城里的律师没有及时把上诉状或什么文件递上去，现在这个官司要输了……也许，父亲想到只好跟别涅迪克特先生和解，因此希望有个人替他讲讲情。”

然而还不仅如此。艾里茹霞又嘻嘻地笑了，她胀红了脸，垂下了眼睛，过了一会儿，突然一口气说：

“父亲首先是希望您和维托里德先生光临我的婚礼，为我们祝福。”

在回到包哈狄罗维奇村的路上，艾里茹霞告诉尤斯青娜，新郎已经和媒人一同来了。媒人是杨的继父斯达仁斯基。尤斯青娜不久就会看到新郎的。

“一个多么可爱的年青小伙子，可就是老实得象一只小绵羊。”

从艾里茹霞的语气中可以知道：她非常欢喜自己的未婚夫，然而这并不妨碍她也关心出嫁的物质利益。弗兰努西·雅斯芒特有两匹好马、六头奶牛和一片相当大的草场，她感到十分满意。只要父亲能用现钱支付全部嫁妆就好了！可是哪儿办得到呢？他只能付给一半，其余的一半得欠着。家里的钱因为跟别涅迪克特先生打官司花光了，现在对于亲生的女儿……这样的官司真该诅咒！

当她们走进华必安的园子时，太阳在草地上铺下了金黄的地毯，而李树林里充满了神秘地闪动的光点；这里摆了几只旧蜂箱，蜜蜂嗡嗡地飞，金翅雀争先恐后地啭鸣。在果园后面伸展着一条已经成熟的燕麦地、几垅蔬菜和几丛人工栽培的福禄考，还

有在阳光下红艳如火的大丽花。院子里长着几株白杨树，华必安那栋带有小台阶的屋子就坐落在白杨树下，似乎有无数银色的雨点从柔软的枝头流到屋顶和孤峰突起似的烟囱上。这里的一切差不多都跟安哲里姆和杨家里一样，只是更贫苦、更狭窄得多。蜂箱没有上漆，是老式的；谷仓不大，周围长满了杂草；屋子的墙壁由于年深日久已经倾斜了，屋顶上遍生青苔，有几处还用黄色的麦秸修补过。在果树中除了一片李树林以外，只剩了几株梨树和苹果树，而且它们都变野了，荒芜了。

在白杨的荫影里，挨着倾斜的墙壁，有条长凳放在打开的小窗户下，男女主人都在条凳上坐着，一看见客人走近了，他们都站起来，矜持地、不慌不忙地上前几步迎接。长着火红色毛发的男人有两撇鬃毛一般的上髭和一对狡黠的小眼睛，手里拿着一顶磨损了绒毛的呢帽；瘦弱的、面带病容的女人穿着短裙，果着飘起两只角的古老的短斗篷，头上戴一顶熨成褶襞的白帽子，她那样装腔作势地微笑着行了个屈膝礼，恰象她准备跳法国小步午似的。在燕麦田和甜菜畦中间的小路上，华必安大声地吻了吻尤斯青娜的手。

“我感到十分荣幸，并且衷心地感谢您终于赐给了我们这样的光荣，如同您时常给予我们邻居的那样。他们并不比我们富裕很多，我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虽然家里不怎么富有，却无须依赖任何人。承蒙光临……不胜欢迎！”

华必安妻子的咀巴撮成了心形，她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把瘦骨棱棱的、由于干农活而变得粗糙的手指放在尤斯青娜伸过来的手中。她显然有些窘迫不安，为了表现得比周围的环境更高贵，她作了种种努力。

“承蒙光临，不胜欢迎！”她随着丈夫重复说，同时用穿着粗

鞋的脚踢开了落在尤斯青娜走来的小路上的树枝。"我们这里太脏了，"她解释说，"小户人家时常是这样……这对于您当然是不习惯的，就连我从前也不是这样生活，看不惯它。我的爸爸盖佐尔德先生没有住过这样的庄院，而是承租了一个田庄。但是他的运气不好：时而失火，时而牲口发瘟……无法可想，只好当了管家。"她叹了一口气。"然而现在我的亲侄儿尤哲弗·盖佐尔德也还承租着一个田庄，——您听说过吗？——离柯尔钦不远；我还有一个侄儿是吃公事饭的。"

"你的脑子里净是些盖佐尔德，盖佐尔德！"丈夫打断了她的话。"该向贵客介绍我们未来的女婿啦！弗兰努西！弗兰崔舍克先生！请到这儿来。"

又有两个人从长凳上站起来了，其中一个外表相当古怪。他的身材又长又元，好象一根柱子，穿了草绿色的大礼服，善良的红脸含着微笑，好似一株剪得整整齐齐、上面开着红花的芍药。另一个小伙子约摸二十二岁——个子生得矮小瘦弱，穿着黑色的大礼服，面孔是黝黑的、不漂亮的，看来有点愚笨，可是十分驯顺。

"这位是从斯达仁内来的斯达仁斯基先生，杨的继父……这位是艾里茹霞的未婚夫弗兰崔舍克·雅斯芒特。"华必安介绍说。

艾里茹霞一直默默地走着，这时从父亲背后跳了出来，大声喊道：

"我的天！这是斯达仁斯基先生啊！怎么成了这样！我还以为是我们窗户下面长了一株大芍药花呢！"

斯达仁斯基瞧了瞧自己的大礼服，用他的男低音呵呵大笑，他笑得那样真诚，肥厚的面颊因而颤动起来了，两只小眼睛里充

满了泪水。

"这要怪我的老婆把我打扮成这样，"他不住地笑着说。"她织好了呢子，吩咐我染成绿色。我对她说：'怎么，家里的，你发疯了吗？'可是她坚持自己的意见，她说：'过后你会感谢我的，因为只有绿色最好，——它象征希望……'有什么法子？已经是老太婆了，脑子里还有这些愚蠢的幻想。不过，一个人不管穿什么都一样，只要吃得饱而又不生病就行。"

艾里茹霞附着尤斯青娜的耳朵说：

"瞧他好象是个善良的人，实际上他是那样一个吝啬鬼，他不管怎么样，决不多吃一块面包，全家都在半饥半饱中过日子，可是他的箱子里却装满了钞票。"

然而斯达仁斯基的浑身肥肉和满面红光证明他不止多吃了一块面包。

在条凳前面的小方凳上，摆着一小盆象琥珀一样透明的鲜蜜、一大块黑麦的元面包和一把骨柄的餐刀。

艾里茹霞回到家里以后立刻脱去了鞋子，现在打着赤脚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对未婚夫发命令：

"弗兰崔舍克先生！请您端把椅子给尤斯青娜小姐。"

小伙子三步两脚跑到屋里去了。华必安开始切面包；也和安哲里姆家里一样，在元面包的底皮上，清楚地印出了枫树叶或菩提树叶的花纹。

有几分钟大家都拘谨地沉默着，只有艾里茹霞的喊声打破沉闷，她一会儿差遣未婚夫为尤斯青娜小姐取碟子，一会儿又是取匙子，待会儿又命令他把狗赶远些，——因为它看见面包便想挨到方凳前面来。姑娘自始至终不是教训小伙子，就是嘲笑他：一会儿说他走路太慢，一会儿又说他拿来的东西搁的不是地方；

她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说着，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本来就往上翘的鼻子现在翘得更高了。沉默寡言、驯顺腼腆的未婚夫无条件地执行艾里茹霞的每一个命令，每当他瞧她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爱慕还是由于惊奇，他总要张大咀巴呆呆地站一会儿。在艾里茹霞不断的驱使下，他还没有尝到蜜的滋味。然而其余的人都轮流地用骨柄的刀子挑起蜂蜜涂在面包上；他们咬一口面包之后又把它放下来，然后将双手叠在胸前或者放在膝上，再从从容容地细细咀嚼。

华必安的妻子絮絮叨叨地告诉尤斯青娜：过去她的父亲盖佐尔德在承租田庄时办了个多么好的养蜂场。

"如同天黑了必然会明亮，而天亮了仍然会黑暗一样，"她悲叹地说。"我也是如此……您不知道我从什么样的家庭过到了这种穷日子；好比一只蜜蜂，一辈子辛辛苦苦，可是您瞧……落了个什么呢！……"

"这个唠叨鬼，愿上帝饶恕她！"华必安生气地打断了她的话。"见了人总要诉苦哭穷。真是俗话说得好：歪了的车轱辘比哪一个都响。"

斯达仁斯基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华必安忽然望着通到大门的小路，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他双手叉腰，挺直了身子。

在他的脸上表现了极大的满足，绯红的面颊颤抖了一下，又粗又硬的上髭微微地动弹起来。

"今天我们交上好运了，"他大声地说。"上帝又给我们送来了另一位贵客！"

上帝第二次送来的贵客原来是维托里德，他站在低矮的篱巴后面偷瞧坐在墙边的一群人，已经很久了，一直没有被人发

现，终于他产生了克制不住的与他们相见的愿望，走进了大门。黑狗马尔斯跟在他后面奔跑。年青的维托里德向主人伸出一只手，同时表示抱欠，因为他把狗带到他们家来了，但是华必安不等他说完，连连地向他鞠躬，满口说着极恭敬的客套话。

“您干吗说这些呢！我们欢迎您……欢迎您把狗也带来……它会妨碍谁呢？尊敬客人的人会觉得客人的狗也是亲切的。好狗胜于恶人。”

他开始抚摸摇尾嗅人的黑狗的脊背；他的妻子披着飘扬的短斗篷，起身迎接客人，并且扭扭捏捏地向他鞠躬，做作出种种最优美的姿态。当维托里德询问她的健康状况时，她感到无比的高兴。她不仅从这里看出了客人对她特别尊敬，而且认为这是打开她的话匣子的一把钥匙。

“不行啦，越来越不行啦！”她一面快活地微笑，一面用抱怨的声调开始说。“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嘎吱嘎吱的树能活两百年。少爷，我们和您不是初次相识……您还只有这么大的时候，常常跑到我们家来，后来您上了学，回家探望爸爸妈妈的时候，您也没有忘记我们……少爷，您是知道的，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痨病鬼……总是象牛一样干活，挑水爬坡……就是这种流血流汗弄来的水毁了我的健康……而且我生来不是干这种活的人……吃不得苦……您想必记得，我的娘家姓盖佐尔德，我是那个承租过田庄的盖佐尔德的女儿……我的侄子现在也还租着一片地，另一个是吃公事饭的……”

“哎，你又弹起老调儿来了！”华必安不满地打断了妻子的话，转而向客人询问柯尔钦的年景。

也是在维托里德小时候就认识的斯达仁斯基加入了谈话，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评论庄园管理、收成和当地的各种土壤，

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他时时发出雷鸣般的和善的笑声。

这时候艾里茹霞同她的未婚夫走到屋角后面去了，她用小匙子舀了蜜送到他咀里，而他每吞下一口蜜之后就大声地吻一下她的红润的手。

“弗兰崔舍克先生，您别再这么大声吻我了，应该正正经经跟我说几句话。”艾里茹霞命令说。

他象自动机器一样听话，马上停止了吻她，于是他们开始低声交谈起来，说得更正确些，是她悄悄地说，而他洗耳恭听，唯命是从。

这时候，在那道把华必安和安哲里梅的庄园隔开了的篱巴旁边，不知道什么东西簌簌地响了一阵。那是安托里卡跳过了篱巴，她采取邻居访问她的方法来到了邻居家中；但是艾里茹霞在‘噗通’跳下篱巴时，好象一个松软的油炸饼，而身材匀称的、轻巧的安托里卡却象一片羽毛似的翩然而下。她穿了一件家常的外衣，因为这天是平常的日子，只有华必安一家由于未婚的女婿来访，个个换上了节日的服装。

“哎呀，我的天！”她一看见尤斯青娜就情不自禁地喊起来。“杨一定要后悔他不该出门去的！他在收割和装运干草……离这儿有两英里路……”

小姑娘的天真的叫喊使尤斯青娜羞红了脸。这时候女主人正在讲述沤麻和晒麻的最好方法，她由于这个有趣的话题而把盖佐尔德一家全忘了。维托里德低头凑近表姐的耳朵。

“你的脸为什么变得这样红？”他狡猾地嘲弄她。

安托里卡看到这么多人，感到羞怯了，悄悄地走到桌子旁边。啊，这个姑娘一定不会象艾里茹霞那样教训和支使未婚夫的！她又胆小，又温柔，而且出奇地娴雅。不过她的年青的意中

人——这时候在庄园的大门口闪现了他的华丽的姜黄色的帆布常礼服——大概也不允许任何人支配自己！他也去到了离这儿两英里路的、和邻居合租的草场，但是已经载着干草回来了，到家以后，他立刻穿上了姜黄色的常礼服，匆匆地来到他念念不忘的地方。想必他在路上就发现他的情人跳过篱巴到邻家去了。他迈开大步雄赳赳地走着，似乎为他向上卷起的短髭和修剪成三角形的大胡子感到骄傲，但是当他走进果园以后，他却在一株果树后面躲藏起来，忽然，整个庄园里响起了嘹亮的颤音，酷似夜莺的啼鸣。

“上帝耶稣！”安托里卡吃惊地喊起来。

大概，夜莺的鸣声把一个姑娘吓成这样，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她没有听见米海尔的脚步声，又害怕邻居们取笑他们是约好了同到这儿来的，感到十分不安。

“啾，啾，啾……唧……唧……唧……吱溜……”夜莺在李园中婉转歌唱。

斯达仁斯基笑得前仰后合，华必安的妻子笑嘻嘻地合不拢咀，艾里茹霞放声大笑，而未婚夫热心地与她应和。终于，当地的花花公子从果园里钻了出来，害臊的安托里卡假装生气地高声说：

“天知道你搗的什么鬼！快点告诉我们：雅涅克会不会很快回来？”

米海尔回答：雅涅克将在草场上过夜，因为他还没有把所有的干草收割完。

维托里德又附着表姐的耳朵，嘲笑说：

“你为什么显出失望的样子，尤斯青娜！”

刚才尤斯青娜还在和姑娘们愉快地谈话，但是，听到米海尔

的回答以后，立刻就不作声了。她又胀红了脸，陷入沉思中，久久地凝望着篱巴那边枝叶扶疏的萨皮尚卡梨树。华必安开始向邻居询问他的亚达西——他也在一个租到的遥远的草场上割草，据米海尔说，那一个也和杨一样，要到明天才能回来。他——米海尔——首先把草割完了，然而他是那样不仃手地挥动刈刀，以致这会儿还在腰痛呢。有什么法子？谁要是不上紧，谁就会忙不过手脚来！说到最后几个字，他瞧了瞧安托里卡，用优美的手势摆正了脖子上的领巾，——尽管他腰痛，他也决不会忘记系上领巾。

在放着小盆——现在盆里已经聚满了苍蝇——的方凳旁边，开始了热闹的谈话；谈得最起劲的是关于缺乏草场和牧场的抱怨。说起来可不是笑话么：跑到两英里以外去割干草，假如草场是自己的也还罢了，然而它还是租来的哩！他们连三叶草也要播种，地里的各种杂草也都拔光了，可是仍然感到饲料极其缺乏。但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不幸。华必安皱紧了眉毛，在他的脸上密布着许多皱纹。他开始大声地诉苦，平日间那种自信的声调已经消失了：

"大概我可以算得是不喝酒、不偷懒的人吧，但是有什么用呢？只不过勉强胡口，想盖一栋新房子就怎么也盖不起来……"

"他们倒好！"他向安哲里姆的庄园点点头。"土地在二十莫尔格以上，三个人过活……我连十二莫尔格都不到，却有五个孩子。等我的儿子都长大了，一个个要结婚时，我把他们安置到哪儿去呢？在过去可以出外挣钱，现在这条路也不好走了。即使有点钱，租地也不容易：大草场租不起，较小的在附近一带找不到……总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左也为难，右也为难……真叫人走投无路，求救无门。哪怕你拚了命干活，到死也休想轻

松一点！”

“想再买进土地也一样困难，”斯达仁斯基插咀说，“即使有人攒够了钱能做到的话，也会因为别的原因办不到的……”

“的确办不到，”华必安同意说，“无论前后左右都没有我们活动的余地，财主的土地从四方八面把我们围住了，我们只能从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勉强通过。”

他带着抱怨的腔调说，并且学妻子的样把头侧靠在手掌上——她早已用拳头支着面颊，一前一后地晃动身子。脸上的苦笑使他硬髭下面的咀巴变了形。

“有一个儿子已经用不着我担心……三个月以后他将被征去当兵，至少要过五年才回来，到那时我没有他的邦助，想必已经流完了汗，躺进坟墓里了。他是我的长子，又勤劳，又听话，虽然生得也象我……脾气急躁。老二是天生的傻瓜，只会在涅曼河畔耕地和割草，而那两个年纪还小……除了放马和耙地，别的活儿都干不了……”

然而他的抱怨并不长久，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的高傲的自信心，为自己片刻间的懦弱感到羞愧。

“哎！”他摇了摇头，高声说，“成功和胜利都是不可靠的安慰！也许，上帝是为了考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而让我们受折磨，为的是叫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上的幸福……而要寻找永久的安息……”

“忍耐可以引导人进入天国，”斯达仁斯基说。

“如果我不是经常抱着这种想法，那就让上帝宰了我！”华必安高声说。“只是有时候忍耐不住，这才发几句牢骚……”

“上帝既然创造了人，总不会断绝人的生路，这就够了，旁的不必说！”米海尔下了结论，他热烈地参加了谈话，但是在众人面

前一次也没有走到安托里卡身边，显然是害怕旁人取笑姑娘。

斯达仁斯基在高声大笑之后说：华必安应当为年长的两个儿子感谢上帝。两个小的还不知道将来如何，然而老大和老二都是规规矩矩的年青人，品行端正。虽然他自己不住在这个村子里，但是某人为人怎样，邻居们全都知道。华必安听到夸奖他的儿子，显然很愉快，但是他故意做出淡漠甚至不满的模样。他鄙夷地摇摇头，把手一摆，说道：

“哎，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一个胡涂虫，一个傻瓜，两个都是让人见笑的！”

在这以后不久，华必安开始送客了，他深深地向每一个人鞠躬，再三邀请他们参加女儿的婚礼。他忙不迭地向客人躬身致敬，但是马上又挺起胸膛，双手叉腰；他谈到他简陋的住房，但是接着就补充：他一点也不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耻，因为他也是独立自主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名望，还算得身家清白；他那样感动地、几乎受宠若惊地注视年青的维托里德的脸，可是当米海尔无意中提到他和别涅迪克特先生的诉讼时，他陡然变了脸色，两撇短髭开始颤动起来；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对名门望族抱着尊敬态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感到骄傲，一方面脾气暴躁，另一方面又工于心计；一方面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担忧，另一方面又富于谈笑风生、妙语泉涌的情趣。

“穷苦的拉撒路①，”他说，“歌唱过富翁的房间：‘案上嵌着珍宝，四壁挂满绫罗。’我没有这样漂亮的房间，墙上也没有锦缎，但是这丝毫也不会使我不安。如果那些尊贵的客人在我女

① 新约《路加福音书》中的一个贫苦乞丐。

儿结婚那天前来祝贺她幸福的话，我一定尊敬这种特殊的情谊，认为是给予我的莫大的光荣，但是我并不会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因为常言说得好：倾家待客，莫嫌简陋，又说是：东家的体面不在乎屋角，而在乎馅饼。”

华必安的妻子做出忸忸怩怩的姿态，连连地屈膝行礼，差点儿没在草地上跳起小步午来，然而她这时也忘不了盖佐尔德家的人。

“尤哲弗·盖佐尔德的妻子是艾里茹霞结婚典礼上的女媒，斯达仁斯基先生是男媒，弗兰努西请了卡济麦日·雅斯芒特先生当男傧相，而尤斯青娜小姐是和他成对的第一女傧相。”

她快活地拍了拍瘦削的双手，甚至做了个好象小步午中两脚相拍的动作。

“我的艾里茹霞将有一个多么体面的婚礼马车队啊！看来真正是上帝赐给了她这样的幸福！”

艾里茹霞一面给尤斯青娜采摘福禄考，一面吩咐未婚夫把最好的一朵大丽花送来。

“不是那朵！”她喊道。“在那边，那朵大的、红的……您的眼睛一点也没花，弗兰崔舍克先生，为什么瞧不见我指的方向呢？哎，请您摘花好比赶笨牛拉车似的！”

“然而他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也许比谁都更灵巧哩！”斯达仁斯基哈哈大笑说。

这时天色已晚。田野中听得鹌鹑悦耳地鸣啭，鸱鸺尖声地啼叫，蟋蟀也发出响亮的、聒耳的颤鸣。

当尤斯青娜和维托里德在暮色中走回家去的时候，年青的大学生怀着他固有的热情，谈论着刚才和他们分别的那些人的命运、性格和习惯，并且第一次向表姐吐露了他将来的奋斗目

标……

如果在几个月以前，尤斯青娜也许还不能理解他的话，也许听了之后会漠然无动于衷，好象谈到某种遥远的、与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样，可是现在他的每一句话都打进了她的内心深处，使她的血液沸腾起来。是的，维托里德所说的话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她在墓地得到的各种感受联系起来了。

她把马尔达感兴趣的一切告诉了她以后，走到打开的窗前，静静地站了很久。一些片断的思考和观察开始在她脑子里形成了浑然的整体。在朦胧的暮色中，从柯尔钦的邻村传来了逐渐静息的白昼生活的尾声。尤斯青娜仰望星儿闪烁的天空，心里怀着渴望——也许还怀有苦闷——谛听着这种隐隐约约的声音……

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分，列奥尼亚披着卷发的小脑袋从半开半掩的房门外伸进了马尔达和尤斯青娜的卧房。

"姑姑在这儿吗？"听见了她尖细的、笑吟吟的声音。

"在这儿，小乖乖，在这儿！"回答她的是一个粗大然而亲切的声音。"你要什么，亲爱的？你想吃肉饼还是越桔馅饼？……馅饼已经做好了……这是味美可口的馅饼！……"

女孩子穿着窸窣作响的皱边外衣，得意洋洋地走了进来，带着孩子气的苍白而又漂亮的小脸含着快乐的微笑。她手里拿着两只绣花鞋。

"亲爱的姑姑，我送给您一双亲手刺绣的鞋子，请您收下，象……象我……"

她准备了许多话要说，但是看见马尔达的脸皮皱缩起来，不住地颤动，仿佛一群蚊子飞上了她的脸似的，因此她没有说完就

扑到老姑娘的脖子上，开始狂吻她那张小而且黑、布满了皱纹的脸。

这是一件小事，但是马尔达又笑又哭，她把女孩子抱起来，紧贴在自己胸前，断断续续地说：

"啊，我的小乖乖……小宝贝……小心肝！……"

然后她拿起鞋子仔细玩赏，穿在大脚上试了一试，同时不绝口地称赞。快乐和激动完全改变了她的面貌；看来好象她忽然返老还童，变得更安静、更温柔了。她又建议列奥尼亚吃越桔馅饼，但是女孩子用一条腿站着旋转起来，她象陀螺一样从这个角落转到那个角落，一面拍巴掌，叽叽呱呱地大声说：

"妈妈已经起来了，她在喝可可，维节克向她请求去了，求她允许我和他，还有尤斯青娜和您，同去参加婚礼，——他去了，他向妈妈请求去了！"

忽然房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出现了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年青女仆，她在门口喊道：

"马尔达小姐，请您到太太哪儿去！她发病了！"

马尔达飞速跑下了楼梯；吃惊的、惶恐不安的列奥尼亚也跟着下来了。

"出了什么事？她发病了吗？也许该打发人去请医生吧？"别涅迪克特先生在门堂里问马尔达。

维托里德从客厅门里走了出来，抓住了妹妹一只手。

"妈要使你成为一个布希曼女人，真是布希曼女人！"他大声地对她说，接着向屋子里边跑去了。

在艾米里亚太太房间里发生了可怕的情景；它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今天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一次谈话。

还在昨天，在别涅迪克特吃过晚饭出去以后，艾米里亚太太

就因为心跳剧烈和喉痉挛而躺在床上，晚间胃痉挛开始发作了，她不得不加紧服药，同时节列莎还为她朗读到了天亮。当家里人都已起床、开始工作的时候，艾米里亚太太睡着了。中午以前不久，艾米里亚的精神好了一点，虽然还在为自己的病况担忧，她果着一件雪白的柔软的大罩衫，从床上转移到大红的卧椅上。节列莎一只手系着吊带，另一只手端了一杯浓可可放在艾米里亚太太身旁，又把书和编织手工递给了她，自己也在旁边坐了下来。她喝过咖啡——可可对她是有害的——以后，予感到龈脓肿将要发作，正在思忖该给自己吃点什么药。就在这时，维托里德向半开着的房门里张望了一下，请求妈妈允许他进来。

艾米里亚太太不仅允许他进来，等他吻过了她的手以后，还在他的前额上吻了几次，又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然后含着忧愁的、温和的微笑，开始叙述她昨夜可怕的病况和通常的精神失常。她诉说了至少一刻钟，在这以后维托里德找到一个机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艾米里亚太太一下子没有听懂怎么回事，起初她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儿子的话。

"在哪儿？是谁结婚？列奥尼亚要到什么地方去？"她轻轻地、和颜悦色地问。"原谅我，维托里德，我是这样疲倦……衰弱……耳朵里嗡嗡响……"

当儿子重述了自己的请求时，艾米里亚太太起初惊愕得目瞪口呆，然后她又平静、又温和、然而是斩丁截铁地拒绝了。她觉得这个请求是那样荒唐，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决定作任何解释。

"我，"她轻轻地、亲切地说，"不能允许这种离奇古怪的行径……我很遗憾，维托里德，我不得不拒绝你的要求，但我是母亲，而教育列奥尼亚是我的神圣的责任……等你们将我装进棺

材以后，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眼前我还活着，我的女儿不应当接近与她的身分不相称的人，以免损害她的风度和见到她不宜看见的东西。”

“相反，妈妈，她应当见识一切，认识一下她将在其中生活和劳动的世界，”维托里德忍不住打断了母亲的话，但是他控制住自己，开始平心静气地向母亲证明：把一个人禁锢起来是不行的，为了促进列奥尼亚的身体发育，应该让她更多地活动，而从智力发展方面来说，必须使她认识大自然，认识她将在其中度过一生的整个人类社会。

尽管维托里德力求说得委婉，他的某些措词仍然对艾米里亚太太产生了致病的影响。她从儿子的话里体会到认为她对儿女有害无益的暗示，她不仅没有得到儿女的同情，几乎还遭到他们的轻视。可是她多么疼爱维托里德啊！在他小的时候，她对他的娇宠更甚于对女儿，仅仅不允许他在她房里吵闹，除此以外，百依百顺；当他长大了以后，她常常赞赏他匀称的身材和英俊的面貌；他的面貌使她联想起别涅迪克特，那一个在年青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唉！——他永远不会恢复从前的模样了。对于既不爱她、又不理解她的儿子的不满使她越来越激动，泪水涌上了她的漂亮的黑眼睛。尽管如此，从艾米里亚太太咀里没有吐出一句怨懑的话。她怀着听天由命的殉教者的忍耐听完了维托里德的陈述，可是当他确信母亲的意志无可改变，吻了吻她的手退到房间外面时，她的胃痉挛马上发作了，而且这一次来得特别厉害。

过了几分钟，艾米里亚太太已经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在躺椅上辗转反侧，呻吟不已。她的确痛苦非常。歇斯底里这条毒蛇今天正是采取这种方式，用它的毒舌攻击她；不幸的是节列莎

的风湿症加剧了，由于激动的缘故她的牙齿也疼痛起来，因此可怜的老姑娘竟丝毫也不能邦助她。她用一条手巾果着面颊，另一条手巾缠住患病的手，眼看着朋友受苦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只好躲在角落里悲伤地哭泣。她极力忍住哭声，一会儿吞下水杨酸钠，一会儿服用吗啡，但是——唉！——一点效验也没有！她们喊来了一个女仆，过后不得不把马尔达小姐找来，列奥尼亚也在病人身旁忙碌着。尽管大家都手忙脚乱，艾米里亚太太的病况却很长时间不见好转，主要的原因是马尔达嘶嗄的喘息和笨重的步伐使她忍不住生气。她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恼怒，但是当节列莎象叽叽喳喳的小鸟一般飞到她身边时，她的痛楚很快就减轻和平息了。马尔达徒然地一前一后地晃动她强壮的身躯——因为她力求踮起脚尖走路，徒然地努力抑止咳嗽的发作——单就她的嘶嗄的呼吸，甚至粗声粗气的悄语，已经使病人绝对不能忍受了。马尔达察觉到这一点，她的脸马上布满了痛苦的阴云。

“我永远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她悄悄地对节列莎说，接着用悲哀的声调补充，“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耗费别人的粮食！痛苦，只有痛苦！”

然而派人请医生已不需要了。别涅迪克特在探望妻子以后回到了书房，当他正打算拿起帽子的时候，从另一个房间打开的门里看见了维托里德。

“维托里德！”他大声叫道，“瞧你干的好事！把母亲气坏了……由于你的缘故她的病又发作了。是不是你们的理论要求这样，——跟女人吵咀，把她们气成歇斯底里症呢？”

“我是为妹妹的事求她的。”年青人异乎寻常地低声回答，把手中的书放在桌上。

别涅迪克特跨过了门槛。

"母亲说得完全对，"他开始说。"毫无理由把列奥尼亚带去参加什么庄稼人的婚礼。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想到用你的温情的幻想去折磨母亲。"

维托里德不作声，眼睛望着地下，牙齿咬得紧紧的。

"喂，你怎么不开口？"

儿子的沉默激怒了别涅迪克特先生。

维托里德抬起了眼睛，很勉强地回答：

"我在想，爸爸，为什么你既没有在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在我长大以后制止我倾向于类似的温情，相反，甚至你在这方面还鼓励过我呢？"

"笑话！你把我当成了胡涂虫，认为我会把一个男孩子吊在裤带上，或者用玻璃罩子罩起来吗？但是列奥尼亚是女孩子，有些事对男孩子没有什么不好，对女孩子却可能有害。这一点你大概会同意吧？"

维托里德默不作声。别涅迪克特先生在他脸上第一次看到倔强的表情，看来他打定了主意不再开口。

"喂，怎么啦？你是不是认为我不配和你谈话？"

维托里德没有抬起眼睛，但是轻轻地答道：

"爸爸，请你允许我不作回答……免得你自己……和我不愉快……"

"免得我不愉快！"别涅迪克特重说了一句。"你说得对！但是我指的不是即将发生的不愉快，——我认为你可以邦助我忘掉过去的那些……"

他把手一摆。

"算了，不说吧，大概世界上永远是这样的！听天由命，随它

去吧……"

他抓起帽子，匆匆地走出房间去了。

维托里德呆呆地望着地板，动也不动地站了许久，他的咀唇几乎咬出了血。但是当台阶前传来马蹄声时，他急忙奔到窗口，向外探望，直到父亲跨着马迅速驰过伸展在屋后的大路，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为止。他被不安的心情控制着，开始在空荡荡的餐室里走来走去，想了很久的心事，显然在努力克服内心的矛盾。后来他毅然决然走过了过道和客厅，佇在艾米里亚太太的内室门口。他抓住门上的把手，迟疑了一会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轻轻地推开了房门。但是他的脑袋刚伸进昏暗的内室，里面的人就向他连连摆手。病人恰好在刚才安静了一些，似乎这会儿正在打瞌睡。一瞧见维托里德探进头来，马尔达、节列莎、列奥尼亚和女仆都吃了一惊，连忙向他摇手示意，唯恐他破坏了母亲的安宁。

维托里德赶紧走开，对他的黑狗马尔斯嘘了一声，几分钟以后，他已经带着斜挂在肩上的猎枪和经常露出在口袋外的书本，向奥里申卡那边走去了。

从来没有见过别涅迪克特先生象今年夏天这样愁闷和苦恼，因为新的经济困难压在他的身上，心里又产生了意外的忧愁。这种忧愁逐渐增长，变得一天比一天更沉重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是亲睦的，但也仅仅是在表面上。他们常常一同在柯尔钦的田野上散步，甚至谈谈农艺学方面的问题；从前别涅迪克特对农艺学极感兴趣，而现在则是维托里德了。但是两个人都感到：他们的亲密只是一种假象，内心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了。自从那天傍晚别涅迪克特先生严厉地责备了儿子，并且诅

咒自己快些死以后，维托里德开始缄口不言，绝不谈论一切可能引起争论的话题。他愿意跟父亲闲聊各种琐事，愿意执行他的委托，在工作中努力帮助他，但是关于自己的信念、自己喜爱的和不喜爱的事物以及自己的将来他却一字不提。年青人只要察觉到谈话可能牵涉到这些方面，他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不可制服的、使别涅迪克特先生极不愉快的倔强的表情。

这种不见于言词的倔强越来越激怒了别涅迪克特先生。他宁愿看到明显的、甚至是激烈的反抗，但是不愿意看到沉默。他知道儿子的性格是直率的和急躁的，这种有意的缄默越发使他感到伤心。

有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极力避免见面，但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几乎到处不期而迂，于是他们在一起共同散步、谈话、争论，整整度过几个小时。但是在这种谈话中既没有开诚相见的气氛，也听不到一句坦率的话。

在一个这样的日子里，他们长久地翻阅着维托里德的书，年青人在这些书里寻找材料，说明各个文明国家中的农艺学成就。

“唉，这辈子已经完了！”别涅迪克特大声说。“想到从前我也读过许多这样的书，并且从里面得到不少知识时，简直连自己也不相信。现在我已经和书本完全疏远了，只要手里捧着什么印刷成的东西，马上就会打瞌睡。”

说时，他用那样害怕的目光瞥了一眼维托里德带来的大批书笈，使维托里德几乎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及时控制了自己。他觉得父亲委实可怜，情不自禁地抓起他一只手，放在自己咀唇上吻了一下。

“维节克，”别涅迪克特先生开始踌躇地说。“我对你有个要求。”

“爸爸，你……对我……有个要求？只要你说出来，我……”

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即使父亲要他赴汤蹈火，他也是在所不辞的。

别涅迪克特先生捋着自己的长上髭，极力避开儿子的目光，继续说：

“再过三个星期你就要离开柯尔钦了……那时候你当然要去和姑姑告别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被达若茨基这笔债压得透不过气来……希望你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请求姑姑延长我的付款期限，或者分成几年偿还……你要想法讨她的欢喜……对她解释……她只有几个女儿，因此非常疼爱侄子……济格蒙特出国的时候曾向她借过钱，他要多少就给多少……可能，她为了你也会通融一下的……当然，达若茨基诸事都是亲自掌管的，但是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再说他是个最没有头脑的人——你对他鞠躬更低些，吻吻他的手，他没有不答应你的……怎么样，维节克，你愿意为我做这件事吗？”

维托里德皱紧了眉毛，默不作声。别涅迪克特先生困窘而又疑惑地瞧了他一眼。

“怎么样，你能够履行我对你的要求吗？”他已经近乎刺耳地问。

“不，爸爸……我十分同情你……但是我不能……”维托里德用压低了的声音回答。

“为什么呢？至少你得答复我为什么原因。”

“求你允许我不作回答，爸爸？”

“你又来了！”别涅迪克特先生高声说，他的脸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他想要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接着就大声地移动了他坐着

的椅子。

“好吧。以后我们谁也别和谁说话。你对我还有父子的情义吗？你不是象对待仇敌一样，不愿把心里的话告诉我吗？好吧，从今以后请你把我看作你的一个相识吧，这个相识与旁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死后你可以得到他的遗产！”

这一次维托里德脸色发白，浑身哆嗦起来。他想追上父亲，用一连串辛辣的责难回报他的难堪的侮辱。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他控制了自己，决心忍受一切，避免和父亲决裂。年青人倒在椅子上，两手按着额角，大声说：

“多么可怕啊！我们不能互相了解！简直是没有出路的魔障！”

假如他们不这样性急和暴躁的话，也许更容易互相了解。别涅迪克特先生已经在经常的激怒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维托里德也养成了易于激动的习惯，仿佛父亲的性情和气质遗传给了儿子。他们的性情和气质都充满了异常辛酸的苦难——一个是亲身体验过的，一个是深切理解到的。

但是，有一天，在收割完毕以后不久，别涅迪克特先生喜孜孜地从邻近的城市回转柯尔钦，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他那样快活。他毫不理会坐在驾驭台上的马夫的嘀咕——他在抱怨主人要他兼代车夫的职务——独自狡狯地微笑，而且——这也是他好久没有的事——他不是向下，而是向上捻卷他的长上髭。

在驶进柯尔钦的大门时，别涅迪克特先生看见了一辆漂亮的四套马车和一个穿仆役制服的车夫，马车正在从台阶前面退到雅伙械的树荫下。凉台上站着刚刚跨出马车的济格蒙特。别涅迪克特先生乘的是一辆黄色的不住地颠簸的轻便马车，他从坐位上跳了下来，比平常更亲热地对侄儿高声说：

“你在幸运的日子里来到了我这儿，济格蒙特！我是那样的快活，好象我长了翅膀一样。”

济格蒙特默不作声地跟随叔父走进了书房。别涅迪克特先生脱下了帆布斗篷，把帽子扔在沙发上，从常礼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接受别涅迪克特先生的委托跟包哈狄罗维奇村人打官司的律师写来的。他通知说：对方违误了递交上诉状的期限，所以判决别涅迪克特先生胜诉并且责令对方赔偿他一大笔诉讼费用的初审判决已经具有法律效力。别涅迪克特先生在房里踱来踱去，把信放在巴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

“是的，我教训了他们安分守己！现在他们已经败诉，该抖抖口袋赔偿我一千卢布了！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就是对我也不无小补……尤其是现在！让他们去叫苦连天吧，但是我决不宽恕他们！谢天谢地，我一个铜子也不会白花！假如他们不乖乖地付钱，我就要把他们的财产——奶牛、马匹、最后的羽毛褥子全部拍卖，收回我的钱！他们活该这样，下次他们就不会掏摸别人的东西了！这场官司我花了一些钱……当然没有他们那么多，但是我再花多少也值得。不过精神上的忧虑和不快还不在内，这也不应当白白算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训……而对我……一千卢布，哎，哎！这样可观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律师询问要不要向村里追索已经判付的诉讼费。那还用说，当然要的！别涅迪克特先生准备立即复信，要求速即照办，切勿延误！让律师不顾一切地追索判付的费用吧。他不同意作丝毫让步，他将严格地遵照法律条文……假如他们拒不偿付，那就应该查封财产……是的，查封财产！

"济格蒙特，你到妇女那里去待半个小时吧，眼前我要写回信……今天傍晚有一辆邮车从镇上出发，我得派专人把信送去，以免错过时间……"

已经有整整十年了，每逢需要写信的时候，他老是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不愿意提笔。然而今天他立刻在桌子旁边坐下，擦了擦双手，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信纸。显然，这当儿他心里也和早年一样痛快。

济格蒙特象往常一样，穿得极其时髦，手里拿着一顶帽子，他走进了空旷的餐室，在那儿伫留了一会儿，可是他没有去叩打艾米里亚太太的内室的房门，却准备沿着楼梯登上二楼。柯尔钦的老屋本是他从小熟悉的，然而他刚欲举步又踌躇了一下，因为他记起楼上不仅住着尤斯青娜，还有马尔达呢。然而在他探视窗外的时候，恰好看见老姑娘在一个婢女的陪同下，拿着一串丁当作响的钥匙向远处的谷仓走去。艾米里亚太太的房门象平常一样紧闭着，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听得见楼上传来的小提琴声。他走上了二楼。在狭窄而昏暗的走廊里，悠扬的乐声迎面飘来——那是奥若里斯基先生在练习提琴。济格蒙特推开了他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经常来到的那个房间的门。当时那里就已住着马尔达；现在——他知道——在那里可能找到尤斯青娜。

果然，年青的姑娘独自待在房里。她在打开了的小窗户旁边坐着，但是一瞧见他马上站了起来，她手里的手工——一条白色的手帕，上面已经绣好了一个字母——随之掉在桌上。济格蒙特向她伸出了一只手，她的指尖和他的手稍微碰了一碰。在他注视的目光下，她的脸色有点发白了，接着又由白转红，终于她用不同于平日的声调问道：

“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到我这儿来，表哥？”

济格蒙特没有回答，却更加专注地瞧了瞧她，然后含着亲切的责备说：

“你对客人多么不礼貌啊，甚至连椅子也不端一把！”

“哦，请——坐，表哥！”

她带着冷淡的神情，搬了一把椅子放在他面前，自己在原处坐下，她的眉毛微微地向上扬起，眼睛由于内心的激动而变得阴沉了。济格蒙特坐了下来，伸出两条腿，让靴尖接触到尤斯青娜的外衣，然后他望了望窗外。

“这儿的风景相当优美……”他开始说。

“你对它早就很熟悉，”尤斯青娜垂下了眼睛，漠不关心地说。接着她拿起了手工，开始绣第二个字母。

“从这句话看，我应当认为，”济格蒙特接下去说。“你不许我从你房里的窗户中欣赏外面的风景，对不对？你真是太客气了，表妹！不过也有一部分是对的：我一向缺乏欣赏祖国自然风光的素养……也许是因为：只有某种新奇独特的、出人意外的东西才能引起我强烈的印象……这个角落的风景虽然可爱，怎么能跟那些瑰丽独绝的景色相比呢……”

于是济格蒙特开始描述莱茵河、多瑙河、阿尔卑斯山、瑞士的湖泊和亚得里亚海的美景。他讲得肖声绘影，历历如见，他的语调特别柔和而动听，好象他力求迷惑她的听觉；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往日他怀着真正的喜悦讲述的一切，今天却在他心里引起了烦恼。他目不转睛地注视尤斯青娜低俯着的脑袋，显然在欣赏她乌黑透亮的发辫和黝黑秀丽的前额。接着他的视线从她垂着的眼皮和又浓又黑的睫毛上往下移，在她丰满红润、这会儿已经平静的咀唇上仃了一会，最后落在她端端正正的身材上。在

她的黑外衣下面，凸现了年青有力的双肩与和缓匀称地起伏着的胸脯。

他的话越来越凌乱了，有几次他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忽然，他中断了自己的叙述；他的苍白的面颊已经胀红了，他轻轻地问道：

“我想，你一定猜到了，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描述大自然的美景。”

尤斯青娜向他抬起了眼睛。

“当你进来的时候，我就在寻思：是什么把你吸引到这儿来了呢？”

“是这么一回事……我想问问，鲁瑞茨先生是不是当真在向你求婚，而你……你是不是准备胡里胡涂地嫁给这个在各方面都毁了的百万富翁？”

他说得很快；在他的话里有一种急躁的语气。尤斯青娜把手工放在膝上，抬起了头。

“如果你能告诉我，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马上答复你。”

“你想不到这种权利吗？……你不承认它吗？”济格蒙特道。

“我想不到。”尤斯青娜回答。

他俯下了身子，打算抓住姑娘一只手，但是她闪开了，把双手抄在胸前。

“这种权利是世界上一切权利中最伟大的：爱情的权利！”他高声说。

尤斯青娜迅速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更远地退到打开的窗前。

“我请你离开这儿！”她断然地说。

但是他已经站在她面前。

“别害怕，尤斯青娜，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不愿意听到的那种爱情是如此的纯洁、高尚，如此的完美，它不可能使你受委屈。我知道，你可能会怨恨我，因为我曾经出于自愿拒绝了我现在满心渴望的东西。但是请你原谅我片刻间的软弱吧。想想我和你从前那样喜爱的诗句：Ils ont péché, mais le ciel est un don; ils ont aimé, c'est le sceau du pardon![①]你应当宽宏大量，把你的心、你的信任和友谊交还给我！我再也不希望任何东西，除了你的心以外，任何东西我都不希望，尤斯青娜！”

说到最后两句时，他的眼睛开始发光，他随即抓住了她两只手。在尤斯青娜的咀唇边闪过了讥讽的微笑。

“难道这是我的心吗，济格蒙特？这是我的手啊……请你放开吧！”

她又把双手抄在胸前，高高地仰起了发白的脸。

“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让这件事从今以后永远结束。我曾经那样地爱你，甚至在长期的分别以后，在你和另一个人结婚以后，我一听到你的声音还是不能平静，只要你走到我的身边，我就感到好象过去的一切……一切都回到了我的心上！我的天，那时候我是多么痛苦啊！当你来到柯尔钦的时候，我不愿意见到你……我曾不止一次，象疯子一般跑到河边，心里想着：与其这样矛盾和痛苦，不如死了更好……”

“尤斯青娜！尤斯青娜！”济格蒙特重又激动地向她扑去，但是她用命令的手势推开了他，继续说：

“这是十分可怕的。我不仅痛惜丧失了过去我看作是最大

---

① 法语：他们犯了罪，但他们注定要进天堂；他们曾经相爱，而爱情便是宽恕的保证！

幸福的一切，尤其害怕……是的，我害怕某个不幸的时刻……可怕的时刻到来……那时候我自己……会把我彻底推到堕落的深渊中去。可是我不愿意玷辱自己。是的，济格蒙特，尽管我受到了侮辱，尽管你和其他人尽一切可能使我明白自己出身微贱，我仍然保持着我的尊严……是的，我变得更骄傲了，我害怕最后一次受到更大的侮辱。当你来到柯尔钦的时候，我的自尊心——这是一个女子的自尊心还是一个人的自尊心，我不知道——命令我和你疏远，它保护着我，把我从屋里赶出来……这种自尊心能够永远保持吗？啊，我不知道！但是我找到了更有力的援助……在那天，你记得吗，当你和我谈话的时候……你的妻子——她想必看出了你的某些形迹——一直注视着我和你，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个女人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我，为什么要使她因我而哭泣呢？我不愿意任何人因为我而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不仅害怕自己受侮辱，还担心别人受损害。你的妻子的眼泪已经把我们分开了。在我和你之间摆着我的良心！”

这种表白使尤斯青娜感到羞愧，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她侧身对着济格蒙特，面向打开的窗外说话。她倾吐出自己的痛苦，反而增添了济格蒙特的勇气。他附在她的耳旁，轻轻地、温柔地说：

“难道可以设想，你尤斯青娜，我从前的充满诗意的尤斯青娜，居然会重视世俗的毁誉和荒谬的成见么？……会把克洛琪里达的眼泪放在心上么？请你相信我的话，她嫁了我 quand même① 是幸福的。而良心是一个有条件的概念：对卑微低贱的人来说是一回事，对于不受礼法拘束的高等人又是另一回事。世

① 法语：无论如何。

界上最神圣的权利是爱情的权利，最高尚的美德是享受幸福和给予幸福……”

尤斯青娜想要打断他的话，但是济格蒙特不放过征服她的机会，继续象先前那样轻轻地说：

“我十分不幸……我仿佛觉得心里的一切已经破灭了。我活着没有目的。我不能够工作。只有你才能给予我生趣、幸福和艺术的灵感……我缺乏强烈的刺激来推动我的创作……你离开这栋屋子，住到奥索夫崔去吧……我是那儿的全权的主人。我的母亲对我百依百顺，而克洛琪里达是个孩子，她有了玩具就可以忘掉寂寞，对她稍稍温存就会使她受宠若惊……我们将在一起生活……永不分离……你别害怕，我任何时候也不会欺负你，不会使你受到任何委屈！你只是我的诗神、我的创作的激素和我的孤独的心灵的朋友与妹妹……至于上流社会中那些卑污的、喜欢吹毛求疵的人会怎么说，——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将生活在理想的境界里，生活在超凡入圣的境界里，比他们更高尚、更纯洁。”

他呼吸急促地说着，两眼灼灼地发光，前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瞧了瞧尤斯青娜的眼睛，已经伸出两只手，打算拥抱她，但是由于忿怒而失去了常态的尤斯青娜迅速地将他推开了，她的脸白得象亚麻布，咬牙切齿地说：

“一个他，一个她，再加上另一个女人！完全象法国小说里写的一样！”

她的忿慨不断地增长着。

“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你说的是什么话？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吧？怎么！侮辱一个天真的、对我们没有丝毫罪过的人，去践踏构成她的幸福、荣誉甚至是生命的爱情；时时刻

刻用谎话和欺骗来掩盖自己的可耻行为，永远带着一付假面具，好象一个患了麻疯病的女人！……我的天！你竟敢建议我这样生活吗？……你根据什么权利？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竟敢说这样的话！啊，多么幸运，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是的，我不爱你！即使说，甚至在刚才我还是爱你的，象从前那样爱你，那么我此刻已经不再爱你了……我只感到忿怒、屈辱和厌恶……”

她不住地颤抖，手里搓揉着放在桌上的手帕，她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眼睛里时而蒙上一层泪水，时而象两颗黑钻石似的闪闪发光，显而易见，在她血管里奔流着的不是玫瑰色的清泉，而是沸腾的热血。济格蒙特觉得她还从来没有眼前这样娇嗔动人，他又是惊喜、又是气忿地望着她。

“我认为，爱情可以使一切净化和圣化……”他开始说。

但是尤斯青娜打断了他的话：

“请你别再提到‘爱情’的字样……我求你……这不是爱情，这是……”

她伫顿了一会儿，困窘的红晕泛满在她的脸上，但是她克制了自己的窘态。

“这简直是可鄙的法国式的艳情，象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那样。这种艳情我早就知道！它使我在童年遭到不幸，把我的母亲送进了坟墓，它玷污了我父亲的名声……以后我对它的认识更深刻了……通常它总是以星星开始，以污泥告终的。诗神、心心相印、纯洁的感情、不可企及的理想的高峰！……天哪！有多少漂亮动听的、富于诗意的言词啊！……我想知道：你们使用这些言词的人，究竟是说谎骗人呢，还是欺骗自己？这种诗意不过是庸俗的小调的前奏罢了……你说爱情可以使一切净化和圣化，也许是这样，但是这种内心有愧、不可告人的爱情必须除外。

你说爱情是世界上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说得对！但是当你，一个有教养的艺术家，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显然不是前些时在我心中燃烧的那种爱情……去吧，济格蒙特，到你父亲的坟上去……爱你父亲所爱过的……”

尤斯青娜忽然仃住了咀，话到咀边她还要留几分。济格蒙特咬住了咀唇，低着头站在她面前。

“一个哲学家，”他喃喃地说，“她在评判一切，衡量一切……”

“不，”她立即回答。“我对哲学只有非常模胡的概念。我能够有评判和衡量这件事的能力完全要归功于你。”

他大惑不解地望了望她。

“你，尤斯青娜，一个从前那样热情的、富有诗意的人，忽然变得这样冷漠无情，这样谨小慎微，难道可能吗？不，你想极力压制自己的感情。你是骄傲的，你要在自己面前扮演女英雄的角色。”

她耸了耸肩膀。

“你说过我和你具有高尚不羁的天性。我请你改变对我的这种看法。我告诉你，我只是一个最平凡的女子，我服从一般的道德规范。我的话已尽于此。”

“已尽于此！你对我再没有任何别的话要说吗？一句也没有？一字也没有？”

“啊，不！”尤斯青娜匆匆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必须斩丁截铁地告诉你，在我从前对你所抱的种种感情之中，除了良好的祝愿——象我对其他人一样——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现在我的全部感情都用在别的事情和别的人身上……也许还是与你毫无关系的某事和某人……”

“大概是用在鲁瑞茨先生和他那百万家财的 les beaux restes① 上吧！”济格蒙特插咀说。

“也许是的。”

济格蒙特茫然若失，他感到羞愧而又绝望，但是他还凝视了尤斯青娜一会儿，然后拿起了桌上的帽子，客客气气地鞠了一躬，退出了房间。

当华丽的四轮马车辘辘地驶到奥索夫崔大屋前面有凉棚遮蔽的仃车处时，太阳已经落下了地平线。安德若约娃太太按照她的习惯，坐在堆满了书报的大桌子旁边的圈椅里。一听见车轮的响声，她不由得颤栗了一下，拿在手里的书也几乎掉下来。她抬起了头，垂下了眼睛，脸上现出一付安详的表情，等候着儿子进房来。

克洛琪里达在楼下的客厅里弹钢琴。当马车在台阶旁边戛然仃住时，乐音随之沉默了，过后乐声再度传来，接着重又归于沉寂。然而过了一会儿之后，克洛琪里达开始演奏一支雄壮的曲子，但是她弹得音调不准：忽而绵软无力，忽而过分高亢。她曾经多次在巧妙的演奏中表明她是几位音乐大师的高足弟子，但是在现在，在期待着楼上的谈话的当儿，她激动得浑身颤抖，当济格蒙特走进了母亲房里时，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完全仃止了演奏。可以感觉得到，这个独自在荒凉的大屋里玩耍的孩子正怀着满心的痛苦与焦虑。

当济格蒙特来到安德若约娃太太房里时，他的表情使人一看就明白：在从柯尔钦回到奥索夫崔的途中，剧烈的感情一直激动着他，在这种影响之下他毅然决然地采取了某种决定。济格

① 法语：诱人的余额。

蒙特吻过了母亲的手以后，在她的对面坐下来，开始说：

“我一进大门文曾季就告诉我，您要我上这儿来。我也是一样，我在这个美好的黄昏从柯尔钦赶回家里，决定要和您谈一件重要的、对我极其重要的事……”

安德若约娃太太望了望儿子，在她的眼睛里闪现了不安。

“说吧，我听你说。也许我们的思想正好一致，我们要说的是一回事。”

“我想不会。我甚至相信，您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会儿要向您提到的事，更正确地说，是我向您提出的迫切的请求。”

他对母亲温柔而又亲热地微笑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来，再一次吻了她放在黑外衣上面的优美、白净的手。

“Parions① ……”他开玩笑地说，“听了我的建议您一定会觉得十分奇怪……甚至吃惊……oh, comme je te connais, ma petite chère maman② ……但是，把问题好好地考虑一番之后，您也许会……”

“我听你说。”她重说了一遍，她的奇妙的眼睛虽然由于眼泪和痛苦而黯淡了，却仍然含着说不出的慈爱凝视低俯在她膝盖上的儿子——那个曾经是她的希望和骄傲的儿子，本应当实现她的种种幻想的儿子。

济格蒙特抬起了头，但是仍旧弯着腰，他一面握着母亲的手，一面含着先前那种亲热的微笑，信赖地说道：

“不是吗，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在您的怀抱里和膝下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如同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③ 一

---

① 法语：我们打赌……

② 法语：我对您多么了解呀，我的亲爱的好妈妈！……

③ 法语：睡公主。

样。她在神秘的森林中间、在水晶宫里做着甜蜜的梦。她的脚从来没有踏进森林，只有百花的馨香和夜莺的鸣啭从森林中传到她的鼻子里和耳朵边。对不对，chère maman①，您曾无微不至地避免我接触到一切平凡庸俗的事物，培养我种种细腻的感情，把高尚的理想灌输在我的心中？对不对？”

“对，”安德若约娃太太回答。

“对不对，您曾指望我有一个远大的前程，给予了我那样的教育，使我在任何时候不会想到而且也不可能与平庸的人在一块儿相处，——难道不是吗？”

“是的，”她轻轻地说。

她怀着不断增长的慈爱——不过这种慈爱并不能消除她内心的怀疑——倾听他从容不迫的陈词，感受他柔软润泽的手掌的亲切把握。济格蒙特常常表现得象现在这样，——温柔动人，充满了富有诗意的感情——使母亲为之心荡神怡。其实被他迷惑过的不仅是母亲，还有他刚才告别的、从前曾陶醉在他的美妙的声音中的姑娘，和另一个把自己纯洁的心完全献给了他、而现在在楼下痛苦不堪的女子，以及许许多多知道他的魅力的人。

“对不对，mon adorée maman②，后来您亲自把我送进广大的世界。我在那儿、在科学和艺术的奇景中间度过了……那么多年，已经完全不习惯这儿的单调无味的生活。不过，我早先也和这种生活没有任何共同之点。那时候我生活在您创造的环境里，如同睡公主在她的水晶宫里一样。对不对，世界上最善良、最聪明的妈妈？”

“对，但是你说这些干什么呢？”

---

① 法语：亲爱的妈妈。

② 法语：我热爱的妈妈。

“我首先要说，ma chère maman①，我多么热烈地、深切地感谢您为我所作的一切。”

他用咀唇碰了碰她的膝盖。

“后来……难道这是可以想象的吗，在过了那种生活以后，我却永远摆脱不掉这块土地，摆脱不掉这些马厩、牛栏、谷仓……que sais-je？②这个可怕的雅斯芒特老是折磨我，每天晚上跟我谈庄园里的事务。还有这些放肆的、生计困难的邻居……难道能这样生活吗？亲爱的妈妈，难道明白我生长的环境和从前的生活、明白我的精神需要和事业心的人可以要求我这样吗？”

济格蒙特摊开了两只手，他的前额上深深刻划了一道皱纹。他深深地相信：这种要求是不公平的、绝对办不到的。安德若约娃太太没有作声。她认为儿子的抱怨确有几分道理，因为在他举出的理由中有很多她也觉得讨厌，她自己也克制不了这种感情。

“我完全了解你，”她沉思地说。“当然，你所说的一切对于你比对于其他任何人都更难忍受。但是，我的孩子，谁也不可能自幼到老不经历忧患、斗争、痛苦、困难……”

济格蒙特霍地跳起来。

“谢谢！我这些努力、痛苦和斗争已经够了。它们夺走了我两年光阴。J'en ai assez！③”

“但是你并非例外……在我们之中有哪一个是幸福的呢？”

济格蒙特在母亲面前伫住了。

① 法语：我亲爱的妈妈。

② 法语：和其他什么的。

③ 法语：我已经受够了！

“我想，您不会希望我愈来愈不幸吧？”

“世界上没有一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幸，但是如果必须在可鄙的幸福和高尚的不幸中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我就为你选择后者。”安德若约娃太太的声音颤抖起来了。

“谁说的可鄙的幸福？”济格蒙特不加思索地反驳。“难道您认为与高贵的士女们往还、住在名胜的风景区、享受艺术的乐趣都是可鄙的幸福么？”

“当然不是。但是你既然出生在这儿，你就有在这儿生活的义务……”

“有什么义务呢？”济格蒙特打断了母亲的话。“有什么义务呢？但是，亲爱的妈妈，我们不知不觉谈到实质问题上来了，这正是我要向您建议的……non①……是我迫切要求的。”

他稍微踌躇了一会儿，接着重新在母亲的对面坐下了，他把头低俯在她的膝盖上，握住了她一只手，又开始用亲热、温柔、充满幻想的声音向她请求。

他请求母亲卖掉属于她的奥索夫崔，和他一同到国外去。他们将住在罗马、佛罗棱萨或者慕尼黑，每年夏天到山区或海滨去避暑。假如在出售奥索夫崔所得的款项中加入克洛琪里达的嫁妆和她将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遗产的话，那他们尽可以靠它过一辈子惬意的生活，当然算不得豪华，但是完全够得上体面。况且，在适当的生活环境里他的创作能力将会苏醒过来，那时候他还有发财致富的希望。他们将永远在一块儿生活和旅行，享受人世的种种乐趣，满足自己的一切愿望，——不过他们首先必须离开这儿，跳出这个闭塞的、停滞的和令人厌倦的泥沼，躲开在

① 法语：不。

他们四周看到的灰溜溜的脸色。

济格蒙特的心情好起来了，他开玩笑说：

"对不对，我尊贵的妈妈，这儿的人多半是一付灰溜溜的面孔？一个个不知道为什么哭丧着脸，成天栖栖遑遑，忙忙碌碌，好象害怕什么似的……忧郁症也是打这儿来的，qui me monte à la gorge,[1] 使我透不过气来，好象globus histericus[2] 折磨可怜的艾米里亚婶母一样。您只到过一次国外，而且那一次也在很久以前……还是和去世的爸爸同去的。您不知道变更环境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您想象不到在那儿会发现多少优美的、新奇的事物，它们是和您的教养、兴趣，和您的高尚的情操完全相称的。"

安德若约娃太太没有作声。她仰起了头，垂下了睫毛，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被儿子握着的手渐渐发凉了。

"我永远不做这种事，"她终于轻轻地、然而坚决地说。

他跳了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

安德若约娃太太向他抬起了深沉而严峻的眼睛。

"正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种忧郁症。"

"但是要知道这是愚……pardon[3] ……极端的唯心主义！可以肯定说，妈妈，您是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您硬要使自己永远愁闷，尽管避免这种愁闷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您象菌子似的在一个地方生了根，仅仅是因为别的菌子应当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这是一种残酷的、极端的唯心主义！"

---

① 法语：它正在逼近我的咽喉。

② 拉丁文：神经性喉痉挛。

③ 法语：原谅我。

她正视着他的眼睛，问道：

“那么，你，济格蒙特……你不是唯心主义者吗？”

他么——当然是的！他不仅自认为是唯心主义者，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怀疑他信仰唯物主义，企求某种物质的利益。但是这一点也使他没法在这儿生活。他渴望获得高尚的印象，渴望实现他的理想，可是他在这儿被许多平凡和单调的事物围困住了。他是唯心主义者，但是对禁欲主义丝毫不感兴趣，他既不能成为隐士，也不愿意做一个苦行僧。作为一个文明人，他应当生活在与他的文化水平相适应的环境里，他不能缺少一定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印象的贫乏妨碍了他的创作，他的光阴正在无目的地、白白地流去，这种地狱一般的生活足以使他丧失理性，变成疯子。

济格蒙特焦躁起来了。早已积累在他心里的不满和不耐烦，以及现在来自母亲方面的、可能使他唯一的自救计划化为泡影的断然的拒绝，不仅大大地影响了他陈述意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他本人的仪表。现在他已经不象时装图样上的人儿了。

“在这儿，不管是什么人，即使是最伟大的唯心主义者或者才华盖世的艺术家，也会变成肥胖的犍牛！……”他喊叫起来了，把双手插在常礼服的口袋里，不停地从这个角落奔到那个角落，一面不安地、气忿地顾盼自己的身子。“我的身体在发胖，意志却在消沉。我感到，我所有的精神力量都在逐渐丧失……我感到深深的不幸，我在一些小事情上耗费了自己的精力，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庸俗，我的一切高尚的理想和抱负都在化为怨怒和脂肪！”

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安德若约娃太太注视着激动地走来走去的儿子，当他暂时停止了责难和抱怨时，她用一种奇怪的、

仿佛是从她的胸膛里挣扎出来的声音说：

“你说你没有足够的印象，不能够进行创作，你忍受着精神上的贫困……你为什么不到你的爱情中去寻找安慰呢？我体验过爱情，知道它的力量。至少从这方面说你应该是十分幸福的……”

“嗯……并不十分幸福，”他嘟哝了一句。

“你不爱克洛琪里达吗？”安德若约娃太太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

济格蒙特有点发窘了。

“啊，不，不……我是钟情于她的，十分钟情……但是这对我还不够……她还不能满足我的精神要求。她的不间断的痴态和没有意义的絮叨……”

安德若约娃太太迅速地打断了他的话。

“她是个孩子，一个妩媚动人、富有天才而又极其爱你的孩子。在你的爱情和智慧的光辉下，她会逐渐地发展和成熟……你不仅要为她的幸福，而且要为她的整个前途负责……”

“Pardon！”济格蒙特高叫了一声。“我对教育学没有兴趣，我也没有答应过任何人教导我的妻子。Ce n'est pas mon fait。[1]或者她适合于我，或者不适合。Voilà！[2]假如在我们的结合中有什么缺点的话，那末受害的当然是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是她。”

他把背转向母亲，在窗口站着。太阳已经隐没了，只有一片红光映照在花园中的树木之间。在悄无声息地过了几分钟之后，安德若约娃太太决定打破沉寂。在她压低了的声音里听得出难

---

① 法语：这不是我的使命。

② 法语：如此而已！

以言传的不安。

“济格蒙特，你到我这儿来……走近一些……”

他走到了她面前。

“为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家庭，为了你从前爱过的一切，我请求你对我说实话，只许说实话……你看出来了没有，我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它使我陷于极度的不安……良心在折磨我……无论如何我要知道你的真心，以便了解情况，尽可能补救，如果有什么应该避免的那就设法避免……你告诉我，你还爱尤斯青娜吗？是不是这种感情使你如此迅速地对克洛琪里达冷淡起来了？假如……在当时……我不劝阻你，而是同意你和尤斯青娜结婚，假如她现在是你的妻子，你会觉得自己更幸福、更刚毅、更有能力应付生活和完成自己的天职吗？”

济格蒙特带着一半苦恼、一半轻蔑的微笑听完了母亲的话，他耸了耸肩膀，重又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

“这一点我非常怀疑。您不知道，我对她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她是个没有感情、眼界狭窄、抱着各种成见的人，而且她还以女英雄或哲学家自居……同时我到今天才发现，她那双手多么粗糙……总之，她不象上流社会中的妇女，而更象一个有姿色的、壮健的农家姑娘……甚至克洛琪里达对我还更合适得多……她是个优雅的女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具有音乐的天才……甚至还是相当难得的音乐天才……整个的不幸在于：不管是什么，我只要见过两三次就觉得平淡无奇，而一感到平淡就会厌倦起来……ça dépasse toute idée,[①] 我多么渴望新奇的印象……在这方面我是完全不会满足的，所以这儿的生活使我

---

① 法语：不能想象。

苦恼不堪。我一定会在这儿送命的。”

他还说了一些什么，但是很难判断，安德若约娃太太是否在听他讲。她从儿子的答复中已经明白：第一，尤斯青娜在不久以前拒绝了他，第二，他从来没有真心爱过这两个女人中的任何一个。他哪儿会爱上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呢？！安德若约娃太太勉强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把骄傲的头低垂在胸前。济格蒙特在她面前伫住了，又象责备、又象央求和撒娇地问道：难道她对他的痛苦无动于衷，他必须永远放弃自己的迫切的愿望？难道她考虑一切问题都是那样冷漠无情，不肯应允满足他的渴望，为支持他的创作而创造必要的条件？要知道，对他来说，继续留在这里就意味着断送他的一生！

这时候，安德若约娃太太重新抬起了头，带着平日的尊严答道：

“永远不会！我永远不会冷漠无情地对待这个问题。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不会把这块故乡的土地和这栋祖传的房屋让给不相干的人……不相干的鬼神……”

她再也控制不住了。

“但是在我死去以后，你尽可以这样做……是的，只要我闭上了眼睛，你一定会这样做的……你会象懦夫那样从失败的队伍中逃走，象利己主义者那样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你会为了一个小银币而抛弃基督的一片法衣，以换取自己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的天哪！也许我生了病吧，也许我是在可怕的恶梦中看到你这样吧……济格蒙特！啊，济格蒙特！告诉我：这是不真实的，你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你没有感觉到……”

济格蒙特又平静、又冷漠，似乎他不能理解母亲的激动。

“妈妈，请您安静安静吧！我亲爱的，什么人只对您说无忧

无虑的生活呢？我指的是更重要的……关于我的天才……和灵感……”

“难道艺术家的心是一只胡蝶，张开脆弱的翅膀从这朵花上飞到那朵花上？”安德若约娃太太几乎叫喊起来。“难道这儿是一片不毛的土地，难道这儿没有太阳？难道这儿是死寂的国土，你不可能在周围发现一线生与美的闪光……难道在这儿什么也不能激动和鼓午你的心灵，无论是爱情或者痛苦，欢乐或者忿怒？可是我从前幻想……我还幻想……”

在她的声音里听得出竭力抑制着的哭泣。

“可是我从前幻想：恰好是在这儿，在故乡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你的血统上和精神上的亲人中间，你会更加发展你的才能，你的灵感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从前幻想：恰好是在这儿，一草一木都会是你所熟悉的，每一个人的面孔、每一缕阳光和一切阴晴变幻都会是你所珍贵的。我从前幻想：曾经哺育过你的故乡土地的乳汁会更容易使你振奋，故乡父老的欢乐与痛苦会以更大的力量打动你的心灵。”

济格蒙特垂头丧气地站在母亲面前。他困惑不解地摊开了两只手。

“但是要知道这一切对我是格格不入的……ma chère maman，我跟这些阴晴、苦乐等等永远不会发生关系，我跟它们怎么也过不惯……我习惯了另一种环境。总不能为了什么土地的乳汁而使一个文明人变成野蛮人吧……要知道我跟那些东西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安德若约娃太太用两只手按着桌子——她的腿发软了——慢慢地站了起来，接着她开始哭泣，哭得象往日一样，听不见哽咽的声音，看不到脸上肌肉的颤动，只有大粒的泪珠从眼眶里滚

出，沿着两颊缓缓地流下来。

“我的罪过，我的罪过，这是我的严重的罪过！我犯了错误。我没有把你和应当成为你无私的爱的目标的一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错，我经常向你反复地灌输这种爱，然而语言是不发芽的种子。我错了……但是，我的孩子……”

她象祷告似的合拢了两只手。

“不要因为我的无心的罪过而惩罚我！……啊，是的，这是我无心的罪过！过去我总以为我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我让你生活在水晶宫里，然后把你送到了国外，因为我觉得，你将是一等的明星，而不是昏昧的蜡烛，你将成为人中的豪杰，而不是庸庸碌碌的凡夫。是的，我现在看到我错了，但是你应当补救我的过失。想想你父亲一生的经历吧，他的生平你是知道的。难道你不能学他的榜样，从那个神圣的沉泉中汲取力量、勇气和崇高的精神？济格蒙特，你的父亲除了爱别的以外，还爱他的人民，也就是和你在一块生活的人民，他了解他们，安慰他们，教导……”

她忽然沉默了。在已经开始充满暮色的房间里，她听见了一个嘲笑的和轻蔑的声音，这个声音只说了几个字：

“这些蠢猪！”

啊，上帝可以为她作证，尽管她性情孤傲，受过贵族式的教育，她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无论什么时候，即使在内心的深处，她也不敢用这样的名称侮辱这些劳动人民。安德若约娃太太虽然不善于和他们亲近，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为他们带来光明，她却真心希望这些人幸福，真心同情他们的苦难。啊，只有上帝才能看见这几个简单而又可怕的字眼在她心中掀起的风暴。济格蒙特不仅察觉不出母亲内心的变化，甚至也没有注意

她那惨白的脸色，他利用了她中途沉默的机会，继续说道：

“我十分明白，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怎么会不明白呢？土地的乳汁、面包、苦难、人民……基督的法衣……一句话……象别涅迪克特叔叔说的一样！我从来不愿意提到这些，以免伤您的心，使您生气。我一向尊重别人的感情和信念，特别是象您这样利他主义的、大公无私的。但是现在我认为需要就这个问题详细解说一下。我十分忧愁，j'en suis désolé①，但是我不赞成这样一些感情和信念。只有失去理智和眼光短浅的唯心主义者才会拚死命地保卫已经彻底失败了的事业。我也是唯心主义者，但是我能够清醒地看待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任何幻想都是我所不允许的。正因为我不抱丝毫幻想，所以我也不想使自己成为并不存在的胜利祭坛上的牺牲。请原谅，假如我有什么地方侮辱了您的感情或信念的话；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老一辈的人不是经常都能摆脱传统的习惯和个人的回忆等等的束缚。而我们则是由于别人的幻想而吃尽了苦头的人，自己再也不会有什么幻想了。当自己的庄倒掉了的时候，我就到另一张桌子上去下注，对我们来说，全人类的、欧洲的文明就是第二张赌桌。我认为至少我自己是这种文明的产儿，是它的乳汁养大的；在我留学国外的悠久的岁月中，我已经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不能离开它而生活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里的乳汁只能滋养我的肉体——它的滋养作用已经使我感到害怕了，但是它不能满足我的精神要求。”

安德若约娃太太听着，听着，仿佛觉得大地要从她的脚下溜走了，因此她用两只手紧紧地抓牢桌子的边缘。

---

① 法语：我陷于绝望之中。

“天哪，天哪！”她把一只手伸向窗口，用压低的声音喃喃地说，“到你父亲的坟墓上去吧，济格蒙特，到你父亲的坟墓上去吧……也许，在那里……”

“坟墓！”济格蒙特在鼻子里哼着说。“又是坟墓！我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见到坟墓去的劝告了。多谢这些坟墓……展开在我面前的是生活，是荣誉！……”

“在那儿长眠着你的父亲……他在年青有为和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牺牲了……他没有荣誉，没有墓碑，他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我的父亲！”济格蒙特胀红了脸。“请原谅我，妈妈……我的父亲是个疯子……”

“济格蒙特！”安德若约娃太太高叫起来，她的声音听来有点可怕和异样地刺耳。但是柯尔钦斯基家族的热血也在济格蒙特的血管里奔流。母亲的坚决使得他失去了自制力。

“是的，他是一个疯子！”他重复说。“当然，他非常高尚，但是害人不浅……”

“天哪！我的天！”

“是的，妈妈。请原谅我，但是我有权说这种话。我失去了取得依法应属于我的地位的权利；我洗不掉身上的耻辱的印记，甚至在那更为幸福的国度里；我丧失了一半的财产；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和象他那样的人……”

“你走开吧，别待在这里！”安德若约娃太太鼓起了最后的力气叫喊。“你赶快走开……我害怕说出……哎呀，天哪！……”

她没有说完，用命令的手势向他指着房门。她高高地仰起了脑袋，白得象亚麻布的面孔被黑帽子衬托得越发苍白。

“我就走，我马上离开这儿！”济格蒙特忿忿地说，“看来和您

谈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坟墓、诅咒、悲剧！这儿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啊！为了什么？何苦这样？如果在别的地方谈到这种情形，任何人都会莫名其妙！”

他走了出去，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有些人在看见一切理想遭到践踏、化为泡影时，他们只会在敬爱的亲人的坟墓前痛哭，可是不懂得什么叫做绝望。但是这个举止庄严、脸色惨白、这会儿呆呆地站在房间中央的女人却感觉到：在她的生活道路上，在她的心灵深处，出现了一坐新的坟墓，比另外那一坐更加可怕。在那一次之后至少还留下了一些回忆，而这一次什么也没有剩下。她把自己的一切感情和希望都埋葬在这坐坟墓里。对于济格蒙特的天才和高尚品德的信念已经在她心里消失，如同化学试剂在实验室的曲颈瓶中蒸发掉了一样。安德若约娃太太仿佛觉得她闻到了尸体腐烂的气息，这具尸体就在她自己体内，它象沉重的石块一般梗塞在她的胸中，使她的胸膛逐渐冷却。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她对儿子的爱已经枯竭了吗？难道她不再爱他了吗？

她的胸膛变得冰冷了，仿佛支持她的生命的唯一的火焰已经在她胸中息灭。她明白在那儿息灭的是什么东西，于是用两只手按住心窝，仿佛想使死灰复燃。她感觉到，随着爱和信念的消失，在她面前裂开了无底的深渊，她赖以生存的一切支柱都纷纷倒塌，一把无情的尖刀正在割断她的命根。不堪忍受的痛苦表现在她的外貌和动作里，它使她浑身颤抖，又好象夺走了她的魂魄。

忽然，明亮的光线耀花了她的眼睛。在花园的树木中间显露的晚霞被冉冉西坠的太阳撇在天上，现在变得象鲜血一般殷红。它在紫色轻烟的笼罩里一团一团地堆叠着，象一条浪涛滚

滚的血河；在它上面升起发光的雾，好似神像头顶上的灵光。在这种自然现象里安德若约娃太太似乎悟到了什么征兆，而某种模胡的回忆又使她惊奇错愕。从她站立的地方看得见遥远的兰天的狭窄的边缘，恰象是经久不灭但又可望不可即的一线希望，除此以外，只有那条笼罩在金雾里的、好象淌眼泪似的泛出紫红色斑点的血河，别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久久地凝望着，忽然用双手蒙住了脸，接着，好似刮来了一阵狂风，她摇晃了两下，哼叫着摔倒在地上。她的手和膝盖碰着了地板，发出低沉的响声。她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情语——时而是清晰的，时而是那样低微的，好象它出自垂死的病人的胸膛：

“你看见了吗？他侮辱了你！你的历史、你的遗迹……我们所信仰的、努力追求的一切，——全都被他踩在脚下！安德若依！你听见了吗？你能原谅吗？这是我的罪过，是我无心的罪过！……死！啊，死！”

对于不愿意活下去的人来说，死本来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是安德若约娃太太的强健的身体有力地抵抗着把她的心撕成了碎片的猛烈的风暴。

她把脸贴在地板上，久久地伏倒在红霞映照着的窗户前，当她终于抬起头来时，她的眼睛里闪现了喜出望外的神情，似乎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景象。

她又看见了安德若依。他的身躯被金黄色的轻烟笼罩着，她只能看出一个轮廓，但是他的面孔、浓密的黑头发和留着一道伤痕的苍白的前额都清清楚楚显现在红云的背景上。她怀着比三十年前他从她肩上揭去婚礼头纱时更大一百倍的爱情凝视这张脸。四周笼罩着好似黎明之前的沉寂，没有一点响声传到她的耳边；她既没有感觉到肚皮下面的阴凉的地板，也没有意识到

把她和空中的幻象隔开的距离。

“你能原谅我吗？”她的颤动着的咀唇喃喃地说。

他被金黄色的灵光环绕着，一动也不动地伫在红云之中，带着满面愁容注视远方蔚兰的天边。她只觉得，他的一只透明的手臂一度从雾幕后面伸出来，达到了她的头顶上。

“他是没有父亲长大的，”她喃喃地说，“他没有父亲……没有你！”

但是紫色的雾越升越高，渐渐地遮蔽了那张苍白的面孔，遮蔽了那双忧伤的、犹如展望着光明的未来似的凝视着远方的兰天的眼睛。

三

又是一个天气晴朗的节日，但是在一边被林木苍苍的岗峦环抱、另一边被涅曼河的河湾围绕着的辽阔的平原上，跟刚刚过去的炎热的麦收季节比较，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虽然还是欢欣、活跃和瓜果丰登的时令，但是可以感觉得到，秋天已经来到大门口了。

生活中充满兴旺气象的忙碌与喧闹已经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逐渐肖条的自然界使人迷醉的忧愁。在牲口啃过的田塍上，只有个别地方看得见挺立着枯槁的茎干的菊苣，闪烁着暗红色的羽状花的马酸模，以及在惊恐中倒伏在发硬的犁沟边上的菟丝子和一些不知名的植物。举目四望，到处是枯黄色的、被践踏过的收割了的麦田，跟一行行翻耕过的泥土和绿叶枯蔫了的

马铃薯地互相交错着。这一切仿佛是褪了色的地毯，在它上面出现了一些玫瑰色的斑点，那是几行已经成熟的荞麦，还有一大片作饲料的玉蜀黍，例外地长得象在五月里那样青翠。白色的小路从前神秘地隐没在庄稼的深处，现在它蜿蜒曲折地穿过一块块黑色的耕地。成群的乌鸦在松软的土地上漫步，若有所思地低头觅食。在收割了的麦田的尽头，在森林旁边，几缕兰色的烟低低地缭绕着，那是牧童们燃起了篝火。柳树、白杨树和野梨树都还披着叶子，但是叶子已经变成黄褐色，在风中瑟瑟地颤抖。不时有枯黄的树叶不知道从什么树上掉下来，在空中孤零零地盘旋飞午，而灌木丛中已经缀上了银丝一般的蛛网。花卉醉人的芬芳和干草与树脂的淡香没有了，现在到处是强烈的、类似黑麦面包的气味，这种气味是从被犁头深深掘起的潮湿的泥土里散发出来的。鸟儿们震耳的喧噪和昆虫们各不相似的奏鸣也没有了，现在到处都被寂静笼罩着，但这不是伴随着死亡的那种寂静，而是庄严伟大的肃穆。只有天空中还传来灰鹤的尖鸣和鹬雀的长唳，而下面听得见迟钝的胡蝶振动着快要麻木的翅膀，蜜蜂在一行行的荞麦中间嗡嗡地飞绕，以及树顶上的河蚋不绝地发出琴弦似的声音。

在平常日子里，这儿依然听得到农夫们时而悠长和忧郁的、时而短促和有力的吆喝声。这边地里有几部犁迅速地移动，那边已经曳动齿耙，轻轻地敲碎着翻起的泥土，播种人伸直腰缓慢而匀称地走着，一面有节奏地挥扬手臂，把自己的田地撒遍了繁露一般的种子。在万里无云的、淡淡的兰天中，浅金黄色的太阳把它的光线投在卸去了盛装的、只有个别地方残存着玫瑰色的荞麦与五月的青翠的秋天的原野上，投在被野火的烟雾笼罩着的发黑的树上，投在不知疲倦地播种和耕耘着的农夫们身上。

似乎它正因为沅沅不断地向田野和森林灌注这种化育万物的光线，日久天长，不仅使它们华丽的外衣失去了鲜艳的色采，连它自己也弄得筋疲力竭了，所以它现在用那种黯然神伤的眼睛俯视憔悴失色、但是还很优美的大地。如同仍旧含着笑容，但是已经没有欢笑声的大地一样，它仍然是暖洋洋的，但是已经没有炙肤的威力，也不能够催旺在地上炎炎地燃烧的篝火，只是用自己的淡黄色外套亲切地包果着它。在澄澈寂寥的兰天和红衰翠減的大地之间时或吹过轻快的凉风，使人想到秋高气爽的天气已经临近。

随着大自然面貌的改变，包哈狄罗维奇村的景物也起了变化。先前到处是密密实实的、几乎阻断了交通的翠绿的屏障，透过它只能在近处看到各个庄园的边界及其附属建筑物，而且仅仅是它们的个别部分。现在，绿色围屏已经一扫而空，只有遍地蔓生的各种杂草象一片汪洋似的淹没了整个篱巴和房屋的下半部。它们仿佛是许多页编在一起的互不相同的图画，形成了一本大自然的书。在被覆着柔毛、但是摸起来扎手的茎高叶阔的牛蒡旁边，开着红花和紫花的龙牙草轻轻地颤动着；千叶蓍草的白花和深紫色的马酸模互相交错，而狗叶舌到处探出它的椭元形的叶子，似乎是想用叶尖舔一舔行人的衣服。稍微过去一些，布满了白色小球果的飞燕草蛮不讲理地向两边扩张，挨近它什么也不能生长，只有艾蒿和薄荷在它的外围顽强地繁衍，并且散发出强烈的苦味。再远一点，谢了花的、顶上缀着有毒的小蒴果的蜀羊泉和野生的绣线菊缠绕在锦葵的光杆上，形成了一堵密实的墙，在墙脚下，叶子殷红的是干枯了的滨藜，呈金黄色的是簌簌草，还有一大片密集的木贼、芸香和荨麻。不过这些杂草只集中在篱巴、谷仓和马厩旁边，别的地方已经希疏了，因而变得

更明亮和更宽敞。

不久以前下的几场雨把尘土打湿了，在澄澈的空中，在菜园后面——那儿的燕麦、大麻和菜豆已经收割了——可以清楚地一望无遗地看到房屋和树木。再没有任何东西遮蔽留在畦床上的低矮的蔬菜，而在院子里和小亍上，从篱巴到篱巴，从这家到那家，遍地蔓延着被践踏过的青草。

在樱桃园和李园里，树底下已经可以透光了，菩提树、梨树、雅伙槭和白杨树抖动着发黄的或者变成玫瑰色的叶子，而树梢上是希希朗朗的，好象缕空的花边。窗户下面和台阶旁边的花卉也凋萎了，只有个别地方还可以见到憔悴的福禄考或瘦小的紫菀。在显得更空旷了的果园里，透过花边似的树枝看得见摊晒在草地上的褐色的亚麻，几幅织成了的亚麻布也在阳光里耀眼地发白，有的地方闪现了先前看不到的天兰色的涅曼河水，仿佛是一块块名贵的锦缎。

从一清早起，离中午还有三个小时，包哈狄罗维奇村就充满了不平常的嘈杂声。轮声辚辚，经久不息，马儿喷着响鼻，人们欢呼问好。村外人赶着马车，沿着原野上纵横交错的道路驶向华必安的庄园，本村人都是骑马或者步行而来的。最后，约有二十辆马车——黄色的和绿色的，套着一匹马或者两匹马——塞满了华必安的院子和他的左右邻居的院子；至少有十五匹鞍鞯齐备的马系在篱巴旁边；上百个不同年令和不同性别的客人好似五颜六色的、缓缓流动的波浪，淹没了果园和那条隔开菜园与李树林的绿色的小巷，甚至涌到了象白带子一般伸展在已经收割的田地旁边的大路上。

周围几英里以内的人都知道，这是华必安请来参加女儿婚礼的客人。艾里茹霞的父亲的脾气是急躁的和骄傲的，但是他同

时也以爱虚荣、有口才、交游广阔和善于娱悦宾客而在全县出了名。所以大家都乐意上他这儿来，——有一些人是出于尊敬，另一些人出于好奇，而更多的是希望跳跳午，向女人献献殷勤。不错，华必安的光景不大好，但是尽管他没有钱，他却跟许多朋友和数不清的亲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即使他明天就揭不开锅，他也决不肯让自己丢面子，迂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向大家表示表示；他可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果然，在包哈狄罗维奇的女儿和雅斯芒特的儿子的婚礼上，两家的本家差不多全都来了。然而，在熟人见面彼此寒暄的时候，也可以听到不少其他的姓氏。人们的笑语和呼喊在草地上扩散着，传到了风平浪静的涅曼河上，连对岸古老的森林也发出了隐隐的回声。

一大队查涅夫斯基家族——有老的，也有少的——从自己安静、富饶的查涅维茨村首先来到了这里。继他们之后，奥布霍维奇家族从涅曼河对岸的奥布霍夫崔村乘车到达，这是些富裕的和勤劳的人，但是却有好酒贪杯、常惹是非的坏名声。奥西波维奇家族来自涅曼河那边的托洛奇基村，他们有点儿特别；天生成漂亮的、仿佛用石头雕刻的面孔和黑得象乌鸦翅膀似的头发。身材小巧的、索罗契崔村的洛卓维茨基家族也来自涅曼河的那一边，他们的上髭都骄傲地向上卷起，然而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在邻里之间是最和睦的；的确，他们常常有四家、有时是五家住在一栋屋子里，但从来也不吵咀争斗，因为这类事情既会触怒上帝也会惊扰凡人。来自斯达涅维契村的斯达涅夫斯基家族在人群中闪动着隆起的、发白的前额，他们过早地谢顶使人联想到他们祖先剃光了的脑袋。这里有来自多砂碛的格林吉契村的穷苦的马采耶夫斯基家族，还有来自萨莫斯扎尔尼基村的文质彬彬的斯扎尔柯夫斯基家族。媒人斯达仁斯基从斯达仁内村带来了

他所有的三个儿子和女儿中的两个，但是拿身材的高大和脸色的红润来说，这两个抵得上别人家四个。雅德威加的三个堂兄弟——来自谢马什基村的多蒙特家族好似三只狮子，他们的强壮的肩膀和厚而密的头发胜过了来宾中所有的男子汉；随同兄长们前来的两位谢马什柯小姐恰好相反，在女客中显得特别娇弱和瘦小；这两个苍白的、胆怯的小姑娘茫然失措地互相追随着，一同在敞亮的果园里蹓跶，老远就看得见两件同样的兰白条纹的印花布外衣在果树中间闪动。柯罗查老头儿和他几个成年的孩子也在这里，打从自己购置了小庄园以后，老头儿就离开了小贵族的田庄。雅号阿里宾·雅斯芒特的奥索夫崔的管家也光临了婚礼，他一面叙述他的少东家的种种怪事，一面哈哈大笑，响得象整整一连士兵。那个衰弱的、白发苍苍的助理医师也来了，他有一付清癯的面孔，经常含着狡狯的微笑，在这附近一带被尊称为大夫。最后小庄园租种户尤哲弗·盖佐尔德也来到了这里，这人是个瘦子，两颊凹陷，形容委靡不振；他是陪着妻子同来的，他的妻子穿一件拖着长后襟的绸外衣，戴一顶插满了花的帽子，在她跨下马车的时候，露出了几乎长到膝头的厚线袜；她一进大门就抽起香烟来，而且，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尊贵，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故而眯细了眼睛，叼着一枝烟，从果园里一径走到屋里去了。

然而不仅是她，所有参加婚礼的女人都十分关心自己的衣著是否适合于喜庆，不过她们并不为任何时装要求或苛刻的例规所约束。有的姑娘在外衣上镶了皱边，这无疑是追求奢华的表现，但是大多数人的全部装束都是由朴素的裙子和系了采色腰带的上衣、插在梳得溜光的头发里的野花和镀金的耳环、或者是向偶然下乡的货郎买来的嵌着发光的玻璃珠子的胸针组成。

男人们看起来也许比妇女更鲜明。黑色的短外衣跟白亚麻布的大礼服混杂在一起，灰土布短上衣旁边又出现了耀眼的、姜黄色的帆布常礼服。斯达仁斯基身上仍然是那件草绿色的大礼服，他好象一株剪得整整齐齐的小灌木，在老头们的黑长衫中间穿来穿去。五颜六色的领巾和领带打成千奇百怪的结扣。在这个形形色色的人群中，只有雪白的衬衫和高到膝盖、套住了裤脚管的靴子是比较单调的。

这些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人一个个昂首阔步，意态从容，他们虽然是普通的乡下人，却从来没有遭到强制劳动的可怕的压迫，从来没有跪下来领受丢尽脸面的鞭笞的惩罚。这是那样一种人，在遥远的过去，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太阳曾经照耀过他们，而且它至今还把苍白的、尚未完全息灭的光辉投在他们的心灵和生活道路上。这是那样一种人，他们对土地有着不可遏止的、迫切的愿望，不惜因此挑起剧烈的纠纷，甚至于犯罪。他们象鼹鼠那样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在泥土中翻掘，他们和土地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在自己的血管里和自己的命运中，感觉得到土地的整个命运和它的生命的每一次搏动。这是那样一种人，他们被太阳晒得黝黑，被汗水浸透了全身，手和脸都变得粗糙了，但是他们具有坚强有力的手臂和不在任何人面前低头的脊梁，而且，尽管他们眼界狭小，目光却是敏锐的和勇敢的。

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那就仿佛从地下升起了一片橡树林。假如他们说话更热烈一些，声音更高一些，似乎你就能够听到纳格洛维崔的列依① 在"黑森林"② 饮宴时谈话的回声。他们一开

---

① 米科来·列依(1505—1569)，波兰的优秀作家，波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② 波兰诗人、波兰文学奠基者之一杨·柯汉诺夫斯基住在"黑森林"。参见290页注①。

始欢笑，鲜红的咀唇后面便闪现出雪白的牙齿。他们之中谁要是取下帽子就会露出光洁的前额、白净的面皮和赤色的、金色的、黑色的或者褐色的头发，——通常都象森林一般稠密，别致而骄傲地甩在后脑勺上。然而只是年青人看来如此，至于年纪较大的、然而还不太老的人又不一样了，他们的步伐是迟缓的，讲话是平平稳稳的，虽然往往也够罗索的，他们脸上布满了皱纹，难得见到笑容。显然，他们所过的生活很快就制服了他们，弄得他们服服贴贴，红润的脸色消失了，肩膀上压着无形的重担。那个身材细长的瓦连季·包哈狄罗维奇瘦得叫人害怕，他生了七个孩子，却只有十莫尔格土地，在他泄气地垂下两撇黑髭的脸上呈现出一付筋疲力尽、听天由命的神情。另一个包哈狄罗维奇——他由于热心祷告，一向被称为圣徒使者——用黑色的大眼镜遮住发炎的、半瞎的双眼。只有小庄园主柯罗查的大肚皮和斯达仁斯基的紫红脸膛在这儿是罕见的例外。

中年妇女和老太婆们也跟年令相近的男子们一样，大多数是比较消瘦的，有许多还是矮子，身体很虚弱；她们的脸也是那样憔悴，讲话也是那样迟缓，虽然有时带点火性子。她们跟男子不同的只有一点：在待人接物中多礼而又做作。每逢熟人在小路上或者房门口相遇的时候，总要用粗糙的、在雪白的袖口下几乎成了橙黄色的手微微提起裙子，恭恭敬敬地行个屈膝礼，再说上几句假作聪明或者故作谦逊的话，然后互相让路。她们穿的是肥大的短上衣和带有宽领子的旧式短斗篷，而头发藏在松软的、打了褶的帽子下面，也有用三角头巾或普通头巾果着的。

这些人在中午以前很久就开始急不可耐地、甚至是有几分担心地盼望着。新郎、新娘和婚礼马车队里的人——也就是两位男媒、两位女媒和六对傧相——压根儿没有在客人前露面。

只有很少几个人进了屋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果园中和大路上散步，或者在主人关切地摆好的条凳上坐着，也有坐在谷仓旁边的木板上、石头上和矮篱巴上的。大家知道，新娘已经梳妆完毕，早该出发到教堂去了，但是婚礼马车队中还缺少一位主要的角色——第一男傧相。在各个角落里，所有坐着的、站着的以及在园里散步的客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客人迟到了。

他来得晚是不奇怪的！……这样的客人哪能一请就到！他又有钱，又漂亮，况且又是带头作主的人，所以他必须摆摆架子，免得旁人将他看成无足轻重的人物。男人们在谈论：即使迂到最坏的年成，卡济麦日·雅斯芒特也能在自己的地里收获上百柯普①的黑麦和三十柯普以上的小麦，他的牛快到二十头了，他还在繁殖良种马，将来可以卖出去赚钱。前些时他就给自己盖了一栋房子，并且告诉大家：他想到要结婚，因为单身汉的生活使他厌烦了。他不大不小：三十二岁，他还看中了一个有嫁妆的姑娘呢。可不是么！也许他根本不会来参加婚礼，假如他无意讨好多蒙图芙娜的话。"女继承人！"有钱的配有钱的！不过看来事情还没有准头。据说多蒙图芙娜已经跟什么人订过婚。这样的传闻倒是有的，但也许是瞎扯。

这时候老太婆们也互相转述：这个卡济麦日·雅斯芒特是个多么大的财主。他倒也自己干活，因为常言说，只要连枷不离手，还愁面包不到口?！他自己又耕地，又割麦，不过雇了两名长工，还买了一只金表。不久以前米海尔·查涅夫斯基在星期天上他家去，看见他居然穿起了长袍哩。他自由自在地坐在家里，

① 六十捆为一柯普。

抽抽烟，喝喝茶，十足是位老爷。多么惬意！可是为什么别人生下来就没有这种福气呢？看来上帝未免有点偏心眼儿：有的人满仓满箱，有的人缺衣少食，有的人天天大吃大喝，有的人逢年过节揭不开锅。

姑娘们挤作一堆，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那位人人瞩目的骑士。有一位姑娘肯定说：雅德威加大概是玩弄卡济麦日先生，因为她早就选中了杨·包哈狄罗维奇，即使刀架在脖子上她也要嫁给他。另一个相反，她相信雅斯芒特先生准能从杨手里把雅德威加夺走，因为他比他有钱得多——等于他的四倍。不过大家都一致称赞姗姗来迟的骑士，认为他不仅午跳得极好，而且出口成章。两位苍白的、瘦弱的谢马什柯小姐仍然手挽着手，混进了包哈狄罗维奇家、雅斯芒特家、查涅夫斯基家和斯达仁斯基家那些高个儿、宽肩膀的小姐们的圈子里，她们在这儿是陌生的，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然而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她们开始羞怯地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打听：第一男傧相会不会在结婚典礼上致贺词。因为象他这样有钱的人多半很骄傲，也许他不愿意说话吧。斯达仁斯基的一个女儿和查涅夫斯卡两姐妹同声回答：这就要看他对第一女傧相是否中意了。当然，假如他不满意的话，可能会使牛性子，那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但是只要他答应——你听吧：他会讲得那么流利，仿佛小溪淙淙地流过似的，说不定还会引用几首小诗哩。象白杨一般端正的、黑头发的奥西波维楚芙娜不知道艾里茹霞的第一女傧相是谁。然而包哈狄罗维奇村所有的小姐们都清楚地知道：她就是从柯尔钦来的柯尔钦斯基先生的亲戚尤斯青娜·奥若里斯卡，而且，说到这儿时，她们含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互相使眼色，旁边的人不是傻瓜，自然也都瞧在眼里了。

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车轮声和马儿喷气的声音，一辆华丽夺目的马车迅速地驶过了从大门通到屋里的绿色的小巷，在台阶前面仃了下来。第一男傧相到了。他是坐着单套马车来的，然而是多么漂亮的四轮马车和多么矫健的马啊！客人们立刻悄悄地议论起来，说他那匹马是自己喂养的，足足值三百卢布。马车上崭新的轮箍和鲜明的绿漆闪闪发光，乌黑的马驹弯下天鹅般的脖子，从头到尾有如缎子一样光滑。卡济麦日·雅斯芒特自己知道来晚了，一路上驱车疾驰。他用带着白手套的那只手握住皮制的缰绳，另一只手时时取下兰色的便帽，向熟人们问好；这当儿，除了轮箍和乌油油的马毛以外，从他宽阔的前额倒向后脑上的卷发也在太阳里闪耀着金光。下车以后，他把缰绳交给了华必安的一个儿子，自己奔进屋里去了，但是他在里面只待了几分钟，重新跑到台阶上，高声喊道：

“准备奏乐！”

随着这一声口令，从人群中闪出了查涅夫斯基三兄弟，在全区他们是以热衷于音乐艺术而闻名的。他们常常在邻人的婚礼上演奏，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和愿意为朋友效劳的无私的好意。两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已经在墙脚下放了两三个钟头了。三个音乐爱好者拿起了乐器，跑到屋里去了。其余的人也跟在他们后面，但是只有几个人走进屋去，其余的人成群地围绕在打开的门窗外面。

华必安的正房和安哲里姆的一般宽敞，只是很久以来没有重铺地板，墙壁也没有粉刷得那么光滑。平日的家具在今天连影子也不见，但是任何人都猜得到：叠着松软的铺盖的床、五斗柜和箱子都搬到别处去了，为的是腾出地方好摆酒席。现在沿着墙壁排列了三张长桌子，它们都是用木板匆匆丁成的，上面蒙

着白麻布。摆在桌上的烤肉、干酪和大馅饼已经吃掉了很多，而条凳和方凳都挪乱了。在两张桌子中间，在一个狭窄的角落里，站着新娘和新郎的爹妈——两位亲家母和两位亲家。艾里茹霞穿了白色的毛丝绫外衣，披着从头顶拖到地板上的网纱，跟新郎并肩站在一起，新郎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那么高又那么硬的白领带，在这样的领带里想转动脑袋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过去站着六对傧相：卡济麦日·雅斯芒特和尤斯青娜、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和安托里卡·雅斯芒特、杨·包哈狄罗维奇和马雷里卡·查涅夫斯卡、亚当·查涅夫斯基和斯太芙卡·奥布霍维奇、符拉迪斯拉夫·奥西波维奇和采齐里卡·斯达涅夫斯卡、米海尔·包哈狄罗维奇和阿里别塔·斯达仁斯卡，他们都把背朝向房门。乐队被安排在门口的墙边。秋天的太阳从打开的窗户向房里窥望，摆在桌上的杯盘、华必安喜气洋洋的红脸和他妻子的雪白的、浆硬了的包发帽都被淡淡的阳光笼罩着，反射出来的光点在小庄园租户盖佐尔德的妻子的黄脸和卷发上晃动，而后滑过了新娘哭得发红的翘鼻子，落到男傧相黑色的、白色的常礼服和女傧相白色的、粉红的、浅兰的外衣上。从打开的房门里看得见门堂中密集着一排排同样的外衣和常礼服。大家都肃静无声。在沉寂中只听得人们汇合成一个声音的、由于闷热而变得沉重的呼吸，仿佛是拉动大风箱的响声。

艾里茹霞的媒人盖佐尔德太太长得又高又瘦，她怀着佃租地主太太的骄傲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人，一面悠然自得地抽着香烟；抽烟是她的特殊嗜好，尽管在这种隆重的场合显得颇不相宜。但是她忽然将没有抽完的香烟扔在地下，举起一只穿了普留涅里①鞋的大脚将它踩灭了。她之所以中断了吸烟，原来是

① 用高支合股纱织成的薄而结实的棉织品或丝毛织品，可作鞋面。

看到第一男傧相准备开始讲话。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明白说出来，但是人人心里都有些担忧：不知道他会不会致贺词。过去已经发生过好多次，由于第一女傧相不合他的意，因此他对主人耍脾气，拒绝开口讲话。几分钟以前，华必安含笑点头地把尤斯青娜介绍给他，因为雅斯芒特和她并不相识。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卡济麦日向她注视了一会，然后深深地低下头来，抓住她伸出的一只手，吻了吻指尖。以前谁也不曾见过，雅斯芒特对什么人表现出如此的恭敬。行礼以后，他转向站在旁边的人，弹了弹手指头，用很轻很轻的声音悄悄地说：

"多么漂亮的一位小姐！你瞧她一眼就好象喝了蜜汁一样！"

杨倏地红了脸，象往常在激动时一样，向上抬起了眼睛；其余的客人轻轻地点头咂咀，表示同意。只有符拉迪斯拉夫·奥西波维奇抖了抖向四边散开的漆黑的头发，对他早就爱慕着的兰眼睛的姑娘采齐里卡说：

"我看不出这位小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看情形卡济麦日·雅斯芒特对第一女傧相感到满意了，他把手一摆，示意叫那些挤在他身边的傧相们退后，然后自己站到新郎和新娘的对面。他瞧了瞧盛着桃金娘枝条的托盘，又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拢了拢金黄的头发，开始用响亮的、远在果园里也听得见的声音说：

"这顶花冠不是用珍珠或钻石，而是用青青的桃金娘做成的，它是处女的纯洁的象征，任何人看见了都会喜爱它，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它应当成为你——新娘的光荣的装饰品……"

说时，他用手指着托盘里的桃金娘枝条。然后他从托盘里

把花冠取出来，小心地拿着它伸到小两口面前，用越来越高的声音继续说：

“现在，可敬的一对佳偶，请听我数言。新娘，你知道，现在你可以戴上这顶你看着满心欢喜的花冠，因为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明天它将永远消失，再也不能装饰你的容颜……”

这时艾里茹霞啜泣起来了，开始费劲地从结婚礼服的口袋里掏出手帕。但是第一男傧相注视着她，从从容容地继续说：

“啊，你的桂冠——处女时代是这样优美动人！怎么能不惋惜呢？怎么能不为它流出痛苦的泪水呢？在这样庄严的时刻而不哭泣的姑娘是什么心肠呢？但是，我告诉你们，对每一个人来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结婚更自然的了，那是创造了天地和灿烂的星辰的上帝为着人类的幸福而安排定的，因此没有理由哭泣和悲伤。新娘，即使父母今后不再疼你也没关系，你现在得到了一个白头偕老、毕生忠实于你的朋友。而你，新郎，应该记住：好比上帝喜欢明朗的太阳一样，做丈夫的也要喜爱善良的妻子。因此在你们大喜的日子里，深受尊敬的年青人，我作为你们第一个和年长的傧相，代表所有聚集在这儿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向你们表示最好的祝愿……”

这时他稍微降低了声音，但是，尽管屋里拥挤而又闷热，大家都屏声静气，紧张地等待他说下去，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先前更清晰、更庄严了：

“让你们在今后一生的日子中结合在一起，就象这顶花冠上浅色的花朵和深色的花朵在一块儿纠缠着一样；这里的每一朵花都感到同样的快乐，因为它们是互相拥抱着的。无论是快乐之后的忧愁，还是忧愁之后的快乐，你们都将心平气和地接受，

同时在相互的爱情中求得安慰。今天这对年青人正式结为夫妇，互相发誓永远忠实，我们感到多么高兴啊！听哪，音乐已经高奏起来了！……”

果然，这时候两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急骤有力地奏起了什么曲调，又象是雄壮的进行曲，又象是热情的马祖卡午曲。在响亮的音乐声中，第一男傧相用双手端起盛着桃金娘树枝的托盘，结束了他的话：

“现在该到教堂里去了，但是在领受圣礼以前，拜一拜你们的父母，听取他们的祝福吧。傧相小姐，我请您高高兴兴地接过这些桃金娘树枝，用你那可爱的手儿将它分赠给所有的傧相，作为今天的结婚典礼的纪念品！……”

他低低地鞠了一躬，把托盘递给了尤斯青娜，而她按照当地的风俗，在托盘里放进一条薄薄的、专为这项仪式亲手绣上她的缩写姓名的白手帕。由于骄傲和满足，他那具有宽阔的前额和漂亮的上髭的肥胖红润、满是雀斑的面孔一下子胀得通红。

“即使我得到黄金或钻石的礼品，也不及得到您亲手绣制的纪念品这样快乐。”说时，他又低低地鞠了一躬。

但是这时突然有人拥抱了他。那是第二男傧相维托里德，他热烈地吻了吻雅斯芒特的两边面颊。

“请原谅，”他说，“您也许会生气吧，不久前才认识的人就这样放肆……但是您说的话太好了……是您自己想到的呢，还是……”

“是的，一部分是我想到的！……”雅斯芒特回答，同时那样有力地握着新朋友的手，以致他的白手套一下子就裂开了。

忽然音乐沉寂了，房间里发出了变得辨不出来的华必安的声音。艾里茹霞哭着俯伏在他的脚下，新郎也“噗通”一声跪下

了。然而由于又宽又硬的领带从中作梗，他的脑袋弯不下来，这就使他显得象折做两截的棍棒。虽然习惯并不要求华必安讲话，他却用激动得哽哽咽咽的或者故意变得意外尖细的声音说：

“我的女儿啊，我今天替你办喜事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祖先成亲拜堂的地方。你要守住我们的家风，不要做那种好吵闹、多口舌和乱花钱的人，同时也求上帝保佑你，切莫好吃懒做或者沾染其他的种种恶习。你既然选中了终身的伴侣，就要跟他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听他的话，在各方面做他的助手。”

当他说到这儿时，艾里茹霞擦了擦眼泪，在新郎的礼服前襟上拉了一下，生气地悄声说：

“你低下头来呀！见过这样的事情么，在爸爸祝福的时候还昂起脑袋，翘着鼻子？”

好象奉了命令似的，弗兰努西忽然使劲地用下巴颏压皱了箍着脖子的领带，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这时华必安转脸对他说：

“而你，我的女婿，我用长辈的身分和好心告诫你，但愿你尊重我托付给你的人——你的妻子，在各方面做她的助手和保护人，要对她和睦，不要粗暴和埋怨，但是……”

这当儿，尽管他老泪纵横，他的硬髭却微微地颤动起来了，仿佛在微笑着：

“但是也不可过分地放纵妻子。你要记住：败家子一转眼就能把百万家财败得精光，而精明勤俭的人一个小丁子也会用得恰到好处，慢慢地发家致富。现在，我的孩子们，当我做父亲的说出了心眼里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让我祷告万能的上帝，求他为你们降福，并且永远……永远保佑你们。”

说罢，他那样大哭起来，谁也听不清他最后的话，轮到新郎

的父母为年青人祝福时，他们也双双地哭了；奇怪的是媒人斯达仁斯基也哭得起劲，不过另一个媒人盖佐尔德太太却瞧不起婆婆妈妈相，她时时眨巴着眼睛，免得泪水流出来。新娘——随后还有新郎——已经不是啜泣，简直是大声恸哭。忽然，在窗户外面，在许多簇拥着向屋里观看的面孔中间，露出一个黄萎、消瘦、戴着黑边大眼镜的脸盘，接着，圣徒使者包哈狄罗维奇举起双手喊道：

“上帝许诺过，凡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结婚的人都可进入天国！”

这句话使眼前那种令人感动的情愫越发浓郁了。现在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哭鼻子抹眼泪，然后大家开始互相接吻。新郎的父母和新娘的父母、男家的媒人和女家的媒人、男傧相和女傧相们一面哭，一面互相拥抱和亲吻。连续几分钟，在房间里，在窗外和门外，只听得一片哭声和吻声，夹杂着不连贯的片断的庆贺、感谢、祝福和祝愿。男傧相们连哭带笑，互相亲吻和祝贺，在客人中间团团地旋转，把桃金娘树枝别在姑娘们的外衣上。

卡济麦日·雅斯芒特首先从这一片混乱中清醒过来，着手整顿秩序。他先瞥了一眼由于热情奔放激动得好似一窝蚂蚁的人群，然后颤动了一下宽阔的肩膀，弹了弹手指，张开了咀巴又重新闭上了。终于，他失去了耐心，一抖浓密的头发，象拉紧的弦那样挺直了身子，大声喊道：

“我们走吧！”

他喊完之后，象鲸鱼破浪似的，用胸脯和两个肩膀挤开人群，从门堂里钻了出来，然后他提高嗓子压倒乱哄哄的声音，继续喊道：

“我们走吧，先生们和女士们！别耽搁了，我们走吧！”

有过半数的客人向着套好了的马车和备好了鞍鞯的马奔去，但是第一男傧相张开两条手臂，站在涌过来的人潮面前，用身体挡住它的猛烈冲击，震耳地高喊：

“静一点，先生们和女士们！静一点！请按次序！请按次序！”

只盖住他的头顶的兰便帽还在一大堆人头、人脸和礼服、外衣中间，在车辆和马匹的周围忽东忽西地闪动了很久，同时听得见他用长官的口吻发号施令：

“请上车吧！大家都坐好，先生们和女士们！新娘和女家的第一媒人一起！新郎和男家的第一媒人一起！女家的第二媒人和男家的第二媒人一起！第一傧相小姐！第一傧相小姐在哪儿？劳驾劳驾，请您随我来！……第二傧相小姐和第二傧相先生一起！……准备奏乐！……喂！你们在那边听得见吗，乐师们！查涅夫斯基兄弟，喂！你们坐这辆马车吧……在傧相后面的！……”

就这样足足闹了一刻钟。但是大队人马终于向前进发，车轮开始辚辚地转动，乐师们齐声高奏，笑语声、吆喝声和马儿的嗤鼻声交溶响起，在飞扬着的浓厚的尘雾中，婚礼马车队浩浩荡荡地涌出了华必安的庄园。漫长的行列在宽广而平坦的、失去了浓艳色采的田野上行驶着，象水晶一般澄澈的、贯穿着淡淡的阳光的空气也被它惊扰了。

然而在婚礼马车队出门以后，华必安的庄园里也没有寂静下来。有不小的一部分客人留在这里，享受摆在桌上的肉汤、烤肉、香肠、甜馅千层饼和通心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蜜汁和啤酒。由于地方狭小，客人分成每几十个人一批，轮流入席，一直要吃到深夜才停息。这时候有些人在正房里饮宴，其他已经酒

醉饭饱的或者还在候缺的客人都在果园里和大路上散步，一面谈话消遣，或者向心爱的姑娘献殷勤。

华必安一步也没有离开正房，他那样殷勤不倦地向客人劝酒，设法使他们开心，因此他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不时用手帕拭擦秃顶、前额和后脑勺。然而尽管他态度亲切，象平常一样喜欢说话，每一个人都猜得到：有一种忘不掉的痛苦的忧虑在暗暗地折磨着他。他讲的笑话和谚语没有往日那么多，有几次他正在妙语生花的时候，忽然皱紧了眉毛，竖起了硬髭，开始默默地沉思。

在包哈狄罗维奇家族中的其他人，特别是老头儿和户主们脸上看得出同样的忧虑，虽然他们怀着真正的满足尽量地休息和纵情地欢乐。一杯杯连续饮干的蜜汁和啤酒也不能驱散他们的愁烦。时而是这些人，时而是另一些人——有的人轻轻地，有的人大声地和心情沉重地——告诉来自别村的朋友们：柯尔钦斯基在法庭上把他们打败了，他们由于这件事愁肠百结。另外，有的人脸色阴郁地嘟哝说：在今天的欢乐以后，他们逃不过随之而来的悲伤，或者说：要不了多久，骄傲而又严厉的邻居就会前来追索罚金，欢笑即将化为痛哭。当某些生性快活的人向华必安祝贺，并且称赞他为女儿举办了这样隆重的婚礼时，他把手一摆，突然满怀绝望地倾诉起他的忧患来了。

“我主耶稣！”他举起了两只手哭喊，“与其将来遭到那样的耻辱和破产，不如让我死在这个地方更好！婚礼！婚礼！怎么能不举办婚礼？我只有一个女儿，象肩膀中间的脑袋一样！但是落得什么呢？大摆三天酒席，然后痛苦到死！上帝啊，求你在这次婚礼结束以前让我闭上眼睛吧！”

许多人极力安慰苦恼不堪的邻居们。

“不要紧的！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人群中不知道是谁这样劝解。

阿波斯托尔·包哈狄罗维奇抬起了被黑镜片遮住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用凄切的声音反复地叹息：

“悲哀、尘世的劳碌……浮名虚利……都是短暂的，无常的……”

上了年岁、老成持重的斯扎尔柯夫斯基——他那久经劳瘁的脸上有一对聪明的眼睛，身穿一件用自织的呢子做的、更象是粗呢外套的长襟大礼服——劝道：

“有什么法子？既然眼泪不能减轻痛苦，那还哭什么？柯尔钦斯基是个严厉的人，对穷人不会容情，的确……我知道他……还用说么！我们都亲自领教过了……不过我听说他的儿子倒是一个厚道的人，没有把别人看成狼一样，他是不是可以在父亲和邻居中间做个调解人呢？……”

“也许能行。您不说我也想到他了。”瓦连季·包哈狄罗维奇附和说。

“看来，我们只有求求他了，”其他的人也开始说。“只有这一点希望，请求他在柯尔钦斯基先生面前替我们讲几句好话。”

然而华必安忿慨地反对这种建议。他无论如何决不求人，宁可卖掉最后一头奶牛，也不愿意象拉撒路那样躺在财主的门口。但是其余的人大声反驳，压倒了他的声音：

“你既然到了穷途末路，那就别再翘起鼻子了。你现在充硬汉子毫无意义，倒不如当初别怂恿邻居们打官司，或者找一个更可靠的律师好些。你自己把大家拉进了这个泥坑，现在发现了唯一的救星，你又要来打退它么？……”

对华必安来说，这种责备比什么都更痛苦。

“我要对你们说，这里面没有我的过错！”他气忿地叫起来，几乎哭了。“谁也不希望把事情办坏。我本来以为这场官司对我们村里人会有好处，一切都可以要求柯尔钦斯基赔偿。如果说，没有良心的人把我欺骗了，那就应该将我劈作八块不成？”

“这是什么话，难道柯尔钦斯基少爷会拿刀杀你吗？”邻居们嚷起来。“在他面前低头不算丢脸；他虽然是贵族，却并不讨厌穷人，他希望别人好，愿意跟所有的人和睦相处。”

“让上帝宰了我吧，”华必安抓住脑袋哭喊，“我从前哪里料到我会碰上这样的命运，已经活到满头白发，还要去哀求别人发慈悲。”

阿波斯托尔向上举起干枯的双手，悲痛而又庄严地说道：

“下一辈的人不会为上一辈的人赎罪，也不会替他们去死，每一个人都将在自己的罪孽和自己的忏悔中死去。”

老头儿们在正房里谈着诸如此类的话，完全不象是在喜庆中的样子，然而在果园里和大路上散步的年青人今天却无暇去忧思苦虑。天色将近黄昏，应该是开始跳午的时候了。凉爽的晚风已经在吹拂着由于饮宴和谈笑而发热的面孔。但是午会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再地延迟了。首先是有几个年青人和与他们同席的客人在酒席上耽搁得太久，在开宴之前斯达仁斯基作了一次极其冗长的、时时被哄堂大笑打断的讲话，快要散席的时候阿波斯托尔又想到朗诵几段有教益的训诫和虔诚的祷词。当大家终于离坐起身时，主人又把三位乐师找来入席，现在，乐师们也吃完了，第一男傧相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显得很不高兴，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有时忽然在大路中间站住，似乎瞭望或者等候什么人，而且，除了多蒙特兄弟以外，他甚至不愿意跟任何人讲话。

他跟多蒙特兄弟先前也认识，而现在是十分要好了。看来他想在朋友面前夸耀一番，所以特意从马厩里把他的小黑马牵来给他们看，又时时从小口袋里掏出金表来，仿佛对准时间似的。末了，他远远地伸出一只脚，——他穿了一双闪亮的皮靴——开始用从地上拾起的小木条剔牙齿，如同高贵的先生们在餐后所作的那样。在身长方面上帝不曾亏负他，而且他的肩膀也是够宽的，然而他跟身材魁梧的多蒙特兄弟站在一起，未免显得矮小一点，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胆量和豪华的气概方面大大地超过他们。

不久，懵里懵懂、天不怕地不怕的奥布霍维奇兄弟也加入到他们中间；米海尔·包哈狄罗维奇两手叉着腰，一身姜黄色的常礼服闪闪发光；洛卓维茨基兄弟翘着卷起的上髭走了过来，站在他们旁边的是前额宽阔的斯达涅夫斯基——一共十二个人，都是所谓来宾中的佼佼者。他们站在大路中间，热烈地互相招呼，在傍晚的平静的天空里回荡着他们响亮的声音。

在他们后面，在大路旁边，一群青年围住了华必安的儿子，那个长着浅赤色头发、脸色阴沉的亚当和红头发、宽肩膀、永远憨笑着的尤列克，他们在着手布置跳午场。开辟作为跳午场的地方是原来的谷仓，它在果园尽头，靠近大路的地方。谷仓的大门嘎嘎地响起来，砰然一声敞开了，从黑暗的粮囤里面扑出强烈的陈谷气味，弥漫在果园中。华必安的两个小儿子象松鼠似的爬到隔开粮囤和脱粒场的光滑的柱子上，挂起了几个灯笼。三位乐师已经在脱粒场的最里边坐下，并且调好了乐器。在侧边，柱子中间摆着狭长的条凳，条凳上坐着几个老妇人。两位谢马什柯小姐仍然跟谁都不认识，她们羞怯地拉着手，在场地中间走来走去；从她们清秀的面庞和优雅而又瘦弱的身姿中看得出贫困和

操劳的痕迹。其余的人都还没有进来，这时候远远地看见两个黑影——一个女人和一匹马从田野里转上了通到华必安庄园的大路。那匹马长得膘肥体壮，毛光闪亮，但是有一条腿瘸得厉害,女人拿着长长的树枝,不住地赶它走。

“我主耶稣！”聚集在大门口的一堆女人里同时有几个声音喊起来。“这是雅德威加啊！她难道发了疯么：在邻居办喜事的日子里穿得这样破烂出外见人？”

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雅德威加慢慢地走近了谷仓。她打着赤脚,身穿土布的短裙和玫瑰色的短上衣,那件上衣还是她做来准备在收割时穿的。她的发辫散乱了,垂落在背上,但是雅德威加好象并不知道似的，她也不注意那些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客人，只顾赶着马往前走。在听到从篱巴后面和谷仓门口发出的问候和询问以后,她也没有伫住脚步,只是回答说：昨天一个雇工损伤了他们家里一匹最好的马,她亲自把马牵到了兽医那里,现在正要回到家里去。她不信任雇工，唯恐他给马造成更大的伤害。

“嗬,嗬！”她吆喝着,轻轻地在马腰上抽了一下,然后向一个邻居询问：她那几个住在谢马什基村的兄弟来了没有？

第一男傧相那样倾心地凝视着姑娘，两只眼睛几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雅斯芒特曾经见到过雅德威加一次，但是今天的她更加使他中意。他在自己的大腿两侧拍了一拍，把手指头弹得劈啪作响。

“好一位小姐！一眼就看得出,她生来是个会当家的人,知道一匹好马的价值！哎,假如我能在跟前瞧一瞧她的马,我能立刻将它治好,赛过任何一个兽医。”

他突然向这位小姐和她的马跑过去；赤着的双脚、散乱的发

辫和土布的短裙不仅没有降低她在他眼中的身价，甚至引起了他对她的品德的尊敬和意外的信任。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在跟前瞧瞧她的芳容和她的马，因为雅德威加已经转到回家的小路上去了。不知道是谁远远地喊了她一声，问她来不来参加午会。她高声地回答道：也许有人只关心跳午，她可是要照料受伤的马和陪伴外祖父。雅斯芒特仰起脑袋，全神贯注地听完了她的回答，然后他把两只手搭在多蒙特兄弟的肩上，跟他们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他们立刻跑过去追赶堂妹，在远处看见他们亲切地握住了她的手，但是不知道他们和她说了些什么，提出了什么要求，她摇着头不肯答应，最后，她握了握他们的手，赶着瘸腿的马往前走了。多蒙特兄弟抖动着长头发跑回来，一面挥着帽子，老远就大声地告诉雅斯芒特：

"她会来的！没有问题，一定会来！起初她怎么也不愿意，总是推托说她需要侍候外祖父，但是她不能不尊重我们的要求，所以她终于答应来了！"

卡济麦日·雅斯芒特听见这么说，高兴得两眼生辉，长满雀斑的脸喜笑颜开。他又瞧了瞧自己的金表，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制的烟合，请雅德威加的两位兄长抽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从柯尔钦庄园那边出现了两个女人：一个身材很高，果在黑色的短斗篷里，头发上插着一把突起的梳子，另一个比她矮得多，身穿白色的外衣，系着粉红色的腰带。

维托里德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述：怎样在缺乏牧场的土地上种植羽扇豆作为肥料，周围的一群青年用心地听着。但是一瞧见走近了的两个女人，维托里德立刻中断了叙述，跑过去吻她们的手。尤斯青娜也接着来到她们身边，而华必安的妻子被几个大声喊叫的姑娘从谷仓里唤了出来，她象跳小步午那样对着马

尔达·柯尔钦斯卡小姐行了个屈膝礼，在提过盖佐尔德一家以后就满口说起客套话来。

这一切发生在沿着墙根长了茂密的杂草的谷仓门口，而从另一边、从安哲里姆的庄园那边有一群人向这儿走来，他们大声地说笑，逐渐走近了谷仓。走在人群中间的是穿着华丽夺目的礼服的新娘，她在丈夫和好几个青年男女的邦助下，把她的邻居安哲里姆强拉到婚礼宴会上来了。起初他执意不肯来，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自愿地跟这些吵吵闹闹、疯狂地叫喊着的年青人搅在一起的。一听见外面的喊叫声，安哲里姆赶紧把自己的厢房的门关上了，但是关上门也没有让他安静，新娘第一个带头从打开的窗户爬进了他房里，其余的人象一窝蜂似的从四方八面向他扑过去。他们七咀八舌地喊他做"伯爵"，说他是个喜欢抱怨的人，生性孤癖而且骄傲，要求他随他们同去，直到他被迫答应了为止，但是他又声明：他只能待一会儿，不过是为了怕新婚夫妇见怪，以为他们最亲近的本家和邻居不屑于参加他们的婚礼。他好不容易求得他们允许，让他穿上了新靴子，在衬衣上系了一根黑领带。现在他不再抗拒了，在他憔悴的、目光黯淡的面孔上出现了微笑，他顺从地让弗兰努西和艾里茹霞搀扶着往前走，同时频频地取下大羊皮帽，跟迁见的熟人点头问好。

忽然，他急剧地、使劲地挣脱了两只手，眼睛凝视着前面，两只脚开始向谷仓退去，直到他退进了差不多齐膝高的杂草中，而背脊碰着了谷仓的墙壁。他看见了马尔达，她也看见了他。马尔达迈开腿向他走了几步，然后仃住了。她穿了一条黑裙子，果着短斗篷，脖子上扣着一枚紫色的采结；她微微地弯起了背，向前伸出又黄又小、布满了皱纹的脸，象一根柱子那样木然不动地站在他面前。

以新娘为首的淘气的年青人纷纷向两旁闪开了，于是他们默默地互相凝视了很久。最后安哲里姆慢慢地取下了帽子，用勉强发出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有好多……好多年……"

"没有见面了……"马尔达接着说，向他伸出自己又大又黑的手。

安哲里姆慢慢地抓住了她的手，握在自己两个手掌里。他们重又默不作声地互相凝视了一会。马尔达感到她的咀唇正在发抖。

"二十三年……已经二十三年了……"她说。

"是——的……"安哲里姆拖长声音说，"清早看见的是含苞欲放的鲜花，晚上却是……"

他晃了晃脑袋，开始沉默了。

马尔达不由得胀红了脸，也许正象她在"清早"那样，但是她忽然象省悟过来了，开始笑着说：

"您以为您自己没有老吗？嘿嘿！可笑可笑……老了的不仅是我们女人哩……"

他陷入沉思，目不转睛地望着马尔达。

"当然！怎么会不老呢？衰老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人老了总是难看的。"

他没有发觉，已经有本村的几个老年人站在他们旁边，那些人过去也认识马尔达，现在都走来向她问好。有一个提起：早年他在柯尔钦常常见到她，接着惊叹时光过得太快了；另一个希望知道：她是否记得他那个远走他方、以后就杳无音信的兄弟；第三个——年令最大的老人——轻轻地叙述有关他的儿子和安德若依·柯尔钦斯基先生的一些往事，时时向涅曼河对岸的松林点

头。马尔达记得所有的人，她逐一跟他们握手，和他们一同摇头叹息说：

“是的，岁月不饶人！过去的时光再也不会回来了！”

女主人邀请马尔达小姐惠顾他们家的谷仓。老姑娘在这儿也见到了不少相识。用鲜艳的外衣打扮起来的斯达仁斯卡太太奔过来迎接她，又哭又笑地谈起了她的第一个丈夫。接着是瓦连季的妻子走到跟前叙谈，她至今还感激地记得马尔达小姐教过她的孩子识字……甚至盖住尔德太太也赶来跟她结识，介绍了自己是附近一个小庄园的佃租地主，然后请她抽香烟。许多人在这儿见到她都觉得奇怪。而马尔达小姐跟大家问了好以后，和妇女们一同在条凳上坐下，开始微笑着说：

“有什么法子呢？只好辛苦辛苦几根老骨头！一向不出门的人本来不想来参观婚礼，但是，你们瞧，不来不行……”

妇女们亲切地哈哈大笑。马尔达知道应该怎样和这些人周旋，而且她也欢喜跟她们闲聊。她谈起了婚礼，谈起了家务，又活跃，又愉快，仿佛年青了好多岁。然而有时候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润湿了，怅惘地在周围人们的脸上和身上移动着……

坐在她对面的维托里德在这儿认得很多人，他立刻介绍马雷尼亚跟两位谢马什柯小姐认识。那两姐妹仍然是相互为伴地走来走去，因此对这次新的结识显然感到高兴。马雷尼亚还穿着在柯尔钦参加宴会的那件外衣，看来好象是一朵刚刚开放的野玫瑰花。她感觉到了维托里德目光里的友情，心里很快活，胆子也壮起来，亲切地把双手伸给了她的两位新朋友。

这时尤列克挨次爬上了竖立在脱粒场上的几根柱子，将灯笼里的蜡烛一一点着了。闪烁的灯光照亮了那些装满谷子的粮囤和它们之间的过道，脱粒场四周的人们马上欢腾起来了。太

阳已经落山，天黑了。涅曼河在希希朗朗的果园后面映现出一片银光。果园里和大路上传播着男人们和女人们时而单独叫喊、时而齐声呼唤、有的含羞带怯、有的忍不住生气的声音：

“雅斯芒特先生！雅斯芒特！卡济麦日先生！卡济克！雅斯芒特先生！雅斯——芒特！雅斯——芒特！”

有几分钟之久除了这个名字以外什么也听不见。媒人斯达仁斯卡太太焦躁起来了，不顾一切地跑到大路上。

“这是怎么回事呀？”她高声说，“大家是来参加葬礼呢，还是来参加婚礼？既然他那样少不了雅德威加，那就上她家里去吧，不过他先得尽到做傧相的责任，带头把午会开起来……雅斯芒特先生！他钻到哪儿去了？雅斯芒特先生！雅斯芒特！雅斯芒特！”

他没有钻到哪儿去，他至今还在大路上散步，同时和雅德威加的两位兄长交谈，看来，这次谈话使他十分满意。在听见了四方八面喊他的声音以后，他把香烟扔在地下，用脚踩灭了，这时斯达仁斯卡太太已经赶来拉住了他的袖子，他愉快地跟着她走，三步两跳地奔进了谷仓里。他先向客人们扫视了一眼，按照规矩走到第一女傧相面前，邀请她跳午，当尤斯青娜向他点头表示同意时，他对查涅夫斯基兄弟挥了挥手，高声喊道：

“喂，奏乐！大家一起来啊！”

乐师们开始奏起了愉快的波尔卡午曲，于是盼望已久的午会开始了。在脱粒场上旋转着二十对午伴，在实在太挤的时候减少到十对、十五对。维托里德以第二男傧相的资格首先走到新娘面前，艾里茹霞带着满意的脸色站起来，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大声说：

“好极了！不过要请您多跳一会儿，好好地托着我旋转，我

可不喜欢不痛不痒的。”

马雷尼亚落到谢马什柯家的一个年青人手里，而莽大汉多蒙特兄弟又请到了瘦小的谢马什柯姐妹。不用说，这种滑稽的情况立刻被坐在条凳上的老妇人们看在眼里，她们彼此交头接耳，笑嘻嘻地说：多蒙特兄弟一定要累出满身臭汗的。通常舞伴隔一会儿更换一次，每一次都另外组成。男舞伴中有的人准备了羔皮手套或者线手套，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因此他们在跳舞以前先用手帕把手包好，然后再握女舞伴的手。跳完以后所有的男舞伴都陪送自己的女舞伴去到条凳、方凳前面，或者至少是墙根下，最后客客气气地鞠躬，感谢她们伴舞。

姑娘们认为卡济麦日·雅斯芒特的舞技好极了，她们的话没有夸张。在参加舞会的年青人中间，的确数他最灵巧、最热情，而且对待女舞伴极有礼貌。但是其余的人也都跳得不错，他们托着象羽毛一般轻盈的女舞伴不停地旋转，同时闪开其他男舞伴的手肘和腰身，他们应合着节拍的脚步那样迅速，那样有力，震得脱粒场隆隆作响。当然，坐在条凳上和围拥在敞开的门口的人群所发出的闲谈声、欢笑声和戏谑声也是不小的。亚当没有参加跳舞；他在门口站着，按照他的习惯，阴沉地皱起眉毛，不时怀疑地瞧瞧灯笼，留神注意谷仓里发生的情况。忽然，他挺直了身子，满脸怒气，大声地喊道：

“请原谅，是哪一个傻瓜想在谷仓里抽烟？”

他的话使老妇人们感到惊慌和好笑，在她们中间引起了骚乱。在亚当眼前闪现在飘扬的外衣之间的那一点黄色火光立刻息灭了，斯达仁斯卡太太嘻嘻地笑起来，从对面响应他说：

“这话说得对！是盖佐尔德太太抽的香烟。”

从各方面响起了男人的和女人的笑声，然而亚当一点也不

觉得难为情，仍然大声地说出了他对这件事的意见：

“谷仓里可用不着娘儿们来点火生烟！别胡来，伯爵夫人！”

这时波尔卡午已经被卡德里尔午代替了，在这儿，跳这种午速度极快，而且不断地向上跃起。有的男子张开了两条手臂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在跑向脱粒场的中央时留神地照看自己脚下，而其余的人——包括第一男傧相在内——却完全保持了这种午蹈所应有的庄重和优雅。然而他们还没有跳完最后一个午姿，就突然开始了那样剧烈的急步午，仿佛打开了脚镣一般。

在急骤的午步中忽然发出了一个尖锐的声音，午蹈虽然没有因此中断，却也被它打乱了队伍。原来不知道是谁在一只狗的脚爪上重重地踹了一脚，那只狗大声嗥叫，窜到了人群外面，平日行动迟缓的尤列克马上推开跳午的人，跑到狗旁边去。

今天尤列克没有参加跳午。一个懒惰而又笨拙的人在这么拥挤的地方怎么跳得起来呢！他站在门口，时而望望灯笼，时而望望跳午的人，露出雪白的牙齿不住地微笑。萨尔加斯蹉伏在他脚边，有时尤列克对它挤眉弄眼，仿佛安慰它，要它相信：这一切不久即将结束，他们又可以作伴到涅曼河上去。但是此刻在他长满了红硬毛的善良的脸上已经收敛了笑容。他从跳午者的脚下抱起了那条狗，把脸偎靠在它乌黑的皮毛上，几乎因为怜惜而掉下泪来，接着他马上离开了谷仓，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这时那个符拉迪斯拉夫·奥西波维奇——别人喊他作拉迪西，他的向后倒下的头发黑得象乌鸦翅膀一样——已经伸出一只手去搂抱兰眼睛的采齐里卡·斯达涅夫斯卡，并且性急地对乐师们喊道：

“查涅夫斯基兄弟！开始吧！奏波尔卡午曲啊！”

在这一次波尔卡午的行列中已经看不到尤斯青娜。她穿过

了拥挤的人群，绕过了老妇人们坐着的条凳，来到粮囤之间一条昏暗的过道里。灯笼发出的柔和的光线几乎照不到这儿，从草堆和禾堆中发出枯萎的青草和麦穗的气息。尤斯青娜把斜插着一枝花楸的脑袋靠在清香扑鼻的柔软的禾堆上，若有所思地凝望远方。她是不是在想着：聚集在这儿的人群为什么会引起她如此强烈的印象？假如她在几个月以前来到这儿，无疑她会感到自己是个孤独的、不幸的人，被遗弃在与她完全无关的陌生人中间。而现在她的心却为什么跳得这样有力、这样愉快？这是什么缘故呢？

天啊！要知道一个人在一生中总会轮到那样一个时刻，那时候在他的内心深处升起了大自然赋予他的、只要迂见阳光和暖风就会萌芽抽条、开花结果的东西。往往也有这样的情形，太阳始终没有出现，暖风始终没有吹来，而一个人在躺进坟墓的时候等于白白地活了一辈子。但是对尤斯青娜来说这个时刻来到了。当她在金黄的麦穗和兰色的矢车菊中间第一次看到一个身材匀称的农夫，看到他的兰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她的时候，她从痛苦的泥淖中超拔出来了。现在她回忆起她从他手里接过镰刀的情景，这种回忆一刹那又从喧闹的人群中将她带到了涅曼河对岸的森林里，带到了现在被夜雾笼罩着的墓地上。她觉得，似乎正是在那儿，在那坐坟墓前，她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她现在感到的东西。最近她从维托里德那儿听到的热情的谈话，以及她自己在沉默中反复思考的一切，似乎互相补充，合而为一了。尤斯青娜历历如见地记起了她做过的梦：灯光沿着村里的小路，沿着农舍的屋顶和篱巴移动，然后落到古老的墓碑、柯尔钦的院落和孤独的坟墓上，把这一切连接成一个整体。这时恰象电火烧灼了她的心，在她脸上涌起了浓艳的红晕，眼睛里滚下了泪水……

“我宁愿少活十年，只要能知道您为了什么这样沉思默想？”在她背后听得一个怯生生的、压低了的声音。

杨·包哈狄罗维奇直到现在一次也没有跳午。虽然他也属于傧相之列，他穿的衣服却不象是来参加婚礼的，他脸上也没有一点愉快的表情。今天他身上仍穿着那件短短的、镶着绿带子的粗呢外衣，只是在薄布衬衫上系了一条白色的薄纱领巾，显然，别人对于他的服装和阴郁的脸色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他完全不放在心上。看来好象有一种不便告人的忧愁正在折磨他。他跟赴宴的一些客人勉强寒暄了几句，在跳午开始以后，他就一直把两只手抄在胸前，皱起了眉毛，站在乐师们旁边的角落里。他只是间或象寻找什么人似的向午场上巡视一周，这时候他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他冷冷淡淡地、甚至是不客气地回答姑娘们的玩笑，象怕火那样躲开他往日要好的同伴。当母亲要强迫他跳午时，他起初请求母亲别纠缠他，让他安静一下，后来干脆粗声粗气地打断了她的话。但是由于来的人很多，少他一个没什么关系，因此别人也不再撩惹他了。

但是有关他的谈论仍然没有仃止。老妇人们从杨的脸上瞧出了某些不对劲的地方。雅德威加·多蒙图芙娜没有来参加婚礼，而雅涅克的神气又如丧考妣……显然他们吵过咀了，也许永远不会言归于好。从另一方面说，他们为什么要吵咀呢？他们之间似乎毫无关系。谁也没有听说他们正式提亲，——据说，很早以前他的叔父和雅德威加的外祖父——当时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仿佛谈过这么回事。也许杨是为了这个不快活吧，也许，他们家里有遗传的忧郁症？他的父亲在世时是个沉默寡言、生性孤癖的人，叔父年青青地就得了忧郁症；他们两兄弟都耽于空想——耶瑞因此白白送了命，安哲里姆的生活也不正

常。可能杨生来也是这么一个人吧？

从前他经常有说有笑，快快活活，他干的活也很出色，而且他就象百啭的夜莺一样，村子里再没有哪一个唱得比他更好。是的，俗话说得好：到时候水罐总要装水。每一个人免不了要露出他的性格。谁不知道：有其父必有其子。看来他将成为跟他的父亲和叔父那样沉默而又忧郁的人。

然而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杨偶然瞥了一眼粮囤之间的过道，脸色忽然开朗了。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接着，他费劲地从条凳和墙壁中间挤了过去，出现在尤斯青娜的身边。

"您问我为什么这样愁容满面，也没有参加跳午么？"他对尤斯青娜悄悄地说，"我向您——只向您承认：我有时候感到那样怀疑，以致于好象失魂落魄一样，与其忍受这种怀疑而活着，我宁愿葬身在涅曼河底。"

听了他的话以后，尤斯青娜低低地垂下了头。她感觉到了他的热烈如火的目光，因此就象普通的农家姑娘一样，在惶惑中从禾堆里抽出几根长长的麦秆，放在手里揉搓着。

"您头发里的这枝花楸多么奇妙啊！……还有这件外衣，您曾穿着它和我同到墓地……"杨用更低的声音说，"您哪怕给我一小枝……我也会觉得我是十分幸福的！"

尤斯青娜迅速从白外衣的胸前取下一串红花，然后抬起头来，把花递给了杨。两个人都胀红了脸，同时差不多激动得发抖。他们脉脉含情地互相凝望了几秒钟。最后，他拢了拢前额上的头发，快活地把那枝花楸插在外衣的钮扣孔里。

忽然，在进门的地方有些忙乱起来了：大家纷纷让路，兴高采烈地对什么人表示欢迎。音乐声伫止了。卡济麦日·雅斯芒特轻快地奔向大门口，多蒙特兄弟和几个姑娘匆匆地跟在他后

面。多蒙图芙娜走进了午场。进来的人无疑是她，但是模样儿完全改变了。刚才许多人都看见她蓬头散发，赤着脚驱赶一匹瘸马，现在他们简直认不出她来。她穿起了用大腰垫支撑着并且缀满华丽的皱边的大红外衣——它是附近小镇上的裁缝承做的。大概也是在那个小镇上，她还买到了用金纸剪成的枝叶采圈，现在她把它装饰在高高地蓬起的、由于搽了发膏而闪闪发亮的头发上。她的两只粗壮的手紧果在洁白的手套里，其中有一只手拿着一柄花花绿绿的纸扇，而她的高大庄严的身躯整个儿闪耀着许多镀金的和纯银的项圈、耳环、发针和手镯。她豪爽地向前走着，但是她的发红的脸却是闷闷不乐的。维托里德和其他几个熟人在门口迎接了雅德威加的外祖父，——他穿了一件雪白的长襟外衣——开始围住他，向他问好，而雅德威加才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男一女，他们刚从粮囤中间昏暗的过道里走出来，并肩站着。女的头发上和男的外衣钮孔里赫然插着两枝红艳的花楸。雅德威加仿佛当胸挨了一拳。她咬紧了咀唇，两只兰眼睛在漆黑的眉毛下射出了忿怒的目光。

在门口响起了愉快的笑声。雅德威加的外祖父硬把维托里德·柯尔钦斯基当作他的父亲别涅迪克特，又象谈论健在的柯尔钦领主那样谈到他的祖父斯坦尼斯拉夫。他记得他的曾祖多米尼克·柯尔钦斯基已经不在人间，然而他的脸上喜形于色，前额上的皱纹也展开了，他翘起干瘪的大拇指，说道：

“多米尼克先生真是个好人……啊！我记得……在三一年我们曾一同……”

维托里德扶着他在墙边的凳子上坐下，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下了，开始很有兴趣地向老头儿问长问短。但是站在周围的年青人都在纳闷：跟一个即使不是完全丧失理智、至少也有一半胡

涂的老朽闲扯，有什么意思呢？

“但愿谁也别提到帕曾柯，不然他马上就会疯癫起来的。”他们悄悄地说。

雅德威加的出现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闲话。许多妇人看见她的装束惊异得目瞪口呆。她穿得那么阔气，简直叫人眼花缭乱。谁不知道——她是个遗产继承人哪！在青年男子中间听得见嘲笑：

“也许萨尔加斯会在她背后的垫子上蹲下来吧！”

“她把金叶采圈别在头发上，自以为很漂亮。可是你瞧——就象带着金线绦子的棺材一样！”

但是姑娘们对她的服装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把扇子尤其使她们惊喜不止。谢马什柯家的两姐妹仍然手拉着手，在这位豪华的小姐身旁走来走去，惊叹地说：

“我主耶稣！她的扇子上的玫瑰花多么好看呀！金叶采圈也跟龙纳①圣母祭坛上的一模一样……”

这种评头品足的举动把雅德威加气坏了。她花了两个钟头煞费苦心地梳妆打扮决不是为了让这班人饶舌。可是她为之打扮的那个人却跟戴着花楸的女郎寸步不离……她向两个穿着兰白条纹外衣的姑娘狠狠地瞪了一眼。

“哼，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世面！”她生气地说，“让我过去，我要见见我的哥哥！”

多蒙特兄弟马上围住了她，卡济麦日·雅斯芒特也随他们一同来到她的身边。以前他曾在某些朋友家里碰见过她，因此用不着介绍就和她谈起话来。

---

① 格罗德诺附近的一个村庄。

雅德威加已经从兄长的谈话里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因此在看到他向她投来温情的目光以后，马上猜中了他的心事。她又看了杨一眼，忽然露出高兴的样子，开始跟卡济麦日周旋起来。好吧，既然你这样无情，我也报复你一下！让你瞧瞧，我还不是一个被上帝和人们遗弃了的人！她仔细地斟酌措词，客客气气地谈到：夏天已经结束，冬天即将到来，这叫人多么发愁呀！不错，夏天的活儿很多，然而娱乐也更多，冬天却只能使人忧愁烦闷。对于这一点雅斯芒特用教训的口吻说：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作用，老天爷就是这样安排好了的，为的是既有生长的时间，也有死亡的时间，既有快乐的时间，也有悲哀的时间。接着他出人意外地问她相信不相信，在这个星期里他已经有三次梦见她了。雅德威加不相信他的话。她说：假如她和雅斯芒特先生早就相识，也许有这种事，但是在梦中见到不大熟悉的人，岂不是很奇怪的么？这时候雅斯芒特悄悄地说道：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至于说，我们似乎不大熟悉——请原谅！我知道您的一切秘密，我看透了您的心，如同阅读一本打开的书那样……"

他瞧瞧杨那边，又附着她的耳朵低声说了些什么；雅德威加满脸通红，大声地笑了，接着用更大的声音回答：

"您别瞎操心啦！我用不着他，就象狗不需要第五条腿一样！"

在这以后她开始跟两位兄长和围绕着她的姑娘们大声交谈。只有极其敏锐的眼睛才能看出，她的内心越来越不平静。她大声地笑着，把扇子角时而贴在右眼皮上，时而贴在左眼皮上，而她的眼睛是那样明亮，雅斯芒特拿它和钻石相比，并且怀着巨大的、衷心的喜悦欣赏它。她本来不愿意跳午，多蒙特兄弟

和雅斯芒特劝了很久，在仔细想了一想之后，她答应参加跳午，但是只跳一次，而且一定要跳克拉科维亚克午。在未跳之前，她要去瞧瞧外祖父在干什么，是否需要她照料。等她向出口处走去以后，雅斯芒特抓住了维托里德一只手，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劳驾，请您邀请雅德威加小姐跳克拉科维亚克午，你们跳第二对。我本想自己跟她跳，但是我应当和第一女傧相组成第一对。”

说完以后他跑进了谷仓里，开始在脱粒场上旋转起来，一面喊道：

“喂，奏起乐来吧，不然两条腿要抽筋哩！查涅夫斯基兄弟，克拉科维亚克午！”

已经休息了一会的乐师们高奏起欢快的克拉科维亚克午曲，乐声震动了整个仓房。但是午蹈没有立即开始：许多人不会跳这种午，也有些人找不到午伴。最后组成了以第一男傧相为首的十二对。当然，他宁愿跟多蒙图芙娜同跳，但是，为了尊重习惯，他和第一女傧相首先冲上前去，其余的人迅速地跟在后面，他们大声地顿着脚后跟，灵巧地向两边扭摆腰身。

尤斯青娜在姑娘们中间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既没有奥西波维楚芙娜那样漂亮，也没有安托里卡或者谢马什柯姐妹那样文雅，然而她跳起午来却比她们更为优美，更为轻盈。她微微地靠在自己男午伴的手臂上，象天鹅一样活泼自然地向前移动，在她的红润的咀唇旁边始终挂着喜悦的微笑。在周围坐着和站着的观众们一个个望着她点头，悄悄地议论说：跟一位这样优美的小姐跳午，恐怕跳一辈子也不会满足的。杨从一排高耸起的女帽后面注视尤斯青娜，狂喜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现在在他脸上呈现了幸福的微笑。他几次忍不住顿起脚来，终

于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了一付线手套，在匆匆地带上手套以后，他从老妇人们坐着的条凳上跳了过去。这时条凳上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他的手——也许更糟，是他的靴子！——碰到了盖佐尔德太太的包发帽，使它偏到她的耳朵上去了，这使高傲的佃租地主太太大为恼火，同时也惹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不过她们立即忍住了笑声，向她表示热烈的同情。但是杨不理睬盖佐尔德太太忿慨的叫喊，头也不回地走到午场中央，张开手拦住了第一对午伴的去路，然后大声地拍了拍巴掌，用全场都听得见的声音喊道：

"喂，打起拍子来吧！"

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男午伴们立刻搂着姑娘们的腰肢往后退，而第一对中的女午伴用喜气洋洋的眼睛瞥了杨一眼，象小鸟一样轻盈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他第一次搂抱了她的腰肢，不由得向上抬起了眼睛，脸上涌现了火热的红晕。接着，他仿佛由于骄傲和幸福而发狂了，开始在场地上翩翩起午，同时举起了一只手，把头低俯在尤斯青娜脸上，带领着其他的午伴愉快地、闹哄哄地在场上转圈子。

"瞧，他到底脚跟发痒，跳起午来啦！"斯达仁斯卡太太在人丛中叫喊。

当杨跳到乐师们面前时，他止住了其他的午伴，用纯正优美的声音唱起歌来，歌声从仓房里飞越到田野上：

黑夜中照耀着
皎洁的月色，
我怎么能忍心
和你离别。

所有的人，特别是妇女们，都称赞这首歌谣。午场上笑声四起，大家都高兴得拍巴掌。杨生了好半天的气，可是当他不再生气的时候，那就连雅斯芒特先生也休想胜过他。雅斯芒特的午技虽然也很高超，讲起话来尤其动听，但是他完全不会唱歌。然而不知道是由于好胜心作祟呢，还是想讨雅德威加的欢喜——她面带愠色，意气沮丧地在他身边跳着午——他打算在这方面也显一显本领。在跳完了几个圈子以后，他站住不动，用尖细的、跟场上的音乐完全不协调的童高音唱了起来：

怎么能光凭外表
判断一个姑娘的心——
她的眼睛闪着泪光，
心儿却冷漠无情……

他想跟杨比赛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看来实在没法子恭维他：不仅这段歌谣选得不合时宜，而且还在听众中间引起了惊奇：一个如此魁伟的男子汉怎么用这样尖细的嗓音唱歌呢？然而黑头发的奥西波维奇搂着兰眼睛的采齐里卡·斯达涅夫斯卡，似乎故意地在她的母亲面前停了下来，用仅次于杨的声音唱道：

屋子旁边有个土墩儿，
妈妈身边有个闺女儿，
你为什么不把她藏起来？
被人偷去了你可别后悔。

这时候，跟谢马什柯小姑娘紧紧相随的大汉多蒙特也突然高声唱道：

在森林里的坟墓上，
布谷鸟儿咕咕地叫。
谁寻找有嫁妆的姑娘，
那才是愚蠢得可笑。

但是克拉科维亚克午已经结束，其余的人即使愿意唱歌也没有时间了。只有首先开始唱歌的杨简短而又响亮地再唱了一次，虽然也不及时：

哪一个愿意打开
初恋的心房，
他就会彻底知道
快乐与悲伤。

歌声一停止，他托着好象羽毛似的女午伴旋转了几圈，然后在她面前屈着一条腿，吻了吻她的手。

第一男傧相打算在这方面也不落在杨的后面，但是雅德威加从他的手中挣脱了双手，不等他送她到方凳或条凳前面就背转了身子，接着她好象一阵狂风，怒气冲冲地排开旁边的人，用狂怒的目光追踪已经走进花园里的一对幸福的男女，一口气冲到了门口。她用阴郁可怕的目光紧紧地丁着他们，她分明看见，尤斯青娜象酒醉似的把戴着花楸的脑袋斜倚在杨的肩上，而他在灰色外衣的钮孔里插着同样的一枝花楸，一面走，一面向她热情地说着什么……

乐师们停止了演奏；跳得兴奋而又疲倦的青年男女一个个走到外面来。在晴朗的天空中，星星接二连三地息灭了；在陡然折转的河湾后面升起了一轮明月，好象是从波心里涌上来的一

样。许多人开始衔着一枝烟在田野上散步，但是有更多的人放弃了抽烟的乐趣，成双成对地分散在花园里和绿色的小巷上。

喧闹声沉寂下来了，笑语声也更轻悄，有些地方完全悄无声息。在眨眼的星星下面，在弥漫着桃金娘的芳香的空气中，厄洛斯①的羽翼轻轻地蔽覆着歌午方阑、交颈摩耳的脑袋。

在谷仓的墙边，在齐膝深的杂草中，一对情人坐在堆放的木料上悄声低语：

"说实在的，"男的说，"你的叔父和哥哥借口你年令太小，阻碍了我们的幸福的道路，这是没有理由的。难道我是什么野兽或者那种野蛮的家伙，不会怜惜自己心爱的妻子，强迫她干力所不能及的活计？你在哥哥那里也不是吃闲饭的人，到了我家里一定用不着干更重的活——这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会雇一名女工，同时自己流血流汗地劳动，只求我的安托里卡不致于在我家里吃苦……可是你会相信我，并且站到我这一边来吗？也许，我这个不幸的孤儿还得长久地在世上过着孤独的生活？"

"米海尔先生，您自己也知道，我是依靠着叔父和哥哥的，我不会违背他们的意志。他们把我抚养成人，我从来没有受过半点儿委屈，我得到的只是关心和爱护……他们的希望也就是我的希望，他们吩咐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那好吧！以后我再也不劝你违反叔父和哥哥的意志行事了……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明确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对我有意……"

往下他用更低的声音问：

"你是不是觉得爱情占据了你的芳心，晚上常常睡不着，仿

① 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佛看见我在你身边呢？”

她怎样回答，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可以猜想，答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男子的悄语声变得更勇敢、更坚决了：

“雄鸽为了表示自己的爱情，尚且可以吻吻雌鸽的咀，难道我连鸽子的权利都没有吗？我始终象陌生人那样坐在你身边，虽然这也使我感到快乐，但是你毕竟太对不起人了！”

不知道是谁的外衣在谷仓旁边发白，一个身材匀称的年青人站在旁边轻轻地说：

“是的，我亲爱的马雷尼亚，我将怀着幸福的心情离开这里，因为我发现你正象我想象中的那样，你天真、纯朴、爱好劳动，你能够理解我，并且有志于那种应当成为当代知识妇女的终身奋斗目标的事业……”

“但是，亲爱的维节克，我受的教育太少了，我的知识是这样贫乏，能力是这样薄弱……”

“这是不错的，你还应当好好地学习……不仅是从书本上，还要从生活里，而首先是向人们学习……你要热爱人们，熟悉人们，和人们一块儿生活……”

“你到了学校里以后会给我写信吗？你能寄一些书给我吗？”

“一定会的！信也会写，书也会寄，而且我一天也不会忘记你，我亲爱的，你放心吧。当我毕业以后回到柯尔钦时，我们就再也不分离了，我们将永远在一块儿工作，为我们珍贵的理想奋斗。你说好吗，马雷尼亚？你愿意这样吗？”

“啊，维节克，维节克！你为我在人间打开了天堂，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必须无愧于进入天堂才好。”

雅德威加·多蒙图芙娜站在李树林的边上，她的四周有一

群姑娘和小伙子在愉快地闲聊。第一男傧相毫不计较意中人任性的脾气和愠怒的脸色，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有人责备雅斯芒特好恶无常和举止轻率，也有人怀疑他是否真想结婚，因为他至今还喜欢那种单身汉的生活。可是他眼睛望着雅德威加，十分严肃地回答：胡蝶总是从这一畦床飞到那一畦床，直到为自己选定了一朵花为止；又说：即使是一个穷叫花子，孤孤单单过日子也是不容易的，至于能够和心爱的朋友共同享受劳动果实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说完之后他还摇头晃脑起来，仿佛无心似的用尖细的童高音唱道：

为了女人的爱情，
整个世界我都不惜。
我准备深入沙漠，
去寻找她的踪迹。

但是——唉！——不管暗示也好，抱怨也好，全都不生效果。雅德威加脸色阴沉，默不作声，仿佛是大雷雨来临之前的一朵乌云，眼看就要爆发出闪电和辟历。她象着了魔似地望着前面，在那儿，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男一女并肩坐在低矮的栅栏上，把背对着她。她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是在昏暗中看得见女的头上戴着红艳的花楸。今天，这颗盘起黑发辫、戴着红花的脑袋成了她的苦恼的根沅，它象魔影，象烈火，象可怕的恶梦！

这时，挨着尤斯青娜坐在矮栅栏上的杨轻轻地、但是热情地对她说：

"您问我，这是第一次吗？上帝作证，在这以前我哪怕有过爱情的念头，就该马上遭到天打雷劈！难道能不是这样吗？我是什么样的老爷，能成天在花丛里飞来飞去，想出种种新鲜玩

意儿让自己开心？要知道我既没有那种兴趣，也没有时间。如果爱神不来，只好听其自然，但是只要它来了那就再也跑不掉。”

“有时候它会跑掉的。”尤斯青娜沉思地说。

“这种情形在老爷们是比较常见的……同时，各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您瞧瞧，卡济麦日·雅斯芒特是怎样看待雅德威加的。他早就对她垂涎，但是假如他遭到了拒绝的话，他并不会感到特别痛苦：他致力追求的多半是嫁妆。可是拿安哲里姆叔叔来说，他却因为没有得到心爱的人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那个雅库布老头儿也由于妻子的不贞而陷于神经错乱……”

“那么雅德威加小姐能够轻易地忍受别人的负心吗？”

杨恰象是被这个问题烫伤了，他几乎从栅栏上跳了起来。

“我明白您为什么要向我问起雅德威加，”他抬起了头，严肃地、理直气壮地望了望她的脸说。“我不再对天发誓，——在缺乏信任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不过我凭着我的洁白无瑕的良心说，我和雅德威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对她许下任何诺言，不过，假如在我的天空中不曾出现另一个太阳的话，也可能我会按照叔叔的意旨和她结婚的。至于她不断地纠缠我，处处对我表示她的爱情，——这也难怪：她从小认识我，我们在一块儿习惯了……是的，割断痴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明白过来……可是我认为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您相信我的话吗？我象被告等待判决一样等待您的一句话：您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

尤斯青娜感觉到：她放在栅栏上的一只手和杨的手互相接触了，这是一只皮肤粗糙可是又出奇地温柔的手，这时候它热得发烫，正在轻轻地哆嗦着……打谷场、谷仓、窗户通明的农

舍——一切都在她眼前旋转起来了；她一下子看见了布满天空的所有的星星，而且觉得似乎全身的血液都涌进了心房里。

“我相信！”她轻轻地说，忽然惊叫了一声。两个人都从栅栏上跳了起来。

一枚大石子从他们的脑袋中间飞了过去，显然是灵巧而又有力的手臂扔过来的；它微微擦伤了杨的脖子，落在离他们几步远的甜菜畦里。

“这是干什么？谁干的？要打谁？为的什么？”四方八面的人纷纷发问。

许多人都看见雅德威加俯身拾起一枚石子，接着一扬手将它掷向坐在远处的一对情人。她象患寒热病似的浑身颤抖着。她想用石头投掷哪一个，——是杨还是尤斯青娜——无从得知，但是一会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她的行为，在果园和丛林之间的绿色的小巷上开始骚乱了。

这时，去到田野里散步抽烟的人已经回来了，他们也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意见。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地严厉谴责雅德威加，并且毫不客气地说出了他们的忿慨。先前，她的过分豪华的服装和铁青的脸色已经使很多人跟她疏远了；当然，也不乏那种生来咀巴尖刻、喜欢恶意嘲谑的人。总之，到处都听得见忿忿然的或者讥诮的声音：

“这种行为不过是使她自已丢脸罢了！”

“好哇！哪儿见过一位小姐死乞白赖要人爱她，象叫花子讨饭一样！”

“她倒象一尊炮，能够放射石头！”

“好一位小天使！现在恐怕只有道地的傻瓜才会娶她做老婆！”

“假如将来免不了因为自己的妻子而遭到惨死的话，有遗产我也不敢领教！”

“她自己挂上了几块牌子，好象茨冈人的马一样，似乎觉得她连杀人也不犯法了！”

然而也有袒护雅德威加的人，首先就是卡济麦日·雅斯芒特，他起初惊异得发了怔，但是很快就清醒过来了，他弹响了手指头，高声说：

“了不起的一位小姐！没有枪和恶狗她也防得住小偷！”

看来，对于她的一切他都想从好的方面解释。

多蒙特兄弟大声威胁：

“哪一个敢对我们的妹妹说出一个不好听的字眼，小心我们扒掉他的头皮！”

谢马什柯两兄弟也站在他们一边呐喊助威。

这一来正中了乐于逞勇的奥布霍维奇兄弟的下怀！尽管一分钟以前他们自己就嘲笑过雅德威加，这会儿居然也摆好了架势，准备一有机会就动起手来。但是包哈狄罗维奇家族和雅斯芒特家族中的几个人跟查涅夫斯基兄弟以及斯达涅夫斯基兄弟团结在一起，他们固执得象公绵羊一样，只管继续嘲笑雅德威加，甚至还大声地宣布：他们不惧怕任何人的威胁，也不需要任何规劝。

眼看殴斗一触即发。奥布霍维奇兄弟已经在栅栏旁边走来走去，在昏暗中察看：从哪儿可以拔起更结实的木桩。敌对的一方也越来越大声地说到打断腿骨和抓破面皮之类的话，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忽然听到一个象洪钟般响亮的声音：

“诸位朋友，诸位乡亲，请允许我说一句话，因为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位胡乱猜测，认为雅德威加小

姐是出于恶意而用石子掷我——这是不真实的。她掷过石子——谁也不否认，然而她不过是开个玩笑，想吓唬吓唬我，然后好嘲笑我胆小。我觉得，这种玩笑虽然不文雅，却不能把它看成是很大的罪过。我对雅德威加小姐一点也不见怪，别人自然也无权责备她，更不能嘲笑她，假如有人打算这样做，那我就要站在多蒙特兄弟一边。”

杨站在一株梨树下面，别人几乎看不见他，但是大家都从他的语气中体会到他无可怀疑的坚决和勇敢。许多人耸耸肩膀，相信了或者表面上好象相信：多蒙图芙娜的行为不过是一位缺乏教养的小姐的恶作剧。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身受侮辱的人甘心情愿把侮辱当成玩笑，那么别人干吗还要管他的闲事呢？在另一方，多蒙特兄弟和他们的朋友也渐渐地心平气和了；他们满意杨的态度，对他起了好感。他们在平静下来以后，同第一男傧相一起，追随着在远处发白的雅库布老头儿的长襟外衣，向他的庄园走去。

刚才，当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雅德威加立即去寻找她的外祖父，她在打谷场的另一边，在一群年高德劭的客人中间找到了他。他刚刚开始对这些可敬的客人——奥索夫崔的管家雅斯芒特和小庄园佃租地主盖佐尔德也在其中——讲述一八一二年的历史和关于冻死在自己老家门口的军官弗兰努西的故事，忽然外孙女儿跑到了他面前，几乎是用两只手把他从方凳上捧了起来。

“我们回家去吧，外公，我们回家去吧！我们在这儿玩够了，乐够了……现在应该回家去了……”

她把脸凑到他干瘦的手上，无限柔情地吻了它一下，然后将老头儿紧紧地挽在身边，领着他回自己的庄园。

“我们走吧，外公，到自己家里去！我会替你宽衣脱鞋，安顿你上床睡觉……我还要唱个歌儿为你催眠……你是我亲爱的、唯一的老外公啊！……”

离开华必安的庄园愈远，她就愈凄楚地对老头儿倾吐怨忿，而眼泪象断线珍珠一般簌簌地掉在他的长襟外衣和白发苍苍的脑袋上。

在绿色的小巷上，只有奥布霍维奇兄弟还在不满地唠叨，惋惜这么一次千载难逢的、但是——唉！——已经错过了的大显身手的机会。小奥布霍维奇甚至非常老实地对谢马什柯家的小兄弟说：他在昨天夜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从树上掉下了几个梨子，因此他深信在这次婚礼上准得要打架。然而从各方面情况看来，肯定是打不成了。但是洛卓维茨基一族人——他们虽然自负地向上卷起两撇上髭，却是一向以爱好和平著称——和斯扎尔柯夫斯基一族人——他们是一些忠厚长者——都彼此庆幸事态的和平结束。他们认为：只有村夫蛮汉才会一言不合就挥拳动武，对于文明君子来说，这样互相诟骂甚至——我的老天爷！——流血拚命乃是极不雅观的。

这时又有新的情况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刚才的纠纷里吸引开来。尤列克从院子外匆匆地跑来了，萨尔加斯在他的身前身后蹦蹦跳跳，发出快活的尖吠。尤列克一开口就大声喊起来：

“到涅曼河上去吧！到涅曼河上去吧！请大家到涅曼河上去，全村的小船都已经收拾齐备，停泊在岸边！到涅曼河上去吧！”

过去还没有见过尤列克情绪这样兴奋，行动这样敏捷。他的浓密的红头发迎风飘摆，眼睛闪现出仿佛猫眼一般的光辉。他邀请大家到他那儿去，到他的安乐世界中去，在那里，他可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就象一个午蹈指挥者在跳午晚会上一样。

同他一起邀请客人的还有萨尔加斯，它象发疯似的从这边窜到那边，不住地尖声吠叫和拚命地摇尾巴。

尤列克的建议首先获得了姑娘们的热情响应。

“我们去吧！我们去吧！唱着歌儿去！米海尔先生！符拉迪斯拉夫先生！查涅夫斯基先生！雅斯芒特先生！包哈狄罗维奇先生！我们去划船！唱着歌儿去！到涅曼河上去吧！到涅曼河上去吧！”

许多男子的声音回答：

“我在这儿！我去！我就来！我愿意奉陪！是谁同谁？卡济米拉小姐！采齐里亚小姐！安东宁娜小姐！马丽亚小姐！”

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和姓在覆着露水的草地上空、在开始凋萎的果园和丛林上空震响着，但是所有的呼唤声和应答声都掩盖不住从四方八面传出来的叫喊：

“到涅曼河上去吧！到涅曼河上去吧！”

在这乱成一片的叫喊声中，不知道是谁用雄浑的男低音唱了起来：

我要到涅曼河的那边去……
你去那边干什么呢？
是不是那儿的草原更富饶？

初升的月亮投下了娇羞的清辉，照得山峦仿佛浸浴在水里。无数的客人成双成对地从山上走下来，他们一面向河边跑，一面大声地重复叫喊：“涅曼河！涅曼河！”他们的叫喊引起了许多的回声，远远地扩散到黑暗的松林和辽阔的原野上。

杨在果园里大踏步走着，不住地东张西望，分明他在寻找什么人。忽然，他觉得有人拉了一下他的粗呢外衣的袖子，接着，一

枝插在黑发辫里的红艳的花楸立刻呈现在他眼前。

“我们走吧，小姐！”

“走吧。”

“只有……我们两个……我的亲爱的小姐，我的无价的宝贝！乘坐我们到墓地去的那只小船。”

“好的，好的！”

小船仃泊在安哲里姆庄园附近的岸边，隐蔽在茂密的莎草中，只有杨一个人能够找到它。他们向庄园跑去，为了抄近路，差不多就在艾里茹霞和安托里卡经常爬来爬去的那个地方跳过了篱巴，不一会，他们已经来到几株菩提树下面。

有一个地方菩提树枝垂得那么低，尤斯青娜不得不低头弯腰走过去。杨也弯下了腰，他抓住尤斯青娜的一只手——她怕露水沾湿衣裳，用手撩起了外衣的下摆——放在自己咀边吻了一下。一对年青人跑到了涅曼河边。可是另外还有一对，坐在上面的菩提树下，悄悄地互相倾吐多年的积愫。那是安哲里姆和马尔达。

在闹哄哄、乱纷纷的人群中他们是怎样再一次见面的呢？是往年的回忆使他们互相吸引在一起。他们早已离开了人群，来到了这儿——安哲里姆的庄园里。马尔达好奇地、久久地参观他的房屋、蜂箱和果园，有的设施获得了她的夸奖，也有一些她不表赞同，并且和老朋友交流自己的经验。在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他们和黄狗穆崔克一同在菩提树下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们觉得，似乎彼此间可说的话已经说尽了。沉默了片刻之后，在安哲里姆苍白的咀唇边忽然浮起了微笑，接着，老头儿慢慢地问道：

“您记得吗，马尔达小姐？我在柯尔钦第一次看到您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咀巴，站在那儿发呆，引得大家都笑起

来。”

她开始轻轻地笑了。

“我怎么不记得！可是您为什么那样慌张呀？”

“您的优美的身材和热情洋溢的眼睛使我惊喜得目眩神迷了……”

“是的，是的，从前有过这回事！”老姑娘连连地点头，一面感叹地说。

“是的，从前有过的！”安哲里姆重复着她的话。

过后马尔达也开始问：

“您记得吗，安哲里姆先生？那时候有多少客人聚集在柯尔钦啊！他们怀着那么美好的希望，进行那么热烈的争论，拟订那么宏伟的计划！”

“那时候安德若依先生是大家的首领，而我们的耶瑞冒着生命的危险协助他……愿上帝保佑他们安息！……”安哲里姆低声说，微微地举起了羊皮帽。

过了几分钟，马尔达问道：

“您记得吗，安哲里姆先生？我替您做过一顶深红色的呢帽，用了灰色羔皮镶边。”

“您记得吗，在那个沙丘上，是谁亲手把一枚小圣像挂到我的脖子上？”

“是的，是的，这也是从前有过的事……”她重复说。

“是的，是的……这一切都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

忽然，他们两人都沉默了，仿佛从回忆中惊醒了似的，开始眺望和谛听。在这两个憔悴疲惫的、几乎是在垂死之年回忆起往日唯一的幸福时刻的人儿面前，展开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有声有色的自然美景。月亮已经高悬在天空中，现在它显得更

加娇小、更加皎洁了。柔和的月光倾泻在高高的山峦、对岸的松林和一平如镜、潋滟生辉的河面上。一根光亮的柱子浸在河里，底下躺着一个金黄色的元球，它们好象惶惶不安似的不住地摇曳着。在河面上，在荡漾不定的波光里，滑过一连串的小船和独木舟。此起彼落的长桨划破平静的水面，激起了金黄色的、转瞬就消失了的闪光。坐在小船和独木舟里的年青人时而缓慢忧伤地、时而活泼愉快地齐声合唱，一些被遗忘了的、久已绝响的歌儿又复活了，歌声向四面传播着，飞扬到天空里，飞扬到深林密菁中。仿佛在什么地方打开了诗歌的宝库，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叹息、忧伤和痛苦都从那儿涌到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平静的峡谷中，涌到烟波浩瀚、悠悠不息的涅曼河上来了。起初唱的是关于一个可怜的士兵的凄凉的歌儿，歌中叙述他在森林中昼伏夜行，忍饥挨饿。然后是肖邦的精魂飞到了这里。他从哪儿来的呢？经过了什么样的路途？是不是张开他的爱与怀念的翅膀飞来的？真教人难猜啊！只听得忽然间发出了具有他那种优美动人的旋律的歌声：

树上的黄叶飘落在地下，
小鸟在坟墓上尽情歌唱。
母亲熬过了艰苦的岁月，
一切都好了，可是孩子已被埋葬！

接着，一个姑娘流着眼泪，在泉水旁边、在坟丘上倾诉她的哀怨：

野风吹浑了我的泉水，
叫我怎么能歌唱？

母亲已经不在人间，
叫我怎么能不悲伤？

在哭哭啼啼的姑娘之后，一个怀念家乡的流放者开始唱道：

你啊，我的小胡蝶，远远地飞吧，
远远地飞吧，飞到我的故乡，
把我的思念带给我心爱的人，
再替我问候父母和兄长……

长得象白杨一般端正的美人奥西波维楚芙娜站在一只小船的中央，周身上下被月亮的清辉笼罩着，她的歌儿又是一种情调：

栎树林在喧响，战士们骑在马上，
呼唤着我的雅希同赴疆场：
“上马啊，雅希，鞍鞯已经齐备！”
“你把我扔给谁，我亲爱的雅希？”

当她唱完了的时候，男子们一齐高声合唱，接着在庄严刚劲的旋律中透露了另一种哀怨：

多么痛快，多么惬意，
如果你滚下了鞍鞒，
他们不会加以怜悯，
还要将你踹为肉泥！
这儿喊：“救命，兄弟们！”
那边叫：“砍吧，别迟疑！”
子弹在呼啸，

肉血在横飞，
看来死神已经降临，
我难免在沙场捐躯……

这支关于战争的欢乐和灾难的歌象密集的炮火一样轰响了很久，直到最后唱出无限忧伤的一段：

喇叭吹起了："达达的！达达的！"
你没有父亲，没有兄弟，
没有终身相守的伴侣——
什么人也没有，除了一个上帝。

从小船和独木舟中发出的歌声在没遮拦的广大空间自由地飞扬。它象银铃似的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震响着，然后，得到回声的应和，传得越来越远了……轻轻的晚风拂过松树的枝梢，于是森林飒飒地响起来，仿佛睡在森林深处的精灵被惊醒了，用悠长的叹息或低低的笑声重复着过去熟悉的和喜爱的曲调。

在高高的山坡上，两个人面对着这幅夜景，并肩儿坐在古老的菩提树下。他们回忆着遥远的——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往事，同时欣赏着奇妙的山光水色和动人的歌声，象两尊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只有他们追踪拖着闪光的水纹的小船的眼睛、安哲里姆机械地摸抚躺在他脚边的黄狗的手掌以及马尔达呼噜呼噜的、越来越急剧的呼吸，表明他们不是木偶，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会儿小船和独木舟撞碎了在水中闪动的光柱，它们仿佛是一群幽灵，黑魆魆地、悄悄地和轻轻地从倒映在水底的月亮上面驶过去了。

在光柱的那边，在河道陡然转向挺立的森林后面的地方，有

个嘹亮的男音唱了起来：

出来一位姑娘，那美丽的容颜
好象玫瑰花开放……

“这是雅涅克在唱歌……”安哲里姆说。

“您记得吗，从前我和您在一起时常唱这只歌？”马尔达问道。

“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见过象您当时那样好的嗓音了。”

“是的，是的，从前是的，”她点点头说。

从河湾那边又传来几句歌词：

你将翻山越岭，
你将翻山越岭，
我在谷底独行。

安哲里姆咀唇上含着淡淡的微笑，他轻轻地唱了起来：

你象玫瑰盛开，
你象玫瑰盛开，
我象闲花凋零。

马尔达几乎是不自觉地张开了黯黑的咀唇，她接下去唱道：

你向小路直奔，
你向小路直奔，
而我迷途丛林。
你用清泉洗面，
你用清泉洗面，

而我泪珠双倾。

轮到安哲里姆唱了：

你要做贵夫人，
你要做贵夫人，
生长望族名门……

这时坐在他身边的女人咳嗽起来了，把脑袋低俯在两个膝盖上。安哲里姆中断了他的歌儿，开始仔细听她的动静。他似乎觉得，在她胸膛里翻腾作响的不仅仅是咳嗽……他抓住了她一只手。

“不应该哭！”他严肃地说。“哭又有什么用处？！泼掉的水难以复收……失去的幸福不会回来……我们在青春的年华分手，重见时彼此都老了，因此，想到往年的情景，想到我们的爱情，免不了会引起伤感，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不相宜的……应该想到比我们更年青的人，想到在我们——枯死了的大树旁边成长起来的幼苗。西方的太阳落下去，东方的太阳又升上来。也许，在我们头上那样黯淡的太阳会在他们头上放出灿烂的光辉……请您告诉我：尤斯青娜小姐果真是一个那么好的姑娘，象她给我的印象那样吗？能不能指望她将来会习惯我们庄稼人的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呢？恐怕别涅迪克特先生不会同意这件婚事，她自己也会在最后一分钟逃避这样的命运吧？我是不是应该请求她——我不会得罪她的，为什么要得罪她呢？——及早舍弃我的侄儿，使他能够悬崖勒马，不致于在情网里愈陷愈深呢？”

当安哲里姆开始说话的时候，马尔达抬起了头听着，同时不

住地点头。过后她又咳嗽了一次，回答道：

"不错不错，这是老实话！黄脸婆子做梦穿嫁衣……不过是愚蠢而已。男人永远比女人更有理智。不错！我们哭泣和伤心有什么用处呢？还不如谈谈年青人的事好些……"

透过白杨树的枝叶，从华必安家的窗户里隐约地露出了灯光。这会儿，屋子里乱成了一团。一个小时以前，华必安在果园里找着了维托里德，他对他低低地鞠了一躬，拉住了他一只手往屋里走。

"有桩重要的事情，有桩重要的事情，"他反复地说。"因此我才斗胆打断您的兴致……我们，几个老头儿，想要求求您……这是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

当他低头鞠躬，驯顺地邀请维托里德进屋去时，从他的声音里听得出他内心的激动。不过他的上髭仍然在鼻子下面翘起。维托里德拜托了谢马什柯姐妹——她们由多蒙特兄弟陪着，手拉手地在园里散步——照拂马雷尼亚，然后好奇地瞧了瞧主人，满心情愿地随着他去了。

在正房里，尽管打开了窗户，还是象澡堂里一样闷热。在三张杯盘狼藉的桌子上面，点着几盏小洋灯，在朦胧的灯光里，模胡地闪动着许多容貌各不相似的面孔和姿态各不相同的手臂。乍一进门只能看出人们的身姿：或者靠墙站着，或者坐在桌子旁边，摆开两个胳膊肘，手指和胡髭微微地动弹。过了一会儿才能从一大片形形色色的头和脸中分辨出光秃的、银白的和灰白的头顶、布满汗珠的、发红的前额以及土色的或者黄得象松乳菌似的面颊。如同在打谷场和涅曼河上寻欢作乐的年青人一样，这儿没有一个人喝醉了酒，但是由于正房里难以忍受的闷热和一整

天中喝得不少的蜜汁和啤酒，每一个人脸上都红得象着了火一般。在他们粗糙的、由于出汗而发亮的皮肤上，仿佛浮雕似的清晰地现出许多突起的凸疱和细的象头发、粗的象手指的纵横交错的皱纹。

生活早就在他们脸上犁出了沟痕，在他们头上浇过一桶桶的冷水，因此他们都变得火气全消、行动迟钝，但是在激动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面红耳赤。当维托里德走进正房时情形正是如此，他们的脸胀得比先前更红，许多只手伸过去跟他握手，许多个声音七咀八舌地说：

“我们在这儿选定了您当我们的调解人和说客！”

“法官！”

“辩护人！”

“请求国王要通过贵人，请求上帝要通过使徒，请求父亲要通过儿子……”华必安开始说。

“请您来给我们评判和决定吧——让我们活下去，还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不知道是谁打断了别人的话。

“一个窝里往往会养出不同的鸟儿，虽然您的父亲瞧不起我们，欺负我们，但是您表明了您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

“在真人面前我们不说假话，”有人在角落里咕噜了一句。

“有理，说得太对了！在好人面前求情不算丢脸！”瓦连季·包哈狄罗维奇附和说。

这时，阿波斯托尔的悲戚的声音把其余人的声音压倒了，他虔诚地高呼：

“好比耶稣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祈祷者一样，我们把您看作我们在严厉的邻居面前的祈祷者！”

维托里德起初不明白他们请他来干什么，纳闷地皱起了眉

头。他从人群中匆匆地走过来，侧身坐到桌子上，然后瞥了一眼望着他的许多面孔，大声说：

“我来到了你们这儿，听取你们的意见！感谢大家对我的邀请……”他胀红了脸，不由自主地举起了一只手。“但愿我在达到我的崇高的目的时，也能象我对你们的爱一样坚强有力！”

这时十五个人争先恐后地说起话来，但是华必安开始叙述事情的原委，喧哗声逐渐仃息了。

这是个老问题，还是从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先生少年气盛的时候开始的，它由许许多多的怨隙和冲突积累而成，正如无数极小的原子聚成可怖的阴云一样。应该凭良心说，正义不止一次在别涅迪克特先生那一边，他的邻人——可能是由于艰难的命运所逼——不止一次给他造成了各种损失和不愉快，这一点华必安也不否认。然而有什么样的疾病就会有什么样的药剂，而别涅迪克特先生的药剂——哎呀呀！——可真叫他的邻人们吃不消。不管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动不动就上法院；为了一根麦穗常常要付出了一捆，为了一捆常常要付出一大堆。邻人们曾多次尝试跟他诚恳地商谈，希望私下里和解了事，——然而不中用。也并不是因为别涅迪克特先生喜欢打官司，不愿意和解，——大家都看到，他对打官司是头痛的——而是因为他利令智昏，因为他瞧不起穷人，不再把他们当人看待。

华必安双手叉腰，开始转动他那鬃毛一般的上髭。

“请原谅，我在儿子面前这样批评父亲！……”他高声说。“但是，我们把您看作我们唯一的救星，因此有什么就说什么。您的父亲是冷酷无情和蛮不讲理的……”

“他一直把我们看作豺狼，”有人打断了华必安的话。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喧嚷起来。

“恶言恶语伤人心，比鞭打更狠十分！”

“仿佛一说好话他的舌头便要生疮似的！”

“他怎么不明白：如果他对待我们厚道，不采取严厉手段，也许我们更会好好地保护他的财产？”

阿波斯托尔在一排手臂和脑袋后面闪动着黑色的眼镜，高声说：

“因为上帝是从尘世的罪恶中创造出人类的！”

华必安又提高了声调，把别人的话压下去了。

“但是忍耐总有一个限度！”他擦拭着额上和脸上的汗珠，大声说道，“因此我们也开始仇视柯尔钦斯基先生。常言说得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就是这样跟柯尔钦斯基先生结成了冤家对头，上帝在上，我们相信自己是正义的……”

坦然地坐在桌子上、比周围的人高出一个头的维托里德忽然局促不安起来，他显然失去耐性了。

“诸位乡亲高邻，”他喊叫起来，“你们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我毫无办法邦助你们，请你们放我走吧！……”

他皱起了眉毛，打算从桌上跳下来，但是大家把他围得更紧了，而华必安抓住了他一只手。

“假如我想用一个字伤害您，就让上帝宰了我！”他在惊慌中高声说。

其余的人也开始请求他听完他们的话，努力设法拯救他们。

维托里德只好留下来，但是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消失了先前的无忧无虑的神气，似乎老了好几岁。他听着——或者，更正确地说，倾听着——大家对他所作的解释。他们拿出一张陈旧发黄的、几乎成了碎纸的平面图——不知道是华必安从谁家阁楼上一个被扔掉的匣子里找到的——给他看，在这张图上记载得

明明白白：某某地段以内的大牧场不属于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先生，它是华必安·包哈狄罗维奇全族的公产。啊！假如法院把这个草场判给他们——那他们的生活就会好多啦，而且，还可以借此叫邻人瞧瞧他们的厉害：有时候弱小的牛虻也能把强壮的马咬得鲜血直流呢！

似乎后来的想法比先前的想法更引起了华必安的兴趣。他开始怂恿大家跟别涅迪克特先生打官司，但是他最多只说动了八九个人，这些人代表大家出力出钱，其余的人由于害怕不敢出头。打官司是个花钱的玩意儿，可是他们没有钱，因此只好去借债。律师——谁想得到他会骗他们呢！——曾经赌咒发誓地说：官司一定会打赢的。他象挤牛奶那样榨取了他们两年的油水，后来却误了期限，没有及时递上诉状，于是一切都完了。然而这桩案子还没有了结：他们必须赔偿别涅迪克特先生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用。别涅迪克特先生对人说过，假如他们不老老实实把钱付清的话，他将立即申请查封他们的财产，一分钟也不迟延。而期限不是三年两载，它只有两个星期。不管他们怎样设法张罗也筹措不到这样一笔钱，现在即使投环上吊也无济于事。所以他们十分害怕，明白他们已经陷入一个脱身不得的泥淖中了，现在他们除了指望别涅迪克特先生大发慈悲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在人群中听见了抑制着的痛哭声。华必安自己好象怀疑似的擦了擦眼睛，继续用他那异常纤细的声音说：

"我对上帝发誓，我没有脸在年老的时候到有钱人的门上去哀求！我自己倒无所谓，可就是怜悯其他的人，不忍看到他们的眼泪！他们，这些可怜的人，该怎么办呢？哪怕到墙上去撞死也没用！形势逼得我们只好屈膝，因此请求您在令尊面前替我们说上几句好话。"

这时他失声痛哭起来，但是，他又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匆匆地掏出了一块手帕，把眼泪和汗水涂抹得满脸都是，然后用断断续续的声音为自己辩解：

“常言说……不到伤心不落泪……就是一条狗在苦闷中也会吠叫的……”

这时阿波斯托尔高声喊：

“基督一定会来审判穷人和富人、生者和死者！……”

从人群中走出了又高又瘦的瓦连季。从他苍白的脸上看得出他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性格。他轻轻地、心平气和地叙述：他如何养大七个孩子，把女儿嫁了出去，跟别人共同出资合聘了一位教师教育两个儿子，好让他们多少认得几个字。可是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十莫尔格土地哪能出得了许多东西！他拚命干活，弄出了一身的毛病——时常心痛、气喘、扶不住犁柄。这一切还不算什么。上帝没有遗弃他，而人们几乎没有听到过谈论他的话，——他就是那样默默地苦守在他的茅屋里。尽管他也不止一次听到过别涅迪克特先生的辱骂，他却始终忍受着，一声也不响，象一个可怜人在大老爷面前那样服帖。谁知到了现在，当他上了年纪的时候，反倒胡涂起来，——他听信了旁人的话，牵连到这场官司里去了。现在该怎么办——只有上帝知道。也许，他不得不卖掉土地来还钱，然后背起讨饭袋站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去，——如果上帝真是这样注定了。但是假如别涅迪克特先生能够同意延期和分批偿还赔款的话，他也许还可以在他的相当富裕的女婿的邦助下勉强度过难关。这该有多么好啊！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他第一次看到世界的地方、在他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瞑目长眠……

他说不下去了。泪水从他沉静的、忍辱负重的脸上流下来，

他那样使劲地摩擦和弯曲两个粗糙的、象泥土一般黑的手掌，弄得所有的指节咯咯作响。

维托里德立即垂下了头，紧紧地握住了他操劳过度的、布满疙瘩和老茧的手。这会儿大家又叫喊起来。让别涅迪克特先生满足于打赢官司的光荣吧，别再追索诉讼费用，别把一些穷人赶到绝路上。即使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赔款，也得允许他们分期偿还，别这样折磨他们，——反正他们一个戈比也不会短少他的。

有人绝望地摆了摆手。

“干吗说这些废话！别涅迪克特先生绝对不会这么办！我们破产不破产——与他有什么相干呢？”

“当然是自己的衬衣更贴身啊！”另一个苦笑起来。

“世界上最坏的无过于三桩事，”斯达仁斯基愉快地说，“跳蚤爬在衣领上、恶狼跳进了羊圈里和篱巴外住着贪婪成性的邻居！”

“很早以前示巴女王就在所罗门[1]面前作过予言：诱人入歧途的魔鬼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贪婪的王国！”阿波斯托尔用悲悯的声音叹息说。

这会儿坐在桌子后面的斯扎尔柯夫斯基发言了，这个来自邻村的可敬的老头生成一付严肃的面貌和一双聪明的眼睛，穿了本色粗呢的长襟外衣，他从容不迫地对大家说：

“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村人都跟这个官司完全无关，但是我自己，作为别涅迪克特先生的近邻，不止一次为这场纠纷感到惋惜。因此我才想到说几句话：假如别涅迪克特先生把我们当作人、当作兄弟看待，那他决不会吃亏，——这对于他和我们都是

① 根据«圣经»：所罗门（纪元前1033—975）是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豪富和奢华而闻名。

有好处的。因为别涅迪克特先生的土地多，而我们的人手多；别涅迪克特先生有更多的智慧，而我们有更多的劳动力。他也好，我们也好，——都是同一行业的人，不过他经营的规模较大，而我们的更小罢了。我认为：有土地的没有人手、有人手的没有土地，或者有智慧的缺乏劳动力、有劳动力的缺乏智慧，都是绝对不成的。同行的人有时候必须集合在一起，商讨共同有关的问题，或者在需要的时候互相邦助。譬如眼前就有一件……”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人们已经从四面八方叫喊起来了。这位可敬的邻居虽然属于最富裕的农民之列——这从他的衣著上也看得出来，——他的话却恰好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主要的是——当他们正在束手无策、意气沮丧的时候，这些话重又唤起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是的！说得对！有道理！我们不能一遇到灾难就躺下等死。尽管我们都很穷苦，谢天谢地，我们还可以勉强活下去。一个活人对别人总会有邦助，只有从死人那里才会得不到一点好处。有一次别涅迪克特先生当着他的全体雇工破口大骂我们，把我们叫做混旦啦，懒鬼啦，因为他在农忙的时候需要人手，可是我们不接受他的雇用。当然！我们决不会到一个意气不投的人、到这样欺负和压迫我们的老爷那里去做工，更不会去听他的管家们的指挥。上帝保佑！我们情愿忍饥挨饿，在破茅屋里过日子，也不愿意为了几个钱给人家当牛马。但是假如我们看到别涅迪克特先生不是歧视我们、压迫我们的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的话，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指望得到他的人道的待迂的话……嘿嘿！……”

这当儿有几个人开始发出低沉的、有如远处雷响般的笑声。

“那时候别涅迪克特先生才会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懒鬼呢！我们一定会邦助他把庄园办得一帆风顺，比涅曼河的流水还要顺畅。今天在打谷场上跳午和在涅曼河上唱歌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个个都会替他卖力；假如因此有几个小钱从他手中掉进我们口袋里的话，那就不但对他有好处，对我们也不坏。拿他荒芜了的那几块地来说吧，他不能够好好地施肥，种不了什么东西，至今还是休闲着，但是我们乐意把它长期租下来。我们会让孩子们迁到那儿去住，至于租金那是丝毫不必担心的，一切都没有问题。他需要现钱偿还债务和支付各项开销，而我们缺少土地，因为地少，孩子多。象这样的租佃无论对我们或是对他都有好处。本来别涅迪克特先生也不是财运亨通的，他的柯尔钦并不怎样富足。人的咀是封不住的，我们听到的已经不少了！”

他们对这个年青的邻居——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对这个法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各种建议。但是不管他们说什么，在末了都一致怀疑柯尔钦的领主会应允他们的请求，会对他们不再象狼对羊或者老爷对奴仆那样看待。

“我要这么说，”可敬的斯扎尔柯夫斯基老头在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又开口了。“如果脑袋认为它不需要四肢，那是不正确的。穷人也好，有钱人也好，——独立生活都不容易。”

阿波斯托尔用布道的语调说：

“想要飞得比别人更高的安琪儿最后免不了掉下来，徒然引起旁人的耻笑！”

现在，当初度的激动平静下来以后，在大家的言谈举止中慢慢地恢复了平日的迟钝。语声更低了，手势更少了。聚集在正房中间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分坐到旁边的条凳或方凳上。他们用拳头支撑着面颊，脑袋一颠一颠地继续谈论他们共同遭

迁的困难，但是已经不那么激烈。唯有华必安始终未能获得精神上的平衡，让自己的舌头安静下来。加以他的头脑灵敏，能够发现别人疏忽了的或者遗忘了的许多问题。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以后，低着头，把双手抄在胸前，在这种忧愁的姿态中他还讲了很多话，但是也不象先前那么急躁了。

“假如我们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外乡人，或者，跟我们结怨作对的那个人是突然被一阵风吹到这儿来的，也许我们不会感到这样痛苦。外乡人终归是外乡人。然而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待了三百年，柯尔钦斯基先生一家拥有他们的柯尔钦也将近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和他共有一个天上的父亲，共有一个大地母亲。难道我们和他的关系还不如野兽之间的关系，要知道野兽也认识自己的同类，狼不会咬狼的咽喉，乌鸦不会啄乌鸦的眼睛……”

“现在哪一个把别人看作亲人呢？”不知道是谁插了一句。

“当然有的！”瓦连季·包哈狄罗维奇说，“去世的安德若依先生就把我们看作亲人。”

“可不是吗！”人群中听得几声叹息。“自从他去世以后，我们好象失去了亲生的父亲和保护人。他的寿命不长，可是做了许多好事，没有了他我们就成了屠宰场上的羊，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提出合理的忠告。在我们周围到处是障碍，我们不敢跨过它一步；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往哪儿走才好。有时候我们想到：若干年后，我们的孙子——也许是他们的儿子——不得不抛弃一切，到天涯海角去谋生，因为那时候的人口势必增多，这儿将找不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我们自己能够象个人那样过完一生、象基督教徒那样死去就算了。别涅迪克特先生动辄叫我们傻瓜，或者说我们是强

盗的后代。也许事情并不如此，也许前一部分说对了。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责怪自己，要知道步行的人沾上的尘土总比骑马的人更多，当一个人经常遭受痛苦的折磨时，聪明人也会变成傻瓜的。”

如同先前的喧嚣和叫喊声被单调的窃窃私语代替了一样，现在这种怨言也消失在沉默中。强烈的忿懑与恐惧引起的激昂情绪逐渐低落，化为愈来愈胆小的怨气，直到在他们惯于忍耐的心中平息下来，完全听不见了为止。火热的面孔已经冷却，不再发出汗水的闪光，但是仍然密布着皱纹。手儿垂落在膝盖上或者平放在桌布上，好象一块块的黑面包或泥团。甚至华必安也冷静下来了，只是翘起上髭，沉重地叹息，间或不满地嘟哝着：

“我们在这儿不是外乡人……我们不是从海外来到这里，也不是喜鹊用尾巴捎来的……我们祖先的石碑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竖立了三百多年……三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用自己的双手耕耘这块土地，把自己的汗水洒在它上面！……我们从未占有大量的土地，从未欺压过任何人，从未榨取过旁人的血汗。现在凭什么为了几个铜钱就逼死我们呢？在勉强养活着我们的这几块狭小的田地上，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等不到天年告尽就饿死的，我们的孙子免不了因为天灾而流落四方……我们的宗族好比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到这儿就消失了，甚至将来没有人会记得我们曾在这儿生活过……”

白杨的簌簌声通过打开的窗户袭入房里，从月光映照下的涅曼河上远远地传来凄恻动人的歌声：

待到百年以后，

待到百年以后，

嘱咐你我亲人：
墓前竖立碑石，
墓前竖立碑石，
刻上金字墓铭。

四

在柯尔钦家宅里，只有艾米里亚太太的内室和别涅迪克特的书房的窗户里闪耀着两点灯火。宽敞的客厅和更大的餐室都沉没在一片黑暗中，但是淡淡的月光正在开始突破黑暗，有些地方倾斜的光线已经照到窗户里和拼花地板上。

在这半明半暗的屋子里不停地发出沉重而均匀的脚步声，显然，客厅中有个人沉思默想地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当他走过窗户旁边，进入月光里时，他那低俯着脑袋和愁闷地垂下上髭的高大笨重的身影显得那样地孤独，仿佛这个房间乃是一片荒漠，而他是荒漠中唯一的居民。

在客厅中一扇半掩着的房门后面，一直听得一个微弱而又亲切的声音。那儿，在墙上胡裱着印有野花的壁纸的内室里，一个苍白、温柔、面带病容的女人穿了一件白色的大罩衫，半躺在大红的卧椅上，就着灯光用毛线和丝线编织着一种十分精巧的工艺品。另一个女人——身材也是瘦瘦的，但是脸色更憔悴，长得没有那么漂亮，衣著也没有那么华丽，颊上贴着一张膏药——正在朗读一本关于在爱斯基摩人的国度里旅行的游记。书中描写了万年不化的冰山、奇异的海象、雪屋、北极光和长明的北极

之夜，两个女人一个在读，一个在听，间或彼此交换一下意见。这会儿其中的一个把拿着编织手工的双手放在膝盖上，问道：

“你认为怎么样，节列莎，在爱斯基摩人中间存在着真正的、热烈的、富有诗意的爱情吗？”

节列莎没有回答。她想起什么心事来了，同时伸出她的白皙优美的颈项，用手指头无意识地搔抓隐隐作痛的面颊。两个女人陷入了苦闷的爱情幻想中，她们的孱弱的身体战栗了一下，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往下读吧，节列莎！”艾米里亚太太沉默了一会说，接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节列莎开始继续中断了的朗读，但是没有过多久她又仃住了。在窗外，从下面什么地方传来了齐声合唱的凄凉缓慢的歌声。艾米里亚太太吃了一惊，害怕地问道：

“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在干什么？”

节列莎也怔了一怔，但是她马上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这大概是那些参加婚礼的人唱的，我们的女仆卓霞也到那儿去了。”

“然而这是不能忍受的，他们搅扰了我们的朗读！哎，吵死人！亲爱的节列莎，你吩咐他们把窗子关上，放下窗帘。”

窗子马上关上了，厚厚的窗帘垂了下来。于是，在密不通风的、充满碳酸气和药味的内室里又开始闪现了冰山、海象、北极光和雪砌的小屋。

但是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走来走去的人一听见歌声就站住了，好象发呆似的。他站在最黑暗的角落里，别人完全看不见他；过了很久，还不见他的动静，也许他正聚精会神地谛听歌中的每一个字吧：

栎树林在喧响，战士们骑在马上……

他重新在房里走动起来。啊，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这些歌声曾使他年青的、火热的心剧烈跳动！……

他又侧耳倾听：

母亲熬过了艰苦的岁月……

从黑暗的角落里发出了深深的、沉重的叹息："是的，过去的岁月是艰苦的……"

一切都好了，可是孩子已被埋葬……

他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喃喃地说：

"埋葬了！难道一切都埋葬了？……"

他再也听不下去，虽然这些歌声是从高山脚下飞扬起来的，在他听来仿佛是从早就被遗忘了的光辉的顶峰——从他高尚、纯洁和热情的青年时代的顶峰坠落下来的……

他迈着沉重的、虽然有些匆忙却还和先前一样均匀的脚步走过了餐室，来到被书桌上的洋灯照亮了的书房里。

这个房间不仅是书房，又是卧室，而且奇怪得很，——它象安哲里姆的厢房一样，使人联想到修道院的单人僧房。这儿的一切同样说明了一种严峻的生活，屏弃了一切享受和尘世乐趣的生活。除了一张铺着薄褥子的铁床、一幅从前很漂亮可是现在已完全破旧了的毯子、一张大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顶装满帐簿的旧书橱以外，房里什么也没有。墙上挂着几张相片和两枝交叉在熊皮上的猎枪。

从打开的窗户里飞进来许多涅曼河上的白色的飞蛾。它们

在房里乱飞乱撞，围着洋灯打圈子，或者张开翅膀落到摊开在写字台上的纸张和帐簿上歇息。别涅迪克特坐了下来，开始注视这些雪白的飞虫。它们使他想起一桩遥远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想起他一生中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天的傍晚，跟这个如此沉闷和忧郁的傍晚十分相似，一群象今天一样的飞蛾在灯旁盘旋飞午，落在帐簿上……

那时候他作过一项决定——可是没有实行，有桩事应该做——可是没有做……这是怎么回事呢？兄长……儿子……唉！兄长……别涅迪克特伸手从吸墨器底下抽出了一封信。他已经读过它了，还想重读一遍。当时也是一封这样的信，信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劝告和建议……在他们分别以来的许多年里，彼此往来的书信恐怕不到十封，而且每次都是多米尼克首先动笔，别涅迪克特照例只是干巴巴地简单答复几句……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有什么可写的呢？

现在别涅迪克特又收到兄长一封信，他在读信的时候产生了那样一种感觉，仿佛信里的每一个字都象熔化了的铅似的掉在他心上。他曾经不止一次想到：他对兄长的回忆只不过象回忆一个很久以前见过面的相识那样，而且常常是差不多忘掉了他的存在。可是他逐渐相信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羞愧！有什么办法呢……矛盾的思想反复涌上心来，他暴躁地咬紧咀唇，在客厅里来回地走了整整一个小时，现在他又拿起这封可恶的信来，仿佛要折磨自己才感到快意似的：

亲爱的弟弟！

好象你已经整整三年没有给我写信了；我最后的一封信你一直未作答复。但是我现在仍然要给你写信，为的是让你分享我的快乐。首先，感谢上帝，我被提升为枢密文官已有一年多了，如果老天爷假我以年，也许，你迟早总有一天会祝贺我在参议院荣据一席。无论你抱有何等成见，看到自己兄弟当上了参议员终归是可喜的事吧，而眼前，我觉得，一个枢密文官也并不至于玷辱你。况且，不管迁到何种情况，你永远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你已经看到，我在仕途中颇为得意，对此我无疑要感谢去世的父亲：假如我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话，那我一辈子也休想得到我现有的职位……

别涅迪克特将捧着信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的咀唇在修长的上髭下面形成了苦笑，眼睛茫然地直视着。也许，他在问他去世的父亲："这是真的吗，你是为了这种目的才培养他的吗？你指望过他这样吗？……如果你于九泉有知，你会为此感谢造物主吗？"

多米尼克又一个快乐的原因是他的长女的美满婚事，他急于把这事告诉兄弟，并且为他未能亲临婚礼而深表惋惜。他的乘龙快婿乃是一位上校，对于没有嫁妆的姑娘来说，这是最好的对象了。他自己在仕途中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然而他并未发财，因此没有任何嫁妆陪赠女儿。他只是为她举办了一次冠冕堂皇的婚礼，关于这次婚礼的描写足足占了一页信纸。一位公爵、两位男爵和四位将军慨然光临了这一盛大的宴会，使他脸上大为增光。不过，再过几年他的女婿也一定会成为将军的。

至于谈到他的儿子，那末一个还小，另一个大的在陆军学校读书，有志于在疆场上博取功名。

下面大约有二十行描述去年冬天流行于首都的各种娱乐与消遣。意大利歌剧堪称绝艺，而最近几次午会上排场之豪华为

他们平生所仅见……

别涅迪克特不再读下去，将信放在桌上。飞蛾仍然在洋灯周围一闪一闪，落到帐簿上来！凉爽的微风吹进打开的窗户。屋子里和心里静悄悄、黑魆魆、阴沉沉的。什么时候有过恰好象今天这样的夜晚呢？哦！那是他和妻子在凉亭上谈过话以后。不错，他记起来了，他记起来了！那时候他第一次明确地感觉到了这种软绵绵的利己主义和肉体上、精神上的虚弱的全部妙处。因此他对自己说过：他已经没有兄弟了，三个当中只剩下他一个了。有什么可说的！到处都一样……不仅在三个、也许在十个当中——不一定是兄弟，还有同庚和朋友——也只剩下他一个了，当时曾有那样一种感觉，如同某个人流尽了鲜血，只有个别血管内残存着少许凝缩的血块似的。

但是在那个和今天如此相似的晚上恰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是什么给了他安慰，使他增添了勇气，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呢？儿子！于是，象一幅放在黑暗中的图画移到了明亮的太阳底下一样，在他面前历历可辨地出现了这一幕早已逝去的情景……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快活的小孩跑了进来，说着招人怜爱的娇语跳到他的膝盖上。两只小手搂住了他的脖子，明朗的、天真无邪的眼睛注视着他阴郁的眼睛，鲜嫩的、热呼呼的小咀唇融化了他脸上痛苦忧愁的痕迹。

“维节克！你爱涅曼河吗？你爱这些小飞蛾吗？你爱涅曼河那边的松林吗？在它的深处、在云杉的荫影里长眠着你的伯父，他被大家遗忘了，没有一个人凭吊他！”

小孩在那时候就知道爱这一切，而别涅迪克特也摆脱了兄长那些诱人的建议，成为三兄弟中唯一留在这老屋中的一个……

这是什么？在隔壁房间里听得见急促的脚步声，房门打开了——仍然是那扇门，一个身材端正的年青人跑进书房来了。又是他！不过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看来，故乡的水土对他是相宜的。他匆匆地走过了隔壁的房间，但是在书房门口站住了，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发热的脸。他的眼睛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而前额上的皱纹仿佛更深了。别涅迪克特在圈椅里扭转了身子望着他。

“维托里德！”

儿子的到来出乎他的意外。

“喂，干什么？你从哪儿来？为什么这样面红气喘？”

维托里德默默地走了几步，在父亲的写字台前面站住。

“爸爸！……”

他叫了一句就不作声了，眼睛垂了下来，但是他马上坚决地——虽然也是轻轻地——补充说：

“我到你这儿来，爸爸，是因为我听到了很多怨言！”

“怨言？谁的怨言，怨谁？”

“怨你呀，爸爸！”

别涅迪克特的眼睛亮了一下。

“怨我？怎么啦，我抢劫过什么人，或者杀害过什么人不成？”

“为了你尊崇的一切，爸爸，”维托里德高声说，“丢掉这种冷酷的、尖刻的语调吧。我要谈的问题对我是如此重要……我年青，这是事实，……但是上帝安放在我胸膛里的是一颗心，而不是把针头指着升官发财的道路的罗盘，这能怪我么？”

别涅迪克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掠过了多米尼克的来信。

“好，你说吧，”他说，“难道我什么时候希望或者要求你做一

个拜金主义者吗？你想要什么呢？”

“对于自己，爸爸，我什么也不要，对于平民……那可多哩！”

“这全是胡说！”别涅迪克特皱起眉头喊了一句，在圈椅里微微抬起身子。“我知道你到过什么地方，那边的人对你说了些什么！他们抱怨我夺走他们的财产，剥他们的皮，——是这样吗？”

“是的，爸爸！”

“那么你来看吧！……”

他走到书橱前面，从那里取出了一卷文件，把它打开来放在桌上。

“你来看这个，念下去吧！等你看完了、念完了之后，你就会相信，他们要求法院判给他们的那块土地向来属于柯尔钦……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可能在什么时候掠夺过别人的产业，你一定会脸红的……但是我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不！无论我落到何种地步，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你为什么害羞呢？……”

当别涅迪克特先生在写字台上展开柯尔钦的平面图，念着旧契中的主要内容的时候，他的手和声音都颤抖起来了。

“怎么样？你现在不再觉得惭愧吧？”他结束了自己的解说，问道。

“不，爸爸！”维托里德回答。

“怎么？你还不相信？”

“我先前就深信，你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想到占有别人的财产。”

“喏，那么问题究竟在哪儿？在这样的事件中谁应当负责呢？”

维托里德把双手挽在背后，正视着父亲的眼睛，回答道：

“你，爸爸！”

“胡说！”别涅迪克特生气了。“这班愚昧的、什么也不懂的平民光会听信那些存心诈骗他们的流氓……他们已经给我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呀！……”

“请原谅，爸爸！”维托里德打断了他的话。“为什么这些人会粗野愚昧呢？他们这种贪欲和仇恨心从何而来呢？……难道在这一切之中除了他们自己的过错以外，就没有任何别人的过错吗？”

不知道是这个问题的本质呢，还是维托里德的响亮的声音，震惊了别涅迪克特先生，他泄气地在圈椅上坐下了，用缺乏自信的声调说：

“为什么？从何而来？嘿，如果可以向我们所遭到的每一种责难提出质问：‘你从何而来？为什么？’那就好了！”

“我们就来问问它吧，”维托里德接咀说。“是的，爸爸，如果我们集中我们所有的智慧诚心诚意地提出问题，有时候它会答复我们的。刚才我们谈的那种责难对我们作了这样的答复：‘我是从千百年的错误和仇恨中产生的，想要我不再作祟，除非出现爱和理智的光辉……’”

现在，他在书本里和师友们的言谈中学到的一切，他生来禀受于天、经过科学的解释以后被证明为正确的一切，全都从他雄辩的、由于激动而颤抖的咀里倾吐出来了。他概括地描述了那些民主的思想和理论，它们的实现——在他看来——可以促进各个民族、首先是他的祖国的复兴和强盛。他认为：实现人类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各种高贵理想的保证在于人与人的平等和友爱，在于前此被贪婪、仇恨和愚昧分开了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团结一致。只有它们——民主的思想和理论——才能拯救人类，避免在恶意和暴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引起循环不息的报复

的惨痛的灾难。

这些理论对他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他一谈起它们就仿佛上帝赐给了他灵感。但是当他从抽象的理论转到日常的、令人痛心的现实时，他的脸上又堆起了忧愁的阴云。他叙述了他在回家之前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重复了他受托转达的各项要求和萦绕在耳边、刺痛了他的良心的种种责难和怨言。

别涅迪克特自始至终静听着，即使是善于揣摩心理的人也难以猜透，年青人充满热情的话在他被生活折磨得过早地衰老了的心中引起了什么样的感情。他拱起了背，仿佛陷在身子底下的圈椅里；他的两撇长髭从异常苍白的、交织着许多皱纹的脸上忧伤地垂下来；褐色的眼睛时而泪花迷蒙，时而闪闪发光地凝视维托里德的脸。他象坟墓一般沉默着，他的内心也象在坟墓中一样，发生了某些隐秘的和忧郁的变化。听了儿子的话他有些什么感想，是羞愧呢还是恼恨和忿怒？不管是什么，总之是引起了他的痛苦，可是在痛苦中他也感觉到：由于听到这些热情洋溢的言词，有一种甜蜜的、舒畅的心情在他胸中油然而生，从前他对这种心情是十分熟悉的，但是已经在冷漠的生活中长久不见，而现在它似乎又重新回到他身上来了。

古老的歌儿回荡在银色的涅曼河上空，它的微弱的余音远远地送到了这里；白色的飞蛾带着轻轻的撞击声落到帐簿和摊开的柯尔钦平面图上，然后几乎察觉不出地振动着翅膀。别涅迪克特先生隔不一会瞧瞧那张平面图，同时也看到拆开了的、扔在桌子边沿上的多米尼克的来信。每逢他的视线伫留在这封信上的时候，已经准备出言呵责的咀唇便紧紧地闭上了，因此他始终沉默着；他带着忧郁的目光，低下了头，愈来愈紧张地、几乎是神经过敏地倾听儿子的话。

维托里德脸上现出了深深的痛苦的表情，他用喑哑的声音继续说：

“这些情况你一点也不知道吗，爸爸！难道你果真不知道？他们的艰苦、穷困和无人关怀的处境……他们对你的指责……他们具有何等善良的感情啊！只要你替他们做了一点点好事，给了他们少许温暖和一线光明，他们就会因此感激你……难道这一切你都不知道吗？你说吧，我恳求你说：这一切你都不了解……他们忘不了安德若依伯父……由于他对他们抱着博爱的态度，由于他带给了他们光明，由于他在他们身上唤醒了人的灵魂……他们至今还忘不了他！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些，你没有想过这些……仅仅是因为……”

维托里德忽然沉默了，仿佛哭得梗塞了喉咙，或者由于心痛而喘不过气来。他用手擦了擦苍白的前额，靠在张挂着熊皮的墙上，在熊皮上面，两支交叉在一起的猎枪的枪筒反射出黯淡的闪光。

别涅迪克特没有抬起眼睛，他好象还在静候下文。

“怎么啦？”他喑哑地搭茬说，“还有什么？你说吧……我的法官。我听你说。我准备听取你的判决。你将判处我死刑呢，还是去服苦役？”

从这些话里透露了无限沉重的心情，但是维托里德没有察觉，他只听出了讥讽的意味，气得他两眼发光，全身颤抖起来。他又挺起了胸膛。

“爸爸，你没有权利嘲笑我的美好的感情！就算我年青，这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黑暗年代的孩子，好比战时的士兵，每活一年至少要当两年计算！无尽的痛苦使我们变得早熟了！……”

别涅迪克特先生又象惊异、又象讥讽地反问道：

“痛苦？哦，你也感到痛苦？”

“你以为，爸爸，那些青春焕发的、常常在愉快的时刻迸发出欢笑的人们什么也不懂吗，他们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情、感觉不到被侮辱的自尊心的战栗吗，他们缺乏一个人应有的同情心，听见大声呼救而不感到震惊吗？假如你是这样想的，那就请你瞧瞧我们未老先衰的面容，瞧瞧我们在客观的现实面前过早地黯淡了的眼睛吧，请你努力领会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在我们胸中沸腾着的种种痛苦、悲忿、徒然的激情和诅咒吧！是的，我还年青，但是我已经成熟到开始思索许多问题：什么原因？干什么？目的何在？由于这些问题年青的心早就变得老成了……”

现在在别涅迪克特睁大了的眼睛里流露了大惑不解的神气。难道这个男孩、这个小鬼已经接触到了痛苦的沉泉，难道他这么早就在啜饮它的苦水了吗？别涅迪克特先生回忆起来了，他曾不止一次惊异地看到，维托里德的脸上突然出现了阴云，使他愉快的目光黯然失色，在他本应当容光焕发的前额上也留下了最初的皱纹的痕迹。

他抬起头来，开始审视儿子的脸。不错，这的确是一个黑暗年代的孩子，一个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当春光明媚的时节，花儿决不会这样迫不及待地绽开它的绛红色的花萼。显然看得出，年青人在这次和父亲的谈话中感到难以形容的痛苦，但是由于信仰和感情的驱使，他不能够保持缄默。他举起了一只手指细长、手掌柔薄的手——这样的手通常只有耽于高尚理想的人才有，但是在热情激发的时候，它的拳头却比常人的更加坚强有力——放到苍白的、由于痛苦而发暗了的前额上，遮住了灼热的眼皮。

“爸爸，对你说这种话我心里是难受的……十分难受的。一

方面是你——我的亲生父亲，另一方面是对我来说比你更珍贵、比自己更珍贵、比世上的一切都更珍贵的东西。而且不是我一人经受这样的处境。是什么使我们的心对一切弱小者、对刨地的田鼠发生了如此深厚的爱，哪怕冒着极大的生命的危险，我们也要到他们狭窄的、阴暗的茅屋里去呢？是什么不容许我们在富足和欢乐之中过着平静的、惬意的日子，是什么使我们向往积极的生活、向往艰苦的斗争呢？这一切是由于什么产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呢，还是波涛汹涌、冲击着我们的危船的人类思想的海洋呢，抑或是另一个海洋——浸没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过早地看到人世的一切、唤醒了我们对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深切同情的人间苦海呢？这种同情、这些被我们视为神圣的思想跟我们的热血一道，在我们的血管里沸腾，支配着我们的头脑，加强了我们的心脏的搏动。这是我们的悲剧，其中包含了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希望。这是什么样的希望啊！可是，爸爸，你却不许我把它说出来……在这里，提到任何一个神圣的名字都不能不引起可耻的恐惧。这种永久的恐惧，这种奴隶式的、甚至害怕自己的锁链的响声的谨慎，这种除了物质利益以外一切不闻不问、既不爱乡土也不爱人民的冷漠和自私……”

“维托里德！”

别涅迪克特先生那样痛苦和忿怒地叫喊起来，年青人马上沉默了，低下了头。

“我知道，爸爸，我的话是过于自信、缺乏礼貌的，”过了一会，他开始用变得奇怪的声音说，“也许，我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堵厚厚的墙，它将把我们隔开，直到我死去。但是假如我死在你面前，你总会原谅……原谅我吧？你也会象从前那样爱我吧？只有对已死的儿子可以原谅这样的自信和这样的冒犯。不知是

什么在违反我的意志，把我推到那儿去，推到坟墓中去……”

他轻轻地、但是坚决地说，眼睛狂热地发光，看得出他的思想已经趋于极端；接着他又轻轻地、坚决地伸出手来，从墙上摘下了一枝猎枪。

别涅迪克特跳了起来，脸上陡然白得象纸一样，他在一刹那间按住了儿子的双手。

“这孩子发疯了！你要干什么？唔，当然会这样！你是做得出这种事的！它在你们中间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几十个年青人把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前额！哎呀！你，一个这样聪明的人，做事怎么不思忖！……唉！这些思想……这些理想实在……太那个……竟至弄得一些傻瓜干出这种事情来……慈悲的上帝啊！……”

他夺下了儿子手里的枪——他今天上子弹的时候维托里德正在旁边——把它挂回墙上。然后抓住儿子的双手，紧紧地、使劲地将它们握在自己有力的手掌里。他突然感到这是不好的预兆；他的眼睛睁大了，头发直竖，苍白的前额上沁出了大滴的冷汗。这时候，他的布满皱纹、垂下口髭的面孔是那样阴沉，几乎使人害怕。他伸出脑袋，用睁得大大的、由于吃惊而变得模胡的眼睛牢牢地丁着儿子。

“你知道不知道？”他低声说。“你知道吗？大概你不知道吧？咳，我可知道……我见过许多次了……你将来会送命的……你听见吗？……这样激烈，这样暴躁！……这……这……你将来会送命的！……”

他更紧地握住儿子的手，重复了好几遍：

“你会送命的！你会送命的！将来你一定会送掉这条命！”

接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喊道：

“上帝啊，上帝！”

在许多年以前，在安哲里姆家中，他也曾这样叹息着绝望地呼唤过上帝。但是今天在昏暗中响起一个轻微的、柔和的、仿佛充满了悦耳的旋律的声音：

“爸爸，假如您的儿子在神圣的烈火中、在朝霞的光辉里、在走向未来的大路上死去的话请不要害怕，不要悲伤。难道那些陷在自私和愚蠢的泥淖里、图得一己快乐而精神空虚的人可以长生不死么？……”

别涅迪克特想起了多米尼克的来信，但是好象他的思想忽然撇下这个做官享乐、踌躇满志的兄长，转到了另一个在年青的前额上带着血迹、早已长眠于古老的松林中的兄长身上。他久久地注视着儿子，然后放开了他的手，用两个巴掌捂住了眼睛。

“我的热血！我的青春！曾经把我卷了进去的浪潮又回来了……”

他低下了头，两只手按在额角上，踉踉跄跄地走到写字台旁边。

“浪潮回来了！浪潮回来了！”

在他的声音里听得出忿怒和……狂喜。

他用手撑着写字台，骄傲地仰起了脑袋。他的面孔发生了奇怪的变化，被泪水湿润了的眼睛流露出幻想的神情。

“我告诉你，”他轻轻地说，“假如你们以为：是你们首先想到这些高尚的思想，是你们首先开始爱乡土、爱人民、爱正义，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仃顿了一会；由于他已经有这么多年没有谈过这种话题，因此不得不努力思索适当的措词。但是回流的浪潮重又给他带来了被生活夺去了的东西，在他心中唤醒了青年时代的感情。

"我们的咀在从前也常常重复诗人的吁求：'青春，把你的翼翅给我吧！'①，我们在从前也一心向往着美丽的朝霞、光明的道路和神圣的烈火。人民！……难道它只是你们的崇拜对象么？我们也曾倾心于它，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努力用自己的手抬高它，而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和我们本身都奉献在它面前……我们不惜用自己的鲜血洗刷我们祖先招致的不正义和耻辱的印记……而乡土呢！慈悲的上帝啊！我从小就对它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热爱到发狂的地步……我怎么能成为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邻人的仇敌呢？岂止我一个！……从前这样的人很多！甚至想起来也会发笑！年青的哲人们，诗人们……骑士们，传教士们……还有令人振奋的崇高的理想……伟大的希望……高涨的热情——这一切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想起来也觉得可笑！"

别涅迪克特先生的确笑起来了，但是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告诉你，"他继续说，声音颤抖起来了，但是他仍然高高地仰起脑袋。"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指责柯尔钦斯基一家蔑视理想，对……对它缺乏热爱的感情。他们之中已经有一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一个落到了那样的地方，他在那儿逐渐失掉了正直和做人的良心，第三个……第三个活了一辈子，始终羡慕在地下长眠的长兄。"

早已盈眶的眼泪这时候才从他的眼睛里滚了下来，流到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摆了摆手，跌坐在圈椅里，接着用大巴掌捂住了脸。

维托里德惊奇得发了呆，他贪馋地望着父亲，极力想了解：

① 波兰伟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名诗《青春颂》中的诗句。

是什么原因使父亲在他们谈话当中如此迅速地转变成了另一个人。然而他用不着多加思索。恰似一道激流突然哗啦哗啦地冲出密闭的容器一样，从衰老疲惫的心里滔滔不绝地吐出了久积的抱怨、忿怒和痛苦。

按别涅迪克特先生的本性来说，他既不是城府很深的人，也不是沉默寡言的人。许多年前有一个时期，在柯尔钦的老屋里响遍了一个年青人的愉快的声音，他时而热情地招呼成群的来宾，时而吩咐仆人干这干那，时而与朋友辩论，极力说服对方。但是后来时间将他完全制服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咀巴贴上了千百道封条。日子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逝去，——他变得沉默起来，久而久之，连想也不再想到从前和大家谈论的那些问题了。直到今天，在和儿子谈话以后，才掀掉了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打开了他的咀巴。他开始说话了……这是在心爱的孩子面前讲述往事，还是在刚才猛烈责备——几乎是侮辱他的人面前进行表白和辩解呢？

良心悄悄地提示他有必要为自己辩白："你应当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你会失掉他现在抱有的思想和感情，从前你的本性是怎样的！"理智也坚决主张："说吧！要不然在你和儿子中间形成的墙壁永远不会倒塌和消失。要知道，他不仅是你的至亲骨肉，还是你的青春时代的影子，是奔流回来的信仰、希望、快乐光明的梦想和甜蜜期望的浪潮！"

别涅迪克特果然说了，他详细地叙述：在地覆天翻以后他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他觉得，从那个时代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两百年，而不是二十年，因为在他周围和他自己身上看到的变化实在太厉害了。他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逐渐逐渐地改变成这样的——象铁锈腐蚀埋在地下的宝剑的

锋刃一样，象从不运动的肢体慢慢地消瘦无力和僵死一样，象黄昏的暮色吞噬白昼的光明一样，象一个人由于沉重的忧愁和痛苦陷于悲观绝望之中，日益衰弱，终于烟消火灭一样……

他本来可以在人间寻求更快活的地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本来可以在庸俗的享乐中找到一星半点幸福，但是他没有去找。他的纯洁和光辉的青年时代只留下了这一点，就是他没有干卑鄙的勾当，没有背弃信念，而是埋头从事劳动——虽然只是一种平凡的、普通的劳动，他清心寡欲，屏弃了一切物质享受，他坚持象僧侣一样过清苦的生活，好比落水的人抓住从破船上掉下的一块木板。不过，在这种劳动中他有时候也能看到从高处投射下来的一线光明。别涅迪克特先生摊开了两只手：

"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法子可想？四面八方都在说，都在喊，都在要求'土地''土地'！我也只好守在这块土地上。"

他守着它是因为他从小生长在这里，因为他还想坚持自己的主张，另外，也是为他的儿子着想。

但是，他努力追求一个目标，因此把其他的一切忽略了，好比低头负轭的老牛，只管踏着脚底下的犁沟往前走，却没有注意旁边的犁沟。他极其紧张地把全付力量集中在这一个目标上，任何其他的都照顾不到了。顽铁不会感觉到在它上面生成的锈斑，但是人可以用泪水一举冲掉沾在他良心上的每一个污点。由于他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生活，由于在他心里连这种改变生活的愿望也消失了，由于后来他开始对着摊开的帐簿昏昏思睡，由于和邻人发生的经常的冲突与争吵使他疏远了他们，由于他起初不再幻想、后来也不再去了解柯尔钦庄园以外的世界，——他曾在内心长久地痛哭。哭了多久呢？他记不清，说不上来，但是久而久之他对一切都习惯了，只有这些看不见的眼泪

化为剧烈的隐痛，时时激起他的忿怒和对于人、对于生活的不满。不过偶尔也还会有一种模胡的、遥远的希望在他心里燃烧。

“也许，他……也许，为了他……在他身上……和他一起？”他这样想着儿子。

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希望……

在静悄悄的屋子里，元形的挂钟缓缓地敲了两下，可是别涅迪克特先生还在跟儿子谈话，不过谈话的态度已经和先前不同了。维托里德象童年那样搂抱着父亲的脖子，热烈地吻着他晒黑了的脸，擦去了一道道沿着皱纹往下流的泪痕。维托里德感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不让他贴紧父亲的宽阔的胸膛；就是这个胸膛，承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并且在种种打击之下保护了——或者只是别涅迪克特的感觉如此——某种比自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东西；年青人认为：现在良心不能禁止他怀着热爱和崇敬的心情亲吻这双在操劳中变得粗糙难看的手了。维托里德也明白：他身上所有的优秀品质和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全亏了这个人。

“爸爸！我将感谢你直到生命的末日，直到最后一口气，因为你没有在我和劳动人民中间设下障碍，没有替我建造一个台坐，没有把我教育成世袭的王子和利己主义者。假如没有你，我一定在襁褓中就被放进玻璃罩中，受到种种偏见的熏陶，很可能我现在已经成了象济格蒙特那样的不称职的艺术家、时装画报上的玩偶，或者象鲁瑞茨那样的干皱的羊皮纸和吸毒者！”

别涅迪克特不由自主地笑了，但又用手掩着咀巴嘟哝：

“哎，得啦，得啦，别再说了！我总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以为我的儿子好象是用一种跟别人完全不同的粘土塑造的，或者将他交给娘儿们任意摆布，让她们把我的孩子变成中看不中

用的家伙！”

他们勉强忍住微笑，互相瞧了一眼。现在他们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着，因为他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片刻的振奋和闪电般掠过的回忆已经足以使他们当中的一个摆脱长期腐蚀他的心灵的铁锈，足以使他们的相同之点变得十分明显。

别涅迪克特猛然向后仰起脑袋，用手指揉擦泪水还没有干的眼睛，一面高声说：

“当我把内心的一切告诉了你以后，仿佛从我的心上卸下了千斤重担。你还不知道——但愿老天保佑你永远不知道——长年累月默默地忍受痛苦是一种什么滋味，看不见一个可以放胆谈心或者能够求到忠告、安慰和帮助的人。我想必是因为这种缘故才变得意志消沉和行为蛮横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到将来你就是我的一切，可是当我在今年夏天看到这一幻想也象其他幻想一样化为泡影时，我感到那样绝望，我不仅羡慕安德若依，而且也羡慕其他一切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人。”

“现在你知道是什么使我们产生了隔阂，”维托里德打断了他的话，“并且相信我对你的爱和孝心吧。”

他忽然为难地住了咀，重又发愁起来。

“不过请你告诉我，关于那些人你有什么想法，打算怎样对待他们？”

这两句问话比什么都更能使人相信：某些思想和感情确实永远不会离开他，它们——象奔流在血管里的血一样——无疑已经成为他整个生命中的一部分，也许还是主要的部分。因为即使在这样内心十分激动的时刻里，它们仍然继续控制着他，而他也无法撇开它们。别涅迪克特久久地望着儿子，在修长的

上髭下面浮现了满意的微笑。

“嘿，你真是个死心眼！”他说。“不管笑也好，哭也好，白天也好，黑夜也好——心里有什么事，永远放不下！整个儿就象我！老天爷知道，如果我决定了要怎么样，那就杀了我也休想让我改变主张！这是柯尔钦斯基家族的本色……”

他开始沉思起来，思想飞到了遥远的过去。

“从前我们决定关闭我们的小酒馆，促使庄稼汉戒酒。随后许多人都按照决议做了，唯有达若茨基迟迟不肯关闭他的铺子。安德若依和他争论了很久，没有得到结果，后来没有看见他再提，我们以为他已经认输，把这回事忘了。谁知有一回，就在隔壁的餐室里，他们两人又因为小酒馆的事争吵起来了，安德若依那样冒火，抓起一把小刀向达若茨基劈面投去。幸亏刀子飞偏了一点，没有投中。他就是这样固执的人！往往有什么事搁置了整整一年——似乎已经不了了之，可是你瞧——他又提了出来……你也是这样！”

别涅迪克特先生沉默了一会。

“这可以说是柯尔钦斯基家族的血性！我们的父亲，波兰军团的士兵，在战争中度过了六十多年……啊，我还记起来了！雅库布·包哈狄罗维奇曾和他一同去作战，——我在二十年后看见他，他已经老了，精神有点失常，老是寻找一个叫做帕曾柯的人，那人把他的妻子拐跑了……他也常常讲述各种传说和多年的往事。我和安德若依很喜欢他，只有多米尼克讨厌他罗苏。他对这些事情不象我们有兴趣，——他在首都实在住得太久，生活得太惬意了。怎么样，雅库布老头儿还活着吗？”

时间已到深夜，餐室里的挂钟又当当地敲响起来，可是维托里德还在不仃地答复父亲层出不穷的问题。那一个只用三言两

语，简单地向儿子发问，然后用手托着脑袋，默默地倾听儿子的叙述。他听着听着，一种怀念故旧的心情油然而生，使他心驰神往，几乎沉醉起来了。当他终于从圈椅中站起来，捻小了暗淡的灯光，走到窗口时，天已经破晓了，但是别涅迪克特先生感到自己那样健壮有力和精神抖擞，也许，这是那些遥远的幸福的日子逝去以后从未有过的事。

"呃，真是奇迹！"他说，"恰象一个浪头把我从阴暗寒冷的水里冲到明朗温暖的草地上来了！……现在，孩子，该睡了！……只有两个钟头了，在两个钟头里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你去告诉他们，我不会向他们追索诉讼费用了……我不愿意这样做。这笔钱——应当承认！——太多了一些，再者，一些坏人所以会欺骗他们，引诱他们犯罪，也有我的过错。我跟他们是乡邻，哪怕手指动一动，对他们也会有邦助的……"

他忧郁地笑了一笑。

"为了这个，安德若依会用刀子掷我的！……但是你在那里不要多耽搁，我们需要制订未来的计划，而后，在傍晚时分，也许我们一同坐船……到那边……"

他嗫嚅起来。

"……嗯……到墓地去！"

太阳还只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维托里德已经飞也似地走进华必安的正房，有相当多的客人还没有分散回家，他们正在房里进早餐。又瘦又长、咀里衔着香烟的盖佐尔德太太和手脚灵巧、戴着饰带飘扬的包发帽的斯达仁斯卡太太在几张餐桌旁边走来走去，用各种菜肴款待客人，按照习惯，这些菜是她们自己花钱和亲手做成的。

这时候华必安刚卸下了当主人的责任，垂头丧气地坐在老头们中间。一看见走进来的维托里德，他立刻跳了起来，带着掩饰不住的惊慌向他奔去。他们两人还没有谈上几句，忧愁的主人已经喜笑颜开了。

“万岁！”他尽力高呼，开始向邻居们挥午双手，好象风磨的翅膀一样。“你们把所有的悲哀都丢到九霄云外去吧！我们已经用不着害怕不可避免的毁灭了。当大卫得知约拿单穿上了丧服的时候，他的心软下来了。[①]我们的天使从死亡中挽救了我们。”

说到“天使”这两个字时，他用手指着维托里德。

大家的询问、回答、欢笑、感激和祝福纷纷落到小柯尔钦斯基头上，经久不息。

“万岁，柯尔钦斯基先生！万岁，我们的调解人和保护者！”华必安不住地叫喊。

“光荣归于天主，和平降临大地，善意充满人间！”阿波斯托尔喃喃地祷告。

“我告诉你们：在这次播种以后一定会得到丰盛的收获……”斯扎尔柯夫斯基用庄重的声调说。

往后他们又怎样感谢维托里德——那可不清楚，也许他们一个个拥抱了他亲吻，也许向他提出了种种计划和对于未来的建议，甚至也可能抬起了他向上抛，表示他们对他的热爱。当维托里德从华必安屋子里跳出来时，疲乏得呼呼地喘气，脸上涌现了火也似的红晕。他匆匆地跟一些在绿色的小巷里和在打谷场四周走来走去的年青人问了好，然后从最近的路跑回家里去了，

---

① 圣经中的古以色列国王大卫骁勇善战，擅长音乐诗歌；密友约拿单阵亡后，大卫为他作哀歌。

这一天他再也没有到村里来。

大家只是老远看见他和父亲一道在田野上散步。父子俩整天没有分离。他们在别涅迪克特先生的书房里对着摊开的柯尔钦平面图坐了很久，不知道用元规测量什么，计算什么。傍晚以前，有几个参加婚礼的客人站在绿色的山脊上，看到一只小船在涅曼河上航行，船上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年青的在划桨。

小船靠岸以后，两个人跳上了陡峭的黄沙岸，不久就在森林里消失了。

太阳渐渐落山了。艾里茹霞的婚礼接近了尾声。在果园里和大路上散步的客人足足减少了一半。打谷场的大门还象昨天一样敞开着；查涅夫斯基兄弟不时把小提琴和大提琴声拉得吱吱作响，相互应和；在这种漫不经心的、若断若续的乐声里，在显得空旷多了的脱粒场上，有那么三两对午伴懒洋洋地转来转去。

热烈的谈话还在长着杂草的墙边、篱巴附近、果园里和谷仓的台阶上继续进行，娇艳的花朵还在姑娘们的发辫中闪耀，但是男午伴们已经脱下了他们的白手套，失去了他们在婚礼开始时那种不同寻常的豪兴和矫健的气概。

婚礼的欢乐接近最后阶段，它显然趋于消沉了，越来越没有劲头；先前的大声叫喊和欢笑变成了逐渐静息的、只是偶尔迸发出愉快的呼唤的嘈杂声，但是可以感觉得到，转眼之间连它也会沉没在日常的单调平凡的忙碌与操劳之中。

现在要算院子里最活跃。大大小小的马车乱纷纷地套上马匹，这个工作一般都由它们的主人亲自动手，只有盖佐尔德和雅斯芒特例外；然而在他们命令长工——那些长工在这时候又变成车夫了——套车的时候，喊叫声比什么人都响亮。

新婚夫妇的家住在雅斯芒特村。第一男傧相在院子里指挥着，排定应当伴送一对新人去到自己家里的婚礼马车队的次序。首先，卡济麦日打发载着乐师们的马车驶到毗连田野的大路上。在它后面跟着新婚夫妇乘坐的、套着两匹马的四轮马车。随后走的习惯上是新婚夫妇的父母、两位男媒、两位女媒和第一男傧相自己的车子。卡济麦日亲自拉着笼头，把他那匹配着华美的挽具、套在草绿色的四轮马车里的黑驹牵上了路，至于婚礼马车队往后的安排他就不管了，因为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例规。谁愿意同去或者接受邀请，完全听他们自便；单独走或者结伴走，在前面或者在后面，——反正都一样。有的人不想前去或者没有得到邀请，因此留在这里或者退到一旁，这种举动既没有破坏礼节，也不违反规矩。

新娘的兄弟一定要同她的箱笼走在车队的最后面。假如没有兄弟的话，由最亲近的平辈亲戚担负起这一责任。但是艾里茹霞有几个兄弟，在婚礼马车队后面护送嫁妆的应当是大哥。尤列克已经把两只元鼓鼓的绿箱子放上了仃在绿色小巷当中的大车，然后闲望着周围，等待迟迟没有递给他的第三只箱子。新娘在母亲和两个女媒人的邦助下装完了随身带走的衣物：条纹的和花格子的裙子、围裙、自己做的小毯子、自己纺的棉纱和毛线，最后，还有几块薄的和厚的土麻布。

卡济麦日·雅斯芒特把车队编组好了以后，还在庄园里转了一圈，终于，他站在关上了门的屋子前面，放开喉咙喊道：

“现在，诸位女傧相和男傧相，让我们来唱一个新娘辞行歌吧！”

一会儿就在门前的两旁形成了两个合唱队——一个由小伙子们组成，另一个由姑娘们组成。在两个队里不仅包括男女傧

相，还有许多会唱和愿意唱这个歌的人。男声合唱队——其中清晰地听得出第一男傧相尖细的童高音、杨的优美动人的嗓音和多蒙特兄弟低沉的、简直阴森可怕的呜呜声——抑扬顿挫地、几乎象命令似的唱了起来：

快点儿上车吧，年青的新娘！
干吗站着不动，
哭得眼泪汪汪？
哭是没有用的，
眼泪留不住你：
骏健的枣红马，
漂亮的四轮车，
等候在台阶下……

男子们的歌声戛然中止了，接着由姑娘们的合唱队答唱。领唱的是嗓音清脆嘹亮的美人儿奥西波维楚芙娜；谢马什柯两个小姐妹声音纯正而微弱，但也听得分明。在姑娘们的歌声里充满了凄凉的、依依惜别的情思：

不，等一等，
我不能上车，——
让我和爸爸辞别。
谢谢你，
亲爱的爸爸！
我在你身边，
生活多富足！
今后再也不能够……

男子们又齐声高唱催促新娘动身的那一段，而姑娘们回答：

不，等一等，
我不能上车，——
让我和妈妈辞别。
谢谢你，
亲爱的妈妈！
我在你膝下，
日子多甜蜜！
今后再也不能够……

在第三次敦促新娘上车以后，再度响起了悲悲切切的回答：

不，等一等，
我不能上车，——
让我和兄弟辞别。
谢谢你，
亲爱的兄弟！
我们在一起，
彼此多和睦！
今后再也不能够……

这时候房子的正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只见雪白的袜子在黑绸外衣底下闪了一闪，新娘已经跨过高高的门槛，跳到外面。她没有抬起泪痕未干的眼睛，也不注意门前的男女歌手，却带着惦记的表情从他们身边跑进了果园，开始匆匆地提起摊晒在草坪边缘上的粗麻布。她把还没有干透的粗麻布一一收卷起来，在腋下夹着一卷，手里拿着两卷，重又跑回屋里。大家都惊异地

瞧着她，只有卡济麦日·雅斯芒特弹响了手指头，称赞说：

“真是个会当家的主妇！连大喜的日子也没有忘记粗麻布。”

站在他后面的米海尔·包哈狄罗维奇发出了讥笑的声音，向上捻卷着两撇口髭。

“可不是么！假如天使召引她升入天堂，她也要瞧一瞧，是不是还能从人间捞点什么带上去。”

“她不象采齐里亚小姐那样，昨天，我看见采齐里亚小姐从脖子上取下一根漂亮的绦带，送给她的女友，因为那一个没有任何装饰品。”黑头发的拉迪西·奥西波维奇兴奋地告诉旁人，同时用钟情的目光瞟着兰眼睛的采齐里卡。

男子们忽然又高声唱了：

快点儿上车吧，年青的新娘！
干吗站着不动，
哭得眼泪汪汪？
哭是没有用的，
眼泪留不住你：
骏健的枣红马，
漂亮的四轮车，
等候在台阶下……

而姑娘们回答：

不，等一等，
我不能上车，——
让我跟桌子

和凳子辞别。
谢谢你们，
桌子和凳子！
多少年来，
我天天拭擦你们，
今后再也不能够……

谢谢你，
老屋的门槛！
多少年来，
我天天跨过你，
今后再也不能够……

尤列克和两个兄弟一道，从屋里抬出画着大朵花儿的第三只箱子，把它堆到大车上面。

在大路上，在首尾相接、形成了长长的行列的车辆四周，大家乱纷纷地彼此告别，听得见邀请、亲吻、祝福甚至互相笑骂的声音。要让所有的人及时地、秩序井然地坐上马车可不大容易。三位乐师倒是没有迂见什么人找麻烦，得以首先登上前面的大车，他们高高地举起了弓子，只等一声令下就拉奏起来。但是新郎在最后的时刻忽然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已经坐在四轮马车上的艾里茹霞急得高声大叫："弗兰努西，弗兰努西！"当他应声飞奔而来时，她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顿才算罢休。

在这以后，盖佐尔德太太因为香烟抽完了而满肚子不高兴，拒绝按照规矩坐到斯达仁斯卡太太的马车上去，说什么她也要坐自己的四轮马车跟丈夫一块儿走。她撅起咀巴、皱着眉头大声

地证明：这一切习惯和规矩都是没有意义的成见，除了最古板、最不开通的人，早就没有谁遵守它了。后来第一男傧相给她戴了一大堆高帽子，又打开装得满满的香烟合，才使这位高傲的女媒人和缓下来，屈就了给她指定的坐位。但是这当儿在伴送新郎、新娘的傧相中间又开始了争吵：这一个女傧相要跟那一个男傧相同车，那一个男傧相要和这一个女傧相同走；那一辆车子挤得厉害，这一辆太不舒服……

最后，卡济麦日·雅斯芒特终于失去了自制力，他把手一摆，向大路上投了一个绝望的目光，忽然，在他的脸上闪现了难以形容的幸福的光辉。

多蒙图芙娜从村子里边来到蜿蜒于篱巴之间的小路上，然后她转上了大路，径向站在马车旁边的人群走来。

除了雅斯芒特，谁也没有发现她，而他一见她就忘掉了婚礼马车队，忘掉了整顿马车队的秩序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向她奔了过去。姑娘走得很快，恰好在仃着他的草绿色的四轮马车、而雄骏的黑驹性急地举起优美的前蹄刨掘泥土的地方，他们两个人碰头了。

雅德威加的外貌又改变了。现在她身上穿的是无裥裙和箍紧了腰身的粗布黑外衣。这件衣服使她丰满的、强壮的腰肢显得更匀称了。一根黑色的饰带——分明是表示忧伤——绕过她黝黑的颈项，垂落在胸前。编结得很紧密的发辫围绕着没有平日那么红润的面孔，象用成熟的小麦做成的花冠那样闪闪发光，而兰色的眼睛在乌黑的浓眉下面和红肿的眼皮中间透露了烦乱与忧伤的心情。在走到姑娘身边的时候，雅斯芒特从堆着卷发的脑袋上取下了兰色的便帽，对她鞠了一躬，用亲切的目光望着她。

“是徒然的希望在哄骗我呢，”他开始说，“还是您果真打算跟我们一同上路？”

她在黑外衣上面垂下了红润的双手，客客气气地对他行了个屈膝礼。

“谢谢您的邀请，”她回答。“但是我此刻没有心思寻快活。黑麦还没有脱粒留种，外祖父又需要我照应。他似乎是生了病。”

接着她再一次把烦乱的目光投向人群，仿佛想寻找什么人。她又客气、又平静、又温和，连说话也是轻言细语的。雅斯芒特指着自己的四轮马车说：

“如果您不嫌我的车子笨重，赏光和我一同前去，我认为这将有益于您的健康。它不会颠簸的……象坐在弹簧椅上一样。”

“谢谢。我可不能撇下外祖父……”

他大失所望，想了一想之后说：

“假如有一天我斗胆去到我念念不忘的地方，我是否可以指望不至于得到太难堪的接待？”

她又行了个屈膝礼。

“怎么会呢？我的外祖父一向喜欢客人。”

“但是我不会引起您的不安吧？”

“一点也不！怎么会呢？我从来不拒绝知情识礼的朋友。”

在他刚开始道谢允许他上她家里去的时候，从大大小小的车辆里发出了许多呼唤他的声音。大家终于分别坐到自己的坐位上，但是缺少第一男傧相是走不成的。他只来得及吻了一下雅德威加的手，然后，在跑过她的兄弟身边时，悄悄地说：

“好一位漂亮的小姐。说老实话，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健美的腰肢和这样奇妙的眼睛。”

他跳上了他那辆轻便的四轮马车，大声说：

"谁想得到呢！没有一个人肯和我同车，我成了无亲无友的孤儿！算了吧！我自己陪着自己得了。"

坐下来以后，他把兰色的便帽歪戴在一边，将完全不需要的鞭子固定在赶车的坐位上，提高了嗓音发布命令：

"奏乐，一、二、三！我们走吧，先生们和女士们！"

车队前面佇在空中的弓子一齐落在琴弦上，两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高声奏起了进行曲，跟得得的马蹄声和辚辚的车轮声交响成一片。马车一辆接一辆地转到穿越田野的大路上，每一辆车子底下都卷起一团金黄色的尘雾，向着一边飞扬，仿佛张开的翅膀。有两三位骑士沿着收割后的麦田边沿追赶车辆，显示出他们的矫捷的骑姿。载着三只元鼓鼓的箱子的大车落在最后面，尤列克在箱子上端坐着，俨然一坐宝塔似的，他象往常一样，咧开咀巴得意地憨笑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在浓密的、火红的硬髭下面闪闪发光。毛茸茸的黑狗萨尔加斯跟在大车旁边奔跑，时时抬起它的长咀脸，望着主人快活地吠叫。巳经黯淡了的大地浸浴在西斜的淡金色的阳光中，肖条的树木暂时恢复了往日的清新，蔚兰的天空布满了灰白的和杂色的、长条形的和碎块形的云采。

只过了几分钟，刚才车马杂沓的大路上重又笼罩着一片沉寂。有的人已经分道而去，有的人正在散回自己的庄园。杨用眼睛送走了婚礼马车队的人以后，回转头来，恰好和雅德威加面面相对。

她站在茂密的、差不多有她肩膀那么高的龙芽草丛中。在杨的脸上闪过了不快的表情，她已经看出来了。

"您别害怕，杨先生。我到这儿来并不是要使您不愉快，完

全是为了另一回事……”

她垂下了眼睛，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摸索围裙，但是在她的节日的外衣上并没有围裙，于是她开始下意识地揪扯毛茸茸的龙芽草花。

“我到这儿来是想看看您，说明我对您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

“为什么？”杨惊异了。

“因为在昨天大家开始嘲笑和诋毁我的时候，您第一个为我辩护，虽然——凭良心说——您倒是应当生我的气和责备我的。”

“我丝毫不值得夸奖，也没有任何权利生您的气。我相信，您不过是想跟我开个玩笑罢了。”

雅德威加变得满脸通红；一大把闪闪发光的绒毛从她手里轻轻地飞出来，飘散在空中。她用发窘的、怀疑的目光瞧了杨一眼。

“您为什么要隐恶扬善，迫使我说谎呢？事情已经做下了，再也无法挽回，说谎只能把一切事情弄得更糟。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说谎和抵赖，而是说明：我对您已经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抱任何希望。心不是奴仆，对它是不能下命令的。对您来说，太阳不是从那一边，而是从这一边升起，您有什么过错呢？当然，您是毫无过错的。愿上帝保佑您幸福、健康和成功……”

从她手里又飞出一把闪光的绒毛，在空中四散飘扬。她抬起了泪水盈眶的眼睛，望着童年时代的朋友。

“我衷心地祝愿您一切顺利！”她低声地说。

杨被她的话深深地感动了，他热情地回答：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永远成为您真诚的朋友，并且希望

您也获得幸福……”

“我希望，”她轻轻地说，“我希望，我也不至于被上帝遗弃……”

“也许他很快就会赐给您一个可敬的和忠诚的朋友……”

大滴的泪珠从她发热的脸上滚下来，落到系在她脖子上的飘动着的黑饰带上，但是她平静地、骄傲地昂起了脑袋，再一次重复说：

“我希望，我希望等到这一天。既然上帝已经这样安排好了：一个女人不能孤孤单单留在世上，那我也就免不了……”

“我也希望您一切都美好，并且请您别生我的气。”

“我也请您不念我的旧恶……”

“您说哪儿话。我一辈子都是您的朋友……”

雅德威加伸给他一只手，他在她手上恭恭敬敬地吻了一下。

“好吧，我该回家了，”她说，“长工在打留种的黑麦，我怕他会背着我偷懒，而且外祖父也有些不舒服！”

她慢慢地扭转身，沿着小路向村子里边走去；杨在后面目送着她，直到她穿着黑外衣的匀称的身材和盘在她头上、好象金黄的花冠似的粗发辫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为止。

忽然，不知道是什么刺痛了他的心，他站了一会之后也向家里走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向家里跑去。刚才和雅德威加交谈的时候，他发现尤斯青娜走进了他们庄园的大门，开始和安哲里姆谈话。她此刻在哪儿？也许已经走了吧？她看到他和雅德威加站在一块，天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不安地在院子中间站住了。安哲里姆拱起背，独自坐在小台阶的梯级上。

“叔叔，尤斯青娜小姐在哪儿？她刚才来过这里，可是现在看不见。她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已经回家了？”

老头儿用手向河那边一指：

“也许，到涅曼河边去了……”

杨正打算往河边跑，但是叔父的声音止住了他。

“等一等，雅涅克，听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拚命乱跑，象个疯子一样？这样会闹出什么事儿来？我问你：你这样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安哲里姆极力表现得严肃，在他的话里听得出掩饰不住的担心。杨站住了，显然在试图深入地思索叔父话里的含义，但是做不到，——他急于要到河边去。

“没有时间了，好叔叔，以后随便什么时候再谈吧，这会儿没有时间！”说罢，他拔脚就跑。

他一直跑到青山的半中腰，看到一件白外衣闪现在高大的白杨树底下，这才放慢脚步。不一会，他已经来到尤斯青娜身边。

“真把我急坏了！”他说。“我以为您已经回家……也不告别一声！”

尤斯青娜用手指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风景。苍白的秋天的太阳向西方坠落，把天空染上了那样绚丽的色采，甚至当它在中天高照的时候也未曾见过。浑元的日轮被一片金黄色的、边上透出浅紫深红的采云遮住；而上面，轻盈得象绒毛似的云朵——有银色的，有红色的，也有雪青色的——在整个天空中缓缓地消散。它们仿佛是有生命的，不仃地移动、飘荡、弥漫和变换着形状和色采，它们的影子映照在几乎象镜子一般凝然不动的辽阔而澄澈的河水中。河水本身宛如融化了的黄金的洪流，而河底下布满了红宝石、旦白石和紫水晶，俨然是一个用玻璃盖着的宝库。在对岸浴着金光的松林里，一根根褐色的树干历历可数，

在它们中间，在银灰色苔藓的背景上，甚至在远处也能辨别正在枯萎的淡红色的蕨类植物。在高处，在看来几乎成了黑色的松树冠上，闪动着金黄色的和淡绿色的斑点。一切都象着了魔法似地噤若寒蝉，陷入万籁无声的沉寂中。白鸥、乌鸦和燕子已经飞往遥远的地方，别的鸟儿也都躲进它们的窝里，只间或在白杨树茂密的枝叶中间听得什么东西发出轻轻的簌簌声和吱吱声，随即又沉默了。

杨望了望河水，又望望松林和天空。

"多美啊！"他赞叹说。

"多美啊！"尤斯青娜重复他的话。

他们的目光不期而迂地碰在一起，接着又落入在他们脚下闪烁不定的珍宝库中。从天上到水面倾注着耀眼的阳光。他们相对无言地站在树下，因为他们被一种永远标志着人生中的伟大时刻已经临近的内心的激动控制住了；这种激动好似从远方卷来的、震撼在森林深处的旋风，又象是苏醒的大地在太阳升起之前惊喜交集的颤栗。

过了一会，两个年青人开始说些什么，但是他们谈得很别扭，常常说到一半就张口结舌起来。看样子好象他们心中有什么东西急欲一吐为快，但是他们咀上说的完全不是他们迫切渴望告诉对方的话，他们说不出那些话。眼前还说不出来。

在尤斯青娜晒黑了的面颊上时时泛起娇羞的红晕。杨几次向她抬起眼睛，但是每一次都胆怯地或者慌张地转向别处。他们仿佛在盼望这明朗的阳光早早息灭，因为它那样明显地照出了反映在他们脸上的种种感情。

好象顺从他们的愿望似的，天色开始黯淡下来，与此同时，河面上也布起了浅灰色的烟雾，在烟雾中只有几处晃动着浅紫

的或者淡红的反光。松林中的树木融合成一道黑魆魆的、看不穿的帘幕。透明的暮霭从遥远的高空中徐徐降落，亲切地笼罩了大地；星星在天空中接二连三地闪现了。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宁静。

忽然，在寂静中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悠长的喊声——一次又一次，不知道呼唤什么人。对面的森林跟着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清脆婉转地、悠悠荡荡地向四周扩散，仿佛有个淘气的精灵藏在森林中，由于烦闷的缘故，接住喊声，又把它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回声！"尤斯青娜悄悄地说。

"它从这儿听得最清楚，"杨回答，为了使自己的同伴高兴，他高叫了一声："啊——，啊——！……"

在河那边的森林深处马上大声地、愉快地响应：

"啊——，啊——！"

最后的回声传来时已经成了深长的、若断若续的叹息。

"现在您也跟回声谈一会儿吧！"杨请求说。

他走到她的身边，离她那么近，他的衣袖已经触着她的外衣。他的声音微微地发抖。

"拉——拉——拉——拉！"尤斯青娜唱起来。

顽皮的、嘹亮的回声把这个旋律传播到天空中：

"拉——拉——拉——拉！"

然而这也不是他们想说的话。

"尤斯青娜小姐！"杨开始说，极力控制住声音的颤抖。"请您说出您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名字，我恳求您喊一声您心爱的人！"

她站在白杨树下，激动得透不过气来，银色的叶子拂在她热

呼呼的脸上。接着，在苍茫的暮色中，在变得阴暗了的河流上面，听得一声高喊：

"雅涅克！"

松林象唱歌一样拖着尾音高声应和了三次：

"雅——涅克！雅——涅克！雅——涅克！"

尤斯青娜注视着唱歌的森林，忽然感到一双热烈的、迫不及待的、但是还有些畏怯的手搂住了她的腰肢。她吃了一惊，羞得脸上象火烧一般发烫，接着，在心荡神怡的微笑中，她又轻轻地喊了一次：

"雅涅克！"

但是这一次的低声呼唤没有得到回声的反应，由于热烈的亲吻它迅即仃息在她的唇边。她慢慢地挣脱出了杨的怀抱，转脸向着他，将双手搭在他的肩上，然后，带着幸福的颤抖，无限信任地把脑袋俯靠在他的胸前。

"我的尊贵的、唯一的女王！你是我的，对吗？你是我的吗？"

"永远是你的！"她回答。

在远处，在涅曼河的河湾上面，仿佛从水里冒出来似的，升起了红似火、弯如勾的新月；它迅速地变大、变元，终于象个红光灿烂的大元盘，悬挂在河流的上空。星星息灭了，沉寂笼罩了清辉荡漾、引人遐思的夜的世界。在银色的白杨树下，听得见喁喁私语，它是那样地轻俏，甚至身穿粗呢外衣、头戴大羊皮帽、坐在山上一丛静止的菩提树下、把担忧的脸转向月亮的人也没有听清楚。

五

第二天，柯尔钦到了不少的客人。时间还相当早，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首先在台阶前面停了下来，从车里跳出了济格蒙特·柯尔钦斯基，他急不可耐地询问他碰到的在餐室里当差的男孩，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他的叔父。别涅迪克特先生没有出门，他把侄儿延入书房，维托里德也见过了堂兄，三个人马上在书房里大声交谈起来。从打开的窗户里听到济格蒙特用气忿的声音向叔父提出请求，并且热烈地申述他的理由。他企图说服别涅迪克特，要他去劝告安德若约娃太太万一不卖掉奥索夫崖，至少也得将它租出去，然后全家到国外去生活。他，济格蒙特，已经决定再过两个来月就同妻子一道出国，但是目前母亲的心情是这样烦恼，他不忍心将她撇下。

别涅迪克特断然拒绝了向嫂嫂提出类似的劝告，他不仅不愿意听这种话，甚至开始严厉地训诫侄儿。维托里德急躁起来了，他迅速地、激动地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努力劝阻或恳求堂兄别那么做。

差不多紧跟在济格蒙特之后出现了基尔洛。他显然在沃洛夫席那、在他的有钱的内弟那儿做过了客，因此来时乘坐了内弟的精美的、套着两匹骏马的轻便马车。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想逗笑站在台阶上的列奥尼亚吧，他踮着脚尖走进屋来，悄悄地溜到过道里，把一件象达若茨基和济格蒙特穿的那种式样的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他回转身来向着列奥尼亚，得意地举起了一

个手指，轻轻地问道：

"尤斯青娜小姐还在睡觉吗？"

女孩子回答：她今天还没有见到尤斯青娜。大概她早已起床了，这会儿在缝衣服或者穿衣服，准备下楼来。

"那就让她穿得更轻便一些吧，"客人悄悄地说，"恐怕她免不了要跳到天花板上去。"

列奥尼亚睁大了眼睛。

"为什么今天尤斯青娜要跳到天花板上去呢？"

"因为快活呀，列奥尼亚小姐，因为快活呀！"基尔洛嘿嘿地笑了，"您瞧吧，今天在这儿会有怎样的快乐啊……而且，唔，上帝保佑，还是一桩喜事呢……是的，一桩喜事！"

他搓了搓双手，请求对这事发生了极大兴趣的女孩把他到来的消息通报母亲。艾米里亚太太刚刚醒过来，坐在床上喝可可，但是，在得知可爱的邻居到来以后，她吩咐请他到内室来，自己匆匆地披上了一件早晨穿的、缀满皱边和花边的漂亮的宽外衣。

基尔洛先生穿着雪白的、胸部浆得笔挺的衬衣，手里拿着帽子，高高兴兴地走过了客厅。

随后又有一辆马车驶到台阶前面，这是一辆普通的、颠簸不稳的马车，套着一对长毛蓬乱的驽马，由一个身穿粗呢外衣的年青车夫驾驭着，载来了一伙不同性别和不同年令的乘客。其中有：一个罩着面纱的女人，一个戴草帽的少女，两个穿学生制服的男孩和一个四岁的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别涅迪克特先生和维托里德奔出来迎接基尔洛太太。她在过道里取下了面纱，怯生生地指着身边的孩子们说：

"请原谅，我把一家人都带来了。我们在鲁瑞茨家中做了两

天客，现在从那儿回来。我只待半小时；我想把马雷尼亚从府上接回去，同时谈谈一桩重要的事情。”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却看得出她由于某种原因感到十分满意。她向小布朗尼亚——他们刚下马车，她就牢牢地抓住了母亲那件旧了的绸外衣的下摆——俯下身子，用手帕擦了擦她的小脸，抚平了她蓬乱的头发，然后蹲下来，开始替她系上看来还是新鞋的鞋带。

等她站起来以后，别涅迪克特就请她到客厅里去。这个女人大概博得了他深深的尊敬，也许还有同情。

但是基尔洛太太谢绝了，她知道一切拜会和访问都会使艾米里亚太太感到痛苦，——她只待半小时，把女儿带走，另外还想跟别涅迪克特先生和尤斯青娜谈一谈。目的正是要和他们谈话……是不是可以到别的更僻静、更便于说话的房间里去呢？

别涅迪克特建议上他的书房，但是这当儿基尔洛太太的大女儿已经从楼梯上跑下来了。她在柯尔钦做了几天客，跟马尔达和尤斯青娜同住在楼上。又愉快、又鲜艳、仿佛五月的早晨一般的马雷尼亚扑到了母亲的脖子上，开始叽叽喳喳地说：她在婚礼宴会上如何快活，如何跳午，如何在涅曼河上荡舟，说个没完没了。

基尔洛太太一面疼着女儿，用手抚摸她的浅色的头发，一面向别涅迪克特先生说：

“我们俩生平第一次离开了这么久，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女孩子能够得到一点快乐也好。我们奥里申卡的生活太单调、太辛苦，而年青人是需要娱乐的……”

她没有说完。尤斯青娜从楼梯上下来了，她迅速地跑到基尔洛太太面前，吻了吻她的手。年青的姑娘一向对她十分敬爱，

总说她很象自己早年去世的母亲，但是今天她的吻特别亲切，她的眼睛闪耀着那样幸福和快乐的光辉，基尔洛太太不由得仔细瞧了瞧她，然后，她搂住了她的脖子，附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

"你明白我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现在你抛开一切悲哀和忧愁吧！哎，我多么快乐……多么快乐呀！我是这样热烈地希望你和另外一个人幸福……你知道……"

尤斯青娜没有回答，但是在她的咀唇边闪过了狡猾的微笑。

"喂，孩子们！"基尔洛太太下命令，"现在我要跟别涅迪克特先生和尤斯青娜好好谈一谈，你们都到花园里去吧，去瞧瞧柯尔钦的优美的花园！不过要放规矩些，不许胡闹，免得惊动了艾米里亚太太。"

两个男孩子立刻就跑开了，而鲁齐亚牵着小布朗尼亚一只手，打算带她出去。但是小女孩向姐姐抬起了吃惊的眼睛，用双手抓住了母亲的衣裳。

"我要在这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从她珊瑚般的小咀里吐出了可怜的哀求。

基尔洛太太耸了耸肩膀。

"好吧，就让她在这里……对这个黑丫头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她还那么小，那么蠢，一切都可以当着她的面讲。她什么也不懂，特别是不会对任何人说！"

马雷尼亚率领的队伍蹑手蹑脚地通过客厅，打从紧闭着房门的艾米里亚太太的内室——在他们看来这是个有点可畏的圣地——旁边溜过，走进了花园。维托里德今天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友，马上跟在她后面跑了。而济格蒙特已经转到客厅里，他不经意地把双手挽在背后，开始在空房间里走来走去。

来到别涅迪克特先生的书房里以后，基尔洛太太在散乱地

放着平面图和帐簿的写字台旁边坐下。小布朗尼亚在地上蹲着，身子贴紧母亲的膝盖；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裸露着两条晒黑了的小臂膀，在母亲的黑外衣前显得轮廓分明。尤斯青娜和主人占据了对面的坐位。

感到十分难为情的、满脸通红的基尔洛太太还没有说上几句话，书房门里忽然出现了艾米里亚太太，她身穿镶着花边的又长又大的罩衫，表现得十分兴奋。基尔洛拿着帽子，面带微笑，扬扬得意地跟在她后面。随着进来的是节列莎小姐，在她棕黄色的发辫里插了几朵野花，脸上象往常一样贴了一张膏药。在角落里，谁也没有发现，还梁着头发卷曲、衣服华丽的列奥尼亚。由于好奇，她睁大了眼睛，屏气静神地坐在那里。

艾米里亚太太象平常一样亲切，她含着温和的微笑向客人点了点头，然后在丈夫的大圈椅里坐了下来。

“我希望，”她轻轻地、带着请求的语气说，“在你们谈话的时候您能允许我待在一边。我猜到了谈的是尤斯青娜的婚事，而这是我极其关心的……”

节列莎默默地、忐忐忑忑地站在她的女友背后。她知道谈的无疑是爱情问题，看她的样子似乎在央求大家别把她赶出去。基尔洛先生几乎成九十度地向尤斯青娜俯下了身子，然后那样使劲地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弄得姑娘赶紧把手缩了回去。

看见人越来越多，基尔洛太太更加困窘了，在椅子上局促不安起来。但是没有法子，她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说：

“先生们和女士们，我老实说吧，用不着讲废话浪费时间。我是来这儿做媒的。我的堂弟鲁瑞茨托我向尤斯青娜求婚。他没有亲自前来是因为这会损伤他的神经，另外，他也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如果答复是美满的，他将亲自前来，而且毫不迟

延。”

她这番话早在大家意料之中，谁也不感到惊异。只有艾米里亚太太交插起十个手指，用微弱的声音赞叹说：

“这对尤斯青娜来说是多么幸福！鲁瑞茨先生的举动又是多么善良和高尚呀！”

节列莎恍如登上了天堂，基尔洛先生坐在圈椅里，身子向前倾，他的全部神情表现了快乐和胜利。只有尤斯青娜固执地俯视地下，咀上含着若有所思的微笑。

沉默了一会之后，基尔洛太太又鼓起勇气，继续说：

“鲁瑞茨深深地爱上了尤斯青娜，我觉得，他向她求婚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完全相信，尤斯青娜和他结合将是幸福的……他具有高贵的心灵和充实的头脑。但是，在我来这儿替他求婚之前，我已经说过：我要把他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告诉尤斯青娜……假如她知道这一切而仍然同意这桩婚事，那当然好极了，否则也没有办法！我一生无论如何决不打算欺骗任何人。鲁瑞茨不仅同意这样，甚至他自己也要求我向尤斯青娜予先说明各种情况……”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是过去的狂放的生活，还是败光了的家产？”别涅迪克特先生问。

基尔洛扮了个鬼脸，悄悄地埋怨妻子：

“胡扯！胡扯！挑剔细节的傻子！”

基尔洛太太用茫然的、忧郁的目光环视了在坐的人。显然她不愿意当着这么多的人说出来，但是不说又不行。

“不，”她回答别涅迪克特先生的问题，“完全不是的。他的财产现在也还相当可观，至于过去的生活……嗯，过去了的让它过去算了，既往不咎。何况他自己也对往日的生活感到悔恨，重

要的是他没有在那种生活中丧失他的可贵的心。不，问题不在这里。鲁瑞茨是……”

她口吃起来了，脸胀得比先前更红，她几乎是用耳语声把话说完：

“鲁瑞茨是吗……吗啡……哎，我的天，叫什么来着？我老是记不住！……吗……吗啡吸毒者！”

别涅迪克特睁大了眼睛望她。

“这又是什么鬼玩意儿？”他问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基尔洛太太轻轻地、一字一顿地叙述事情的原委，同时尽可能地努力为她的堂弟辩解。几年以前他患了一场重病，几个外国医生劝他采用这种该死的药物。

别涅迪克特往下扯了扯他的长髭。

“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他嘟哝了两句。

这种说法使基尔洛太太吃了一惊，甚至颤栗了一下。说实话，他没有过错，是那个贵族社会不仅使他濒于破产，而且将他推上了这种毁灭的道路。他渴望自救，曾经进行过许多次治疗，他感到愧对自己，为自己年青的生命痛惜，但是……直到现在，任何方法都不见效。只有心爱的女人才能治好他……抗拒一种力量必须借助于另一种更大的力量。在他获得了幸福的时候，他不会再感到苦闷，安静的家庭生活会有助于他恢复健康，使他重新致力于事业。实际上，尤斯青娜将负起护士的责任，如果她愿意的话，如果她听到的这些没有使她害怕的话……

这时艾米里亚太太举起了双手。

“害怕？哎，我的天！”她高声说。“听了您的叙述，我们觉得鲁瑞茨先生更有趣了，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同情……这是那样一种性格的表现：它渴望摆脱平凡枯燥的现实，哪怕在梦中也要欣

赏欣赏高尚、优美、富于诗意的东西。和这样一个人同享幸福，和他一同爱、一同幻想……”

“大概也和他一起吸毒吧？”别涅迪克特先生咕噜了一句，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喜悦的样子。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艾米里亚太太结束道。

“的确！……这样一种幸福可以叫人快活死的！”从圈椅后面发出了节列莎尖细的声音。

“富裕的家产……门第……社交活动……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基尔洛含着愉快的微笑低声说。

但是基尔洛太太噙着泪水，转向尤斯青娜说：

“他的心是高贵的，他能够认识一个正派的和爱他的女人的好心，并且为她造福。尤斯青娜，你不知道他对待我们多么好！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也许会不愿意和穷亲戚来往，可是他对待我们象朋友，象亲兄弟，象……恩人！我不想装面子，因为贫穷不是罪恶……他决定将我们的两个男孩置于他的庇护之下，答应负担他们的学费，并且已经支付了半年的钱……但是这和他仁慈的心比较起来仍然算不了什么。他十分喜爱我们的布朗尼亚，甚至将她捧在手里。前些时他到过奥里申卡，要求说：‘你们去吧，到我的沃洛夫席那去玩玩吧，哪怕三两天也好。’因此我们到了他那里做客，待了两天两夜，你没有看见，他是怎样接待我们啊！我说，这已经不是款待客人，而是他亲自侍候我们了，他还和孩子们玩耍，只是有时候陷于忧郁和冷漠……一颗高贵的心！一个虽然有钱但是非常不幸的人！……”

她擦了擦眼睛，身体倾向尤斯青娜，带着性急的表情和央求的语调问道：

“喂，怎么样，尤斯青娜？”

甚至艾米里亚太太也激动起来了，虽然她平日的态度是矜持的。

“当然，尤斯青娜会接受求婚……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幸福……真正的奇迹……”

“圣安东尼[1]的奇迹！”节列莎尖叫起来。

“我予先向鲁瑞茨太太致敬！”基尔洛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别涅迪克特先生开始用手指捻着上髭，也问道：

“怎么样呢，尤斯青卡，你说吧！”

尤斯青娜抬起了眼睛，她的态度十分平静。她向基尔洛太太亲切地望了一眼之后，微微地鞠躬回答：

“我非常感谢鲁瑞茨先生给予我这样的荣誉。我知道，他必须作很大的努力，才能采取这一步骤，不难想象，他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前，心里有过什么样的矛盾。这一切我十分明白。无论是按照我的地位，或者是按照我的习惯和兴趣来说，我都不适合做他的终身伴侣。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而且也没有这种愿望……”

“你应当好好估计他的爱情的力量。”艾米里亚太太插咀说。

“在这里更加看得出上帝的意旨。”节列莎补充。

“这一切，”尤斯青娜向着基尔洛太太继续说，“都不能使我接受这样大的牺牲。但是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情况，使我不得不谢绝鲁瑞茨先生的建议，——这就是：我刚刚在昨天答应了另一个人。”

一霎时所有在坐的人都惊奇得目瞪口呆，接着大家纷纷

---

① 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的净修派创始人，长期在荒漠中食草为生。

发问：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怎么？答应了谁？”

不知道什么力量促使尤斯青娜从圈椅中站了起来。她的脸涨得通红。

“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小土地所有者杨·包哈狄罗维奇先生！”她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慢慢地回答。

现在房间里掀起了疑问的浪潮。四面八方只听得一片惊讶的呼声：

“真是这样吗？这是怎么回事？那个人是谁？你开玩笑吧？不，这不是真的，您一定是开玩笑！”

但是从尤斯青娜脸上可以看出，她一点也没有开玩笑。她骄傲地仰起脑袋，严肃地皱拢眉毛，向在坐的人环视了一周。最后别涅迪克特把手一摆：

“等一等，你们别忙！”他高声说。“让我详细问问她整个情况！”

他转向外甥女说：

“尤斯青娜，这是正经话吗？你没有开玩笑吧？你果真答应了一个姓包哈狄罗维奇的人吗？”

尤斯青娜伸出一只手给他瞧：

“您看，舅舅，先母的戒指已经不在我手上，昨天我把它赠给了他。我的心和我的终身……都属于他了……”

别涅迪克特先生有点奇怪地哦了一声，自言自语地嘟哝了几句，然后注意地瞧了瞧尤斯青娜，重新问道：

“那么你是怎样和他接近的呢？”

从尤斯青娜咀边闪过了一丝苦笑。她正视着别涅迪克特先生的脸说：

“是的，舅舅！您知道只有偶然的机会才能使我和他接近！”

“唉，唉！”别涅迪克特先生埋怨起来。“空谈理论是一回事，你的命运又是一回事。你是不是爱上了这个人呢？你爱他，是吗？”

似乎尤斯青娜身上又通过了电流，她的双颊涌起了鲜艳的红晕。

“是的，我全心全意地爱他，我相信他也爱我！”她回答。

艾米里亚太太头晕起来，感到歇斯底里症快要发作了，她含着满眶的眼泪，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尤斯青卡！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从前是那样高傲的人，不容许别人对你有一丝一毫的侵犯，哪怕是最平常的戏谑；你从来不肯接受我的任何赠与，而我是多么高兴看到你穿得更漂亮啊！但是你现在却拒绝这样美满的对象，放弃上流社会中的高贵地位，打算嫁给庄稼汉……是的，嫁给一个庄稼汉！……啊，上帝！这里面有什么秘密！人心是多么难解的谜啊！”

尤斯青娜微笑了一下。

“这里一点也不难理解，”她回答。“因为我是高傲的，所以我不愿意人家在听了长久的劝告之后，出于仁慈、宽厚或某种骑士的感情而娶我做妻子。我不愿意旁人把这种婚事解释为圣安东尼的奇迹或上帝的意旨……我情愿把自己的安康生活和终身幸福寄托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寄托在与他共同分担的劳动上面。”

“别听他们胡说！”别涅迪克特喊道。“这一切秘密、奇迹和难解的谜都是蠢话和偏见！一个王子爱上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姑娘爱上了一个端正的好青年——又是秘密和难解的谜！真是一派胡说！不过，”他转向尤斯青娜，

“我的孩子，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在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知道得很清楚，舅舅。”

“且慢。农妇的活计呢？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吗？”

但是尤斯青娜连听都不愿意听。

“舅舅！要知道正是无所事事的生活在毒害着我的整个生命！我多么感谢他啊！他将把我领到他的贫穷的、然而是自己的家里，使我不仅可以得到快乐的生活，而且有可能运用我的双手和头脑邦助他从事劳动，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别人！”

一种温暖和快慰之感在别涅迪克特先生心中油然而生，他和颜悦色地望着姑娘。

“嗯，在智力发展方面的差别呢？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他用疑虑的声音问。

“并没有这样的差别，舅舅；只是仿佛觉得如此而已。我不是学者，不是艺术家，我没有任何天才，但是有足够的智慧看出和理解这个问题。我要坚决地从我所受的教育中屏弃一切对于我和任何人都毫无益处——是的，我这样认为——的东西，一点也不惋惜。假如将来我发现，我获得的光明和知识——这一点多亏了您——比他……比他们更多的话……”

尤斯青娜激动得说不下去，但是她马上控制住自己，红着脸继续说：

“那我将怀着幸福的心情把我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假如我能带给他们少许光明，使他们看得更清楚、心胸更开阔、生活更愉快的话，我将感到何等地自豪啊！……”

别涅迪克特站了起来，开始向上捻卷口髭。

“现在你们这些年青人唱的全是一个调子！但是，”他在片刻的沉默以后补充说，“你们是对的……不用说，你们是对的！”

艾米里亚太太感到肩胛骨下面、腰侧和胸膛里象针刺似的疼痛，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节列尼亚……快扶我起来，节列尼亚！”

节列莎匆匆起身，开始搀扶她向门口走去。基尔洛一反常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邦助生病的主妇。他张大了咀巴坐在圈椅里，眼睛里发出茫茫然的目光；他不明白房间里出了什么事，耳朵里听见了什么话，简直一点也不明白。他既不觉得惊奇，也不感到可恼，因为所有的思想都从他的脑子里飞走了，只留下一个固执的、驱之不去的沉重的念头：“鲁瑞茨遭到了拒绝……他，鲁瑞茨，沃洛夫席那的领主遭到了拒绝！……”

他象机器人一样从圈椅里站了起来，手里拿着帽子，无意识地走进了客厅。在打开艾米里亚太太内室的房门时，他又一次想道：

“鲁瑞茨遭到了拒绝！”

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列奥尼亚跑出了父亲的书房，在经过坐在元桌子旁边、心不在焉地翻阅书里的插图的济格蒙特身边时，悄悄地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她跑下了凉台，在花园里大声叫唤：

“维节克！维节克！”

列奥尼亚对哥哥叙述了她听到的一切，然后飞奔上楼告诉马尔达去了。

维托里德听了妹妹的话，象狂风似的冲进了父亲的书房，抓住了尤斯青娜一只手。

“尤斯青卡！亲爱的！我尊敬的好姐姐！我早就看出了苗

头，但是我还以为在你身上布希曼女人的东西会占上风，恐怕你到最后仍然会舍不得刺在身上的漂亮的花纹哩！谁知道你居然决定要让这个善良的小伙子获得幸福，决定把你自己献给哺育我们的大地，并且将光明带到可怜的弟兄们的生活中去！好啊！我祝贺你……我多么高兴，多么高兴呀！……”

说罢，他抱住了她的腰肢，笑着，吻她的手，带动她在房里旋转了两圈，但是他忽然严肃起来，紧紧地握住她一只手，用深思的、赞许的目光望着她。

“你要记住，我不仅在血统上、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你的兄弟。我们已经成了同盟者，将来要互相邦助。你应该把我看成朋友和兄弟……请你们两人都这样看待我！”

别涅迪克特含着幸福的微笑凝望儿子。已经有两天了，这种笑容几乎一直挂在他脸上。

“对这班年青人真没办法！”他自言自语地嘟哝。“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扭转乾坤、创造奇迹呢！……”

他的眼睛变得忧愁起来。他摆了摆手，问道：

“咳，怎么样，尤斯青卡，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是的，最后的决定，”姑娘回答。“无论是什么，甚至是您——亲爱的舅舅的意志也不能使我改变它。”

她低下头来，吻了吻他的手。别涅迪克特先生把她的脑袋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时候基尔洛太太也站了起来；她想说什么，但是在起身的时候惊醒了小布朗尼亚，那一个马上踩着了松散的鞋带，摔倒在母亲的脚边。然而这种事在她是家常便饭，她一声也不响，起初用两只手爬，接着就站了起来，撒娇地要求：

“妈妈，我要回家！”

但是基尔洛太太好象既没有看见女儿摔倒，也没有听见她的请求，她急忙走到尤斯青娜面前，握住了她两只手。她的发烫的脸已经被泪水沾湿了。

“我可怜……十分可怜不幸的鲁瑞茨！”她说。“但是反正我不会说假话，大概你做得对，你将来会得到幸福的……”

说罢，她热烈地吻了吻姑娘。

“等你在自己的家里安顿好了以后，我将打发鲁齐亚到你那儿去……让她当你的助手和学生，学会用自己的双手干活……”

接着基尔洛太太含着眼泪笑了笑。

“也许，将来你会替她在那边找一个如意郎君，象你自己找到的一样。你知道，对于既不能成为伯爵夫人、又不能成为医生的穷家姑娘来说，这是很好的命运……是的，也许还是唯一的命运……”

她还想附着尤斯青娜的耳朵说些什么，但是忽然感到有人在背后扯她的衣裳。布朗尼亚用黝黑的小手臂抱住了她两条腿，抬起黑炭似的眼睛望着母亲，纠缠不休地重复说：

“哎，妈妈，我要回家呢！”

基尔洛太太的确也该回家了，家里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况且她希望至少抽出几分钟到沃洛夫席那去回个信儿。她叹了一口气，在维托里德的带领下，走进花园去寻找她带来的队伍。

“你派个人请马尔达到我这儿来吧！”别涅迪克特先生在走出了房门的儿子背后叫喊，然后回转身问尤斯青娜，“你和父亲谈过了没有？”

尤斯青娜还没有来得及跟父亲谈起这件事。奥若里斯基先生起得很晚，过后又在自己房里吃早点，在他的咀巴不得闲的时

候，他是百事都不关心的。

“那么你现在就去告诉他吧，——他到底是你的父亲，而我要和马尔达谈一谈……有点事问问她……”

尤斯青娜走过了没有人的餐室，正要上楼去，忽然听得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回过头来，看见了济格蒙特的苍白痛苦的脸。

“你有什么事，表哥？”她问。

“我要和你谈一谈……千万恳求你，只谈一分钟！”

“好的，我很乐意。”尤斯青娜无所谓地、亲切地回答，随即走到他的身边。

“表妹！是真的吗……你真的拒绝了鲁瑞茨，要嫁给一个……一个……que sais-je？[①]没落的小贵族……庄稼汉吗？”

“是的。”尤斯青娜不动声色地回答。

“天哪，这样不相称的婚姻！要知道这意味着必然使你永远陷于思想和感情的矛盾中。这简直是不道德！”

尤斯青娜带着掩饰不住的嘲笑望了望他的眼睛。

“好象是我听错了吧？……抑或是你果真在维护婚姻的道德和平等呢？”

他有点儿发窘了，但是他的脸色和手势仍然显得那样惊讶和忿慨。

尤斯青娜打算走开了，但是他抓住了她一只手。

“你还有什么事？”她冷冷地问道。

“我猜到了，”济格蒙特开始激奋地说，“你为什么决定采取这种极其荒谬的步骤。我明白……你要建立一堵越不过的墙，

---

① 法语：他叫什么来着？

使自己同过去的回忆隔绝……同往日的感情隔绝……同我隔绝！假如你嫁给鲁瑞茨，我们就属于同一个阶层，将来还会继续来往……见面……可是你不愿意这样……你打算跟这班流氓混在一起，使得你对我来说不再存在，我对于你也一样！”

尤斯青娜睁大了眼睛望着他，她起初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济格蒙特焦躁地走来走去，完全打心里感到了绝望，似乎他的举止和神态都改变了。他用双手抓住了脑袋。

“千万别做出这样的事，我恳求你！别毁了你自己，别叫我的良心背负这样可怕的重担！……你将成为我的罪行的牺牲品，永远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可怜可怜我和你自己吧！我发誓，我就要离开这里，以后不再和你见面……我要邦助你战胜在你胸中翻腾的风暴，战胜那可怕的、驱使你作出这种绝望的决定的风暴！”

到现在尤斯青娜才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听错。她极力抑止发笑，但是忍不住，只听得她象银铃一般响亮地、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大笑起来。这是从年青的、幸福的——那样幸福的心里发出的笑声，任何一点小事都会在这颗心里引起几乎象孩子似的欢乐。在这种忽高忽低、不绝于耳的笑声里，她扭转了身子，撇下济格蒙特，跑过了门堂，迅速地登上楼梯。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后面，可是她的笑声还在门堂里回荡着，跟喜洋洋的、时而staccato[1]、时而allegro[2]演奏着的小提琴声融合成一片。

济格蒙特伸直身子，张开咀巴，环顾了一下自己，从牙缝里

① 音乐专用名词：断奏。

② 音乐专用名词：快速。

哼着说：

"天生的农妇坯子！……"

在小房间里，在没有整理的床铺和放着刮脸用具的桌子中间，奥若里斯基先生披着一件揉皱了的花罩衫，正在拉小提琴。他的兰眼睛的目光集中在远处什么地方，他含着微笑，微微地踮着脚尖，似乎想随同小提琴的声音飞走；一阵微风吹进打开的窗户，拂动了他灰白的头发。

满脸通红的尤斯青娜走到父亲面前。

"爸爸，"她说，"我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谈。"

老头儿仃止了演奏，茫茫然地望了望女儿。

"什么事？哦！我知道！……鲁瑞茨先生……等一会儿，让我拉完小夜曲吧！……"

尤斯青娜在窗前坐下，耐心地等候，而小夜曲的声音——时而staccato，时而allegro，时而andantissimo① ——还在房里响了很久。终于小提琴沉寂了。老头儿发出很响的咂咀声吻了吻弓子末端，怡然自得地微笑了。

"怎么样？这一只小夜曲如何？妙极了，是不是？"

过了一会，马尔达来到别涅迪克特先生的书房，她没有奔跑，没有叫喊，而是违反她的习惯，果着黑头巾轻轻地、怯生生地走了进来。

"你派了人找我，"她开始说，"但是你不找我我自己也会来的，因为我对你有个重大的请求……不过我真不知道……实在的……该怎么说才好……"

"怎么啦？是不是你也跟哪个漂亮的小伙子订了婚呢？"别

① 音乐专用名词，稍慢的行板。

涅迪克特开玩笑说。

马尔达把手一摆，在椅子边上坐下了。

“我不是那样的傻瓜，会想到这样一些事情，”她用温柔得出奇的声音回答，“但是你知道……尤斯青娜要出嫁了，假如你同意……假如你允许的话，我想到她家里去住……”

“什么？什么？”别涅迪克特高声说。

“说实话，我很希望和他们住在一起，”马尔达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垂下了眼睛，继续说。“我不会白吃他们的面包，我会经管农事，而且我还多少剩下一点力气。他们用得着我这双手，有时候也有个人可以商量商量。可是我在这儿是多余的人……只有苦恼！……任何人都不需要我！任何人都不需要我！任何人，任何人！”

“怎么会是多余的人呢？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别涅迪克特激动起来。

马尔达摇了摇突起一把梳子的脑袋，重复说：

“是多余的人。有什么法子？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不管在哪方面永远无法使你的妻子满意，至于农事方面……你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雇个管家妇代替我就行。可是尤斯青娜尊敬我，爱我……她一向爱我胜过所有的人。况且将来和她在一起生活的那些人……”

她结巴起来了，用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

“从前我也认识那些人……喜爱那些人……是命运把我和他们拆散了……当时我没有到他们那里去，然而现在我要去，我去给他们干点儿活儿，然后——这用不着等多久了——他们会把我装进六块木板里，送到坟场上去。我还希望什么呢！尤斯青娜和雅涅克打算在两个月以后结婚……在这一段时间里你总

可以找到一个管家妇吧。呃嘿，呃嘿！……”

她呛住了，开始咳嗽起来。

别涅迪克特默默地听着，终于忍不住了。

“废话！不如干脆把整个柯尔钦搬到包哈狄罗维奇村去……单单留下，”他微笑着补充说，“我的妻子和节列莎小姐。”

他站了起来，走到马尔达面前。

“你说什么胡涂话呀？你的脑子里起了多么愚蠢的念头！你在这儿是多余的人！？慈悲的上帝！我和你在这儿劳动了二十年！而且只用了两个工人！多余的！？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叫我怎么办呢？没有你的话，谁知道我在柯尔钦还能不能支撑下去！一个可敬的、勤劳的、在家务和农事方面富有经验的妇女竟然是多余的人，这不是笑话吗？再说你又亲自带大了我的孩子，对他们来说，你好象母亲一样……你代替了母亲爱他们、疼他们，而且你对他们的疼爱没有采取愚蠢的方式！光拿维托里德来说，应该怎样感谢你啊，——是你给他灌输了许多正确的做人的道理……我一向把你当朋友看待，衷心地爱你，只是，你知道，那么多烦恼和不幸使我变得这样愁眉不展，不愿意谈到我心里的事。但是我至死都会感激你，我不能放你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不放你走……真是胡说！你会是多余的人！象牛一样劳动了整整一辈子——忽然成了多余的人！没有任何人爱你！可是我呢？我们在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劳动……”

别涅迪克特先生捻着上髭，挥动着手臂，大踏步地在房里走来走去。马尔达向他抬起了闪闪发光的黑眼睛，她的目光渐渐地变得柔和了。

“我的好人！”她终于高声说，“你的确是这样想、这样说吗？你不是由于同情年老无靠的亲戚、不是由于客气而这样说吗？”

“老天在上，一点也不假！”别涅迪克特喊道。“你自己清醒清醒，好好地想想吧！”

“天哪，我的天！”马尔达象平常那样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抓住别涅迪克特先生一只手。“我亲爱的！你真是我嫡亲的兄弟，照耀着我的人生道路的福星！可是我一直这样想，在这儿有谁需要我这个老不死呢？你哪里知道，活了一辈子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没有听到一句体贴话，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常常受着那样痛苦的折磨，感到那样忧愁和凄凉，有时候情愿躺进坟墓里去。不管我怎样说服自己，内心始终有一种要求，希望有个人爱抚我，希望紧紧地依傍着某个人，希望自己对某个人有点益处。所以我才想到那边去干活……但是现在已经打消了这种念头……说实在的，我现在不想去了……如果你需要我，如果你象兄弟爱姐妹那样爱我，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呢？哎，我亲爱的，你真正使我得到了安慰，叫我太高兴了！多么高兴啊！”

她吻着他的肩膀，笑着，哭着，终于剧烈地咳嗽起来，有两三分钟一个字也说不出。

“现在，”她在稍微平静以后开始说，“现在你拨给我两匹马用几天吧。我要进城去找医生……应该把毛病治好，使我能够好好地干活。在三年前的冬天里，我在窖藏蔬菜的时候伤了风，但是我没有理它。‘为什么要治病？治它干什么？只有痛苦！’我心里想。此外，我也不愿意给任何人增添麻烦。慢慢地我的毛病严重了，但是我始终不让人知道，仿佛隐瞒什么罪行似的。我想，不如早早死去更好。但是我现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既然你需要我，既然你尊敬我和爱我，那我就应该治疗，治好了就能更好地干活，也许……呃嘿，呃嘿！……”

她一面笑，一面咳嗽。

“也许，到了你的孩子们结婚的时候，我还能跳上几圈呢！……那才高兴呢！那才高兴呢！”

别涅迪克特紧紧地吻了吻她的前额。

“好的，你放心好了，”他说，“现在你坐下来吧，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包哈狄罗维奇一家、特别是尤斯青娜的未婚夫的情况全都告诉我。我是尤斯青娜的监护人，尽管她是个成年的姑娘，个性刚强而又聪明，我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就表示同意。我不大信任维托里德，他对一切人都是通过玫瑰色的眼镜去看的。我知道，你也关心这些人，不久以前参加过他们的婚礼，许多人你都见过，现在就请你详详细细告诉我吧。”

听到这个请求，马尔达越发感到高兴，她彻底相信了：她不是多余的人，别涅迪克特确乎尊敬她，信任她。马尔达坐下来开始叙述。她把自己知道的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别涅迪克特，讲了很久还没有讲完，忽然听到餐室里响起了匆促的脚步声，接着在书房门口出现了奥若里斯基先生。他身穿系着腰带的长罩衫，手里拿着弓子。现在，在他平日间红润的、忠厚的脸上表现了激动和忿怒。

“别涅迪克特先生！”他在门口就叫喊起来。“我希望您切莫同意这个……愚蠢的举动！您是尤斯青娜的监护人，我不能想象，她在您府上可以这样……玷辱自己。”

他喘息起来了，骄傲地挺直了腰身，举起了弓子。

“尤斯青娜丝毫没有玷辱自己，”别涅迪克特先生回答。“她是一个成年的姑娘，可以自己作主，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

“她应当出嫁！可是她却拒绝了象鲁瑞茨这样的贵族！将来我可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也……跟着她……哎……哎……去到一个庄稼汉的家里？别涅迪克特先生，这……这……这是我

不习惯的，在那边，我想，连钢琴也没有地方摆，在那边，会……会……会把我饿死的！……”

奥若里斯基先生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忿怒的声调渐渐变为愁苦。他几乎在嘤嘤啜泣。别涅迪克特先生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带着几分鄙视的微笑说：

“您放心吧；您既然住在柯尔钦，那就这样住下去吧。当然，您在那边是住不惯的。我十分愉快地建议您继续住在我家里。最后，您还有钱存在我这儿，这笔钱我只能付一部分给尤斯青娜，其余的留给您。”

奥若里斯基如饥似渴地倾听了这番话，他开始镇静下来了。

“但是您毕竟不能不同意：一个闺女选择了这样不相称的婚姻，未免太……那个……”

“亲爱的奥若里斯基先生，”别涅迪克特先生回答，“回忆回忆自己的年青时代吧。当时我的堂姐是和一个似乎十分体面的人结婚的；可是和母亲比较起来，尤斯青娜在这桩不相称的婚姻中也许会更幸福一些。”

奥若里斯基窘住了。某种回忆使他不愉快地战栗了一下。

“别涅迪克特先生，”他开始说，“谁也不能给心……给心下命令……假如我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那么……一切过错……都在于那个……那个心……”

“算了吧，”别涅迪克特先生打断了他的话，“过去的事别再提它了，而对于将来您是用不着担忧的。请您上楼去演奏您的奏鸣曲和小夜曲吧，马尔达马上就会派人送早餐给您。”

奥若里斯基沉吟了一会，又望了望弓子。

“既然如此，就让尤斯青娜……虽然……哎……哎……一个高贵的姑娘嫁给那样一个……哎……哎……毕竟不合适……

哎……哎……不合适！”

他摇摇头，走出了房间。

维托里德把基尔洛太太和她的队伍送上马车，匆匆地和他们告了别，回到父亲身边。

别涅迪克特跟马尔达和维托里德还谈了很久。

“好吧，行了，”别涅迪克特先生终于说。“马尔达小姐，今天我们晚一点吃午饭吧。维托里德，你去把尤斯青娜喊来。”

尤斯青娜激动不安地走来了，脸上带着鲜艳的红晕。她十分担心会跟舅舅争吵。

“我们走吧。”别涅迪克特先生向她说，接着戴上了一顶草帽，向她伸出一只手。

尤斯青娜明白他打算和她到什么地方去，欢呼着扑到他的脖子上。

他们沿着象白带子一般蜿蜒在肖条的田野上的小路走去。天上布满了云采，成群的燕子在云底下飞行，个别地方有几只鹞鹰悠然地翱翔。在天地间感觉得到忧郁的、凉意沁人的寂寥，秋天已经来临了。

当别涅迪克特和尤斯青娜迅速地走过了穿越果园的、布满白三叶草的黄花和枯草的大路，来到安哲里姆和杨的院子时，栖息在梨树上的乌鸦呀呀地大叫起来，公鸡也开始在篱巴那边什么地方喔喔地啼鸣，接着从屋角后面窜出了黄狗穆崔克，对进来的人狂怒地吠叫。但是，当尤斯青娜摸抚了它一下以后，它俯下了黄色的、狐狸般的长咀脸，开始嗅她的外衣下摆，并且望着她的眼睛，不住地摇动毛茸茸的尾巴。

一个身材高大匀称的、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正在果园深处、在院子的篱巴门旁边割草，突然响起的鸡鸣狗吠声促使他

扭转头来。他一瞧见尤斯青娜身边的别涅迪克特先生，不觉大吃一惊，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黝黑的脸膛。但是他的惊讶马上消失了，他明白尤斯青娜陪同舅父到这儿来意味着什么，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大喜过望的神情。只见亮光一闪，镰刀当啷一声掉在草地上。他几步就跳到了别涅迪克特身边，朝他跪下，把热呼呼的咀唇紧贴在他的手上。

然而别涅迪克特并没有望他，而是望着安哲里姆。那一个站在雕花台阶的遮阳下面，缓缓地从头上取下了高高的羊皮帽。

这两个人的目光终于相迂了。在长久的默默相对以后，别涅迪克特先生把一只手放在杨的头上，问道：

“他是耶瑞的儿子吗？”

安哲里姆昂头挺胸地站着，他那密密地布满了细皱纹的脸似乎一下子闪出了明亮的光辉。他用手指着涅曼河对岸的松林，微微口吃地回答：

“是的，他就是那个跟令兄安息在一个坟墓里的人的儿子！”

一八八七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涅曼河畔
作者＝（波兰）奥若什科娃著　　施友松译
页数＝６０９
ＳＳ号＝１０３５１１５３
出版日期＝１９７９年０１月第１版